

1915年

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
1916年更名为《新青年》

1917年

陈独秀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
《新青年》总部迁往北京

简体典藏全本

新青年

第二卷
第一至六号

原刊主撰 陈独秀
本书主编 杨宏峰

《新青年》的首要之功，就在于它彻底地否定了传统的封建文化与道德伦理，在于它高高扬起“民主”与“科学”的旗帜。《新青年》虽然亦有时代之局限，但无疑是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史上一座高耸的里程碑。

可以说，举凡国人关注的新知识、新问题，《新青年》同仁皆试图给予解答。故，只有如此表明政治态度而非具体学术主张之“民主”与“科学”，才能够集合起众多壮怀激烈之新文化人。

1923年，《新青年》成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理论性机关刊物。

1920年

成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公开出版的机关刊物

1923年

在广州改为季刊，瞿秋白担任主编，
成为中共中央正式理论性机关刊物

1926年

因故停办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出版社

新青年

简体典藏全本

第二卷
第一至六号

原刊主撰 陈独秀
本书主编 杨宏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青年》简体典藏全本 / 杨宏峰主编. —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 2011.6

ISBN 978-7-227-04748-3

I. ①新… II. ①杨… III. ①期刊—汇编—中国—民国 IV. ①Z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33409 号

《新青年》简体典藏全本·第二卷(第一至六号)

杨宏峰 主编

责任编辑 张 舒 王 瑞 刘永霞
封面设计 陈冰融 张 宁
责任印制 李宗妮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地 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 139 号出版大厦(750001)

网 址 <http://www.yrpubm.com>

网上书店 <http://www.hh-book.com>

电子信箱 renminshe@yrpubm.com

邮购电话 0951-5044614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宁夏捷诚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张 26.25 字数 500 千

印刷委托书号 (宁)0008685

版次 2011 年 12 月第 1 版 印次 201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227-04748-3/Z·147

总定价 880.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前 言

一般来说，五四新文化运动之滥觞，是以1915年《新青年》（初名为《青年杂志》）之创刊为标志。1917年北京大学新文化运动倡导力量之结集，遂使运动风靡全国。《新青年》是鼓吹五四新文化运动之主要阵地。陈独秀创办该杂志时，正值民国初立，北洋军阀窃权，二次革命，袁世凯抓紧称帝，《二十一条》签订，定孔教为国教，等等。国内形势风云变幻，政治状况一团糟糕，如何重建政治基础，并为之作出合法性论证，在—批觉醒的知识分子中间大有市场，《新青年》可谓适逢其时。其中，《新青年》所倡导的“民主（德先生）”与“科学（赛先生）”被后来人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两面思想旗帜，直至今日，它们已经成为一个不言自明的真理，被写入各种不同的教科书中，被—代代学者直接运用，被—代代青年直接接受。赞誉五四新文化者以此誉之，诋毁五四新文化者以此毁之。可以说，《新青年》的首要之功，就在于它彻底地否定了传统的封建文化与道德伦理，在于它高高扬起科学与民主的旗帜。《新青年》虽然亦有时代之局限，但无疑是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史上一座高耸的里程碑。

我们应该承认，“民主”与“科学”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思想基源，并不是没有值得讨论的地方。首先，我们必须看到，陈独秀提出“民主”与“科学”的这篇文章，是以“答辩书”之方式写成的，并且是在回答“根本上立于反对的地位”的论者的攻击时所使用的两个思想标准。我们不妨看看陈独秀在《新青年》第六卷第一号上发表的《本志罪案之答辩书》中是怎么说的。他说：“本志经过三年，发行已满三十册，所说的都是极平常的话，社会上却大惊小怪，八面非难，那

旧人物是不用说了，就是呱呱叫的青年学生，也把《新青年》看作一种邪说，怪物，离经叛道的异端，非圣无法的叛逆。”陈独秀接着说，在这些“非难本志”的人中有两种人，一种是“爱护本志”的，一种是“立于反对的地位”的，这第二种人，“他们所非难本志的，无非是破坏孔教，破坏礼法，破坏国粹，破坏贞节，破坏旧伦理（忠、孝、节），破坏旧艺术（中国戏），破坏旧宗教（鬼神），破坏旧文学，破坏旧政治（人治），这几条罪案。”接着，陈独秀又说：“这几条罪案，本社同人当然直认不讳。但是追本溯源，本志同人本来无罪，只因为拥护那德谟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的大罪，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大家平心细想，本志除了拥护德、赛两先生之外，还有别项罪案没有呢？若是没有，请你们不用专门非难本志，要有气力有胆量来反对德、赛两先生，才算是好汉，才算是根本办法。”“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陈独秀：《独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42~243页）这两段文字见解精辟，表述生动，常为史家所征引。这就意味着，即使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时期，“民主”与“科学”已经是五四新文化同人独有的思想旗帜，它们同时也被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对派所承认，或者说所不得不承认。“请你们不用专门非难本志，要有气力有胆量来反对德、赛两先生，才算是好汉，才算是根本的办法。”言下之意，就是他们没有气力、没有胆量反对“民主”与“科学”，“民主”与“科学”对于他们而言，已经是一种权威性的话语。

《新青年》所倡导的民主与科学之所以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已经成为中国知识界的两个权威性之话语，说明它们已被中国文化所接受，并非形成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始，而是形成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夜。

1840年的鸦片战争，打破了清王朝“天朝大国”之迷梦，对中国伦理—政治型文化传统也造成了致命打击。中国第一次被迫面向整个世界，在恐慌、震惊、自卑而又自负的不平衡心态中，重新审视自己的历史与现实、价值与知识。这是中国早期现代化之外在动力。另一方面，中国现代化的变迁尚有其内在之根据。事实

上，在大部分时间里，中国面对的主要问题不是外部世界之挑战，而是内部传统之危机。中国现代化的反应类型与历史走向是在中国历史内部要素与西方文明外部示范之双重制约下进行的，这必然造成现代性的复杂性。在西方文化语境中，现代性理性法则建构起的民主、科学、自由、平等、博爱等价值理念与政治制度，主要是在个人主体领域起作用，“民族国家”是不言而喻的当然的外在前提。一旦现代政治民主以假理性之名行使专制，造成对个体空间和文化的戕害，现代性反思者便会站在人性自由之立场予以抨击，以期寻到有效平衡，重新激活现代性的生命力。中国则不同。由于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为了重新论证社会制度与人心制度的正当性，“中国问题”一直左右着知识分子阶层的思维。这种论证大体涵盖了三个不同层面：在历史层面，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单位如何走向现代化，在国际间不平等竞争中如何取得强势地位；在生活秩序的价值理念层面，中国传统价值理念与西方理念如何协调，民族性的价值理念与相应的知识形态如何辩护；在个体安身立命之意义层面，个体承担与意义之有效性如何落实与维护。此种“中国问题”之思维，积聚着种种民族性之情绪，一再延宕着“中国问题”向现代性问题之转化，在民族性原则与科学原则之间造成难以消除的紧张。故，中国之现代性问题就变成“救亡”与“启蒙”（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的双重变奏。民族国家之独立与富强、政治民主化之追求与设计，被当然地置放为现代化之首要目标和考虑一切问题之基本前提与立足点。这种现代性之两难处境伴随着早期现代化的整个历程，从经世致用思潮与洋务运动，一直到维新运动，莫不如此。可以说，自19世纪中叶以后，由于外力逼拶日甚，内患日深，为了救亡图存，近代中国才出现了如此之多的革新运动。虽然，这些不同阶段的革新运动由于受客观条件与主观认识之制约，而各有其不足的地方和局限性。换句话说，运动的推动者由于对中国困局造成之总体因素缺乏充分的认识，导致改革目标的不够完整。但是总体来说，这些运动之发展是一步步走向深化的，如洋务运动追求坚船利炮，是以器物层次为改革目标；维新运动追求君主立宪，是以政制层次改良为目标；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是以政体层次为革命目标。这接连的几个运动都各有其主导之革新目标，一个又比一个深化，事后作历史检讨，又感到其目标的不完整、不深刻。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之产生，中国人才集中认识到，中国所面临之危机，不仅是国力的落后，更是文化发展上的落后。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出在思想观念上作彻底改造的觉悟，才触及了中国革新的核心问题。说得清楚点，从洋务运动

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经过历次挫折之反思，中国人对困境之造成，才算有了较为充分的认识。当然，在中国，民主之诉求归根到底仍然是在反抗西方帝国主义侵略和压迫之愿望下产生的，是在救亡图存之愿望中产生的，因而洋务运动官僚知识分子现代性之目的同时也是在野维新运动知识分子提倡民主政治改革的根本目的。在现代性之根本目标上，这两个革新派是没有分歧的，分歧仅仅在于如何更加有效地实现这一目标。总的来说，他们的民主理念并不建立在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基础之上，而只是一种治理国家的政治形式。维新运动推进了洋务运动官僚知识分子的“科学”观，由以发展先进技术为主要目标的自然科学领域进一步推进到社会科学领域，但由于其现代性的终极目标与洋务运动官僚知识分子并无不同，故在其实质的意义上，它仍然是以发展先进的科学技术为主要目标的，其主要理路是：通过政治制度的改革使重视现代科学技术的政治人才进入国家政治体制，以利于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并实现现代化的目的。这就形成了中国现代文化科学与民主两个概念的极为特殊的错落关系：民主理念是包含在科学理念中而存在与发展的，科学（主要是数学、自然科学的理念）之普及程度要远远大于民主理念之普及程度。此种关系，改变了在西方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具有真理性的一条马克思主义原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即使在维新运动知识分子那里，民主这个概念也同时具有两种不同的含义：作为一种现代政体形式的民主与作为传统的“民贵君轻”意义上的民主。直至现在，中国文化中的民主这个理念，仍然是此两种意义之混用，并且在大多数情况下，表达的是“民贵君轻”之思想。表面看来，“民贵君轻”较之现代资产阶级的民主思想更加彻底，但它是在承认君主至高无上政治权力的不可动摇性的基础之上的，故传统的“民贵君轻”充其量只是一种思想理念，没有现代资产阶级民主的可操作性之特征。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也是在《新青年》所倡导的“民主”与“科学”的旗帜下取得胜利的。但当时的“民主”仍然是像孙中山那样的政治领袖人物之思想理念，是他们依照西方政治制度之形式设计出来的一种新的政治体制形式，孙中山之“三民主义”也只是他们的建国纲领，而不是建立在中国社会公众个人权力基础上的政治民主。在中国，以技术为重心的“科学”是国家军事与经济之发展战略，“民主”是国家政权之一种结构形式，它们都是与国家政权直接联系在一起。辛亥革命之后，作为一种政治话语，它们具有了至高无上的合法性，甚至有了很高的权威性，但却与整个中国社会公众之思想没有必然的联系。《新青年》所倡导的“科学”，也同样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面

旗帜。也就是说，五四新文化同人理解的中国现代文化，在其性质上就是“科学的”，“科学的”就是“现代的”，“现代的”就是“科学的”。但是，这种一元化之现代文化观，至少不是鲁迅的现代文化观。我们知道，早在留学日本时期，鲁迅在《科学史教篇》中就已经指出，西方近代文化，不仅仅有“科学”，还有“文艺”。“科学”与“文艺”不但颠覆了中世纪宗教神学之绝对统治地位，而且也通过“科学”与“文艺”（人文主义）之发展传承了中世纪宗教神学之宗教精神。但这分明也是鲁迅自己对中国文化之期待。鲁迅是现代中国最痛苦之灵魂。在他身上，充分体现着现代性之两难的深刻性与难以化约：传统与现代、知识与道德、物质与精神、国家与个人、科学与文化、政治启蒙与思想启蒙、人道主义与个人主义、救人与自救……历史似乎专门要寻觅一个灵魂，来承担这无边之痛苦。与陈独秀、胡适等人相比，鲁迅一开始就表现出思想之深邃与超前。作为传统文化浸润哺育的知识分子，鲁迅不可能超越“中国问题”和民族主义话语之界限，其思想与行为的出发点、归宿点不可能溢出《新青年》同人之主体思想，即背后悬着一个大写的民族与国家之目标。所以，他的“实业救国”“科学救国”乃至“文艺救国”之自觉选择与倡导，是他最基本的动力与归宿。以《新青年》为先导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当然不是反对科学的，但它本身也不是一个科学运动，而是一个崭新之思想文化运动，并且是以文学革命为主体之文化运动。胡适有《文学改良刍议》，陈独秀有《文学革命论》，周作人有《平民的文学》与《人的文学》，提倡的都是文学革命；陈独秀、刘半农同时是诗人、散文家，周作人是小品散文大家，他们尽管没有像鲁迅那样明确的意识，但却绝对不是科学主义者。也就是说，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初创时期，科学与文艺、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二元价值观绝对不仅仅是鲁迅一个人之思想理念，同时也是《新青年》同人之间“心有灵犀一点通”之文化意识。总之，《新青年》上发表的文章，涉及众多的思想流派与社会问题，根本无法一概而论。以《新青年》之“专号”而言，“易卜生”“人口问题”与“马克思主义研究”，除了同是新思潮，很难找到什么内在联系。作为思想文化杂志，《新青年》视野开阔，兴趣极为广泛，讨论之课题涉及孔子评议、欧战风云、女子贞操、罗素哲学、国语进化、科学方法、偶像破坏以及新诗技巧等。可以说，举凡国人关注的新知识、新问题，《新青年》同人皆试图给予解答。故，只有如此表明政治态度而非具体学术主张之“民主”与“科学”，才能够集合起众多壮怀激烈之新文化人。

顺便交代一下，我们这次将《新青年》重新排版录入，将原竖排繁体字版改为

横排简体字版，杂志内容全部保留。这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圆了《新青年》创办者当初之心愿。此套典藏横排简体字版共合订为12卷本。真心希望这套横排简体字版的《新青年》能够进入更多读者的阅读视野。也许，当我们重温五四先贤们激扬奋发的言说，感受他们当年那炽热的忧国忧民之情，我们的灵魂会受到前所未有的震撼与冲击。

是为序。

杨宏峰

2010年9月10日

凡 例

《新青年》以简体典藏全本的方式面世，对普及历史知识及研究新文化运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关于编辑的总原则

《〈新青年〉简体典藏全本》只在字体上改繁体字为简体字，版式上改竖排版为横排版，在内容、语言表述上保持原貌。

二、关于版式的处理原则

1. 竖排版统一改为横排版，双栏统一改为单栏。
2. 栏目标题（无论“目录”还是“正文”）统一用黑体字排在左上方。
3. 独立引文缩进两字，用楷体，其他引文与正文字体一致。
4. 剧本等特殊文体改为横排时遵循目前的通用格式。
5. 原稿中通信落款全部统一改为另起一行，行末空两字。

三、关于用字的处理原则

1. 《新青年》（上海书店影印版，以下简称“原件”）中的繁体字统一改为现行通用的简化字。执行标准为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 1986 年 10 月重新发表的《简化字总表》。

2. 字形用国家标准局公布的相关字体的《信息交换用汉字编码字符集》中的字形，严格杜绝港台字形的混用。

3. 原件中附有《勘误表》的，此次排印按《勘误表》所列内容进行修改。

4. 原件中的错别字，按照现代汉语规范要求进行改正。

5. 原件中明显的脱文，用〈 〉补充在相应的字后。

6. 原件中的衍文或明显有疑问的字，在该字后标注“（？）”。

7. 原件中模糊不清的字用□表示，如参考其他文献获得可靠字形的，在□之后用夹注注出。

四、关于句子、词语等的处理原则

1. 未改变原件的句式和语序（即使欧化或文言色彩很浓的句子也不作变更）。

2. 原件中的结构助词统一改为现代汉语通用的“的”“地”“得”，其他虚词不作改动。

3. 原件中的实词（主要是常见双音节词）以《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为准，凡《现代汉语词典》中收录有标准词形的，依据《现代汉语词典》；《现代汉语词典》中未收录的或《现代汉语词典》中虽有收录但词义与原件所用有出入的，不作改动。

4. 方言词保留原貌，但用夹注的形式加以标注，如“麻雀（即麻将）”。

五、关于标点符号等的处理原则

1. 原件无标点符号者，须加标点符号。新加标点符号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标点符号用法》的要求。

2. 认真阅读原件中的《本志所用标点符号和行款的说明》，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标点符号用法》相对照，相同的予以保留，不同的以《标点符号用法》为标准作调整。

六、关于注释的处理原则

1. 原件中的脚注、篇末注、文内夹注一律未作改变。

2. 原件中的双行小字夹注改为横排单行。

3. 原文中人名、地名所用下画线、着重号等全部删除。

七、关于外文词的处理原则

1. 原件中的外文只改为横排，英文书名用斜体字标示。

2. 原件中的外文音译词保持原貌，未作改动。

八、关于图表、广告等的处理原则

1. 原件中的广告一律未收录。

2. 原件中的照片一律未收录。

3. 原件中的普通图表改为横向排列，遵循目前印刷通例；跨页式图表略作处理，使之不跨页，亦不影响内容表达。

目 录

| | |
|-----------|---|
| 凡 例 | 1 |
|-----------|---|

第一号

(民国五年九月一日发行)

| | |
|--------------------|----------------------|
| 新青年 | 陈独秀/ 2 |
| 青 春 | 李大钊/ 5 |
| On Education | By Wen Tsung-yao/ 13 |
| 孔子平议(下) | 易白沙/ 15 |
| 乐利主义与人生 | 高一涵/ 20 |

短篇名著

| | |
|----------|-----------------|
| 决斗 | 俄国泰来夏甫著 胡适译/ 24 |
|----------|-----------------|

| | |
|-----------------|--------------------|
| 初恋(续一卷六号) | 俄国屠尔格涅甫原著 陈淑节译/ 28 |
|-----------------|--------------------|

悲剧

| | |
|----------------|-----------------|
| 佛罗连斯(一幕) | 英国王尔德原作 陈淑译/ 33 |
|----------------|-----------------|

| | |
|-------------|---------|
| 述墨(续) | 易白沙/ 40 |
|-------------|---------|

| | |
|------------------|---------|
| 当代二大科学家之思想 | 陈独秀/ 44 |
|------------------|---------|

| | |
|-------------|--------|
| 国外大事记 | 记者/ 48 |
|-------------|--------|

| | |
|-------------|--------|
| 国内大事记 | 记者/ 53 |
|-------------|--------|

| | |
|-----------|------|
| 通 信 | / 57 |
|-----------|------|

读者论坛

- 时局对于青年之教训 王涅/ 64
青年与欲望 陈圣任/ 70

第二号

(民国五年十月一日发行)

- 我之爱国主义 陈独秀/ 75
青年与工具 吴稚晖/ 79
欧洲战争与青年之觉悟 刘叔雅/ 83
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 陈独秀/ 88
意中人(续前卷六号) 英国王尔德作 薛琪瑛女士译/ 91
初恋(续前号) 俄国屠尔格涅甫原著 陈叔节译/ 95

灵霞馆笔记

- 爱尔兰爱国诗人 刘半农/ 99

- 赫克尔之一元哲学 马君武/ 106
现代文明史(Histoire de la Civilisation Contemporaine) 法国薛纽伯著 陈独秀译/ 109
法国青年团 谢鸿/ 117
卫生教育联合会征文 / 119
国外大事记 记者/ 120
国内大事记 记者/ 124
通信 / 130

读者论坛

- 论生活上之协力与倚赖 罗佩宜/ 135
新青年之家庭 李平/ 137
世界说苑 李亦民/ 139

第三号

(民国五年十一月一日发行)

| | |
|---|----------|
| 宪法与孔教 | 陈独秀/ 143 |
| 军国主义 | 刘叔雅/ 147 |
| 碎簪记 | 苏曼殊/ 153 |
| 欧洲花园 (Jardim da Europa) | |
| 葡萄牙当代文豪席尔注 (Affonso Henriques Silva) 原著 刘半农译/ | 159 |

悲剧

| | |
|-------------------------|------------------|
| 弗罗连斯 (续第一号) | 英国王尔德原作 陈嘏译/ 165 |
| 赫克尔一元哲学 (续前号) | 马君武/ 172 |
| 当代二大科学家之思想 (续第一号) | 陈独秀/ 176 |
| 欧洲飞机阵中之中国青年 | 记者/ 181 |
| 再论工具 | 吴稚晖/ 182 |
| 青岛茹痛记 | 淮阴钓叟/ 184 |
| 国外大事记 | 记者/ 188 |
| 国内大事记 | 记者/ 192 |
| 通 信 | / 197 |
| 北京清华学校参观记 | 程宗泗/ 202 |
| 世界说苑 | 李亦民/ 205 |

第四号

(民国五年十二月一日发行)

| | |
|-----------------|----------|
| 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 | 陈独秀/ 209 |
| 治生篇 | 杨昌济/ 214 |
| 袁世凯复活 | 陈独秀/ 219 |
| 灵霞馆笔记 | |
| 拜轮遗事 | 刘半农/ 221 |

| | | |
|--------------|-------------|-----|
| 碎簪记（续前号） | 苏曼殊 | 229 |
| 寺 钟 | 法国路梅脱著 汪中明译 | 234 |
| 藏晖室札记 | 胡适 | 237 |
| 赫克尔一元哲学（续前号） | 马君武 | 240 |
| 西文译音私议 | 陈独秀 | 245 |
| 青岛茹痛记（续前号） | 淮阴钓叟 | 250 |
| 国外大事记 | 记者 | 254 |
| 国内大事记 | 记者 | 258 |
| 通 信 | | 265 |
| 世界说苑 | 李亦民 | 271 |

第五号

（民国六年一月一日发行）

| | | |
|------------------------|-----------------------------|-----|
| 再论孔教问题 | 陈独秀 | 275 |
| 治生篇（续前号） | 杨昌济 | 278 |
| 一九一七年预想之革命 | 高一涵 | 283 |
| 文学改良刍议 | 胡适 | 286 |
| 磁狗（原篇名 The China Dog.） | 英人麦道克 J. E. Muddock 原著 刘半农译 | 293 |
| 人类文化之起源 | 陶履恭 | 300 |
| 蔡子民先生在信教自由会之演说 | 记者 | 303 |
| 蔡子民先生之欧战观 | 记者 | 305 |
| 藏晖室札记（续前号） | 胡适 | 309 |
| 赫克尔一元哲学（续前号） | 马君武 | 312 |
| 中国童子军 | 上海童子军会长、华童公学校长康普原作 | 317 |
| 童子军会报告 | 主席康普 书记希来 会记罗宾生 | 320 |
| 青岛茹痛记（续前号） | 淮阴钓叟 | 321 |
| 国外大事记 | 记者 | 325 |
| 国内大事记 | 记者 | 331 |
| 通 信 | 记者 | 335 |

第六号

（民国六年二月一日发行）

| | | |
|-------|-----|-----|
| 文学革命论 | 陈独秀 | 342 |
|-------|-----|-----|

| | |
|---------------------|---------|
| 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 | 吴虞/ 345 |
| 中国国民性及其弱点 | 光升/ 348 |
| 白话诗八首 | 胡适/ 355 |

长篇名著

| | |
|---------------------------------|--------------------|
| 基尔米里 (Germinie Lacerteux) | 法国龚枯尔兄弟原作 陈掇译/ 357 |
|---------------------------------|--------------------|

灵霞馆笔记

| | |
|----------------------|----------|
| 《阿尔萨斯之重光》《马赛曲》 | 刘半农/ 361 |
|----------------------|----------|

| | |
|------------------|----------|
| 听蔡子民先生演辞感言 | 陈其鹿/ 371 |
|------------------|----------|

| | |
|---------------------|----------|
| 人类文化之起源 (续前号) | 陶履恭/ 373 |
|---------------------|----------|

| | |
|-------------------|---------|
| 藏晖室札记 (续前号) | 胡适/ 377 |
|-------------------|---------|

| | |
|-----------------|----------|
| 北京航空学校参观记 | 曾孟鸣/ 381 |
|-----------------|----------|

| | |
|-------------|---------|
| 国外大事记 | 记者/ 383 |
|-------------|---------|

| | |
|-------------|---------|
| 国内大事记 | 记者/ 387 |
|-------------|---------|

| | |
|-----------|---------|
| 通 信 | 记者/ 391 |
|-----------|---------|

| | |
|------------|-------|
| 女子问题 | / 400 |
|------------|-------|

| | |
|-----------|-----------|
| 哀青年 | 李张绍南/ 400 |
|-----------|-----------|

| | |
|-------------------|-----------|
| 贤母氏与中国前途之关系 | 陈钱爱琛/ 401 |
|-------------------|-----------|

| | |
|-----------|-------|
| 后 记 | / 404 |
|-----------|-------|

第一号

(民国五年九月一日发行)

通告一

本志自出版以来，颇蒙国人称许。第一卷六册已经完竣。自第二卷起，欲益加策励，勉副读者诸君属望，因更名为《新青年》。且得当代名流之助，如温宗尧、吴敬恒、张继、马君武、胡适、苏曼殊诸君，允许关于青年文字，皆由本志发表。嗣后内容，当较前尤有精彩。此不独本志之私幸，亦读者诸君文字之缘也。

通告二

本志自第二卷第一号起，新辟《读者论坛》一栏，容纳社外文字。不问其“主张”“体裁”是否与本志相合，但其所论确有研究之价值者，即皆一体登载，以便读者诸君自由发表意见。

新 青 年

陈独秀

青年何为而云新青年乎？以别夫旧青年也。同一青年也，而新旧之别安在？自年龄言之，新旧青年固无以异。然生理上、心理上，新青年与旧青年，固有绝对之鸿沟，是不可不指陈其大别，以促吾青年之警觉。慎勿以年龄在青年时代，遂妄自以为取得青年之资格也。

自生理言之，“白面书生”为吾国青年称美之名词。民族衰微，即坐此病。美其貌，弱其质。全国青年，悉秉蒲柳之资，绝无桓武之态。艰难辛苦，力不能堪。青年堕落，壮无能为。此非吾国今日之现象乎？且青年体弱，又不识卫生，疾病死亡之率，日以加增。浅化之民，势所必至。倘有精确之统计，示以年表，其必惊心怵目也无疑。世界各国青年死亡之病因，德国以结核性为最多，然据一九一二年之统计，较三十年前减少半数。英国以呼吸器病为最多，据今统计，较之十余年前，减少四分之一。日本青年之死亡，以脑神经系之疾为最多，而最近调查，较十年前，减少六分之一。德之立教，体育殊重，民力大张，数十年来青年死亡率之锐减，列国无与伦。英、美、日本之青年，亦皆以强武有力相高。竞舟角力之会，野球远足之游，几无虚日，其重视也，不在读书授业之下。故其青年之壮健活泼，国民之进取有为，良有以也。而我之青年则何如乎？甚者纵欲自戕以促其天年，否亦不过斯斯文文一白面书生耳！年龄虽在青年时代，而身体之强度，已达头童齿豁之期。盈千累万之青年中，求得一面红体壮，若欧美青年之威武陵人者，竟若凤毛麟角。人字吾为东方病夫国，而吾人之少年青年，几无一不在病夫之列，如此民族将何以图存？吾可爱可敬之青年诸君乎，倘自认为二十世纪之新青年，首应于生理上完成真青年之资格，慎勿以年龄上之伪青年自满也！

更进而一论心理上之新青年何以别夫旧青年乎？充满吾人之神经，填塞吾人之骨髓，虽尸解魂消，焚其骨、扬其灰，用显微镜点点验之，皆各有“做官发财”四大字。做官以张其威，发财以逞其欲。一若做官发财为人生唯一之目的。人间种种

善行，凡不利此目的者，一切牺牲之而无所顾惜。人间种种罪恶，凡有利此目的者，一切奉行之而无所忌憚。此等卑劣思维，乃远祖以来历世遗传之缺点（孔门即有干禄之学）。与夫社会之恶习，相演而日深。无论若何读书明理之青年，发愤维新之志士，一旦与世周旋，做官发财思想之触发，无不与日俱深。浊流滔滔，虽有健者，莫之能御。人之侮我者，不曰“支那贱种”，即曰“卑劣无耻”。将忍此而终古乎？誓将一雪此耻乎！此责任不得不加诸未尝堕落宅心清白我青年诸君之双肩。彼老者壮者及比诸老者壮者腐败堕落之青年，均无论矣。吾可敬可爱之青年诸君乎，倘自认为二十世纪之新青年，头脑中必斩尽涤绝彼老者壮者及比诸老者壮者腐败堕落诸青年之做官发财思想，精神上别构真实新鲜之信仰，始得谓为新青年而非旧青年，始得谓为真青年而非伪青年。青年之精神界欲求此除旧布新之大革命，第一当明人生归宿问题。人生数十寒暑耳，乐天者荡，厌世者偷，惟知于此可贵之数十寒暑中，量力以求成相当之人物为归宿者得之。准此以行，则不得不内图个性之发展，外图贡献于其群。岁不我与，时不再来，计功之期，屈指可俟。一切未来之责任，毕生之光荣，又皆于此数十寒暑中之青年时代十数寒暑间植其大本。前瞻古人，后念来者，此身将为何如人，自不应仅以做官求荣为归宿也。第二当明人生幸福问题。人之生也，求幸福而避痛苦，乃当然之天则。英人边沁氏，幸福论者之泰斗也。举人生乐事凡十余，而财富之乐居其一。举人生之痛苦亦十余事，而处分财富之难，即列诸拙劣痛苦之内。审是，金钱虽有万能之现象，而幸福与财富，绝不可视为一物也明矣。幸福之为物既必准快乐与痛苦以为度，又必兼个人与社会以为量。以个人发财主义为幸福主义者，是不知幸福之为何物也。吾青年之于人生幸福问题，应有五种观念：一曰毕生幸福，悉于青年时代造其因；二曰幸福内容，以强健之身体、正当之职业、称实之名誉最为要，而发财不与焉；三曰不以个人幸福损害国家社会；四曰自身幸福，应以自力造之，不可依赖他人；五曰不以现在暂时之幸福，易将来永久之痛苦。信能识此五者，则幸福之追求，未尝非青年正当之信仰。若夫沉迷于社会家庭之恶习，以发财与幸福并为一谈，则异日立身处世，奢以贼己，贪以贼人，其为害于个人及社会国家者，宁有纪极！夫发财本非恶事，个人及社会之生存与发展，且以生产殖业为重要之条件。惟中国式之发财方法不出于生产殖业，而出于苟得妄取，甚至以做官为发财之捷径，猎官摸金，铸为国民之常识，为害国家，莫此为甚。发财固非恶事，即做官亦非恶事，幸福更非恶事。惟吾人合做官、发财、享幸福三者以一贯之精神，遂至大盗遍于国中。人间种种至可恐怖之罪恶多由此造成。国将由此灭，种将由此削。吾可敬可爱之青年，倘留此齷齪思想些微于头脑，则新青年之资格，丧失无余。因其精神上之齷齪下流，与彼腐败

堕落之旧青年无以异也。

予于国中之老者壮者，与夫比诸老者壮者之青年，无论属何社会，隶何党派，于生理上、心理上，十九怀抱悲观，即自身亦在诅咒之列。幸有一线光明者，时时微闻无数健全洁白之新青年，自绝望消沉中唤予以兴起，用敢作此最后之哀鸣！

青 春

李大钊

春日载阳，东风解冻，远从瀛岛，反顾祖邦。肃杀郁塞之象，一变而为清和明媚之象矣；冰雪沍寒之天，一幻而为百卉昭苏之天矣。每更节序，辄动怀思，人事万端，那堪回首，或则幽闺善怨，或则骚客工愁。当兹春雨梨花，重门深掩，诗人憔悴，独倚栏杆之际，登楼四瞩，则见千条垂柳，未半才黄，十里铺青，遥看有色。彼幽闲贞静之青春，携来无限之希望，无限之兴趣，飘然贡其柔丽之姿，于吾前途辽远之青年之前，而默许以独享之权利。嗟吾青年可爱之学子乎！彼美之青春，念子之任重而道远也，子之内美而修能也。怜子之劳，爱子之才也。故而经年一度，展其怡和之颜，饯子于长征迈往之途，冀有以慰子之心也。纵子为尽瘁于子之高尚之理想、圣神之使命、远大之事业、艰巨之责任，而夙兴夜寐，不遑启处。亦当于千忙万迫之中，偷隙一盼，霁颜相向，领彼恋子之殷情，赠子之韶华。俾以青年纯洁之躬，饫尝青春之甘美，浹浴青春之恩泽，永续青春之生涯。致我为青春之我，我之家庭为青春之家庭，我之国家为青春之国家，我之民族为青春之民族。斯青春之我，乃不枉于遥遥百千万劫中。为此一大因缘，与此多情多爱之青春，相邂逅于无尽青春中之一部分空间与时间也。

块然一躯，渺乎微矣，于此广大悠久之宇宙，殆犹沧海之一粟耳。其得永享青春之幸福与否，当问宇宙自然之青春是否为无尽。如其有尽，纵有彭聃之寿，甚且与宇宙齐，亦奚能许我以常享之福？如其无尽，吾人奋其悲壮之精神，以与无尽之宇宙竞进，又何不能之有？而宇宙之果否为无尽，当问宇宙之有无初终。宇宙果有初乎？曰：“初乎无也。”果有终乎？曰：“终乎无也。”初乎无者，等于无初。终乎无者，等于无终。无初无终，是于空间为无限，于时间为无极。质言之无而已矣，此绝对之说也。若由相对观之，则宇宙为有进化者。既有进化，必有退化，于是差别之万象万殊生焉。惟其为万象万殊，故于全体为个体，于全生为一生。个体之积，如何其广大，而终于有限。一生之命，如何其悠久，而终于有涯。于是有生即有死，有盛即有衰，有阴即

有阳，有否即有泰，有剥即有复，有屈即有信，有消即有长，有盈即有虚，有吉即有凶，有祸即有福，有青春即有白首，有健壮即有颓老，质言之有而已矣。庄周有云：“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又云：“小知不如大知，小年不如大年。”夫晦朔与春秋而果为有耶，何以菌蛄以外之有生，几经晦朔几历春秋者皆知之，而菌蛄独不知也？其果为无耶，又何以菌蛄虽不知，而菌蛄以外之有生，几经晦朔几历春秋者，皆知之也？是有无之说，亦至无定矣。以吾人之知，小于宇宙自然之知，其年小于宇宙自然之年，而欲断空间时间不能超越之宇宙为有为无，是亦朝菌之晦朔，蟪蛄之春秋耳。秘观宇宙，有二相焉。由佛理言之，平等与差别也，空与色也。由哲理言之，绝对与相对也。由数理言之，有与无也。由《易》理言之，周与易也。《周易》非以昭代立名，宋儒罗泌尝论之于《路史》。而金氏圣叹《序离骚经》，释之尤近精微，谓“周其体也，易其用也。约法而论，周以常住为义，易以变易为义。双约人法，则周乃圣人之能事，易乃大千之变易。大千本无一有，更立不定。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之谓也，圣人独能以忧患之心周之，尘尘刹刹，无不普遍。又复尘尘周于刹刹，刹刹周于尘尘，然后世界自见其易。圣人时得其常，故云《周易》”仲尼曰：“自其异者视之，肝胆楚越也；自其同者视之，万物皆一也。”此同异之辨也。东坡曰：“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造物与吾皆无尽藏也。”此变不变之殊也。其变者青春之进程，其不变者无尽之青春也。其异者青春之进程，其同者无尽之青春也。其易者青春之进程，其周者无尽之青春也。其有者青春之进程，其无者无尽之青春也。其相对者青春之进程，其绝对者无尽之青春也。其色者差别者青春之进程，其空者平等者无尽之青春也。推而言之，乃至生死盛衰、阴阳、否泰、剥复、屈信、消长、盈虚、吉凶、祸福、青春白首、健壮颓老之轮回反复，连续流转，无非青春之进程。而此无初无终、无限无极、无方无体之机轴，亦即无尽之青春也。青年锐进之子，尘尘刹刹，立于旋转簸扬循环无端之大洪流中，宜有江流不转之精神，屹然独立之气魄，冲荡其潮流，抵拒其势力，以其不变应其变，以其同操其异，以其周执其易，以其无持其有，以其绝对统其相对，以其空取其色，以其平等律其差别，故能以宇宙之生涯为自我之生涯，以宇宙之青春为自我之青春。宇宙无尽，即青春无尽，即自我无尽。此之精神，即生死肉骨、回天再造之精神也。此之气魄，即慷慨悲壮、拔山盖世之气魄也。惟真知爱青春者，乃能识宇宙有无尽之青春。惟真能识宇宙有无尽之青春者，乃能具此种精神与气魄。惟真有此种精神与气魄者，乃能永享宇宙无尽之青春。

一成一毁者，天之道也；一阴一阳者，易之道也。唐生维廉与铁特二家，遽研物理，知天地必有终极。盖天之行也以其动，其动也以不均，犹水之有高下而后流也。今太阳本热常耗，以彗星来往度之递差，知地外有最轻之冈气，为能阻物，既能阻物，

斯能耗热耗力。故大宇积热力，每散趋均平，及其均平，天地乃毁。天地且有时而毁，况其间所包蕴之万物乎？漫云天地，究何所指，殊嫌茫漠，征实言之，有若地球。地球之有生命，已为地质学家所明证。惟今日之地球，为儿童地球乎？青年地球乎？丁壮地球乎？抑白首地球乎？此实未答之问也。苟犹在儿童或青年之期，前途自足乐观，游优乐土，来日方长，人生趣味益以浓厚，神志益以飞舞。即在丁壮之年，亦属元神盛涌，血气畅发之期，奋志前行，亦当勿懈。独至地球之寿，已臻白发之颓龄，则栖息其上之吾人，夜夜仰见死气沉沉之月球，徒借曜灵之末光，以示伤心之颜色于人寰。若以警告地球之终有死期也者，言念及此，能勿愀然。虽然地球即成白首，吾人尚在青春，以吾人之青春，柔化地球之白首，虽老犹未老也。是则地球一日存在，即吾人之青春一日存在。吾人之青春一日存在，即地球之青春一日存在。吾人有现在一刹那之地球，即有现在一刹那之青春，即当尽现在一刹那对于地球之责任。虽明知未来一刹那之地球必毁，当知未来一刹那之青春不毁。未来一刹那之地球，虽非现在一刹那之地球，而未来一刹那之青春，犹是现在一刹那之青春。未来一刹那之我，仍有对于未来一刹那之地球之责任。庸得以虞地球形体之幻灭，而猥为沮丧哉！

复次，生于地球上之人类，其犹在青春乎？抑已臻白首乎？将来衰亡之顷，究与地球同时自然死灭乎？抑因地球温度激变，突与动植物共死灭乎？其或先兹事变，如个人若民族之死灭乎？斯亦难决之题也。生物学者之言曰：“人类之生活，反乎自然之生活也。自妇人畏葸，抱子而奔，始学立行，胸部暴露，必须被物以求遮卫，而人类遂有衣裳；又以播迁转徙，所携食物，易于腐败，而人类遂有火食。有衣裳而人类失其毛发矣，有火食而人类失其胃肠矣。其趋文明也日进，其背自然也日遐。浸假有舟车电汽，而人类丧其手足矣。有望远镜、德律风等，而人类丧其耳目矣。他如有书报传译之速，文明利器之普，而人类亡其脑力。有机枪四十二册之炮，而人类弱其战能。有分工合作之都市生活，歌舞楼台之繁华景象，而人类增其新病。凡此种种，人类所以日向灭种之途者，若决江河，奔流莫遏，长此不已，劫焉可逃。”此辈学者所由大声疾呼，布兹骇世听闻之噩耗，而冀以谋挽救之方也。宗教信士则从而反之，谓宇宙一切，皆为神造，维护之任，神自当之。吾人智能薄弱，惟托庇于神而能免于罪恶灾厄也。如生物家言，是为蔑夷神之功德，影响所及，将驱人类入于悲观之途。圣智且尚无灵，人工又胡能阙。惟有瞑心自放，居于下流，荒亡日久，将为人心世道之忧矣。末俗浇漓，未始非为此说者阶之厉也。吾人宜坚信上帝有全知全能，虔心奉祷，罪患如山，亦能免矣。由前之说，固易流于悲观，而其足以警觉世人，俾知谋矫正背乎自然之生活，此其所长也。由后之说，虽足以坚人信仰之力，俾其灵魂得游优于永生之天国，而其过崇神力，轻蔑本能，并以讳蔽科学之实际，乃其所短也。吾人于此，

宜如宗教信士之信仰上帝者，信人类有无尽之青春，更宜悚然于生物学者之旨，以深自警惕，力图于背逆自然生活之中，而能依人为之工夫，致其背逆自然之生活，无异于顺适自然之生活。斯则人类之寿，虽在耄耋之年，而吾人苟奋自我之欲能，又何不可返于无尽青春之域，而奏起死回生之功也？

人类之成一民族、一国家者，亦各有其生命焉。有青春之民族，斯有白首之民族；有青春之国家，斯有白首之国家。吾之民族若国家，果为青春之民族、青春之国家欤？抑为白首之民族、白首之国家欤？苟已成白首之民族、白首之国家焉。吾辈青年之谋，所以致之回春为之再造者，又应以何等信力与愿力从事，而克以著效。此则系乎青年之自觉何如耳。异族之觐吾国者，辄曰：“支那者老大之邦也。支那之民族，濒灭之民族也。支那之国家，待亡之国家也。”洪荒而后，民族若国家之递兴递亡者，蹒然其不可纪矣。粤稽西史，罗马、巴比伦之盛时，丰功伟烈，彪著寰宇。曾几何时，一代声华都成尘土矣。只今屈指，欧土名邦，若意大利、若法兰西、若西班牙、若葡萄牙、若和兰、若比利时、若丹马、若瑞典、若那威，乃至若英吉利，罔不有积尘之历史，以重累其国家若民族之生命。回溯往祀，是等国族，固皆尝有其青春之期，以其畅盛之生命，展其特殊之天才。而今已矣，声华渐落，躯壳空存，纷纷者皆成文明史上之过客矣。其较新者，惟德意志与勃牙利。此次战血洪涛中，又为其生命力之所注，勃然暴发，以挥展其天才矣。由历史考之，新兴之国族与陈腐之国族遇，陈腐者必败；朝气横溢之生命力与死灰沉滞之生命力遇，死灰沉滞者必败；青春之国民与白首之国民遇，白首者必败。此殆天演公例，莫或能逃者也。支那自黄帝以降，赫赫然树独立之帜于亚东大陆者，四千八百余年于兹矣。历世久远，纵观横览，罕有其伦。稽其民族青春之期，远在有周之世，典章文物，粲然大备。过此以往，渐向衰歇之运，然犹浸衰浸微，扬其余辉，以至于今日者，得不谓为其民族之光欤？夫人寿之永，不过百年；民族之命，垂五千载，斯亦寿之至也。印度为生释迦而兴，故自释迦生而印度死；犹太为生耶稣而立，故自耶稣生而犹太亡；支那为生孔子而建，故自孔子生而支那衰。陵夷至于今日，残骸枯骨，满目黯然，民族之精英，渐灭尽矣，而欲不亡，庸可得乎？吾青年之骤闻斯言者，未有不变色裂眦，怒其侮我之甚也。虽然，勿怒也。吾之国族，已阅长久之历史，而此长久之历史，积尘重压，以桎梏其生命而臻于衰敝者，又宁容讳？然而吾族青年所当信誓旦旦，以昭示于世者，不在赅赅辩证白首中国之不死，乃在汲汲孕育青春中国之再生。吾族今后之能否立足于世界，不在白首中国之苟延残喘，而在青春中国之投胎复活。盖尝闻之，生命者，死与再生之连续也。今后人类之问题、民族之问题，非苟生残存之问题，乃复活更生、回春再造之问题也。与吾并称为老大帝国之土耳其，则青年之政治运动，屡试不一试焉。巴尔干诸邦，则各谋离土自立，

而为民族之运动。兵连祸结，干戈频兴，卒以酿今兹世界之大变焉。遥望喜马拉雅山之巅，恍见印度革命之烽烟一缕，引而弥长，是亦欲回其民族之青春也。吾华自辛亥首义，癸丑之役继之，喘息未安，风尘满面，又复倾动九服，是亦欲再造其神州也。而在是等国族，凡以冲决历史之桎梏，涤荡历史之积秽，新造民族之生命，挽回民族之青春者，固莫不惟其青年是望矣。建国伊始，肇锡嘉名，实维中华。中华之义，果何居乎？中者，宅中位正之谓也。吾辈青年之大任，不仅以于空间能致中华为天下之中而遂足，并当于时间而谛时中之旨也。旷观世界之历史，古往今来，变迁何极。吾人当于今岁之青春，画为 midpoint。中以前之历史，不过如进化论仅于考究太阳、地球、动植各物，乃至人类之如何发生、如何进化者，以纪人类民族国家之如何发生、如何进化也。中以后之历史，则以是为古代史之职，而别以纪人类民族国家之更生回春为其中心之的也。中以前之历史，封闭之历史，焚毁之历史，葬诸坟墓之历史也。中以后之历史，洁白之历史，新装之历史，待施绚绘之历史也。中以前之历史，白首之历史，陈死人之历史也。中以后之历史，青春之历史，活青年之历史也。青年乎！其以中立不倚之精神，肩兹砥柱中流之责任，即由今年今春之今日今刹那为时中之起点，取世界一切白首之历史，一火而摧焚之，而专以发挥青春中华之中，缀其一生之美于中。以后历史之首页，为其职志，而勿逡巡不前。华者，文明开敷之谓也。华与实相为轮回，即开敷与废落相为嬗代。白首中华者，青春中华本以胚孕之实也。青春中华者，白首中华托以再生之华也。白首中华者，渐即废落之中华也。青春中华者，方复开敷之中华也。有渐即废落之中华，所以有方复开敷之中华。有前之废落以供今之开敷，斯有后之开敷以续今之废落。即废落，即开敷；即开敷，即废落，终究如是废落，终究如是开敷。宇宙有无尽之青春，斯宇宙有不落之华，而栽之培之灌之溉之赏玩之享受之者，舍青春中华之青年，更谁与归矣？青年乎，勿徒发愿。愿春常在、华常好也；愿华常得青春，青春常在于华也。宜有即华不得青春，青春不在于华，亦必奋其回春再造之努力，使废落者复为开敷，开敷者终不废落。使华不能不得青春，青春不能不在于华之决心也。抑吾闻之化学家焉，土质虽腴，肥料虽多，耕种数载，地力必耗，砂土硬化，无能免也。将欲柔融之，俾再反于丰穰，惟有一种草木为能致之，为其能由空中吸收窒素肥料，注入土中而沃润之也。神州赤县，古称“天府”，胡以至今，徒有万木秋声、萧萧落叶之悲。昔时繁华之盛，荒凉废落，至于此极也。毋亦无此种草木为之文柔和润之耳，青年之于社会，殆犹此种草木之于田畴也。从此广植根蒂，深固不可复拔。不数年间，将见青春中华之参天蓊郁，错节盘根，树于世界。而神州之域，还其丰穰，复其膏腴矣。则谓此菁菁茁茁之青年，即此方复开敷之青春中华可也。

顾人之生也，苟不能窥见宇宙有无尽之青春。则自呱呱堕地，迄于老死，觉其间之春光，迅于电波石火，不可淹留，浮生若梦，直菌鹤马蝟之过乎前耳。是以川上尼父，有逝者如斯之嗟，湘水灵均，兴春秋代序之感。其他风骚雅士，或秉烛夜游，勤事劳人，或重惜分寸。而一代帝王，一时豪富，当其垂暮之年，绝诀之际，贪恋幸福，不忍离舍。每为咨嗟太息，尽其权力黄金之用，无能永一瞬之天年，而重留遗憾于长生之无术焉。秦政并吞八荒，统制四海，固一世之雄也。晚年畏死，遍遣羽客，搜觅神仙，求不老之药，卒未能获，一旦魂断，宫车晚出。汉武穷兵，蛮荒慑伏，汉代之英主也，暮年永叹，空有“欢乐极矣哀情多，少壮几时老奈何”之慨。最近美国富豪某，以毕生之奋斗，博得\$式之王冠，衰病相催，濒于老死，则抚枕而叹曰：“苟能延一月之命，报以千万金弗惜也。”然是又安可得哉。夫人之生也有限，其欲也无穷。以无穷之欲，逐有限之生，坐令似水年华，滔滔东去，红颜难再，白发空悲，其殆人之无奈，天何者欤？涉念及此，灰肠断气，厌世之思，油然而生。贤者仁智俱穷，不肖者流连忘返，而人生之蘄向荒矣，是又岂青年之所宜出哉？人生兹世，更无一刹那不在青春，为其居无尽青春之一部，为无尽青春之过程也。顾青年之人，或不得常享青春之乐者，以其有黄金权力，一切烦忧苦恼机械生活，为青春之累耳。谚云：“百金买骏马，千金买美人，万金买爵禄，何处买青春？”岂惟无处购买，邓氏铜山，郭家金穴，愈有以障繫青春之路，俾无由达于其境也。罗马亚布达尔曼帝，位在皇极，富有四海，不可谓不尊矣。临终语其近侍，谓四十年间，真感愉快者，仅有三日。权力之不足福人，以视黄金，又无差等。而以四十年之青春，娱心不过三日，悼心悔憾，宁有穷耶？夫青年安心立命之所，乃在循今日主义以进，以吾人之生，洵如卡莱尔所云，特为时间所执之无限而已。无限现而为我，乃为现在，非为过去与将来也。苟了现在，即了无限矣。昔者圣叹作诗，有“何处谁人玉笛声”之句。释弓年小，窃以玉字为未安，而质之圣叹。圣叹则曰：“彼若说‘我所吹本是铁笛，汝何得用作玉笛？’我便云：‘我已用作玉笛，汝何得更吹铁笛？’天生我才，岂为汝铁笛作奴儿婢子来耶？”夫铁字与玉字，有何不可通融更易之处。圣叹顾与之争一字之短长而不惮烦者，亦欲与之争我之现在耳。诗人拜伦，放浪不羁，时人诋之，谓于来世，必当酷受地狱之苦。拜伦答曰：“基督教徒，自苦于现世，而欲祈福于来世。非基督教徒，则于现世，旷逸自遗，来世之苦，非所辞也。”二者相较，但有先后之别，安有分量之差？拜伦此言，固甚矫激，且寓风刺之旨。以余观之，现世有现世之乐，来世有来世之乐。现世有现世之青春，来世有来世之青春。为贪来世之乐与青春，而迟吾现世之乐与青春，固所不许。而为贪现世之乐与青春，遽弃吾来世之乐与青春，亦所弗应也。人生求乐，何所不可，亦何必妄分先后，区异今来也？耶曼孙曰：“尔若爱千古，当利用现在。昨日不

能呼还，明日尚未确实。尔能确有把握者，惟有今日。今日之一日，适当明晨之二日。”斯言足发吾人之深省矣。盖现在者，吾人青春中之青春也。青春做伴以还于大漠之乡，无如而不自得，更何烦忧之有焉。烦忧既解，恐怖奚为？耶比古达士曰：“贫不足恐，流窜不足恐，囹圄不足恐。最可恐者，恐怖其物也。”美之政雄罗斯福氏，解政之后，游猎荒山，奋其铁腕，以与虎豹熊罴相搏战。一日猎白熊，险遭吞噬，自传其事，谓为不以恐怖误其稍纵即逝之机之效，始获免焉。于以知恐怖为物，决不能拯人于危。苟其明日将有天祸临于吾躬，无论如何恐怖，明日之祸，万不能因是而减其毫末。而今日之我，则因是而大损其气力，俾不足以御明日之祸而与之抗也。艰虞万难之境，横于吾前，吾惟有我，有我之现在而足恃。堂堂七尺之躯，徘徊回顾，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惟有昂头阔步，独往独来，何待他人之援手。始以遂其生者，更胡为乎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哉？惟足为累于我之现在及现在之我者，机械生活之重荷，与过去历史之积尘，殆有同一之力焉。今人之赴利禄之途也，如蚁之就糞、蛾之投火。究其所企，克致志得意满之果。而营营扰扰，已逾半生。以孑然之身，强负黄金与权势之重荷以趋，几何不为所重压而僵毙耶？盖其优于权富即其短于青春者也。耶经有云：“富人之欲入天国，犹之骆驼欲潜身于针孔。”此以喻重荷之与青春不并存也。总之，青年之自觉，一在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破坏陈腐学说之囹圄，勿令僵尸枯骨，束缚现在活泼泼地之我，进而纵现在青春之我，扑杀过去青春之我，促今日青春之我，禅让明日青春之我。一在脱绝浮世虚伪之机械生活，以特立独行之我，立于行健不息之大机轴。袒裼裸裎，去来无挂，全其优美高尚之天，不仅以今日青春之我，追杀今日白首之我，并宜以今日青春之我，预杀来日白首之我，此固人生唯一之薪向，青年唯一之责任也矣！拉凯尔曰：“长保青春，为人生无上之幸福。尔欲享兹幸福，当死于少年之中。”吾愿吾亲爱之青年，生于青春死于青春，生于少年死于少年也。德国史家孟孙氏，评鹭锡札曰：“彼由青春之杯，饮人生之水，并泡沫而干之。”吾愿吾亲爱之青年，擎此夜光之杯，举人生之醍醐浆液，一饮而干也。人能如是，方为不役于物，物莫之伤。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热，是其尘垢秕糠，将犹陶铸尧舜。自我之青春，何能以外界之变动而改易，历史上残骸枯骨之灰，又何能塞蔽青年之聪明也哉？市南宜僚见鲁侯，鲁侯有忧色，市南子乃示以去累除忧之道，有曰：“吾愿君去国捐俗，与道相辅而行。”君曰：“彼其道远而险，又有江山，我无舟车，奈何？”市南子曰：“君无形倨，无留居，以为君车。”君曰：“彼其幽远而无人，吾谁与为邻？吾无粮，我无食，安得而至焉？”市南子曰：“少君之费，寡君之欲，虽无粮而乃足。君其涉于江而浮于海，望之而不见其崖，愈往而不知其所穷，送君者将自崖而反，君自此远矣。”此其谓“道”，殆即达于青春之大道。青年循蹈乎此，本其理性，

加以努力，进前而勿顾后，背黑暗而向光明，为世界进文明，为人类造幸福。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资以乐其无涯之生，乘风破浪，迢迢乎远矣，复何无计留春望尘莫及之忧哉？吾文至此，已嫌冗赘。请诵漆园之语，以终斯篇。

On Education

By Wen Tsung - yao

Of all the elements of success none is more vital than education, the cultivation of intellectual power. It is not genius but education that make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master and the slave. Genius is but the half of a man; education is the driving - wheel, the master - key of all difficulties in every profession. An uneducated man, no matter what his natural gift, is invariably pushed aside in the race of life by the man of education. It is always he, who possesses a cultured mind and whose genius has been cultivated to perfection by education that makes a figure, or achieves any rare success, in the world. Sir Isaac Newton had been in his school days considered the least clever boy of his class. Yet, owing to his laborious and patient pursuit of knowledge, his mental powers were so profoundly developed that he achieved the noble reputation of being the greatest scientist whom the world has ever seen, while his fellow scholars, whose understandings appear to have been quicker than his, lived to be obscure men.

Wealth, which is held in so high esteem by the majority of mankind, is valueless when compared with education. It is really a fact that to wealth men sometimes owe their independence; but the independence derived from mere wealth can never last long. Under the appearance of aiding it weakens its possessors and keeps them in perpetual slavery and degradation. The rich man, if uneducated, may be a rich libertine; the richer he is, the more means he has to gratify his vicious appetite. When his wealth is exhausted he will try by unscrupulous ways to regain it, and consequently brings himself to crime and to ruin. The independence derived from education is of a quite different nature. Knowledge, once acquired, remains in the head for ever. Those who dedicate themselves to it always live a virtuous life; for their character is elevated and their mind enlightened.

In many respects the importance of education is discernable. Throughout the world what-

ever advance has been made in freedom, in the arts of life, has been in direct proportion to the grade of education. The loveliest and most fertile provinces of Asia have, on account of the ignorance of the people, sunk in poverty and in political servitude, while those countries in Europe, where compulsory education prevails, though once proverbial for sterility and barbarism, have been turned by skill and industry into gardens and can boast of a long list of heroes and statesmen, philosophers and poets. Whoever, knowing what England and Persia naturally are and what, two thousand years before, they actually were, shall now compare the island in the Atlantic with the country between the Caspian Sea and the Persian Gulf, will be able to form some judgment as to the influence of culture. The inertness of our country, and the ascendancy of the United States, once under the English yoke, to a position such as no nation so newly founded has ever reached teach the same lesson.

It is thus obvious that the competition between nations is mainly a competition of intelligence, and that a country must make perfect provision for the education of her people, or be prepared to fall behind in political industrial and moral progress.

孔子平议（下）

易白沙

中国古今学术之概括，有儒者之学，有九家之学，有域外之学。儒者，孔子集其大成。九家者，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各思以学易天下，而不相通。域外之学，则印度之佛、哲人物质及精神之科学。所以发挥增益吾学术者。三者混成，是为国学。印度、欧洲，土宇虽远，国人一治其学。螟蛉之子，祝其类我。佛教之发扬于中国，已有明征。西土文明，吾方萌动，未来之演进，岂有穷期。以东方之古文明，与西土之新思想，行正式结婚礼。神州国学，规模愈宏，愚所祈祷，固不足为今之董仲舒道，何也？今之董仲舒，欲以孔子一家学术，代表中国过去未来之文明也。

以孔子统一古之文明，则老庄杨墨、管晏申韩，长沮桀溺，许行吴虑，必群起否认，开会反对。以孔子网罗今之文明，则印度、欧洲，一居南海，一居西海，风马牛不相及。闭户时代之董仲舒，用强权手段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关时代之董仲舒，用牢笼手段附会百家，归宗孔氏。其悖于名实，摧沮学术之进化，则一而已矣。汉武帝以来，二千有余岁，治学术者，除王充、稽叔夜、金正希、李卓吾数君子而外，冠盖履句，多抱孔子万能之思想，谓孔子称“西方之人”，有圣者焉（见《列子·仲尼篇》），乃与佛教精神相往来，《礼运》言大同之世，天下为公，选贤与能，符于世界未来之文化。此种理论，是否合于事实，非愚所敢武断。即令近代文物，孔子皆能前知，发为预言，遂使远方学术，一一纳诸邹鲁荐绅先生之门，汉武帝复生，亦难从事于斯矣。圣哲之心理虽同，神明之嬗进无限，孔子自有可尊崇者在，国人正无须如八股家之作截搭题，以牵引附会今日学术，徒失儒家之本义耳。

尊孔子者又以古代文明，创自孔子，即古文奇字，亦出诸仲尼氏之手，沮诵仓颉，失其功用（近儒廖平之学说）。夫文化由人群公同焕发，睿思幽渺，灵耀精光，非一时一人之力所能备。文字为一切文化之结晶，尤难专功于一人。故西方言希腊罗马文字者，不详始作之人。中国文字，亦复如是。故学者言文字起源，其说不一。有谓始于

“庖牺”者（许慎《说文解字·序》）；有谓始于“容成氏、大庭氏”者（《庄子》云：“当是时也，民结绳而用之。”）；有谓始于“无怀氏”以前者（《管子·封禅篇》）；有谓始于“仓颉”者（《鶡冠子》《吕氏春秋》皆言之）。而荀子则曰，“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一也。”此言古人作书者众，不过仓颉集其大成，所以独传。人文孟晋，决非一代一人，能奏功效。文字创造，归美仓颉，犹且不可，况仓颉二千年后之孔子乎？周之保氏，教国子以六书。周秦诸子，皆受保氏之教，孔子因此精于六书。试举许氏《说文解字》所引孔子之说，证列于下：

王 孔子曰：一贯三为王。

士 孔子曰：推一合十为士。

璠 孔子曰：美哉璠与。远而望之，焕若也；近而视之，瑟若也。一则理胜，二则学胜。

羊 孔子曰：牛羊之字，以形举也。

貉 孔子曰：貉之为言恶也。

乌 孔子曰：乌于呼也。

几 孔子曰：人在下，故诘拙。

犬 孔子曰：视犬之字，如昼狗也。

狗 孔子曰：狗叩也，叩气吠以守。

六书纲要，在形、声、训三者。孔子解字，皆能得其本原。愚谓尊孔子者，与其奉以创造文字之虚名，无宁扬其精深六书之实德。为政之道，先以正名。郑氏注曰：“正名，谓正书字也，古者曰名，今世曰字。”孔子见时教不行，故欲正其文字之误。文字为一国文明之符号，欲政治修明，必先正其文字。孔子深于文字之学，知其关系人民甚切也。周室衰微，保氏失教，列国并起，文字错乱，实以中国文字，本不统一。一代有一代之文，各有各国之文，学者不便，莫甚于此。其后大儒李斯相秦，统一文字，以行孔子正名之说。中国文字统一，孔子倡之，而李斯行之，诚不能不拜儒者之嘉赐矣。

古代学术，胚胎既早，流派亦歧。不仅创造文字，不必归功孔子，即各家之学，亦无须定尊于一人。孔子之学，只能谓为儒家一家之学，必不可称以中国一国之学。盖孔学与国学，绝然不同，非孔学之小，实国学范围之大也。朕即国家之思想，不可施于政治，尤不可施于学术。三代文物，炳然大观，岂一人所能统治？以列国之时尚言之，孔子之学与诸子之学，门户迥异。读周秦典籍者，类能知之。班固《艺文志》曰：

“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阴阳家者流，盖出

于羲和之官。法家者流，盖出于理官。名家者流，盖出于礼官。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守。纵横家者流，盖出于行人之官。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农家者流，盖出于农稷之官。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

各家发源不同，学说主张，因以绝异。儒家游文于六经，干说诸侯，以此为质。而道家则以六经为先王陈迹，不合当世采用。法家亦谓国有《礼》有《乐》，有《诗》有《书》，必致消亡之祸。墨家则不遵孔子删订之六经，而别立六经。此异于孔子者一也。儒家留意于仁义之际，而道家则曰：“大道废，有仁义”，“绝仁弃义，民复孝慈”。又曰：“为之仁义以矫之，则并与仁义而窃之。”法家则曰：“仁者能仁于人，而不能使人仁。义者能爱于人，而不能使人爱，是以知仁义之不足以治天下。”此异于孔子者二也。儒家祖述尧舜，宪章文武，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言。而法家则以为伊尹无变殷，太公无变周，则汤武不王；管仲无易齐，郭偃无更晋，则桓文不霸。墨家亦曰：“所谓古者，皆尝新矣。”道家亦曰：“三皇五帝之礼义法度，不贵同而贵治。”（道家以上古之世为至德，而又不重守古，此其说似相矛盾）保守主义终不能战胜进化主义。故荀子亦不法先王，而法后王。此异于孔子者三也。儒家慎终追远，厚葬久丧。而墨家则主张三月之丧、三寸之椁。道家则以天地为棺椁，以日月为连璧，星辰为珠玑，万物为赍送，蝼蚁何亲？乌鸢何疏？皆言薄葬短丧。此异于孔子者四也。儒家乐天顺命，以法自然，此近于道家之无为，而悖于墨家之非命。墨家之言曰：“今用执有命者之言，则上不听治，下不从事。上不听治，则刑政乱；下不从事，则财用不足。”又曰：“欲天下之富而恶其贫，欲天下之治而恶其乱，执有命者之言，不可不非，此天下之大害也。”法家亦言自然，其重在势，道家之言自然，其重在理，与儒家言自然重在天者，稍有不同。此异于孔子者五也。儒家分大人之事、小人之事，不注重农圃。而道家、农家，均贵自食其力，上可以逍遥物外，保全廉耻，不为卿相之禄所诱；下可以仰事俯畜，免于饥寒，不为失业之游民。许行且倡君臣并耕，禁仓廩府库以自养，舒其平等伟大之精神。法家亦重垦令，贵耕稼，恶谈说智能。此异于孔子者六也。儒家不尚物质，重视形而上之道，贱视形而下之器。而兵家重技巧，以为攻战守备之用。墨家长于制器，手不离规矩，刻木为鸢，飞三日而不集；刘三寸之木，以为车辖，而引五十石之重；司空之教，赖以不坠。此异于孔子者七也。以上七事，仅举其大者。各家学术，皆有统系，纲目既殊，支派亦分，不同之点，何可胜道。庄子所谓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当时思想之盛，文教之隆，即由各派分涂，风飙云疾，竞争纷起，应辩相持。故孔子不得称为素王，只能谓之显学。

证以事实，孔子固不得称素王。若论孔子宏愿，则不在素王，而在真王。盖孔子弟子，皆抱有帝王思想也。儒家规模宏远，欲统一当代之学术，更思统一当代之政治。彼之学术，所以运用政治者，无乎不备。几杖之间，以南面事业推许弟子。《说苑》曰：“孔子言，雍也可使南面，南面者，天子也。”《盐铁论》曰：“七十子皆诸侯卿相之才，可南面者数人。”是孔子弟子，上可为天子诸侯，下可为卿相。孔子亦自言“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又言“文王既没，文不在兹。”此明以文王自任，志在行道，改良政治，非若野心家之囊橐天下。故干说七十二君，而不以为卑；应公山弗扰之召，而不嫌其叛。后人处专制朝代，不敢公言南面之志，或尊为素王，或许以王佐，岂非厚诬孔子？孔子以后，有二大儒：一曰孟子、一曰荀子。孟子言：“五百年必有王者兴，以其时考之则可矣。”又曰：“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荀子尝自谓：“德若尧禹，宜为帝王。遗言余教，足以为天下法式表仪，所存者神，所过者化。”可见孟、荀二巨子，均以帝王自负。列国之君，因疑孔子有革命之野心，不敢钩用。观《史记·孔子世家》所载：

“楚昭王将以书社地七百里封孔子。楚令尹子西曰：‘王之使使诸侯，有如子贡者乎？’曰：‘无有’。‘王之辅相，有如颜回者乎？’曰：‘无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无有’。‘且楚之祖封于周，号为子男五十里。今孔丘述三王之法，明周召之业，王若用之，则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数千里乎？夫文王在丰，武王在镐，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丘得据土壤，贤弟子为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

得百里之地而君之，以王天下。孔子之志，孟子已言之。令尹子西，有见于此，遂沮书社之封。儒家革命思想，非徒托诸空言，且行之事实，如田常篡齐，子贡、宰我颇涉谋乱之嫌疑。《史记·弟子列传》：“宰我为临菑大夫，与田常作乱，以夷其族。”《墨子·非儒篇》言：“孔子遣子贡之齐，因南郭惠子以见田常，则田常之谋齐，宰我、子贡均为谋主。”《庄子·盗跖篇》言：“田成子常杀君窃国，而孔子受币。”《胠篋篇》言：“田成子一旦杀齐君而盗其国，并与其圣智之法而盗之。”察庄子之言，是孔子亦与闻其事矣。《墨子》又言：“其徒属弟子，皆效孔丘。子贡、季路辅孔悝乱乎卫，阳虎乱乎齐，腓盼以中牟叛，漆雕形残。”《庄子》又言：“子路欲杀卫君，而事不成，身蒞于卫东门之上。”由诸家所说，子贡、宰我、阳虎、腓盼、漆雕开，皆欲据土壤，以施其治平之学。此处于专制积威之下，不得已而出此。汤武革命，一以七十里，一以百里，天下称道其仁。儒家用心，较汤武尤苦，而诛残贼、救百姓之绩，

为汤武所不逮，以列国之君，罪浮于桀、纣也。墨翟、庄周不明此义，竟以乱党之名词，诬孔门师弟，千载以后，遂无人敢道孔子革命之事。微言大义，湮没不彰。愚诚冒昧，敢为阐发，使国人知独夫民贼利用孔子，实大悖孔子之精神。孔子宏愿，诚欲统一学术，统一政治，不料为独夫民贼作百世之傀儡，惜哉！

乐利主义与人生

高一涵

人类自含生受性，而有感觉。因感觉而辨苦乐，因苦乐而争趋避。苦虫蛇禽兽之相害，则习兵剑击刺；苦风雨寒暑之相逼，则作宫室衣裳；苦同群之相侵扰，而制法律；苦异姓之相凌辱，而备甲兵。焚顶捐躯，前仆后者，苦乐问题之所迫也。仲尼之席不暇暖，释迦之舍身度世，墨翟之摩顶放踵，悲天悯人皇皇终日者，苦乐问题之所趋也。故人生第一天职，即在求避苦趋乐之方。犷野之种，仅知求生；文明之伦，则知求所以善其生。求生者，惟避苦之是务；求所以善其生者，惟趋乐之是求。苦乐两境，与有生俱。人治未臻上理，则自受形以讫属纆，常徘徊偃息于此两境之间。宇宙欲得其治平，惟有集伦汇万殊之苦乐，比例平衡，求得脱苦享荣之极度，立为准则，制为法律。俾最大幸福，得与最大多数人类共享之，是即乐利主义之旨归也。

自十八世纪来，神权、契约两说，风靡全欧。修模（Hume）特起，大唱乐利之说以排之。边沁（Jeremy Bentham）承流，毕宣其蕴，其徒堆莽（Dumont）纂辑其言，传播欧陆。逮十九世纪初叶，英美二邦，亦风尚其说，国法改革，悉奉其议为准绳。今日西方立法问题，已成往事，故边氏之流风遗韵，亦稍稍衰矣。其所以然，则边氏之说，在探立法之原理，而注意于巩固民权之基。法制既定，则无须沾沾于此。至法制改革，本源未正之邦，允宜毕阐其微，铸为造法之大本。今者国制抢攘，法本荡然，敢旁征其旨，赘以谗言，俟关心民权者，得以览观焉。边氏之言曰：

公善者，法家之主旨；公益者，推论之本根。立法之学，应识社会真善之所在，建为立法之基，且探寻涂术，由之以实行此善焉……

天之生人也，俾屈处乎苦乐二境之下，思维肇于是，判断因于是，生活定于是。离去苦乐问题，则哀无所感，莫知所云。虽人生有时舍至乐而求至苦，然通经常权变而衡之。其唯一职志，则在避苦趋乐之一途。其情历久而不渝，坚定而不可折，此固论道经邦者所当殚精钻研者也。苦欤！乐欤！其即乐利主义纲维万

象之主宰欤？

乐利之名，玄名也。所以明一物，脱恶向善之体用也。凡恶，皆苦也，即不然，亦为召苦之因；凡善，皆乐也，即不然，亦为致乐之兆。凡物利于其人者，必可益其人幸福之总量；利于一群者，必并构此一群之小己，亦各增其幸福之总积焉……正乐、利二字之名，惟在集所有苦乐而计之衡之耳。此外观念绝不使混淆于其中。

崇尚功利主义者，于一切公私行为，必衡其所生之苦乐如何，而后试其褒贬。吾所用公、不公，德、不德，善、不善诸语，举为广涵之名，而包蕴若干苦乐观念于其中者也。吾所用苦、乐二字，虽愚夫愚妇，可以与知，绝无新辟之窠，独擅之奇，谓当排去何苦何乐，而其义始备。亦非有精深之蕴、玄奥之藏，必俟商之柏拉图，质之雅里士多德，而其理始明也，何也？苦乐者，人人所同受，无间于贵贱贤愚，其所感觉者一也。

乐利家之所谓善，即由之而肇乐；所谓恶，即由之而肇苦者……如见常人之所谓德所生之乐，不偿所苦，将决然曰：此伪德也，即举世盲从，而彼将不更为此伪德所束缚。鄙夫之政策，每在利用伪德以达其所图，乐利之徒，深鄙之也。又当世号称罪恶者，其中尽有无瑕之乐。如此为乐利之徒所见，将立宣言曰：“此伪恶也，此小人儒之所谓恶也，此奚害为合法之行为也。”是故世有罚非其罪者，大为乐利之徒所怜，而故入人罪之科条，彼必尽歼除之而后已（以上均见 Bnham' s Theory of Legislation，自如见常人之所谓德，以下从秋桐译，惟易其原文，用学之徒为乐利之徒耳！）。

上所征引，乃边氏乐利主义之诠释，褒然成章，冠诸立法论之首。读边氏书所当首先置辩者，即乐利主义，乃立为造法之常经，非著为彝伦之典则，何也？夫集万亿不齐之伦汇，而范之以国家；综万亿不齐之利害情感，而平之以法律。则必于樊然错杂之中，求一各足相安之点，本之以为立国之大经，制法之大本。斯其国乃为适宜之部勒，群情对于其法，始克翕然相恰，各满其怀，各履其望，遂其相安相得之天。近世立法之权，所以必操之群众者，亦以吾人一群之苦乐，惟吾人本身自感、自觉、自享、自受之耳！以吾人身受之利害，非还叩诸吾人之本身，则忻喜厌恶，必不克适如吾人之所愿。是故望他人体量吾身之苦乐，任其代定标准者，是奴隶牛马之事，非人类之事也。甘受他人代定苦乐之标准，帖然服习，而不辞者是麻木不仁之身，良心上毫无感觉者也。非他人所能感觉之苦乐，而必仰他人鼻息，托其代为判定者，是之谓自寻苦恼，以戕其生者也！近世深爱自由幸福之民族，所以断脰焚身，以争民政而踏专

制，收回立法之大权者，其用心正在此耳。

或曰：“精诚相应，感而遂通。”苟得圣贤，必能设身处地，为吾民谋避苦趋乐之途也。不知人类因罪恶不灭，始建国家；因权利不固，始造法律，方群演之始也。无国与法，逮群演之终也。亦无需国与法，惟当中天之运，群演方将。善恶公私之念，炽然相战，故必赖国法并存，以维系而平理之，始克奠烝民于安乐之域。夫人治未隆，既不免各有所私，而握有重权者，尤莫不欲滥用其权以自恣，乃中世人生之通性。设立法权集于主权者一身，则彼身之乐，必臻其极。立法权落诸贵族一阶，则彼阶之乐，亦必日益而不已。其势，然也。其有一线希望者，惟主权者与贵族因良心之省悟，而自行谦让耳！夫谦者抗之宾让者争之。偶一群苟乏抵抗之力，则谦之德不能独生；一群苟无竞争之能，则让之美不克自见。政治之事，必相衡相荡，始得其平。其平也，乃抗争之极，而得其衡，非谦让之极，而消其隐。欲持政局之平衡，而乃出之以谦让，自撤其抗争之力，是谓自杀之政策，终归于败而已矣。是故弃分所应享之乐而不受，而乞怜他人求其让与者，是奴隶之根性未除也。应得之乐，不竞争以求得之；应避之苦，不竞争以求避之者：是啾窳偷生之懦夫也！然此犹曰：“仰他人以求幸福，其势不可必得也，即万一可得，亦文明伦类所不取。”何也？人生幸福，首贵自谋，呼蹴而与，乞人不屑，奚况其他。故保重人格之道，第一，即在有自求幸福之能力。喔咿儒儿，突梯滑稽，是丧其人格者也。见真乐所在，则挺身拔剑，奋起而争之；见他人以伪乐欺我，则揭其虚伪，一鼓而破之，决不受其束缚，是之谓尊重人格，是之谓有自立之能，是之谓深知爱护自由幸福之民。

或者曰：“苦乐既为吾人所自感自觉，则自求趋避之方可矣。”法律于我何择，国家于我奚关，不知国家职务在主乎公道，法律能事在折衷群情，调剂百感，以平其所不平，而定其所不定者也。外国家法律以求幸福，是自放于混沌洪荒之世界。荆天棘地，举足左右，则危害之祸应之。生命且危，何有于乐？求乐脱苦之术，必有所凭借，始克实行，凭借维何，是即权利。权利者求幸福时所必由之途，而国家法律之第一职务，即在保护此物。无国与法，则权利不存；权利不存，则幸福宁能幸致？且人生于国家之下，即无一事或逃国家之范围。恶政府必生恶法律，恶法律必重人民之苦，夺人民之乐。于法律不良之国，而欲自遂其生，自充其欲望，是犹断港绝潢，而求至于海也。是故小己之图谋幸福，必自改良政治始；改良政治，必自夺回立法之权始。

避苦趋乐之道，必于立法原理中求之，既如上所述矣。顾苦乐与人生之究竟，关系奚若，则尤不得不略赘一言。崇尚禁欲主义者，每指赏心快目之事，为万恶之媒，而以安穷处困，为人生唯一之天职。宗教家以苦为性分之所固有，故 Stoics 不以苦为恶，而 Jansenists 则反以苦为善（见边沁《立法论》第二章 *The Ascetic Principle* ）。吾国

墨翟之徒，亦以苦身劳形为职志，皆此物此志也。不知人类之所以为万物灵者，不贵其能生，而贵其能善其生。善生者，脱苦安乐之谓也。以宗教家为安苦避乐者，乃见其涂术，误认为彼之归宿也。佛家度世，在使众生离一切苦，得究竟乐。耶稣救世，则悬一极乐世界之天国，以引人入胜。儒者尊王，王者始于忧勤，终于逸乐。升平之世，谓为王道之隆，大同之福，乃儒家言治之极。墨子之苦身劳形，乃在兼利天下，然则佛耶儒墨，举莫不以去苦享乐为人生之究竟。其所以刻苦自甘，不忍独乐者，则居中天之运。乐未遍及乎群黎，故暂以安苦为求乐之方法，非其归宿之所止于安穷处困也。专制之朝，犷野之族，群演未深，立法之权，莫知运用，制法之责，专在君相，惨刻寡恩，比比皆是。宗教家悯群生之涂炭，乃倡苦身救世之言，以促君相之觉悟，冀少救残刻凶暴之行。其言安穷处困，乃对救世者言，非对待救于人者言也。乃谓治己之道应然，非谓治人之道亦止于此也。以暂时之苦，易永久快乐之方；以一身之苦，辟众生趋乐之径。苦者暂而乐者常，苦者一而乐者万；苦者其方便，乐者其归宿也。专制之朝，得以少敛浮威；犷野之族，得以苟延残喘者，皆此说之所赐也。若认方便为归宿，谓安苦避乐为人生之究竟，则失佛耶儒墨之教旨，与夫人生终极之蕲向矣。

人生归宿，既在于乐。国家者，以人生之归宿为归宿者也。故国家职务，即在调和群类，拥护机宜。俾人各于法律范围之内，谋得其相当之幸福而已。幸福之求，专恃人民之自觉自动；国家之责，惟在鼓舞其发越之机，振兴夫激扬之路。故凡物质上之快乐，体育上之欢娱，务使发扬至尽。俾得与精神焕越之程度，相应相调，以遂其演进文明之愿，此挽近国家奉为职志之唯一大则也。禁欲主义，反真归朴，绝圣弃智，是阻人群进化之机者也。推此说而行之，则人生为多事，国家为妄设。所谓戕贼人性，毁弃万有之论也，于近世国家奚取哉？

决 斗

俄国 泰来夏甫 著 胡适 译

泰来夏甫 (Nikolai Dmitrievitch Teleshov) 生于一八六七年，尝肄业于莫斯科工业学校。至一八八四年，氏时仅十七岁耳，即以文学见称，其所作大抵师事俄国当代文豪齐科甫 (Chekhov)。今其年未及五十而名满东欧，为新文豪之一云。

此篇乃由英文转译者。全篇写一极惨之情，而以慈母姬煦之语气出之，遂觉一片哭声透纸背而出，传神之笔也。

此篇用意取材颇似梅特尔林克 (Maeterlinck) 之《死耗》(原名 *The Interior*)。知梅氏者，当不河汉斯言。

民国五年译者记于美国旅次

一日早晨，乌拉德米 (名) 克拉都诺夫 (姓) 同一军官决斗。

克拉都诺夫也是一位少年军官，身长，面秀，年方二十二岁。鬃发可爱，身穿军服，脚踏骑马长靴，却没有戴帽子，也没穿外套。他直立在那雪遮没的草地之上，圆睁着两眼，望着他的敌手，两人相距不过三十步。他的敌手正在举起手枪，对准了克拉都诺夫。

克拉都诺夫把双手抱胸，手中也拿著手枪，正等候他的敌手先放。他脸上虽没有平常的光彩，却没有一毫畏惧之色。

他自己的危险，敌人的决心，两边副手 (凡决斗皆有副手，皆以本人之好友为之) 的担心，和死期的接近，这种种严肃的思想，把这一分钟都变化成了一片惨淡肃杀的气象。

他们来这里解决一件关于名誉的问题。人人都觉得这问题关系很大，他们越不懂得他们自己干的甚事，便越觉得这时候的庄严可怕。

轰然一响，手枪放了，人人打一个寒噤。克拉都诺夫两手一松，两膝一弯，倒在雪地上。弹子打在头脑里，血流不住。他脸上、发上、雪地上都是血迹。两边的副手跑向前把他扶起，同来的医生验过了，说是死了。

这件关于名誉的问题算解决了。

如今剩下两事：第一，须报告本营军人。第二，须报知死者的母亲。他的母亲所生只有一子，如今死了，更无他人可靠。他们没有决斗之先，谁也没想到这老母亲；如今他儿子死了，他们才都想起他老人家怎样可爱，怎样可怜。他们都说这事不可陡然叫他老母知道，只可慢慢地把死信透露与她。他们议定了，公举一位最精细的伊凡（名）古奴本科（姓）去办这件最不好办的事。……

裴拉吉亚夫人（即乌拉德米·克拉都诺夫之母）才起床不久，正在预备早茶，看见伊凡·古奴本科走进来，忙起身迎他，口里嚷道：

“伊凡君来得凑巧，正好喝一杯茶，你一定是来看乌拉德米的。”

伊凡勉强答应道：“不是的，我打这里走过……”

夫人赶着说道：“你可别见怪，这孩子还在好睡哩！昨夜上我听见他在房里踱来踱去，一夜不曾睡。故尔我告诉下人们不要惊醒他，横竖今天是假期，他无事，正好多睡一会儿……但是你可有要紧公事要找他吗？”

伊凡道：“没有的，我走过这里，踱进来望一望……”

夫人道：“你果要见他，我立刻叫人唤醒他。”

伊凡道：“不必，不必，你老人家别忙。”

老夫人看他支支吾吾的神情，估量他有要紧事要见他儿子，故此不容他分说，自己走出去了。

伊凡踱来踱去，抓头绞手，不知道如何开口。时候到了，但是他的胆子都无了，心中只顾怪他自己不该管这闲事。

这时候老夫人回来了，口里嚷道：

“你们这些少年人真正靠不住，我在这里轻轻地弄杯子、盆子，不敢做一些儿响声，怕惊搅了我的孩子，谁知道他却早悄悄地出去了……你为什么不坐一会儿？请用一杯茶罢。你近来许久没来看我们了。”

老夫人说到这里，心中快活忍不住微笑。接着说道：

“近来我们这里的好消息多得很哩！乌拉德米想早叫你知道了。我这孩子怪爽直的，总不会瞒人。昨晚上我心中暗想道：‘呵哈，这孩子一晚上踱来踱去不睡觉，他一定又在那里想丽娜佳了。’他总是如此，每回他在房里走来走去，明天一定去到……唉！伊凡君，我现在只巴望上帝给我这一点快乐，我这一把年纪了，还想别的吗？我

只有一宗希望、一宗快乐。……我每想乌拉德米和丽娜佳完婚之后，我简直不用再祷告上帝了（译者按，言此外别无所求，故不须再祈祷矣）。到了那一天，我不知才怎样快活哩……我有了这孩子，便不想别的，我别无他求，只求他的快乐。”

老夫人越说越动了感情，说到后来，快活极了，眼泪也滚下来了。她一面揩眼泪，一面说道：

“伊凡君，你记得吗？他们两口儿起初因为钱的缘故，很不如意……你们少年士官，没有存款，是不许娶妻子的……现在可好了，我已弄到了那应需的五千个卢布（俄币名）。他俩儿如今随便那一天都可结婚了……是的，丽娜佳写了一封怪可爱的信给我……我的心中好不快活。”

老夫人一面说话，一面摸出一封信，指给伊凡看了，仍旧放在袋里，口中嚷道：“丽娜佳，好一个女孩子，那么可爱！”

伊凡听老夫人说话，坐在那里，真个如坐针毡。好几次他心想打断老夫人的话头，告诉她不要做梦了，如今什么事都完了，她的乌拉德米已死了，她的种种快活的希望，不消一点钟，都要风流云散了。……但是他没有这硬心肠，所以他只坐着听，却不敢开口。他看了老夫人慈祥和气的容貌，他心中好不难过，喉咙也硬住了。

老夫人忽然问道：“你今天为什么脸上这样不高兴？你满脸都怪愁苦的。”

伊凡心想要说：“是呀！要是我和你说了，你的脸上也要和我的一样了。”但是伊凡总说出口，也不回说，扭过头去，把手尽捋他的胡子。

老夫人心中高兴，也不注意伊凡的举动，接着说道：

“我这里有一个信给你。丽娜佳信中提起你，还叫乌拉德米同你去看她。你自己知道丽娜佳怎样看得起你……我不可不把这信给你看。你看，这女孩子这么可爱！”

老夫人从袋里取出一封薄薄的，密密书写的信笺，打开了递给伊凡。伊凡脸色更不好看了，把手推开这信笺。老夫人也不在意，自己高声读道：

书上裴拉吉亚老夫人，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可不称你为“裴拉吉亚老夫人”，直称你作“我的最亲爱的妈妈”，我很盼望这时候不久就到，因为我早就要唤你作“妈妈”了……

老夫人停住了，两眼汪汪地噙着眼泪，抬起头来对伊凡道：“伊凡君，你看……”

老夫人忽然看见伊凡手捋胡子，眼中也噙着眼泪，老夫人便立起身来，把手颤颤地摸伊凡的头发，又把嘴亲他的额角，低声说道：

“伊凡君，多谢，多谢（老夫人盖以为伊凡之泪乃由听书中之言而发）。我常说你

和乌拉德米不像是朋友，竟像两弟兄……你不要见怪。……感谢上帝，我心中真快活。”老夫人一头说，眼泪不住的滚下来。伊凡心中更难受，只好拿住了老夫人冰冷僵硬的手，把嘴去亲他。伊凡几乎要哭出声来，又不敢开口。如今老夫人把他做自己儿子一般看待，显出这一种做娘的亲爱。伊凡心中天良发现，心想倒不如他自己被人枪死在雪地里，也胜似到这里来听她老人家夸奖他和他儿子的交情。再过半点钟，她老人家总得知道底细，那时候伊凡还算做人吗？他又想，他自己亲眼看见人家把手枪对准了乌拉德米，却为什么不劝阻哩！他还算是朋友哩！还算是“弟兄”哩？好一个“弟兄”，可不是他替他们量好相隔的距离，又替他们装好枪弹吗？……伊凡想到此地，心中好不惭愧，简直不把自己当做人看待了。却待要开口，又一个字都说不出，真是无可奈何。忽然又想起事不宜迟，报死信的不久就要到了。但是他又想，难道这几十分钟的空快活，都不许她老人家享受吗？……他就要开口，又怎么说法哩？怎么好叫她老人家预备着听她儿子的死信哩？伊凡越想越糊涂了。

他心中早已把种种的决斗，种种的口舌，种种的“英雄义气”，种种的“关于名誉的问题”，一概都骂够了。没奈何，打定主意，立起身来，要不说实话，还是走罢。

伊凡伸出手来，拉了老夫人的手，弯下身子，将嘴去亲手。其实他弯下身去，不过要遮住他脸上一脸的热泪。他放了手，拔脚就跑，走出来取了他的外套，飞跑出门，头也不回的去。

老夫人摸不着头脑，眼看伊凡跑了，口里咕嘈道：“哼，他也爱上了什么女孩儿了……少年人怪可怜，没有尝着快乐，倒先受烦恼……”

老夫人……过了，就把伊凡也忘记了。她老人家仍旧做她的好梦，梦那些天大的快乐。

(完)

初 恋（续一卷六号）

俄国 屠尔格涅甫 原著 陈赅 节译

终是日轻快得意，彼美之接吻，与其时望外之欢情，余珍重藏诸肺腑，没齿难忘。念运命（此指司运之神）畀我，毋过于是，即此绝息而死，更无遗憾。明日复访姑娘，彼随便接见，问余是否无创伤？余初未望彼宠余以特殊之待遇，顾观其态度，实令余有冷水浇背之感。彼眼中映照之余，只不过一童子，是可悲也！余本待问彼昨日何往？作何事事？犹豫良久，不能张口，遂仍退坐室隅。恰是时，裴罗夫作罗甫氏来告姑娘曰：“遵命物色驯马，搜觅殆遍，然合意之乘，殊不可得。弗赖达克自称有良驹，但此伧之言，亦未必可靠，奈何？再者，余于姑娘乘马一层，亦殊放心不下。”姑娘曰：“有何可虑？”裴曰：“吾知姑娘原非习知骑术，特不过心中烦闷，借此以舒郁耳！”姑娘不悦曰：“君既存心不肯，其奈君何？只得托毕德尔瓦希留奇君办之。”毕德尔瓦希留奇者，余父之名也。观姑娘呼之亲切，大似平日熟呼者，心甚异之。裴罗夫曰：“姑娘拟同此人乘马远游乎？”应曰：“无论谁某，君一概莫问，但为我觅一好马足矣！”余观彼二人之谈话，妙有余味可寻。姑娘颜色怪变向余曰：“奥尔兑玛君，尔亦思同余乘马游乎？”余曰：“同伴过多，则亦不甚愿。”彼曰：“然则君意仅许两人为限，此事姑且不提。裴罗夫作罗甫君，望君于明日以内，看好驯马送来。”正言间，突闻老夫人自邻室怒詈曰：“汝言之殊易易，钱从何出？”姑娘辘辘答曰：“裴罗夫君担任代付，有何不可？”老夫人尚高声怒骂不止。裴罗夫随即离座，余亦起立，姑娘未留，听余等各自去。

翌日，余早起出散步，盖欲借此以释吾肝膈之郁。是日，意外晴朗，天气亦不大热，微风扇道，心神俱怡。徘徊山丘森林间，先刻离家时之愁绪，不识于何时为吾小小之年龄，及佳快之天气、新鲜之空气、适度之运动之数者排遣以去，心绪大佳。姑娘之接吻，只今追忆，心房犹突跃不已，此足以酬余一往无前之勇气矣。窃思自姑娘慧眼观之，其他之人庸或胜我，但若辈所能言者，我竟见诸实行。种种空想，此起彼伏，层现于胸。时而自敌人手中将姑娘夺回，又时而舍命劫狱，救姑娘于缱绻中，周身血糊，绝息于姑娘足前。变幻离奇，若演稗官小说，与夫古代画上之逸事者。余望

四境无人，放声高吟，信步彳亍，自作一诗而自歌之。每解末尾，必有琪乃达、琪乃达之句。无何日已中，乃下丘陂，取道向大街。于时闻后面有马蹄声，转身视之，不意余父与琪乃达姑娘并辔而来。父曲身向姑娘啾啾细语，姑娘坚缄其口，但听之而已。数分钟之后，则见裴罗夫作罗甫氏，着骑兵士官制服，大汗淋漓，策马追至。父于是离姑娘之侧，挽缰急走，二人俱向对面消失。裴罗夫面赤如熟蟹，佩剑锵锵，随后赶去，余汲汲引返。午饭时宁家父先余归，更衣洗面已讫，与母并坐，以素来之美声，闲诵新闻。母见余则突问适才何往，与何种人同游，谓余无论如何隐藏，可欺人不可欺天。余是时微瞞父，冲口而答曰：“否，儿独自散步来。”

自此五六日间，未与姑娘谋面。闻姑娘有微恙，余之游伴，尚时时来访。唯美达罗甫氏，豪气消沉，不常晤面。裴罗夫及伯爵皆常来，吕辛氏来更勤，一日或两至，但不久留。此人心直口快，出言不问轻重，余滋畏之。然唯此人差可与接近，余时常共彼散步，彼精究植物，得其教益甚多。

姑娘竟避余不予见面，而余之注意恒集于彼一人之身。揆彼所为，其或无他项用意，然此种刺激，余遇之已悲痛匪轻。尝多方察看彼之举动，终不得要领，观其颜面以至姿态，则与前迥殊。一日余坐道旁树下，眺望吾家一带时，邻舍窗户洞开，乃得一见姑娘之颜色。余坐处树荫甚密，日光微暗，见姑娘着雪白缟衣，自面至肩及两腕，皆呈苍白色，颦眉远眺，呆然者久之。余自结识以还，未尝见彼作此态。移时彼拳手举向唇边，以次至额，若嫌耳边乱发遮覆，愤然撩之脑后。嗣又若有所决心，微颌其首，随即闭窗。

越三日，遇姑娘于院内，以素来娇柔之声向余曰：“许久未与君叙话矣。”余凝眸直注其面，恍若彼美隔霞而笑。旋问曰：“姑娘清恙已痊愈乎？”彼曰：“诺。”旋又曰：“我今较先前无甚改变之处乎？”余曰：“似略有不同处。”彼曰：“吾待君过于冷淡，疚心良多，维君恕之。”余曰：“而今姑娘心目之中岂尚有我乎？”彼曰：“愿君自今日始，另将一种爱情爱我，我二人由是为友尚矣！吾长君数岁，以年事论，殆仿佛君之姑姊若姊矣！”余曰：“似此非仍以童子待我乎？”彼曰：“此自然，君非童子而何？虽然君为吾生平最喜一可爱之小童，今而后君当任为吾之书童，长居吾侧，请戴此以为新职务之印记。”言次摘赤蔷薇一朵，插余上衣钮间，向余额上轻接一吻。余随彼进家，彼之端严娴静之姿，盖令余生叹慕之情，胸中新起一种力，因之爱火，复焱焱然勃发。

餐后诸游伍咸集公爵家，姑娘亦出共为种种游戏。余膺书童之新职，遂得长侍姑娘左右。姑娘语裴罗夫曰：“足下一旦结婚，将如何看待令夫人？吾谓如足下者，必闭夫人于一室，寸刻不离其侧矣！”裴应曰：“如姑娘言，吾当永远守之弗离。”姑娘又

曰：“设夫人其人嫌憎足下，将奈何？”应曰：“若是，则杀之。”姑娘则又曰：“设夫人即是我，又将若何？”裴罗夫哑然无辞，倾首微思答曰：“尔时余惟有自杀耳！”姑娘展笑，为余等述一故事曰：“某年夏日夜间，在华丽之宫殿内，举行跳舞会，美艳之女王，自为会王。与会者尽一班英挺之少年，且皆寄深情于女王者。诸少年莫不竭尽心思，贡媚女王，冀博其欢。顾女王殊不甚置意，璇窗六面，面面俱明。天色颇暗，星斗罗列，灿然如钻石。院内树木漆黑，独树旁大理石叠成之喷水，显而易见。水音沸沸，如听细雨。喷水池荫处，立一男子，服色朴实，此何人斯？盖女王所最钟情属意之人也！女王周围之少年，皆为女王不惜生命。顾女王概弗当意，独垂爱念及此‘来历不明之男子’。此男子深信女王必莅其处。女王为爱所驱，亦觉身不由己，果往就之，与此男子相执手隐形于黑暗中。”姑娘语至此遂止。吕辛曰：“假令斯时吾曹为来宾，姑娘为女王，彼来历不明之男子，牵姑娘而去，吾曹将如之何？”姑娘不待众人回答，首启娇音曰：“由我揣之，裴罗夫君吾料足下必洪怒，迫彼男子以决斗矣！美达罗甫君，则必摇笔为虐笑之诗，披露于新闻杂志中；尼尔马克君，势必向彼借金，否否，必出厚息向彼借金；次则吕辛先生矣……足下取何态度遽难猜着。”吕辛曰：“其时余当尽医生之天职，忠告女王，勿开此类跳舞会。”姑娘颌曰：“然足下必如此无疑。”言次，顾伯爵曰：“君默然何为者？”伯爵狞笑，且自思索。姑娘接言曰：“吾知君必下毒药杀彼男子，非邪？”伯爵色顿变，俄顷仍复元，噱笑乱之。姑娘言曰：“奥尔兑玛君，汝……”至此忽中断，旋喟曰：“可止矣，不必再谈此事。”伯爵此时却补以虐词曰：“奥尔兑玛君以书童身份，当女王姗姗出院时，不将执牵裳之役乎？”余愤怒面赤如燃，姑娘以纤手按住余肩，止余勿起立。徐转面向伯爵曰：“余不许君在此谰言侵人，请即出此室。”伯爵惶恐无地，面青如泥沙，随即向姑娘求情，并叮咛向余谢过。余见姑娘此番态度，其威严其品格，非真正女王，何克有此？心中敬佩，莫言可喻。

是夜迄未熟睡，日间姑娘所说之话，频往来于怀，其言时种种之表情，亦并呈现脑际。余既念吕辛氏之警告，复思姑娘待余前后异辙，此中隐情，自不难得。但彼美所恋爱者，究属何人？此疑念始终未去余怀，眼前若挂千重恶雾。吾母平日词涉姑娘，必骂曰：“贼媚妇。”此语深刺余胸，彼美乃余所供之佛，余所崇拜之神，乃吾母如是褻之，一度想起，怒火中发。可羨哉彼喷水旁站立之男子，何等幸福！涉思至此，周身血液沸动，至难堪忍，终决然离寝，迅速着衣，悄悄偷出。深宵冷气砭肤，树木漆黑，受风微动，余脚步甚轻，跫音依然远传。四边一行，停步则心脏起落之声，直达于外。既至垣边，靠铁栅少憩，忽似有一妇人姗姗行余前。余忍息偷窥，心脏动悸益厉。

凉风习习，空中有亮光闪过，审之盖星落也。尔时余正思呼语，曰：“琪乃达姑

娘。”不谓咽喉若有物壅塞，不能出声。万籁俱寂，夜景倍显凄凉，草丛中之草云雀，早自息声。余立少顷，亦即引返。归吾冰冷之卧床，比觉一种奇异难遣之情绪，袭吾胸境。次日，姑娘共其母驾马车他出，吕辛氏及伯爵，亦仅晤谈片时。此时出入公爵家诸少年中，常来吾家者，仅伯爵一人，其甚得吾母欢心。父表面待之客气，实则甚鄙其人，措置最为适当。是日，彼见余即问曰：“书童，女王陛下焉适？”余矚其可憎之面，且怒且厌，嘿然不理之。于是彼又曰：“君何必如此动怒，称君书童，原非自仆始，姑措此弗问。大凡书童必长随主人左右，寸刻不离。吾今不得不警告足下，而后应无分昼夜，小心在意，守视女王。”余玩味其言，不禁大讶。彼更曰：“君谛听，所谓无分昼夜者，非他。白昼人多目众，要无他虞；差错之起，端在夜间。敢掬诚忠告于君，愿君夜间勿寐，监视姑娘。君不犹记彼所言庭院、黑夜、喷水等等之事乎？记取吾言，他日必当谢我矣！”彼之语态，纯似嘲笑，言讫别我去。伯爵之言，率直无余意，第余受之，不啻经过注射毒气，遍行血管，立刻精神飞奋，全身之血，齐升头部，不禁捏拳自捶其胸。盖余深疑伯爵自己有宵夜越墙之事也。垣墙本不高，且又损坏，越之殊易易。余心中窃誓曰：“贱人，今番定不汝饶，捉住仇人，教汝立现本相。”乃回房中，自抽斗取出英国制之利刃一柄，擦过藏诸囊底。怒气冲霄，胸前如巨石横压，苦闷不可言，遂竟日不治一事。锁眉结口，插手衣袋中，紧握刀柄，四处闲走以待天黑。夜十一时，回室即不复出。不久闻时钟报十二点，窃自语曰：“时刻到矣。”于是将上衣钮扣全行扣好，褪袖口于肘上，下阶朝院外行去。日间余已看定地点，在吾家与邻舍分界处，墙脚旁边，有松树一株，隐身树荫，则左近四方景物，一望无遗。余凭树身立，留心四顾。是夜寂静，不殊昨日。天上浮云甚稀，草木花影，历历可辨。初时心内恒惴惴若受压迫，继则筹思当事机危迫时，余跳出作何辞说。将问彼：“尔何往？速告姓名，否则杀尔！”抑或不言而猛刺之乎！此二种办法，吾必取其一。倾耳听风声习习，草叶战动，亡何约已过半点钟，又亡何逾一时许矣。余心神渐定，举目四顾，了无异象，疑系受伯爵愚弄，遂离树下向院中行去。四边沉寂，万籁无声，登温室旧址土坡之上，瞻望坡下风景，追忆前者与姑娘相遇于此。事过迹陈，真若幻梦。此际忽闻有启关声，仿佛人来。余大惊，即下土坡，伫立以观其后。旋闻足音甚轻，渐行渐近，略无犹豫。咄嗟伦楚真来矣！余胸房突突，手麻木，探袋出短刃，脱鞘刀光一闪，毛发悚立。至是足音更近，余行前数步，蹲立看之透彻。其人余已认清，读者勿惊，乃吾父也。父身裹黑外套，帽檐向前低放，蹶足行过。余其时全身毕露，但父似未曾瞥见。余神魂颠倒，立扑于地……嗟呼！将次杀人之鄂瑟若！（引用沙翁剧中故事）俄仍返其学生之故态。父突然出现是处，实梦想不到。一时脑筋混乱，达于极度，并不暇推究其自何处来，往何处去。少刻神定，思父为何此时尚蹀躞院中，此乃

一大疑念。瞻望四边，寂然如前。余惊错过度，致将短刃抛失地面，更无气力寻觅。启身回家，途中返观姑娘室中之窗，则先刻仅见薄薄蓝光，至是陡变白色，若自里面下窗帘者。余既回至室内，刹那间忽起一种新奇之悬想。自谓吾诚不应作此想。然以是自解，更觉其事非常奇怪。

早起头痛不可支，吕辛氏见面，即怪问因何萎顿至此？余只得含糊答之。餐时窃窥二老之颜色，则父温霁如恒，母表面亦若无事，然心内激昂之状况，一望而知。余谓父或将出亲切之辞以乐余，因其时常如此，故敢盼之。然此次卒无一语。余思不如将一切情形，在姑娘前和盘托出。转念一旦出此，吾等交情，必将坐此遂断。因此是日与姑娘见面，丝毫不露形迹。恰是日老夫人之子，即姑娘之弟某者，因学校放假，由圣彼得堡而来。其人年始十二，姑娘介于我曰：“奥尔加（奥尔兑玛之童名）君，汝友来矣。此人亦名奥尔加，与君正同，虽稍畏羞，亦好孩也，请导彼往游各处。”余见是儿，不觉自己亦返儿童之故态。姑娘见余与其弟嬉笑玩耍，心中甚乐，嗚然泄千金之笑。余多时未见姑娘如此舒畅之笑颜矣。院内有旧式秋千，吾令奥尔加乘之，而余摇焉。奥尔加之面貌，酷肖其姊，慧眼如珠，犹似写照。余思余的确仍是一童子，然而昨日何乃尔？思念及此，初觉心痛如割。奥尔加则断草管为笛吹之取乐，余亦效之，同吹草管游焉。

是夕，余匿院角啜泣，为姑娘所见，问余何所悲恸？余无言，泪涌如泉。姑娘大惊，温辞讯曰：“是果何故？其谁冒犯君乎？”言次欲向吾泪颊接吻。余急拦之，且泣且言曰：“余一切尽知……姑娘是以我作玩具。”拚尽气力，只得此两句。姑娘神色甚苦，且搓其手且曰：“是吾不好……我真正不好……我之过恶甚多……虽然我何尝将君作玩具。……吾爱君……究竟君有何所闻？”但吾如何好将其事实宣布于姑娘之前。姑娘迎面凝眸注余，约过十五分钟，余止悲。邀奥尔加捉鬼玩耍，霎时又高兴大笑。虽然余笑时眼眶犹湿，曾滚泪数滴。姑娘旋亦插入捉鬼戏中，开步跑出。余追之环走，终为余所捉，拦腰抱住，不禁欢叫欲绝。

（未完）

佛罗连斯（一幕）

英国 王尔德 原作 陈嘏 译

按：作者生平擅喜剧，悲剧流传甚鲜，若《萨乐美》（Salome.）其最著者也。是篇版行，作者已不及见，其遗稿原有阙散。自商人希莫烈登场，始乃真作者之手笔。其前一部分，盖诗人 Thomas Sturge Moore 氏所补也（Sturge Moore 亦有名戏曲家）。一九〇六年 Literary Theatre Club 开演此剧，作者之遗稿管理人 Robert Ross 氏宣言于报纸曰：“一八九五年四月，王尔德受破产宣告时，预召余保存其未出版诸著作原稿。余先检察官而往，及理其稿，则悲剧《佛罗连斯》及 *Duchess of padua*、*The portrait of Mr W. H.* 三种，并散失不知去向，意有人先余至怀之去矣。厥后留心侦窃稿之人，卒无朕兆。就中悲剧《佛罗连斯》一篇，作者尝为余道其梗概，并曾细读其原稿，故其中情节及对话，余俱稔知。王尔德既歿，其律师将彼平日简札及书物稿本，悉送于余，余清理之，于其中发见脚本草稿一件，不图即《佛罗连斯》之原稿，然开始一部分卒不可得。Thomas Sturge Moore 氏应 Literary Theatre Club 之请，照原作旨趣，补而完之，乃得排演云。”

又按：此剧德、法各国皆有译本，且皆演之，德人尤称赏不置。剧中对话，饶有兴味，最后结束，亦芬芳悱恻，气力雄厚，短篇如此作，洵不多觐。

译者识

登场人物

| | |
|-------|--------|
| 易铎柏尔奇 | 佛罗连斯王子 |
| 希莫烈 | 商人 |
| 皮昂卡 | 希莫烈之妻 |
| 玛丽亚 | 侍女 |

(时代) 十六世纪初叶

(地点) 弗罗连斯都城

(布景) 弗罗连斯旧式楼房与露台相通，房内壁上挂毛毡，设质素之食桌，并置纺车、纺锤、厨柜、椅凳等件。

幕开，皮昂卡偕侍女玛丽亚上。

玛 那个小白脸必定是王子易铎。

皮 他在什么地方遇见你的呢？

玛 就在对面可以瞧见的那城里，四面壁上画着赤身子妇人。那个大屋子里，那屋里因为画了这些东西，平常的王孙公子们看见，都要红脸，要发笑；但是他倒像一点什么也没有。

皮 你怎么知道他不是官吏，或者什么有身份的人呢？

玛 这个呀，我比譬你听。我们所以晓得天上有神，不是因为我们想那天使也必定有个主吗？我看他是王子，正是这个道理。很多的人对他弯腰行礼，有替他扫路的，有脱了插鸟毛的帽子，向他行礼的，加之他说话的样子，总觉得非凡。他看我们哪，就同奶奶说的，仿佛是从没见过穷人一般。他向我说：“丫头，你们奶奶把这四万克郎送还来，是什么意思？难道非五万克郎不行吗？你再去问问你们奶奶看。”

皮 这样讲，那个钱包里有四万克郎吗？

玛 好像都是金钱，很重的呢！

皮 那么，必定是他，能把这样多钱给我们的，除了他，没有别人。

玛 必定是他。

皮 你讲些什么呢？

玛 我讲奶奶并没有瞧钱，连钱包都没有摸。只问你是怎样的年轻，怎样的标致，穿的什么背心，什么裤子，一连问我几遍。我这样说过，恭恭敬敬向他弯了弯腰，回里，我……

皮 他怎么说呢？

玛 那么，他说，你们奶奶除了你那满脸皱纹的老头儿老板以外，还有别的相好的没有呢？要不然，你们奶奶心爱的还是你那老板吗？

皮 还有呢？

玛 还有。我恭恭敬敬行了一礼，后来向他说，那都不是，殿下。我们奶奶并没有爱我们老板，也并没有爱殿下。至于别的王孙公子，也没一个相好的。殿下，你是大财主，人家个个尊敬你，我们奶奶不是财主，却也受人家尊敬。

皮 好笨货，你并没有点破这是我说的。

玛 是呀，我倒没有点破这是奶奶说的，我说奶奶并没有爱老板，也并没有别的相好的。但是，若有人可以替奶奶解解闷，亲爱奶奶，那么，奶奶也必然可以爱他。奶奶整天地纺丝，也倦厌得很，她虽然不是财主，也一点不贫穷。只是奶奶的年纪轻，殿下，你的年纪也轻哪！（言次强抑微笑）

皮 还有呢，还有呢？

玛 还有！还有！我说殿下的年纪也轻，连说连笑，我笑的那模样，真想叫奶奶看看。他似乎也立刻就明白了，对我连连点头，向我说，“如果我今天夜里去访你那美人儿老板奶奶，她肯款待我吗？”我回说，“这个自然，是不用讲的。”“那么，”他说，“我去的时候，若是一切都安顿好了，当我过那廊檐底下时候，望你们用个暗号，招呼我一声。”此刻光景来了，到廊檐去看看。光景来了，啊呀！那不已经来了吗？

皮 要用暗号，用什么东西好呢？有了，有了，就用这个宝石镶的髻别子。玛丽亚，我不叫你，你不要到房里来，你下去引他来。啊呀，你听，他在敲门呢！

（玛丽亚退下）

我想殿下，他想谁，谁就能到手。大家闺秀，不知道有几多？捡喜欢的讨一个得了，为什么单单要来我这里呢？……我总觉得有些害怕！他恋着我，难道就是这爱情的一点力量，叫他来我这里吗？倘若真是这样，我也学世上那些贵妇人可以好好儿报复我那不知丑美的瞎子丈夫了。但是，但是呀！殿下的心肠，若要像那蜜蜂一样，一时高兴，玩弄可怜的花草，那么如何是好呢？……

（玛丽亚开门引易铎入复退去）

（迎客介）哦，殿下来了吗？殿下，像我们这样看不得的店铺，也有殿下要购用的东西吗？我的丈夫他现在出去了，但是买卖的事情，不论是绸、是天鹅绒、是织锦，或是别样东西，所有价目，我都清楚想必殿下要出四五千克郎，在这里买东西。我想这样贵的货物，除了丈夫希莫烈未久带来的顶上织锦和露卡出的缎子，此外就没有了。请等一等，就拿来瞧瞧。

易 哪有的话，只有你们这里织锦，是天下无比，比露卡织的还精妙得多了。那些驼背机匠，一番苦心织的绸缎，拿来做衣服，我连瞅都不瞅。像那样材料，就出五千克郎，也觉得肉头。我心里想的绸子，若是能够买得来，就出一万克郎，也一点不算贵。

皮 一万克郎哪？你若把这样多钱给我们，那穷鬼希莫烈可要把这屋里东西，尽其所有，一齐献上了。这样多钱，在我们糊口的买卖人看来，不说别的，就是这样想

他一想，眼都红了。

易 难道你的丈夫可以将这屋里东西，不论什么，都能卖给我吗？再讲这屋子里人，不问是谁，也能卖给我吗？

皮 正是呀，殿下。不论什么东西、什么人，他都要卖的，仅此他自己身子不卖。说什么女人、什么老婆，在他看起来，简直就同天鹅绒什么东西一样的价哟！

易 那么等等，我同你丈夫谈判罢。

皮 也好。可是他现在不在家，今天夜里不回来，也未可定。我想，我陪着你将这店里东西都瞧一瞧，好不好呢？

易 皮昂卡，就是你的身子，我想买呢！

皮 你说什么？要是这样，我可不能陪你了，叫我把自己身子卖了去，这些话我顶忌讳，你请回罢！虽然是对你不起，你的话，我可是不能依从的。

易 再也不提了，你且忍耐些，刚才算我失错，请你原谅一些。

皮 殿下，我看这里一点什么没有可留恋的。

易 都只为有你呀，只为你这美人儿在这里呀！我思想你，连性命都不要了。我这个人，原来为着爱美色，才出人世呢！

皮 唉！你的意思我明白了，你以为你可以买来的那美色正是为你要买才出人世，当真是这样吗？

易 皮昂卡，你这张嘴好厉害，只好听你说罢。你的身价是不能讲价的，市廛里买不来的那样贵重。我为你黑夜朝星里窜来窜去，月亮四周围赶来赶去，好像身上长了翅膀一样。市廛里买不来的你，我这个人原来为着爱你，才出人世呢！

皮 你们贵胄无论是谁，调情的时候，总是这一套话。殿下，我就是问你可曾想到世上有金银换不来的爱情，我虽然是市廛里买来的女子，但是……

易 噫，你说的太离奇，好像叫人猜灯谜了。看来，又叫你戏弄了呢！

皮 殿下，我现在是将我结婚的事情说给你听哪。我说我家丈夫他也同平常人家的样子，到结婚市场去，扬扬得意，在那里议起交易来。

易 好个古怪的买卖人，实在是可恶。

皮 就是这样，比起你来呀，要算很能干的买卖人了。他晓得谁是可以同他办这交易的……在我面前，从莫提过钱的事。不过拿钱来降我父亲，向我只说是诚实不欺的，很自由的，爱情永久不变的。

易 哦，哦，好标致的皮昂卡，真正可爱，好像月亮一样。你这雪亮的光和那闪〈电〉似的机变，逼得我羞辱没处躲了，过去的我像是从现在的我分开一个影子，吓的逃了。

皮 殿下，就是变了影子，也没有什么相干。那影子做的事，或是已经做过的事，管

他做甚。难道越发想不到年轻势力恋爱上去，越发叫这影子拖累了吗？

易 只是这个地方，有宫廷里没有的好处。宫廷里有的，不过是镀金的星，这里却有一轮明月，放出亮光，照得夜里如同白日一样。

皮 殿下，你给我那许多钱，尚且不收。由此可晓得我这个人，不是你那几句花言巧语能够买去的女子呀！

易 任你怎么说都好，天仙似的皮昂卡，任你怎么说都好。你看，我将笛子带来了，把门好好关起，我们学那古来波斯国众皇子，在巴比伦皇帝的空中庭园饮酒。邀这明月饮杯酒罢，我会吹这曲子，笛声一起，神魂便浮到空中很高的所在，就像将庭园挂在天空一样（译者按，巴比伦空中庭园乃巴比伦王 Nebuchadnezzar〔纪元前六〇四——五六一年〕为招待 Media 女王造也，称古代世界七不思议之一）。

皮 我老板他要回来，也未可知，我同你就这样是不行哪！

易 又来了，刚才不说他今晚不回来吗？

皮 他去的时候是说过大概不回来的，但是究竟怎样，我不知道。若是真个不回来，他每回必叫婊娘来这里住宿，如今婊娘还没来呢。

易 （吃惊介）什么声音？

（二人倾耳听介，闻玛丽亚与人争吵声）

皮 大概玛丽亚因为什么骂那贫嘴婆罢。

易 不是，有一个像男子汉声音呢。

皮 殿下，再可以请回了。

易 皮昂卡，我怎舍得就同你分手回去咧！我这双眼睛已经为你所管了，想饱饱地看你一下，哪知就同疯了一样。我是这弗罗连斯头一个大财主，当今的王子。但是今日为情，王位都不要了，一切土地也不要了，情愿逃到秘罗司加或者斐梭列什么乡间去，我如今变成这样一个痴情的汉子了呀！那秘罗司加地方有我一所别墅，乃是用大理石造的，有千万株蔷薇花将屋子包在当中，里面壁上描着名人绘画。但愿在那里，听听你的笑声，和你叙叙情话，悄悄静静亲个嘴。啊！那我也可以领略领略温柔乡的趣味。

皮 你告诉我什么叫做情哪？

易 哦，情吗？但凡所想的、所望的、所感觉的，都是将两个心、两个魂、两个胸腹，和拢在一处，这就叫作情。

皮 这样有情的男女，岂不同哑巴一样吗？因为他们所想的、所望的、所感觉的，既然是一样，彼此就用不着叙什么情话了呀！

易 那么，怎么解说才好呢？……情就是情，就是亲嘴呀，两个搂一搂呀。

皮 你说的这个情，我们老板他将一礼拜账目打总记好了的时候，就要缠我要一套。
易 拿你配那老头儿，原来不称，我这样痴呆，配你也是不称。但是凭我这样年轻，这样势力，这样热心，比起衰瘦的吝啬老头儿，我想更易得与你这样美貌调和了。
皮 这个你说的倒不错，我们老板那样人好比猫头鹰，简直的不能见太阳，怎敢与你们贵胄会面呢？

易 一年到头，刻刻怕亏本的一个买卖人，自然有了胆小病，一点气派也没有了。他们好比囚槛里犯人一样，瞧人家喜欢，觉得自己一点生趣也没有。就是吃样东西，也不顾尝那东西的味儿，只问那是几多钱，就心里默着尝那样价钱的东西。

皮 我幼小之时，我们老板虔心虔意教我纺丝，当做真的一样。他瞧我纯然是个天真烂漫的女孩儿，像你们每逢在街上遇着我，两只眼睛盯住不放，那种样子，他从来没有过。

易 你的见识也太小了。

皮 我们老板素来随随便便，不知道讲虚礼。他的眼睛对我瞅的时候，必定是算我身上衣服价钱，我总有些麻头皮子。

易 罢了，你们老板的事情，一概不用理会了。譬比一个花蝴蝶，从蜘蛛网里逃出来，脱了这愁苦的日子，到那四面蔷薇花包住的乡里，咱们两个做个窠，可好呢！到了那所在，想起我们从前的日子，真像天晴了一般，欢天喜地，叙叙情话，好比做过一场恶梦。

皮 肯叫我陪你去吗？

易 这个自然，世上人正在做恶梦，苦海里过日子，你我就此躲开，逃到蔷薇花小山里去罢。这些梦中的人，就说生在世间，我们好比小小鸟雀，在他们上面飞过的时节，定要拼命快飞。到了他们看我，只有稻穗那模样大，飘在很远的天空里，这才妥当。不要叫他们追上哪，而且必要去得远远，直到听不见这些人嘲笑你我才好。住在那小山上蔷薇洞府里，开眼一看，好比身在画图里面，何等得好！我们就躲到那里去罢。皮昂卡，你也同去，你的意思怎样？

（楼梯有脚步声）

易 什么声音？

（门开，二人左右分离，俨如犯罪，店主人希莫烈上）

希 哦，哦，你原来在这里，为什么不出来接我？把外套接了。且慢，先把东西接去，这些东西真累赘，今天一点生意也没有，不过卖了件皮衣，给那大僧正的公子。这位公子巴不得他老子就死才好，算计等他老子死了，就好看这些东西，照顾照顾我们。呀！有客？他是谁？是你的亲戚，还是你本家弟兄呢？想是从外国回来，

不知道我不在家来的罢。我想是这样，但是我不在家，家里同空屋一样，真个对不起，失礼得很。

皮 他也不是我的亲戚，也不是我的弟兄。

希 也不是亲戚，也不是弟兄，那是什么？看你这样加敬，究竟他是谁？

易 我是易铎·柏尔奇。

希 什么？（作惊讶状）就是这弗罗连斯大王的世子殿下吗？我每天晚上在这窗户里，看殿下宫内那座塔，有时月色朦胧，黑漆漆的放宝光好像银子包的一样。难得殿下到我们这儿来，我这妻室长的虽不美貌，却很老实，没有妇女们那种坏毛病，见了人不知哪里来的许多穷话，光景她不致于这样惹殿下发烦罢。但是……

易 好说，好说。你这位老板奶奶真标致，款待我十分周到。若是你夫妻愿意，我可以常常来这小屋子里逛逛。再者你到外国去做买卖的时候，你的妻子时时挂记你，若是忧闷成病，可了不得。我倒想来这里替她解解闷，不知道你的意思怎样，希莫烈？

希 殿下，这件事叫我怎样回答。好比奴隶，自家舌头被人系起，就想说也说不出。若是不谢谢，也不像男子汉行事，只得心里厚厚的感谢了。殿下金枝玉叶，何等高贵，竟然不拘贵贱，来到我们买卖人家，拿我们当做朋友一样看待，这真是三生幸事，老天爷的好报呀！我说的这些粗话，或者有犯殿下的尊严，也未可知，但是我们做朋友的日子，还在后来。今天殿下驾到，大概是要在我们店里买什么罢。请问殿下，可是不是？无论是绸子，是天鹅绒，种种货物多得很。今天夜已深了，但是我们买卖人，为图点小利益，不分昼夜都要做事的。对不住，闲话说的太多了，（向皮说）皮昂卡，那些货物拿到哪儿去了？快拿来，把纽子解开，坐在那里解的好。不是那个纽子，也不是那个纽子，放快些，放快些，不能叫客久等着哦。就是这个，送到这儿来，很贵重东西，好好儿拿住。（向易说）殿下，劳你久候，这是露卡出的织锦。请瞧一瞧，缎子上面织的蔷薇花巧妙得很。殿下，你用手摸摸，柔软的和水一般，而且非常结实。再看这蔷薇花怎样，怎么织得这样巧妙。我想就是秘罗司加同斐梭烈那两处小山上开的，虽然顶美，到了春天以后，也没有这样好看的花了，就是有，也不久就要枯的。好一点草花的命运都是这样。原来老天和他亲生可爱的孩子们作对头，不杀死他不止。殿下请看这上面织的蔷薇，可算得是四时不凋的鲜花。我一尺一尺用金子买来的，平常十分刻苦省下的黄金买来的。

易 好了好了，这东西当真好。明天叫管事的来，将这个交给他得了，价钱你要几多，我给你双倍。

（未完）

述 墨 (续)

易白沙

第三章 《墨 经》

一 《墨经》之名称

古代典籍，以经称者，老聃、孔子称《诗》《书》《礼》《乐》《易》《春秋》为六经（《庄子·天运篇》）。管子称《诗》《书》《礼》《乐》为四经（《管子·戒篇》）。此六艺称经之最古也。然非六艺，亦可称经。禹益治水，作《山海经》，则纪山川异物者（《论衡·别通篇》）。吴语言挟经乘桴，则为兵家之书；而《黄帝内经》为医家之言；荀卿子引道经，为道家之义；老子五千言，汉人谓之《道德经》；屈原《离骚》，后世谓之《离骚经》；《汉书·艺文》则《论语》《孝经》，亦称为经，传诸六艺之列。《管子·牧民》以下十篇，皆谓之经言。韩非书《内储说》上下，亦分为经。经之名称亦广矣。

《墨子》之书以经称者，见于《庄子·天下篇》。试列其说于下：

“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获已齿邓邻子之属，俱诵墨经，而倍谲不同。相谓别墨，以坚白同异之辩相訾，以觭偶不侔之辞相应。”

按《墨子》有《经》上下、《经说》上下四篇，阐明罗辑，为全书之纲领。墨经之名，所以立也。惟《庄子》所谓《墨经》，乃指墨子全书而言，非仅四篇。盖墨家别树旗帜，卓然成一家之学。其书所依据之六经，亦与孔子删订之六经，绝不相类。所引夏书、商书、周书，孔子未删之书也；所征之诗，孔子未删之诗也；所举《春秋》，周之《春秋》、郑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齐之《春秋》也。故墨家学术博大，与孔子并称显学。

二 《墨经》之文字

墨经多古籀之文，较周秦诸子，尤难解训。晋人鲁胜以后，遂成绝学。其书虽存，无人讲习，故文字脱误，不可校读。古文奇字，为后人妄改者甚多。试观说文，可证二事。（一）《墨经》之𦏧字。义下云：“墨翟书，义从𦏧。魏郡有𦏧阳乡，读若錡。按今之义字，不从弗而从我，此后人所改也。”（二）《墨经》之𦏧字。𦏧下云：“墨子曰：‘禹葬会稽，相棺三寸，葛以𦏧之。’按今《节葬篇》，此句凡三见，皆作𦏧而不作𦏧，此后人所改也。”

即此二事，可证西汉时《墨》原本尚少谬误，至明人刊行之道藏本，已异于许叔重所读者也。今读其全书，仓籀遗意，犹有存者，分列于下，以为文字学之参考焉。（其不可考者，《经说》上篇之“𦏧”字，说下篇之𦏧字，《大取》篇之𦏧字，《杂守》篇之𦏧字。）

（一）古文。

长，“张”之古文。《所染》篇，范吉射染于长柳朔，《吕氏春秋》《群书治要》皆作“张柳朔”。

予，“序”之古文。《尚贤》中篇，海女予爵，予《诗经》作序。

兹，“滋”之古文。《非攻》上篇，其不仁兹甚，言不仁滋甚也。

𦏧，“环”之古文。《节葬》下篇，三𦏧，言三环绕也。

方，“傍”之古文。《天志》上篇，方施天下。

羊，“祥”之古文。《明鬼》下篇，敬若取羊，取福祥也。

佳，“惟”之古文。同上，矧佳人面。

𦏧，“其”之古文。《公孟》、《鲁问》、《备梯》、《备城门》等篇，皆有此字。

台，“诒”之古文。《经说》上篇，台彼，诒彼也。

𦏧，“流”之古文。《经说》下篇，𦏧梯者不得𦏧。

兑，“锐”之古文。《备城门》篇，兑其两端。

莫，“幕”之古文。同上。

夫，“铁”之古文。同上，铁铁。

𦏧，“隔”之古文。《备梯》篇，杀有一𦏧。

𦏧，“𦏧”之古文。《备穴》篇，柱下𦏧。

曼，“蔓”之古文。《迎敌词》篇，曼延燔人。

（二）籀文。

𦏧，“速”之籀文。《明鬼》下篇，其此之𦏧也。

𦉳， “嗑”之籀文。 《节葬》下篇，哭泣不秩，声翁翁𦉳形近而误。
𦉳， “虎”之籀文。 《经说》上篇，画𦉳，当为虎籀文，籀文多偏旁也。
𦉳， “鼠”之籀文。 《备穴》篇，佩佩当为鼠竄之籀文。

(三) 古文之误。

(四) 古文“雷”之误。 《非攻》下篇，四电诱祗，四当作田，雷之古文也。
臺， 古文“握”之误。 《经说》上篇，臺执，臺当作𦉳，古文握字。
故， 古文“杀”之误。 《鲁问》篇，贼故百姓，故当作斃，古文杀字，《尚贤·中篇》，误作贼傲万民。

(五) 类似古籀之字。

鷖， 鹤也。 《非攻》下篇，鷖鸣十馀夕，即鹤鸣。
聆缶， 吟谣也。 《三辩》篇，息于聆缶之乐。《太平御览》引为吟谣。
𦉳， 援也。 《节用》上篇，侵就𦉳彙。
𦉳， 稿也。 《天志》中篇，𦉳明知之。
漉， 洒也。 《明鬼》下篇，攬其血。《太平御览》漉作洒。
𦉳， 智也。 《经》上篇，𦉳明也。
𦉳， 認也。 《经说》上篇，知其𦉳也。
𦉳， 县也。 同上。𦉳于欲之理。
𦉳， 屈也。 《经说》下篇，𦉳倚则不正。
𦉳， 并也。 同上。
𦉳， 寔也。 同上。
■□， 羸也。 同上。
𦉳， 瘡也。 同上。
𦉳， 稗也。 同上。
磨鹿， 曆鹿也。 《备高临》篇，磨鹿卷牧。
𦉳， 枱也。 《备穴》篇，用𦉳若松，𦉳当为枱，梓之别体。
𦉳， 醢也。 同上。
𦉳， 割也。 《杂守》篇，角脂𦉳羽，即考工记之割，𦉳之误也。
𦉳， 蝮也。 《备蛾传》篇蝮其两端，𦉳当为蝮，刺矛也。

(六) 古之俗字。

𦉳， 法之俗字。 《备蛾传》篇，以为𦉳程，即法程也。隋邓州舍利塔铭，法作𦉳。

𦉳， 肉之俗字。 《迎敌祠》篇，食其实广，韵宐俗肉字。

三 《墨经》之篇目

《墨子》之书，流传后世者，约分二种：一为十五卷，七十一篇；一为三卷，十三篇。言十五卷者，曰《唐书·经籍志》、曰《新唐书·艺文志》、曰《宋史·艺文志》、曰《崇文书目》，以及马端临之《文献通考》、王应临之《玉海》、晁公武之《读书志》皆是也。言七十一篇者，《汉书·艺文志》是也，是为《墨经》之完本。

《隋书·经籍志》：“《墨子》十五卷，目一卷。”马总意林谓“《墨子》十六卷，亦并目录为一卷”。《吕氏春秋》高诱注，则言“《墨子》七十二篇，盖并目一篇，皆与十五卷七十一篇之说，不悖谬也”。

按班固、高诱，皆言篇数。《唐书》以后，仅言卷数，而不言篇数，疑《墨经》汉以后即有残缺。孙诒让言北宋时尚有完本，恐不可据。杨倞注《荀子》云：“墨子著书三十五篇（见《修身》篇注），则唐时已无完本矣。”毕沅曰：“藏本云：‘阙者八篇，而有其目。《节用》下、《节葬》上中、《明鬼》上中、《非乐》中下、《非儒》上是也，当是宋本如此。’而馆阁书目云：‘自《亲士》至《杂守》为六十一篇，亡九篇。恐是八讹为九。又七十一篇。亡其九，当存六十二，而云六十一，亦二之讹也。其十篇者，藏本并无目，亦当是宋时亡之。然则宋时所存，实止五十三篇耳。’然《诗正义》引《备冲》，则尚存其目，而不知列在第几。《太平御览》引有《备冲法》，正在此篇，则宋初尚多存与。”此毕沅述七十一篇残缺之大略也。

有言三卷者，郑樵《通志·艺文略》所谓《乐台注》是也。陈直斋《书录解题》、焦弱《侯篇籍志》，亦均言三卷。吴正传《战国策》校注，引《兼爱·中篇》“楚灵王好士细要”数语，云：“今按《墨子》三卷中无此文，亦言三卷。有言二卷十三篇者，《潜溪诸子辩》。上卷七篇，号曰‘经’；下卷六篇，号曰‘论’，共十三篇，则又分为上下二卷。”黄氏日抄《墨子》之书凡二，其后以论称者多衍复，其前以经称者善文法，则又分为前后二卷。言二卷者，有篇数；言三卷者，未著明篇数。不知三卷之《墨子》是否即二卷之《墨子》，实一疑问。分为二卷，前经后论，则后人所称之经，非《庄子》所称之《墨经》矣。二卷三卷之本，今皆失传，吾今所得读者，五十三篇之阙文而已。

当代二大科学家之思想

陈独秀

英史家嘉莱尔（Carlyle）所造英雄崇拜论，罗列众流，不及科学家，其重要原因盖有二焉：其一，前世纪之上半期，尚未脱十八世纪破坏精神，科学的精密之建设，犹未遑及，世人心目中所拟英雄之标准与今异也。其一，当时科学趋重局部与归纳，未若综合的演译的学说，足以击刺人心也。二十世纪科学家之自负，与夫时代之要求，与前异趣。诸种科学，蔚然深入。综合诸学之预言的大思想家，势将应时而出。社会组织，日益复杂。人生真相，日渐明了。一切建设，一切救济，所需于科学大家者，视破坏时代之仰望舍身济人之英雄为更迫切。彼应此时代之要求，而崭然露其天才之头角者，于当世科学家中得二人焉：一曰梅特尼廓甫（Metchnikoff），一曰阿斯特瓦尔特（Ostwald）。

梅特尼廓甫

（一）略历 梅特尼廓甫，以一八四五年，生于俄罗斯加耳廓甫州。父为陆军士官，母犹太人也。本乡大学毕业后，复游德意志诸大学。归国以一八七〇年，任阿得萨（Odessa）大学动物学教授。居十余年，辞职南游意大利西细里亚岛（Sicilia），从事地震学之研究者数岁。此数岁中实梅氏最重要之生涯也。其地濒海，便于无脊动物之研究，因以发见高等动物及人类与无脊动物之血液的关系。一八八四年，更造论发明白血球退治微生物之作用，大为法国巴士特氏（Pasteur）所赞赏。巴氏为近世大化学家、大医家，数年前巴黎某杂志，曾发起投票公认何人为国史中最大英杰。及揭晓时，拿破仑大帝仅居第四位，政治家甘必达（Gambetta）居第三位，第二为文家器俄（Hugo），巴氏乃居第一位，其盛名可想。一八九五年，巴氏招聘梅特尼廓甫为其医学研究所之管理者。巴士特研究所，始于一八八六年，为各国医学研究所之嚆矢，设备最称完美，得梅氏之管理，盛名益著。巴士特之功，在发见诸种病原。梅特尼廓甫之功，在根绝诸种病原，谋长生久视之术。世多称梅氏继巴氏后，为贡献人类幸福之

双星。梅之为人，朴质寡言，贫居巴黎市外，不喜交际。然四方来问学者，无不殷勤接待，详说而曲喻之。数年前曾以研究鼠疫，亲来满洲一游。〈梅〉氏之血统，乃半犹太人，于宗教则为无神论者，于政治则自由主义之人。以此之因，宜其不容于国内。一八八一年亚历山大二世暗杀案起，俄之政潮，日趋剧急。梅特尼廓甫亦以政见得罪皇帝，辞阿得萨而南游，适此时也。

(二) 长生说 易从来之实验的治疗法，而从事于组织的研究，穷探病源，施以根本之救治，此现代医学界之大革命也。革命之健将为谁？即梅特尼廓甫是矣。旧式之药剂法，率用人身以外之植物或矿物质。金鸡纳（Quinine）及水银，尚为比较害少之品，纳此等于胃中，经过各消化机，以达血管，驱杀病菌，此常法也。若现代驱杀病菌之法，率不假外物，即在增多血液中原有之一种消毒素（Antitoxin），血清注射，与以刺戟，其效立见。或于马之血液中提取同质之物，愈足补益。白血球退治病菌，亦人身生理自然之作用，梅氏字之曰：“食菌细胞”（Phagocyte），取希腊语食（Phagein）、器（kytos）二字以成之也。盖以白血球周历人身各处寻求食物无已时，自营半独立之生活，若单细胞动物阿米巴（Amiba）然，虽皮肤及硬骨中，亦能孳入。例如皮肤受伤，白血球即时凝集，混于血液，恰若积土成垒，以御敌攻，结合新成之皮肤，保护新生之肉，皆其职也。其或病菌侵入，敌势强大之时，白血球则整队以御之。敌军增多，白血球亦即续发相当之动员令，奋斗求胜，死而后已。战斗酣时人身遂至发热，用显微镜窥之，战况历历可见。白血球退治有毒之微生物其效如此，此梅氏初期研究之所得也。更讨论之，白血球岂始终杀敌致果，以卫吾人之生命乎？此当然之疑问也。原夫白血球之贪食病菌，非有保卫人体之义务，乃以自身食欲为之动机。有时大敌当前，竟然放弃其作用，必病菌附有阿卜索宁（Opsonium）类之刺激物，使白血球对之食欲亢进，乃能兴奋其杀敌之精神。据梅特尼廓甫之意见，白血球虽有防卫人身之作用，而身体衰弱时，则变而为强敌。人生之衰老也，精力之消耗也，皆由此贪食之白血球食杀人身神经细胞之故。食毛发之色素，则颁白而变衰。肝肾二脏，被蚀易形，夺取骨骼中之石灰质纳诸血管，一面致骨骼脆弱，一面使动脉变硬，一举而生二害。人生之由壮而老也，半由于病菌之围攻，半由于谋叛者白血球之内应。梅氏研究之结果，曾下有名之定义曰：“人身机关之衰老也，全属微生物之为害，与他病症无异。”又曰：“衰老者，传染的慢性病也。高等部分，日变形而软化，白血球活动过度，亦其重大之原因也。”夫以衰老为一种病症，且特属微生物为害之结果，则寻流溯源，未必无治疗之法。此梅特尼廓甫所以醉心于长生术之研究也。因此研究而首得之疑问，即大肠之于人身是否需要是矣。盖以大肠中多附诱起病因之微生虫。梅氏直谓大肠为无用之长物，倘施以外科手术，割去或缩短之，未必即有特别之恶影响。由有脊动物

解剖之证明，肠之长短与生命之长短成反比例。但梅氏尚未尝以外科手术割去大肠，及用化学消毒之事，惟尽力培养无害之细菌于肠中，以驱逐繁殖有毒之细菌。施此术也，以乳酸菌为最有效，以其有克杀毒菌之功用。例如肠室扶斯，乃最易传染之大肠病也。布加利亚人喜用乳酸菌，而此疾稀见。牛肉与乳，其滋养分殆相伯仲。惟肉易腐败，发生有害之分子，乳之味酸而甘，且含有砂糖分，可防止腐败细菌之增长。然则牛乳之为物，不徒为人身之滋养品，且可攻克侵入大肠内之毒物也。蒙古与俄属南部，喜食马乳之作品，游牧之民，多嗜凝结之牛乳。埃及与印度边境，牛乳亦为重要之食品。布加利亚人以喜食含有极强度细菌之乳酸闻名，而其人之寿逾百岁者，实居多数。文明程度低下，与夫贫乏之人，每多长寿。由此以推，生活简单而应顺自然，亦长寿之条件。依梅氏意见，人之老死，既得其因，复有疗法。长生久视，虽未必遽能实现，而定命固属妄说。人生保寿百年以外，实非异事也。

（三）道德意见 伦理学者所谓利他主义，宗教家所谓博爱主义，非世人目为金科玉律，莫敢废置者乎？而梅特尼廓甫氏，乃谓利他、博爱非永久不可缺欠之道德。冒危险，供牺牲，舍己济人之善行，当随文明之进步，日益减少而至于无。此实梅氏创获之见解，惊倒一世者也。欲明其说之涯略，请举其言曰：“人事界之祸害，随文明进步而减少，终至全然消灭，而牺牲之事鲜矣。防疫而有血清法，医生遂无与传染病相战之危险。昔之医生，施义膜性咽喉炎 Diphtheria 患者以手术，不得不舍命为之。余之友人中，少年有望之医生供此牺牲而死者，实繁有徒。今已有义膜性咽喉炎退治血清之发明，即无前此牺牲之必要矣。要之，科学进步，即所以杜绝牺牲之道也。在昔亚布喇哈姆（Abraham，犹太人之祖，见《圣书》），以宗教信仰，牺牲其孤儿。此等高尚行为，其日益稀少而至绝迹乎？自合理的道德言之，此种行为，虽云有赞赏之价值，而究有何所用耶？人人拒绝他人同情之时代，其将至乎？康德以行善为世间纯粹之义务，斯宾塞以助人为世间本能之要求，此等原理，将行于何时何世，吾不得而知也。自理想言之，人各自达于充足之境遇行善不及于他人，此种社会，其旦暮遇之。”（以上见梅氏 *The Prolongation of Life*. P. 323.）梅氏眼中的博爱利他主义，不过为应时之道德，非绝对不可离之真理。其破坏博爱利他主义之根底，视尼采为尤甚。盖尼采目博爱利他为不道德之恶劣行为，意过偏激，不合情理，使人未能释然。梅氏之解释个人主义，亦不似尼采猖披过当，令人怀疑也。请更征其言曰：“无论若何社会主义，均不能完全解决社会之生活问题，与夫个人之自由保障。惟人智之进步，乃足使人人之财产自然趋于平均。盖人有知识，深明多藏之害，当然弃其有余。自来生活奢侈者寿命多促，其事至愚。履人生之常道，以简朴严正为生者，往往得最大之幸福。明乎此，则富者尚质素之生活，贫者自日趋于顺境。但遗产私有之习惯，未必为根本必无之事。

进化非急激而行者，必由种种之努力及新知识之加增，乃有济也。新生产之社会学导先路者，当为其姊生物学。据生物学之所教，凡组织愈复杂者，其个体之意识愈发达，乃至有个体不甘为团体牺牲之患。惟劣等动物，若粘菌、若管状水母等，其个性全然没却于团体之中，然其所牺牲者乃极少，此等动物绝无自个意识故也。营社会生活之羽虫，居劣等动物与人类之中间，有明了之自个意识者，惟人类而已。故为社会组织之便利计，未可强人以牺牲。敢断言曰：“人类社会生活之组织当以个性之研究为第一义。”（以上见 *The Prolongation of Life*. P231）由上之言，梅氏道德见解，乃以个人之完全发展，为人类文明进步之大的。博爱利他非究竟义，其说视自来主张个人主义者，设词缓而树义坚矣。然梅氏虽主张个人主义，而生平行事，决非绝对利己之人，虽不以博爱利他为究竟义，而所行多博爱利他之事。自表面观之，似为矛盾之见解，其实梅氏乃笃行者而非幻想者，乃科学家而非哲学家，乃不以博爱利他为究竟义，非恶夫博爱利他有害于今之社会也。犹之氏之重身命，说长生，乃乐天家而非厌世家，胡为轻身东来，乐与极酷至险之鼠疫为伍耶？盖其个人精神之伟大，无论若何博施济众，而非以博爱利他为动机也。其重惜生命，乃了解人生存顺歿宁之真正价值。阴暗怯弱之厌世家固彼所不为，庸懦苟偷之乐天家，亦彼所不取，以矛盾议之者浅矣。

国外大事记

记者

俄议会开会

俄国议会，自去岁十一月十四日，以讨论预算案，未能通过之理由停止会议。今春新首相就职，以民意机关，未便久停，乃于二月二十二日，召集议员开会。闻是日俄皇莅院，事先并未通知，当宫中高等官吏莅院之时，皇帝忽然亲临，颇出议员意外。然此为专制君主之惯技，无足深异也。帝入院后，莅神坛前，议长罗监柯迎之。帝与之握手，旋受大僧正之祝福，行宗教上之仪礼，敬跪神坛。迨祈祷告终，接见英法意日大使，略语数语。临议场，口诵敕语，大旨谓“今俄军于高加索，已获胜利之光荣，朕与人民，均深庆幸。此盖朕与人民同心协力之结果也。嗣后议会能尽厥职，朕实赖之。”议长当代表议会，述欢迎辞，略谓“陛下临幸，全院不胜感激，嗣当勉尽厥职，以副陛下之旨意。”述毕，奏俄国国歌，帝着御座。约数分时，返辇。于是议长起读开会诏敕，徐谓君民之间，现已毫无间隔，实全国人民之幸，并能鼓励前敌将士之勇气。此次爱尔滋尔门之陷落，实为吾忠勇国军之大成功，更预透西军胜利之曙光。条顿人种之覆灭，殆不远矣！吾人当拭目俟之。政府方面，首相斯柴尔米尔，首先演说，谓“政府对于战事，决意坚持到底，至获决定的胜利之期为止，议会于此点，当无异议。关于内政，因战争不能遏政治思想之进化，吾人渐觉过去政策之非，政府将来断尊重民意。现在内政上之紧要问题，第一，应人民宗教上及社会上之要求，改正教区；第二，改正自治行政；第三，改正劳动法及劳动者之法律上地位。至波兰问题，波兰人对于斯拉夫人种之敌流血，吾人当有公平之处置。”语毕，退席。陆军大臣波里瓦罗夫，起而陈述七月以来之战况，并述西军有胜利之希望，“此次爱尔滋尔门之陷落，高加索军诚能用命，吾人确信俄国全军，能博最后之胜利”。末言“军需品之供给，现已增加。彼德国之军需品，向来曾有可惊之供给力，今也渐至缺乏，不啻为吾军增无限之后援力。”旋海军大臣顾利哥罗威，起谓“海军之行动，不能不守绝对的秘密，今除添造潜行艇及驱逐舰，有极大之势力外，无可为诸君告”。发言极简。最后外交大臣萨

乍罗夫演说，其辞极长，约分数段。首言俄国对于战事应执之态度，谓“此次战争，实为人道之贼，诱起此战争者，不可不负此责任。而吾国与联合国，加入此战争，乃为拥护神圣之权利，故同心协力。惟我国与西方联合国隔离，深为不便，故今日最紧要之政策，在我之代表员活动于英法会议。”次言关于波兰事件，谓“德报载德国将设大学于华沙，此举盖欲恢复从破坏波兰之信用。殊不知帝国元首所宣布波兰之自治条件，已包括大学及所有教育程度之学校。德人纵示波人以小惠，而谓其能忘情于种人在波斯拉尼亚，受德国移民公司之痛苦耶？况自开战以来，实现尊重民族之思想，加入俄军之波人，能为在波斯拉尼亚之种人流血，余所深信也。”又次言俄与瑞典之关系，谓“因敌国流言，颇害两国之亲善。但两国因地理与经济上之关系，终不能断绝交通。至巴尔干之形势，罗马尼亚仍维持中立如故也。若加利波利之撤兵，反为战局之变化；若萨洛尼加上陆，毫无违法行为，况送兵一举为应希腊首相之请求，其不违背国际公法可知。其他若塞尔维亚，其军队之勇敢，有足称者。近移兵于柯尔浮岛，殆为感谢法国也。若孟的内哥之陷落，吾人承认联合国对于布加利亚外交之失败。布加利亚者，昔日吾国曾以血助其脱土耳其之羁绊也。今若此，吾人愤懑之情，当何如？”更转而言土耳其与波斯，谓“德国素有兼并土耳其，自希埃尔河口至波斯湾，建设帝国之梦想。幸握海上之权在英国，土国纵为德之属国，不至危及俄国之存在。至与波斯政府，仍在亲善之间，但恢复秩序，尚需时日也”。末言俄与极东之关系，谓“日本得胜利后，仍参加战争，取共同之动作，是表明与联合国亲善之关系。此次乔治大公往贺日皇加冕，又为两国亲善之新机会。两国因共同利害关系之结果，对于共同之危险，当然一致防御也。至对于中国，政府抱定不干涉他国内政之主义，虽因变更国体事件，与英法日意四国，忠告其政府，但决不侵害其主权，袁政府当能体帝国政府之善意。此外德人在美国之阴谋失败，合众国之民情，已全离德国，无待赘述。惟西班牙与荷兰两国，恒得其助力，此国人所当铭感于心也。”至以俄国政府施政之方针，已窥见一斑，能满人民之意与否，原不得而知。但进步派议员（在议会占绝对多数）之意见，现与政府尚不能融洽，则此次议会之开会，未敢遽抱乐观也。

法国之政局

法国政府去冬因派兵援塞一举，大受舆论攻击，维亚尼内阁不得已辞职。旋由白里安组织混合内阁，一时政象归于平静，然内部之暗潮，犹未已也。其一方，因白里安·维亚尼等政府派与库列马梭互相倾轧；其他一方，又因议院内主张干涉行政及军政之极端派与推让大权于政府及司令之温和派，纷争不已，以致波平如静之政海，再起波澜。库列马梭者，法国政界之怪杰也，年已七十有五，仍日夜奔走，不知其老之

将至。现充元老院军事兼外交委员长，监视政府与军队，颇握实权。年来因不满足于濮安卡连、白林、维亚尼等之政治，以内阁之设施不足救军国之急，视议会以大委员会（Grandes Comissions）监督政府之方法为迂缓，主张设一会。如同一七九三年大革命时，演出恐怖政治之公安委员会（Comite de Salut Public），委任大权于若干公安委员，使彼等出果断之处置，以救国难。幸朝野以国家危急存亡之秋，不宜内讧，再致政变，此老人之呼声，遂不足动一般人之听也。孰意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二月十八日，急进派之巫哀黎于下议院提议，使政府干涉陆军最高司令权。盖法国议会对于军队最高司令权，原有行使监督权之惯例。但于此次战争，委任全权于总司令官，无论政府议会均采不干涉之方针。故议院之急进派，颇不以此事为然，主张使政府监督军队总司令官，议会再监视政府者不少。总理白里安对于此项提议，拒绝直接讨论，若议会仍主张讨论，内阁当即辞职。两方坚持，几致决裂。最后以延期讨论与否，投信任票，政府以得二百三十票之多数，此难关遂安然稳渡也。

葡德奥宣战

欧战发生以来，葡国伏处欧西一隅，始终守中立之态度。乃至二月二十三日，分队司令官赖俄类哥，忽于田家七河口，押收德奥汽船三十六艘，与德奥两国开衅，不惜以戎衣相见。吾人百思莫得其故。盖此项汽船，自开战时避难里士波，即被葡国官吏扣留。乃葡国不押收于前年，而押收于今日，是可异也。据葡国公报所载，海军承认此项举动。是日，政府并发捕获命令，限三时以内，所有德奥人强令自该船退去。因船长中有以书函提出抗议者，故葡国虑有万一之抵抗，以军舰二艘当警戒之任。事后葡国外交总长苏烈申明理由，谓“政府之行动，恐此等汽船有逃亡之虞，且政府急需此等汽船为运送船。”其国务总理课斯塔博士，亦以同样之理由申明之。惟葡政府之处置，事前并未与德政府交涉，反电命本国驻德公使，通知德国政府，其蓄意与德奥决裂可知。二十五日，总理复莅下议院，声言押收此等船舶，其原因因经济上之事态，恐其破坏。殊不知此等行为，为战争行为，事实上不啻对于德奥宣战。论者谓葡国之挑战，出于英国之强迫，不得谓之毫无影响也。至二十九日，德奥对于葡国政府要求将所有押收之船舶，限四十八时以内释放。乃届期葡国仍未释放，并对于德奥无何等之回答，德国遂以三月八日，对于葡国宣战。其宣战之理由，声言葡国当大战勃发之际，多违反中立行为。其一，使英军通过葡领东非毛乍门彼克地方，是援助我之敌国；其二，断德国电线；其三，收押驻马沙美德领事之公文；其四，派远征军于东北，以挡德军；其五，助英军捕德国知事；其六，葡政府及其报纸时侮辱德国，现复收押德国船舶，违背德葡条约第二条。德国对于该国，不得不诉之武力。逾六日，奥军亦对

于葡国宣战。似此久未加入战争之葡国，一旦加入战争，欧洲战局或从此扩大欤！

墨西哥内乱

墨国卡兰柴临时政府，经华盛顿之大美利坚会议承认，已数月于兹。而与美国之外交，仍时生纠葛。吾人推测其原因，约有二端：一、美国现政府之政策，专袒卡兰柴一派，甚至用武力干涉，侵害墨国主权，破坏墨人全部对美之信用，遂激起反对卡氏者之敌视美国。二月下旬，纽育共和党开大会时，临时主席芦德氏已痛乎其言。一卡氏无统一全国之能力，对于异己者又不能开诚布公，取调和手段，徒引外力以制国人，致反对党铤而走险，倒行逆施，不仅扰乱地方并损害侨民之生命财产。据近日欧美报纸记载，现今墨国反对卡氏之最有力者，为维拉一派。维氏拥兵虽少，而党羽散在各地者甚多。其军队在巴拉尔西方之贝尔列柴者，纵火焚烧街市，虏妇人二十名，遁于山中。有年老德医某，居临街，因拷问藏金不出，焚其房屋。附近街市妇人，均被虏。其男子尽禁于屋中，而后焚之。维氏现据奇瓦瓦州。大佐罗配士为其参谋。此人曾于三达、依梭贝尔，虐杀瓦得孙及其同行者。维军更掠取奇瓦瓦市民之财物。附近居民，因之逃徙一空。距该市南方约二百英里，驻维军一队，未出十日，杀人之数逾三百。其暴虐行为，令人发指。最可异者，卡军在奇瓦瓦者亦与维军逞同一程度之暴行，是身受痛苦者，惟居第三者地位之市民。呜呼，惨已。南方俄亚哈加州，有查巴达部下，据都城，与各市旧联邦兵联合。联邦兵在昔日与查巴达原不相容，现以反对卡氏之故，联为一气。暮列罗斯州，有戈柴赉将军，方树讨查之旗帜。闻查之部将巴戒苛，率师一万人，降之。总之，墨国内乱以维拉为中心，次为非维拉派，而不屑屈服于卡兰柴者，其余不属党派之多数流寇，遂乘此跳梁，而内乱日益扩大。卡兰柴今方征集十万大兵，并宣言增加兵饷，恐平定尚需时日也。最近闻墨国定于七月三日，举行总选举。一俟议员选出后，以九月十六日集会，制定宪法。但以现状观之，其能成事实与否，尚属疑问也。

日俄协约成立

日俄缔约之说，传闻已久。自伊藤博文遇刺后，其计划一时中止。迩来日本一部分之政论家，更大唱日俄同盟之议。诸杂志悬为论题，广收学者之主张，其多数结论，“日俄宜结协约，而不必同盟”。此舆论之所表示者。若陆军方面，则主张日俄之亲善关系，须设法使之持续。而元老山县公爵对于政府提议与俄结一种攻守同盟，此说司法大臣尾崎氏，实主张之，复得松方井上大山诸元老之同意。惟政府顾虑于英日之同盟，迟疑未决。后俄国大公以特使来日本，颇露其愿与日本生特殊关系之意，于是此

协约问题复活。日本政府于俄国大公去后，屡与元老会议，意见相同，乃发训电于驻俄本野大使。自今年二月以来，开始交涉，至六月二十九日午前十时，日皇宫中开临时枢密院会议，芳川副议长以下各员皆莅会，且奏请日皇亲临。各大臣依次说明与俄国协约之理由，各大臣与各顾问之间，复互为问答，十二时散会。因手续完备，当发训电于驻俄本野大使，令其调印，旋接本野大使，于七月三日在俄都调印事毕之电报，日本外务省（即外交部）遂于七日午后七时公布。其约文仅有两条：（一）两缔约国允不加入有害一方之政治协定；（二）两缔约国之一方，承认他一方在远东之领土、权利或特别利益。至被侵害时，两国当协议取何等办法，以保卫此种权〈利〉与利益。文辞虽简，然研究其性质，实含有攻守同盟之意，固非普通之协约也。维时外务省并发布宣言书，谓此新约乃欲与他种国际条约相结合，并欲保障在东亚之稳固计划。文虽简，其意则甚远大。此约证明两强国强有力之决心，维持互相信任完全同意之交谊，并同用其力，以保其在远东合法之权利。此约绝不妨碍任何他国同抱和平目的者之地位；此约与英日盟约完全不背，且加增英日同盟之力，为英日盟约之归结。报纸常载无稽之消息，致起人疑，谓此必与日本对华之将来态度大有关系，今约文发表，当可证前说之诬。其官场立言虽如此，但闻其附属决定事项，有数款。（一）在西伯利亚及满洲日俄两国之势力圈内，两国臣民互有居住营业之自由；（二）惟俄国臣民有航行独占权之松花江航行，日本臣民亦得参加之；（三）日本以军器让渡于俄国，俄国以东清铁道中长春松花江间之铁道让渡于日本。据八日德文北京来电云，“闻日使署今日以日俄新协约之内容，通告中政府，约内载有长春松花江铁路之让渡与日本人在松花江之航业权利及尚未公布之条件。果尔？似与中国绝大关系也！”是日，《英文楚报》《伦敦通讯》载有法人某语该报记者曰，“闻日本乃外交上盘剥重利之国，既有所为，必得其酬。但既不能获酬于协约，必取偿于他国。君试记吾言，他日苟有偿之者，必中国也！”嗟乎！其言若此，吾人可以寻绎矣！

国内大事记

记 者

黎大总统继任

吾族自有史乘以来，未有为主义战争者，有之自西南义军始。癸丑以后，袁氏背弃誓言，破坏约法，摧残议会，举凡共和国家所具有之形式，不惜一一毁弃之。于是违法叛国，急欲偿其称帝之夙愿。始则授意杨度、孙毓筠等，发起筹安会，倡言共和国体之不适于中国。继复伪造民意，投票举为皇帝，颁布伪号曰“洪宪”。我义军忍无可忍，崛起滇南，以同申大义，号召天下，黔省首应之。三月十五日广西又宣告独立，袁氏遂取消帝制。粤、浙、秦、湘、川诸省相继独立，组织军务院于肇庆，推唐继尧、岑春暄为正副抚军长。袁氏知大势已去，日暮途穷，不得已而为取消帝制之下策，犹复恋位窃柄，腾笑万国，貽我民族之羞。我义军用是再申征讨，以袁氏去位为期。幸天夺其魄，袁氏遽于六月六日因病自毙。逾日，副总统黎元洪依元年约法，于副总统府正式就新总统之任。闻是日礼节极简，适于真正民国之仪式。盖奉新总统之命，屏除一切繁文。行礼后，总统致辞云：“我辈今日处困难之时期，余出而担任国事，不胜忧虑。余本武人，于政治、经济，殊无学识，甚愿诸君竭力赞助。”当由段祺瑞代表各员，以“余等必竭力赞助”一语致答。语毕，总统邀各员至客室小憩，相继退出，旋发布申令，谓“元洪于本月七日就大总统任，自维德薄，良用兢兢，惟有遵守法律，巩固共和，期造成法治之国。官吏士庶，尚其共体此意，协力同心，匡所不逮。”措辞极其正大，中外函电交贺，即愚夫愚妇，亦欣欣然有喜色。呜呼！盛已！二十九日，颁申令，恢复约法，召集国会，复令撤参议院、肃政厅，一时海内称快。未几独立各省，遵照中央命令，改称督军，军务院亦通电取消。其余各省民党首领，均愿息事宁人，解散徒党，以示拥护共和之初志。近日，川、湘、粤三省虽有兵事，然已逐渐安定。二年以来，纷扰之时局，至此一小结束。惟吾民憔悴呻吟于虐政之下，已历数年，喁喁望治之情，较胜于昔日。窃愿我总统为国家图长治久安，以后遵守宪法，执行职务，毋忘八月一日莅国会之誓词也！

国会开幕

民国开创，我三千年历史中，绝未遇一试验之民选代议制度，得行之于华夏。时国人欣慰之状，有非笔墨所能形容者。自袁氏以兵威劫议员，得践任正式总统以后，视国会为赘瘤，遂不惜摧残而解散之。自是三年以来，淫威是逞，为所欲为。而吾民憔悴呻吟，从未敢表示反抗之意志。呜呼！民气之消沉亦云极矣。幸天佑中国，义师南起，袁氏羞恼成疾，病毙京师。黎大总统依法继任，于六月二十九日，颁布申令，谓共和国体。首重民意，民意所寄，厥维宪法，宪法之成，专恃国会。我中华民国国会，自三年一月十日停止以后，时越两载，迄未召复，以致开国五年，宪法未定。大本不立，庶政无由进行，亟应召集国会，速定宪法以协民志而固国本。复令依《临时约法》第五十三条，续行召集国会，定于八月一日起继续开会。同日并令内务部所属办理选举事务局，改为筹备国会事务局，迅速筹备国会事务。至此议员脱除桎梏，集议有期。而自洪宪伪号出现，中绝八十四日之中华民国，乃趋向完全恢复之最后一步。虽然，此集会命令未布以前，因集会地点问题，颇生周折。先是南方义军起时，各省议员多至沪上，遂设国会议员通讯处于沪，以招各省未至者。及黎总统就任，时旅沪议员，约有二百余人，多持依法国先例，自由择地集会之议。因此中央特派丁世峰、萧晋荣南下，与旅沪议员接洽，表示政府意见。旅沪议员谷钟秀、张继等，复北上与政府接洽，陈述意见。往复磋商就绪，遂有六月二十九日之命令。当时旅沪议员，均允定期北上。于七月二日，致电谷钟秀转在京议员云：“《临时约法》第二十条，‘参议院得自行开会、集会、闭会’；《国会组织法》第十四条，‘民国宪法未定以前，《临时约法》所定参议院之职权，为国民议会之职权。’又第十条，‘国民议会之开会及闭会，两院同时行之。’业经依法定于七月十日集沪开会，通告在前。现在约法问题，业经解决，同人等公同议定，改于七月三十日以前，齐集北京，俟足法定人数，即行开会。至政府六月二十九日之命令，依《临时约法》五十三条之规定，实系援引错误。合并声明。”于是旅沪议员联袂北上，其未来京之议员，亦由他道进京。一时人材荟萃，渐复元二年之气象。政府方面，大总统于七月十四日与段总理会议政务后，面告段云，“国会开会在即，政府对于国会，已决定认为神圣之立法机关。今后，政府当处于被监督之地位，应依法律以为对待，借以维持法治之精神，不可稍涉破坏”。并预备开议后提交议案。议员方面，亦于二十九日开茶话会，由王家襄主席议决。本届开会正名为国民议会第二届常会，定于八月一日午前九时，两院议员会合于众议院，行开会式，并定议员服章。届期，参众两议院议员齐集众议院。计参议院议员到者一百三十八人，众议院议员到者三百一十八人，午前十时入礼场就席。赞礼员引大总统及国

务总理段祺瑞、总长陈锦涛、许世英、范源濂、张国淦、程璧光等入礼场就席，军乐队在门首奏乐。主席王家襄登台宣告开会，并读开会词，略云：“一夫之祸，闭聪锢明；多士之责，善谋乃成；国有宪章，我则率之；国有舆论，我则择之；程赋制用，我节目之；内政外交，我约束之。各尽言责，罔或颇偏，绵兹国会，亿万斯年！”继由大总统致祝词，略云：“天佑吾华，政局聿新，经纬万端，宜叩众意。议员诸君子，为国民所选举，望一心一德，无党无偏，以法治为依归，立宪政之基础。元洪不敏，忝膺重寄，惟竭至诚。从诸君子后，冀有造于邦家。躬莅盛会，谨贺一言。”致祝词毕，赞礼员报告向国旗行三鞠躬礼。在礼场者，咸行礼如仪。时军乐队奏乐，主席宣告开会式成。旋又宣告大总统宣誓。大总统依照大总统选举法规定词，登台宣誓曰：“予誓以至诚，遵守宪法，执行大总统之职务，谨誓。”誓毕，奏乐，主席宣告退席。闻是日，议员冠裳举止，颇整齐严肃。回忆二年初开国会，主持者为厉行专制之袁氏，军警重围，声势煊赫。吾不知此日两院议员之感情何如。近有客来自京师，言议员颇能自制，渐引起社会之尊重心。嗟呼！国会神圣，为何种机关！议员代表人民，为何等人物！乃至今日，始见重于社会。吾闻客言，吾心滋戚矣。

新内阁成立

建国之始，采用责任内阁制，使大总统不直接受政治上之攻击，意至善也。袁氏窃柄，以内阁制之不便于专权，改行总统制。未几易国务院之名，为政事堂；废总理，置国务卿。于是共和政治之下，而有相国之名称出现，其荒谬可谓绝伦矣。今大总统就任，即欲规复内阁旧制，任段祺瑞为国务总理，组织内阁。惟值新旧势力消长之时，选任不易得宜，以致阁员更动数次。六月三十日，颁策令，准兼署外交总长、交通总长曹汝霖、内务总长王揖唐、海军总长刘冠雄、司法总长兼署农商总长章宗祥、教育总长张国淦辞职，即免本职。特任唐绍仪为外交总长、许世英为内务总长、陈锦涛为财政总长、程璧光为海军总长、张耀曾为司法总长、孙洪伊为教育总长、张国淦为农商总长、汪大燮为交通总长、段祺瑞兼任陆军总长，是为阁员第一次之更动。按此次内阁改组，旧阁员得列入新内阁者，仅张国淦一人。缘曹汝霖辈，为袁氏政府遗之，当然与新政府不相容，无足异也！乃特任以后，如唐绍仪、孙洪伊，虽经总统、总理电促就任，而唐、孙再三电辞，词意甚坚。其原因有二：（一）新阁员任命之发表，事先未得本人同意。（二）唐、孙诸人不愿与旧官僚汪大燮、张国淦同事。总统不得已嘱张继、王正廷赴沪劝驾。七月十二日，颁策令，改任孙洪伊为内务总长、许世英为交通总长，特任范源濂为教育总长，是为阁员第二次之更动。至十八日北京来电，称孙洪伊、张耀曾电致政府均允就职。逾九日，孙即抵京。际此最可异者，国会开幕之日，

总统忽令张国淦改任黑龙江省长，特任谷钟秀为农商总长。意者或恐追认阁员时，张氏未易得国会之同意欤，是为阁员之第三次更动。今者闻唐、孙二总长，行将进京就职，段内阁可云组织就绪。此后政府如何整理财政、收束军队、振吾实业、推广教育，吾人固无从推测。吾人惟一之希望，惟在国政早一日进行，吾民早一日苏息也。

俄使抗议外蒙议员问题

国会定有外蒙议员专额，已三载于兹。八月七日，俄国驻京公使库达摄福，忽谒兼摄外交总长陈锦涛，提出抗议，为外蒙古既经施行自治，且经《中俄条约》承认，则中国政府已无直接干涉其内政之权，蒙古亦无庸选举议员，赴中国议会，应请取消现在之外蒙议员。殊堪诧异！旋闻该部兼署参事伍朝枢，将俄使来文暨此案全卷，咨交国务院查核。据俄使声称，上年所订《中俄蒙协约》正文内，虽无此项规定，但细则中有蒙人不得参与宗主权政治等条文。惟政府以设立外蒙议员之额，实在中俄定约之先，似未便即行取消。当将此案提交国务会议，并查照该约细则，相机办理。又据议员方面消息，谓民国二年，政府提出《中俄协约》于参众两院，已经国会一度之否决。袁氏非法解散国会后，至民国三年，与俄人订立协约，较之国会否决之协约草案，变本加厉，中国仅有宗主权，几不能干预外蒙内政。刻下，国会复开，此等既经国会否决之案，袁世凯所定之约与他国所定条约不同。因各国订约，未经国会之否决也。藉曰，“不然”。当时袁氏改订之约，亦应提交国会追认，视其如何表决，方能定此约之是否发生效力。刻闻国务院于十一日特开会议，其议决要点略以《中俄蒙条约》，中国政府约束保护外蒙之自治权。外蒙之地，纯为中国之完全领土，而在外蒙之人民，纯为中华国民。此二事与条约缔结以前，毫无差异。由住在中国完全领土之完全国民，选出国会议员，此系当然之权利，并无一点疑问。再即选举之事实言之，旅居海外之华侨，尚有选出国会议员之权，矧住在外蒙自治区域之国民。《中俄蒙条约》成立以来，已经一岁，若蒙古方面果欲抛弃选举权利之事，何以迟迟至今，始由俄使代为提出。可见外蒙自治，政府早已默认选出议员资格。依以上三端论之，俄使质问之蒙古选出议员资格者，纯然无讨论之必要。又假令取消资格，先宜改正约法，而改正约法，先须议会报决。并闻兼外交总长陈锦涛，日内即将国务议决事项，回答俄使。惟内阁会议之初，曾一面电商外交总长唐绍仪。闻唐已复电，有迅速北上，详议后，再行照复，并有从缓报告国会之说。想少川总长，定当别有伟画，以维主权也。

通 信

独秀先生左右，国事前途唯一之希望，厥惟政党。吾民政党之观念，极为薄弱，吾人方提倡之不暇。乃先生于一九一六年之论文中（见正月号杂志），将政党政治轻轻一笔抹杀。夫抹杀政党政治，原非抹杀政党。然当此政党观念仅仅萌芽之时，吾愿贤者慎勿稍持此种论调，致读者之以词害意也！且即就政党政治而论，初亦何尝可以抹杀哉！先生之言曰：“政党政治，将随一九一五年为过去之长物，且不适用于今日之中国。”又曰：“纯全政党政治，惟一见于英伦，今且不保。”愚诚不审此语何所根据，英之现今内阁，诚哉已非政党内阁。然此为其政治上之变例，未可据以论断。彼当组织联合内阁之始，首相爱斯葵斯与在野党领首兰斯顿侯，均有极沉痛之宣言。一则曰：“吾人所以忍痛而悍然为此者，当兹战争紧急之秋。欲求过此难关，实有不得已之苦衷耳！”再则曰：“联合内阁，只以战事为期。吾人之政见，决不抛弃，不过暂行停止耳。”然则彼之所以违背惯例，改组联合内阁，原出于一时权宜之计，不过于政党政治求一变通办法，并非于政党政治，根本推翻。欧战终局以后，政党政治必仍恢复于英伦，殆可断言。岂独英伦？苟凡励行宪政之国家，则其国之政党，亦必日以发达。苟其政党完全发达，则所谓政党政治，必不让英专美。政党政治者，立宪政治之极轨也。今之并世各国，凡犹未以政党政治称者，皆学焉而未至者也，否则有特别情形者也，否则其国之政治初未上宪政之轨道者也。试观日本，日本之政治，官僚政治也。然比来政党之活动，较之前此数年已大进步，安知后此数年，不脱离官僚政治而进于政党政治耶？且日本官僚政治今犹存在者，亦缘其官僚之知识能力，足与时势相应。反以观之吾国，则最昧于大势最缺乏常识者，莫官僚社会。若以官僚社会与所谓政客者较，其知识之相差，殆不可以道里计。吾国苟有改革政治之机会，则将来政权之所趋，其必成为英国式之政党政治，而非复日本式之官僚政治，又可断言者也。是故今日惟望国中贤杰之士以及多数青年，勿再空抱高尚之理想，而群热心于政治，以期养成一二健全之政党，则国事前途，庶其有豸。夫惟具此信仰，故对于先生论调，与此抵触者，若骨在喉，必吐之而后快。抑愚尤有进者，二十世纪之民族，独立精神与团体精神并

行不悖者也。团体精神之最大者，则若国家主义；团体精神之散见于各方面者，则党派是已。党派之纯粹以公共利害为基础者，则若政党；党派之以一部分利害为基础者，则若工商以及凡百职业，亦莫不各有其党。原夫党之所以成，盖由人之主观各有不同，人之阶级地位亦各有不同。其始也，诚有如墨子所谓“一人一义，十人十义者”。既而见夫一人或少数人之主张，不足以与人争胜也。于是求友求助之心，油然而生。人人互欲求友求助，于是党之形成矣，此所谓团体精神也。团体精神，即独立精神之发展者也。先生之言曰：“今后青年，宜从事国民运动，勿囿于党派运动。”愚则以为国民运动与党派运动，盖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国民运动之迹不可见，即见之于党派。凡党派之运动，即国民之运动也。居今之时，苟其犹为独行踽踽之人，必其为最无思想之人也。苟其人而欲有所运动，虽欲与党派不生关系，不可得也。《青年》杂志者，精神教育之杂志也。凡先生之所为文，固极力提倡时代精神者也，团体精神亦时代精神之一，愚愿先生之于此三致意也。当否？惟裁择之。幸甚幸甚！

汪叔潜白

恪诵大教，惠我良多。弟鄙见国民运动与政党运动，广狭迥殊，确有不同之点，其理由不可殚述。就其浅显者言之，近世国家，无不建筑于多数国民总意之上，各党策略，非其比也。盖国家组织，著其文于宪法，乃国民总意之表征。于此等根本问题，倘有异见，势难并立。过此以往，始有政见之殊，阶级之别，各树其党。即政党成立以后，党见舆论亦未可始终视为一物。党见乃舆论之一部分而非全体，党见乃舆论之发端而非究竟。从舆论以行庶政，为立宪政治之精神。蔑此精神，则政乃苛政，党乃私党也。欧美立宪国之不若英伦以政党政治称者，以其政党不若英伦两大政党均得国民之半数也。谓其政党不进化则可，谓其政治不进化，且斥以未上宪政轨道，恐非确论。宪政实施有二要素：一曰庶政公诸舆论，一曰人民尊重自由。否则虽由优秀政党掌握政权，号称政党政治则可，号称立宪政治则犹未可，以其与多数国民无交涉也。本志以青年教育为的，每期国人以根本之觉悟，故欲于今日求而未得之政党政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若夫腐败无耻之官僚政治，益所鄙弃，何待讨论。前文未达，予读者以误会，资官僚以口实，殊非立论之旨。得尊函纠正之，敢不拜嘉。

独秀谨复

记者足下，近年来各种杂志，非全为政府之机关，即纯系党人之喉舌，皆假名舆论以各遂其私。求其有益于吾辈青年者，盖不多觐。唯《甲寅》多输入政法之常识，阐明正确之学理，青年辈受惠匪细。然近以国体问题，竟被查禁。而一般爱读该志者

之脑海中，殆为餽源中绝（边远省分之人久未读该志矣），饥饿特甚。良可惜也！今幸大志出版。而前之爱读《甲寅》者，忽有久旱甘霖之快感，谓大志实代《甲寅》而作也。愚以为今后大志，当灌输常识，阐明学理，以厚惠学子，不必批评时政，以遭不测，而使读者有粮绝受饥之叹。盖现政府之不可谏、不足责久矣，乃必欲哓哓不已，不唯无益，徒贾祸耳。若专培养后进之知识，俾其积理渐厚，较为有裨实际，亦符大志斯作之本心。闻足下有云：“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之修养，为本志之天职，批评时政，非其旨也。”（见第一卷第一号通信栏答王庸二君文中）此言深合一般人之希望，祈坚持此意，一贯到底，则幸甚矣！且足下云：“日本之哀的美敦书曾不足以警之，何有于本志之一文。”尤为真确透辟，然则无益之批评，又何取耶？又青年求学之时，似不宜以政谈引起其嚣张之恶习。而真确之学理，又不可不急为阐明，以深树日后不拔之基。诚恐大志恶夫政象之不良，著论力辟，遭厄于大力者，强令停刊，则吾辈青年之粮餽，或将再断矣。用将此意进于左右，祈垂察焉。

贵阳爱读贵志之一青年上

记者足下，读大志每见于种种佳著之外，更译撰泰西哲人学说，以飨后学，钦羨奚限。鄙人实久欲研求哲学，然自民国元年毕业于师范学校以来，服务于乡间，因问津之无从，竟数载于兹而未遂就学之志。足下信热心指导之士，必能大发同情者。本国何处有哲学学校之设，用何国语教授及入学之规定，与夫年期学费若干？敢请就其所知，赐示于大志之上，俾早负笈，免致长抱穷途之哀。则他日或能有成，自知为足下之赐，勉力毅进，一洗今世之颓风。务继足下之后，使真正之人权，渐次还诸于个人，惟此以报盛德焉，足下其亦垂教之。

何世侠上

吾国哲学学校之设立尚无所闻。

记者

记者足下，乃以为语言不通，阻教育之前进；谋教育之前进，必先使语言一致。一致之语言何？即官话耶。故全国上下，竭力提倡官话，为谋教育前进之先导。然乃浅陋寡闻，不识有何官话书籍，可为依本。兼之内地教育界友人，纷纷来函询问官话书报。爰思贵杂志通信栏，每见答人之所未知者。又足下学贯中西，见多闻广，于官话书报，定有所悉。故不揣冒昧，直函上陈，务恳指示，使乃及敝友，有所遵循。

三马路中国银行收税处沈慎乃谨启

示悉，国语统一为普通教育之第一著。惟兹事体大，必举全国人士留心斯道者，

精心讨论，始克集事。此业当期诸政象大宁以后，今非其时。此时所谓官话，即北京话，仍属方言，未能得各地方言语之大凡。强人肄习，过于削足适履。采为国语，其事不便。愚见闻浅陋，于各种官话书报素少探讨，愧无以对。惟于方言音韵之学稍有研究，且居恒以为欲图国民知识之发展，宜改用罗马字母，创造新文，必如此始获收语言完全统一之效，国民教育，方易普及。当世议此者少，俟社会需要时，愚将论列一二也。

记者

记者足下，迭读嘉言谏论，心焉向往，振聋启聩，贵杂志不啻为吾国青年界之晨钟。惟我国社会素以家庭为主，于人类相互之关系未明。近日权利偏重，一般人民于家庭外不知有社会，甚者且于一人外不知有家庭，长此以往，不至人尽相食不止。去年夏赴长江学生夏令会，见教会各校学生皆组织有社会服务部，以课余暇晷，为社会服务，良法美意，甚为感佩。反而求诸国内各校，不惟无此事实，且无此观念，愧疚良深。曾国藩曰：“社会风尚，成于一二人。”新城不敏，愿提倡社会服务于青年界，冀成风尚，以改良社会。足下何以教之，能于贵杂志辟一栏为通信地乎？希赐裁答，只候撰安。

湖南高等师范英语本科学学生舒新城启

热忱高见，钦佩良深。倘同志来函较多，自当别设一栏为诸君通信地。惟青年社会如此消沉，深恐曲高寡和耳！数诵来札，感喟如何。呜呼！三户少年，诚非余子所及。

记者

敬启者，仆一青年也，三四年来，奔走鼓吹，改良社会，多所牺牲，至于今亦几精疲而力尽矣。自审精卫填海，于事无补。然以我生自有责任，此心此志，未敢或懈。半年以前，居恒自思，非有一良好杂志，改良我青年界之身心者，则此社会终莫由改良。而起视出版界，足为我青年界之良师益友者，实乏其选。迨见大志出版露布，私心窃窃希望曰：“庶乎能应我心之所希望，而能供我之所日夜以求者乎？”未几，大志出版，仆已望眼欲穿，急购而读之，不禁喜跃如得至宝。若大志者，诚我青年界之明星也。嗣是以后，仆随时随地凡遇良好青年，必以有无读青年杂志为问。其未读者，必力为介绍。至于今日，大志五号出版，又急购而读之。须知仆已问过数次，今已不能须臾缓也。迨展读数页，觉语语深入我心，神经感奋，深恨不能化百千万身，为大志介绍。爰书数语，请大志广登告白，并用其他种种方法，推广销路于各地方。俾一

般青年，均得出陈陈相因、醉生梦死之魔境；而觉悟青年人之责任，及修养身心之方法，以改良个人者，改良社会，并改良一切。仆知欢迎大志与仆有同情者，大有人在，惜无术足以相知。惟愿大志按月准期出版，以慰我爱阅之青年界。此仆致函大志之原因也。

毕云程白

再 仆拟多购若干册，分赠亲友，可否减价若干？因仆多购得一册，即可多赠一人也。又 仆意沪上各中等以上之学校，可各赠一份，以代告白。并可于放学时，授学生以传单，以简明之文字，告以内容价值，使其得知有此良好合用之杂志，引起其欲购之念。余不白。

本志以种种原因，不克按期出版，复承读者诸君过当之奖誉，只增惭恧耳。推广销路之策，发行部已尽力图之。惟于兹政象不宁，青年堕落之时，万象消沉，本志岂独有幸理。减价销报办法，已由发行部奉答，兹不赘及。

记者

记者足下，仆不幸处此尘世，然终不敢不尊孔子。窃以孔子为万世之师表，独一无二之大圣，人人宜瞻仰之、敬慕之而效法之始可，而今日固何如乎哉？世道日衰，人心不古，置至圣之微言大义于不问，反论孔子以尚谦让弱民性等云云。仆以为处今日之世，自宜重科学，求实际。然先圣之道，一若布帛菽谷之不可须臾离，尤当剖析之、整顿之，须能尽青年之责任，安可妄论孔子以滋世祸者哉？顾杨墨起而孟子辩之，佛老盛而退之辩之。予固非有学问者，但终思欧美各国，自有立国之精神，吾国之精神之国魂何在乎？非堂堂所谓孔教者乎！孔教固我国之精神之国魂，又岂可自残也耶？想贵杂志为扶助青年人之身性者，望振木铎以醒世之玷辱名教者流，则我幸甚，孔教幸甚，国民幸甚，中华又幸甚矣！仆一野夫，不谙文墨，惟聆闻之下，一腔忿恨，无以自遏，故书几行鄙俗之文字，以恳记者。记者通达人，尚其谅仆之苦心，勿却仆之私见也。余不赘。

陈恨我谨白

本志出版半载，持论多与时俗相左。然亦罕受驳论，此本志之不幸，亦社会之不幸，盖以真理愈辩而愈明也。足下来书，意在尊崇孔教，保存国粹，惜无有一语在析理辩难范围，愚诚无词以答。祈足下取本志第六号《孔子平议》篇，及《吾人最后之觉悟》篇中“伦理的觉悟”一段，平心静气读之，以代愚之答词。以后如有析理辩难之文见赐，必当照录，以资讨论，否则无取焉。来书所谓“终思欧美各国，自有立国之精神，吾国之精神之国魂何在乎？非堂堂所谓孔教者乎！”云云，于东西治化文明之

差别，诚能洞见本源。弟持此见解抱此杞忧者，先足下而有孔教会筹安会诸君子。今国人方出大力解决此问题，不审足下何所左袒也。

记者

记者足下，备读大志，造福青年，无任崇仰。又辟通信一门，以为读者析疑辨难之助，用意良盛。兹有疑义数则，列之下方，尚祈不吝赐教。

(一) 近世各国智育进步，一日千里，而德育则未见有以胜于前代，识者遂创德育与智育不并立之说。立国世界，决不能专尚智识，将何道以补其偏？

(二) 中西国民强弱不同之故虽多，而中人爱和平，西人尚武勇，实足为其总因。故窃谓德之军国主义，最适于今日之中国。彼佛之慈悲，耶之博爱，与夫社会党之非战，说理虽高，不宜实现，质之明达，以为何如？

(三) 近日士不悦学，溺于声色货利，而无高尚之思想。正宜以精深伟大之文学救之，使之舍彼而图此。而足下谓以后宜趋重写实主义，敢请其故？

(四) 卫生学家言，将来人寿可至二百岁。而法国佛林玛利安君所著之《地球末日记》（见《饮冰室文集》）则谓数十万年后，物质文明发达至极，人类之精力，消耗太甚，故男女平均二十五岁即死。征诸事实，确有若斯之倾向，二说究孰是孰非？

(五) 催眠术为最近所发明，有关于生理学。然闻催眠术之精者，能使人直立于空际而不仆，此与物理学吸力之说反背，究为何故？

(六) 英文布鲁特奇之《英雄传》为古代伟大之著作，读之足兴奋人之志气。沪上各书肆中，不知有购否？又英文人名地名，其读法常有一定之规则，沪上亦有此类书籍否？乞示。

程师葛上

来示诵悉，略复如下：（一）近世德育进步，是否果逊于智育，愚诚不敢妄断。今人所见德育无胜于前代者，有二原因：其一，由于人口加增，经济制度未及改良，富力失其均平，金钱造成罪恶，此非高谈道德所可补救者也。其二，由于社会已成之道德，不克范围今日之人心。近世思想法度月异日新，駸駸未已，而封建时代之道德宗教风俗习惯，仍复遗僵印影，逞其余势，善恶是非之辨，遂纷不可理。综上二因，以判民德，世人之所谓罪恶未必为罪恶，所谓道德未必非不道德。欲救斯弊，第一，当改良社会经济制度，不使不道德之金钱造成社会种种罪恶；第二，当排斥社会已成之道德而尊行真理，不使不道德之道德演成社会种种悲剧。不然，虽日言德育，而道德自身未有进步，德育乌有进步之可言？（二）哲族勇武可钦，而德之军国主义，则非所仰慕。窃以代表近世文明者，推英德法三国。而英俗尚自由，尊习惯，其弊也失进步

之精神；德俗重人为的规律，其弊也戕贼人间个性之自由活动力；法兰西人调和于二者之间，为可矜式。军国主义，其一端也。且国之强盛，各种事业恒同时进步，决无百务废弛、一事独进之理。以今之中国而言军国主义，殊未得当。若夫慈悲博爱非战诸说，为人类最高之精神，然非不武之被征服民族，所可厚颜置诸脑出诸口。（三）士之浮华无学，正文弊之结果。浮词夸语，重为世害，以精深伟大之文学救之，不若以朴实无华之文学救之也。即以文学自身而论，世界潮流固已弃空想而取实际。若吾华文学，以离实凭虚之结果，堕入剽窃浮词之末路，非趋重写实主义无以救之。写实派文学美术，自有其精深伟大处，恐犹非空想派之精深伟大所可比拟。（四）卫生延年之说，差为近理。物质文明发达，人类精力消耗太甚，此直瞽说。精力愈用而愈发达，用而虑其消耗，此东洋式之想象见解，非科学家之言也。惟物质文明发达至极，器械之用途日增，人体之劳动日减，吾人除神经外，百体用作，将失其能力，此固应思患预防者。盖闻人身精力不用而虞其废弃，未闻用而虞其消耗也。（五）催眠等诸魔术属于精神学，非科学所能解释。记者于此毫无经验，未敢断其是非真伪也。（六）此二种书沪上有无售处，记者不知，未敢率答。

记者

J. A. Jackson 君鉴，致汝非君书已收到，惟此君已赴广东，尊函容转寄。此复。

记者

时局对于青年之教训

王 涅

欧云黯淡，演群雄之剧；滇江澎湃，翻首义之声。战争神圣之谈，遂拓开万古心胸，而破人人之迷梦。我国青年，际此外忧内难纷至沓来，试一闭目沉思，吾国家将来当演成何象？立国于二十世纪者，究以何道而即安？现今世界之思潮何若？欧战之影响如何？吾人立身之道，是否以维持现状，苟偷目前为已足？是五问者，吾知国中多数青年，必为笼统下解，作一极无谓之悲观论曰：“中国必亡无疑。”团体事不易为，徒牺此身，无益于世，不如早自为计。任神州之陆沉，则必虚悬无着，摭拾一二可以自大之语，漫作乐观。谓以吾五千余年之古国，四亿之民众，任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去亡之期尚远，且不解亡之苦痛何在，恐报端特甚言之耳。后说之丧心病狂，视前说固相去霄壤。而一细按前说之实质，颓然不复自振，心皇皇然莫知其乡。烦闷萌于兹，坠落肇于兹，其足以吸引全国优秀分子而戕杀之也。害等于洪水猛兽，吾国青年果皆类是，斯真国亡无日。吾为此言，非敢妄凭揣测，厚诬吾最有望之青年诸君也。特居今之世，蒿目时艰，如水益深，如火益热。默念来许，障百川而东之，迥狂澜于既倒，此责微青年，其谁与归？望之深斯责之严。闻有一二毗于上述二说者，不禁隐忧独抱，深惧沦胥，此不佞之用心也。兹请就前问引申其说，以与我青年诸君一商兑焉。

吾今不作感情之抽象论，试平心一察吾国家之现状，为鉴往思来之助。以外交言，自前清康熙二十八年《尼布楚条约》，以迄民国四年五月九日之《中日交涉条约》，无一非丧权失地之证明书也。今岁无端召侮，五国警告，且再三而未已矣。以内政言，旋而主张废省，旋而废府存道存省。今则联邦论方腾于国中，此地方行政制度之未确定也。始以自治会宜遍设，则务扩张之，继以人民程度不足，则随省议会以解散。旋又先设京师模范自治会，以资各省取法，此地方自治之未实行也。改保甲之制而编巡警，巡警不能遍设，则议以兵代警，仿俄罗斯警察国之制，此为熊内阁时代之理想。

既而国内不靖，则兵自兵，警自警，而巡警惟城厢略具形式，此巡警之无可言也。立国根本，在于教育，教育贵有日新之机。乃经费一再被裁，教员更易无定。教育方针，名与实违。举国学子，不知新学为何用。受教育者锐减，社会之弃材益多，而复古思潮且弥漫于全国，此教育之大可忧也。以云财政，竭泽而渔，犹嗟仰屋！税制之紊乱，外债之滥借，银行兑换券之滥发，饮鸩止渴，祸伊胡底。以云实业，居山野者，农有怨咨。处海滨者，渔难获利。工业不振，商旅茶然，一入市廛，外货充斥。去岁对外贸易，输入超过输出竟达二亿有奇。长此以往，云何能继？以云海陆军，甲午败衄，至今不武。陆军兵数，虽有新式军四十七师团，旧式军八百十一大队，而不足以敌日本之十九师团十旅团。海军如海筹、海容、海琛等，皆不过几千吨，以视日本海军总数达五六十万吨者，已相悬绝，何论英德？总之百不如人，而人之谋我者，方日进而未有已。兴言及此，吾亦几坠于前此悲观论者之所云云，顾吾极力自持，决不作如是观者。以吾国将来应演呈何象，不根于目前之事实，而卜于我青年诸君今日之决心。昔德意志列邦，遭拿破仑一世蹂躏之余，工商疲敝，诸小邦意见纷如。何以师丹之役，一举破法，为天下雄？毛奇将军乃归功于全国小学教员。意大利半岛自罗马亡后，土地隶于教皇，政议归于奥国，奄奄之气，不绝如线。何以光复旧物，统一告成？推其由来，即玛志尼所立之少年意大利会。故决心者，成功之母也。吾国朽腐之积习，当以吾青年心血涤之；尸居之余息，当以吾青年之气培之。诸君有此决心，必可化险为夷，奠国家于磐石。孔子曰：“我欲仁，斯仁至矣。”孟子曰：“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哉！”凡我青年，皆当以是自任，勿以艰险而生畏阻。吾所为念及国家前途，始自危而窃愿与青年诸君共勉之也。

其次，近世之国家与古代之国家，不特诂义悬殊，即其蕲向亦不一致。国家说之兴也，权舆于神权，次之以权力，再次以契约，又次以实利或有机体说之数者，以诂国家共通之起源，均不无微疵。然语夫改造近世国家之效能，则契约说之原理，为不可磨。语夫增进近时国家之福祉，则实利说之功用，在所必倡。盖人类意识尚在混沌时代，则国家神造也，帝王神圣也，尊帝王即爱国家也。以一种不求甚解之思想，承数千年相传之习说，已足慑服群众心理。俾各乐天安命以为生，即至疾苦频仍，而既莫明其所以然，则偶语弃市，亦视为其人应得之咎。故以秦之苛暴，胜广辈欲有所起事，非阴借篝火狐鸣之讖，阳托项燕扶苏之名，不足以号召徒众。沿袭既深，世之得位以保其子孙者，亦乐引为神器。自革命者曰“妄希非分”，以为久假弗归之谋，国家至是湮其真意久矣。迨人智日开，疑乃滋长，而所谓人生依托之国家者，断非前说所能维持。有贤哲出，本人心积而未达之怀疑，示以迷而必复之真理。人乃恍然国家之由人造，为人生必不得已之要求，其盛衰存亡，视多数组织体程度之何若。已有国家，

不能改造之俾进于良，是谓自弃。已有国家，不足以谋最大多数之最大幸福，是谓自画。卢骚曰：“民生而自由者也，于其群为平等而皆善。”又曰：“自由平等而乐善者，其天赋之权利也，国者基于民约而成也。夫然，故可以创约，亦可以毁约。”吾人于足以代表总意之国家，决无反抗之理由。否则惟有服从己意，不能服从他意，是为人类之自觉。人必如是，始脱本能生活，而受道义之制裁。此十八世纪以后，惟民主义之国家，所以日磅礴涌发，舍是且无以自存也。有国家矣，吾人之需此国家者何在？国家以人为方便乎？抑人以国家为方便乎？由前之说，人当一切供国家之牺牲，而国家万能论以兴；由后之说，国家一切供个人之牺牲，而国家机械说以起。二说均趋于极端，不足以诂立国之精义。实则国家者，立于国民总意之上，以其国之共同福祉为的。合于此的者，则认其权至高无上，绝对无限。而人民之自由权利，国家务为保障或奖励之，不可为非理之干涉要求。德〈之〉康德、英〈之〉斯宾塞尔均谓国家须于客观方面，确定个人自由权利，维持法律秩序。人生必乐有其国家，国家必有实利于个人，然后爱国之心油然而生，此实利说之未可厚非者也。吾国国度，而在闭关以前，吾民思想，犹去洪荒未远，斯不必论。如其不然，立国于二十世纪者，当遵何道，思过半矣。

其次，环吾身者不仅国人也，尚有世界之各民族在。近世社会学者定民族优劣之原则三：（一）其周围翕受，至为单纯，而尚调和者，是为最幼稚之民族，居今之世，已难自存；（二）周围翕受，虽甚复杂，而未能融洽无间，或肇分裂，或萌反动，处此民族，亦属危道；（三）错综万变，常能开物成务，各有其时代之精神，相摩相荡，以至无极。斯诚所谓优良民族，可胜人而不为人所胜矣。斯言也，凡以谓民族之进步者，始适于生存。进步于何征之，曰于其思想征之。古今历史一民族竞争之试验场也，若者兴，若者亡，若者盛，若者衰，而迹其原由，皆有其不可以已者存。善应之，则日进而无疆；不善应之，未有不即于危亡者。夫云不可以已，即其思想之表征，历史者思想之结晶。思想利于多端，而病单简，宜于条理，而忌庞杂。世界民族之优劣，实准其思想以为等差。伦敦大学历史教授古蓝氏，由思想变迁上分欧洲近世史为四期：第一期，欧人遗弃现在，执着未来，是谓宗教时代；第二期，破罗马法王之势力，立人间良心之权威，是谓宗教改革时代；第三期，自觉个性之价值，标榜民权之真理，是谓政治革命时代；第四期，知国民的生活之意义，努力于发展完成之，是为民族觉醒时代。前三者为过去之思想。今日最奔腾汹涌横流四溢者，此第四期之思潮也。此思潮之发生，一基于政治的、经济的之发达，一基于国民生活内容之充实。自千八百八十年以来，列强盛倡机会同等，势力平均，实行领土分割。以千百五十万方哩之非洲大陆，残留以遗土人者，不过亚俾亚利亚及奈比利亚两地。太平洋群岛，虽小如珊

瑚，非复昔日之无主。亚西亚大陆，近三十年间，殆一变其面目。英国有威海卫、九龙、马来联邦等二十万方哩之支配权；美国亦并菲律宾群岛、布哇等十四万方哩之地；法国于从来所领之柬埔寨及交趾支那外，更掠有安南、老挝、广州湾二十三万方哩之版图；俄国据《爱珲条约》攫得黑龙江以北之地域，更延长于沿海州及中亚西亚等，约获五十万方哩；德意志号称学术最盛之国，东方占地仅及十万余方里，利害冲突，遂以酿成今日之战争；日本望尘而奔，踔厉奋发，乘欧洲方醉于内治改革也，一举而奏维新之功。及欧人伸足东亚，均势局成，复乘之以县琉球，割台湾，并高丽，租旅大，肆力于满蒙之野。欧战既作，大有雄视东亚图执牛耳之心，是皆受第四期思想之支配。欧人应运而开之，日人顺流而赴之。吾国人至今尚若鲠在喉，欲茹仍吐者屡矣，是固得失之林也！今更与青年诸君约论欧洲之思想界。

欧洲有自古传来之三思潮，至今犹食其赐者，“自由、平等、博爱”，是也。自由思想导源于希腊，希人富于想象力及爱美之精神，艺术科学不囚拘于习惯，故能实现人生之新理想。平等思想导源于罗马，罗马文明与希腊异。希腊之文学、美术及哲学，异常发达；罗马则因政治与军事之活动，独于法律、宗教二者，放其异彩。昔人尝谓罗马三度侵服天下，先以兵力，次以法律，又次以宗教。罗马法律，犹为欧洲诸国民法之中心者，则以统御数多习惯、言语不同之民族，能求其通有观念，以作成新法律，不失平等待遇之道也。迨罗马帝政衰，新民族勃兴及人种大移转，东方基督教之文明，深入欧洲人心，博爱思想，遂以普及。中世以降，势力渐坠。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之声风靡全欧，结果乃获自由研究与自由信仰。自时以后，自由要求之度益高，其先表现者为政治上及社会上之实生活。政治自由渊源于卢骚之《民约论》，著为事实，则法兰西大革命、北美十三州之独立、各国之宪法运动，皆是也。政治改革，国民之实力增加，于是自由之声又扩入于经济，亚丹斯密浚自由贸易之先河，穆勒继之，更发挥光大其说，以明社会的自由之根柢，其种类分为三：（一）思想及感情之自由，凡言论、出版、信教等属之；（二）趣味及事业之自由，即各人得自由谋合其性格之生活；（三）结社之自由，其中有一至严之界线焉，即以勿妨他人自由为限。穆勒以人类真实之进步，在于自由竞争、自由讨论之中。世无万全之真理，惟适应于开化者。斯具有一部之真理，压迫者进步之拒绝也，其结果自由扫地以尽，国势萎靡，以濒于亡，虽然极端之自由，却有碍于平等。平等思想，远溯罗马，次由基督四海同胞之观念，固已深植其基。近世学术进步，乃知人无论文野，色无论黑白，人类本性，初不悬殊，其间唯有知识程度之差。吾人祖先，亦曾与今之蛮人，营同样之生活，其道德观念之相异，由于社会的生活状态之结果。其肉体上之差别，及色之特异，亦由于食物或光热气候之殊。本此理想，遂扩其从来褊狭态度，渊渊乎有咸与陶成之风。故自由主义昌，个

性剧烈发挥，而社会上产业之不平等，资本家之跋扈，劳动者之沉沦，相乘而起，有识之士，怒然忧之。社会主义之思潮，乃磅礴而不可遏。故近世欧洲有一最矛盾之思想焉，即标榜自由之个人主义，与标榜平等之社会本位主义是也。美国社会学者衣真古斯，谓：“自由预期博爱，博爱预期平等。”然绝对的自由与绝对的平等，二者实现于社会中，势必互相冲突，演成悲惨之历史。俄国文豪托尔斯泰主张无抵抗主义者也，其具体之运动，为万国平和主义。军备废止问题，国际仲裁条约，数十年来武装平和，幸保无事者，依是之功。一方德哲学家尼采则主张“超人论”，依进化之理法，示人以优胜劣败、适者生存之大原则，谓“平和者，百弊之根源也”。美前总统罗斯福亦心醉其说，谓：“战争乃洗人心腐败之良剂也。”要之人类苟如神之万能，则权利不至相侵犯，国家亦无设立之必要。所谓国际间之战斗，可以永蠲。又人类苟如动物之无自觉力，则亦不解成立国家，战争当不加烈。惟人者社会的动物也，有利己心，同时有爱他心。人苟流于孤岛，使营独身生活时，则黄金、名誉与恋，均不足惜。故人固以满足自身为务，而亦认他人之存在也。乌合相集，不能为一定目的之活动，非在国家主权之下，断难向上发展。国家主权，不越一国领土之外，故若他国人类有侵犯己国秩序时，最后必诉诸武力。此平和论者无论如何主张，战争只有时间与实力之问题，必无永远弭兵之事实。夫爱平和者，人之本性也，不堪压迫而必出于战争者，亦人之本性也。人本具此矛盾之两性，各因其时代而表著之。苟偏其一或缺一焉，鲜有能存立于世者。近世哲学家教育家所苦心焦思，亦在调和此两极端之思潮，俾入中庸已耳。

吾述至此，试一反观吾国人之心理，其个人主义昌乎？抑有社会本位之思想乎？以吾推断，敢信二者皆未具也。夫使吾国果个人主义发达，则必尊重人格，崇尚竞争，自我有绝对之价值。我之理性，在于知有我。我之个性，我之自由也；我之力，我之权利也。遇有无理束缚我、抑压我者，必有以抵抗之，如盎格鲁撒逊人种之善于自卫焉，必不至有今日。使吾国果偏重社会本位，则必结合巩固，内力极强。善用之以为民族干城，国家后盾，众志成城，当之者靡，如日耳曼人种之善于奋斗焉，亦必不至有今日。无如吾国人至今中心尚横障一最大之黑影。由个人等而上之，为此黑影所蒙，不见有国家；由国家等而下之，亦见蔽于此黑影，不知有个人。此黑影者乃如日蚀时，月在日与地之中间；月蚀时，地球复在月与日之中间。由地球上之人见之，固不知为月或地所蒙蔽，以为真乃无日无月也。黑影维何？家族本位之思想是也。家族思想发达之极端，个人无自主权，浸至失意志之能力，一切唯其家长之命是听。家长对其子女，固若有处分之才能，以为凡事未经吾允许者，无论善否，均为大逆不道。而国家思想最为所排斥，谓“苟献身于国，奈此家何？”窃闻留学生父兄之诏其子弟矣，谓“当安分读书，无论何会何社，均不准入，入则灾必逮身也。”又曰：“吾辈辛苦谋一学

费，将来学成，衣锦还乡，光耀闾里耳，遑问国家。”嗟夫！国人固不知有个人，不知有国矣，只见有数千万之家族本位。何怪一盘散沙，随风飞扬，而任其消失耶？

其次，欧战何为而作也？政治家之言曰：“德欲雄飞于世界，英掣其肘。故战争之表面，为奥塞肇端，里面为英德争霸。”经济学家之言曰：“德人口过剩，每年须移殖海外。世界到处，多为英或其他各国所占有，平和蚕食，势缓不可必得，故德必出于战。”历史家之言曰：“德奥与英俄法各国之开战，民族竞争之结果也。”是数国者，初各标榜其国之中心民族主义，以为吸引扩张之具。两力相抵，致生冲突。自余各家，各本其所据之藩，以为立论之鹄，要亦可得共同之一点焉。惟竞争乃可求生存，惟有学术乃可言竞争，惟其国之政府，有容人意思自由之余地。才各得其用，用各如其量，乃可以言学术。今日欧洲人均曰：“德强矣，是德之科学发达之赐也。”顾德何以至是？岂因威廉二世拥有至高无上之权力，乃奏厥功耶？德之学者尝谓普鲁士为君主立宪国，而德意志联邦为共和国家矣。共和之真精神，一在政府之权有制限，人民之自由权利，得以确实保证；一在国中人民有参政权，其利害情感得以互济而不至于破裂。德意志有然，英法亦有然。但德有不同者，其组织力极强，人智亦异常发达。故受外境之压迫愈甚，而弹性愈增。人谓德今日所处之地位，与百年前拿翁之待英国同。拿翁倡大陆封锁同盟，以苦英国，英不为屈，幸收海外殖民之功。英、法等国初行财政协商，近议经济同盟，亦袭拿翁故智。德持之几二年，无稍逊色，是知国民之富于政治抵抗力者，其对内易于合同，对外长于御侮。彼其平日得于议坛或演坛上，批评社会事物，行平和之改革，又能备之有素。人人认国事与家事无殊，或乃过之。以视禽、视鸟息醉生梦死之国民，神经麻痹，手足无措者，固不可同日语矣。吾青年诸君其勿以隔岸观火之态度，视欧洲战争也。世界有病夫国二：一在近东，一在远东。此次战争以解决近东问题，他日战局终息，远东问题即在目前矣。然近东如土耳其者，犹能荷芟执戈，以从战役。达拉尔海峡，英法舰队攻之数月不能下，虽曰德为后援，而土之精兵天险，有足多也。吾国则有焉？有七十二湾海隘，而实无尺险；有数十万余兵，而实无一人。前岁八月欧事起，吾国甫布中立。不一月，日兵突由山东龙口上陆，侵我中立。我政府仓皇不知所措，商诸日不调，听之。而德、奥又起抗议，不得已从顾问日人有贺长雄之说，宣布局部中立，扩战区焉。青岛陷后，吾国外交以为暂可息肩，而《廿一条约》之书又至。让步重让步，卒乃酿成五月九日之奇耻大辱。呜呼！诸君其慎评欧战短长矣，国人欲求为比利时之一周抵御而不可得。今后政治不即于良，惟民国家，不克实现。则波兰、犹太各为外人前驱以锄同族之惨状，必将演于吾神州之奥区，不知彼时吾民尚能高枕安卧否也？

最终，吾还以叩青年诸君之身矣。诸君遭际，既非耕食凿饮歌衢击壤之时期，又

非理乱不知独善其身之行动，其戚戚以终日欤？天下最可怖者，为失望，为烦闷，是自败成功之基也，其汶汶以没世欤？天生我才必有所以为用，我不克完其为我，是谓负天；我不能表彰其为我，是谓负我。负天不可也，负我尤不可也。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稷思天下有饥者，由己饥之。知有我而后能拯人也。颜渊曰：“舜人也，予亦人也。有为者亦若是，知我与人初无殊致也。”西谚曰：“天助自助者。”又曰：“人各立于己所欲立之地。”英人吉林倡自我实现说，法人柏格森立创造进化论，皆求所以善用。夫我者，有我而后有世界。我之乐利，畴则夺之；我之疾苦，谁实贻之？辗转抽译，遂生自觉。自觉之要件有二：一曰奋斗，最大之幸福，必有如何之困难，战胜困难之程度，即其收获幸福之比例差。世间惟懒惰者易托于厌世，惟薄弱者易入于悲观。我身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摩西经十余战，乃出埃及；哥伦布舟行六十余日，乃达美洲，善于奋斗之赐也。一曰坚忍，奋斗不必尽成功，能坚忍者总有成功之一日。孔子曰：“譬如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虽覆一簣，进吾往也。”人世几多之英雄，由失败中培成之者，巴律西之成磁器，维尔德之设海底电线，尤其显著者也。拿破仑曰：“胜负决于最后之五分钟。”吾国中青年诸君乎！宜破世俗之宿命说，持以仁为己任，死而后已之精神，勿作眼前之成败谈。宜有富贵不淫，威武不屈之毅力。今者时局来诏，既已危机迫逼，间不容发，而恃为惟一转捩者，吾青年诸君之心。诸君勿忘其为我，斯能安吾国家？适应世界潮流，有以巧避欧战后种种之危险矣，是在我与诸君。

青年与欲望

陈圣任

人何以生，欲望生之也。人何以死，欲望息而有止境也。孩提之童，呱呱求哺，欲望生焉。及其衰老，视一切事似无所有，而仍未能以己者，欲望犹存也。吾人有一日之生命，必有一日之欲望。详言之，人类所以异于草木禽兽者，为其有欲望。有欲望而后有一定之目的而活动，并各具一理想之目的，殫毕生之力以追求之。故欲望者，人生活活动之由始，生存意味之由萌也。而德国学者康德氏（Kant）乃主禁欲之说，谓：

“一切欲望均为不道德之根源，宜全禁绝之。”此乃大谬不然。欲望禁绝而能实现道德之理想者，未之有也。夫人之于欲望，犹舟之于水，鸟之于气。舟无水不行，鸟无气不翔。人无欲，亦无用其栖栖为，此理之至明。断绝欲望，即谓之死之别名可也。近世欧美各国骎骎日上，而新进之士均有勇往直前百折不挠之概。其志愿之高，希望之大，已足凌驾一切。文明之进步，实欲望之进步为之。我国学者数千年来，均以多欲为戒，以窒欲为无上之美德。而绝圣弃智、清净自娱之思想，弥布于国中。一般青年志气消沉，坠落尤甚，噫其不明人生之意味亦甚矣！人之生也，非为一人而生也。天之生我，不仅为我七尺之躯，谋数十寒暑之衣食而已足，必有所用于我也。吾人之一生一死，固有关于人类之进化，世运之转移，徒以窒欲自高清洁其身者，固非人类生存之本意。欲望之多不足虑也。欲望者，活动之始也。凡人对于目前能自觉不满足者，即为活动之始基。天下唯怠惰之人，最乏欲望，最为刺激，其一生一死与木石同，几不足以齿人类社会。人类社会多数有此缺乏欲望之人，则其老朽之程度，已可自杀其身，自戕其种，遑问立国？故欲药中国今日之青年乎，必自增进欲望始。

予言至此，有不得不为我青年诸君告者。予主张增进欲望，非如尼采氏（Nietzsche）所标之纵欲说也。吾国都会之地，比年号称文明者，究不外奢侈品之增多，性欲之发达，放辟邪侈，无所不为。此其祸我青年，或更甚于窒欲，吾又何敢更扬其波，然吾又极端排斥窒欲说者。则以近来自好之士，鉴于国家多难，庶政淆乱，艰危万状，旁皇无措。父兄之诏其子弟者，惟以不入党会为言。政府之告其人民者，惟以勿生事为戒。青年思想受人束缚，往往陷于悲观。于是吾人前此所抱之理想，所怀之愿望，均若付之流水。世道既无是非，而所谓英雄豪杰、大人君子者，亦不过尔尔。吾生有涯，既不能发挥本能，则相与不谈政事，求得一啖饭地，以安其生。而青年豪壮之气，峥嵘之象，扫地无余。悲夫！此等青年，其躯壳虽存，而无形中已自杀矣。中国所恃者，青年为支柱也。以历史言，虽曰数千年古国，然革命以来，造端伊始，何一不有待于青年。盖自死而之生者，青年；自存而之亡者，亦青年也。深望我辈青年，勿便气馁，增其高尚之欲望，促成向上之志向，以不断之奋斗，为国家争命脉也！

难者曰：“人生不能无欲，欲不可纵，尤不可窒，固矣。”然青年为欲望最强盛之时期，所谓肉体欲望、精神欲望，不知几千万亿。兔起鹘落，莫衷一是。吾子果有何道以增其高尚之欲望，而又不失于放纵乎？吾详进言欲望法则。夫欲望者，相竞争而相吞并者也，是曰欲望代用之法则。经济学、伦理学、卫生学诸家均详言之。欲望与世运同一进步，文明愈发达，欲望亦愈增加。凡人一生之欲望，不能一一满足之，因是欲望之选择生焉。有所取必有所舍，有所重必有所轻。孟子曰：“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此即欲望代用法则之一例也。重鱼则必

舍熊掌，重熊掌则必舍鱼。舍云取云，有权衡之作用，非必去其一而并绝其他也。告子曰：“食色，性也。圣人亦何尝不谓然。而所以不甚好之者，以有道德之欲望代之，而食色之欲望为所吞并也。”孟子曰：“生我所欲也，所欲有甚于生者。死我所恶也，所恶有甚于死者。”此皆较量轻重，而以较重之欲望代轻者焉。近世欧美各国有所谓禁酒茶肆之设。盖欲禁饮酒之恶癖，乃设茶肆，养成饮用咖啡之习惯，亦以良欲望代用恶欲望之一实例也。语曰：“吉人为善，惟日不足；凶人为不善，亦惟日不足。吉人之于善，凶人之于恶，尽其一生之力，各满足其欲望。而惟日不足，凶人之所以终于恶者，以无良欲望代之耳！”青年之欲望，虽有恶者亦有善者，吾今不求其窒欲，亦不愿其纵欲，惟求有高尚足以代用之欲望。俾其精神有所集注，含弘光大，发为世用，此即增进青年欲望惟一之要道。青年犹春也，春来花不能不开。青年之时，欲望不能不发达，天理之自然，而进化之枢机也。世人不察，动以好大喜功责人，以安分守己勉子弟，而子弟鲜克由礼者卒多。盖欲望抑之于己，必发之于彼，不能乘机而利导之。徒戒其多欲，甚至将其善良之习惯，而亦铲除之。遂使人虽青年，心如死灰。西人谓吾为病夫国，是谁之咎欤？夫予所以主张增欲望者，盖青年非增大其高尚之欲望，恶欲望乃无由而断绝也。兹请述吾国青年，亟宜增大之欲望有二，列之如下：

（一）运动欲。青年为身体发育最强之期，生理上必有活动之欲望，遂生一种运动欲。运动者，青年惟一肉体上之欲望也。我国受老庄思想之遗毒，以静为主。虽在儿童，必使其若木偶焉，故运动极不发达。夫运动之能增进体力，尽人知之。青年之运动，非仅一身体健康也。运动之欲望发达，使青年觉其兴味，能排除各种有害之欲望。英人嘉白尔（Garber）著《现代教育之运动》，其言曰：“现代之教育思想重于教科以外之活动，作业与游戏之分明，乃授学生以无限更新发展之活动力。”又曰：“青年高尚精神之发育，必受新兴味、新活动之影响，运动尤其影响之最大者。是青年之于运动，为一生立身上必要之任务也。”予谓运动者，能坚强意志，练磨智识，于智育、德育亦有莫大之关系。西哲有言：“健康之精神，宿于健康之身体。”青年之运动欲增加，斯国家必有更新之象矣。

（二）名誉欲。名誉者乃人生第一之生命，肉体乃为人生第二之生命也。谚云：“兽死留皮，人死留名。”喻躯壳可死，而名誉不可死也。马丁（Marden）著 *Pushing to the Front to success under Difficulties* 一书，为逆境青年痛下针砭，教人增大欲望，以名誉为主。其言曰：“人也者，名誉之动物，而最进步之动物也。”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让千乘之国。”是无论古今东西，均以名誉为人生惟一要务。青年者，名誉欲最盛之时代，不问其学问或行为，均尽其能力，以博他人之称道。社会学者，谓之自己表彰，属于二次的欲望，谓因有社会而始生者。故青年一入社会，社会必有以鼓舞之，使知

爱惜名誉，不特禁其为恶，且可奖之为善，此即青年最良之兴奋剂也。我国偷惰之风既成，遇一年少能任事者，则笑其好出风头，百方抑制之，必使彼等颓然若丧而后快。其忌才嫉能之心，即律以杀人之罪，犹不为过。以故遇有国家大事发生，告之者，虽暗口晓音，而闻之者，若熟视无睹。举国人不知名誉为何物，志节为何事，但求一将来可以容身，每月能赚得阿堵若干者，则虽牺牲一切，有所抚恤。夫名誉者，人类进化之阶梯。名誉欲不发达，人生之真价，去其半矣。呜呼！此亦我青年所当加勉者也。

青年所应增大之高尚欲望多矣，而吾独举是二欲者，诚以我国青年对此尤为缺乏。向为我一知半解之理学前辈，芟除殆尽，又无良欲望以代之。浸至发生二现象，不为里巷之青衿，则为市井之恶少。而谨愿者，亦祇困顿抑郁以了其生。以吾二万万方里之地，而托庇于此轻佻浮薄、畏葸消沉之青年之手。而适当二十世纪磅礴涌发之潮流，云胡有幸。我青年诸君，当以何欲望为最适于今日国家之要求，为个人发展之余地，请澄思之。

第二号

(民国五年十月一日发行)

通告 一

本志自出版以来，颇蒙国人称许。第一卷六册已经完竣。自第二卷起，欲益加策励，勉副读者诸君属望，因更名为《新青年》。且得当代名流之助，如吴稚晖、马君武、张溥泉、温宗尧、胡适、苏曼殊、李大钊诸君允许担任本志撰述，嗣后内容，当较前尤有精彩。此不独本志之私幸，亦读者诸君文字之缘也。

通告 二

本志自第二卷第一号起，新辟“读者论坛”一栏，容纳社外文字。不问其“主张”“体裁”是否与本志相合，但其所论确有研究之价值者，即皆一体登载，以便读者诸君自由发表意见。

我之爱国主义

陈独秀

伊古以来所谓为爱国者（Patriot），多指为国捐躯之烈士，其所行事，可泣可歌，此宁非吾人所服膺所崇拜。然我之爱国主义则异于是。

何以言之？世之所重于爱国者何哉？岂非以大好河山，祖宗丘墓之所在，子孙食息之所资，画地而守，一群之所托命，此而不爱，非属童昏。即欲效犹太人流离异国，威福任人已耳。故强敌侵入之时，则执戈御侮，独夫乱政之际，则血染义旗，卫国保民，此献身之烈士所以可贵也。今日之中国，外迫于强敌，内逼于独夫（兹之所谓独夫者，非但专制君主及总统，凡国中之逞权而不恤舆论之执政，皆然）。非吾人困苦艰难，要求热血烈士为国献身之时代乎？然自我观，中国之危，固以迫于独夫与强敌，而所以迫于独夫强敌者，乃民族之公德私德之堕落有以召之耳。即今不为拔本塞源之计，虽有少数难能可贵之爱国烈士，非徒无救于国之亡，行见吾种之灭也。世有疑吾言者乎？试观国中现象，若武人之乱政，若府库之空虚，若产业之凋零，若社会之腐败，若人格之堕落，若官吏之贪墨，若游民盗匪之充斥，若水旱疫疠之流行，凡此种种，无一不为国亡种灭之根源，又无一而为献身烈士一手一足之所可救治。外人之讥评吾族，而实为吾人不能不俯首承认者，曰“好利无耻”，曰“老大病夫”，曰“不洁如豕”，曰“游民乞丐国”，曰“贿赂为华人通病”，曰“官吏国”，曰“豚尾客”，曰“黄金崇拜”，曰“工于诈伪”，曰“服权力不服公理”，曰“放纵卑劣”，凡此种种，无一而非亡国灭种之资格，又无一而为献身烈士一手一足之所可救治。一国之民，精神上、物质上如此退化，如此堕落，即人不我伐，亦有何颜面，有何权利，生存于世界？一国之民德、民力在水平线以上者，一时遭逢独夫强敌，国家濒于危亡，得献身为国之烈士而救之，足济于难。若其国之民德、民力在水平线以下者，则自侮自伐，其招致强敌独夫也，如磁石之引针，其国家无时不在灭亡之数，其亡自亡也，其灭自灭也。即幸不遭逢强敌独夫，而其国之不幸乃在遭逢强敌独夫以上，反以遭逢强敌独夫，促其觉悟，为国之大幸。夫所贵乎爱国烈士者，救其国之危亡也，否则何取焉？

今其国之危亡也，亡之者虽将为强敌为独夫，而所以使之亡者，乃其国民之行为与性质。欲图根本之救亡，所需乎国民性质行为之改善，视所需乎为国献身之烈士，其量尤广，其势尤迫。故我之爱国主义，不在为国捐躯，而在笃行自好之士，为国家惜名誉，为国家弭乱源，为国家增实力。我爱国诸青年乎，为国捐躯之烈士，固吾人所服膺、所崇拜。会当其时，愿诸君决然为之，无所审顾。然此种爱国行为，乃一时的而非持续的，乃治标的而非治本的。吾之所谓持续的治本的爱国主义者。

曰勤 传曰：“民生在勤，勤则不匮。”今日西洋各国国力之发展，无不视经济力为标准。而经济学之生产三要素：曰土地，曰人力，曰资本。夫资本之初源，仍出于土地与人力。土地而不施以人力，仍不得视为财产，如石田童山是也。故人力应视为最重大之生产要素。一社会之人力至者，其社会之经济力必强；一个人之人力至者，其个人之生计，必不至匮乏，此可断言者也。皙族之勤勉，半由于体魄之强，半由于习惯之善。吾华惰民，即不终朝闲散，亦不解时间上之经济为何事，可贵有限之光阴，掷之闲谈而不惜焉，掷之博弈而不惜焉，掷之睡眠宴饮而不惜焉。西人之与人约会也，恒以何时何分为期，华人则往往约日相见；西人之行路也，恒一往无前，华人则往往瞻顾徘徊于中道，若无所事事。劳动神圣，皙族之恒言；养尊处优，吾华之风尚。中人之家，亦往往仆婢盈室。游民遍国，乞丐载途。美好丈夫，往往四体不勤，安坐而食他人之食。自食其力，乃社会有体面者所羞为，宁甘厚颜以仰权门之余沥。呜呼！人力废而产业衰，产业衰而国力隳，爱国君子，必尚乎勤！

曰俭 奢侈之为害，自个人言之，贪食渔色，戕害其生，奢以伤廉，堕落人格。吾见夫世之倒行逆施者，非必皆丧心病狂。恒以生活习于奢华，不得不捐耻昧心，自趋陷阱。自国家社会言之，俗尚奢侈，国力虚耗。在昔罗马、西班牙之末路，可为殷鉴。消费之额，不可超过生产，已为经济学之定则。况近世工商业兴，以机械代人力，资本之功用，卓越前世。国民而无贮蓄心，浪费资财于不生产之用途，则产业凋敝，国力衰微，可立而俟。吾华之贫，宇内仅有。国民生事所需，多仰外品。合之赔款国债，每岁正货流出，穷于计算。若再事奢侈，不啻滴尽吾民之膏血，以为外国工商业纪功之碑，增加高度。人人节衣省食，以为国民兴产殖业之基金，爱国君子，何忍而不出此？

曰廉 呜呼！金钱罪恶，万方同慨。然中国人之金钱罪恶，与欧美人之金钱罪恶不同，而罪恶尤甚。以中国人专以造罪恶而得金钱，复以金钱造成罪恶也。但有钱可图，便无恶不作。古人云：“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怕死，则天下治矣。”不图今之武官，既怕死又复爱钱。若龙济光、张勋辈，岂真有何异志与共和为敌。只以岁蚀军饷数百万，累累者不肯轻弃，遂不恤倒行逆施耳。袁氏叛国，为之奔走尽力者遍天下，岂有

一敬其为人或真以帝制足以救国者，盖悉为黄金所驱使（严复明白宣言曰：余非帝制派，惟有钱而无不与耳）。袁氏歿，其子辈于白昼众目之下，悉盗公物以去。视彼监守边郡，秘窃宝器者，益无忌惮矣。夫借债造路，丧失利权，为何等痛心之事，只以图便交通，忍而出此。乃竟有路未寸成，而借款数千万悉入私囊者，人之无良，一至于此！又若金州画界，胶州画界，利敌贿金，蒙蔽溢与，其罪恶更有甚焉！至于革命乃何等高尚之事功，革命党为何等富于牺牲精神之人物，宜不类乎贪吏矣！而恃其师旅之众，强取横夺，满载而归者，所在多有。此外文武官吏，及假口创办实业之奸人，盗取多金，荣归乡里，俨然以巨绅自居者，不可胜数，社会亦优容之而不以为怪。甚至以尊孔尚德之圣人自居者，亦复贪声载道。呜呼！“贪”之一字，几为吾人之通病。此而不知悔改，更有何爱国之可言！

曰洁 西洋人称世界不洁之民族，印度人、朝鲜人与吾华鼎足而三。华人足迹所至，无不备受侮辱者，非尽关国势之衰微。其不洁之习惯，与夫污秽可憎之辫发与衣冠，吾人诉之良心而言，亦实足招尤取侮。公共卫生，国无定制；痰唾无禁，粪秽载途；沐浴不勤，臭恶视西人所畜犬马加甚；厨灶不治，远不若欧美厕所之清洁。试立通衢，观彼行众，衣冠整洁者，百不获一。触目皆囚首垢面，污秽逼人，虽在本国人，有不望而厌之者，必其同调。欲求尚洁之哲人不加轻蔑，本非人情。然此犹属外观之污秽，而其内心之不洁，尤令人言之恐怖。经数千年之专制政治，自秦政以迄洪宪皇帝，无不以利禄奔走天下，吾国民遂沉迷于利禄而不自觉。卑鄙齷齪之国民性，由此铸成。吾人无宗教信仰心，有之则做官耳，殆若欧美人之信耶稣，日本人之尊天皇，为同一之迷信。大小官吏，相次依附，存亡荣辱，以此为衡，婢膝奴颜，以为至乐。食力创业，乃至高尚至清洁适于国民实力伸张之美德，而视为天下之至贱，不屑为也。农弃畎亩以充厮役，工商弃其行业以谋差委，士弃其学以求官，驱天下生利之有业者，而为无业分利之游民，皆利禄之见为之也。闻今之北京求官谋事者，数至二十万众。此二十万众中，其多数本已养成无业游民之资格，吾知其少数中未必无富有学识经验之人，可以自力经营相当事业者，而必欲投身宦海，自附于摇尾磕头之列，毋亦利禄之心重，而不知食力创业为可贵也。不能食力者，必食他人之食；不思创业者，自绝生利之途。民德由之堕落，国力由之衰微。此于一群之进化，关系匪轻，是以爱国志士，宜使身心俱洁。

曰诚 浮词夸诞，立言之不诚也；居丧守节，道德之不诚也；时亡而往拜，圣人之不诚也。吾人习于不诚也久矣。以近事言之，袁氏之称帝也，始终表里坚持赞成反对者，吾皆敬其为人。乃有分明心怀反对者也，而表面竟附赞成之列。朝犹劝进，夕举义旗，袁氏不德，固应受此揶揄，而国民之诈伪不诚，则已完全暴露。其上焉者谓

为从权以伺隙，其下焉者诡曰逢恶以速其亡。吾心固反对帝制者也，不知若略迹论心，即筹安六人，去杨、刘外，何尝有一人诚心赞成帝制？惟其非诚心赞成而赞成之者，其人格远在诚心赞成而赞成之者之下，明知故犯，其罪加等。此何等事，而云从权逢恶，则一旦强敌压境夺国，不知其从权逢恶也，更演何丑态、作何罪孽？此外人所以谓法兰西革命，为悲剧的革命。而华人革命，乃滑稽剧也。若张勋、倪嗣冲、陈宦、汤芑铭、龙济光、张作霖、王占元辈，本诚心赞成帝制者也。乃袁势一去，或叛袁独立，或仍就共和政府之军职，视昔之称扬帝制、痛骂共和也，前后竟若两人。孙毓筠非供奉洪宪皇帝之御容，称以今上圣主万岁者乎？乃帝制取消时，与其友书，竟有袁逆之称。其他请愿劝进之妄人，今又复正襟厉色以言民权共和者，滔滔皆是，反复变诈，一至于斯，诚不知人间有羞耻事也。呜乎！不诚之民族为善不终，为恶亦不终。吾见夫国中多乐于为恶之人，吾未见有始终为恶之硬汉。诈伪圆滑，人格何存？吾愿爱国之士，无论维新守旧，帝党共和，皆本诸良心之至诚，慎厥终始，以存国民一线之人格。

曰信 人而无信，不独为道德之羞，亦且为经济之累。政府无信，则纸币不行，内债难得，其最大之恶果，为无人民信托之国家银行，金融大权，操诸外人之手。人民无信，则非独资无由创业。当此工商发达时代，非资本集合，必不适于营业竞争。而吾国人之视集资创业也，不啻为骗钱之别名。由是全国资金，皆成死物，绝无流通生长之机缘。以视欧美人之资财，衣食之余，悉贮之银行，经营产业，息息流通，递加生长也。其社会金融之日就枯竭，殆与人身之血不流行，坐待衰萎以死，同一现象。是故民信不立，国之金融，决无起死回生之望。政府以借债而存，人民以盗窃而活，由贫而弱，由弱而亡，詎不滋痛！

之数德者，固老生之常谈，实救国之要道。人或以为视献身义烈为迂远，吾独以此为持续的治本的真正爱国之行为。盖今世列强并立，皆挟其全国国民之德智力以相角，兴亡之数，不待战争而决。其兴也有故，其亡也有由。唯其亡之已有由矣，虽有为国献身之烈士，亦莫之能救。故今世爱国之说与古不同，欲爱其国使立于不亡之地，非睹其国之亡始爱而殉之也。夫国亡身殉，其义烈固自可风。若严格论之，自古以身殉国者，未必人人皆无制造亡国原因之罪。故爱其国使立于不亡之地，爱国之义，莫隆于斯。

青年与工具

吴稚晖

坐吾于一室之中，悠然四顾，惟吾此身，与相对之一猫，及窗前之树，为天然品。余则上椽下席，笔砚几案，衣饰袜履，借猫之褥，支树之榭，皆非天然所能有，概称之为曰人为品。盖莫不一一皆造自人也。苟其无人，则此椽此席，此笔砚此几案，此衣饰袜履，与夫此褥此榭，皆无从出现。猫则藉草，树则枕石，皆在山川云雾迢迢回荡之中，生活于天造之草昧而已。纵亦有兽窟之穴，鸟筑之巢，蜂成之窠，蚁聚之垤，稍与大造争别异之观，亦止点缀于天然品之间，非能相对为物。有两大之势，有如今日人为品之耸塔于高峰，建市于平原，连樯于巨川，罢轨于大陆，一若山川云雾，必待城郭舟车，共组而为世界也。然则吾人言人事，所可表异于天然之界者，惟此世界相待以为组织成分之人为品而已。

吾决非崇拜物质文明之一人，惟认物质文明为精神文明所由寄之而发挥，则坚信无疑。幸福者果何物乎？幕吾以天，席吾以地，缠藤叶于吾身，坐山石之上，歌声出金石，固何歉乎精神完固之我，而不认为有一种高尚之幸福？但此种幸福，皆在物质具备，充养吾之精神，已使演进而有余。而后偶任吾个体之返本自适，遂有若天地甚宽，其乐反未央耳。若真在藤叶缠身之世，共幕于天，共席于地之同胞，皆苦藤叶之不供。吾缠吾身，怀宝即罪，杀身之惨，可以区区章身之藤叶，安在而能如戒约完具。盗贼屏远之人境，有晏然之山石可坐，即非出于人与人之相害。以藤叶自缠，苟焉生活之人功，岂能使蛇龙兕虎，敛迹深林，而多干净可坐之山石？而且歌则有思，哭则有怀，纵猿人亦自有呜呜之天趣，然安在所谓声出金石者，而望简册不富。缥缈不具之人类，足生吾人代为设想之繁感，是则吾人理想中高尚之幸福，一若全发挥于精神者，亦几几乎实由物质文明伸缩之区域，为其发挥弛张之区域耳。且认识幸福于自身，由慊然不敢备物之天德，觉与物质文明之进退无关。倘推举吾为幸福之制造家，则吾将造蛇龙兕虎交相腾跃之山石，而坐吾同胞于上为尽职乎？抑将张罗设阱，驱蛇龙兕虎而远行，洁灾害不生之山石以坐之乎？循此以推，将使终年露坐于山石之上，与严

霜畏日，争烈于朝暮乎？抑将教之编茅伐竹，蔽山石之半，俾可朝坐而暮息，晴出而雨休乎？一一备物无休，而物质文明遂与人类幸福相驱而并进，于是幸福中不能不含有巨大成分之物质文明。吾视整然吾椽，洁然吾席，对精良之笔砚，冯坚适之几案，衣饰袜履，莫不周体。慵猫借于褥，瘦树扶于楹，吾草此文于其中。方风雨之潇潇，而吾晏如邻之人力车夫家，大风吹折其树枝，破椽瓦而去。雨水渍床前，坐三足椅上，扶破桌，身着单衣，飒飒寒战。磨金不换于碗底，执大蒜头笔，伸表心纸作书，乞贷乡人。彼此之情状，制造幸福家，厚吾抑厚彼。若谓所予之幸福，果分厚薄，无非备物以贻吾两人者，周与不周耳。是则物质之文明，决未可于人类之幸福，有所蔑视。

物质文明者何？人为品而已。人为品者何？手制品而已。故夫手也者，一切人为品之产母也。生类万物之造作，其工具以角、以口、以足，角与口足之外，更无别种之工具。人之初祖，立其两后足，使能支持其全体，乃以两前足转变为手。自有手而生类最良之工具，因以出世，何也？惟手之为工具，能产生他工具，若角、若口、若足皆不能。攀枝而为杖，拾石而成斧，此产生最初简单之他工具。手能击燧或引日以取火，若角、若口、若足又不能。火之利用溥，杖且倏焉为矛，斧且倏焉有刃，由乎产生之简单他工具，又产生较繁复之他工具，于是网、罟、耒、耜、弓、矢、舟、车，以渐而备。自书契以来，经六千年之演进，于百年前十八世纪之末，尤繁复之工具，所谓蒸汽机者产生焉。蒸汽机既产生，不惟蒸汽机自身为工具，千万倍于手之作用也。即有所谓机转之刨床者焉，他钻所不能刨者，刨床能之；又有所谓机转之钻台焉，他钻所不能钻者，钻台能之；又有所谓机转之锯座焉，他锯所不能锯者，锯座能之。不惟能刨、能钻、能锯，扩张无限之力量而已，而且由刨床、钻台、锯座之所刨且钻且锯者，能得千分万分之一之精密，决非手之所能为功也。此类之刨床、之钻台、之锯座，尽有号为机转，不过有机焉，可手摇足踏，非必尽转以汽机。惟此床、此台、此座能具精密之机件，可手摇足踏，而功用繁富，其所具之机件，固必造自汽机。所以自汽机之产生，汽机自身固突然而为古来未有之工具。由彼产生之刨床、钻台、锯座之类者，亦皆为古来未有之工具。盖由此等工具，皆能产生若斧、若凿、若枢、若括无数能力皆备之工具，以佐吾手之不能也。

吾今卑之无甚高论，以今东方不能备物之民，与西方备物甚富之民较，固无异由人力车夫家之短垣，以窥吾室，备物周与不周而已。其备物不周之故，推想于物之所以备，即工具短缺是矣。工具短缺之情状，普通皆有觉悟，如所谓主张推广机器制造也，所谓传布实业主义也，所谓注重科学教育也，无非间接直接，亦望增多其工具。虽然，如不能成真正工具之嗜好普及于青年间，则所谓机器制造，所谓实业主义，所谓科学教育，皆如隔云雾而谈天际也。古之青年，负篋于外，略具自治之能力者，其

篋中必有小剪，有缝针，有修脚刀，或有铁锤。今之青年则有进于上数者之外，又有裁纸削笔之刀，有开瓶之钻，有起钉之凿，甚而至于有剽孔之螺钻。此人人认为与时辰表、寒暑计、画图规尺，为青年之所必备。嗟呼！此真中国之青年！欲知他国青年之生活，正在梦中。

西国鄙谚，即眼前品物而比较文明野蛮者，以吾所闻凡三：一曰国之文野，可以肥皂店多寡分之；二曰国之文野，可以硫酸制造所多寡分之；三曰国之文野，可以工具发售处多寡分之，三者各有其持论之目的。吾以为工具发售处尤为其母亲。肥皂之厂，硫酸之器，皆从极便利、极精密之工具得保有廉价，保有良果，始能日以发达。正如甲生携有小剪、缝针，方不至足穿裂缝之袜，裾曳垂落之纽；如乙丙各生之去家方远，常露其窘态也。吾国昔年除张小全、王麻子之外，曾否有正式之工具店？大匠之所具，百工之所为备，或专有一匠为特别行业，熔造于隘巷，或就普通锻铁所，由求者口讲手画以指制。所可适市而求者，不出乎小剪、缝针、修脚刀、铁锤而已，间或有裁纸之刀。所谓开瓶之钻，起钉之凿，剽孔之螺钻，必于洋货铺。求他物于洋货铺，吾所不忍提议。惟就洋货铺而得工具，能得其制造之母亲，得之而久之可以不复更得，此正所谓借矛攻盾者也。然中国之洋货铺，能求得机转之刨床否？能求得机转之钻台否？能求得机转之锯座否？吾恐吾之青年既未见其制，或且未闻其名。有之，在上海闹市，方用于广东宁波之工匠者，确有无无论何种青年，当备于其家中自修之室，而乃概骇之为机器。不曰工人所用，即曰机匠所需，与社会普通青年无关。有所关涉，亦工科之青年而已。嗟乎！此真中国之青年！欲知他国青年之生活，正在梦中。

幸而世界事业演进之发达，循自然而推暨。年来工具之输入，有所谓五金店者，月推而日盛。苟其吾之青年，能联合全国青年，开一欢迎五金店之大会。而中国青年之生活，必开一新纪元，其故无他。吾所谓机转之刨床者，五金店间可以求之；所谓机转之钻台，机转之锯座，五金店且尽可以求之。节缩青年制裘观剧会食，种种消耗无益之资，先求刨床、求钻台、求锯座，置于家中自修室中。开其手匣，有小剪、缝针、修脚刀、铁锤、裁纸削笔之刀、开瓶之钻、起钉之凿、剽孔之螺钻，无不毕备。扪其衣袋，时辰表、寒暑计、画图尺规，亦无不具。于是烧蒸水之玻璃瓶，蓄电气之积累机，与所谓普通斧凿、若枢、若括之支架，相位置于刨床、钻台、锯座之间，复有六经三史图谱哲像，互相点缀，此等青年方为文明之青年，此正如古人骄养之青年。其父兄夸能永给子孙之轿马，无所用其手足，遂任天生之工具，萎缩而不用。今共知以轿马废其手足，缓急之苦累无穷。所以今日无论家富轿马者，亦主张有相当运动，发展其天所赋予之工具。推而进之，今日开明人类，知欲充吾天然之工具，至于相当者，不必发高论。而普通之所谓机械品，宜人人附于天然工具之一手，皆求而有之，而后充

一普通人之能力乃完。故吾不望青年为伟人，仅望青年为普通人，当求刨床、求钻台、求锯座。

吾略据英国之青年为报告，其十二三以下之青年，其自修室中，大部有玩具（Toy）。所谓刨床、钻台、锯座，皆刻以木，或制以马口铁，运动之以火酒，此意焉而已。而寻常之锯钻刨凿，皆由岁时即求备于邻近之五金店。十三四至二十以外之青年，遂有模型（Model）。模型之为物，则影响大矣。鼓吹此等模型之报，邑有十数；交换此等模型之古物店，市有百数，制造此等模型之工厂，资本达数十百万者，亦以十百数。此等模型之能力，所谓刨床、钻台、锯座之类者，能连结于五六匹马力、十数匹马力之汽机油机马达以动。而广东宁波工匠得之，能设机器巨肆于虹口洋泾浜之间。皆常出现于彼中青年家屋内自修之室也，即借此刨床、钻台、锯座之能力，自制一半匹马力至两三匹马力之汽机油机马达，以自牵其刨床、钻台、锯座，不仅仅倚恃于手足，亦每日下午放假以后，聚议于公园球架之旁，至寻常也。所以去吾邻居之半里，有中校焉，为生徒者七百，其中三百人家中皆有可用机力牵引之刨床，有正式制造小物之能力。自军火立部以来，所谓爱国之青年，皆思出少力以助公家，于是于星六及星日，此三百青年者，各领枪子二百，两日中就其自修室之刨床而竟工焉。盖一中校游戏工具之所助，乃周助六万“必马”，以青年不幸而造杀人之具。此别一问题，自当特别研究。至就作工之本题能力而言，吾青年仅藏小剪、缝针、铁锤而罢者，方如具有工具之人类，与只有若角、若口、若足者相比比例矣。然而英之社会，自战事发生以来，犹痛诟其青年，以为工具之教育远不如日耳曼。日耳曼即一车夫之家，皆有一工场（Work Shop，惟用 Work Shop，表意乃显。译曰工场，嫌太广，曰工作所，又嫌太狭。所谓 Work Shop，即种种工具，如牵机之汽机油机马达，作工之刨床钻台锯座等，无不格外具备，工作可以完善）。工场何物？我之青年必对曰：“在裘信昌及制造局。”岂曾梦见自修室中有之乎？

故吾决非崇拜物质文明者也，如稍有一毫不能打破备物以为幸福之理论，请吾青年视其手，又视文明之工具，决非工科青年，方当注重于工具者也。

吴先生稚晖，笃行好学，老而愈挚，诚国民之模范，吾辈之师资。此文竟于发热剧烈时力疾为之，以践本志之约，其诲不倦重然诺如此。全文无一语非药石，我中国人头脑中得未曾有。望读者诸君珍重读之，勿轻轻放过一行、一句、一字也。

独秀谨识

欧洲战争与青年之觉悟

刘叔雅

千九百九年，英国大政论家脑门言介尔（Norman Angel）著一书曰《大幻想》（*Great Illusion*），就列邦之经济关系，力言战争之必不得起，侵略之绝无所利。言氏文辞华妙，论据精确。宇内谈士大爱好之，争先购读，人手一编，有纸贵洛阳之概。记者癸丑之秋，避地日本，始得见之。亦深叹其识见之卓越，论证之翔实，非寻常高谈仁义之平和论可比。私心窃计，以为世界列强之经济关系既如此密切，平和纵难永保。然近数年中，战祸必难遽作，即英德之竞霸争雄，恐亦以经济战争决其胜负，未必遂以干戈相见也。当时除少数深识之士外，与记者同感者实繁有徒。世界和平之梦方酣，美国富人加乃义与言氏辈其代表也。乃未及期年，塞尔维亚一少年奋锥一击，圆舆震动，旬月之间，兵连祸结。古来文人形容战祸之辞，如所谓“伏尸百万”“朱殷千里”者，竟成实事。若“兴师十万，日费千金”则曾不足以尽其万一焉。诸交战国执戈之士二千万人，战线延长数千里，死伤战士数达千万，所耗战费至八百余亿圆。鼓角鸣于地中，彤珠流于天上，杀敌百里之外，攻入九渊之下。器械之精巧，战祸之惨烈，真令吾临祸怀佚之民族魂精泄横，心折骨惊。呜呼！今而后，方知战斗乃人生之天职，和平为痴人之迷梦。处今之世界而妄冀和平不能力战者，真无异群虱处裯中而不知炎丘火流焦邑灭都之祸也。肉食者鄙，吾何望焉？即彼大人先生亦何足与语力征经营之烈？记者一线之希望，在吾亲爱之青年耳。故敢擘肌为纸，剝肝为墨，哀鸣于吾青年之前，促其自觉。青年而能自觉其责任，孟晋自疆，努力奋斗，则吾青年自身之福祉亦邦家无疆之休。青年而苟偷怀佚不能努力奋斗，则邦家覆败，吾青年亦必及身为虏。地球虽大，不能容此卑劣苟贱之民族以貽人类全体羞也。

此度欧洲战争，为书契以来第一大事，吾人所得教训不可胜数。关于特殊事项者，姑置弗论，其足以垂训人类全体，而弱国之民尤当深铭于心。永矢不忘者，厥有数端。记者不敏，敬举于下，愿吾亲爱之青年诸君察焉。

一、和平者痴人之迷梦也。天下事有字书虽载其名，而终古不可得见者，“和平”

二字是也。此二字本卑劣怯弱者脑海中一种幻境，绝无实现于世界之一日。东洋民族之衰亡，实此不祥名词为之总因。其害之烈十倍于鼠疫微菌，苟不速拔除之，其民族未有不夷灭者也！盖世界所以不灭，乾坤所以不熄者，实赖此永世不休之战争。大之则为邦国交哄，杀人盈野；小之则为个体相残，流血五步。内则为天人交战，外则为征服自然。举凡国家之兴废，个体之存亡，人之为圣贤，为禽兽，为文明，为野蛮，莫不由于战争之胜负。即小至于一滴水、一微尘，苟细察之，其中战事炽然，与欧洲战场同其剧烈。即近至吾人七尺躯中，白血球与病菌之战，消毒素与毒质之战，其奋斗努力之状，亦不在彼义勇武怒之军人下也。战争者实创造进化之中心，此事一废，世界随灭。若必欲于此世界中强求所谓和平者，则灭亡二字庶乎近之。好和平之民族，即自甘夷灭之民族也。近世史学大家埃密尔·莱希氏往岁在英京伦敦大学讲演之辞，真足发青年之深省。吾衰微不振之东洋民族，尤当谛听。莱希氏之言曰：“战败之国民，其所损失虽大，终有恢复之期。其一蹶不振者非战败之国民，乃不战之国民也，奥大利即其例也。人类借永世不休之战争以得进步，与自然界无殊国民而爱和平，即其灭亡之征兆也。”奥大利虽旧邦，犹未遽即衰亡，往日奋斗之迹，史册俱在。即此次战争亦尚能北抗强俄，南支意师，力战不屈，亟摧敌国。莱希氏犹谓其不能奋斗，终将陨颠。吾国民近代对外交涉，无一非屈辱之历史，甚至以泱泱大国受人最后通牒而奉命惟谨。其卑怯无耻，直为世界诸民族之冠，又安怪莱希氏斥为必亡之国耶？呜呼！世界克享所谓和平幸福者但有两种人：一为战胜者征服人者，威无不加，天下莫强，既无敢与敌者，又免被征服之祸，斯真能享和平之福也。一为蒿里中陈死人，一棺附身，万事都已，无论何种惨祸皆不复受，斯亦和平之至也。若夫被征服者，一息尚存者，则除勇猛精进，脱离被征服之惨辱外，欲求和平，但有自裁一途而已。战争之天职与生俱来，对他国而不力战，必为臣虏；在本国而不奋斗，必为凡庸；对己身而不奋斗，必为撒旦所征服而沦为禽兽。吾先民使不为吾侪战争，则今日吾民族犹为革衣石斧之民，与彼野蛮人无异。吾侪而不为子孙战争，则易世之后，必仍还于渔猎游牧时代之状态。无疑，战争者进化之本源也，和平者退化之总因也。好战者美德也，爱和平者罪恶也。欧洲人以德人为最好战，故德意志在欧洲为最强；亚洲人以日人为最好战，故日本在亚洲为最强。世界诸民族中，吾诸华民族最爱和平，故中国亦最弱。此迷梦若不速醒，亡国灭种之祸必无可逃。即能憬然悟和平之不可恃，发奋为雄，力谋自卫，犹不足以救亡，何者？自卫之本义即为克敌，不能破灭敌人，终必不能自卫。此义不待旁征博引，试观自古无不陷要塞可知也。不能征服他人，必为人所征服；不侵略他人，必为人所侵略。攻势虽难必胜，守势则未有不败者。世有意志薄弱者流，谓中国他日兴隆大好，不当侵略他人，但当为世界和平之保障。此盖其脑海中所受“和平”二字之毒，未异涤除故也。试观史册，自来强盛国家，何一不以侵

略为事者。近世国家，既臻强盛，因人口经济之膨胀，有不得不事侵略者，非人力所能强制止之也。愿吾青年，人人以并吞四海为志，席卷八荒为心，改造诸华为世界最好战之民族。国家光荣，庶可永保弗坠。吾青年亦得常享战胜者所独有之和平幸福，否则请于蒿里中求之耳。呜呼！彼龙哈的将军之主战论，吾青年想多见之矣。然彼龙哈的军人也，军人主战，无足异也。至于社会党者，非以和平为标榜，人道为旗帜耶？而今之战役，法德之社会党乃皆以主战闻，社会党而主战，“和平”二字宁尚有丝毫价值耶？

二、强弱即曲直也。吾国人好言“师直为壮曲为老”，而欧洲人有谚曰：“威力即为正义”（Might is Right），东西民族之盛衰即此二成语可见矣。若就个人关系言之，记者诚不能认强凌弱众暴寡为正义；然就今日之国际关系言之，则威力诚为正义，强弱诚即曲直，何者？近世国家之强弱，全在民德之盛衰。其民苟能孟晋自疆，苟能努力奋斗，则其国未有不强者。国家而至于弱，则其民必皆苟偷怀佚，猖诈寡耻无疑。以孟晋自疆之民族，征服苟偷无耻之民族，非正义而何？强国征服弱国，奴隶其人民，卤掠其重器玉帛，实其民族力征经营所应得之正当报酬。弱国被人征服，人民沦为臣虏，货财为人掠夺，实其民族自伐自侮所应受天讨天诛。盖同有人民，同有土地，何以此强而彼弱？同此日月，同此霜露，何以此盛而彼衰？彼有土地人民而不能振作，有国家而不思恢彊，蒙弱国之恶名而不知愧耻。有强国焉，其民皆有坚贞刚毅之德，不屈不挠之勇，则此强国本优胜劣败之天理，兼弱攻昧之正义，灭其国而有之，谁曰不宜？德意志人谓德国之兼并世界为合乎公理，谓世界之被德国征服为光荣，语虽近夸，实含至理。彼龙哈的将军之主战论，盖深明此义者也。吾青年当知吾国人近世所造罪恶已至稔恶盈贯之程度，民德之堕落已至零点以下，苟孟子所谓“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之说非虚。则彼西方哲种灭吾之国，夷吾之种，实为公理所当然，正义所应尔。吾国人不当怨天，不当尤人，但当自怨自艾耳。倘吾青年不甘为哲人臣虏，深自忏悔，慎修厥德，勉图厥功，使我诸华民德增进，冠冕大地，国家兴盛，天下莫强，则世界诸国当然为我为所征服，其民当然为我为之奴隶，千百世后有圣人作，不得而非之也。大哲尼采有言：“人类纵不德，何至犯一弱字？”弱者实万种罪恶之首，弱国不惟无可怜悯，且堪痛恨，使进化之说不诬。大好世界，皆将为强者所独有，弱者不当有容身之所。盖弱者栖息于大地，食人之粟而不能治人之事，不悉歼灭，是为人类进化之大障碍。

三、黄白人种不两立。黄祸之说，为欧洲人所惯道，亦吾东洋民族所习闻也。倡此说者以德皇维廉二世为最力。近俄国克鲁巴特金将军亦著书极言黄祸之可怖，不特于日本人之武力，深为称许。即吾中国微弱可怜之军队，彼亦不惜辞费，盛加赞美，谓其易世之后，必能电扫欧洲，真令吾人有受宠若惊之慨。彼之所以张大其词、危言

耸听者，盖欲联欧西皙种诸民族为一大同盟，并力一心，以歼灭吾黄种而后快也！美国者，素重人道之国也。林肯释奴，光耀简书，排斥异种之事，宜若可以不作。乃加州美人，于吾黄色人种，视之不啻洪水猛兽。吾国衰微，人民之受迫害侮辱，犹有可说。日本者非所谓一等国耶？非世界列强之一耶？何以日本侨民所受迫害侮辱，乃较吾华民为尤甚。可见皙人绝非以强国排斥弱国，实以皙种而排斥黄种也。然德皇维廉二世好大喜功之君主也，克鲁巴特金军人也，加州之排斥黄人，惧夺其生计也，此皆无足深异。记者所最惊心动魄者，则倭根（R. Eucken）、赫克尔（E. Haeckel）二氏痛斥英人之宣言书，及法人反对招致日本兵之论也。当欧洲大战之初起也，倭根与赫克尔共撰一文，宣告天下，责英人以条顿民族之尊，不应使黄色人种加入战争。又谓俄人为半东洋、半野蛮之民族，英人不当与之联盟以残同种。又德军侵入法境，锋不可当。法政治家比兴氏，主张招致日本兵于西方战场，以资臂助。其说一倡，赞成者虽亦有人，而大多数之舆论大哗，谓借助黄人实欧洲高贵民族之大耻，事遂不行。呜呼！吾亲爱之青年，亦知倭根、赫克尔为何如人乎？倭根者，盖当代大哲学家，赫克尔乃达尔文后生物学界之泰斗，以硕学大师，似不应怀此狭隘之见解。孰知彼所谓“精神生活”，所谓“内的生命之奋斗”，与夫万有皆神之教理，乃皆对于天骄皙种而言。若夫东洋诸民族，则皆与犬羊貉子等视，不齿于世界人类之林。俄国为半东洋，即为半野蛮，此虽敌国丑诋之辞，然其贱视吾东洋，贱视吾黄种亦可概见。呜呼！硕学大师之所见如此，其军人、政治家尚复视东洋人为人类耶？法国招致日本兵之论时，正德军长驱猛进，气吞全法之日。当时法兰西之危急，殆无异师丹梅兹败绩时也。比兴氏所主张能否实行，姑置不论。当时反对党之说，则大都谓东洋人为最猥贱之民族，欧洲诸国兄弟阋墙，不当招奴仆为助。夫人当落井求援之日，但望有人援之以手，宁复计及其人身份之若何？乃法兰西当危急存亡之秋，犹不欲借助黄人，自伤皙种尊严，其平日之贱视吾黄种为何如？他若“亚洲之事当以亚洲人之血解决之”，“亚洲人固吾人之臣虏”，则固时时见于英伦之报纸者。更就各国之待遇俘虏观之，于皙种则遇之甚厚，于有色人种则待若牛马。同为敌人，同为俘虏，而待遇之宽严厚薄，判若天渊。皙种于吾东洋民族，宁复视为人类耶？呜呼！欧美人骄盈者则视吾曹为仆隶臣虏，泉桀者又视吾曹为强对大敌。此次欧洲战争终局以后，即为黄白人种阵师鞠旅以决生死之时期。吾国既为东洋诸民族之领袖，又为皙种诸国所侧目。妖云侵霭，匝地而来，不特吾国之生死存亡责在吾曹青年，即东洋诸族之盛衰兴灭其责任亦全存我躬。欧洲皙种既自觉黄白二种之不能两立，又必并力一心，以死拒捍。克鲁巴特金将军皙种大同盟之说绝非虚语，恐不待易世之后，将见实行。书契以来，任何民族，任何国家，其责任未有如吾曹今日之重者也。吾曹之危险既如此其大，其责任既如此其重，吾曹

之努力若不能超过欧洲诸民族近世所费 Energy 之总量，则夷灭之祸，无可幸免。此记者所以泪竭声嘶以求吾青年诸君之自觉也。

四、国家之存亡在科学之精粗。今日之世界，一科学世界也。举凡政治、军事、工业、商业、经济、教育、交通及国家社会之凡百事业，无不唯科学是赖。科学精者其国昌，科学粗者其国亡。精科学者生，不精科学者死。而自然科学尤为国家生存发展上第一要素。盖不能征服自然之民族，必不能征服敌国，终为他人之所征服也。今日欧洲战争，德意志人齐泊林飞艇之功用，潜航艇之精巧，四十余生的巨炮之威力，毒瓦斯之猛烈，此吾青年之所熟知也。其设备之周密，储蓄之丰富，又吾青年之所习闻也。德意志诸邦皆确确荒寒之地，物产既寡，海岸线复短，论其天时地利，皆远在英法诸国之下。百年以前，全国皆贫乏之荒村。哲学家之外，但有无告之农民而已。拿破仑之铁骑纵横驰突，如入无人之境。普鲁士之君后至于长跪拿破仑之前以乞哀，盖世界最贫弱之国也。即在半世纪以前，其国际位置犹居末座。乃自前世纪末叶以来，兴隆大好，国势日盛，驍驍与英国并驱争先，声名文物，冠冕世界。考其勃兴之原因，则科学而已。天之所废科学能兴之已覆之邦，科学能复之。科学之力，直足以夺造物之巧，非仅与异国争衡已也。德人科学最精，故其器械之巧，工业之盛，亦为举世之最。橡树之皮，本产于热带，为德国诸邦所不生，而其用又至繁，军事上需要尤多。德人精科学，故能以人工造之，虽被封锁，不虞不给。靛与蔗亦热地之特产也，德人精科学，能以人工造之，不惟不仰给他人，且转而供给世界。空气造火药，至骇人听闻之事也，德人精科学，能利用其中窒素以为之，攻战二年，弹药不匮。矿山中盐类，至无用之物也。德人精科学，能以制造毒瓦斯，一瞬之间，杀敌无算。平时则以经济制胜，战时则以利器克敌，皆自然科学昌明之赐也。今之战争，幸协商诸国，科学亦颇精深，较德人稍逊一筹耳。然即以此一筹之稍逊，法则丧师失地，覆败相寻，竭其国力，仅能自守。英则首都常为飞艇所蹂躏，航业日为潜艇所侵扰。加莱阵地，三倍德军而不能进击，潜航商船发明，巨舰八艘而无所用，科学竞争如其剧烈。国于今之世界，研求自然科学，为有国者第一急务，万事皆可缓图，此则不容稍懈。乃返观吾国青年学子，以法政文学知名者，尚不乏其人，独于自然科学，未闻有能深造者，良可哀也。吾青年当知德人之不即能灭吾种类，特以事势不许耳。他日飞艇东来，则彼以一师之众，数月之间，可以尽歼吾四万万而有余。言念及此，真令人不寒而栗也。法政诚亦重要，文学非不可宝，苟能精之，又岂恶事？然观于今日欧洲战争，化学工业之功用，实较法政文学为尤重。吾国所需，亦以此为最急。不此之务，则实业军事，两无进步之期。一旦有事，固不啻束手就戮。即在平时，工商竞争，亦必以困乏自毙。吾中国之兴废，在青年之能否务此而已。

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

陈独秀

南海康有为先生，为吾国近代先觉之士，天下所同认。吾辈少时，读八股，讲旧学，每疾视士大夫习欧文谈新学者，以为皆洋奴，名教所不容也。后读康先生及其徒梁任公之文章，始恍然于域外之政教学术，粲然可观，茅塞顿开，觉昨非而今是。吾辈今日得稍有世界知识，其源泉乃康、梁二先生之赐，是二先生维新觉世之功，吾国近代文明史所应大书特书者矣。厥后任公先生且学且教，贡献于国人者不少，而康先生则无闻焉。不谓辛亥以还，且于国人流血而得之共和，痛加诅咒。《不忍》杂志，不啻为筹安会导其先河。天下之敬爱先生者，无不为先生惜之！中国帝制思想，经袁氏之试验，或不至死灰复燃矣。而康先生复于别尊卑、重阶级、事天尊君、历代民贼所利用之孔教，锐意提倡，一若惟恐中国人之“帝制根本思想”或至变弃也者。近且不惜词费，致书黎、段二公，强词夺理，率肤浅无常识，识者皆目笑存之，本无辩驳之价值。然中国人脑筋不清，析理不明，或震其名而惑其说，则为害于社会思想之进步也甚巨，故不能已于言焉。惟是康先生虽自夸，“三周大地，游遍四洲，经三十国，日读外国之书”，然实不通外国文，于外国之伦理学、宗教史、近代文明史、政治史，所得甚少，欲与之析理辨难，知无济也。曷以明其然哉！原书云：“今万国之人，莫不有教，惟生番野人无教。今中国不拜教主，岂非自认为无教之人乎？则甘认与生番野人等乎？”按台湾生番及内地苗民，迷信其宗教，视文明人尤笃。则人皆有教，生番、野人无教之大前提已误，不拜教主，且仅指不拜孔子，竟谓为无教之人乎？则不拜教主即为无教之小前提又误。大小前提皆误，则中国人无教与生番野人等之断案，诉诸论理学，谓为不误可乎？是盖与孟子“无父无君，是禽兽也”之说，同一谬见。故知其不通论理学也。欧美宗教，由“加特力教”（Catholicism）一变而为“耶稣新教”（Protestantism），再变而为“唯一神教”（Unitarianism），教律宗风，以次替废。“唯一神教”，但奉真神，不信三位一体之说。斥教主灵迹为惑世之诬言，谓教会之仪式为可废，此稍治宗教史者所知也。德之倭根，法之柏格森，皆当今大哲，且信仰宗教者也

(倭根对于一切宗教皆信仰，非只基督教已也)。其主张悉类“唯一神教派”，而教主之膜拜，教会之仪式，尤所蔑视。审是西洋宗教，且已由隆而之杀。吾华宗教，本不隆重，况孔教绝无宗教之实质（宗教实质，重在灵魂之救济，出世之宗也。孔子不事鬼，不知死，文行忠信，皆入世之教。所谓性与天道，乃哲学非宗教）。与仪式，是教化之教，非宗教之教。乃强欲平地生波，惑民诬孔，诚吴稚晖先生所谓“凿孔栽须”者矣！君权与教权，以连带之关系同时削夺，为西洋近代文明史上大书特书之事。信教自由，已为近代政治之定则。强迫信教，不独不能行之本国，且不能施诸被征服之属地人民。其反抗最烈，影响最大者，莫如英国之“清教徒”，以不服国教专制之故，不惜移住美洲，叛母国而独立。康先生蔑视佛、道、耶、回之信仰，欲以孔教专利于国中，吾故知其所源于近世文明史、政治史之知识必甚少也。然此种理论，必为康先生所不乐闻，即闻之而不平心研究，则终亦不甚了了。吾今所欲言者，乃就原书中，指陈其不合事实、缺少常识、自相矛盾之言，以告天下，以质之康先生。

康先生电请政府拜孔尊教，南北报纸，无一赞同者。国会主张删除宪法中尊孔条文，内务部取消拜跪礼节，南北报纸，无一反对者，而原书一则曰“当道措施，殊有令国人骇愕者。”再则曰“国务有司所先行，在禁拜圣令，天下骇怪笑骂。”吾知夫骇愕笑骂者，康先生外宁有几人？乌可代表国人，厚诬天下？此不合事实者一也。欧洲“无神论”之哲学，由来已久，多数科学家，皆指斥宗教之虚诞，况教主耶？今德国硕学赫克尔，其代表也。“非宗教”之声，已耸动法兰西全国，即尊教信神之“唯一神教派”，亦于旧时教义教仪，多所吐弃。而原书云：“数千年来，无论何人何位，无有敢议废拜教主之礼，黜教主之祀者。”不知何所见而云然？此不合事实者二也。吾国四万万人，佛教信者最众。其具完全宗教仪式者，耶、回二教，遍布国中，数亦匪鲜。而原书云：“四万万人民犹在也，而先自弃其教，是谓无教。”又云：“今以教主孔子之神圣，必黜绝而力攻之，是导其民于无教也。”以不尊孔即为无教，此不合事实者三也。原书命意设词，胥乏常识。其中最甚者，莫若袭用古人极无常识之套语，曰以《春秋》折狱，曰以《三百五篇》作谏书，曰以《易》通阴阳，曰以《中庸》传心，曰以《孝经》却贼，曰以《大学》治鬼，曰以半部《论语》治天下，吾且欲为补一言，曰以禹贡治水，谅为先生所首肯。夫《春秋》之所口诛笔伐者，乱臣贼子也。今有狱于此，首举叛旗，倾覆清室者，即原书所称“缙衣好贤宵旰忧劳”之今大总统，不知先生将何以折之？（辛亥义师起，康先生与其徒徐勤书，称之曰贼、曰叛，当不许以种族之故，废孔教之君臣大义也）所谓以《大学》治鬼者，未审与说部“绿野仙踪”所载齐贡生之伎俩如何？所谓半部《论语》治天下，不识“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等语，是否在此半部中也？呜乎！先生休矣。先生矻矻以为议

院、国务院，无擅议废拜废祀之权，一面又乞灵议院，以“以孔子为大教”，编入宪法，要求政府“明令保守府县学宫及祭田，皆置奉祀官”（以上皆原书语）。夫无权废之，何以有权兴之？然此犹矛盾之小者也。孔教与帝制，有不可离散之因缘。若并此二者而主张之，无论为祸中国与否，其一贯之精神，固足自成一说。不图以曾经通电赞成共和之康先生，一面又推尊孔教。既推尊孔教矣，而原书中又期以“不与民国相抵触者，皆照旧奉行。”主张民国之祀孔，不啻主张专制国之祀华盛顿与卢梭，推尊孔教者而计及抵触民国与否，是乃自取其说而根本毁之耳，此矛盾之最大者也！

吾最后尚有一言以正告康先生曰：吾国非宗教国，吾国人非印度、犹太人，宗教信仰心，由来薄弱。教界伟人不生此土，即勉强杜撰一教宗，设立一教主，亦必无何等威权，何种荣耀。若虑风俗人心之漓薄，又岂干禄作伪之孔教所可救治？古人远矣！近代贤豪，当时耆宿，其感化社会之力，至为强大，吾民之德敝治污，其最大原因，即在耳目头脑中无高尚纯洁之人物为之模范，社会失其中枢，万事循之退化（法国社会学者孔特，谓人类进化，由其富于模仿性，英雄硕学，乃人类社会之中枢，资其模仿者也）。若康先生者，吾国之耆宿，社会之中枢也。但务端正其心，廉洁其行，以为小子后生之模范，则裨益于风俗人心者，至大且捷，不必远道乞灵于孔教也。

An Ideal Husband

A Play

By

Oscar Wilde.

Mrs. Cheveley

A speculation, Sir Robert! A brilliant, daring speculation.

Sir Robert Chiltern

Believe me, Mrs. Cheveley, it is a swindle. Let us call things by their proper names. It makes matters simpler. We have all the information about it at the Foreign Office. In fact, I sent out a special Commission to inquire into the matter privately, and they report that the works are hardly begun, and as for the money already subscribed, no one seems to know what has become of it. The whole thing is a second Panama, and with not a quarter of the chance of success that miserable affair ever had. I hope you have not invested in it. I am sure you are far too clever to have done that.

Mrs. Cheveley

I have invested very largely in it.

Sir Robert Chiltern

Who could have advised you to do such a foolish thing?

Mrs. Cheveley

Your old friend—and mine.

意 中 人

(续前卷六号)

英国 王尔德 作

薛琪瑛女士 译

齐

洛勃脱君，这是一件投机事业，是极光荣有胆略的投机事业。

洛

齐佛雷夫人，我不欺你，那本是一骗局，凡百事体有了他适当的名称，更就容易明白了。讲到这件事，我们在外务部里，已得了一切的消息。老实说，我已经派过委员，秘密调查这桩事。他们报告此等工程，很难着手，因为项款虽已筹出，但是无人知道内中的情形。这事全然要变为第二巴拿马，真是没有一分成功的机会。我盼望你不曾投资于此，我确实知道你是很聪明，不致如此。

齐

我已经投下资本不少。

洛

谁劝你做这样愚蠢的事来？

齐

你的老朋友，也是我的老朋友。

Sir Robert Chiltern

Who?

Mrs. Cheveley

Baron Arnheim.

Sir Robert Chiltern

(Frowning.) Ah! yes. I remember hearing, at the time of his death, that he had been mixed up in the whole affair.

Mrs. Cheveley

It was his last romance. His last but one, to do him justice.

Sir Robert Chiltern

(Rising.) But you have not seen my Corots yet. They are in the music-room. Corots seem to go with music, don't they? May I show them to you?

Mrs. Cheveley

(Shaking her head.) I am not in a mood tonight for silver twilights, or rose-pink dawns. I want talk business. (Motions to him with her fan to sit down again beside her.)

Sir Robert Chiltern

I fear I have no advice to give you, Mrs. Cheveley, except to interest yourself in something less dangerous. The success of the Canal depends, of course, on the attitude of England, and I am going to lay the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ers before the House to-morrow night.

Mrs. Cheveley

That you must not do. In your own interests, Sir Robert, to say nothing of mine, you must not do that,

Sir Robert Chiltern

(Looking at her in wonder.) In my own interests? My dear Mrs. Cheveley, what do you mean? (Sits down beside her.)

洛

是谁呢?

齐

男爵阿海。

洛

(皱眉介)呀!是的,我记得听见他临终的时候,已和这件事体全局有关。

齐

这是他最后的理想。公平言之,这是他最后唯一的理想。

洛

(起身介)但是你还不曾看见我的珂罗画。那些画在音乐室内,珂罗画岂不是很和音乐相配吗?你愿意我引你去看吗?

齐

(摇首介)今晚我来,不是和你在花前月下谈心,是要商议正经事体。(用扇对洛勃脱作势,使他再坐在自己身傍介)

洛

齐佛雷夫人,除非你自家不要冒这危险,我恐怕没有什么主意告诉你。这条运河的成就,不用说,全在乎我们英国的举动,我打算明天晚上,把那些委员的报告送到议院。

齐

你不可以这样做,洛勃脱君,你断然不可这样做,这是为了你自己的利益,与我没什么相干。

洛

(望彼作惊怪状)为我自己的利益吗?我亲爱的齐佛雷夫人,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再坐在彼身旁)

Mrs. Cheveley

Sir Robert, I will be quite frank with you. I want you to withdraw the report that you had intended to lay before the House, on the ground that you have reasons to believe that the commissioners have been prejudiced or misinformed, or something. Then I want you to say a few words to the effect that the Government is going to reconsider the question, and that you have reason to believe that the Canal, if completed, Will be of great international value. You know the sort of of things ministers say in cases of this kind A few ordinary platitudes will do. In modern life nothing produces such an effect as a good platitude. It makes the whole world kin. Will you do that for me?

Sir Robert Chiltern

Mrs. Cheveley, you cannot be serious in making me such a proposition!

Mrs. Cheveley

I an quite serious.

Sir Robert Chiltern

(Coldly.) Pray allow me to believe that you are not.

Mrs. Cheveley

(Speaking with great deliberation and emphasis.) Ah! but I am. And if you do what I ask you, I... will pay you very handsomely!

Sir Robert Chiltern

Pay me?

Mrs. Cheveley

Yes.

Sir Robert Chiltern

(Rises indignantly.) If you will allow me, I will call your carriage for you. You have lived so long abroad, Mrs. Cheveley, that you seem to be unable to realise that you are talking to an English gentleman.

齐

我爽快对你说，我要你取消你打算送到议院的那报告，证明那些委员是执偏见，或是误报。然后再演说几句，使得政府注意这个问题。你就说你相信，若是这条运河完了功，将来大大的有万国交通的价值。你知道，那些委员陈说此等事件，只用些老生常谈就得了。现在时代，最有效力的，莫若老生常谈，这件事可，世界可以变为一家，你肯替我做这件事么？

洛

齐佛雷夫人，你不可当真教我这样提议。

齐

我决非戏言。

洛

(作冷淡状) 恕我相信你不是这样。

齐

(言时作沉思及极出力状) 呀！我实是这样，我求你的事你若是做到，我要大大地偿还你。

洛

偿还我吗？

齐

正是。

洛

(愤怒起身介) 对不起，我要替你去唤马车。齐佛雷夫人，你住在外边年长日久，似乎不明白你现在是和一英国绅士谈话。

Mrs. Cheveley

(Detains him by touching his arm with her fan, and keeping it there while she is talking.) I realise that I am talking to a man who laid the foundation of his fortune by selling to a Stook Exchange speculator a Cabinet secret.

Sir Robert Chiltern

I am afraid I don't quite understand what you mean.

Mrs. Cheveley

(Leaning back on the sofa and looking at him.) How very disappointing! And I have come all the way from Vienna in order that you should thoroughly understand me.

Sir Robert Chiltern

I fear I don't.

Mrs. Cheveley

(In her most nonchalant manner.) My dear Sir Robert, you are a man of the world, and you have your price, I suppose. Everybody has nowadays. The drawback is that most people are so dreadfully expensive. I know I am. I hope you will be more reasonable in your terms.

齐

(谈论时仍以扇制止洛勃脱之臂) 我知道现在和我谈话的人，他就是因为卖一件内阁机密与一股票投机商人发了大财的。

洛

恐怕我全然不能懂得你的意思。

齐

(倚身长椅望洛勃脱介) 我很是失望，我从维也纳这远道而来，为着要你懂得我的意思。

洛

恐怕我不能。

齐

(作最冷淡状) 我亲爱的洛勃脱君，我想你是通达世故的人，你有你的声价。现在时代，各人皆有各人的声价，人人希望的偿还金，大半都是很奢的。我知道我也是如此，盼望你要照情理斟酌。

初 恋 (续前号)

俄国 屠尔格涅甫 原著 陈 赅 节译

余自其夜探险失败之后，一星期间，种种感想往来于怀，苦无妥帖之辞，可以写出种种矛盾之感情、之思想、之疑念、之希望、之观察、之苦恼，如疾风暴雨，纷袭吾脑。每日日出闲游，日入归床，别无所事，更避父远之，所不能避者，惟姑娘一人。居姑娘左右，不啻身在火坑，然纵为火焚化，亦乐赴之。乃至自相欺瞒，以前之阅历，置诸脑后；眼前之变端，概闭目只作不知。然此状态，能持续几何时？不久遂发生一大破裂，局面中变，余不得不随之转移矣。

一日余自外归，及临餐桌，两亲俱不在，意必有非常之事。询之侍者，彼谓父稍前已出，母因心绪不佳，不欲进食，仍回房内，余亦不再下问。纪纲中有斐利浦者，与余最亲密，彼为余述二老之情状甚详。据斐利浦之言，则二老于余不在时，曾为剧烈之口角（二人所言大概系法语，女仆马霞居巴黎甚久，能解之，具以所闻白于斐）。母谓父与邻家少女通殷勤，极力攻击。父初时尚婉转辩解，因母攻击太烈，卒不能忍，亦还以恶声谓母：“汝盍不一思自己年龄！”母于是大哭，提及邻家母子贷款弗还，极其愤恨，彼此冲突甚烈。事之起因，则为来一匿名书信，至信为何人所写，及其内容如何，则不得知。斐利浦所述如此。余问此事是否真有根据。余言时手足冰冷，心房彻底战栗。斐利浦目视余，答曰：“此事主母固早知之矣。”余回室僵卧于床，已不复哭，并此事何时发生，事前余何故不能觉察，均未之思。初无非难吾父之意，此时事情之真相暴露，余心转释。……而今万事皆休，余心上之美花，顿遭摧残，播散泥土而且蹂躏不堪矣。翌日，母申言欲回莫斯科本宅，父一早入母卧室，停留甚久。二人叙说何事，初不得知，惟母气色渐和，已照常进食，但徙居之计划终无改动。余竟日闲游院内，不复再往邻家，傍晚乃目击一场可惊之事。是夕，父引马留威斯克伯爵入客房，当侍者之前，厉色冷语斥之曰：“阁下一向常来敝寓，但现有委曲之事因，以后切勿莅临！其理由余今亦不明言。设尊驾再来，余必从窗抛出，其慎之。再若无故投书，亦一概拒绝。”伯爵咬唇静听吾父宣告，待父词毕，始忸怩辞去。

迂回莫斯科之准备已节节进行，诸事摒挡就绪。母特召余往邻家通告此事，言因疾不克走辞，甚抱歉云。余窃思之，以一妙龄女子如琪乃达姑娘，明知吾父系已婚之人，身体非能自由，而独委身就之，是果何缘？“更自他人所处之”地位观之，若裴罗夫作罗甫之徒，尽可与缙白首，为何皆摈弃不顾，不恤一身之败裂而出此举？此诚难解之疑问，继而思之，此真所谓恋爱，所谓热情，所谓献身的行为者也。余行至院前，见邻家窗间有物起动，其色皓白，疑系姑娘玉面，后知吾所料果不差。余与姑娘分别之期即在眼前，讷忍不别而去。适奉母命前往辞行，心窃喜之，遂乘此机会再至公爵家。在客房见公爵夫人，彼照旧以卑陋不堪毫无伦次之口吻应酬数语。问余家何故匆匆迁徙，余未及答。姑娘已自邻室走出，时身御黑衣，秀发松垂，向余曰：“适闻君口声，故慌忙即来，君离我侧，宜脱然爽适矣。”余曰：“此来特向姑娘辞行，今而后有无再见之缘，正不可知。”彼凝眸视余有顷，始曰：“君此来亦足慰矣，后会难期，亦曾虑到，君幸勿以我为恶人。相交以来，我所以恼君者洵为过甚，然我何至如君今日所想象之女子为一丘之貉。”言次随靠窗而坐，复曰：“吾言绝不虚谎，吾决非此种女子，然君必以我为恶人固无疑义。”余愕曰：“噫，我果如是乎？”彼曰：“何尝不如是。”余闻斯言，神为之摇，与初为彼美迷惑时同一光景。胸内突突，如撞早钟，于是以最诚挚之声告玉人曰：“亚历山大琪乃达姑娘，务求姑娘相信于我，以前恼我任至何度，我爱姑娘，永矢不忘。”彼美亟近吾身，抱余头熟吻之，其热如偃火。窃忖此种长别之接吻，岂预定为饷谁某而特设乎？是非余之所知，余唯一心细嚼其甘香愉快之滋味，欲表吾告别出门时之情感，到底不能。初不愿此种情绪再来寻缠，虽然若不一度尝此况味，宁不自叹福薄虚生一世乎！

一家既回都市，余欲割断旧绪，甚不易易，然心伤渐止，对父并无恶感。一日，余散步于通衢中，不图与吕辛氏相遇。余素喜此医生为人爽直，故即雀跃至其前。彼亦诧为奇遇，各倾积愆，欢慰异常。彼告余种种事，并规我以良言，谓为人不可受感情支配，尤不可不图自立。据彼言裴罗夫作罗甫氏自赴任高加索以后，便无消息。临别彼复谆谆箴余曰：“前车可鉴，覆辙宁可再蹈，切慎，切慎！”余当时亦自暗誓，永不再见琪乃达姑娘。不图机缘凑合，有出意外，其后竟至再见。吾父每日乘马游郊外，习如日课。父之坐骑名耶力克托力，长颈方膝，栗色毛斑，英国产之骏足也，性甚野，微父善骑，实难驾驭。一日，父以极和悦之颜色问余，愿否乘马跟去，余遵命即登骑而出。余马黑色，足甚健，故虽迟出，尚不至落后。父与余偕出街市，直驰广野游转一周，爰就归道，顺河岸行去。路旁旧木成堆，走完有分路，父至路角下马，将缰绳付我，命在此少等，随转角不见。余牵马步行，往来河之两岸，以待父返。孰料父急切难回，其间天色渐昏，河面为恶雾所掩，旋降细雨。余意少恼，怨父戾返何迟。时

则有一头戴旧式大军帽、手执长枪之卫兵走来，苦苦欲求赠彼烟卷，彼即代余看守马匹。余不胜厌恶，不得已牵马向父所去之路弯过。行至尽头，复又转角，约计隔四十步远近，有木盖小屋一座。吾父背向此屋之窗而立，与父对面立一黑衣女子，半身隐窗蓬荫处。女子非他，即琪乃达姑娘其人也。余大惊，突立如化石，欲脱走，又恐父自后张见，事反不妙。然余之去留，谓因好奇心、嫉妒心、恐怖心之促动乃决。殊不尽然，余实为一种不思议之感情所动，此感情更强有力，硬将余留住。余意始决，于是凝眸竖耳以观动静。父端似有所主张，持之甚力，第颇难得琪乃达之承诺。琪之颜色亦悲亦庄，若爱恋又若失望，莫能形容之。发言率极短简，媚眼下注，时泄浅笑，伺其意态，甚难屈从父命。父声浪忽高，意有何说。诂料此刹那间，忽睹可伤之景，盖父竟举鞭痛搯彼美之玉腕，余震慑几至失声。彼美亦异常恐怖，无言仰面视父，轻抬其被搯之手，挨近檀口，向伤痕赤肿处亲之。父弃鞭，趋门端，似匆遽升梯者，琪乃达姑娘亦垂首萧然去。余心为惊恐所夺，皇皇然还至河岸，窃怪以父之深沉拗谦，何至暴怒若此，究因何事而起，殊不可知。……琪乃达姑娘彼时之凝视之浅笑之姿态，余永远不忘。正思间，不意琪乃达之影现于余前，随飘忽不可见。余惘然注视河面，尚自不觉其泪之盈腮。忽闻有人喏曰：“汝何为还不将马带过？”移面视之，则父立焉。余随手将缰绳付父，父转眼已跨马上，余与父并辔就道。亡何闻父自语无鞭，余知鞭明明弃置琪乃达家内，延时乃问曰：“其失落何方乎？”父以目瞥视余，并不回言。及余欲再问，始曰：“并非失落，乃吾弃去。”余迟父一刻钟到家，其夜面几兀坐，沉沉然以思，乃知此系真正之爱。鞭搯之痛楚，无论至何程度，以系施自所爱者之手，故能忍受而不反抗……要惟爱方能如此。既卧，得非常可怖之梦。余降下面一低黑之室，见父执鞭怒目而立，琪乃达姑娘额上有鞭痕，委蹲室隅。其后则见裴罗夫作罗甫氏周身染血，恨恨然咬其雪白之唇睨视父，光景可畏。

阅两月，余入大学，更移家圣彼得堡将半载。父病歿。弥留五六日前，父接由莫斯科发来之邮书一通。此信达病褥时，父为之非常激动，挥泪嘱母关照彼女子，语恳恳而心伤。遗余法语手书一通，中有曰：“勉哉吾儿，妇人之爱，尚其惧之，其恐怖其惠与及其酖毒，谨慎畏避之。”父逝后，母曾筹齐若干之款，汇往莫斯科。

四年之后，余毕业于大学，初无一定职业，日事游荡。一夕遇诗人美达罗甫氏于剧场。时彼已结婚，就某职务，但性情仍未少改，忽喜忽闷，无异曩日。彼语余托尔斯纪夫人亦来此处。余问托尔斯纪夫人何人，彼曰：“子今竟忘怀乎？先前在涅司克奇里时，不曾共君及大众嬉戏耶？即彼左雪廉公爵之姑娘。”余曰：“彼今为托尔斯纪夫人乎？现亦在此剧场耶？”曰：“否否，非在此剧场。彼于四五日前已来圣彼得堡，闻尚须赴外国云。”余曰：“其夫究为何许人？”答曰：“亦一阔少，为余在莫斯科时之学

友。姑娘之事，料君知之，因有彼种事件，后来……（此时美达罗甫以目示意）……原难望十分美满之结婚，然彼运用其旧日手腕，居然得佳遇。子盍往一见，彼见子至，亦必喜悦。总之，夫人比先前更美艳多矣。”

夫人寓田姆旅馆，美达罗甫曾备细告余。余本拟即去，临时发生要事，一连两礼拜迄不得隙。后稍稍有闲空，即诣田姆旅馆访问，旅馆人言夫人于四日前产亡矣。余闻此悲报，哀恸欲绝，分明有相见之机会而竟不得见，况乃永诀，悔恨何可言。比时魂灵若不附身，凄然折回，一路辄叹曰：“彼死矣，彼死矣。”过去种种迫压胸次，起落如潮。

噫！青春乎，青春乎！尔为万物之主，宇宙之宝，尔能化悲为喜，转忧为幸，尔富于自信，尔殊无情。我之初恋初露端倪时，抱多大之希望，怀何等之期待，而所轮运命，惟余叹息，惟余苦恼。虽然直至今日晚景渐迫之身，以为最清新最尊贵之事，尚无过于青春时代之记忆也。

琪乃达死后，与余同居一屋脊下有一老媪，病革，余曾往探望之。媪一生贫苦，不知欢乐幸福为何事，意者彼且以死能脱离其苦，而反喜之。弥留之际，苦痛加甚，胸高起如波。于时彼黯然祈祷曰：“主乎，吾之罪恶，乞主赦之。”余当此可怜之老媪气绝时，不禁为琪乃达姑娘栗然而身战。因为之祈祷，并为余父祈祷，更为余自身祈祷。

（完）

爱尔兰爱国诗人

刘半农

爱尔兰地处英伦之西，相隔一衣带水，初亦独立。自十二世纪中叶为英王查理二世所败，遂属英，世称英吉利三岛，此即一也。爱尔兰多慷慨悲歌之士，七百年来，革命之军旋起旋灭者，几于史不胜数。至欧战开场前，争持尤急，虽历史报纸莫不斥为叛徒。要其是是非非，不能视一朝之成败为定案。欧战既起，爱尔兰自请暂罢内讧，合御外侮，英人许之。遂自组义勇军，揭英吉利国徽，一反往时行动，实则潜蓄势力，以义勇军为将来革命之根基，别组一新芬党（Sinn Fein）指挥其事。新芬者，于英语为 Us for Ourselves，言自卫也。本年（一九一六年）耶稣降生节前，义勇军起事，自称爱尔兰民主国，举皮亚士为总统，而以麦克顿那为指挥之长。然厥势极孤，外无援系，鼓声甫起，而失败之神，已在旁张吻而笑矣。此事结果，义勇军之解散者若干队，首领之受军法裁判，于耶稣降生日处决者若干人。中有三人，最为世界文人恻悼，一即皮亚士，一为麦克顿那，又其一则为柏伦克德。三人盖均爱尔兰文坛盟主，以善为叶律之诗，为世传诵者也（叶律之诗者，诗之可与音乐相配之谓，对于普通散曲而言也）。

约瑟·柏伦克德（Joseph Plunkett）为柏伦克德伯爵之子。伯爵亦以革命故，褫爵，放逐于外。柏伦克德一族，世世居都柏林（爱尔兰首都）为爱尔兰望族，故爱慕祖国之念最切。约瑟治神道之学，为诗亦以敬天法帝为归，有《火焰诗》（*The Spark*）七首，《悲天行》（*I see His blood upon the rose*）三首最佳。《火焰诗》曰：

（一）

Because I used to shun
Death and the mouth of Hell,
And count my battle won,

我昔最惧死，
不愿及黄泉。
自数血战绩，

When I should see the sun
The blood and smoke dispel.

心冀日当天。
日当天，
血腥尽散如飞烟。

(二)

Because I used to pray
That, living, I might see
The dawning light of day
Set me on my way,
And from my fetters free.

我昔祷上帝，
极口求长生。
长生如可得，
愿待天色明。
天色明，
毁桎折梏任我行。

(三)

Because I used to seek
Your answer to my prayer,
And that your soul should speak
For strengthening of the weak
To struggle and despair.

我昔祷上帝，
哀哀乞帝怜。
帝灵如答我，
铁石我心坚。
我心坚，
我力虽弱，
何惧虎狼当我前？

(四)

Now, I have seen my shame,
That I should thus deny
My soul's divinest flame;
Now, shall I shout your name;
Now, shall I seek to die.

吁嗟往日事，
重提大可耻。
灵魂当吐神圣焰，
奈何趑趄独畏死。
我今重呼上帝名，
矢身直进死不止。

(五)

By any hands but these,
In battle or in flood;

我何有？有两手。
洪水可治之，

On any lands or seas
No more shall I share ease,
No more shall I spare blood.

敌来斩其首，
投荒蹈海我不辞艰难，
欲喋我血我不走。

(六)

When I have need to fight,
For Heaven or for your heart;
Against the powers of light
Or darkness, I shall smite
Until their might depart.

天道欲战，我则操戈。
帝心欲战，我剑是磨。
我唯顺帝命，
不问我敌之文野如何，
异日歼敌，听我凯歌。

(七)

Because I know the spark
Of God has no eclipse;
Now, Death and I embark,
And sail into the dark
With laughter on our lips.

帝心如炎火，
熊熊万古明。
帝火既不灭，
何惜自牺牲？
即与死神同舟航黑海，
我亦含笑而登程。

《悲天行》曰：

(一)

I see his blood upon the rose,
And in the stars the glory of His eyes;
His body gleams amid eternal snows,
His tears fall from the skies.

帝血沃玫瑰，
帝目耀明星；
帝身喻白雪，
帝泪化甘霖。

(二)

I see His face in every flower;
The thunder and the singing of the birds
Are but His voice-and, carved by His power,
Rocks are His written words.

帝容百花妍，
帝声鸟语媚。
鸣雷当啸歌，
削石为文字。

(三)

| | |
|---|--------|
| All pathways by His feet ari worn; | 悲哉帝路坏， |
| His strong heart stirs the ever-beating sea, | 帝心海翻澜。 |
| His crown of thorns is twined with every thorn, | 树尽十字架， |
| His cross is every tree. | 荆棘悉作冠。 |

(注：玫瑰花色香兼备，为百花冠。西人文中，恒以喻美人侠士，英国且视为国花，故以玫瑰比帝血。星能发光，光明为幸福之征，故以比帝目。耶稣受磔刑时，首冠荆棘之冠，身钉十字之架，故末章云然。)

麦克顿那 (Jhomas Macdonagh) 精擅英文，尝教读于皮亚士所创学校。二人相共四年，遂成契友，后为国民大学 (National University) 英文教授。暇辄移译皮亚士诗及爱尔兰诸名家诗为英文 (后文皮亚士割爱诗六首，即麦氏所译)，布之于世。以爱尔兰文通行不广，欲令世人尽知爱尔兰人精神所在，不得不以英文为之媒介，固未可以英人之故，移恨英文也。麦氏亦能自作诗，有咏爱国诗人 *On a Poet Patriot* 三首，为全集五巨册中最佳者。诗曰：

(一)

| | |
|--------------------------------|-------|
| His songs were a little phrase | 寥寥数章， |
| Of eternal song | 矫然千古。 |
| Drowned in the harping of lays | 瓦釜雷鸣， |
| More loud and long. | 乱其律谱。 |

(二)

| | |
|---------------------------------|-------|
| His deed was a single word, | 毕生勋业， |
| Called out alone; | 一言了之。 |
| In a night when no echo stirred | 更残人静， |
| To laughter or moan. | 歌哭自知。 |

(三)

| | |
|--------------------------------------|-------|
| But his songs-new souls-shall thrill | 诗魂震铄， |
| The loud harps dumb; | 瓦釜失声。 |

And his deed the echoes fill
When the Dawn is come.

夜尽天明，
始见精诚。

皮亚士（Patrick Pearse）于三人中声望最隆，尝于都伯林近处，创圣恩搭、圣伊答两学校，躬执教鞭于其中。所长诗词而外，兼能谱曲。有剧本数种行世，诗词已刻者仅一册，身后遗集有无知己为之订刊，现尚不能知之，然诗词仅其余绪。皮亚士生前自有抱负，殊未暇计及此也。皮亚士尝自为揭橐宗旨之言，谓吾所大欲，但求义侠之魂复归爱尔兰耳。（My greatest idea is to bring back the soul of chivalry to Ireland.）故所为诗，多性灵激荡之作。说者谓近世史中，海特博士外，爱尔兰文士，当以皮亚士为第一人矣。集中有《割爱》（To his ideal）六首，麦克顿那译最有名。诗曰：

（一）

Naked I saw thee,
O beauty of beauty!
And I blinded my eyes,
For fear I should flinch.

矚尔玉体，
美中之尤！
惧短我气，
急闭双眸。

（二）

I heard thy music,
O sweetness of sweetness!
And I shut my ears,
For fear I should fail.

闻尔妙音，
美中之美！
我惧魂销，
乃掩我耳。

（三）

I kissed thy lips,
O sweetness of sweetness!
And I hardened my heart,
For fear of my ruin.

接尔双唇，
甘美无伦！
惧毁我事，
强制我心。

（四）

I blinded my eyes,
And my ears I shut;

既蔽我眸，
又掩我耳。

I hardened my heart,
And my love I quenched.

终制此心，
爱情以死。

(五)

I turned my back,
On the dream I had shaped,
And to this road before me
My face I turned.

历彼幻梦，
弃之若遗。
回首就道，
勇进莫疑。

(六)

I set my face
To the road here before me;
To the work that I see,
To the death that I shall meet.

我今去汝，
瞻望前路。
见义而为，
觅我死处。

受刑之前一夕，皮亚士自作《绝命词》(To his death)二章，亦激昂慷慨，有虽死犹生之概。诗曰：

(一)

I Have not gathered gold;
The fame that I won perished;
In love I found but sorrow
That withered my life.

守钱吾非虏，
荣誉今亦毁。
恩爱多酸辛，
用随秋草萎。

(二)

On wealth or of glory
I shall leave nothing behind me
(I think it, O God, enough)
Save my name in the heart of a child.

无钱遗家人，
无名传青史。
顾帝取我魂，
移植后人体。

又有《绝命书》一通，于受刑之晨，写寄老母，亦不朽之作，兹译如下：

“我至爱之阿母，儿至此时，尚思与阿母相见，然恐万难办到。阿母乎！我至爱之阿母乎！从此别矣。”

此信之外，另书两纸：一纸述家中经济事，照彼办去，儿虽死，想阿母风烛残年，尚不难度日；又一纸言处置儿所遗书籍事，此项书籍，乞阿母代为收度。记得某书中，尚有吟草数纸，阿母能为拣出，与家中书架上儿手录诗草放置一处否？倘无暇，即不必。世上应做之事甚多，此琐琐屑屑者，本不必措意也。儿今已进圣餐（西俗，重犯行刑时，必令进圣餐，且令牧师为作忏悔之礼，以邀冥福。拙译英王查理一世喋血记中详载其事），自觉甚乐。所悲者，与吾母永别耳。然人生百岁，终有一死，死法如何，惟上帝主宰之，人不能自择。今上帝以今兹之死予我，其福我者已厚至无可言说。盖我之所死是有血性人之死，是为爱尔兰与自由而死，无量数死法之中，此为最优也。儿党作事未错，今日骂我者，将来总有誉我之一日。阿母可不戚戚于一时之毁誉，亦万不可以儿死之故，自伤其心。当知阿母不生他儿而生我，正唯上帝畀阿母以正当之职任。儿之不敢贪生，愿以一死报诸爱尔兰，亦正唯谨从上帝之明训，自尽职任以报阿母也。

至爱之阿母乎！别矣，别矣！阿母爱儿，亦爱祖国，以爱儿兼爱祖国之故，精神上所受痛苦多矣。然上帝有知，必福阿母。世界上悲欢离合之事虽多，要唯灵魂快适，方能算得上帝特赐之真幸福也。儿与阿父相见即在目前，与阿母团聚之时，想亦不远。此时此刻，儿亦不知何以答谢阿母爱儿之惠，但能输我灵魂刻刻萦绕母身，直至最后一呼吸而后已。尔之爱儿派屈立克上。”

观此，可知爱尔兰之事未必即此遽了。说者谓爱尔兰民主国，寿命虽仅一日，而其勉示来兹者，实无尽期。

赫克尔之一元哲学

马君武

赫克尔 (Ernst Haeckel) 为达尔文后最有名之进化论学者。达尔文发明进化学说，赫克尔为赞助此论最有力之一人。晚年复本进化论创一元哲学 (Monistische philosophie)，于哲学界放一异彩。德国近顷各处立一元学会 (Monisten-Bund)，欲以此代宗教，其势极盛。吾国至今尚鲜知赫克尔名者，诚吾学界至大之耻也。赫克尔著书凡数十种，至一八九九年，乃综合之作《一元哲学通论》，又名《世界之谜》(Die Welträtsel, oder Gemeinverständliche studien über monistische Philosophie)。予今摘译此书，以介绍赫克尔之学说于中国。

第一章 人类学

第一节 世界未解决之问题

十九世纪之末，已有许多问题，凡前人所不能解决者，皆经解决。不惟自然科学之理论上进步而已，凡技术工艺交通诸问题皆然，以造成今世界之文明生活。然其他精神方面，及社会关系，则不惟毫无进步，反有退步焉。因有此冲突之故，不惟个人之感想，破碎假伪，且其影响及于政治及社会，危险甚大。故爱人类之学者，当本其良知以解决此问题，而免其因是所生之弊害，是为其正当权利，亦其神圣义务。欲为此事，首当本其所认识之真理，而定一种明白坚固之世界观念。

自然知识之进步 试以十九世纪初期自然知识之状态与末期比较，其进步实可惊诧。凡自然科学之任一支派，在此世纪皆发明光大，其后半期尤甚。有显微镜以查至细之物，有望远镜以查至大之物，皆百年前人类之所不能见者。因显微镜之改良，不惟单独细胞，所谓不可见之生物界，可任人研究。且凡动植物之最小细胞，即所谓生机元素及其所构成之肌体，皆显露无隐。以解剖学之进步，影响至大，又有胚胎学辅之，知凡高等生物，皆至单独细胞发育而成，因是成细胞理论。生命之物理化学心理

作用皆可解释，前人所谓灵魂不死之说，不难打消矣。又因细胞病理学之发明，医者乃知疾病之真因。

无机界之发明，亦与有机界相匹，有如物理学之各部分皆然。由热学理论，知其彼此关系如何密切。由光影分析，知地球上之物质，与太阳及他行星多相同者。由天文物理学，知世界上大于地球之物体无限，使人之世界观念益增阔大。由化学之进步，发见新化合物甚多，以供人类之使用，有如碳素一宗，其化合物殆不可胜计。因物理及化学之进步，以得物体定理，如物质不灭、物力不灭，是为世界根本律。全世界皆为此定律之所范围，一元哲学之解释世界大谜，即以此律为先导之明星也。

此下数章皆述吾人所具自然界知识及其十九世纪之进步，姑不具述，但关于进化论之发明，兹不能不略叙之。千年以前，虽有略知进化之事者，至于进化为全世界公例，且此世界亦不过物质进化之一例，则为此世纪之新发明。英国人达尔文于一八五九年始确定进化论之基础。达氏之先导，则为法人拉马尔克（Jean Lamarck）及德人桂特（Wolfgang Goethe）。进化论发明后，所谓疑问中之疑问，如人类在自然界之位置者，乃能明了。至今一八九九年，吾人乃因是以定一元原理，以与物体根本律相合，说明自然界之一切现象。或谓拉马尔克、桂特、达尔文三人为十九世纪第一等之三大明星，诚不诬也！

因理论的自然知识进步，施于各种实用，故人类文明之进步亦与之相当。吾人今处于“交通时代”，国际间贸易旅行非常便利。有电线电话等不受时间及空间之限制，此物理学之赐也。农业工业常有各种进步。医学亦然，有哥罗肪玛菲杀菌药、清血液，各种之应用，人类疾苦大为减少，此化学之赐也。因各种工艺之新发明，十九世纪之进步遂远驾于前数世纪之上，其事为世人所共知，不俟赘述。

社会方面之进步 自然界知识及其实用，在十九世纪之进步，既如是其伟大。而在社会一方面，所谓文明生活者，则几无成绩之可言。英人华雷司（Alfred Wallace）之言曰：“试以物质科学及其使用之进步，与社会方面比较，则行政制度、司法制度、国民教育，及一切社会及道德之组织，今尚未脱野蛮之地位。”试以其言与吾人之公共生活及报纸记载实证之，可知其不虚也。

司法事务 今日之司法事务，实未能与今日已进步之人类及世界知识相伴。法庭之判决，每多不可思议者。所谓今世国家，除纸上数条宪法而外，实尚行专制政体。法官之主张，多仰承居高位者之鼻息，其教育已先不充足。欧洲之法律教育，多为形式的而非真实的，尤如人类机体及其重要作用，法律家大概不知为何物。予曾与有名法律家言人类所自发生之蛋胞及数月内之胎体为有生命的，此法官不之信，且一般法律学生不读人类学、心理学及进化史。此教学者，为判决人事之重要条件，其推卸之

词，则曰时间不足也。其学生时代所学者，不过数十百条之法律条文而已。

国家行政 今世国家行政之恶劣，人所易知，不俟详述。其重要原因，即一般官吏多为受形式教育之法律家，不知人类学及一元心理学，故不知人类本性；又不知动物学及进化史，故不知社会关系。国家非他即社会体之构造及生活是也。故充行政官者，当先知个人之构造及生活，且须先知细胞学。苟行政立法者能知此数学，何至于谬误百出，如报纸每日所记载者乎？

文明国家最大之谬误即在与文明仇敌之教会相结合。德国政客如中央党（Zentrum）者，全在罗马教皇支配之下，其所主张不本于权利与良知，而本于迷信与盲从。故国家制度，非全与教会脱离关系，而使全体国民得相当之世界及人类知识。通达自然界知识，以进于较高之阶级不可，而国体如何，则可以置之不论。盖今论国体为君主为民主，皆非重要问题，而改良教育，使一般青年国民尊重良知，破除迷信，乃为国家之根本问题也。

学校 现今之青年教育，亦未能与十九世纪科学之进步相伴。自然科学既超过他科学之上，且包有所谓精神科学于其中。而学校内每视为旁助科目，或竟弃却不顾，而古经、古文、古历史等则视为重要科目。所谓道德学者，乃不出耶稣经典之范围。以信仰为先，知识为后，而科学信仰如吾侪所谓一元教义者，大概为学校之所未梦见。虽高等学校，亦不知今世世界学、人类学、生理学、进化学为何事。其所注重之科目，仍不过言语、历史等，于理论无所补，于实用无所济。大学之状况，亦复如是。

教会 反对今世教育，反对自然知识者，厥惟教会。天主教、希腊教之顽固愚谬无论矣。即路德新教，于迷信之外，稍重良知。其所主张之道德，虽有与吾辈之一元道德相合者，然其所主张之神论、世界论、人类论、生活论，皆与真理相反。既学新教育之工学家、化学家、医学家、哲学家，皆厌闻其说，更何足怪。教会派不知以一元进化为根底，确定不可摇之自然知识，与一般言语学者、政治学者、法律学者无以异。

现代文明史 (*Histoire de la Civilisation Contemporaine*)

法国 薛纽伯 著 陈独秀 译

第三章 十八世纪欧罗巴之革新运动(接第一卷第一号)

(二) 法兰西及欧罗巴之改革试验

改革家诸君主及大臣 十八世纪之后半期，欧洲列国之当局，多依前所述之经济学者及哲学者之思想而施行政治。其中君主若奥地利之约瑟夫二世（七二）、托司加纳之勒泼耳德（七三）、普鲁士之弗雷对里克二世、俄罗斯之加特里奴。其最著也，又若巴德（七四）、槐马尔（七五）、蛮司（七六）、诸王亦然。其以国王之名而行政治之大臣，若拿破里（七七）之塔奴其（七八），葡萄牙之潘巴尔（七九），西班牙之亚兰大（八〇），及康泼马内斯（八一）是也。

此等政治当局者，对于君主之职务，颇抱新奇之想。以国家为君主之私领，得任己意处分之观念，彼等业已抛弃。若夫君主不过为国家之元首，无权费用租税以充自身个人之欲望，必以之办理有益之事业。彼亦无权与官职于其宠眷之人，必授诸正直奉公之士。为君主者，且应节省宫廷之费用，和政刑，明法度，以增进臣民之富力，此皆彼等所怀之主义也。

彼等之理想，与哲学者同辙，以为人情相若，遵一己之理解而行政府之任也。彼等以为臣民习于服从，社会改良之事尽可以命令行之。欲以此抹去其国“野蛮之痕迹”，建设“光明圣世”，即所谓筑基础于“道理”上之政府。是以发令改革，一意孤行，于夫臣民协议之困难及其习惯，无所容心。举国家之强力，以供当时所谓文明之用，世于彼等事业，字以开明专制政治（八二）之名。

奥地利约瑟夫二世 奥帝约瑟夫二世乃开明专制最完全之典型。彼即位以来，奉献全身于君主之义务。每朝五时起床，整衣兴趋公室，命书记治案牍。讫于正午，接见来宾，受诸请愿。散步二小时后，一人独酌，急了食事，稍弄乐器，仍复治事。夜分九时，尚许谒见，十一时入剧场。就枕之前，犹往往展阅书牍。彼于水之外无所饮。

被青色军服，着长靴，寝则黍稿以为被，兽革鹿皮以为枕。时整鞍马，以备出行。巡幸境内，时御劣乘，跋涉崎岖，以赴急务。其至都市也，止诸旅亭，备治事之几案，以供记录朗读签印而后行。彼之在世中，维也纳（八三）之宫廷，其奢华与仪式与十八世纪诸君主国无异。厩有马二千二百头，黄金食器，重量计有二百二十五启罗格拉姆（八四）。宫廷岁费三千五百万，厨膳备极骄奢〔皇后手饲鸚鵡所食之面包，浸以托基（八五）所产之葡萄酒，每年用至二吨，（八六）〕。然帝每召侍从与之共食。熔铸库币，废止宴会。彼且变乱当时之礼仪，尝在濮拉谷（八七）偕一平民妇人与贵族社会游。贵妇人辈悉拒与彼女交言，独帝一人与之偕舞。

约瑟夫采哲学者之人道主义，废止农奴，容许农民不必经其主人之承诺，而有结婚及迁地之自由。罢刑讯及死刑，废出版检阅之制，虽抗帝之书亦许刊行。帝公布一意见书，自求臣民之公判，不据敌党之谤书而据皇帝自身之行为。彼颇恢弘宗教上之宽容，虽新教徒及犹太教之宗仪，咸许其公然行之。

帝之蔑视传说，不信有遵守习惯与古法之义务也，亦与诸哲学者同。彼自记有曰：“予所统治之帝国，应予以之意见而理之，应消灭一切偏见狂热及党派的精神、智术之奴隶。凡属予之臣民，悉得行使其天赋之权利。”原夫奥大利家之邦国，乃于一帝室领地之中，杂然并合异邦土地而成。其人民之种族、语言、风俗，举不相同，决无何等团结一致之理由。日耳曼人、匈牙利人、科若亚特人（八八）、波黑米亚人（八九）、波兰人、比利时人、意大利人，诸种相异之民族，龙然相集，其中多有古代自成一国民者。各省之间状况绝异，齐一之法度，不可适用。如此国情，欧罗巴罕有其类。然约瑟夫二世欲取同一之方策革新全国，而波黑米亚及匈牙利依其国内之习惯拒绝此盟约。帝遂罢前此省制，分全国为十三县，县各分区，各县区皆施行同一之法律，同一之税则，同一之行政。决令匈牙利之裁判所悉操用日耳曼语，罢免不通日耳曼语之裁判官，匈牙利之议会出而抗议，帝乃抑止之。

帝复自信有权规定其臣民之宗教，彼尝有言曰：“自余获世界第一之帝冠以来，哲学乃余国之国法也。”

千七百八十年时，帝有言曰：“予不欲负有导吾人于天国之使命者，复于此世界之俗务，重劳彼等指教也。”以此之故，帝乃任命“毁坏无用修道院”之委员。二千六百六十三修道院中，废闭者六百二十四所，收没其财产，用之于建筑物、病院、学校、工场及兵营。帝又以奥大利之教会堂装饰过盛，褫取圣徒立像之薄纱与宝名，以及巡礼者所纳礼拜堂之供物，此等宝器、用品及遗物，悉售诸犹太人，任其毁铸，并售装饰细工绘画之手迹誊本与夫印章及羊皮纸。彼又毁坏所谓“教会障碍物”之祭坛，废十字架及立像，禁止巡礼及行列诵经。规定供养之数及神圣之一周间仪式。建设通常

之讲习所，使牧师辈学习适合帝意之教仪。帝有言曰：“予之企图告成，则帝国人民应对神了解彼等之义务。”一七八二年，罗马教皇亲赴维也纳，对于此等专断之举动有所抗议。约瑟夫一切拒之，而坚持其改革。

帝于己所不悦之宗教，不之容许。当时有一宗派起于波黑米亚正直勤勉之农民，此派所信仰者神，以自然一神教信徒（九〇）自称。帝召之法庭，固执其说者，悉罚笞二十五杖，且声称曰：“非罪其为自然一神教徒，以其无知而妄言也。”然此笞刑未能改变彼等之信仰。帝悉捕而流诸土耳其之边鄙，令与众绝别。

约瑟夫二世，诚实希望为一善良执政，然彼意以为无论若何大业，皆可一蹴而就。彼蔑视信仰与习惯，以为不当于理。彼以威权抵抗此信仰与习惯，反动之声蜂起于比利时及匈牙利。约瑟夫于未死之前，不得已宣布有名之“取消世人目为违反普通法律之命令”于匈牙利。其敕语有云：“吾人为求公共福利之热情所驱，且唯一之希望以为明示卿等以经验，卿等必将欢迎之，是以政府不恤有所改革。由今思之，卿等所希求者，旧有之治术，且其大裨于卿等之福祉，吾人所共信也。”匈牙利人奉此敕令，莫不大悦。咸裂其土地登记簿涂抹其门牌，废学日耳曼书。

托司加纳之勒泼耳德 自奥大利勒泼耳德王之至托司加纳以来，努力节省此小邦之费用，解散其兵队，毁披萨（九一）之要塞，缩小其宫廷，王之治事于其书室也。据一寻常之桌，秘书官所用者为枞木制之板，此外则锡制烛台一。效文明诸君主之例，废止刑讯，异教纠察所（九二）及收没财产之制，建立病院，亲往慰问。托司加纳之修道院自中世以来，即享有所谓“隐匿权”（九三）之特权，虽裁判官亦不能拦入。此等修道院中，容留无数冒险者、杀人犯、亡命者、脱逃之橧犯（九四），而为之巢窟，妨害正业，虐遇行人。勒泼耳德不顾此特权，一七六九年，悉捕此辈。

俄罗斯之加特里奴二世 加特里奴，本为日耳曼一王女，后杀其夫而为俄之女帝。彼乃女文豪而与哲学者游，著有喜剧悲剧。狄对儿评之曰：“彼有布鲁吐斯（九五）之灵魂，藏诸克勒巴特尔（九六）之形貌中。”

加特里奴乃非常活泼而又非常富于虚荣心之人也，所希望者声誉之高，采哲学者之见而施政，在欧罗巴称为文明君主，是其所大愿也。

彼盛称孟德斯鸠尝云万法精神，应为君主之日诵经（九七）。又云使余为法王，则推尊孟德斯鸠为圣徒。

一七六七年任命一委员长，拟编纂法典，颁布俄罗斯全国，自草训令，指导委员，其中多引用孟德斯鸠之语句。自云此虽出于剽窃，若能追随彼（指孟德斯鸠）之功业，彼于二千万人有意之剽窃，悉不非难。帝赠此训令一册于普鲁士王，附言曰：“足下视余所为，一若古说中著孔雀毛羽之鸟。篇中此引一行，彼引一句，惟次序排列，乃余

所为耳。”委员以各省之代表组织而成，其后，帝闻彼等所云，却还所拟草案，遂以哲学者之理论为基础，自制一法典。有言曰：“国民非为君主而有，君主乃为国民而有也。宽宥十罪人，善于损害一无罪者。”于是废刑讯及死罪。帝于宗教一切冷淡。加特力教徒、背教者，皆得自由行其宗仪，由加特力教国驱逐之厄瑞特教徒（九八）亦集于此。然加特里奴所以采行哲学者之理论，不过为己而已。其与狄对儿书曰：“以卿之伟大理论，可以为善书，亦可以造恶业。”彼以流西比利亚代死刑，而不废笞刑。征伐波兰，大杀其土人。一七八一年，其在位已十九年。就其所行事业作一报告书，并送改哲学者格里姆（九九）。如下表：

| | |
|-------------|-----|
| 建筑新式之县政厅 | 二九 |
| 新建之市政厅 | 一四四 |
| 缔结之协约条约 | 三〇 |
| 战胜 | 七八 |
| 关于法律及根本法之敕令 | 八八 |
| 人民救助之敕令 | 一二三 |
| 总计 | 四九二 |

（以上均属国家之事，私人事故，概不列入）

加特里奴欲以此证明其政绩，然此等法令大部分未尝实施。所谓市者，多仅驿站之改名，彼固未曾言及此也。其所建筑之物，亦均忽焉归于颓废。

彼之所事，不过求文人及公众称彼功业而已。哲学者奉以北方绥密拉密士（一〇〇）之名，此其所获之效果也。

葡萄牙之潘巴尔 潘巴尔为地方绅士，生于一六九九年，初入军队继习史学及法学，后为外交官居英吉利多年，次转任于奥大利。一七五〇年，约瑟五世擢为外务大臣，无几，王委以国务全体。以讫一七七七年国王之死，潘巴尔不啻为葡萄牙之独裁君主。

葡萄牙自十七世纪以来，即支配于异教纠察所及厄瑞特二势力之下。国王及其家族之忏悔者，总揽宫廷及政府之事。依《葡英条约》，葡国于经济上全隶属英国。一六五六年之条约，英人握有输入货物于葡之特权。又一七〇三年之条约，葡萄牙产之葡萄酒输入英国，应纳之税，较法国产之葡萄酒，不及三分之一。制造品向由英国输入，输出者为自国之葡萄酒，及由殖民地巴西贡来之黄金。葡萄牙本非工商业国，其驶入里斯本（一〇一）之船舶，皆英船也，定居葡萄牙之商人，亦皆英人也。英人日渐握得贸易之全权，遂乘之向葡人强求种种条件，非许以极贱之价，不再购买葡萄酒。以

此糊口之无数工人，多失业而弃其耕地。一七五九年，潘巴尔致英国政府书曰：“以经济界黑暗无比之故，吾人容许公等供给衣服及他奢侈品，吾人出费维持伦敦市内乔治（一〇二）王臣民之工人生活，凡五万人。”

潘巴尔之政略，首先举葡国政府脱厄瑞特派之支配，次则使葡之人民离英吉利而独立。

彼之抗英人也，建设上都罗（一〇三）种植葡萄总公司，与以葡萄酒专买之权，而规以定价，别设商会，与以开设分售商店之特权。如是政府遂将葡萄酒业及分售贸易之利权，收归葡萄牙臣民之手，又以鼓励葡葡人振兴工业之故。潘巴尔采用保护政策，禁止羊毛及他种原料之输出，免除绢及砂糖等制品之出口税。

潘巴尔用猛烈之手段，反对教僧之压迫，厄瑞特教徒起而抗之。彼遂与之宣战，一七五七年之终，放逐王家之忏悔者，厄瑞特教徒不得官许，禁入宫廷。以教徒经商之事诉诸教皇，要求彼等团体之改革。教皇遂派遣枢密官（一〇四）审查此事，且改革厄瑞特之团体，宣言教徒之从事商业有背神法及人法，褫夺彼等受忏悔及说教之权。

一七五八年九月三日之夜，谋杀国王案起。潘巴尔乘此机会，开始搜检厄瑞特教徒之罹此罪案者。虽无何种证据，政府亦没收其财产，尽数逐出王国及殖民地，以船载往教皇领内之斯委塔位其亚（一〇五）。前此葡萄牙之学校，司教授者无一非厄瑞特教徒，经此放逐，潘巴尔遂改用在俗之教师，聘请拉丁语、希腊语、修辞学、论理学诸科教授，俸由国给，不取学费，授教师以贵族之特权。彼于孔布尔大学（一〇六）创设自然科学及数学二分科，复建置医学、化学之博物馆及天文台一所。尤所尽力者，为科学及葡萄牙语之教授。彼有言曰：“国语教育，乃唤起文明国民精神最有力之一法也。”

潘巴尔欲改良孔布尔大学之训练，于一七六六年发见学籍登录之学生六千人中，多属伪名，减至七百人。

一七七二年，彼任命教授凡八百八十有七人（其中任讲义授文字者四百七十九人，授拉丁语者二百三十六人，授希腊语者八十八人），盖欲使葡萄牙人之教育，与欧洲诸国民比肩也。

然此等改革未获永续进行，国王死而潘巴尔罢黜，政府悉复其旧。

西班牙王查尔士三世（一〇七）之大臣 西班牙亦与葡萄牙处于同一之境遇，工商失业，异教纠察所与厄瑞特教徒横行国中。

查尔士三世原为拿破里国王，一七五九年转登西班牙之王位，勉力再兴其新王国，赞襄其功业之大臣，初为自意大利偕来之斯葵拉司（一〇八）及古利马耳地（一〇九），其后则有西班牙人亚兰大、康泼马内斯及佛罗里大布兰加（一一〇）。

彼欲以保护政策振起西班牙之工业，征收外国商品进口税，且禁止若干种货物之输入。

彼又以振兴商业之故，采用相反之自由贸易主义。一七六五年准许谷物贸易之绝对自由；一七七八年许全体西班牙人，皆可与殖民地贸易。盖前此与殖民地贸易之专权，初属诸塞委耳（一一一）商人，次则属诸加地斯（一一二）商人，此政策之结果颇佳。一七八八年，与殖民地之贸易额，加增八倍至九倍。

西班牙有经济协会多所，弘扬经济学之新学理。此等协会，创始于巴司克人。（一一三）组织同样之协会，乞政府许可者，凡五十四市。其中若马德利得（一一四）之协会，设立免费之爱国学校多所，教授女子以织工及纺织。

诸大臣未有断然禁止异教纠察所者。至一七七〇年，亚兰大发令禁止纠察所裁判民事诉讼案，法兰西百科辞典家称之，作颂文一首，且表露彼有破坏异教纠察所之意。亚兰大因之大惊，恐人永远目彼为宗教及异教纠察所之敌也。一七七八年，有政府官吏阿拉委大（一一五）其人者，因读禁书且奉哥白尼（一一六）之学说，财产没收，处以禁锢于修道院八年。然死刑之宣告则甚少，二十九年，烧杀者四人而已。

政府从事教育制度之改正，以代厄瑞特，而萨拉蛮克（一一七）大学拒此改革施诸彼校，且发送其根据亚里斯多德（一一八）哲学之课程表，而宣言钮通（一一九）狄卡儿之学说，有背天启之真理。于诸大学之外，创设植物园数所，博物馆一，当时西班牙与葡萄牙均硕学辈出，此等学问勃兴之运动直至反抗拿破仑战争时始已。

法兰西之改革试验 一七七四年以前，终路易十五之世，法兰西政府无重大之改革。一七七〇年，大法官莫卜（一二〇）之改组执法部（一二一）也，废高等法院（一二二），以新裁判所代之，因此颇启争端。及路易十六即位，复置高等法院，一如一七七〇年前之旧。至路易十六之世，即位时年甚少，欲施善政于人民，任用爱重廉直与公共福利之政治家二人：一为执法官马尔塞布（一二三），一为经济学者屠尔果，均命为大臣。总揽政柄者，乃一老年侍臣莫芮泊（一二四）。王宣布其欲行改革之意旨，且咨询于屠尔果，屠尔果应之。一七七四年八月二十四日，进书于王，述其计划。

屠尔果以总监之职，当财政整理之任，其要策曰：“不破产，不募债，不增税。”依彼之计算，每岁节省约二千万，减少岁出之超过，渐次清偿公债。则所得之结果，二岁中，偿还债务四千万佛郎以上，岁出之超过二千二百万佛郎，减少至一千五百万。

彼所拟经济制度之全局改革如下：

第一，废止妨害小麦买卖诸法令，与谷物商以完全之自由。

第二，废止享有特权之同业团体，无论何人，皆得有从事工业之自由。

第三，废止关于租税之特权，所有地主一律平等纳税。屠尔果有言曰：“政府之岁

出，其目的若为人人之利益计，则人人皆有担负之义务。其享受社会之权利愈多者，其分担之义务亦应愈重也。”

第四，于各市镇、各州郡设立地主义会，以助官吏之施政。屠尔果言于王曰：“吾国民缺少相当之组织，由各种阶级组成社会，其结合甚不完全。各个人民之间殆无何种社会的连锁，人计己利。如是一切事务，不得不待陛下自身之裁决，或委诸受命之臣。欲矫正此崩离现象，应建立各种党派互相依赖之方策也。”

屠尔果之陷于极困难地位者，彼之计划不为侍臣及王后所容，彼等皆不欲节省宫廷用费故也。贵族及高等法院则反对租税平等，职工长等则反工业开放之自由，势力薄弱之文人而外，未有赞助屠尔果者也。

彼未及提出全体改革案，一举而邀王之采用，乃竟次第出之。路易十六世为之保证曰：“其依卿之意见而进行，朕常助卿于所有强大反对党之间。”屠尔果所得遂行之改革如下：

第一，一七七四年，建立谷物贸易之自由，而镇定其骚动。

第二，废止职工及其首领即所谓享有特权同业团体之制度，工作者得完全之自由。此一七七六年之事也。

第三，彼建立租税之前人人平等主义，然此主义只行于次等租税。彼自云：“人头税（一二五）不便课诸贵族及僧侣，以特权社会怀有卑视此税之观念也。”故其主义惟适用于极微末之租税，如王室徭役（吾人称为佣工）。昔惟施诸平民，特权社会皆免之。屠尔果废除此制，代之以征收货币之税，凡地主皆应纳之。此亦一七七六年之事也。

复次，屠尔果以创设州议会改革内政之策进于王，而路易十六世，颇畏彼反对改革者之激昂。高等法院亦拒绝登录一七七六年之法令。若宫廷也，王后也，与夫社会之人人，无不怨屠尔果。谓为理论家，若从其言，将以倾覆王国。屠尔果遂于一七七六年解职，继其后者，前所废止悉恢复之。

屠尔果之州议会案，内克尔（一二六）亦采用之，然未能行之以果决（一七七八年至一七七九年）。彼于倍利（一二七）及上几内（一二八），创设一贵族僧侣及地主之代表议会。其代议士之一部分，由政府任命之。此议会之职务，为掌理家产评价、征收租税及道路、商业等事，其他无能为也，为州郡监察官（一二九）佐治而已。内克尔有言曰：“吾人常宜出以必要之注意者，因于此等新政，须表示陛下信任之尊严，价值之外无势力。助王之发政施仁者，惟在不辱王命之行改官及受任委员耳。”

政府决布州议会制于法兰西全国，乃在一七八七年（除已有地方议会者），然为时已过晚，不平之声极高。此等州会，起而与州郡监察官相争，助长行政之紊乱。

马尔塞布欲施行改革于警察及裁判，稍事监狱之改良，废止刑事审判常用之刑讯。然拘留状（一三〇）犹未能废也，彼亦与屠尔果同时受反对者之抨击而去职。

改革事业始于路易十六世之初年，以特权社会之反抗而不果行，旧制度依然巩固。一七八一年时之陆军大臣，决定惟贵族得为士官，种种祭司、司教区、修道院、女修院之附属官职，悉为贵族所居。地方之大地主辈运动法官使农民仍纳小租。当此时也，国家岁出之超过，日益增加，此等制度遂以革命终。

（七二）Joseph II. （七三）Leopold en Toscane. （七四）Bade. （七五）Weimar. （七六）Mayence. （七七）Napoles. 意大利小国名。（七八）Tanucci. （七九）Pombal. （八〇）Aranda. （八一）Compomanes. （八二）le despotisme eclaire. （八三）Vienne. 奥国都城名。（八四）Kilogrammes. 一格拉姆，当华量二分六厘七毛。启罗格拉姆，即千格拉姆之义。（八五）Tokay. （八六）Tonne. 每一吨合千启罗格拉姆。（八七）Prague. 奥国东北部 Bohemia. 省之省会。（八八）Croates 即 Croatie 人之义。（八九）Bobemiens. 即 Bohemia 人之义。（九〇）Deiste. （九一）Pise. （九二）Inquisition. （九三）Droit de refuge. （九四）Galerien 犯罪而罚为橹手者。（九五）Brutus. 杀害凯撒者之一人。（九六）Cleopatre. 古埃及女王，英文作 Cleopatra. （九七）Breviaine. （九八）Jesuite. 一五三四年创立之耶教会员，以排斥异教教化新世界为目的。（九九）Grimm 日耳曼之哲学家又语言学者。（一〇〇）Semiramis. 鱼神之。女私诸 Ossyria 王 Ninus。（即 Nineueh）Ninus 之死，绥密拉密士有谋害之嫌疑，继承王位，建立无数名城于东方，功业震世，在位四十二年，禅诸其子 Ninyas，化鸠而去。事出希腊神话。（一〇一）Lisbonne. 葡京。（一〇二）Georges. （一〇三）Haut-Douro. （一〇四）Cardinal. 凡七十人，有选举教皇之权。（一〇五）Civita-Vecchia. （一〇六）I' universite de Connbre. （一〇七）Charles III. （一〇八）Squilace. （一〇九）Grimaldi. （一一〇）Florida Blanca. （一一一）Seville. 西班牙南部之省。（一一二）Cadix. 西班牙西南部之省。（一一三）Basqne. 住于法兰西西班牙间 Pyrenees 山脉近傍之民族。（一一四）Madrid. 西班牙中部之省。（一一五）Olavida. （一一六）Copernic. 波兰天文学家，英文作 Copernicus. （一一七）Salamanque. （一一八）Aristote. 希腊古哲人。（一一九）Newton. 英国物理学者，旧译奈端，日本译曰牛顿。（一二〇）Maupeou. （一二一）Magistrature. （一二二）Parlement. （一二三）Malesherbes. （一二四）Maurepas. （一二五）Taille. 一七八九年始废。（一二六）Necker. （一二七）Berri. （一二八）Haute-Guienne. （一二九）Intendant. （一三〇）Lettre de cachet.

法国青年团

谢 鸿

一 青年教育偏重军事

青年教育，偏重军事，为世界各国所无，有之自法国始。盖法国自普法之役，蒙割地偿金之耻辱，数十年来，举国上下，复仇之念，一日未尝去怀。其扩张军备，以统计上之人口关系不能凌驾德国，思以个人之精神与体力凌越之。此青年教育之设施，立于国防见地之下之所由来也。距今三十年前，陆军总长皮罗，即主张全国青年，当施以军事教育。嗣后国内之青年团体多按军事组织，凡团内所规定之各项条件，全仿军队之服务，浸渐至于今日。法国青年之风尚，已有军队式之趋向。故法国青年教育之目的，所谓养成义勇青年者，毋宁谓之养成义勇军人也。此等教育宗旨在当时虽有反对之议论，自议会宣言国家兵士，当出自此等青年之中，以后反对之声遂寂无所闻。吾人推原其故，其所以得社会之大多数心理赞同者，无非复仇一念驱之使然，嗟乎！法人爱自由，其独立不羁之精神，于兹益见矣。

二 适任军事证书与射击会

适任军事证书，法国以之奖励青年，其效果各团队因此法而得统一。但青年中能获得此证书者颇不易，须经一定考试。其法先检查体格，次验能否耐长时间之运动，又次为体操、打靶、读地图、描地形、测量道路等项，获选者享有特典。未达丁年得提出入伍志愿，及入伍时得任意选入部队，并于停年之最下限，得进上士阶级。此外，在法国青年教育团体之中，有一特殊团体，曰射击会。由政府提倡，分设于各地方，并严令各学校附设此会。据最近之调查，在各地方单独组织者，计二千所，会员达三十万人；附属于小学校者，计三千所；附属于中学者，计百六十所；附属高等专门学校者，计五十所，均受国家监督。因此项教员缺乏之故，特设射击科科目于各学校内，以便养成教员。故射击科学生一经卒业，即与以种种特典，亦政府奖励射击术之意也。

三 军事预习会

军事预习会者，凡小学校毕业学生，未至服兵役之期，利用此时间，使之预习军事也。因此其国内青年，自十七岁至二十岁，约在入伍前二年，不但授以体操，使之强健身体，并仿军队之教授初年兵科目，授以射击术及各种操练。期满，择其尤者，给以适任军事证书。会中实习之期，每年始于十月，终于翌年八月或九月。会员定于星期日出操一次，以星期计之，一星期之中约操二次。有时利用夜间，余暇得操三次。其教法虽取严重教育，惟恐积久生厌。于操演后，间为奏乐演艺或游戏。会员中有具将来入骑兵团之志愿者，使练习乘马。有具体操教员之资格者，在兵役中，特授体操科之教育。每年自陆军体操学校出任体操教员者，计二百四十人。故全国之体操教育有统一之状况。现今预习会会务，日益发达，会员中得适任军事证书者甚多。其军事当局对于此会极表满意，非无故也。

四 陆军部令与国民教育会

千九百零八年十一月，法国陆军部，颁部令，大旨以军事预备教育与军事完全教育及体操教育，依下列之三种机关实施之。

一为政府之机关，于官立诸学校之学生会实施之。

二于政府认可之协会实施之，其会员有若干特典。

三于未经政府认可之自由协会实施之，其会员无何等特典。

其属于上列第二项之协会，非赞成协会事业之法国国民不得入会。其会员以未服兵役之青年与现在兵役者，以及服满兵役之地方人士组织之。若附属于学校内之协会与政府认可之协会，其享有特典，毫无差异。此外，仿英国少年团设国民教育会于巴黎，关于军事上之要求，所订科目较多于英国。其考试时，检定会员之成绩均在军事以内。此种青年教育之各团体，在法国受所在地最高军官之监督指导。因团队之请求，每团置将佐一名为顾问，并置下士数名作为教官。军器自陆军部发给，于预算之范围内，得支給之。至操演团队，准假用该处之军用地。今兹欧战以前，军事预备教育及体育之协会，其总数已达八千五百余所，其内经政府认可者六千余所，会员达九十万人以上。呜呼！盛已！

卫生教育联合会征文

本会联合中华医学会、博医会、中华基督教青年会组织而成，盖欲引启全国学子注重公共卫生，研究改良之方法，用特悬赏征文，甚愿学界青年热忱赐教。庶于卫生前途能收群策之效，谨将细则分列于后。

一、题目 中国卫生之近况及促进改良之方法。

二、规例 无论华文、英文均可应征，只须清畅，字数以二千至八千为限，每卷须誊寄两份。凡中学及中学以上各学校学生均有应征之资格，卷上须盖有各本校图记并校长之签字，方可收阅。至于本人姓名、住址，切勿载于卷上，须另纸书明。再所有应征之文须附寄邮票若干分（多寡则照寄来之数），以便未录者原卷退还，已录者用函通知。

三、酬奖 此项征文因谋改良公共卫生起见，以故酬奖，与普通征文未可同日而语。最优秀价值二十五元之金牌一面或廿五元之奖金，优秀价值二十元之金牌一面或廿元之奖金，一优秀价值十五元之银牌一面或十五元之奖金。共三等，每等一名，揭晓后，寄由各本校校长转交。

四、收卷 凡应征之文须于本年阴历年底以前，用挂号信寄至上海昆山花园四号，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内毕德辉医生收。

五、揭晓 本会特组织评议员五人，评定等级后，于一千九百十七年即民国六年六月一日揭晓，除将录取之文分寄各报登载外，并广为印行。

国外大事记

记者

凡尔登(Verdun)之役

欧洲军兴以来，著名之要塞战，在西欧，曰里爱巨，曰纳米尔，曰安府；在东欧，曰布尔寄米塞尔。其间牺牲最巨、为日最久，无过于最近之凡尔登一役。凡尔登者，位于法境东北。距今四十年前，普法之役，法军死守二星期，以无后援，为德人所得，和议成，仍归法。比年以来，罄无限之人力财力，筑成最新式之坚固要塞，周围十六英里，绕以三重防御线。在法国境内为一大重镇。德军自去秋太子军失利以后，移师东向，西方战事，沉寂数月。入春以来，东欧方面，除加里西亚之东南部外，均成半永久之筑城地带，德军势难得志。巴尔干方面，英法意联军虽于马基顿一角，意欲维持永久对峙之状。奈塞孟两国相继灭亡，布加利亚又与之为敌。此半岛，事实上已在德奥布土之势力范围，于是德皇南顾无忧，一意西征于加里西亚方面，以奥军之主力阻俄军之出入。半岛之守备委于奥布，陈兵四十余万，携运巨炮万尊、机关枪千架、马匹三十五万头。命太子督师，设总司令部于卢森堡，拔宿将赫占列尔充太子顾问。以巴黎为目标，进窥凡尔登要塞。该要塞在战略上为法国战线之枢轴，法军若失此国防重镇，德军发挥行军之特长，不难进迫巴黎。即或不得志于巴黎，北法全部尽为德有，亦足沮丧士气。欧战全局将因之生一大变动。德军计划既定，遂从凡尔登正面进攻。二月二十日拂晓，以二十万大军，自布拉班、秀尔、末斯，经赫尔具播亚，集合于七英里之狭小战线内，连日以重炮之巨弹注射法军阵地如雨。步军复于二十一日夜，突击法军战线，其势如奔涛骇浪，法军战线约八百吗为德军所扼。嗣后激战五日，法军力不能支，自布拉班退却。德军达沙暮流村，距凡尔登约六英里，乘势强袭，突出于凡尔登要塞之东北之佐门炮台，遂为德军所占。此炮台在凡尔登第一阵地之一角。法军失守后，军势稍挫，二十五日，弃外廓之第一防御线，退入第二线内。旋两军因争佐门炮台，战争甚烈。闻是役德军虽获胜利，损失颇巨：近卫军第三、第十八两军团全部覆没，第七预备军团约去半数，第十五军团则损失四分之三。三月三日，两军

复开战，德军用攻城炮，法军亦酬以巨弹。然此为野战时期，尚未入正式之要塞战也。十四日，德军因自要塞正面强袭不能得手，转换攻击方向，冀突破法军左右两翼，分两军：一自末斯河左岸，向马兰库尔及斐坦库尔之南方锐进，一向要塞左翼之一部俄威尔地区施炮。其新来一师借发火液之助，冒弹雨，突击数次，以法军抵抗之力不能前进。改道攻末斯河东巍峨方面之要塞右翼，复不振，更扩张末斯河西之攻击线，进击俄库尔及马兰库尔，夺取马兰库尔森林，为立足地。乃因法军防御甚力，仍不能出该森林一步。是时德军之损失，据法国方面调查，在四月一日以前，死伤之数已逾二十万人。四月十七日，德军进击末斯河岸三百四高地及法军第二线，无效。复袭末斯河东暮尔托门、冠迈尔间之法军第一线，及末斯河东之卫门与巍峨两地方，均未获利，其锋仍不稍挫。此时军事渐入要塞本战，两军互掘坑道，常为地中战。该要塞四周以多数堡垒掩护之故，尽成筑城地带。德军虽占据三百四高地北方斜面，以窥敌，然距本防御线尚有三五千米达之远。德军急不能逞，遂用牵制的掩护攻击法。其策应于末斯河西之一军，得占冠迈尔、马兰库尔、俄库尔之第一线，并夺该要塞西北方之三百四高地，频以炮弹射击卫西哥威尔、马尔库尔等炮台。幸法军奋勇应敌，阻止德军不能入第二防御线一步。五月二十日，德军总司令部再下令，分末斯河右岸之兵力，以密集突击队攻暮尔托门东西两方之法军阵地。袭击两次，为法军机关枪所蔽，仅夺得堑壕一部。二十五日，法军因德军注全力于末斯河东岸，蹈隙反攻佐门炮台，激战二日，炮台为法军夺回。德太子愤极，调集大队进攻，德国伤兵装载至五十七列车之多。此得而复失之炮台，仍为德军所有。虽然，其交换之价值，亦云巨矣。时德皇赫然震怒，亲往总司令部，严责太子，并以训辞与太子顾问赫占列尔将军。距知此为法军作战计划，专事深沟高垒，复筑多数炮垒于要塞四周。其外廓有数线，前后相距一启罗密达，内各掘数十堑壕，设铁条网及种种防御物，自空中侦察，宛如蛛网。加之后方阵地广大，有纵横无碍之联络线。其兵士之补充，与军需品之借给极其自由，要塞之命脉得安全维持。至此德军所取自两翼突破战线，然后包围四周之战略已不能成功，然其雄心犹未已也。对于末斯河西之暮尔托门、夏坦库尔及东岸之防御线，仍时往袭击。六月四日，德军占领巍峨炮台，处集大兵于锡哇芒、巍峨两村落之间，夺得锡哇芒炮台。以重炮攻其西南之三百二十一高地，距凡尔登市仅三英里，其市民之惶惧可知。二十五日，于布儿利市及暮尔托门，炮战亘四十八小时，两方无胜利。至七月，德军因松末安库尔两河之间，战事紧急，分兵赴援，军容渐不如往日之盛。八月十日，巴黎传来战报，言凡尔登境之锡哇芒防御工程，苦战一月，易手七次。今虽仍在德军之手，但为法军炮队注击，颇难防守。法军今仍占守该村边际，佛勒里之法军，方乘胜进攻。德军虽猛攻不已，法军仍固守所得之地。盖德军深知非占据锡哇芒佛勒里村

空境，不能围攻沙往勒炮也。逾二日，巴黎电，称法军在锡哇芒防御工程南面前进，德军在佛勒里进攻两次，完全败退。自是一月以内，西电所传凡尔登境内战讯，无非佛勒里与锡哇芒间之炮战，双方均无甚进步。据军事家推测，凡尔登之战役告终为期不远，理或然欤？

罗马尼亚与德奥宣战

罗马尼亚者，巴尔干半岛之一国也，介于俄奥布塞之间，其地势占军事上之重要位置。昔法皇拿破仑一世，曾称其为支配世界之关键，信所言非妄。以是开战以来，交战国之双方均诱致罗国党附。当时国王斐狄南一世持中立主义，坦然不为所动。缘罗国对于奥俄之感情相等，其民族在脱琅西里互尼者，隶于奥；在西北方者，隶于俄，均为罗人所日夕求之而不得者。惟罗国于第二巴尔干战时，曾入布京，与布人结恨。前此布国加入德奥，足使罗国离心；比时德人于罗国之中立，仍若有恃无恐者。殆以千八百八十三年，德罗结有同盟之密约，即德奥意三国同盟。按之事实上，不啻四国同盟。但德国外交家自结此约后，几视罗国为附庸，尤使罗人怀恨。八月二十七日，驻奥罗使致牒奥政府，谓两国自本日下午九时起入于战争状态。另附一文，牒举奥国对罗种种暴行，且谓罗国前所订附属于三联盟之条约，已于德奥强逼意国退出，破坏联盟之日消灭。盖罗人于前约犹意不能平，特借口破坏之也。是晚，德国闻耗，即召集联邦会议。逾日，德政府以出境护照送交罗使，正式对罗宣战。其牒文，略谓罗国恬不知耻，违背与德奥所订之条约，后复向德之同盟国宣战，故德国乃有此报复之举。嗟乎！德国仅恃一约，以拘束罗人，其计亦太疏矣！

希腊之内讧

自联军入萨洛尼加以后，希腊之中立已无力维持。乃阅十月，犹未陷入战争，亦云幸矣。今闻因外交关系而起内讧，党派纷歧，人心涣散，恐此后求如布罗之能举国一致对外，不可得也。九月一日，由萨洛尼加来电，称克里特岛之宪兵与维里柴洛党合围此间希兵营垒，血战竟日。后由法帅萨拉伊尔将军，出为调停，戍兵遂降。又伏第拉之希腊戍兵已加入革党，并云萨洛尼加南面之小加拉布伦炮台所有戍兵，亦因被围而降。革党在马基顿者，现已不复受人反对，将接管全政。同时雅典传来消息，希王已自行退位，由太子摄政，萨米斯仍为首相，由维里柴洛助之，现已下全体动员令。呜呼！危已夫立国于巴尔干半岛，至今日有不能不加入战争者，势也。乃未曾宣战，先起内讧，其败征已先兆也。且革党宣言书中，只责政府为外人之傀儡，谓政府卖国，以亲残暴之敌国人。吾侪抗拒辱国之官吏，实为爱国之责任。又谓希腊之存亡，惟国民所选之政治家是赖，

其所谓政治家者，殆指维尼柴洛言也。维氏夙唱大希腊主义，协约国以好友称也。其在政府时，因国王不信任其政策，辞职。在议会时，演说表示不信任国王爱国之意，其与国王意见之深可知。最近雅典电，称希腊已完全承认协约国之要求。希腊之邮电事务，自今日由协约国管理，并称希腊政府，允于战争期内，驱逐英法公使所指为代德人运动之希民及外人。希王病已痊愈，但萨米斯首相仍称王躬不豫，维尼柴洛党大会通过之决议案，未便入呈。审此，维党之举动，是否出自爱国热诚，吾固不敢妄断。若谓其主张，即全国人之心理，吾犹未能深信也。

爱尔兰自治问题

爱尔兰自治案为英国政界积年重大之问题，欧战前几以此酿成内乱。旋以一致对外之故，一时暂息其事。本年四月，突有新芬党之暴动，虽即时为军队所镇定，而伦敦政府思患预防，不得不急图自治问题之解决。首相爱士葵斯亲赴爱尔兰，与各派领袖会晤，征求其意见。归伦敦后，一委其事于乔治爵士。乔治遂与各派首领公同讨论，其结果提出之议案大要如下：

- 一、曾经通过之自治法案，即时实施。
- 二、提出紧急修正案，战争中适用之。
- 三、上修正案适用中，爱尔兰议员仍旧列席于英国议会。
- 四、修正案适用中，倭尔斯特六州不在自治制施行之内。
- 五、各自治领土代表者平和克复后，共同研究爱尔兰政府组织问题。
- 六、战争中及战后，讲求关于爱尔兰重要问题之永久的解决。

以上之提案，一俟爱尔兰国民党及爱尔兰统一党之赞成，即行提出议会。其后统一党议员蓝思唐爵士及其他二三阁员不以为满足，另提议案，削除原案爱尔兰议员列席英国议院之条，并永除倭尔斯特于自治制外。是较曩时乔治爵士所提出者更进一步，非战时之解决案，直为永久的解决。国民党首领不表赞同，协商破裂，而提案遂至搁起。

国内大事记

记者

段内阁正式成立

黎总统继任后，任命段祺瑞为国务总理，令其组织内阁。其先后任命阁员情形，已载本志前期，无庸再述。惟据法定之手续，须将追认案提出两院，得国会同意，始为正式成立。闻两院议员对于此次内阁之意向，因无政党，故无一定之主张。八月十六日，经两院议长亲至政府催促，政府于十七日先将国务总理一人提交两院。二十一日午后一时，众议院开会，到者四百十三人。陈副议长主席，总统派黎澍代表出席，陈述任段总理理由。略谓清帝让位，一切筹划，段公与有力焉，是为创造共和之功。迨帝制议起，段公持反对态度，屹不为动，是为保障共和之功。及袁逝世，人心浮动，段公力维秩序，七鬯不惊，是为保持共和之功。并谓民国政府成立，各项要政急待维持，而贵院尚未开会，不得已特先任命段为国务总理。且段总理自民国元年，历任陆军总长二年，兼代国务总理，皆符人望。民国改革，赞助尤多，对于南北又极融洽，其政治经验亦可概见。兹特提出请求贵院同意。于是主席宣告依法投票以同意、不同意表决，指定刘崇佑等八人检票。越五十分钟，检毕。主席报告同意票得四百七票，黎起辞归报。逾二日，参议院开会。议长王家襄主席，总统代表黎澍，陈述任段总理理由，与众议院同。述毕，主席宣告以无记名、唱名顺次投票法表决，指定袭焕辰、金鼎勋等八人检票。开票，同意者一百八十七票，不同意者六票，得大多数。至此发生一疑问，即追认国务员案何以不与追认总理案同时提出？据闻个中消息，外交唐总长始终未得其同意，司法张总长尚未来京，皆未便率尔提出。即已视事之各总长中，仍有与国会意见不甚融洽者，亦须挪出时日，以便设法融通也。至二十八日，此案由总统咨交众议院，其文曰：查国务总理段祺瑞业经就职，其余各国务员自应依照《临时约法》第三十四条，咨请贵院同意。兹于本年六月三十日，特任唐绍仪为外交总长，陈锦涛为财政总长，程璧光为海军总长，张耀曾为司法总长。七月十二日，特任孙洪伊为内务总长，范源濂为教育总长，许世英为交通总长。八月一日，特任谷钟秀为农

商总长，除由国务总理出席说明外，相应咨请贵院依法办理。再国务总理段祺瑞，久任陆军总长一职，即由该总理兼任，以资熟手，不再另行提出。三十日，众议院以总统之咨文中，段总理兼陆军总长未曾列入，为不合法。议决退还政府，要求将此项列入，再行咨院。翌日，补任段祺瑞兼陆军总长之咨文到院。九月一日午后一时，众议院开会，追认全体国务员。议长入座，即有人质问孙洪伊、谷钟秀，辞议员职事，及张耀曾之于烟土案。议长询张、孙二人，今日是否出席，请当面质问。一经查点，孙、张皆未出席。议长用表决法，谓赞成今日不投孙、谷、张三人之票者起立，起立者居少数。旋段总理出席，说明请追认各国务员之理由，退席时已二点二十分。议长宣告投票之法，用无记名投票，书明同意与不同意。指定彭允彝等八人为监票员，检视共四百五十五票，与名次相符。遂唱名报告，计范源廉四百三十九票，段祺瑞四百三十二票，唐绍仪三百七十六票，陈锦涛三百九十一票，孙洪伊三百四十五票，张耀曾三百五十七票，许世英二百八十四票，程璧光二百七十六票，谷钟秀二百七十七票，全得同意。越三日，参议院开会。王议长主席，宣读众议院移付同意案。国务总理出席，谓方今国家多故，内阁一日不成，政治一日不能进行。大总统故将国务员提出，幸众议院已全体通过，现移贵院，请求同意，并举特任理由及各人历史。退席后，由议长指定金鼎勋等八人检票，旋即投票。由议长派秘书当众宣告票数，计唐绍仪一百八十四票，陈锦涛一百七十四票，张耀曾一百七十票，程璧光一百三十九票，范源廉一百八十四票，谷钟秀一百三十八票，许世英一百四十五票，段祺瑞一百八十六票，孙洪伊一百五十八票，复得同意。一时电达各省，国人颇为庆幸。盖以同意案之通过如是迅速，可视为将来政府与国会协力进行之征兆也。

宪法会议

制定宪法，为此次国会第一之重要职务。而应时势之需，既宜允当，复宜神速。八月七日，起草委员长汤漪约集各委员，假众议院小会场开谈话会。大致因二次年草定之案，即俗称天坛宪法草案者。当时虽已草具理由，咨交两院合组之宪法会议，但时隔三载，似应撤回，重加研究。俟两院正式开会，将次议及宪法之时，再行咨还。大约撤回之后，或将发生修正问题。维时闻有人主张拟将宪法起草委员会重行改组，如参议员刘成禺即其一人。其意以为起草民国宪法实最神圣庄严之职务，断不可任叛逆分子，混迹其中。但多数意见以为此属议员资格问题，应听两院处置，并非委员会内之问题。且宪法起草委员会实与两院鼎足而立，两院亦不能任意提议将其改组，因之不甚赞同其说。寻北京来电，称宪法起草会委员仍旧不另举。俟国会宪法会议开会，由会长汤漪提出讨论。二十六日，得京讯，参议院议长王家襄以宪法会议议长之资格，

提议速开宪法会议。现问众议院关于此项问题，亦已有提案三起，皆主张从速开议。按宪法会议，依法得议员全体三分二以上，即可开议。现在众议院报到者，已有四百四五十人参议院报到者，亦在百五十人左右。若使报到之人，一概出席，则人数已无不足之虞。旋得多数议员主张，亦以天坛宪法草案，既认为有效。继此两院即当组织宪法会议，以便将该草案逐项议定，唯以国会甫经开会。待议之案件甚多，若俟各条件议有头绪后，再为此宪法会议之组织，未免过于延缓。现有某派议员为图两院无妨碍起见，主张一方面组织宪法会议，一方面仍继续议事，不过将普通会议与宪法会议间日开会。如星期一、三、五开普通会议，星期二、四、六开宪法会议；或减少次数，每星期各开会议两次，亦无不可。此种办法，赞成者颇多。嗣规定该宪法会议之组织案，约有五条：（一）宪法会议以参众两院全部议员组织之；（二）宪法会议以参议院议长为正议长，以众议院议长为副议长，主持该会议一切事务；（三）宪法会议以众议院议场为开会之地点；（四）宪法会议非全体议员三分之二以上之出席不得开议；（五）宪法会议于宪法全部议定公布后，即解散其组织。至九月五日，两院议员假众议场，开第一次宪法会议。其议程曰：《中华民国宪法案》由宪法起草委员会提出，时议员列席者五百九十人。秘书长朗读毕，起草委员长汤漪说明全部主旨，再由委员逐条说明。本日仅说国体、国土两章，质问已纷起，恐非至重选修正委员，或另组审查会不止。近闻两院中非宪法委员一派，有主张组织审查会审查者；而宪法委员一派，则以民国二年在天坛起草，以六十委员之众，历时三月，精心结撰，内中争点，尚不甚多。只须按明草案，由两院组织审议会，从大体讨论后，即付大会表决，似无庸再组织审查会，有旷日持久之弊。惟该草案中，于关两院制或一院制，国务员得兼充议员，不信任投票。审计院由参议院组织同意权（以上皆草案所有）及省制规定（此为草案所无）各节，将来不免大有争执。记者不敏，窃愿议员诸公，外观大势，内审国情，各凭其良心上之主张，权其轻重缓急，毋恃意气，毋囿党派，庶民国万年根本之大法得早日观成也。

郑家屯案之交涉情形

郑家屯中日兵士冲突一案，中外报纸记载情形各异，一时颇难得其真相。据北京传来消息云：有日商数人，于八月十三日行至郑家屯，适与第二十八师骑兵相遇。彼此言语不通，稍有争论。争论既终，日兵忽至，声势汹汹，闯入营帐。我兵前阻，日兵即开枪，我兵不得已亦开枪还击，各死伤十余人。日人即由四平街派兵往援，问该地县知事及商会会长亲赴日营和解，竟为日军拘留。张督军闻报，派军事顾问町野前往调查。据此则最初之争论，犹得委之言语隔阂。至两军之所以开衅，则就我所得报

告，其责任之不在我军，可以不辨自明矣。未几，奉天督军张作霖帮办冯麟阁电达北京，报告辽源中日军队冲突情形。其文云：据辽源县知事靖兆凤，辽源镇守使署参谋长董吉庆，二十七师团长蔡平本急电，称本日下午六时许，日商与该处张司令海鹏所统之二十八师骑兵，因口角争执，该处日兵遽然出闯入裕胜当司令部院内，互相开枪攻击。时该知事等闻警，当即冒险驰往拦阻，即各停止攻击，彼此均有伤亡。刻间日人将派大队来辽，商民恐慌，请迅予核办等情。当即飭交涉特派员与日领开始协商，并电致公主岭日本守备队藤井司令官，请勿派兵赴辽，以安人心。一面特派本署町野顾问、丁翻译员赶赴辽源，查询确情。去后旋据辽源董参谋长函电，称此次中日兵士冲突现已停。止事后查点，计日兵死七人，二十八师兵死四人，受伤者数人。日兵尸体经知事验后，舁回日营。诘日兵不知何故，遽将靖知事及商会总理扣留日营等情。复据该参谋长函电，称日兵因伤续亡二人，靖知事及商会总理乃扣留日营，请迅予交涉、开释等语。查此次因日人与二十八师骑兵口角细故，日军遽尔出队，以致互有死亡，实出意料之外。现悉日本已派军队五十人赴辽，经本军长电致公主岭日本守备队司令官，据理阻止，当可不再生意外。旋得奉天消息，亦云张督于此案，一面派菊池顾问往公主岭交涉，一面会同冯督办电致驻扎该处陆军旅长，拟交办法数条：（一）查明与日警冲突之官长名数，加以约束；（二）照请日本官宪，谕令该国军警，静候两国长官解决；（三）责成该地探员，将前后情形，查明以便处理；（四）由我外交当局向日领说明误会，此案似可由地方官调停了结，不致酿成重大之外交问题。乃京外报纸忽传此案移至北京办理。三十一日，英文京报载云：日使林权助时与代理外交总长陈锦涛晤谈，谓郑家屯一案，并无不易和平解决之点。中日邦交宜以友好精神维持之。为和平与交谊计，此案之解决，必不致碍及两国现有之良好交谊。时驻日公使章宗祥来电，亦报告日政府，愿和平解决之消息。略谓晤见日本外务省中国政务局局长小池氏。据称日政府对于郑家交涉，主张和平完结；日政府已令国内各报评议此案，勿持激烈论调，今望中政府亦传谕报界，言论宜主和平。外交部随派佥事王鸿年实地调查。王奉委后，即于二十一日启行。逾日，抵奉，谒张督，接洽郑家屯事件。并至日本总领事馆访问，甚望将该事件圆满解决，旋赴郑家屯调查。二十九日，日领与日本驻辽师团长本乡氏（此次辽源军队及续发者，皆本乡氏所部）。往军署与张督晤谈，谓辽源事件渴望和平，此次返国后，并以此意介绍于继任之人。闻张督是日迎送，极为尽礼，午后并设宴待日领。越日，日本关东都督中村氏特派副官长本江氏与师长二人，赴铁岭与酒勾领事调查起事原因后来奉，张督特派杨参谋长、单副官长赴车站迎送。该日官等亦赴署回谒，约谈一钟之久。时特派员王鸿年亦回奉，原拟次日回京，因日本都督派员来奉调查，遂暂缓起程。据此两国之不幸发生之兵士冲突案，可折冲于樽俎之

间矣。孰意九月三日新支那报载，称前月二十九日，日本开临时阁议于首相官邸，议决后致电驻京日使，令向我政府交涉。二日，日使林权助亲至外交部与代理外交总长陈锦涛交涉，当面提出重要之要求四条：一、中政府向日政府道歉；二、严办所有开枪攻击日本军队之华兵，将第二十八师长撤任，并将统带郑家屯军队之某营长革职；三、于日本之伤亡兵士为相当之赔偿；四、解决中日警察问题，并要求聘用日本警官及日本警察顾问、实业顾问。其意欲借此机会，以攘得前二十一条要求之第五款。当经代理外交总长答复，谓中国政府所派至郑家屯调查员尚未回京，因此暂时不能开议。是日下午，日使复拜会国务总理段祺瑞，重题前项要求条件。段总理答云：“当此两国亲交之时，而日政府提出如此要求，乃大不幸之事。中政府若将所提出要求开议，恐伤本国人之感情，殊非两国之福。前者贵公使曾经声明情愿扶助中政府，然而此等条件恐于贵公使之宣言有背，因请从长计议。”日使答云：“彼亦知中政府为难情形，然本国政府现有如此训令，亦不得不照办耳。”呜呼！自去岁《中日条约》缔结后，日本合办警政之要求，实际上已经消灭。今复请求聘用日警，是复扬已死之灰，其妨害我主权莫此为甚！此间特派调查员已返京，窃愿外交当局据理力争，以慰国人之重望也。

苏教育会提倡少年团

少年团，为少年修养之特别机关。其作用不仅增少年之军事知识及健全体力，并可练习实际生活之技能，关系于国家前途之命运非浅。此事欧美各国创办于先，日本踵行于后，现已成效卓著。在吾国仿而行之者，始于上海西人所立之学校，名曰童子军，现已推广至苏宁，然亦只教会学堂行之。今有沈君亮荣，于苏省教育会提出此项议案，询有识之士也。其原案略云：民国肇造以来，对于铸造优美特性之国民，尚未注意。近观欧美各国，提倡少年义勇团不遗余力。其团中规律，最为纯美高尚，以忠实、服从、礼让、慈爱、俭约、廉洁及辅助他人为宗旨，实习勤劳、艰苦、服役、救护及制图、游泳、烹饪、农工、木工、锻冶、机械、武术、医术诸艺。此种训练方法施于我国之童子，正如对症发药，足治文弱依赖及自利自私之病，进为道德高尚、智力俱备、独立自治之国民。上海西人所办各学校，联合我国南洋公学，业已训成少年义勇团，约八百人，成绩至优。今有美国远东童子军队长乔恩生君，热心教育，拟先将团务推广于上海英界各学校，选派分队长数人教演，然后再推广他省各县。日前特发一函，派队长姚君麟书转恳亮荣，将此意宣布于教育界，并愿纯尽义务，尽力教导。亮荣当答以现值江苏省教育会开会之期，拟即将仿办少年义勇团问题在会中提议。鄙意拟请省教育会，发起征求教育界同意。先在上海华界招选各校学生，练成一队，然

后函致各县，派人到沪学习，归而教授本邑学生。俾遍及一省，渐次推广及于他省，则全国均受军国民教育，似关系于教育前途甚大。且乔恩生君，愿担任义务，实为不易得之机会。其热忱尤为可感，敬请会长及会员公决。嗟乎！沈君之言可谓深切著明者矣。我爱国自爱之青年少年诸君，盍猛省，盍奋起。

通信

独秀先生足下，二月三日，曾有一书奉寄，附所译《决斗》一稿，想已达览。久未见《青年》，不知尚继续出版否？今日偶翻阅旧寄之贵报，重读足下所论文学变迁之说，颇有鄙见，欲就大雅质正之。足下之言曰：“吾国文艺犹在古典主义理想主义时代，今后当趋向写实主义。”此言是也。然贵报三号登谢无量君长律一首，附有记者按语，推为“希世之音”。又曰：“子云相如而后，仅见斯篇，虽工部亦只有此工力，无此佳丽。……吾国人伟大精神，犹未丧失也欤？于此征之。”细检谢君此诗，至少凡用古典套语一百事（中略）。稍读元白、柳刘（禹锡）之长律者，皆将谓贵报案语之为厚诬工部而过誉谢君也，适所以不能已于言者，正以足下论文学已知古典主义之当废，而独啧啧称誉此古典主义之诗，窃谓足下难免自相矛盾之消矣。适尝谓凡人用典或用陈套语者，大抵皆因自己无才力，不能自铸新辞，故用古典套语转一弯子含糊过去，其避难趋易，最可鄙薄。在古大家集中，其最可传之作，皆其最不用典者也。老杜《北征》，何等工力，然全篇不用一典（其“不闻殷周衰，中自诛褒姒”二语乃比拟非用典也），其《石壕》、《羌村》诸诗亦然。韩退之诗亦不用典，白香山《琵琶行》全篇不用一典，《长恨歌》更长矣，仅用“倾国”“小玉”“双成”三典而已。律诗之佳者，亦不用典，堂皇莫如“云移雉尾开宫扇，日映龙鳞识圣颜”，宛转莫如“岂谓尽烦回纥马，翻然远救朔方兵”，纤丽莫如“梦为远别啼难唤，书被催成墨未浓”，悲壮莫如“永夜角声悲自语，中天月色好谁看”。然其好处，岂在用典哉（又如老杜《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一首更可玩味）？总之，以用典见长之诗，决无可传之价值，虽工亦不值钱，况其不工但求押韵者乎？

尝谓今日文学之腐败极矣，其下焉者，能押韵而已矣。稍进，如南社诸人夸而无实，滥而不精，浮夸淫琐，几无足称者（南社中间亦有佳作，此所讥评就其大概言之耳）。更进，如樊樊山、陈伯严、郑苏盦之流，视南社为高矣。然其诗皆规摹古人，以能神似某人某人为至高目的，极其所至，亦不过为文学界添几件贗鼎耳，文学云乎哉？

综观文学堕落之因，盖可以“文胜质”一语包之。文胜质者，有形式而无精神，

貌似而神亏之谓也。欲救此文胜质之弊，当注重言中之意，文中之质，躯壳内之精神。古人曰：“言之不文，行之不远”，应之曰：若言之无物，又何用文为乎？

〈近〉年来思虑观察所得，以为今日欲言文学革命，须从八事入手。八事者何？

一曰，不用典。

二曰，不用陈套语。

三曰，不讲对仗（文当废骈诗，当废律）。

四曰，不避俗字俗语（不嫌以白话作诗词）。

五曰，须讲求文法之结构。

此皆形式上之革命也。

六曰，不作无病之呻吟。

七曰，不模仿古人，语语须有个我在。

八曰，须言之有物。

此皆精神上之革命也。

此八事略具要领而已，其详细节目非一书所能尽，当俟诸他日再为足下详言之。

以上所言，或有过激之处，然心所谓是不敢不言。倘蒙揭之贵报，或可供当世人士之讨论。此一问题关系甚大，当有直言不讳之讨论，始可定是非。适以足下洞晓世界文学之趋势，又有文学改革之宏愿，故敢贡其一得之愚，伏乞恕其狂妄而赐以论断，则幸甚矣！匆匆不尽欲言，即祝撰安。

胡适白

拜诵惠书，敬悉一一。以提倡写实主义之杂志，而录古典主义之诗，一经足下指斥，曷胜惭感。惟今之文艺界写实作品，以仆寡闻，实未尝获观。本志文艺栏罕录国人自作之诗文，即职此故，不得已偶录一二诗，乃以其为写景叙情之作，非同无病而呻。其所以盛称谢诗者，谓其继迹古人，非谓其专美来者。若以西洋文学眼光批评工部及元白柳刘诸人之作，即不必吹毛求疵，其拙劣不通之处又焉能免？望足下平心察之，实非仆厚诬古人也。承示文学革命八事，除五八二项，其余六事，仆无不合十赞叹。以为今日中国文界之雷音，倘能详其理由，指陈得失，衍为一文，以告当世，其业尤盛。第五项所谓“文法之结构者”，不知足下所谓文法，将何所指？仆意中国文字，非合音无语尾变化，强律以西洋之 Gramma，未免画蛇添足。（日本国语，乃合音，惟只动词、形容词有语尾变化，其他种词亦强袭西洋文法，颇称附会无实用，况中国文乎？）若谓为章法语势之结构，汉文亦自有之，此当属诸修辞学，非普通文法。且文学之文与应用之文不同，上未可律以论理学，下未可律以普通文法，其必不可忽视者修辞学耳。质之足下，以为如何？尊示第八项“须言之有物”一语，仆不甚解，或者

足下非古典主义，而不非理想主义乎？鄙意欲救国文浮夸空泛之弊，只第六项“不作无病之呻吟”一语足矣。若专求“言之有物”，其流弊将毋同于“文以载道”之说，以文学为手段、为器械，必附他物以生存。窃以为文学之作品与应用文字作用不同，其美感与伎俩，所谓文学美术自身独立存在之价值，是否可以轻轻抹杀，岂无研究之余地？况乎自然派文学，义在如实描写社会，不许别有寄托，自堕理障，盖写实主义之与理想主义不同也以此。以上二事，尚望足下有以教之。海内外讲求改革中国文学诸君子，倘能发为宏议，以资共同讨论，敢不洗耳静听！若来书所谓加以论断，以仆不学无文，何敢何敢！

独秀谨复

记者足下，读贵报增益青年知识匪浅。前见第二号《达噶尔译诗》注中，言达噶尔氏曾受 Nobel 赏金。不审此种赏金出自何国何人？是何制度？乞有以见示。敬颂撰安。

王庸工白

诺贝尔（Alfred Bernhard Nobel）乃瑞典人名，为发明炸药“戴拿埋特”（Dynamite. 乃以硝酸等混合于硅藻土、锯屑所制）之大工业化学家，生于一八三三年，卒于一八九六年。临终时，悉出资产，创立诺贝尔赏金制度，奖励有功德于人类者凡五种，每种年限一人，每人给金约合华银八万圆，不限国籍。其第一种为物理学者，第二种为化学者，此二种均由“斯托亨（瑞典都城名）皇家科学院”（The Royal Academy of Science of Stockholm）评选。其第三种为医学者及生理学者，由“斯托亨之嘉乐林学会”（Caroline Institute in Stockholm）评选。第四种为文学者，由瑞典学院（Swedish Academy）评选。第五种为有功于世界和平运动者，由挪威议院（Norwegian Storting）评选。近已稍变旧章，每年每种不限一人矣，若法国之罗兰（Romain Rolland）、瑞典之海敦司塔姆（V. V. Heidenstam）、丹麦之朋托皮丹（H. Pontoppidan）三小说家，同以一九一四年得奖。且亦不限以五种，如丹麦历史家龙德（Troels Lund）即其例也。

记者

独秀先生大鉴，前于《甲寅》四号中，获读大文，甚佩。顷承友人赠以《青年》杂志一册，敬悉主撰者为足下，言正理确，益世匪浅，不学如贱子，又何说焉？惟以先生发斯宏愿，力作新民，略有贡陈，不识有当万一否？夫今后之救国，舍吾青年莫属。青年以国之兴亡为己任，舍受教育莫由。吾国之教育何如者，奴隶教育，亡国教育而已。此中未尝无优秀之士，深恐数年后，所具之志愿之新知识，亦归消灭乌有。

盖今之教育等诸科举，父诏其子，兄勉其弟，无非利禄。而青年学子识见不定，辨理不清，实居多数。则昔之优秀者，尽为政府与父兄所笼络而束缚之，亦意中事耳。愚以为今时实无教育可言，求教育而有实效者，报章其一也。《甲寅》说理精辟，其真直为当世独一无二，昔被查禁，今出版与否尚不可知？《甲寅》续出，《甲寅》之真直固在，独惜吾辈青年失此慈母也！继续之任不得不望于大志负之，尤望时时译名人学说，如白芝浩诸篇然。并于大志中增加介绍名著一栏，使青年不尚浮夸，能辨真理之所在，而有读书之乐趣，不致再蹈泛览东扯西拉等书，徒耗金钱，废书浩叹之病。简而言之，吾辈青年病在知识薄弱，父诏师勉，一于无谓之纵横文字，而不使其精研学理。此贱子所以有介绍名著之请求也，匆匆奉陈不备不庄，肃请著安。

王醒依顿首

独秀先生足下，读大著《新青年》，向往益深，惟仆有不能已于言者。先生撰著，虽多鞭策勸勉之语，然字里行间恒流露一种悲观。时局之危，仆岂不知，无如仆之愚见，悲观易流于消极。青年立志未坚，逢兹时会，已有我生不辰之感，再益以悲观之文字，志行薄弱者不免因而颓丧。仆虽无似，窃以为与其生于百废俱举之时，无宁生于百举俱废之今日。此数十年短促之光阴，可以躬亲建设不朽之大业。岁寒见松柏之后凋，若在春夏之交，松柏又何殊于凡卉？是以仆对于梅特尼廓甫氏之言深为赞成。仆以未受相当教育，故于世界哲人之学说，不甚了了。然仆自信有活泼之思想，不为俗习及现象所拘，思想绝对自由。梅氏以个人之完全发展，为人类文明进步之大的，深合于仆之思想，仆以为今日种种现象之腐败，乃不可免之事。我健全洁白之自身，一日不腐败，则乐观之希望一日不绝。仆自乡僻之腐败私塾中来上海，粗浅之新闻尚不能阅读，遑论其他。苦心研求，渐得进境，乃于黑暗之中寻得一线之光明，曰：凡人苟非画地自限，前途之希望未可限量，得进一步，有一步之乐趣。因此愈信天助自助者之说，而乐进不已。虽经种种困难，而未有丝毫悲观之念扰仆心志。因仆畏难之心，恒为乐观之希望所战胜也。迄于今日，仆虽仍为无学之人，而仆之进取不少已。仆自视与初来上海之时已判若两人，故深觉进取之乐。仆知学问优裕胜仆什百千倍之青年大有人在，深愿其一意进取，勿以时局之悲观而自馁。时事愈危，进取愈力。个人之进取，自足以裨益于国家，自足以裨益于人类进化之大业。先生负教育青年之重任，前途希望正自无穷。孟子以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为一乐，先生又何悲乎？伏愿先生一意著述造福青年，勿以现象悲观而辍笔，不徒为青年界之幸，我国家实蒙其福，质之先生以为何如？

毕云程白

仆最反对悲观主义者也，且自信《青年》杂志未尝作悲观语。然读者如足下既已作此感想，分明事实，仆又何词以抵赖。今而后惟期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而已。闻之友人，足下艰苦拔俗，钦慕久之。仆无状，执笔本志几一载，不足动青年毫末之观听。惭愧惭愧，希足下时督责之幸甚。

独秀谨复

记者足下，日昨获读二卷一号大志，更名《新青年》。同时适阅吾师彬夏女士《基础之基础》一文（见《妇女》杂志本年八月号），因作《新青年之家庭》篇，寄呈记者。倘荷赐载大志余白，以征同调，则幸甚矣。再仆近在同济学校专攻德文，开校在即，不日出申，颇拟得记者一面，未稔许可否？余不白。

李平谨上

示悉，抵沪时希以住址见示，以便约期相见。

记者

论生活上之协力与倚赖

罗佩宜

人生而有欲，且循世运嬗衍之骏进，欲以日奢。凡所为充其欲者，求之一人之身不能备也。则其势必取于相养相资，而通力合作协同为治之事起矣。然所谓相养相资协力为治者，必有一要件焉，则人皆有独立自营之力是已。苟生民秉彝，于独立自营之事有亏，则通功易事之事弗举。通功易事弗举，而谓能营协力共同之生活，既已仅矣，何则？以有易无者，必有所以易之者，或仅恃他人之惠爱以为赠施，与夫一己之武力智巧，以猎取之。则其情毗于倚赖而不可以久，以供之者难乎其为继也。故协力之生活，必起于交易既行以后，民各出其独立自营之余裕，相为资养，而后人各履足其欲而无遗憾焉。

且协力治生之为用，不仅履足人人之欲愿已耳。凡厚用资生之事，莫不待其群之通力合作而后举。人治日蒸，则所待者益繁。昔之，一人一家已足尽其能事者，必联数十人、数百家而始克有成焉，政治及其他事业无论已。一公司焉，其母财，非一股东之力所能措也；其业务殷繁，非一人所克肩任也。故一群资生前用之业，必合群策群力而后举。有劳心者焉，有劳力焉，其致功程效各殊，要皆竟其长以图生事之发展则一。夫而后，一群之生计舒裕而不困，此协力治生之大效也。于此有害生焉，则协力为治之事生，而依赖仰食之群起。夷考其朕，厥有数因。一、食祖父勤殖之余，膏腴坐拥，匪绍箕裘，而丰衣美食，皆窳偷生，是谓侈惰之群；二、坐糜饷廩，罔知生计。惟工辞揣色，博主人欢，若倡优侏儒，斗鸡走马，竭智尽力，无裨事功，是谓便辟之群；三、狡黠性成，以擄蒲赌博为业，或故设骗局，抛卖空盘，鱼肉颡愚，变诡万状，是谓譎诈之群；四、杀人越货，胥臂夺食，小或狗偷，大且狼逐。贵如王公，贱则盗贼，腴削下民，衣食万方，是谓暴戾之群。凡兹种种，不胜指俦。或无所事事，坐糜饷饩；或隳突叫嚣，恣为蠢贼。问名则是，辨实则非。其劳逸贵贱虽殊，而其耗国财以蠹民功则一也。甚哉！协同治生之事，为缮群成俗所必需，而流弊所伏，适资

以害群。利日进，弊亦日进，孜孜攘攘，将迁流递嬗，靡所底止耶？

昔者，斯密亚丹氏尝纵论生利之事，有曰：总一国之民，无论或劳力，或不劳力，劳力矣。或生利，或不生利，其待养于地之所产，民之所出，则均。顾一国之岁殖，只有此数。惟其养徒食者数多，则以赡能生者数寡；赡能生者数寡，而国之所殖，岁以荒矣。又谓一国之岁殖日微，则所存留于国内之金银，其势亦不可久，彼必输之外邦。而致本国所不足之物，输出之数，必与岁殖所不足之量相齐。故以国贫而后有金银外溢之事，非金银外溢而后国贫也。虽然，究其旨归，则一国分利之人多而生利之人少也。

唯斯密氏谓国之王侯君公，降至执法司理之官吏，称戈擐甲之武夫，皆仰食于生利之民，而为不生利者。后之学者，辄以其言太过，多訾议之。平心而论，天下通义，治人者必食于人，受治于人者必有以食人。即云设官治兵，实皆在公之隶。既公隶矣，则其群自不能无所食之，而听其自谋，以反乎协同为治之公例。且人类未几于大同，则保卫之责，化导之方，凡关于民质民德诸无形之利，尤不可以已也。惟是率私奉公必有其界，若或衣租食税，漫无制防。惟务竞小己之权利，谋司枋之尊荣，则与协同为治之义已乖。夫一国之租税，每岁之度支，已为不生产之费用矣。而犹罔惜民艰，恣为放肆，浮虚冗滥，所费日多。至于养人劝工之政，则废而不举。民虽极于勤奋，而损下终不足以益上。驯至公私交罄，民之流离者众，而国亦月削日微矣。此斯密氏所由伍官吏师儒于倡隶之伦，而斥为不生利之功，诚慨乎其言也矣。

夫人栖息于一群之中，无独立自营之力，儻然终岁而不生利者，其害犹小。徒倚赖于生利之民，以分享其利者，其害滋大。民之致力而生财也，为数有限。苟节而贮之，用以规后利于将来，则生生不息，其利溥可屈于无穷。今也，仰劳民勤劬之余，以恣其贪欲无艺，则国财坐竭。来日大难，其见之有形者，则农工商业，日以萎缩夷伤。而民生利赖之业，其甫茁之机，待萌之藁，被摧抑于无形者，迨莫能以巧历算矣。其始也，以分功之故，而协力之生业以宏；其继也，以分利之故，而倚赖之生活以长。治何所殊而有进退，国何所屈而有荣枯，胥国人协力治生之功之消长致之耳。

惟倚赖生活不可以恒久恃也，盖供者易竭。而倚赖既久，渐以失其独立自营之力，一旦去所以倚，则亦自即于淘汰而已矣。记日儒河上肇君有云，共同生活为人类进于上治之动机。于是时也，有寄生生活之事，潜起并行，以妨害其进化焉，而致遗生事无限之困穷。其二者外形逼肖，区别綦难，凡含生负气之伦，莫不具此前例。有足审者，即如蜂之与蚁，为吾人所习见也。苟细为判别，则显著等差矣。其中或司卵育，或专御侮，或营业觅食，分功并骛而绝不相蒙。自大较观之，一共同生活也。究之雄者力优，不是生业，为之供设以给其生者，实一群不雌不雄之俦耳。以供役之群，率

皆孱弱不竞，遂为其雌若雄者所屈，为之厮保佣卒，而终于不悔。其彼此权利义务之分际，若通其藩而无所制焉。故自蜂蚁之生活言之，与谓为共同，宁谓为寄生，即谓为协力，宁谓为倚赖也。又谓若蠹虱之寓于人，莛萝之寓于树，仰他体之脂膏，供一群之咕囁，其为计未有能恒者。夷考动植二界，以寄生为生活之类，皆昔苑而今枯，其例甚显。子遗所存，足以供吾侪学理之笺释者亦寥寥耳。以是知被寄生者，惟以供他群牺牲之故，因而耗失其自觉之机能而不省。寄生者亦以有所倚赖，其致力成物之诸器及良知，久于不用，则亦麻痹不仁势成废弃矣。故唇亡者齿寒，蚕僵者馭仆，同归于尽，有由然也。呜呼！此言可发人类社会之深省矣。

新青年之家庭

李 平

吾师彬夏女士，造“基础之基础”论，有云：“予尝著论谓中国街道之污秽，原于家庭之污秽。因家庭为吾人饮食起居之地，最易造养吾人之习惯。试思始落母胎，呱呱坠地，其地即家庭。凡目所先见，耳所先闻，手足所先接触者，为家庭与家庭之事物。其后成长于此，老死于此。则家庭者，此躯壳之所寄存，而灵魂之所依附也，最易造养吾人之习惯。若家庭污秽，吾人即习惯于污秽，无往而不污秽，且莫觉其污秽。谓予不信，试观中国，其街道之污秽如同家庭，无城乡市镇皆臭。即往欧美唐人街，仍黑暗臭秽。而欧美人虽移在吾国，仍清洁整齐，其街道亦平坦阔大。是则家庭之清洁能使人习惯清洁，并将其所至境域，亦变清洁也。”又云：“予故曰改良家庭，即整顿社会也，岂专指清洁与污秽而言。家庭于社会之影响，此其一耳。”（俱见《妇女》杂志本年八月号社说第二页）旨哉言乎！家庭与吾人及社会之关系既如此密切，故前此国人之腐败，青年之堕落，要皆恶劣家庭所养成。家庭不良，社会国家斯不良耳。今之谋革新者，独舍家庭而求之社会国家，詎有济乎？欲为新青年筹改造新家庭之准备，因作斯篇。挂一漏万，在所不免，世有同调，幸垂教焉。

- 一、家庭之组织，仅许一夫一妻，及未婚之子女。
- 二、家庭之出纳庶务，均由主妇主张之，男子无干涉之权。

三、子女必受同等之教育。

四、男子不置妾，女子不畜婢。

五、亲子之关系，专为义务的而非权利的。亲不得视其子如货物，责以报酬。

六、亲不为其子谋婚嫁。

七、教育、卫生二项，岁为预算之巨额。

八、成年之兄弟姊妹弗同居，财产必独立。

九、主妇宜助理杂役，勿多雇佣仆。

十、子女须具自立之人格，勿妄想父母之遗产。

十一、衣食住三者应用科学的方法，务求合于卫生及经济之原理，且养成子女良好之习惯。

十二、交友不事世俗浮文，以免应酬之劳，节消耗之费。

十三、婚嫁力戒奢侈，择配完全为子女之自由。

十四、丧葬务求简便，实行火葬制。

十五、家庭必陈设精洁，父母必以身作则，以为家庭教育之基础。

十六、常率子女旅行他乡或异国，以广见闻而增阅历。

十七、家中须备运动场、藏书室、屋内游戏具，四壁悬英雄名人像、科学挂图，以谋智力之发展。

十八、男子务为直接生利之职业，以益群众而利生存。

十九、女子必习医理，谙教育学，生产必在医院。

二十、节用贮蓄，以应不时之需。

二十一、采用保险法以免临时危急。

二十二、子女月给另用，不复理其琐事，养成其独立自主之习惯。

二十三、家宅择离市场近学校之地为宜。

二十四、力戒吸烟、饮酒、狎邪、赌博及其他嗜好，以造成健康和乐之家庭。

二十五、人不能离社会而独立，无时无地不与社会相接触。故必于职务家事之余，勉为社会服务。及子女长成，另组家庭，为父母者负担既轻，更当注全力于社会事业。

二十六、国家主义之下，人民均有政治责任。故当成年之后，即宜与闻地方自治选举代议士等事，勿复规避。

作此稿甫竟，勿忆六七年前，吾母校校长黄韧之先生，曾述“理想的家庭”，登载第一年《教育》杂志。然兹篇所述，专为新青年设法，非为老者、壮者与夫比，诸老者、壮者之青年而发也。质之黄先生，以为何如？

世界说苑

李亦民

大英帝国之构造(2)

前篇就物质上英帝国奇伟之构造，颇置疑于其统一与分裂之趋势，但不欲再有所言，恶枯燥等于讲章也。然以此等破碎断烂之国家（指领土言），以区区三岛为中权而维持于不败，詎非至奇之业，进而探其究竟，亦自趣味深长。其组织之怪状奇形，尤足供吾人玩索也。

英人领域之庞大，人尽知之。叩其政府何在，必曰伦敦之巴力门与内阁及英皇也。然英伦王室，君临而不执政，三岛人民尚非权力所及，遑论国外。其诞生内阁之巴力门，殆为英国共通之政府乎？而海外殖民地，初无法定代表参与其中。前年加拿大总督回国，受巴力门之欢迎，当于席前致词曰：“此议会在法理上、事实上为我帝国共同之议会，固也。惟察其现状，殊不具帝国议会之实。以其时间与精力，十九消耗于联合王国之内政，与帝国全般无关也。”观此，则巴力门政权又不出三岛联合王国之外，昭昭明甚。是故大英帝国，名义上、实质上均不能认为存在，以其无支配帝国全般之共同政府也。所可认为实际存在者，只英伦联合王国。与澳米非数自治国，亚洲之印度帝国及散处地球各处之多数附庸国，互以精神结合，而成一散漫纷杂之政治集团而已。律以大陆派学者之所谓国家，确乎其不类也。俄耳特详神圣罗马帝国之词曰：“是国也，非神圣，非罗马，亦非帝国。”移此以详英人今日共有之国家，允称确当。

英伦政治家对于海外殖民地，未尝视与本国一体。当美国独立战争时，甚有谓殖民地之于母国，如动物尻尾然，平时一无作用，临事却易遭敌捕。或则谓殖民地如果实在木，初时固着，成熟则脱落以去。久任殖民事务局次长之布拉青福，对于殖民事业劳苦功高。其生平信念，谓殖民地之运命，终归独立。故其执政方针极注意于殖民地早晚分离后，维持与母国间相互之亲善。十九世纪末叶，自由、保守两党著名之政治家，如科布登、比根斯费、及达比等，皆赞同布拉次长之旨，或更以满腔热忱，奖赞独立。故其对于殖民地，始终放任自治，不加丝毫干涉。而殖民地政府亦各抱分离

之目的，以营自立之根基。一八九〇年，澳洲独立，几成事实；一九一〇年，南阿中立论，喧传世间；一九一一年，费自霞之澳洲独立论，罗利埃之加拿大海军论，皆大震世人耳目。泛览当日新闻杂志，殖民地分离独立之文字，所在皆是。前世纪政治家所预期，已臻实现之时会。瓦解分崩，有心人未尝不为大英帝国之壮观，栗栗危惧也。

虽然，斗转星移，天下事恒出人所未料。最近四五年间，思潮倒转，匪特分裂破坏，寂无所闻，而言论实行及并趋帝国统一之鹄。地方事务大臣沙穆爱耳民巡察殖民地一周，既归伦敦，谓各处统一思潮之盛出乎意想。逾时，便有以“不自觉之帝国主义”等豪语，目况英人者，此中原因，大足供吾人寻索也。

散漫纷杂，濒于崩裂之大英帝国，实现统一之趋势，其原因所在，吾人掩卷冥索，有浅而易见者两事。其一，交通便利，隔万里如处一室，为前人梦想所不及。往者望洋兴叹，情感自难，而今非其时矣。其二，竞争激烈，合则力厚，分则力微，此于德美联邦往事，可为参证。更致英国事实，有为殖民地与母国间，供粘着之役者，尚有两端。其一为经济关系。英人投资于殖民地，例较外国减利一成。合计贷出资本，澳大利亚五万万磅，加拿大四万五千万磅，用以开发富源，受惠无极。政治上既无何等干涉，经济上又有莫大便宜，加以商务往还，又以母国为最密，情感日切，理有固然。其二为移民渐众。英国人民岁离乡土者，逾二十万，往岁尚多移住外国。泊乎近年，适加拿大者，岁十三万；适澳大利者，不下七万。此等移住人民日增无已。遥瞻故国，不尽依依，独立分离，非所忍出。综此四因，已足使英领群地互结不解之缘，况尚有精微之政理，维持离心、向心之力，永底于平，为我国往昔政家所梦想不到者。

吾人心理作用，压迫则离，任情则合，就如英伦皇室莫若苞桑，以其任人自由，不加干涉也。俄国皇帝飘摇颠簸，以其大权独揽，操纵随心也。一合一离，安危以判，此中消息，参透无难。国家之于领地，其理无以异是。凡压迫领地者，其领地必不可保，比利时、美利坚皆前例也。英本国与殖民地之关系，自北美独立后，一如王室之于英人，与以完全自治，不事拘束。故自殖民地言，不啻已举独立之实。对于有光荣无猜忌之母国，无复分离之必要，且有无限爱慕之情。潜滋暗长，乃人情之自然，无劳相强者也。故英国之保有今日，谓为合众国之教训，与前述政治家感想所生之结果，允无不宜。

复次为英人政治的特质，乃我国今日官民所最不可不拳拳服膺者，则自治与统一并行不相背是也。布来士论南北美之比较曰：南美诸国分立，北美唯合众国与加拿大二者而已。设英国政府自初操今日之殖民政策，则合众国不至分离，仍与加拿大合为一国可也。其殊异之故，果安在哉？大凡统一国家之构成，不能脱地理及其他关系，而自治与统一并行之盎格鲁撒逊政治特色实为其主因。拉丁民族始行中央集权，后分

与政权一部于地方，其最后之运命仍归分裂。每遇专制人物当事，恒有意外之危难。撒逊民族则以个人之自由独立为主义，于不毁损此主义之范围内为共同目的。组织社会推行自治政治，又在不害自治政治之范围内。组织更大之共同社会，或为州，或为国，或为联邦，公私之间不相妨也。故观北美小邦之结合，与南美大国之分裂，即可知撒逊民族之政治精神。又亚休勒博士论英国与欧陆地方政治之比较曰：英国地方自治行地方人民意志于中央政府监督范围者也，德法则为行中央意志于地方区域之内。地方长官在英国对于地方议会负责，德法则对于中央政府负之。德法之自治制，乃分与中央权力之一部。英国反之，由地方自治权为共同目的而组织合同政府。故英国政府之权力，谓为地方自治权之一部可也。

观于此种政治特质，则知吾国熟语所谓“尾大不掉”者，为英人字典中所无，英人脑中尤不之觉也。故中央对于地方，绝无猜忌，而以诚意提携之；地方对于中央，当然以爱慕亲挚相报。虽中央深闭而固拒之，地方不肯分裂也。

吾言至此，散漫纷杂之大英帝国，所以维持不败之故，可以思过半矣。然其形式上之共同政府，今尚无之。凡地球表面，竖立英旗之地域，可视为英人之领域，而不能视为英帝国之一部，盖具体的大英帝国至今未曾有也。吾人彰往察来，可预断其将来之趋势必成一伟大联邦。而以英苏兰三地与海外各自治地域，同为构成联邦之分子。或谓其统一政府于英皇外，以枢察院掌联邦司法，以最近发达之国防会议司联邦行政；而联邦立法则由最近发达之帝国会议司之，而巴力门与今之内阁并无与焉。

第三号

(民国五年十一月一日发行)

通 告 一

本志自出版以来，颇蒙国人称许。第一卷六册已经完竣，自第二卷起，欲益加策励，勉副读者诸君属望，因更名为《新青年》。且得当代名流之助，如温宗尧、吴敬恒、张继、马君武、胡适、苏曼殊诸君，允许关于青年文字，皆由本志发表，嗣后内容当较前尤有精彩。此不独本志之私幸，亦读者诸君文字之缘也。

通 告 二

本志自第二卷第一号起，新辟“读者论坛”一栏，容纳社外文字。不问其“主张”“体裁”是否与本志相合，但其所论确有研究之价值者，即皆一体登载，以便读者诸君自由发表意见。

宪法与孔教

陈独秀

“孔教”本失灵之偶像，过去之化石，应于民主国宪法，不生问题。只以袁皇帝干涉宪法之恶果，《天坛草案》遂于第十九条，附以尊孔之文，敷衍民贼，致遗今日无谓之纷争。然既有纷争矣，则必演为吾国极重大之问题，其故何哉？盖孔教问题、不独关系宪法，且为吾人实际生活及伦理思想之根本问题也。余尝谓“自西洋文明输入吾国，最初促吾人之觉悟者为学术、相形见绌、举国所知矣。其次为政治。年来政象所证明，已有不克守缺抱残之势。继今以往，国人所怀疑莫决者，当为伦理问题。此而不能觉悟，则前此之所谓觉悟者，非彻底之觉悟，盖犹在惆怅迷离之境。”（见本志前卷六号《吾人最后之觉悟》篇中）盖伦理问题不解决，则政治学术，皆枝叶问题。纵一时舍旧谋新，而根本思想，未尝变更，不旋踵而仍复旧观者，此自然必然之事也。孔教之精华曰礼教，为吾国伦理政治之根本。其存废为吾国早当解决之问题，应在国体宪法问题解决之先。今日讨论及此，已觉甚晚。吾国人既已纷纷讨论，予亦不得不附以赘言。

增进自然界之知识，为今日益世觉民之正轨。一切宗教，无裨治化，等诸偶像，吾人可大胆宣言者也。今让一步言之，即云浅化之民，宗教在所不废。然通行吾国各宗教，若佛教教律之精严，教理之高深，岂不可贵？又若基督教尊奉一神，宗教意识之明了，信徒制行之清洁，往往远胜于推尊孔教之士大夫。今蔑视他宗，独尊一孔，岂非侵害宗教信仰之自由乎（所谓宗教信仰自由者，任人信仰何教，自由选择，皆得享受国家同等之待遇，而无所歧视。今有议员王谢家建议，以为倘废祀孔，乃侵害人民信教之自由，其言实不可解。国家未尝祀佛，未尝祀耶，今亦不祀孔，平等待遇，正所以尊重信教自由，何云侵害？盖王君目无佛耶，只知有孔，未尝梦见信教自由之为何物也）？今再让一步言之，或云佛、耶二教，非吾人固有之精神，孔教乃中华之国粹。然旧教九流，儒居其一耳。阴阳家明历象，法家非人治，名家辨名实，墨家有兼爱、节葬、非命诸说，制器敢战之风，农家之并耕食力，此皆国粹之优于儒家，孔子

者也。今效汉武之术，罢黜百家，独尊孔氏，则学术思想之专制，其湮塞人智，为祸之烈，远在政界帝王之上。今再让一步言之。或谓儒教包举百家，独尊其说，乃足以化民善俗。夫非人是己，宗风所同，使孔教会仅以私人团体，立教于社会，国家固应予以与各教同等之自由。使仅以“孔学会”号召于国中，尤吾人所赞许。西人于前代大哲，率有学会以祀之。今乃专横跋扈，竟欲以四万万人各教信徒共有之国家，独尊祀孔氏，竟欲以四万万人各教信徒共有之宪法，独规定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呜乎！以国家之力强迫信教，欧洲宗教战争，殷鉴不远。即谓吾民酷爱和平，不至激成战斗，而实际生活，必发生种种撞扰不宁之现象（例如假令定孔教为国教，则总统选举法，及官吏任用法，必增加异教徒不获当选一条。否则异教徒之为总统官吏者，不祀孔则违法，祀孔则叛教，无一是处。又如学校生徒之信奉佛道耶回各教者，不祀孔则违背校规，祀孔则毁坏其信仰，亦无一是处），去化民善俗之效也远矣。以何者为教育大本、万国宪法、无此武断专横之规定。而孔子之道适宜于民国教育精神与否，犹属第二问题。盖宪法者，全国人民权利之保证书也，决不可杂以优待一族、一教、一党、一派人之作用。以今世学术思想之发达，无论集硕学若干辈，设会讨论教育大本，究应以何人学说为宗，吾知其未敢轻决而著书宣告于众。况挟堂堂国宪，强全国之从同，以阻思想信仰之自由，其无理取闹，宁非奇谈！

凡兹理由，俱至明浅，稍有识者皆知之。此时贤之尊孔者，所以不以孔教为宗教者有之；以为宗教而不主张假宪法以强人信从者有之。此派之尊孔者，虽无强人同己之恶习，其根本见解，予亦不敢盲从。故今所讨论者，非孔教是否宗教问题，且非但孔教可否定入宪法问题，乃孔教是否适宜于民国教育精神之根本问题也。此根本问题，贯彻于吾国之伦理政治、社会制度、日常生活者，至深且广，不得不急图解决者也。欲解决此问题，宜单刀直入，肉薄问题之中心。其中心谓何？即民国教育精神果为何物，孔子之道又果为何物，二者是否可以相容是也。西洋所谓法治国者，其最大精神，乃为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绝无尊卑贵贱之殊。虽君主国亦以此为立宪之正轨，民主共和，益无论矣。然则共和国民之教育，其应发挥人权平等之精神，毫无疑义。复次欲知孔子之道，果为何物。此主张尊孔与废孔者，皆应有明了之概念，非可笼统其词以为褒贬也。今之尊孔者，率分甲乙二派。甲派以三纲五常，为名教之大防，中外古今，莫可逾越。西洋物质文明，固可尊贵，独至孔门礼教，固彼所未逮。此中国特有之文明，不可妄议废弃者也。乙派则以为三纲五常之说，出于纬书，宋儒盛倡之，遂酿成君权万能之末弊，原始孔教，不如是也。持此说之最有条理者，莫如顾实君。谓宋以后之孔教，为君权化之伪孔教，原始孔教，为民间化之真孔教。三纲五常，属于伪孔教范畴，取司马迁之说，以四教（文行忠信）、四绝（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三慎

(斋战疾)为原始之真孔教范畴(以上皆顾实君之说,详见第二号民彝杂志《社会教育及共和国魂之孔教论》)。愚则宁是甲而非乙也。三纲五常之名词,虽不见于经,而其学说之实质,非起自两汉唐宋以后,则不可争之事实也。教忠(忠有二义:一对一切人,一对于君。与孝并言者,必为对君之忠可知),教孝(吴稚晖先生,谓孝为古人用爱最挚之一名词,非如南宋以后人之脑子,合忠孝为一谈。一若言孝,而有家庭服从之组织,隐隐寓之于中。又云孝之名即不存,以博爱代之。父与父言博爱,慈矣;子与子言博爱,孝矣〔以上见十月九日中华新报说孝〕),倘认人类秉有相爱性,何独无情于骨肉?吴先生以爱代孝之说尚矣。惟儒教之言孝,与墨教之言爱,有亲疏等差之不同,此儒墨之鸿沟,孟氏所以斥墨为无父也。吴先生之言,必为墨家所欢迎,而为孔孟所不许。父母死三年,尚无改其道,何论生存时家庭服从之组织?儒教莫要于礼,礼莫重于祭,祭则推本于孝(祭统云:“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礼。礼有五经,莫重于祭。”又云:“祭者,所以追养继孝也。”)儒以孝为人类治化之大原,何只与忠并列?祭统云:“忠臣以事其君,孝子以事其亲,其本一也。”《孝经》云:“资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又云:“孝莫大于严父。”又云:“父母之道,天性也,君臣之义也。”又云:“要君者无上,非圣人者无法,非孝者无亲,此大乱之道也。”审是忠孝并为一谈,非始于南宋,乃孔门立教之大则也。吴先生所云,母乃犹避腐儒非古侮圣之讥也欤?教从(郊特牲曰:“妇人,从人者也。幼从父兄,嫁从夫,夫死从子),非皆片面之义务,不平等之道德,阶级尊卑之制度,三纲之实质也耶?“不仕无义,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挹之流血,起敬起孝”;“妇人者,伏于人也”;“夫不在,敛枕篋箪席褥,器而藏之”,此岂宋以后人尊君、尊父、尊男、尊夫之语耶?纬书,古史也,可以翼经,岂宋后之著作?董仲舒、马融、班固、皆两汉大儒。董造《春秋繁露》,马注《论语》,班辑《白虎通》,皆采用三纲之说,朱子不过沿用旧义,岂可独罪宋儒?愚以为三纲说不徒非宋儒所伪造,且应为孔教之根本教义,何以言之?儒教之精华曰礼,礼者何?《坊记》曰:“夫礼者,所以章疑别微,以为民坊者也。故贵贱有等,衣服有别”;又曰:“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家无二主,尊无二上,示民有君臣之别也。”《哀公问》曰:“民之所由生,礼为大。非礼无以节事天地之神也,非礼无以辨君臣上下、长幼之位也。”《曲礼》曰:“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又曰:“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礼运》曰:“礼者,君之大柄也。”《礼器》曰:“礼之近人情者,非其至者也。”《冠义》曰:“责成人礼焉者,将责为人子,为人弟,为人臣,为人少者之礼行焉。”是皆礼之精义(晏婴所讥盛容繁饰,登降之礼,趋详之节,累世不能殫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此犹属仪文之末)。尊卑贵贱之所由分,即三纲之说之所由起也(三纲之义,乃起于礼别尊

卑，始于夫妇，终于君臣，共贯同条，不可偏废者也）。今人欲偏废君臣，根本已摧，其余二纲，焉能存在？而浏阳李女士，主张夫妻平等，以为无伤于君父二纲（见本年第五号妇女杂志社说）是皆不明三纲一贯之根本精神之出于礼教也。此等别尊卑、明贵贱之阶级制度，乃宗法社会封建时代所同然，正不必以此为儒家之罪，更不必讳为原始孔教之所无。愚且以为儒教经汉宋两代之进化，明定纲常之条目，始成一有完全统系之伦理学说。斯乃孔教之特色，中国独有之文明也。若夫温良恭俭让信义廉耻诸德，乃为世界实践道德家所同遵，未可自矜特异，独标一宗者也。使今犹在闭关时代，而无西洋独立平等之人权说以相较，必无人能议孔教之非。即今或谓吾华贱族，与晰人殊化，未可强效西颦，愚亦心以为非而口不能辨。惟明明以共和国民自居，以输入西洋文明自励者，亦于与共和政体、西洋文明绝对相反之别尊卑、明贵贱之孔教，不欲吐弃，此愚之所大惑也。以议员而尊孔子之道，则其所处之地位，殊欠斟酌。盖律以庶人不议，则代议政体，民选议院，岂孔教之所许？（《礼运》所谓天下为公，选贤与能，乃指唐虞之世，君主私相禅授而言。略类袁氏金匱石室制度，与今世人民之有选举权，绝不同也）以宪法而有尊孔条文，则其余条文，无不可废。盖今之宪法，无非采用欧制，而欧洲法制之精神，无不以平等人权为基础。吾见民国宪法草案百余条，其不与孔子之道相抵触者，盖几希矣，其将何以并存之？

吾人倘以为中国之法，孔子之道，足以组织吾之国家，支配吾之社会，使适于今日竞争世界之生存，则不徒共和宪法为可废。凡十余年来之变法维新，流血革命，设国会，改法律（民国以前所行之大清律，无一条非孔子之道），及一切新政治新教育，无一非多事，且无一非谬误。应悉废罢，仍守旧法，以免滥费吾人之财力。万一不安本分，妄欲建设西洋式之新国家，组织西洋式之新社会，以求适今世之生存，则根本问题，不可不首先输入西洋式社会国家之基础。所谓平等人权之新信仰，对于与此新社会、新国家、新信仰不可相容之孔教，不可不有彻底之觉悟，勇猛之决心，否则不塞不流，不止不行。

军国主义

刘叔雅

太空中有无数星云，某星云偶起旋涡，内自凝结，外相摄引，以成此太阳系；某处物质较密，内自凝结，外相摄引，以成此圆舆。此圆舆凝而未固，动摇震荡以成此海陆山川，提封万里之国。比之圆舆，数十分之一也；圆舆比之太阳系，千万分之一也；太阳系比之恒河沙数世界，更太仓之稊米也。今于其间强分疆域，命曰国家。吾人生此国中，又强欲葆此疆域为已有而持军国主义，直庄子所谓蛮氏、触氏之争也。然则以何因缘而道军国主义？曰：“以求生意志故”（Wille zumleben）。盖众生由求生意志而生，互争其所需之空间、时间、物质，而竞存争生之事遂起。人类在众生为最进化，其争亦最烈。个人争之不胜，乃合群以争之，此既合群，不得不与他群争。进化既久，遂成国家。邦国交哄，杀人盈野，实起于匹夫之弯弓；匹夫之弯弓，又起自爪牙之相搏。求生意志乃世界之本原，竞存争生实进化之中心。国家者，求生意志所构成；军国主义者，竞存争生之极致也。往者，世界列国限于山海，接触甚鲜，各有其土，各保其民，自非土壤相接，竞争犹不甚烈。近世交通之利，十百倍于古代，列国之接触愈多，经济愈膨胀，竞争亦愈剧烈，而军国主义遂应此时世而兴起。国于今之世界，苟欲守此疆域，保我子孙黎民，舍军国主义无他道。生于今之世，苟欲免为他人之臣虏，舍持军国主义无他法。今日之天下，军国主义之天下也。呜乎！彼蛮氏既日以其巨炮、飞机、潜艇、毒弹相陵铄，将灭吾国而夷吾种，则吾舍自居触氏与彼奋斗力争之外，复何策可以自全？此记者所以大声疾呼，乞吾青年之觉悟也。

中华民国者，世界列邦中最不尚军国主义之国也。稽之史册，吾先民武功彪炳征伐四克之日，虽亦恒有，然被征服于异族之事，则更史不绝书。近世西力东渐，吾国对外历史遂无一页而非屈辱，无一字而非失败。有清之世，犹为战败之国民。民国既建，乃更一落万丈，化为不战而屈伏之民族。试观今日之域中，秉钧当国者不解军国主义，故尽智索能于调和敷衍，研精覃思以排挤异己，处心积虑以恢弘其逆乎？世界

潮流之势力，宁甘分崩离析种类为夷之祸，而余凶剩孽不可不肆其饕餮，恶直丑正不可不逞其奸回。军人不解军国主义，故诸藩镇州将不惟不肯为国家之干城心膂，甚且阻恃其众，跋扈恣睢，日销磨其精神于集会联盟、干涉政治、残贼生民、侵盗公帑、扶植势力、保全权位诸事。外人哀的美敦书来，则俯首帖耳，不敢出气，而并不觉有丝毫羞耻。政党不解军国主义，故但知驰骛追逐，营巧竞利，甚且为大盗权奸供奔走、执贱役，而于国家大计鲜有建树，致为国民所疾视，不复认为近世列邦之所谓政党，而与甘陵汝南东林复社同科。商人不解军国主义，故但知鬻良杂苦，饮羊欺诈，以博不正当之利得，而不求所以与人并驱争先之道。工人不解军国主义，故至今犹不脱锁国时代之遗风。纵有一二高瞻远瞩之徒，亦唯知购人机械，模仿学制最简单之物品，而于立国根本之化学工业，曾无人敢于一试，卒致国人于日光空气及农产物外，无不仰给于人。文人不解军国主义，故但著尘羹土饭之文字，海盗海淫之小说，以谋些微之稿费而糊其口，甚且修劝进之表，或为权奸大盗办机关报，拟忍心害理之电稿，以弋禄秩。其能尽发蒙振聩勸励国民之天职者，万无一焉。学子不解军国主义，故游惰废学，耽于淫乐。或则以校中课程为敲门砖，毕业证书为获官符，无论所习何科，所治何学，而殊途同归，皆以作官为最终目的。不特治法律、政治、经济者，不肯终为法学家、政治学者，即学文学、美术、医工者，亦必辗转请托，求入教育。内务农商部以充课员技正，卒之一行作吏，素衣化淄，进无裨于国计，退无绩于简编，横舍化为科场。科学等于八股，而国家强盛之机亦绝。凡此诸端，在吾国人我行我素，绝不见其可异，而在力行军国主义之民族观之，吾知其惊愕之情，必有如逢奇魅，如见怪兽者。丑者不自知其丑，引镜自鉴，则必悲怒惭恨，扑镜于地。德意志者，军国主义之产地而吾国之镜也。记者不敏，敢述其大略，愿吾青年鉴焉。

德意志帝国，天下莫强焉。今日言强国者，殆无不联想及于德意志者也。开战以来，一战而灭比利时，再战而破法兰西，三战而蹶露西亚。处四战之地，抗天下之师，而能战胜攻取，亟摧敌国。自汉堡以至特理埃斯特，由阿斯丁德迄于巴格达德，占领数千万里之地，俘虏三千万之民，奥大利、土耳其、布加利亚之帝王皆执鞭提鼓以从凯撒之戏下。英法俄意诸强国丧师失地，覆败相寻，悉率其赋，仅能自守，其丰功伟烈真书契以来所未有也。然而德意志国家也，我中华民国亦国家也；日耳曼人丈夫也，吾汉人亦丈夫也。同此霜露所均，同此日月所照，其土地寒荒硗确，远不若吾土之尽膏腴；其壤地甚小，又远不如吾封域之广，何以彼能兴隆大好，冠冕万邦，而吾则衰微不振，有亡国灭种之惧乎？此无他，德意志人倡军国主义而我则自侮自伐也，夫使造物之加惠德人为独厚。天雨金而地涌巨炮，则其席卷全欧之烈，曾何足称？其世界政策（Welt politik）之雄，岂容学步？然试一稽史乘。一世纪以前，其贫弱衰微殆有甚

于今日之中国。入其国者，但见寒村而无都会，接其人则但有哲学家与农夫而鲜工商业者。拿破仑之雄师劲卒驰骋于其国中，逐之极北之地。路易兹后北面长跪，以乞哀于拿破仑前，而终不能邀战胜者之垂怜。忍气吞声以为蒂尔西特城下之盟，丧其版图人口之半，偿金一万三千万法郎。限制常备军数不得逾四万二千人，遵奉其无理之条例，其耻辱、痛苦、损失十倍甲午庚子之和约。苟非俄帝为之乞请，则拿破仑固早灭其国为法兰西之郡县矣！此若在吾国，则苟安怀佚，禽视鸟息，以为战胜者之臣虏而已。纵有二三激昂慷慨之士，亦唯发无数极长之通电，或演出储金救国等滑稽剧耳。乃德意志经此巨创深痛之后，君臣上下卧薪尝胆，必欲以十年生聚、十年教训昭法兰西而洒斯耻。路易兹后制铃章，文曰“不禁涕零”，以志不忘。深知强国之基在乎教育，于彼播越颠沛之中创立柏林大学。爱国哲学家斐希特氏为之校长，一意作育人材，以植兴复之基。故哲人辈出，民族精神发扬振起。蒂尔西特城下之盟缔于千八百七年，及千八百十三年，普将布留赫尔将军已董统鹰扬，霆击电扫，破灭拿破仑之军队，恢复侵地，以奏欧罗巴独立之伟勋，其间相距才七年耳。其后蹶奥地利，破法兰西，遂举德意志帝国复兴之祝典于法兰西之王宫，为圆舆第一强国矣。其统一复兴所以若是之神速者无他，军国主义而已。

开战以前之德意志，其学术之精微深邃，其工艺之振兴发达，其商业之突飞猛进，夫人而知者也。开战以后之德意志，其军队之强器械之巧，又世人所赞叹不置者也。凡此诸端，苟欲详述之，将成巨帙，然若考其原因则片言可蔽之。曰军国主义之赐而已。德意志之军人、政治家、学者、工商业家、文人、艺术家，品类虽至不齐，然而百致一虑，殊途同归，莫不以军国主义为旗帜，实力政治、世界政策为标榜。笃信德意志负有统一世界之天职，明认世界被德意志人征服为幸福。凯撒维廉二世之雄心，全国军人之主战，实其民族精神之表现，决非一人或一阶级社会之好大喜功也。试即其各方面之代表人物之言论观之。柏林大学史学教授特莱谛开氏之言曰：“无论个人国家，其最强者即其实力最充足者也。实力者，统御一切社会者也。凡一切政治罪恶中，其最可鄙贱者未有如‘弱者’之甚者也。‘弱者’之一观念，其害足以陷国家于腐败，堕国家之声威，斯实对于上帝之罪恶也。”前宰相彪罗公爵宣言曰：“战争者固不祥物也，国家之当尽力防止战争。此何待言，然亦仅在不碍于国家之荣誉利益时为然耳。倘竟有关国家之荣誉利益，则战争亦实无可避免。所谓永久和平者，特理想而已，梦呓而已。”主战论之著者彼龙哈的将军之言曰：“武力者，无上之权利也。苟有权利之竞争，则战争而外，实无他途可以解决。故战争者，所以解决权利之最后胜负者也。”开战之初，德意志宰相贝特曼·何尔维希氏在其帝国议会宣言曰：“德意志帝国今日之境况，事不得已，事不得已则尚何法律之可言乎？我师既侵卢森堡，又占领比利时之

境土，夫侵犯中立国之为违反国际法，此何待论？然而吾国今日实非所顾也，盖我苟多一日之顾虑，多稽迟一日，则彼法兰西兵即将攻入我之境土矣。故我国对于卢森堡比利时政府之正当抗议，置之不省。进击如故者，不得已也。世或能谓此为不义之举，即我辈亦不惮明认其为不义，惟俟他日军事上目的既达之后，当能有相当之辩解耳。”此犹其军人、政治家与历史学家之言也。更就其哲学家、文学家之言论观之，则彼高谈仁义道德之鲍诤氏之言曰：“德意志国民之为诗人、为思想家，此国人所以之自豪者也。然不可不知吾德意志国民，又实勇而能斗之国民也。”耶那大学教授哲学名家倭根氏之言曰：“吾德意志之强盛，英人嫉之久矣。故英人处心积虑，欲于吾羽毛未丰之际，加我以巨创，将来孰胜孰败，实世界争霸之大问题也。吾德意志苟蹉跎岁月，不制机先，则必为英人所破灭无疑。故德意志国民为自卫计，为权利及正义计，皆不可以不战。完全维持人类之生存者，乃他国民所仰赖吾德意志人之任务也。德意志国民以有知识之国民雄飞至今，而尽其全力于科学之研究，宗教之信念，人格之养成者也。德意志之如是努力者，即所以行此统御世界之任务也。”大戏曲家豪普特曼氏之言曰：“我国民世界主义之思想，根柢甚深，非仅在政治上为然也，即在文艺、哲学思想亦莫不然。彼嫉视吾人之仇敌，欲以铁环箍吾人之胸，吾人之胸不可不更扩张，则不能不寸断此铁环，否则吾人之呼吸将止矣。吾人不肯自止其呼吸者也，故寸断此环，实吾人自卫之权利。”

综观诸人之言论，可以觐德意志国民之心理矣。其军国主义，决非发自凯撒一人之野心，决非由于其国军人之读《黠》武，亦非其国政治家之好大喜功，实日耳曼之民族精神也。其皇室持军国主义，故历代帝王卧薪尝胆以济统一复兴之大业；其政治家持军国主义，故忠贞体国以修政理；其军人持军国主义，故将帅研精覃思以治戎画策，士卒则奋勇死绥，咫尺无却；其学者持军国主义，故艰苦力学，勇猛精进，以其所得贡献于国家社会；其工商业者持军国主义，故尽智极能以殖产兴业；其思想家、文人持军国主义，故摛藻振翰以发扬民族之精神，启迪国民之思想。军国主义者，德意志强盛之总因也。稽之其国历史，其国步愈益艰难，则其民之孟晋自疆之心愈益炽盛。故虽以三十年战争之祸，分崩离析，民坠涂炭，百有余载，而民族之雄心不衰。蒂尔西特议和时，国之不亡，间不容发，而不及十年，遂能复仇洒耻，光复旧物。今兹之战，微论德军尚居优势，即果如协约诸国所期，直抵柏林，迫之为城下之盟，然军队战舰从可覆败，民族精神必难消灭。他日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必有卷土重来之日，无可疑也。

军国主义非仅为德意志人之信条已也。近三十年以还，此主义实弥漫于圆舆。有国于今之世界者，为国家之生存发展，有不得不宗此主义之势。欧洲战争既开，其事

乃益显著。其事之与此主义相儻者，但有我中华民国耳。英吉利者，非世所称为政党政治之典型者耶？今自由党内阁乃不得不与保守党相提携，以组织混合内阁矣。募兵主义，非其历世相传之成法耶？今乃不得不行征兵制矣。自由贸易，非其国是耶？今乃不得不讲保护政策矣。法兰西非笃信博爱主义，而反对军国主义者耶？怵于德人之鹰瞵虎视，乃不得不大修军备，奋起直追，以谋自保矣。至于北美合众国，则更以平和主义为标榜，门罗主义为国是者也。近以日本之剑及履及，咄咄逼人，乃不得不投亿万金资以扩充其海军。其深识远虑之士，更鼓吹全国皆兵主义，施行军事教育，以谋兴强大陆军矣。至若比利时则本以工商立国之小邦，又有永久中立之保障，宜若可以不置一兵，不筑一垒矣。乃既拥十二万五千之常备陆军，复有里爱巨、纳米尔、安都厄尔比三大要塞。其国人犹以为未足，更于开战之前二年，通过军备扩充案，期以五年之间，加增兵力二倍，改筑最新式要塞，不幸设施未完，战争骤起。使比人能早三四岁从事于此，则陆军可得五十万人，旧式要塞，悉已改筑，则德人从肆其侵暴，比之兵力，必能久守以待英法之援师，比民所受荼毒，何至若斯之惨烈哉？世有迷信和平，昧于时势者，妄冀其梦境幻想可以实现。谓他日欧战终局，德意志人一败涂地，军国主义亦将随之而灭，世界和平可以自兹永保。不知欧洲纵得一时之伪和平，何有于吾衰微不振之东洋民族？盖东洋民族中，复有步武德意志，力行军国主义之国日伺吾傍。纵晰种能扫清军国主义，力保和平，吾国则舍此何以救死？持斯说真聋昧之下科，其可悲悯，殆不异游鼎之鱼，巢幕之燕也。

或曰军国主义，诚救国之良药。然德意志之军国主义，乃发于其民族之根性，吾诸华有笃爱和平之天性，与军国主义不相容。民族性如斯，岂人力所能改造。不知好战乃人类之本性，进取实立国之原则。吾诸华既为人类，又葆有国土历数千年，其间捍拒异类，讨灭敌国之事，无代无之本能。纵麻痹于一时，决非汨没已尽，徒以受毒于腐败政治过久，民族精神，无由发扬，遂有今日之衰颓。苟荡涤其瑕秽，洒扫其积垢，则发扬蹈厉，必能为人类历史增其荣光。日本非新兴之强国耶？非以武功焜耀大地者耶？然其维新以前，承平日久，人民不见兵革。又以封建时代，军旅之事，专之武门，齐民但知锄耒。故美将普莱之战舰一入下田，而江户之民仓皇奔避，其怯弱卑劣为何如？其后施行征兵制，论者犹谓农商子弟服兵役，是驱市人而战。然曾几何时，柔弱之民化为剽悍，北蹶强俄，遂霸亚洲。往日对黑船而战剽者，今乃向美人挑衅矣。可知天下无不能战争之民族，在高瞻深识者鼓舞提倡而已。但吾青年昆弟，能自觉己身之责任，扩观世界之潮流，深知军国主义为立国根本，救亡之至计，振作精神则吾诸华未必不能化为世界最强毅之民族，中夏犹可兴也。或谓中国今日已患武人之恣睢，更倡军国主义，必至政出武人。生民之自由幸福危，而共和政体亦

将不保，此尤不通之论也。今日之佩文虎章带剑而御黄色衣者，岂得谓之军人？此辈之乘资逞暴，与他国之军人专政，全然两事。今彼盐枭马贼巡防统领，招集数千无赖，购数千废枪，即敢于恣心任忒，无所忌惮者，正欺吾民皆怯弱卑劣，恋恋于伪和平耳。使吾国民能力行军国主义，坚贞刚毅如德意志之民，则四裔犹不敢不享，何此曹之足云？

碎簪记

苏曼殊

余至西湖之第五日，晨餐甫罢，徘徊于南楼之上，钟声悠悠而逝。遥望西湖风物如恒，但与我游者乃不同耳。计余前后来此凡十三次，独游者九次，共昙谛法师一次，共法忍禅师一次，共邓绳侯、独秀、山民一次，今即同庄湜也。此日天气阴晦，欲雨不雨，故无游人，仅有二三采菱之舟出没湖中。余忽见杨缕毵毵之下，碧水红莲之间，有扁舟徐徐而至，更视舟中，乃一淡装女郎，心谓此女游兴不浅，何以独无伴侣？移时舟停于石步，此女风致，果如仙人也。至旅邸之门，以吾名氏叩阍者，阍者肃之登楼。余正骇异，女已至吾前，盈盈为礼，然后赧然言曰：“先生幸恕唐突，闻先生偕庄君同来，然欤？”余漫应曰：“然。”女曰：“妾为庄君旧友，特来奉访。敬问先生，庄君今在否？”余曰：“晨朝策马自去，或至灵隐、天竺间，日暮归来，亦未可定。君有何事，吾可代达也。”尔时女若有所思，已而复启余曰：“妾姓杜，名灵芳，住湖边旅舍第六号室。敬乞传语庄君，明日上午，惠过一谈。但有读清神，良用歉仄耳。”余曰：“敬闻命矣。”女复含赧谢余，打桨而去。余此际神经颇为此女所扰，此何故哉？一者，吾友庄湜，恭慎笃学，向未闻与女子交游，此女胡为乎来？二者，吾与此女无一面之雅，何由知吾名姓？又知庄湜同来？三者，此女正当绮龄，而私约庄湜于逆旅，此何等事。若谓平康挟瑟者流，则其人仪态万方，非也！若谓庄湜世交，何以独来访问，不畏多言耶？余静坐沉思，久乃耸然曰：“天下女子皆祸水也！”余立意既定，抵莫，庄湜归，吾暂不提此事。明日，余以电话询湖边旅舍曰：“六号室客共几人？”曰：“母女并婢三人。”曰：“从何处来？”曰：“上海。”曰：“有几日住？”曰：“饭后乘快车去。”余思此时即使庄湜趋约，亦不能及。又思此亦细事，吾不语庄湜，亦未为无信于良友也。又明日为十八日，友人要余赴江头观潮，并观三牛所牵舟。庄湜倦，不果行。迄余还，已灯火矣。余不见庄湜，问之阍者。阍者云：“其于六点钟，得一信，时具晚膳，独坐不食，须臾外出，似有事也。”余即往觅之，沿堤行至断桥，方见庄湜临风独盼。余曰：“露重风多，何为不归？”庄湜不余答，但握余手，顺步从余而返。至

旅邸，余罢甚，即就寝，仍未与言女子过访之事也。余至夜半忽醒，时明月侵帘。余披衣即帘下窥之，湖光山色，一一在目，此景不可多得。余欲起庄湜同观，正衣步至其榻，榻空如也。余即出楼头觅之。时万籁俱寂，瞥眼见庄湜枯立栏前，余自后凭其肩，借月光看其面，有无数湿痕。余问之曰：“子何思之深耶？”庄湜仍不余答，但悄然以巾掩泪。余心至烦乱，不知所以慰之，惟有强之就榻安眠。实则庄湜果能安眠否，余不知之，以余此夜亦似睡而非睡也。翌朝，余见庄湜面灰白，双目微红，食不下咽，其心似曰：“吾幽忧正未有艾，吾殆无机复吾常态，与畏友论湖山风月矣。”饭罢，余庄容语之曰：“子自昨日，神色大变，或有隐恫在心，有触而发未尝与我一言，何也？试思吾与子交厚，昨夜睹子情况，使吾与子易地而处，子情何以堪？”此时余反覆与言，终不一答。余不欲扰其心绪，遂与放舟同游，冀有以舒其忧郁，而庄湜始终不稍吐其心事。余思庄湜天性至厚，此事不欲与我言者，必有难言之隐。昨日阍者所云得一信，宁非女郎手笔？吾不欲与庄湜提女子事者，因吾知庄湜用情真挚，而年鬓尚轻，恐一失足，万事瓦解。吾非谓人间不得言爱也。今兹据此情景，则庄湜定与淡装女郎有莫大关系。吾老于忧患矣，无端为庄湜动我缠绵悱恻之感，何哉？余同庄湜既登孤山，见碧晴国人数辈在放鹤亭游览。忽一碧晴女子高歌曰：“Love is enough. Why should we ask for more?”女歌毕，即闻空谷作回音，亦曰：“Love is enough. Why should we ask for more?”时一青年继曰：“O! you kid! Sorrow is the depth of Love.”空谷作抗音如前，游人均大笑。余见庄湜亦笑，然而强笑不欢，益增吾悲耳。连日天晴湖静，余出必强庄湜同行。余视庄湜愁潮稍退，渐归平静之境，然庄湜弱不胜衣，如在大病之后。余则如泛大海中，但望海不扬波，则吾友之心，庶可收拾。一日，庄湜忽问余曰：“吾骑马出游之日，曾有老人觅我否？”余即曰：“彼日觅子者，非老人，乃一女郎。”庄湜愕视余曰：“女子耶？彼曾有何语？”余始将前事告之，并问曰：“彼女子何人也？”庄湜思少间，答曰：“吾知之而未尝见面者也。”余曰：“始吾不欲以儿女之情，扰子游兴，故未言之。今兹反使我不能无问者，子何为得书而神变耶？吾思书必为彼女子所寄，然耶？否耶？”庄湜急曰：“否，乃叔父致我者。”余又问曰：“然则书中所言，与女子过访，不相涉耶？”庄湜曰：“彼女过访，实出吾意料之外。君言之，我始知之。”余又问曰：“如彼日子未外出，亦愿见彼女子否？”庄湜曰：“不愿见之。”余又问曰：“子何由问我有无老人来过？彼老人何人也？”庄湜曰：“恐吾叔父来游，不相值耳。”亡何，秋老冬初，庄湜束装归去。余以肠病复发，淹留湖上，或观书，或垂钓，或吸吕宋烟，用已吾疾，实则肠疾固难已也。他日更来一女子，问庄湜在否。余曰：“早已归去。”余且答且细瞻之，则容光靡艳，丰韵娟逸，正盈盈十五之年也。女闻庄湜已归，即惘惘乘轩去。余沈吟叹曰：“前后访庄湜者两人，均丽绝人寰者也。今

姑不问二人与庄湜何等缘分，然二人均以不遇庄湜忧形于色，则庄湜必为两者之意中人无疑矣。但不知庄湜心在阿谁边耳？”又思：“庄湜曾言不愿见前之女子，今日使庄湜在者，愿见之乎？抑不愿见之乎？吾今无从而窥庄湜也。夫天下最难解决之事，唯情耳。庄湜宵深掩泪时，余心知此子必为情所累，特其情史，未之前闻。余又深信庄湜心无二色，昔人有言：‘一丝既定，万死不更。’庄湜有焉。今探问庄湜者，竟有二美，则庄湜之不幸，可想而知。哀哉！恐吾良友，不复永年。故余更曰：‘天下女子皆祸水也！’”半月余亦归沪。行装甫卸，即访庄湜。其婢云：“湜日来忽发热症，现住法国医院。”余驰院看之。庄湜见余，执余手，不言亦不笑。余问之曰：“子病略愈否？”庄湜但点首而已。余抚其额，热度亦不高。余此时更不能以第二女访问之事告之，故余亦无言，默坐室内，可半句钟，见庄湜闭睫而卧。适医者入，余低声以病状问医者。医者谓其病症甚轻，惟神经受伤颇重，并嘱余不必与谈往事。医者既行，余出表视之，已八句钟又十分矣。余视庄湜仍贴然而睡，起立欲归。方启扉，庄湜忽张目向余曰：“且勿遽行，正欲与君作长谈也。”余曰：“子宜静卧，吾明晨再至。”庄湜曰：“吾事须今夕告君，君请坐。吾得对君吐吾衷曲，较药石为有效验。吾见君时，心绪已宁，更有一事。吾今日适接杜灵芳之简，约于九句钟来院。吾向医者言明，医者已许吾谈至十句钟为止。此子君曾于湖上见之，于吾为第一见，故吾求君陪我，或吾辞有不达意者，君须助我。君为吾至亲爱之友，此子亦为吾至亲爱之友，顾此子向未谋面，今夕相逢，得君一证吾心迹，一证彼为德容俱备之人，异日或能为我求于叔父，于事滋佳。”庄湜且言且振作其精神，不似带病之人，余心始释。然余思今夕处此境地，实生平所未经。盖男女慕恋，憔悴哀痛而外无可言，吾何能于其间置一词哉？继念庄湜今以一片真诚求我，我何忍却之？余复默坐。少间，女郎已至，驻足室外。庄湜略起肃之人。余鞠躬与之为礼。庄湜肃然言曰：“吾心慕君，为日非浅，今日始亲芳范，幸何如也！”此际女郎双颊为酡，羞赧不知所对。庄湜复曰：“在座者，即吾至友曼殊君，性至仁爱，幸勿以礼防为隔也。”女始低声应曰：“知之。”庄湜曰：“吾无时不神驰左右，无如事多乖忤，前此累次不愿见君者，实不得已。未审令兄亦尝有书传达此意否？”女复应曰：“知之。”庄湜曰：“余游西湖之日，接叔父书，谓闻人言，君受聘于林姓，亲迎有日，然欤？”女容色惨沮，而颤声答曰：“非也。”庄湜继曰：“如此事果确者，君将何以……”语未毕，女截断言曰：“碧海青天，矢死不易，吾初心也！”庄湜心为摧折，不复言者久之。女忽问曰：“妾中秋侍家母之钱塘观潮，令叔已知之耶？”庄湜曰：“或知之也。”女曰：“妾湖上访君未遇，令叔亦知之耶？”庄湜曰：“唯吾与曼殊君知之耳。”女曰：“令叔今去通州，何日归耶？”庄湜曰：“不知。”女郎至此欲问而止者再，已而嗫嚅问曰：“君与莲佩女士曾见面否？与妾同乡同塾，其人柔淑堪嘉

也。”庄湜曰：“吾居青岛时，曾三次见之，均吾婶介绍。”女曰：“君偕曼殊君游湖所在，是彼告我者。彼今亦在武林，未与湖上相遇耶？”庄湜曰：“且未闻之。”此际，余始得向庄湜插一言曰：“子行后，果有女子来访。”女惊向余曰：“请问先生，得毋密发虚鬟亭亭玉立者欤？”余曰：“是矣。”庄湜闻言，泪盈其睫。女郎蹶然就榻，执庄湜之手，泫然曰：“君知妾，妾亦知君。”言次，自拔玉簪授庄湜曰：“天不从人愿者，碎之可尔。”余心良不忍听此女作不祥之语。余视表，此时刚十点钟矣，余乃劝女郎早归，裨庄湜安歇。女郎默默与余握手，遂凄然而别。嗟乎！此吾友庄湜与灵芳会晤之始，亦即会晤之终也。余既别庄湜灵芳二人而归，辗转思维，终不得二子真相。庄湜接其叔书，谓灵芳将结缡他姓，则心神骤变，吾亲证之，是庄湜爱灵芳真也。余复思灵芳与庄湜晋接时，虽寥寥数语，然吾窥伺此女有无限情波，实在此寥寥数语之外。余又忽忆彼与余握别之际，其手心热度颇高，此证灵芳之爱庄湜亦真也。据二子答问之言推之，事或为其叔中梗耳。庄湜云与莲佩凡三遇，均其婶氏引见，则莲佩必为其叔婶所当意之人。灵芳问我“密发虚鬟，亭亭玉立”，此八字者，舍湖上第二次探问庄湜之女郎而外，吾固不能遽作答辞也。然则所谓莲佩女士者，余亦省识春风之面矣。弟未审庄湜亦爱莲佩如爱灵芳否？莲佩亦爱庄湜如灵芳否？既而余愈思愈见无谓，须知此乃庄湜之情关玉扃，并非属我之事也，又奚可以我之理想，漫测他人情态哉？余乃解衣而睡，遂入梦境。顾梦境之事，似与真境无有差别。但以我私心而论，梦境之味，实长于真境滋多。今兹请言吾梦，梦偕庄湜、灵芳、莲佩三子，从锦带桥泛棹里湖，见四围荷叶已残破不堪，犹自战风不已，时或泻其泪珠，一似哀诉造物。余怜而顾之，有一叶摇其首而对余曰：“吾非乞怜于尔，尔何不思之甚也？”将至西冷桥下，灵芳指水边语莲佩曰：“此数片小花，作金鱼红色者，亦楚楚可人。先吾亲见之而开，今吾复亲见之而谢，此何花也？”莲佩曰：“吾未识之，非苹花耶？”庄湜转以问余。余曰：“此与苹同种而异类，俗名‘鬼灯笼’，可为药料者也。”言时，已过西冷桥。灵芳、莲佩忽同声歌曰：“同携女伴踏青去，不上道傍苏小坟。”俄而歌声已杳。余独卧胡床之上，窗外晨曦在树，晓风新梦，令人惘然。余饭后，复至医院，以紫白相间之花十二当赠庄湜。庄湜静卧榻上。昨夕之事，余不欲重提只字，乃絮论湖上之游，明知此于庄湜为不入耳之言，然余不得不如是也。余见昨夕女所遗簪，犹在枕畔，因谓庄湜曰：“此物子好自藏之。”庄湜开眸微视，则摇其首。余为出其中裹之，置枕下。已而，庄湜向余曰：“吾婶晨朝来言，吾叔将归，与吾同居别业。”余曰：“令叔年几何？”庄湜曰：“六十一。”继曰：“吾叔屡次阻吾与灵芳相见，吾至今仍不审其所以然。然吾心爱灵芳，正如爱吾叔也。”余顺问曰：“灵芳之兄，何人也？”庄湜曰：“吾同学而肝胆照人者也。”余曰：“彼今何在？”曰：“瑞士。”余曰：“有书至否？”曰：“有，书皆为

我与灵芳之事者。”余曰：“云何？”曰：“劝我邀求阿婶早订婚约，但吾婶之意则在莲佩。”余曰：“莲佩何如人耶？”曰：“彼为吾婶外甥，幼工刺绣，兼通经史，吾婶至爱之。”余即接曰：“子亦爱之如爱灵芳耶？”庄湜微叹而答曰：“吾亦爱之如吾婶也。”余曰：“然则二美并爱之矣。”庄湜复叹曰：“君思‘弱水三千’之义，当识吾心。”余曰：“今问子，心所先属者阿谁？”曰：“灵芳。”余曰：“子先覩面者为莲佩，而先属意者乃灵芳，其故可得闻欤？”曰：“前者吾游京师，正袁氏欲帝之日。某要人者，吾故人也。一日，招我于其私宅，酒阑，出文书一纸，嘱余译以法文。余受而读之，乃通告列国文件，盛载各省劝进文中之警句，以证天下归心袁氏。余以此类文句，译成国外之语，均虚妄怪诞、谄谀便辟之辞，非余之所能胜任也，于是敬谢不敏。某要人曰：‘子不译之，可。’今但恳子联名于此，愿耶？余曰：‘我非外交官，又非元老，何贵署区区不肖之名？’遂与某要人别。三日，有巡警提余至一处，余始知被羁押。时杜灵运为某院秘书，闻吾为奸人所陷，鼎力为余解免。事后弃职，周游大地，今羁瑞士。灵运弱冠失父，借灵芳游学罗马四年，兄妹俱有令名者也。当余新归海上，偕灵运卜居涌泉路，肥马轻裘与共。灵运将行，余与之同撮一小影，为他日相逢之券。积日，灵运微示其贤妹之情，拊余肩而问曰：‘亦有意乎？’余感激几于泣下，其时吾心许之，而未作答词焉。吾思三日，乃将灵运之言闻于叔婶，叔婶都不赞一辞，吾亦置之不问。一日，灵运别余，萧然自去。灵运情义，余无时不深念之，顾虽未见其妹之面，而吾寸心注定，万劫不能移也！”余曰：“子既爱之，而不愿见之，是又何故？”庄湜曰：“始吾不敢有违叔父之命也。”余曰：“佳哉！为人子侄，固当如是。今吾思令叔之所以不欲子与灵芳相见者，亦以子天真诚笃，一经女子眼光所摄，万无获免。此正令叔慈爱之心所至，非猜薄灵芳明矣。吾今复有一言进子。以常理度之，令叔婶必为子安排妥当，子虽初心不转，而莲佩必终属子。子若能急反其所为，收其向灵芳之心，移向莲佩，则此情场易作归宿，而灵芳亦必有谅子之一日。不然者异日或有无穷悲慨，子虽入山，悔将何及？”余言至此，庄湜面色顿白，身颤如冒寒，余颇悔失言。然而为庄湜计，舍此再无他言可进。余待庄湜神息少靖乃去。数日，其叔婶果挈庄湜居于江湾之别业。余往访之，见其叔手《东莱博议》一卷，坐藤椅之上，且观且摇其膝。庄湜引余至其前曰：“阿叔，此吾友曼殊君，同吾游武林者也。”其叔闻言，乃徐徐脱其玳瑁匡大眼镜，起立向余略点其首问曰：“自上海来乎？”余曰：“然。”又曰：“吾闻汝足迹半天下，甚善，甚善。今日天色至佳，汝在此可随意游览。”余曰：“敬谢先生。”时侍婢将茶食陈于藤几之上。庄湜引余坐定，其叔劝进良殷，以手取山楂糕、糖莲子分余，又分庄湜。余密覩其爪甲颇长，且有黑物藏于爪内，余心谓：“墨也，彼必善爪书。”茶既毕，庄湜导余观西苑。余且行且语庄湜曰：“令叔和蔼可亲，子试自明心迹，

于事或有济也。”庄湜曰：“吾叔恩重，所命靡不承顺，独此一事，难免有逆其情意之一日，故吾无日不耿耿于怀。迹吾叔心情，亦必知之而怜我。特以此属自由举动，吾叔故谓蛮夷之风不可学也。”尔时隆隆有车声，庄湜与余即至苑门。车门既启，一女子提其纤鞋下地。余静立瞻之，乃临存湖上之第二女郎也。女一视余，即转目而视庄湜，含娇含笑，将欲有言。余知庄湜中心已战栗，但此时外貌矫为镇定。女果有言曰：“闻玉体有吝，今已平善耶？”庄湜曰：“谢君见问，愈矣。”女曰：“吾前归自青岛，即往武林探君，不料君已返沪。”言至此，回其清盼而问余曰：“曼殊先生，归几日矣？”余曰：“归已六日。”女少思，已而复问庄湜曰：“湖上遇灵芳姊耶？”庄湜曰：“彼时适外出，故未遇之。”女急续曰：“然则至今亦未之见面耶？”此语似夙备者。斯时庄湜实难致答，乃不发一言。女凝视庄湜，而目中之意，似曰：“枕畔赠簪之时，吾一一知之矣。”少选，侍婢请女人。余同庄湜往草场中，徘徊流盼。忽而庄湜颜色惨白，凝立不动。余再三问之，始曰：“余思及莲佩前此垂爱之情及阿婶深恩，而吾今兹爱情所向，乃乖忤如是，中心如何可安？复悟君前日训迪之言，吾心房碎矣！”余见庄湜忧深而言婉，因慰之曰：“子勿戚戚弗宁，容日吾当代子陈情于令叔，或有转机，亦未可料。”实则余作此语，毫无把握。然而溺于爱者，乃同小儿。其视吾此语，亦如小儿闻人话饼，庄湜又焉知余之所惴惴者耶？

(未完)

欧洲花园 (Jardim da Europa)

葡萄牙当代文豪席尔洼(Affonso Henriques Silva)原著 刘半农译

(一) 千九百十六年三月十一日

晨起，行于市，见鬻报之肆，家家咸树一竿，竿头缀巨幅之布，或悬径尺之板，署大字于上，以为揭槩曰葡萄牙开战矣。此数字着吾眼中，似依恋不肯即去。而吾当举目凝视此数字之时，心中感想何若，亦耸然戟然，莫能自说。但知战之一字，怪诡有类哑迷，令人莫侧其奥。七百年前，吾葡萄牙甚渺小，其能张国威，树荣名，自跻于疆国之列者，战为之也。及后，阿尔加司克伯尔之役，摩尔丑种败吾军，僂吾主（按 Moors 摩尔人居非洲北岸，为阿剌伯（Arabian）及巴巴利（Barbarian）人之混合种，不信耶教。千五百五十七年，葡王约奥三世（King João III）薨，其孙撒拔司孝（Sebastião）嗣位，只三岁，王伯祖摄政。至千五百六十八年，王十四岁，归政。王年少英敏，嗜运动及冒险之事，又笃信宗教。亲政既十年，恶摩尔人之无化，集国中兵万四千人，于千五百七十八年六月二十五日，自葡京里斯朋（Lisbon）发，渡海征摩尔。八月四日，战于阿尔加司克伯尔（Alcacer Kebir），兵败，王死乱军中。万四千人及从征诸贵族，或死或俘，无生还者。平事，有得王尸者，见其身受数十创。血肉模糊，衣冠类王外，无从辨别真伪，遂自西班牙运回葡萄牙，葬于白仑寺。Convent of Belem 寺盖王曾祖马诺欧王（King Manoel）所建者也，然后世史家，每多聚讼，谓归葬者实非王尸，王之死，不在战场，而在见虏于摩尔之后。孰信孰妄，至今尚无定论。说见倍尔氏 A. F. G. Bell 所撰 Portugal of The Portuguess 书中）。以撒拔司孝之英毅，竟不蒙天佑，身死国辱。隳其祖宗之遗烈，而令吾葡萄牙人奴虏于人者，亦战为之也。嗟夫！吾国自经此败，英气消沉，侠魂涣散，每怀前事，但有羞恚。自谓葡萄牙曩固泱泱大国也，光焰烛天，荣名护世，以今之小，视彼之大。数百年来，爱国之士，殆无一不悲愤填膺，叹为昔日之盛，恐终古不能见诸今日也。然昔日之盛。果终古不能见诸今日乎？则其事犹待解决，固无人知之，亦无人能武断之也。今葡萄牙开战矣，祖宗之灵，已归相吾辈，吾辈将来运遇，为蹇，为吉，或可即此决之。夫以吾葡萄牙

先人之事业，曾于惊世骇俗之中辟一新纪元，曾于探幽穷险之中辟一新纪元，曾于人心能力之中辟一新纪元，令后之人艳羨景仰，历数百年而不衰，至足昭示来兹者。吾辈幸而为其子孙，岂可豚犬自居，而不一念其遗烈邪？藉曰念之，亦岂一念即了？以为昔日之事仅一光荣之幻梦，今梦醒情移，不妨于夕阳西下时，歌俚歌，徘徊于颓垣破宇间，摩挲旧迹，视为考古之资，而不以为先人之遗命，前进之铙吹，希望之宝库耶？诸君英人（按著者曾自译此篇为英文，刊诸伦敦有名文学杂志《Khaki》中）。英人果敢人也，御木纳之假面，而藏锋镝于其中。善画策，平时举手投足，悉为造策之资。策备，乃待时而动。人之论断诸君者，每谓英人何狡若游龙，不可捉摸。不知诸君固自有主意，初非激于一时情感而然也，职是故。诸君恒视吾辈为怪物，谓葡萄牙人善作梦。当晴日当空，气候温暖时，则葡萄牙人梦矣。置身园中，见橘树及夹竹桃之花，灿然齐放，微风送香，则色然喜，如登天国，曾不一思来日之大难。似此举国皆梦，惛然不知世间复有白昼，国几何而不亡？诸君以此责吾辈，吾辈敢不俯首称是。盖吾葡萄牙人固善梦之种族，自承不讳也。然吾辈之梦，亦未必悉符诸君之所测。有一梦焉，作之数百年，今犹未醒。自当年撒拔司孝王遇害，国人悲之。北自格利西亚，南迄亚尔客夫司极边，凡言王事者，莫不愀然而悲，歔歔涕洟，叹其生丁末运，谓王英气过人，春秋既富，貌复映丽如处子，国人见者，莫不愿为效死。以王其人，在理当展其雄略，建万世之功，不能即此淹忽。于是佃佣村媪，撰为齐谐。父诏其子，母语其女，谓王实未死，今睡耳，异日且归。至今山村酒肆间，老农辈偶谈故事，犹坚执此说，非所谓数百年不醒之梦耶？诗人嘉穆思句曰：“昔之忠勇士，独秉瑰琦行。”

Antiga fortaleza

A lealdade d' animo e nobreza;

（按：嘉穆思 Louis De Camoens 或作嘉穆欧。Camões 生于千五百廿四年，卒于千五百七十九年，为葡萄牙历史中最有名之诗人。〔此二句以英文直译之，为 Ancient Vigour and loyalty of mind and nobleness. 〕）

吾今重有此想，诸君闻之，势必匿笑。然英人素以诗词之学名于世，彼赫赫有名之诗翁，不尝谓神话村谈，幻梦怪想，均自具哲理，不能视为妄谬耶？又吾葡萄牙农民都朴质寡文，与自然界相距极近，故为状绝类小儿。方吾儿时，乳母为吾述神话，吾自摇篮中听之，恒心慕神仙，谓他日吾长，亦神仙也。今老农辈之于撒拔思孝故事，亦犹吾儿时之于神仙耳。慕之既切，信之既深，苟有机焉，以通其壅，有不誓死其前。使失诸撒拔思孝者收诸今日，于以湔涤前辱耶？且物极必反，失败之后，或转光荣，

痛苦既深，每多欢乐、毅力之刃炼自患难之炉，破产之父，临终涕泣，遗孤奋勉，必昌其家。前事如此，而谓葡萄牙即此萎化，不能使理想转为实事耶？今葡萄牙已改民主政体矣（事在千九百十年），吾器器于撒拔司孝王故事，深致惋惜。闻者幸弗以吾为王党余孽，亦弗以吾如此立论，事关政治。当知吾于葡萄牙全国之中，微论政党。政客多无所憎好，亦无所信任，所自信者，但有国魂。昔耶稣基督未降生时，犹太人期望基督甚切，谓必基督生，乃能救民水火。及耶稣既生，以基督自任，虽犹太教徒及市井无赖，群起反对之。而反对之事，终无妨于基督。基督者，盖应乎人人心中之愿望而生，所谓果生于因也。今吾与邦人，既深信撒拔司孝之必归，则执彼例此，安见撒拔司孝之果不来归耶？来归之后，选旧材，鸠旧工，重建旧邦，又安见其基础之稳固，不尤千万往时耶？世之论者，又岂能决言吾葡萄牙神话，尽属荒渺无稽耶？虽吾生有涯，而世变靡定。撒拔司孝来归，果在吾一息未尽之前，抑在吾此身既了之后，吾不自知。要之，吾为挚信撒拔司孝必归之人，吾即可屏绝一切王党、民党之关系，自立一党曰撒拔司孝党。隶党中者，吾本人外，即全国佃佣、村媪，至今犹深信撒拔司孝未死者。其导吾入党之人，则为吾乳母玛利，今已死矣。吾自问读书识字，所读历史之书，自小学以至大学，聚之殆可成束。然求其趣味浓郁，摹绘往年事实，栩栩欲活者，殆多不如吾乳母之口述故事。有时故事之后，赘以俚曲，抚余顶而歌之，尤能深镌吾脑，令吾永不遗忘。今日身在伦敦（著者撰此篇时，旅居伦敦），见街旁鬻报肆葡萄牙开战之揭策，遽动吾怀，恍如热血鼓荡于中，而不能自己者，胥吾乳母玛利之力也。玛利居茫堆司州，其地冷僻异常。小说家流，每述其地，辄曰：“茫堆司者，未经世人发见之沙漠也。”又曰：“茫堆司为文明不及之地。”以茫堆司道路崎岖，居民寥落，逆旅既朴俭有上古风，旅行之士亦遂裹足。凡一切奢侈淫乐，以及安适之具，世人美其名曰进步云者，胥不能于茫堆司求之也。吾葡萄牙编户之氓，大都崇实黜华，茫堆司尤甚（倍尔氏 *Portugal of the Portuguese* 曰：“葡萄牙人之教育，初以教士主持之。至千八百三十四年，改归行政机关统辖，于初级教育，实行强迫制。然人民不信读书，平时有劝令就学者，咸反诘曰：‘读书有何用处？’‘Para queserve saber ler? (What use it?)’因之八九十年来，成效绝鲜，六百万人民中，不识字者居其四百五十万。”后有研究其故者，始知葡人反对教育，初非绝无意识。英人某，居葡萄牙有年，尝论其事曰：“葡人之反对教育，非反对教育，反对不良之教育也。”自教育问题与政治问题相混，人遂以读书为于禄之资，一旦得志，放辟邪侈，无所不为。长厚之国民，遂反对教育益甚。家有子弟，不令入学，曰：“吾愿吾子弟为失学之良民，不愿为硕学之莠民也。”且葡萄牙农民，虽不学，亦颇谦拗有礼貌，待人和厚，而长于谈论。里社有事，老农登台演说，赧颜白须，衣短褐，鞋而不袜。初以为谈吐必俚鄙不堪也，及

其发言，则语音浏亮，疾徐轻重，无不中节，似雄辩专家。反视读书之人，转觉拖沓带水，格格不吐，又富于理想。国家有事，佃佣之谈论，见识或反出政客之上。又以景物幽胜，水色山光，以至虫鱼花草之细，多足孕育灵气，故牧童野老，信口唱歌，均含奇趣，写而出之，绝妙诗词也。嗟夫！葡国人民所缺仅二十余字母耳！舍此不论，恐欧洲最文明之国民，亦莫能步武其后云云。夫以葡萄牙人天赋之美如此，苟施以适当之教育，何至退落人后？今也，因嗜废食，地处欧洲，而不能受物质文明之实惠，国势因以不振。余读西人所著中国游记及评论，前后可六十余种，无不盛道中国人民之良善，而痛斥政府之腐败，其事正与葡萄牙相类。游于其地，交接其人，不识字者，几居什九。然宇内灵秀之气，实钟其身，记忆力理想，均高人一等，怀旧之念，尤时时盘旋胸中。与谈旧事，自白发之叟，以至三尺之儿，莫不仰首叹息，似有无限悲苦。玛利生于其地，呼吸其空气既久，女子也，而怀抱乃类伤心之士，盖有得诸不知不觉者矣。余尝考其家世，知所居在山中，祖若父均业农。山中之地，自经垦植，能产嘉谷。而老农辈时时侈道旧事，指山中古迹以示后昆，谓某山之麓，尔祖宗鏖战之地也；某水之滨，尔祖宗饮马之处也。虽其言不勉穿凿附会，迹近神话，而鼓铸国魂之功，实与垦植土地，同属不可磨灭。吾国为地球古国，曲绘其状，发为一白发萧萧之老人，老人天性，多喜神话。故二千年前，罗马侵占吾国之神话，至今犹传说勿歇。余以神话无稽，素不研习。顾于鼓铸国魂之神话，则颇重之，谓圣经寓言而外，足为精神界之宝物者，唯此而已。吾今已长，玛利亦已物化，而玛利小影，犹在吾目。吾六岁时，玛利抚我育我之事，思之犹如昨日。记得玛利恒赤足，而性情和厚，举止温雅，不类乡村蠢媪。面棕色，微黑，然修葺甚净，不以黑而妨其美。目大，黑如点漆，似常带悲楚，而口角则常露笑容。平时御红棕色之衣，淡橘色之披肩，裙则天鹅绒制，黑色，边缀小珠以为饰。首裹一巾，玫瑰色地，琥珀色文，自前额至后颈，尽掩其发。两耳垂珥，黄金制，甚长，下端几及两肩。自颈至胸，围一金炼，其制极奇，累累然缀小十字架及心形金瓣无数。问之，则以得诸祖传对，谓每一十字架，或一心形金瓣，即为一祖先之遗物云。是日之夜，余独处逆旅，脑思大动，恍如吾身已退为小儿，与玛利相处。幻象中，似身居祖国，浓雾迷漫，山谷间尽作白色，羊颈之铃，锵锵不绝，牧羊之童，则高声而叱狗（欧洲南境，牧羊者多繫铃羊头，又畜狗以护羊群，盖防狼至也）。又似天已入夜，启窗外望，天上有明星闪烁，如与吾点首。风自西来，动庭前松树，飒飒作声。松下有忍冬花方盛开，风送花香，令人心醉。玛利则徐唱俚歌，抚余就睡，歌曰：“风吹火，火小则灭之，火大转炽之，同心而别离，毋乃类于斯。”

Como o vento é para o fogo
E a ausencia para o amor,
Se é pequeno apaga-o logo,
Se é grande torna-o maior.

(此歌直译英文为“*As is the wind to the fire, So is absence in love. If love be slight, it is soon less; if great, greater' twill grow.*”以风火喻人事，言爱力不因别离而疏，犹火力之不因风而灭也。又西文 love 一字，凡男女之爱，及爱国之爱均用之，此歌两义均通。就本篇言，当是爱国之爱。若谓作歌之始，系以男女之爱比爱国之爱，尤婉妙有味，盖义兼比兴也)

余觉此歌趣味隽永，玩味再三，不觉昏然入睡。

(二) 四月一日

余仍在伦敦，早起，见天作鱼白色，阴云下垂，似上帝蹙额，悯世人之疾苦。风自东来，奇冷，着人欲战。余凭阑远眺，百感交集，思吾祖国。昔日之光荣，今已消散。今日之事，犹在扰攘中，云稠烟重，不能遽判其结果。则将来者，其为希望与否，为一蹶不振与否，亦岂能预说耶？思至此，觉万念多冷，但有悲叹。忽街头一卖花者，手一木箱，中实紫罗兰花（按紫罗兰花，西名 Violet，葡人颇重视之，如英人之重视玫瑰花为英之国花然），高声求卖。花上露珠未干，颜色鲜艳，似迎人而笑。余一见此花，斗如冰天雪窖之中，骤感春气，一息一呼，多含愉快。盖此小小之花，足导吾灵魂，使复返儿时也。记得六七岁时，一日，园中紫罗兰方盛开，玛利挈吾同坐花砌之旁。见天色明净，一碧如洗，日光作黄金色，着人奇暖，而玛利娓娓为吾道撒拔司孝遗事。吾聆之，亦觉希望幻梦，多美丽放金光也。玛利之言曰：“人言撒拔司孝王已死者，妄也。当王渡海出征时，师船千艘，银樯而锦帆，貔虎之士，万有四千。既渡海，胜亦进，败亦进，创深矣，流血成渠矣。而掌帜之弁，犹扬旗而前，旗色如雪，映耀日光焕，为奇灿。及势尽援绝，王犹跃马独出，溃围三次，披杀摩尔三十九人，力尽，乃成禽。当彼时，夕阳西下，斜照战场中，见尸骸枕借于地。中有葡萄牙人万三千（前言万四，此言万三，殆专指战死者而言），掌旗之弁亦受创死，然犹握旗于手，不肯放。旗本白色，昔曾飞扬空中，与青天之色争艳者，此时血迹满之，倒地作惨红色，似为死者鸣其悲愤。呜呼！王竟败矣。王为上帝之故而出师，竟不蒙上帝之福矣。自王之败，至于今日，日蹙国百里。昔之泱泱大国，浸且不能自立于世矣。王既成禽，摩尔人载之归，梏其手足，纳地狱中，令终岁不见天日。王羞愤交并，每值黑夜，闻狱外鬼声需思，与风声潮声相和时，心辄暴痛，如欲裂为千万，自言曰：‘嗟乎上帝，

吾以渺渺之身，临世界最富最强之国，私心窃愿，亦欲上答帝恩，树十字架于世界尽处耳。今不幸而败，自是而后，岂吾已永永不能与吾民相见耶？岂吾已永永不能更见耀灵之光耶，岂吾已永永不能乘吾战马以临敌耶，岂吾已永永不能挥吾宝刀，率吾战士，歼彼丑虏耶？’王战创本剧，益以悲怆，生活之力，遂日趋消散。未几，即纳其灵魂于上帝，闭目勿声矣。”玛利语至此，稍息。余静坐其旁，屏息欲聆其续，颇不耐，问曰：“其后如何？”玛利曰：“其后，一日，时在四月，朝阳方起，有微风自东来，挟魔力，透地狱之坚壁而入。王在狱中，忽闻乐声悠扬，若远若近，又有紫罗兰香，随风而至。启目视之，则石壁已消，但有大海，海上青天如笠，日光温暖。傍岸有一船，金舷锦帆，庄严夺目。船头立一银甲神，曰圣密察尔（圣密察尔，西名“Archangel Saint Michael the Warrior”“Archangel”天使之长也，“the Warrior”武士也，战争之神也），见王，即引王登船，驶向海天深处，顷刻不见矣。”余曰：“王既出狱登船，驶向海天深处，想必甚乐。”玛利曰：“否，王戚甚，身虽出狱，心实系念吾民。登舟后，问圣密察尔曰：‘至高至贵之天使，吾不知何日，何时得返故国，吾知吾国之民，今方痛哭不止，悲我运遇，又日日祷天，求上帝佑吾归国。吾民之意，殆以吾苟不归，吾葡萄牙决无发展国威之日。至高至贵之天使，能示我归期否？’天使笑而不答。王再三问，则曰：‘究在何日，吾亦不能预指，但汝既思归甚切，汝民又念汝勿舍，亦终有归期耳，汝其静俟上帝之明诏。’”以上云云，玛利当春花盛开，秋月初上之际，为吾讲述者，殆不下百十次。余每聆一次既迄，必问曰：“不知今日王归否？”玛利曰：“今日不归则明日，明日不归，亦终有一日归也。”诸君英人，疆域占全球五之一，尚勇进，不知回顾。闻吾此言，必斥为幻梦。然而举国精神汇聚之焦点，果为幻梦与否，吾可援引诸君人人诵习之格言，以答诸君也。格言曰：“毋或扰女，毋或恐女。万变纠纷，运行无阻。赫赫上帝，独留相女。”

Let nothing disturb thee;

Let nothing affright thee;

All passeth.

God only remaineth.

(完)

弗罗连斯（续第一号）

英国 王尔德 原作 陈瑕 译

希 哦呀，这可了不得，谢谢殿下，请让我在殿下手上接个吻。刚刚想起来了，小的这店里还有一件宝物，就是卑列加人做的礼服。天鹅绒底子，上面石榴花。这石榴米儿，一个一个全都是珍珠做的，那条颈带也全用珍珠连成的，珠子分量很重，再讲光采，比在黑屋子里瞧的月亮还白。大块的红宝石，像火盆里着炭那模样亮灿，就是大僧正也决没有这样宝石，印度人也没有的。那枝别针更做得非常精工，就是瑟理尼（意大利雕刻家金匠一五〇〇—一五七一）巴结大僧正也没为他雕过比这个好看的。殿下务必要将那件衣服留下，在弗罗连斯地方，比那件再讲究的衣服可没有了。殿下穿那个非常合适，像那样阔气的衣服，除了殿下，还有谁配穿呢？皮昂卡，你想对不对？就求你在殿下面前说句话罢，只要你一说，任怎么贵的东西，就是要用殿下遇难赎身的钱，我想殿下也没有不依从的。若是照这样办，也有你一半好处。

皮 我也不是你的掌柜的，谁知道你的天鹅绒衣服这些事！

易 嗳嗳，皮昂卡，我买了那件衣服就是。你们老板是个老实人，他所有的东西，不论什么，我一齐买了罢。皇子的身子是不能不赎的，而且我落在这样美貌的敌人纤手里，真个幸福。

希 一齐全买？请殿下全买了罢，本来就是五万克郎也不想卖。既然是殿下的事情，有四万克郎就行了。若还嫌价钱太贵，请殿下说个价目就是。殿下，我现在正在那里胡想呢！我想殿下在宫里，穿了那件光彩夺目的阔衣服，杂在女官队里，越显的花中之花。殿下一举足，那些美丽的女官，个个都想得殿下宠爱，挨在殿下身边，一个个打四周围贴住，好像苍蝇一样。

易 希莫烈，你也是张水嘴，少编几句也就够了罢，难道眼面前有这样体面的女官在这儿，你竟忘了不成？她耳朵里必不愿意闻这些无聊的白话，可是不是？

希 是，是，再不讲了。殿下，怎么样？现在说的那件礼服，可肯买下咧？四万克郎！当今的储君殿下，这几个钱算什么！

易 明日早上教管事的安陀虐恬司达来这儿同你接头。若是要，漫说四万克郎，就是一万万也可以。

希 一万万克郎！殿下赏我这样多钱，那就不论什么时候，要什么东西，都可以孝敬了。从今天起，我们住的这房子不必说，这房子里所有的东西，不问什么，都是殿下的了。阿呀，阿呀，一亿克郎！就是心里思想会子，也要眼花！若果能这样，我在这所在要算头一个大富翁了。那时节买葡萄田、买地、买花园，从密兰到西细里这一带的绸缎，都为我所有，阿拉伯大海里出的珍珠，也全归我。多谢殿下，殿下若需要什么，无论怎样，我不会说不情愿。

易 希莫烈，你听我讲。若是我说想要这个体面皮昂卡，你待怎样！

希 这个，殿下取笑了。这样女子，怎么配伺候殿下？他们在家里纺纱长大的，皮昂卡，你说是不是？快去，线车在那儿候着你呢，快去坐着纺纱罢。女人家操劳家务事情不能躲懒的，为什么呢？手一闲着心就花了。呵，去坐下罢。

皮 叫我去纺个什么咧？

希 你爱纺什么纺什么，人情世故，你是不晓得的。年轻的人思想简单，心又太直。智慧这件东西，是同年岁一块儿来的，上了年岁，自然会明白了。人情世故，我很透彻的。如今头发已经花白，青春时代老早过了。不算那些，今天晚上快乐到极处了，不指望来这样一位贵客，受这位客人爱护，主客相投，心里觉得很舒服。

皮 容易毁的螺丝条已经坏了，车轮子一天转了没歇，也钝完了，今天晚上算了罢。

希 哪儿有的话，那怕什么，明日早上你再做。每天纺纱是你的功课，达尔昆见牛柯烈沙的时候，牛柯烈沙正在纺纱。但是，他或者带纺纱带等着达尔昆来也未可知（按达尔昆，罗马第七代王卢希亚达尔昆之子也。牛柯烈沙者，其臣柯刺青司之妻，为达尔昆污辱自杀。人民既厌卢希亚之暴虐，复忿太子无道，遂杀太子以叛。卢希亚废逐出境，改王国为共和国）。谁知道他的真情咧？妇人家心肠，真正猜不透。殿下，他们外国，没有什么古怪的事吗？提起古怪的事来，今天我在披萨镇市上，听说有英国商人发卖比羽毛还贱的哈喇。听说这班商人，要求董事许他们这样的，这样事情也好做的吗？原来商人对于商人，是不能不做那样狠毒的事情吗？总而言之，在这国里住的外国商人，平白的要了特权，将我们利益都夺了去，这样事情也做得的吗？

易 那么，你的口气，是要我替你们商人设法维持你们的利益吗？教我为你们利益去查办董事吗？你们买卖人，从呆瓜手里买来的，还卖给大呆瓜，如今要套我出来

管这些闲事吗？希莫烈，羊毛卖出买进是你的事，我一概不管。

皮 殿下，丈夫不会说话，请殿下莫要见怪。他虽然是正直，但是时时刻刻心在买卖上，肚里一上一下只顾默算羊毛的价钱。（向希白）你说这些话不嫌寒碜吗！殿下下来这儿，你的穷话无千带万，惹得殿下不欢喜，这还了得，向殿下告罪才是。

希 真正对不起，那么，换样别的事情谈谈罢。听说大僧正（按：即罗马法王，前文俱同）为保意大利平和起见，通告法兰西皇帝，禁止他越那个有名的雪盾阿尔勃斯山过这边来。法兰西皇帝若是来了，光景比内乱和土匪强扰还要厉害些呢。

易 阿呀！又是法兰西皇帝，这些话已经听够了，只谣言要来要来，到底还没来。就说来了，管他的，你我现有比这个更密切更要紧的事呢，希莫烈。

皮 （向希说）又说这些话惹得要紧的客不舒服，岂有此理。你说法兰西皇帝怎么样？这些寡话和说英国羊毛商人的事情有什么分别？

（希莫烈退立后面）

这样专说寡话的人，真没见过，我讨厌极了。小气样子摆在脸上，一双手比冬天北极的树叶子还要白，一张嘴结里结巴的，不知道说些什么，吐沫直喷。

易 阿！可爱的皮昂卡，那汉子同你我全然合不起把来，无聊的市侩。他不过是个老实光棍，会说的买卖人，贱买贵卖，口里吹得天花乱坠。这样厌物，我从来没见过。

皮 即刻无常来找他就好了。

希 （改转其面向）阿呀，无常！这是谁说的？不能说这样不吉利的话。夫妻们同客正在欢欢喜喜的，偏要提无常，那无常可要寻个事来做做呢。犯了奸情的肮脏人家，无常去找他，那是应当的！就是贞节女子，也有渐渐地嫌厌自己丈夫。不怕犯法，流于淫乱的，无常也好去找这等人家。（取笛介）殿下，这是什么东西？哈哈，原来殿下打算带来吹给我们听的，请殿下吹来听听。刚才又说些不相干的话，请殿下莫怪，这且不提，请吹来听听。

易 不行，今天晚上不吹了，改天罢。（向皮说）赶咱们俩除了天上的星、没有外人听的时候，我再吹，或者只有嫉妒我们的月亮在上面，那也行。

希 殿下，不要这样说，请吹来听听，可以吗？我时常弄条线把指头弹着玩，或者劈根芦柴管子吹着玩。听说凡是有技艺的人，可以安慰自己，将他可怜的灵魂，从牢里带了出来。又听说有种不思議的魔法，藏在这笛子里，吹的时候，将葡萄叶子载在妇人家头发上，就是未开知识的女子，也要迷惑，狂的像荡妇一样。这样事情，当真有了可了不得。我知道殿下的笛子是洁净的，所以请殿下吹给我们听听，请吹个滑流曲子把我耳朵兴兴起来。我的灵魂，此刻好比在牢里，安慰这可

怜的灵魂，顶好是音乐。皮昂卡，你也帮我求求。

皮 只管放心，殿下他要择个地方，捡个时候，现在不是那个时候，我不能跟你那样一昧地胡缠哟。

易 希莫烈，改天夜里吹罢，我今天夜里听了皮昂卡娇声软语，可以算得音乐，已经心满意足了。皮昂卡一张口，连空气都袅袅动人，动了不歇的地球也定住不动了，就使还动，也要听皮昂卡的意思。

希 这是你恭维他哟！他的德行怪好，说他好看，那是没有的事，倒是这样好些。殿下，小的乏的很，总想寻个事快乐快乐，殿下既不愿意吹笛子，可肯共小的饮杯酒呢？

（远望桌子）

殿下，请在这儿坐罢。皮昂卡，也替我拿张椅子来，把窗户关上，插上闩，我可妨那些好管闲事的，在外面窗户缝里偷看我们。嘎，殿下请干这杯。（急忙起立介）殿下衣服上这块脏是什么东西？颜色紫的像耶稣胸脖子上伤一样，是泼了葡萄酒在上面吗？人说泼了葡萄酒就要泼血，其实是鬼话，哪有这回事情。殿下，小的葡萄酒合口味不？烈勃尔斯的葡萄酒好比烈勃尔斯的山，实在厉害，塔司港葡萄田里出的葡萄酒更养人。

易 希莫烈，求你许我敬皮昂卡一杯酒。皮昂卡的嘴唇一挨这杯子，酒的味道更好了。嘎，皮昂卡，你喝。

（皮昂卡饮酒）

阿呀，无论怎么甜的蜜，不能比这杯子里酒还甜！希莫烈，你不尝尝这酒吗？

希 殿下，可不知道是什么缘故，今天晚上同你一块儿喝酒吃东西，实在咽不下去，心里怪污躁的，好像疯了一样。不知道怎么回事，脑袋里想的希奇古怪，害得我口里净淡寡味，真懒得吃喝了。

（向壁边行去）

易 可爱的皮昂卡，希莫烈一顿说，说的我一点兴致也没了。回去了，明日再来罢，什么时候好咧？

皮 天黑了就来，我一时见不着你，那一时就算虚生了。

易 阿阿，你把你眼睛给我瞧瞧，只当照镜子，在你眼睛里瞧瞧我自己模样。可爱的皮昂卡，你眼睛里的我，不过是个影子，但愿我的影子永远住在你眼里。凡是不像我的东西，无论什么，你别要瞧，你瞧见别的东西喜欢，我很忌妒。

皮 殿下，你的模样，无论什么时候，总照在我眼里。有情的眼睛，只要一望，不论怎么不相干的东西，总瞧见心上人的影子仿佛在那儿。这且不讲，明日一早，雀

子还没叫的时候，你到这儿来，我踮在这廊檐上面候你。

易 你见我来了，就下梯子来相见。

皮 若是殿下想这样，我连性命都可不顾。

易 希莫烈，我要回去了。

希 还早呢，为什么这样早就忙着要回去呢？每天夜里午钟还没敲呢，再略微坐一会儿，此刻一分手，好像不能够再在这儿会面，心里实在难受。

易 用不着猜疑，希莫烈，我永远亲近你们。但是今天夜里要回去，立刻要回去，明日一早，句皮昂卡。

希 原来这样，那么只得听便了。新同殿下结交，本想从从容容地叙叙话，但是也不好强留。不用讲，殿下的父亲，在那儿眼巴巴的候着殿下。殿下同胞的，不就是殿下一个人吗？殿下真是一家的屋柱子，正是万绿丛中一点红。弗罗连斯一般的传言，都讲殿下父亲的那些外甥都不喜欢他舅舅，说是外甥少爷们，瞧殿下做了太子，一个个都不服气，因为望见殿下的葡萄田，眼就红了。殿下，晚安！皮昂卡，拿火烛来，旧楼梯到处都开了窟洞，月光模糊的瞧不见阿，小的替你拿着外套同剑罢。噯，殿下不必客气，小的替你当差是应当的。殿下的大驾到我们这样不成样子的商人地方来，不嫌弃喝了我们的酒，又吃了我们的粗面包，以后我夫妇两个，时常要说起今天晚上的欢乐，同卖了许多钱呢。阿呀，这柄好宝剑！这把剑确乎像蛇一样，又软又厉害，正是人说比蛇还可怕那个法拉（按：法拉，十六世纪意大利有名之制剑家）造的呢。有了这样好宝剑，就在这齷齪世间里也没什么可怕的了。我也有把剑，现在多半上锈了。我们太平世界里男子，跟人学的是谦让，就像自己肩上有重重的担子，对于这不正的世间，毫无一句怨言，就是受了冤屈，也只好忍气吞声。总而言之，学成最会忍耐的犹太人一般，要从苦痛里面寻快乐。虽然是这样，那年我到巴西国去，路上遇见一个强盗，他想抢我背行李的马，被我一剑刺着他咽喉，我就走了。任凭世上人怎样耻笑我，侮辱我，虐待我，我都忍耐得下去。但是要想夺我手里的东西，就是吃饭用的一个小杯子，他的祸事就到了，只怕犯了这点小罪，就要送命，不知什么希奇古怪的土地里长出人来！

易 你为什么说起这些来？

希 易铎殿下，不知什么缘故，小的总觉得我那把剑比殿下的还要锻炼得好些，较量看看好吗？随便比着玩，真比试都使得。但是殿下不会推辞，我们这等人不是殿下的对手吗？

易 阿，这个很有趣味，说什么真的假的，怎么叫作较量？把我的剑递给我，你也去

拿你的剑。照你说的，殿下的剑和商人的剑两下比较，到底谁的锻炼得好，今天晚上要解决这个大问题。好，你取剑，怎么样较量法？

希 殿下，你到我们这破屋子里来，真是无上的恩惠。皮昂卡，将我的剑拿来，桌椅搬过一边，决斗非得预备个大场子。再者，皮昂卡，你拿火把在这儿踮着，为的我们原是闹着玩儿，可不能当真决斗起来。

皮 （向易说）将他杀了！将他杀了！

希 掌住火把。

（二人开斗）

希 哼，来了哟！哼！要不然，你先动手？

（希手受创）

些微碰伤！没什么，仅此这一点！火把碍事，瞧不清楚。犯不着伤心，皮昂卡，没有什么，你丈夫受点伤，算不了什么，拿布来给我包起。噯，没有大伤，挨一会儿罢。用不着这样担心，还把布揭去，流点血算什么。（撕弃绷带）好，再来一回！再来一回！

（希莫烈击落易铎之剑）

殿下怎模样？我赢了，我的剑更加好些罢。

但是我们再用短刀比比看？

皮 （向易说）将他杀了！将他杀了！

希 皮昂卡，将火把灭了。

（皮昂卡灭火把）

好，殿下，咱们拼个你死我活，或者咱们俩都死，就是咱们三个人都死也行。

（二人开斗）

这个……哼，畜生！再也逃不了我手里了。

（希莫烈按易铎伏于桌上）

易 胡闹些什么！不要按住我颈脖子，快放手！我是一位王子，这国里的储君。你不知道狡猾的法国人，等着我父亲血统绝了，就来占领这地方吗？

希 歇嘴！你父亲不是你这样嗣子，还是幸事，我们弗罗连斯国里也不想要淫乱的昏君，你这条性命还是做了弗罗连斯百合花的肥料好。

易 放手！放了你这肮脏的手！叫你放松这儿，你难道听不见！

希 不行，你这样无恶不作的人，天理难容。你此刻只有耻辱，你的生涯同这耻辱一块儿完事罢，在这无上耻辱之中了了罢。

易 阿，你要杀我，先把神父喊来！

希 喊神父来干什么？你的罪恶，今晚向你不能不见面的上帝，和你以后永远瞧不见的上帝说了就是。你的罪恶，是慈悲不来的，慈悲不来的，所以顶正当，顶正当，所以慈悲顶深。你向这位上帝说了就是，再者于我自己也……

易 哦呀，亲爱的皮昂！救我！救我！皮昂卡，我无辜被杀你应该晓得的。

希 当面撒谎，难道你还想活不成？搭了舌头，像死狗一样死了罢！死了罢！死了罢！待一会安寂无声的弗罗连斯河流接你尸身，那么，人不知鬼不觉，就葬在大海里面了。

易 阿，阿，基督！若是今晚肯收我这齷齪灵魂就好了！

希 Amen。皮昂卡，你也要照样祈祷。

（易铎绝息。希莫烈立起注视皮昂卡，皮骇极若狂，张其两手奔希身边。）

皮 你这样强干，为什么以前我总不知道呢？

希 你长得体面，为什么以前我总不知道呢？

（二人相抱接吻）

下幕（完）

赫克尔一元哲学（续前号）

马君武

良知及教条之冲突 吾人今日之教育，既为科学进步之结果，则于公私生活各方面须有相当之权利，即人类当本良知以进于知识之较高级，依更善之路途以得幸福，方足以收自然科学进步之效。而主张宗教者，凡关于精神教育一项，恒欲将人类羁留于中世纪，顽守教条，恪遵默示，以埋没其良知。凡今日之言，宗教学、言语学、社会学、法律学者皆如是。此辈之良知，亦非完全本于自利主义，而在于不知真正事实，拘守古说。故良知及科学之三大仇敌，即恶念、无知识、怠惰三者，而后二者较前者更为危险，虽具大神力，能战胜第一敌，犹难战胜第二及第三敌也。

造人说 教会派世界观念之有力支柱，即造人说（Anthropismus）。以为人类构造，与一切自然界之生物相反，为有机创造物之最后目的，与神相似，是为一切谬说之源。造人说又分为三大教条，即集中造人说、变体造人说、比较造人说三者。

一、集中造人教条（Das anthropozentrische Dogma）谓人类为地球上或全世界一切生命之预设中心点及最后目的。此谬说与人类之自利心能适合，又与摩西、耶稣、谟罕默德三大教有密切关系。故现今文明世界，尚有大部分从之。

二、变体造人教条（Das anthropomorphische Dogma）亦与上述三教有密切关系，以为上帝创造世界，管治世界，可与灵巧之工匠、睿智之君主相比，上帝之思想及行为一如人类。反言之，人类与上帝相似，谓“上帝依己像造人”是为上古一神教之肤近神秘学。上帝既具人相，复是血肉。近世神秘学微变其说，谓神不可见，能有思想，有言语，有行为，造成一种气质脊椎动物之谬说。

三、比较造人教条（Das anthropolatrische Dogma）是以人与神之灵魂作用比较得之。谓人之灵魂不死，人类具二元性，不死之灵魂，暂寄宿于必死之肉体中，是即二元教条。

世界之一切宗教，大概以此三教条交互变换，自圆其说。积世以后，迷信已深，谬误百出，成为造人的世界观念。与吾侪所主张之一元自然知识，恰相反对，是当以

宇宙真相观察破之。

宇宙之真相观察 今本宇宙真相观察，以建立吾侪所主张之一元说，不惟上所述之造人三大教条。凡一切二元哲学之世界观念，及其他愚人之宗教，皆可不攻自破。今列已实证之宇宙公例如下：

1. 宇宙为永远无尽期无止境者。
2. 体质 (Materie) 及势力 (Energie) 合为物质 (Substanz)，充塞空间，运动不息。
3. 此运动在无尽期内，新旧交换，生死代谢，为单位之进化。
4. 世界体无数，分布于以太 (Ether) 间，皆依物质公例。在宇宙之一部分，有运行的世界物体退化灭亡，在他一部分进化发达。
5. 太阳为此无数世界体之一，地球为旋绕太阳诸行星之一。
6. 地球经冷却期甚久，乃具水质，为有机生物成立之最先条件。
7. 有水之后，经生理作用，有无数生物徐徐进化改变，其所经年数，至少在十万万年以上。
8. 经生理进化，得各种动物，最后得脊椎动物，为发达最完善者。
9. 脊椎动物变成后，又经若干年，至三叠系纪 (Triasperiode)，由最下等之爬行类及双栖类变得哺乳类动物。
10. 哺乳动物类发达之至完全者为猿猴类 (Primaten)，其时约在第三系纪 (Tertiaerzeit) 之初期，距今三百余万年。
11. 猿猴类发达之至完全者为人类，其出现时约在第三系纪之末期，为自数种人猿类之所变成。
12. 人类之文明发达史，不过数千年，以与地球生物史比较，短不可言。地球之生物发达史，与行星成立史比较，亦短不可言。地球为太阳分出之一小体，与无尽境之世界比较，复小不可言。而每一人在有机世界内，不过极微小之一元素。

此上所述自宇宙真相观察所得之十二公例，即解决世界一切疑谜之张本，不惟人类在自然界之位置，依此可以明了，而造人教条之谬说亦不难破除。所谓“依神相造人”“永远生命”“无界限之意志自由”诸说，皆不能成立，如罗马皇帝加里古纳 (Caligula) 自尊如天神，不过为此谬说之流毒。今排除此谬说，实地观察宇宙之真相，则一切疑谜不难解释矣。

疑谜之数 未受文明教育之人类，与自然界之人类，在此世界，随处皆遇有疑谜。文明愈进步，科学愈发达，则疑谜之数愈少。一元哲学所认为疑谜者，惟有一项，即物质问题 (Substanz Problem)，与此问题相关者，尚有疑谜数项。博雷孟 (Emil du

Bois-Reymond) 一八八〇年在柏林科学会之著名演说，谓世界不可解之之谜有七。顺列之如下：

1. 原质 (Materie) 及强力 (Kraft) 之本性。
2. 运动之起源。
3. 最初生命。
4. 自然界之合宜配置。
5. 感觉及知识之由来。
6. 思想及语言之由来。
7. 意志自由问题。

博氏谓此七之谜中，第一、第二、第五三者，为完全超越不可解释；第三、第四、第六三者，为甚困难而仍有解释之望；第七者实用上最重要，虽有解释，然至难决定。

予之一元哲学所解释之之谜，虽与博氏所主张者不同，然博氏所谓七之谜，莫不可本一元哲学解释之。有如第一、第二、第五三者，可据本书第十二章之物质论解释；第三、第四、第六三者，可据进化论完全解释；第七章不成科学问题，本为一种欺人之教条，故原不存在。

之谜之解释 吾侪解释世界大之谜之方法，不外纯粹的科学知识，由经验以得结论。科学之结论，由吾侪用感觉机关及大脑之感觉府，积多种观察及试验得之。感觉机关，为极微细之司感觉细胞所成，感觉府为脑线细胞聚集之族部所成。自此，精神界之贵重机关，由外界所得经验在脑髓之他部分保存之，以待与他经验相积合。结论造成之方法有二，即最有价值不可缺少之归纳及演绎二法。其他脑髓作用，如联合结论之构造、悬想、悟会，已得之知识，依幻想补充之，以及理想思虑研索诸事，皆大脑之脑筋线所显作用。凡此一切，皆属良知之最高范围。

良知 (Vernunft 或译“理性”前后均同) 兴会 (Gemüt)、彻悟 (offenbarung) 欲得真实之自然界知识及解释世界之谜，惟赖良知。是为人类所具最贵之物，与其余动物相异，即在于是。然必须文明及精神教育进步，科学发达，其价值乃见。未受教育之人类及自然界野蛮人类之良知，与其他相近之动物，如猿犬之类，无甚大异。然今人多谓除良知之外，尚有兴会及彻悟，为得知识之他二途，此实大误，不可不辩。兴会与真理认识毫无关系。所谓兴会者，乃脑髓之一种复杂作用，由哀乐感触，好恶悬想及拒求倾向等联合所成。其他各种机关之作用，亦助成之，如五官、筋肉、胃脏、生殖器之需要，等等。而认识真理全不须此。反之，兴会适足以与良知相妨，而受其害。世界之谜，决无依兴会解释或促进之理。至于彻悟，则全依有识或无识之迷惑所得，与真理无关 (详见第十六章)。

哲学及自然科学 解释世界之谜之二途，即经验与思想。单凭思想，必至陷于理想的世界构造观，不足语于真正知识，如柏拉图（Plato）及赫格儿（Hegel）皆是。若单凭经验以为世界观念之基础，其弊陷于不完全，如倍根及弥尔（Mill）皆是。属于感觉的经验及属于良知的思想为脑筋之不同二作用，前者以感觉机关及中央感觉脑府司之，后者以思想脑府及大脑皮之集中处司之。经验与思想相合，乃有知识。今之哲学家，每尚欲以自己之头脑构造世界，不知世界实为何物，故轻视经验的自然知识。于他一方又有自然界之研究家，以为科学问题，惟在事实验证及单一自然界现象之客观研究，谓哲学之时代已过，代之者为自然科学（费尔索（Virchow）一八九三年之言）。此偏重经验一方者，易致陷于最危险之错误，与偏重思想一方者同。今世自然界研究之大成功，如细胞论、热论、进化论及物质公例为哲学的事实，然非纯粹思想之结果，而为完全推广经验之结果也。

二元论及一元论 自今日自然科学之立脚点评判之，凡哲学可分为二类，其一为二元的世界观，他为一元的世界观。前者与宗教及唯心之教条相关连，后者与物力及真实之原理相关连。二元论分世界为二，即物质世界及非物质上帝，后者为前者之创造者、维持者、管理者。一元论只认此世界为一物质，上帝与自然界同为一物，物体与精神不可分离。

唯物论及唯心论 一元论每易与唯物论的唯物论相混淆，恰如理想唯物论每易与实用唯物论相混淆，因是起许多纷扰错误。今明辨之如下：

1. 纯粹的一元论与理想的唯物论迥异，后者不认有所谓精神，而视此世界为原子之聚合物。纯粹的一元论又与理想的唯心论迥异，后者不认有所谓体质，而视此世界为势力或非体质之自然力集列所成。

2. 桂特（Goethe）谓“体质无精神或精神无体质，均不能存在及有作用”。斯皮挪萨（Spinoza）谓“体质为物质之扩充至无限者，精神即有感觉或思想之物质，一切神的世界以及上下四方之物质，皆以此二者为大本”。吾侪所主张纯粹无贰义之一元论，即在于是。

当代二大科学家之思想（续第一号）

陈独秀

阿斯特瓦尔特

（一）略历 精力说之倡导者阿斯特瓦尔特氏，颜其居曰：“精力别墅”。（Landhaus Energie）彼诚精力绝人，名称其实，非若东洋流之名士，戏以雅号佳名自饰也。氏任莱卜兹（Leipzig）大学教授，并同校化学实验室之主任。教学之暇，手著之书，除化学多种外，尚有二十余种，其页数计一万五千八百余。又论文百数十首，页数千六百余；讲演数种，三百余页；介绍学说，三千九百；著作批评，九百有余。此外，复担任刊行《物理化学评论》（自一八八七年始）及《科学丛书》（自一八八九年始），宾客往访，率珍重遇之。有问学者，尤不惜殷勤详答。其精力之强，诚堪惊叹。氏以一八五三年生于里加（Riga 俄之西北港市），年二十二毕业于大学，年二十七与某女结婚。次年，任里加某工业学校教授。一八八七年，去俄罗斯往德意志，任撒格逊尼（Saxony）王国都中莱卜兹大学教授，时年三十有四。在职十九年，等身著作，大部分成于此时。一九〇六年，辞教授之职，移居乡间“精力别墅”，精研哲学。今犹健在，老而益勤。或有以何故弃有用之化学，而从事哲学等不生产之学问为质者，阿斯特瓦尔特答曰：“公等视哲学为不生产之学问耶？是谬见也。所谓文明者，专门研究之时代，与夫全体综合之时代，互更递进。前世纪乃专门研究时代也，今世纪乃全体综合时代也。余自始即好哲学，然未尝治之者，时代为之也。今其时矣，此余之所以舍莱卜兹而来精力别墅也。”氏长于语学之天才，兼精俄、德、英、法各国语及世界语。尝谓各国异语，颇为学术及交通之障碍，遂锐意于世界语之改良及传播。一九〇九年，以化学所得诺倍尔赏金，悉数充作传播世界语之用。然彼对于语学问题，则以为青年学习语学过甚，有伤独创及论理之能力。尝谓尼采之偏见畸行逾越常规者，乃学习古典语过多之故。奥匈国民之天才罕见者，以其大部分之精力与时间，均消磨于语学之需要耳。氏之日常生活，喜时时转换其业务，治学倦时，改作绘画、风琴（Piano）、胡弓（Violin）为其长技。青年时代，兼擅诗曲。盖事后休息，先时所营，仍留脑际。

必改向性质绝不相同之事物，则血液乃移行作用绝不相同之他部髓，前用之部，始获真正之宁息。其毕生事业，亦一事成功，即改营他事，以资休养。此即应用其精力之第二法则也。（说见后）

（二）幸福公式 去今十年前，阿斯特瓦尔特氏以裁决仍留莱卜兹而任大学教授，抑或退居“精力别墅”而从事哲学家之生活也，遂证明下方之幸福公式，以自白其经验。

$$G = E^2 - W^2$$

此公式中之 G 为幸福（Glück），E 为精力（Energie），W 为逆境（Widerwillig）。盖以人生幸福之大小，视其奋发之精力以为衡。欲享受幸福之一日，不可不一日尽力以劳动；欲享受一生之幸福，不可不尽力劳动以终其生。劳动者，获得幸福之唯一法门也。故无论何人何时，应竭精力之限度，以送其努力奋斗之生涯。就此公式，更进一步而成下之方程式。

$$G = E^2 - W^2 = (E + W)(E - W)$$

幸福之 G，由精力 E 之加增，其量弥大，而缘此所生逆境之 W，其量亦加大，例如亚历山大、拿破仑、罗斯福其人，皆精力雄足，而与之反对之势力，亦甚强大。但彼等幸福之全量，究非吾等意想所及，是曰英雄的幸福（Heldenglück）。惟是人间之精力，不尽如罗斯福等，而欲效其奋斗主义之生活，则烦冤痛苦，必非一端。于是所生之幸福，全与罗等殊科。守避世禁欲主义之生活，若希腊哲人狄阿贵内斯（Diogenes）然，印度之“涅槃说”、希腊之“斯托亚学派”〔（Stoic）、雅典哲人齐隆（Zenon）淡泊主义之学派〕，皆此类也。夫节精力、避痛苦，乃云山隐者之生活，非有为青年之所宜，是曰田舍的幸福（Hüttenglück）。英雄的幸福与田舍的幸福，虽各有其满足之点，而谓为同等之幸福，则不可也。恰如大小二杯，各注以酒其满足也同，其容量则不同。

（三）精力法则 精力论占阿斯特瓦尔特之学说之重要部分。其师赫克尔以物质（Substanz 或译本质）为其哲学之中枢，阿氏则以精力（Energie 或译势力）为其哲学之主脑。精力之法则有二：其一，即一八四二年马耶（Mayer）所发明之精力常存说是也。其说以为无限空间中，生起一切现象之精力，其状态虽有所变更，其总量则常存而无所增减。例如，吾人之购求煤炭也，非求其所燃之炭素，乃求其中能燃之精力。煤之燃也，其炭素与酸素化合而为碳酸加斯，散而为烟，他无所有。吾人所用者，乃燃烧之际炭素与酸素化合所生之热而已。以此热力故至令锅内之水化而为蒸气。水蒸气之膨胀力，异常强大，于是发热精力一变而为膨胀精力。以此膨胀力故至令蒸气机关行动，于是膨胀精力又变而为连动精力，用此力以转动发电机，则运动精力又变而为电气精力。传电燃灯，则电气精力又变为发光精力。以电行车，则电气精力再转而

为运动精力。自发热至此，精力之状态已经过种种变化，而其为力之量，精密计算之，曾不稍有增减。此即常存之说，精力之第一法则也。然则宇宙间之精力，既常存而无所增减，而以何原因？忽有此良否盛衰，万有不齐之现象耶？欲解答此疑问，则不得不求诸精力之第二法则，即阿斯特瓦尔特之精力低行说是也。其说乃谓精力之为物，平行如水，无物激之，时有由高就下之势，低行抵于水平，遂静止而失其作用矣。故引水灌远，必取源于高处。欲转动水车而以水平之水，其必不得水力之效用，复何待言？水之精力，一度效用，则如量低下，复抵水平，此自然之势也。其他精力之作用，悉无异于是。一切精力莫不由高就低，以保其水平性。精力而不在水平以上，决未有能利用之理由。宇宙者，精力大流之总和也。人间文野之差，乃以酌此大流之浅深为标准耳。例如，初民始知用棒，是为文明开发之第一步。因用棒以延长身体之精力，在徒手者之精力水平以上也。次知投石，则文明开发又进一步。因石能致远，视用棒者之身体精力更增高度也。又其次则发明弓、矢、舟、车，文明更进一步。因其人身体精力之扩充，又在投石者之精力水平以上也。迨近世蒸气、机械、电报、电话、飞机、潜艇之发明，而文明大进，人间精力之伸张，远在古人之精力水平以上。此皆利用宇宙间自然常存之精力，而不任其废置低行故也。今日之世界，非文明的行动尚有多事，如国际战争及社会中各阶级之冲突，此皆作为无益。精力低行之量尚属广大，故讲求利用精力之法，关系于世界文明，至为紧要矣。此第二法则影响于哲学社会学者至巨，且视第一法则之精力常存说为优胜。盖前世纪为纯粹科学时代，盛行宇宙机械之说，乃以第一法则为哲学之根基，生物学者赫克尔教授集其大成。二十世纪将为哲理的科学时代，化学者阿斯特瓦尔特氏导其先河，置重第二法则，说明生命及社会之现象，且以为未来之预言，法兰西之数学者柏格森氏与之同声相应。非难前世纪之宇宙人生机械说，肯定人间意志之自由，以“创造进化论”为天下倡，此欧洲最近之思潮也。机械说谓世界之要素二：曰物质，曰运动。万物皆成于原子，原子不可分，而有永久存在性。各原子于一定之时间，以一定之速度，向一定之方向而进行。以此推论，假令各原子遽然中止，且以同前之速度逆行其进路，则万象悉返前境。将见死者肉其白骨，鬼雄起立战场，败落之果飞上枝头，已燃之灰复返为木，世界历史均次第旧幕重开。此理论将不为机械论者所非难，而亦物理学所容许，然为自然界、人世界之所必无。彼怀古笃旧者，正不必耽此迷梦也。是以第一法则，虽为一种不可破之定理，必待第二法则以补其缺憾。生物界之吾人，允当努力以趋无穷向上之途，时时创造，时时进化，突飞猛进，以遏精力之低行，不可误解机械说及因果律，以自画也。

（四）效率论 所谓理想的机械者，科学家之恒言也。今世之机械，颇近于理想，而犹未至。由来机械之目的，乃以一种之动作变生他种之动作是也。理想的机械最重

此义。倘所呈效果，无加于吾人自力之所为，则无机械之必要矣。例如植物为自体生存计，直接受日光之精力与作用。人类及其他动物，未能直接应用太阳之精力，不得不假植物，间接以取其由太阳精力所成之食物。因是植物者不啻为变更日光发射之精力，而为食物化学的精力之机械矣。此二种精力之量，吾人得而测量之。盛夏之际，一亚克（Acker. 德国面积名，合英国四八四〇方码）之地，所受日光几何？测其热度而知之；所生之植物，其包含之精力分量几何？燃烧之而测其热度亦知之。就二者精密比较，其结果殊可惊异。盖植物体中所贮之精力较所受日光之精力，每不及百分之一。虽其生活作用不无消费，而大部分有用之精力，付之废弃，可断言也。然则植物者可谓为极不完全之机械矣。惟其可取之点，乃在植物独力生成，不假人助而收获耳。加以人工，固生产增额。适度耕作之地，较诸天然荒原与夫原始时代之森林，所获自增数倍。然人工备至之地，即极盛之花园，所含藏之精力，较其受诸日光之分量，亦相差甚远。所受精力与所生精力之比例，以术语言之，是曰效率。植物之效率最低，以其不能利用所受之精力也。效率最高者，莫如近世之发电机。其所生之电气精力，较所受之机械精力，仅少百分之五。效率之说，本取日常语言，应用于科学，毋宁谓为“善之权衡”（Güteverhältnis）尤觉适当。例如评判豆或麦之善恶，可比量一亚克之产额多寡而知之。又若发电机，其不能利用精力至百分之九五者，则谓之恶发电机矣。道德上善恶之定论，亦同此理。盖世事万端，无一不与精力之变化相关联。道德之事，非在例外。惟是依第一法则，精力决无消亡之理。而机械不良，未能变原料精力为等量之有用精力，其效率遂至不齐，亦系显然之事实。斯二说似有不可调和之疑问，然第二法则已足解答此疑问。欲求效率之高，惟在善于利用精力，不令低行已耳，非第一法则之有何谬误也。且发电机所呈之效率，虽只百之九五，而其他五分决非消灭，乃一部分因磨擦而变热，一部分因电线之抵抗化而为电流。即如植物所利用之太阳精力，虽只百分之一，其余九十九分之热仍存宇宙间，未尝丝毫消灭。只以机械之良莠不齐，遏制精力低行之程度有强弱，斯所呈之效率有高低，非精力之本身有所生灭增减也。尤如货币，由甲地汇至乙地，其损失之部分，乃为汇费而非货币之自身。汇兑机关之美恶，非以汇费损失之多寡决之乎。此亦效率高低可判断道德上善恶之一证也。夫机械之不完全，为精力效率低下之重大原因，吾人可目为定则矣。而尚有一种谬见，不得不辨明者，即人工机械之不完全，较天然机械尤甚之说是也。今世人为机械之巧夺天工者，不一而足。新器发明，犹日进未已，其所不能者，乃吾人头脑冥顽及熟练不足之罪耳。电气应用于人生，不过百余年以来之事，人间生活已因此生重大之变更。由现在以测将来，其使吾人精力效率之增高，宁有限度？科学之与产生二果，其一精力之为物，大效用于人间之生活；又其一则原料精力变为有用精力之时，其效率必至

增加。在昔以亚里斯多德之明哲，亦以为奴隶制度终无废弃之理。盖希腊、罗马之经济基础，皆建筑于奴隶制度之上。诸大思想家之得以委身学问也，皆奴隶制度之赐，否则一切劳力之事，必躬自为之。但利用牛马风水，以供劳役，无假力奴隶之必要，距今千余年前既已发见，此岂亚里斯多德所及料？由斯以谈科学智识之增长，人间精力效率之高度，其事至明。人间若不幸无此智识，仍至何时亦固守愚昧劣等之生活状态以终。吾人在此种生活状态期间，尚有何等伦理道德之可言乎？古之人胼手胝足，挥汗如雨；今之人劳力极微，惟聚精凝神，安坐以操配电盘与推进机而已，使人间之劳动，不同于牛马。科学之功用，自伦理上观之，亦自伟大。更试就宗教言之，世非仰望基督为持人类和平之使命而来耶？然历史上所生结果，不幸全与之相反。近代之人对于和平论之伦理的价值有所怀疑，视古人加甚。今日颇有从事世界之和平运动者（按：诺倍尔奖金，亦奖励此种事业。印度达噶尔之获赏，即以其有功于世界之和平运动，非以其文学也），与其谓为影响于基督之和平教训，宁谓为戒于战争及战争准备浪费巨量精力之故。若工艺、若伦理道德，阿斯特瓦尔特氏皆以“精力的命令”为贯彻吾人生涯全体之统治权，惟是精力之变更及其效率之增加也，将何道之由耶？曰是在积极以求机械之改良，消极则以“勿为浪费精力之事”为格言，犹之经济学家恒以“不生产之消费”为大戒也。经济学贵在以较少之时间与精力获较多之生产物。阿斯特瓦尔特之著书中，亦恒有曰：“汝之劳动，务以极少量原料精力之损失，以成高尚有用之精力。”（按自蒸气机发明以来，人间时间之节省及精力效率之增加，已属不可思议。而近日欧美人节省时间与精力之法，日新月异，无微不至。例如作书之字母，依声连书，已称便利矣。而尚嫌于每字结束之后，另于t上加横，i上加点，废时耗力，且欲去之。以视吾东洋使用象形文字之民族，其文明进化，一时如何可及）

欧洲飞机阵中之中国青年

记者

此次欧洲大战争，为旷古未有之奇。法德两军之义勇，均为吾人所服膺。其神勇骇世者，又莫空中飞机战若。不图此旷古未有、神勇骇世之飞机阵中，竟有吾东方病夫国之青年勇士堂堂出现，此国人所应浮一大白者也。其人为谁？即上海朱允章君是也。君字斌候，一号迎生，西名爱天尼，现年三十有二，为东方汇理银行经理朱志尧先生之二公子。先生所创办之求新厂，在上海南市，规模宏大，能制造轮船火车机器。以民力成此大业，诚国中之凤毛麟角矣！爱天尼君，幼时授业于徐汇公学，年十四即赴法兰西留学，入列里机械学校，习机械工程学，五年毕业。一九〇三年归国，助乃父办理求新厂工事。经营十载，于摩托车、摩托船及各种机器多所改良。因见年来欧洲飞行学术，日益发达，心为之动。乃于一九一三年，即民国二年，复赴法国游学，入巴黎附近幕连地方之航空学校及微拉库柏来飞机厂，习驾驶飞机之学，以优等毕业。欧战起，乃义法兰西军而投效作义勇兵。经法政府许可，编入飞行军团，充军曹。法军凡侦察敌情之飞机，必别以飞机保护之。朱君所任，即为此保护飞机队，曾击落德国飞机二架。某次独与德国飞机四架激战，弹丸之掠机而过者，三十余枚，衣虽洞穿数处，仅臂间略受微伤而已。本年二月间，以侦察敌军行动，归途为敌军六飞机所环攻，几遭不测，两翼已伤，乃降于地。法政府授以勋章，并宣示全国，以嘉其勇。近又由法军司令部向法政府提请，拟升为少尉之职，并将其功迹登入法国国民军官报，以示全体法军曰：“朱君迎生者，中华民国上海人也。其父在中国素为社会所重，对于法国，友谊亦笃。前将其幼子二人送之法国，俾受教育。朱君当欧洲宣战之时，仍留法国，学习飞行之术，以个人志愿投效法军，充任为军事飞行团员，其学术资格与法国各飞行家相等，而勇敢、灵敏、忠诚，亦堪并驾。朱君幼受教育甚深，人格颇高，尚武之精神亦极充满，令人可佩。以其屡立功绩，足以膺受法国将校之职。近因在飞行团中，屡建奇勋，已二次登入官报，指示与全法兰西飞行团云。”呜乎！吾国飞行家中，若朱君之好勇善战，学行又足多，视彼以飞机为游戏献技者，更可敬万万也。

再论工具

吴稚晖

余居英时，重感欧洲人职工思想之发达。前日为《青年与工具》文一首，略罄积想，随便填涂，得就商榷于我国高尚之青年，不胜欣幸。今果承陈先生蓬心急表同意，且欲提议要求商厂制造，廉价出售，广惠青年，闻之更为气壮。陈先生欲详叩刨床、钻台、锯座等之形制，愚当时随便举此三品。因此三品，为机械工作最有能力之器具，且皆为东方人看作工厂机件，不以为青年家庭玩弄之物。故特举例于文中，将借以见西国青年之自修室，往往备有工厂器械。其实青年所玩弄与真正工厂之所具备者，固尚有间也（若上海小工作店所用者，往往不及西国青年家庭自修室之所用也）。推而至于极盛，而德国则寻常车夫家皆有“工场”（Work Shop）。“工场”之意，则装备更完，非如英国青年家庭自修室中之尚多苟简。故吾前文曾言战事发生以后，英人尚有自讥其国之荒陋者，无论得称为“工场”，固以刨床、钻台、锯座等为其间主要之品物。然其适于手头，日日不可离之小件，以对木工金工，如老虎钳，如手钻，如手钳，如刨如凿，如种种量尺等。应备之品物尚多，即寻常西国青年家庭自备室中，备如刨床等者，皆在成童以后（自亦有少数偏嗜文学等而不备者）。若手钻、手钳等等，则在儿童时代早已争购，父兄亲友亦以此为玩具中之适用赠品。一部十七史，从何处说起，伤心于我国幼稚之状态及寒俭之生活。计其初步，且可喜五金店之逐年兴盛。姑先各购手钻、手凿等之小件，无端而断木斩金，结成嗜好。且惹起工匠之兴味，附加于我国绅士子弟之习惯中，称诗述礼与修凳锯桌，备于一人之身，自结青年之善果。苟其有力者竟问鼎于刨床、钻台、锯座之类，自愈偿私愿。惟吾前文之所举例，固未有以为一切奢望，皆可包括于刨床、钻台、锯座之三者，即青年自修室中工具之能事已完。彼三物者，不伦不类，随举其要，以实文料而已。惟彼三物，如姑以万能之广义评判，暂相假借，亦实无愧。所以陈先生既就三者而欲先以形制说明，愚谨当略答一二，惟图形则不及制板，姑缺之实为憾事。

刨床者（西名 Lathe），旧时有名刮铁床者，有名车床者，有名旋床者，大约以旋

床之名为最当，前文仓卒名之为刨床。偶偏想于刮使外光之功用，因其未有定名，行文时随便填举一名，后颇以为不安。因如刨木刮去平面皮层功用之具，实另有刨床专器（西名 Planing Machine），前文意不谓彼，故今当改名旋床。中国旋床之制，则有旋木之车床，旋制桌凳圆足之类，想亦有之甚古。西方今日之刮铁旋床，为工具之大王者，其机件自然远繁细，其原理则同。此器大至巨厂，小至青年自修室，凡欲以机器产生机器，皆有不可须臾离之状况，且面目屡变，其构造之原理，终不出一旋床。旋床之功能，能刮、能钻、能凿、能刨、能锯，即前文所举三物，而钻台、锯座亦可以旋床为代用。上海大小工作之刮铁店，所在皆有，其中皆有一二旋床。旋床之品质似甚多，出于中国之仿造或竟有，即为商务印书馆所造者，亦未可定。其上所含机件，粗细至不同。中国价值，余未深悉。若西方青年玩弄之旋床，其粗者约价三四十元，精者百元，亦有价至二三百元者。

钻台（西名 Drilling Machine），今凡上海工作之刮铁店，吾之所见大小皆有一具，即南京路之铜器店等亦有之。钻用轮机在寸厚之铁板，开一径寸巨孔，一二十分时即可完事。其小者购自五金店，约十元以内。西方青年之精良自修室，则有备三四十元一具者。聪巧子弟贫不能得旋床，即以钻台转变代用，颇能适合数事。

锯座者（西名 Saw Bench），用机械动作者，大都为圆锯，此则特别工作所急要。寻常青年之自修室备有手锯外，每借旋床代用。即上海工作店，备此物者亦少，其价最简单者止五六元。

前文所举三品，固不过随便举例，以实文料，非有以为必备之品，审量次第，而特别叙列也。今欲购求工具于上海，除旋床必特别订购外，余则颇可随便得之于较大之五金店。陈先生之意，欲商务印书馆之周先生厚坤等者自行制造，以适于我国青年之购求，鄙意十分赞同，不惟可以利不外溢。且此等青年工具之玩弄习惯，所以造成者，西国全赖有此种专门书报，与供给此种品物之专门制造所，两相促进也。周先生必有兴会以答我辈之希望，或者彼正从事着手之矣，亦未可知也。余则一物不知，仅有一种强烈之感想，无可切实提倡，甚憾事也。

青岛茹痛记

淮阴钓叟

呜呼！居留青岛而不动爱国之思者，其人必寡廉而鲜耻。视察山东之革命，而不抱亡国之忧者，其人必麻木而不仁。余敢放胆言曰：“设使吾国国民之境遇，皆如青岛之华民，则吾中国谓之不亡不可得也；使中国之护国军，皆如山东之民军，则吾人此次之革命，实造地狱之恶业。”余为此言，非有所嫌怨于山东之民军，亦非故为危辞以耸国人之听。涉鲁币月，肝胆俱裂，闻见阅历，备极苦痛，如鲠在喉，不吐不快。用是奋笔作记，诏告国人，天职所在，罔惜迁世。虽匕首在胸，枪弹贯顶，所不计也。

袁氏死后，大局似有渐趋谧平之象，适有友人邀作青岛之游，余即欣然从之。遂束装于六月二十四日晚，即停泊上海之海军第一舰队加入护国军之前夕，乘十二番小野丸。小野丸者，日本运货船也。船极小，舱内搭客过多，天气又极炎热。余偕二三友人，在趸船甲板上乘凉。忽一少年日本船员来与余语，问余何往。余答曰：“青岛。”该船员曰：“民党乎？”余曰：“唯。”该船员忽大言曰：“青岛现已为我日本所有。”余骤闻之下，觉六根震动，发指毗裂。于是极力镇静，转变颜色微哂曰：“暂尚不敢必。”该船员若有不豫色然，复大声曰：“君爱德国人乎？”余曰：“余不爱德国人，亦不爱汝日本人，所爱者惟吾中国人耳。”该船员唯唯而去。若此日本人，稍有知识，当不至以是等无礼之语相加，然亦可以觐其国民心理矣。可惧！可惧！次日早启行，越两日，抵青岛。登岸时，备受日人所募华警种种侮辱、种种留难。余友朱君言语稍有不慎，即被该华警用力扭出，几遭不测。迨余用英语与稽查之宪兵长，说明初来是地理由，始克放行，辗转达寓。到寓后，既晤先余而来之诸友，备询鲁省革命真相，及某国对我之方针与行动。自斯以后，至离青之一月间，皆为余游览视察之生涯，亦极快意，亦极伤心。试分节述之。

（一）山东与中国全部之关系

山东东临黄渤，胶济路线西达济南，津浦铁路贯通南北运河。昔擅漕挽之便，鱼

盐夙称富饶之利，北拥国都，南制长江。其面积五五九八四方哩，其人口三千八百余万。物产丰富，地方殷实，人民纯朴，公勇耐劳。得贤者整饬民政，教养生聚，十年之间，足支一国，得甲数万，可定中原。且齐鲁雄风远表，圣哲间出，二千余年文化所自出，其关系吾国顾不重哉？

（二）青岛在中国海军上之地位

慨自甲午败衄而后，门户洞开。吾国良好港湾，如旅顺，如威海，如胶湾，先后拱手授诸外人，所尚保存者，福建之厦门，浙江之象山数港耳。其中最良好之军港，莫如旅顺、象山、威海、胶州湾。然旅顺出口太狭，大军舰不能并驶出入，且无外湾。象山港在舟山列岛之内，以小岛星罗棋布，泥沙纵横，淤浅甚多，不利于防守，又难于通行。威海无外港，惟胶州湾内湾面积不下二百方里，可容大部军舰，又有外港，且有定风岛，可避风潮，而固防御，水深口阔，便于通行，内外环抱，形势天成，真吾国第一好军港也！试述德人经营此岛之历史，可以占关系吾国海军之重要。德人之经营是岛，不外二大目的：（一）以是为德国东洋舰队之停泊，所与东洋之军事根据地；（二）以是为东洋贸易之中心，造成第二香港。于是为其第一目的故，建筑兵营，屯驻军队，配置军舰，坚筑要塞，设备东洋造船厂、海军兵工厂等。兹就其要塞防御言之，而次及其市政。

（甲）德人之要塞、堡垒，及本防御线之设施 德人之要塞筑城全系暗炮台（中国无此物），炮皆曲射式（中国亦无此物），口径多自二十四生的至三十生的。炮台将山凿空，由底至巅，中架一铁梯，上盖一极大且厚钢锅，远望恰如山顶。锅四围皆镶暗光镜，可以旋转四望，观察海陆两方敌人。大炮安放山后，于山顶后方稍偏处置人一，持标杆正对远来敌舰。复于山腰置人一，持标杆直对前杆。炮手即依此瞄准假设方向，然后用三角法加减角度，定准正式方向，再由山顶中心观测所，测准距离，报告炮手，对准表尺，试放一炮，再事修正，即可命中，炮弹可直由山顶飞越而下。至于要塞之内，设施异常完备，如官长室，如兵房、伤兵疗治所。最下一层为弹药库，均用塞门德土筑成，内设电灯，异常坚固。而交通路全系凹式，敌人莫由测望。此种炮台为吾国军事家所未尝见，如吴淞，如江阴，皆系露天炮台，更无曲射大炮。此专就海正而面言之也。至陆正面，距要塞约两千密达之地。自东海面至西海面，设有堡垒甚多。大致两堡垒之间隔，不出五百密达，盖以两堡垒步枪最有效距离为标准。两堡之间，复筑短墙，遮蔽敌弹，以为侧防之地，借补两堡垒之不足，每堡可容兵士一连。其交通路亦系暗道，甚为宽大。每堡又分三段，每段筑一可容兵士一排之兵濠。兵濠后方有二生的宽之背墙，为预防本军流弹之用；前面上方有掩盖体，稍低有胸墙，掩盖体以

防敌弹，胸墙以架枪射击。其外面均设伪装物，系用彩色画成，或如花纹石，或如青草矮树，远望不辨其真贋也。所有墙盖皆用塞门德土筑成，中架约半生的直径之钢条，外复封以塞门德土。炮弹中时，亦不崩摧，其坚可知。每濠之右筑一瞭望所，其形较掩蔽体稍高。

各炮台以伊尔奇斯炮台设防最完，建筑极坚，其次则毕士马克炮台、毛奇炮台。当时德军共有重炮一百余尊，野炮八十余尊，由军舰取上之小口径炮二十余尊。

德人于青岛海陆两面布设水雷异常之多，陆面英日两军大受损失。海面则因德人于潮水涨落稍欠研究，故潮落时，水雷皆为日军发现，将其爆发电绳割断，全功尽弃云。

自东海面浮山所至西海面海泊河，距各堡前面约五六百米达之地突然凹下，遍设钢丝网，网柱均钢制，此亦中国陆军学家所未见也。横宽约七米达，共十六层。敌兵至此，如临深谷，欲进不得。其钢丝网前面高地（即敌人突进之方向）均用白油漆书号码，以便黑夜施放炮火之标准。并据土人云，此处发现水雷甚多，当系青岛陷落以后事也。

以上关于德国要塞之建筑及炮械之配备与防御工事各节，均系偕至友朱、甘、陈、刘诸君往游，诸君为我述之。余于军旅之事，未尝学问也。当记者与诸君往游伊尔奇斯炮台时，禁令森严，不准窥探。甘、陈、刘三君冒险前往，探入虎穴，故能悉其秘密。迨后记者再往游，各要塞堡垒禁令已撤，各内部重要机关均已炸毁或撤去，不可复识。叹青岛一弹丸东出之半岛耳，德人之所经营，处处为百年设计，绝无蕞尔小邦之态，真可敬也。

至于青岛市街，自有一种清洁庄严气象。建筑房屋则有一定之间隔，修造马路则有一定之距离，崇实除华，返纯还朴。日本之东京、长崎、横滨等处，其清洁仿佛似之，而无其庄严，无其纯朴，其坚固更无论矣。至于吾国之上海，视之殆东施之与西施耳。更有数事足以令人起敬者。（一）铁路轨过枕木，他国均用坚木，德人独以铁制；（二）上海各处粪除之法，唯以人力及车，秽臭扑鼻，大碍卫生。青岛则用水刷制，厕所下穴铁筒直达海面，排除秽物，仅用自来水，既省人工，又益清洁，闻香港亦用此法；（三）德人在内港造一大堤，为军舰之屏蔽，长五千米达，耗费六千余万；（四）德人既预备建造一大海军兵工厂于东洋，故先造一浮船渠，需费亦在五六千万左右。据云东洋之大浮船渠，惟有此耳。今岁七月间，已为日人运回本国，作战利品矣。

（乙）日军攻击之大概 日本当欧洲发生之始，即假英日同盟之名，复称维持东亚和平之义，与孤悬数万里之数千德人争一旦之命，其勇敢固足嘉尚。然青岛海面设防，异常坚固，日人海军之力，实不能速奏克捷之功。故不得不假道于我国之山东，由陆

正面进攻。一则避海军之损伤，一则因日军以十万之众，攻此不满三千堪战之德兵。且青岛陆面防御，亦较海面稍逊一筹，容易进攻。然使中国如比利时严守中立，整我师旅，以距疆邻之虞虢视我，则日军虽多且勇，断难如愿以偿。而袁世凯帝梦方酣，神气已昏，划分战线，任人践踏。于是日本陆军遂长驱直入，海军仅用以封锁港口，注其全力于陆地。陆地方面之德军，防御线过长，守兵不敷分布，且其要塞又系半永久筑城者多。日军数十倍之师，又辅之英印之兵，宜其不能支也。然彼数千远在天末之日耳曼人，以寡抗众，虽在敌国，犹当起敬，况吾中立国之人民乎？

日军陆方面之攻城炮，至大者十三吋半口径（日本昔年攻旅顺，系用十一吋口径大炮）。海方面之攻城炮，自十五生的至三十生的口径。其攻击前进行程，未能详细调查，殊为憾事。惟德人以兵少故，第一、第二两防御线均无顽强抵抗，亦无重要战迹可言。所略可道者，仅青岛市外之总攻击耳。德人防御线既分二层，首沙袋，次铁网，又掘深濠，实以海水，出入止一门，伏设地雷甚众。日军欲由此强行攻击，非数月不可，且须重大之牺牲。遂于距德本防御线四十里，掘深濠，避炮火，进攻成半圆形。节节前进，均挖暗濠，并交通濠，濠深约一米达五十的。故自民国三年八月二十三日最后通牒满限，直至十月三十一日，始行总攻击。是日也，日英联军轰击俾斯马克、伊尔奇斯两炮台，重创之。十一月四日，猛攻设防最坚之伊尔奇斯炮台，全行击毁。六日占领一四、五高地及澎湖街（译音）之堡垒，与德兵相距仅三百米达。于是开凿坑道，接近德垒。七日占领中央堡垒，日军左翼占领小港山北及台东镇堡垒，复攻下毛奇、俾斯马克及伊尔奇斯各堡垒，旋即占据毛奇、俾士马克及伊尔奇斯各炮台，德军遂降。据云德人本拟学田横五百，誓殉孤岛。因接有德皇命令，谓青岛孤悬海隅，本无存理，如不能战，尽可便宜行事，以惜将士，再图后举云云。故旋即交涉开城条件。此征之当日记载及青岛土人之言而可信也。

国外大事记

记者

日俄新协约之秘密

日俄协约之成也，日本朝野视为莫大庆幸。顾其发表之约文，虽至富于伸缩力，究不见有十分可喜之处。于是另有密约之说，乃浮于世人脑海，而真相迥不易明。本月初旬，《德华日报》转载《英文周报》所揭密约条文，至有研究之值，其要点大略如下。（一）日本力助俄国使占亚洲中部之优势，如俄国欲出印度洋而不得，可乞助于日本。（二）日本得握西伯利亚内地之商权。现在西伯利亚内地商业全在德人手中，今后俄国准予日商以便宜，俾排挤德商于亚洲、俄国之外。（三）俄国在外蒙有须用军事上之援助时，日本必随俄国所欲，助以各种军事。（四）俄日两国在北京用一致之政策，以毁灭在远东与亚洲之英国一切权势为目的。（五）设今后俄国欲谋侵袭英属印度或中亚时，日本应竭力援助俄国。（六）日本在西太平洋凡有所图，俄国亦当视为必要，援助日本。设日本须用海参威时，俄国即开放为日本海军根据地。（七）日俄两国当并力防御美国在北京之政策，或英国努力之袭击，及其他任何国之妨害日俄外交者。（八）英日同盟之约期满后不得续订。（九）俄日两国当合力摒除美国于西太平洋之外。（十）俄国承认日本在中国之领袖位置，而日俄两国并力对待谋占中国领土之第三国。（十一）俄国援助日本缔结中国政府之借款。（十二）俄国如在欧洲与他一强国作战时，日本当力助之，供给人、财、武装等军需品。日本在亚东与他国开战时，俄国亦出同等之助力。（十三）俄日两国以使印度恢复自由，为维持远东和平所必需，当合力图之。（十四）俄日两国合设一俄日银行，以促进两国之财政与商业关系。（十五）凡关于中国政治、财政等种种问题，俄国当按照日本之决断而行，不得独持异议，并助日本实行一切远东政策。

此约大旨可简单述之曰：日俄两国相约以中华民国为日本之势力范围，中部亚细亚为俄国之势力范围，印度为日俄共同之势力范围。在此范围内，有权利关系之国家须并力排除以去。而英美及其他国家均同时受绝大之影响，不独直接关系吾国存亡已

也。呜呼！此事若实，不可谓非二十世纪外交史上最大之新局面矣。

日本三政党之合并与内阁更迭

政党合并，比较的永久之事也；内阁更迭，行一时的事态。而今番日本之并党与易阁，实有连带关系，故并述于次。

日本政界前此并存之党凡五：（一）政友会；（二）国民党；（三）同志会；（四）中正会；（五）公友俱乐部。政友会接近于官僚，即大隈前任山本内阁之基础。山本既倒，大隈得国民、同志、中正三党之拥护，组织后继内阁。国民党因事不满于大隈，中道离阻。其始终为大隈与党者，惟同志会及中正会。其公友俱乐部，乃大隈内阁成立后发生之新党，由大隈之亲信组成，初名隈伯后援会者是也。故大隈当国，以政友会为惟一之新党，而自己与党，则并同志、中正、公友而三，已占议会之多数（议员通计百九十七名）。国民党则若即若离，未尝左右袒。此朝野五党趋向之一斑也。

大隈内阁成立，全以政党为基，中间虽屡濒危殆，卒以欧战发生，与中日交涉之故，延长运命至二年有半。而政党政治之旗帜，又为多数人士所欢迎，大隈乃利用此机，蓄厚植党势之计划。惟元老方面，始终不嫌于政党政治。大隈以种种关系，不能不对贵族院允许于本年内，得适当时机，交代政权之约。所谓“适当时机”云云，殆即有新党完成，安然接受政权之预计，惜时机尚未十分成熟。元老方面，寺内内阁之呼声甚高，寺内正毅者，纯粹武人，与政党素无关系者也。大隈辞职之先，顺应事势，与寺内开联合内阁之交涉，欲以同志会首领加藤高明，与寺内携手，惜为寺内所拒。大隈乃一面促新党之成立，大行勋赏，藉结党员欢心。元老以滥赏为由，指摘隈阁益急。九月下旬，与党三派合组新党之议，完全妥协。大隈乃于十月四日联合阁员全体，亲捧辞呈，同时奏荐新党首领加藤高明组织后继内阁，开日本政界未有之创例。其辞职奏章曰：

大正三年，臣拜受大命，定政纲，树政策，拮据经营，以冀勉副圣旨。……惟臣老躯羸弱，诚难称职，不可长踞要津，以塞贤路。伏思子爵加藤高明，既为练达干明之士，且久得世之重望。伏冀陛下垂怜，准臣解任，拔擢高明，为臣后继。倘蒙恩命，高明必能致其匪躬之节，于政务亦不受异动，此臣所可深信也……”

奏上，元老山县松方大山西园寺诸勋爵，立开元老会议，不顾大隈奏荐，认定继任首相。无必推多数党首领之必要，更无由前首相推荐之必要，迳行推荐寺内伯爵。

诏下，寺内拜受大命，越五日而新内阁告成，其组织人员如次：

总理大臣兼大藏大臣伯爵寺内正毅
外务大臣子爵本野一郎
内务大臣男爵后藤新平
陆军大臣（留任）陆军中将大岛健一
海军大臣（留任）海军大将加藤友三郎
文部大臣冈田平良
司法大臣松室致
农商务大臣仲小路廉
递信大臣男爵田健次郎

观此，则知日本政治上之元老势力，实至可惊。虽挟议会绝对多数党之势力，不足邀其一盼也。当元老奏荐寺内之时，曾晤加藤，表明无排斥加藤之意，唯以其为政党首领，有党有敌，不宜于欧战将终之际。故不许同志会继大隈内阁，亦不许政友会、国民党，当此困难之冲，而以不党之寺内正毅，承受大命云云。揆诸英法先例，未尝无一面之理由，然而三派合同之新政党遭此打击，痛楚自不待言。同志会在京议员，当日即在日比谷公园大松阁集会，为“吾人对于违反宪政常道之内阁，极力反对”之决议；大隈反对党之政友会，亦开院外团干事会，为“不以政党为基础之超然内阁，绝对反对”之决议；记者俱乐部亦显其攻击山本内阁之面目，宣言“违反多数国民意志之阁族官僚，再出现于政治局面，吾人极力反对”；东京政治记者团于四五两日连开会议，决定“今后排阀方针”；国民党首领犬养毅，谓“寺内内阁成立为宪政之逆转”。反对气势，弥漫东瀛，今后命运如何，未易料也。

同志、中正、公友合同之新政党，以大隈为中坚，原定计划必一年以内维持政权，以培新党实力。而大隈则表面退隐，实际为新党之监护人，故有拥护加藤，使组继任内阁之必要。迫于元老反对乃推荐寺内，而为附带条件之移交，即要求会同加藤组织联合内阁是也。交涉之际，虽有关于政策之询问，寺内回答，大隈亦大致赞同。唯与加藤联合，则寺内以不欲厚此薄彼为由，断然拒绝。而大隈亦打消交代之协议，不顾元老意旨，断然促成新党，推荐加藤。故大隈之推荐加藤，为新党谋也，其组织新党，又为加藤内阁计也。因果循环，开元老国民间之大剧战，诚东洋政治进化之大关键也。

寺内内阁成立，三派合同之新政党亦于十月十日开成立大会，其定名为宪政会，发布下列之政纲。

(一) 表彰皇室中心主义；(二) 推扩开国进取之国是；(三) 尊重天皇大权，发明大臣责任，以图立宪政治之圆满；(四) 普及教育，启发立宪的智能；(五) 实行改良社会政策；(六) 敦厚国际交谊以期有所贡献于世界和平；(七) 完备交通机关，振兴产业；(八) 兴理庶政，肃清时事；(九) 巩固财政经济之基础；(十) 应乎国力，以树立国防计划。

在反对大隈之人，谓加藤内阁不成，新党实力必因而衰败，恐亦浅之乎？量新党也，今后日本政界，以旗帜鲜明、势力雄厚之三大党鼎足而立。官僚阀族虽如何顽强，政党政治之成功终必不远，吾辈拭目以观其后可耳。

德意志潜航艇横断大西洋

德国建造潜航商船，称为“德意志求兰德”号。冒英国海军之封锁，横断大西洋，而出现于美国之法基尼亚港。经美政府详悉之查验，认为完全商船。经过二旬，听任采办货品，潜回本国。未几，即有平安抵港之报。诚潜航界创见之伟业，不能不令人惊绝也。

国内大事记

记者

借款交涉

第二次善后大借款 共和复活，度支骤涨，政府穷于应付，拟向五国银团商借第二次善后大借款一万万元，以盐税余利作抵。曾经该团允诺，电商各该银团本部。惟较第一次借款，尚多两层枝节，即日本欲乘机包揽，德人被摒于银团之外是也。关于担保品，亦有另议增加之说，并有拟押常关与地租者。故此项借款，无论如何，关系殊至重要，损失权利无论矣。在银团方面，亦断难得其平允，倘有轻重去取，便为异日争议之端。以今观之，恐亦断难成立也。

美国铁道借款 袁氏以抗拒义师，需饷至巨，乃以曹汝霖任交通总长，与美国西姆斯卡来公司商定借款两种：一为政治借款，总额美金一千万；一为铁道借款，总额美金一万万元。此项铁道借款，即为政治借款之酬报，故条件极苛，损失甚巨。其合同曾于五月十七日双方签定，并拟于六月十三日至七月十日，将政治借款全数交清。袁氏歿，美人以事过情迁，政治借款遂即取消。而铁路借款，则以履行前约，要求于新政府。经交通部会商多次，比较原约，酌加改良，于九月三十日复行签字。其条约内容二十余项，附约亦有十项，兹述其大概如下。

(一) 借款全额为美金一万万元，先付垫款美金一千万。

(二) 实收九三，年利六厘，五十年归还。

(三) 以华人为总办，工程师、机师及会计，由美人充任。

(四) 修筑铁路，计长一千一百英里，共分为五线。

(甲) 由山西丰镇至甘肃宁夏。

(乙) 由甘肃宁夏至兰州。

(丙) 由湖南衡州至广西南宁。

(丁) 由浙江杭州至温州。

(戊) 由海南岛琼州至乐会。

(五) 本约经国会通过后，发生效力。

此项条约，吾国政府尚未正式发表，然中外报纸纷纷登载。俄国公使即于本月十一日，亲赴外交部，提出抗议。谓该约所定之绥远、宁夏、兰州铁道，有违西历一八九九年所订《中俄条约》之精神。又中国政府曾与俄国规定，中国如欲修筑张家口西北地方铁道时，应先与俄国协议。今中国政府未与俄国协议，遽将该地方铁道修筑权让与美国资本家，显为不合云云。日本政府对于此事，亦已质问数次，而英法二国亦同时提出抗议。法国以兰州铁道于比国银公司承造之海兰铁道，不无影响为理由。英人则以杭州、温州及衡州、南宁两铁道，侵及英国资本家之优先权为口实。观此则此项借款，无论将来国会是否通过，实际恐不易成立，且大足为日俄密约之试验场，我所宜注意者也。

日本兴亚公司借款 此项借款为政府国会间屡生纷扰之件，中间屡经波折，迄今尚未告成。未始非国会之功也。兹述其经过如次。

先是内阁初成，穷困万状，财政当局乃有善后大借款之提议。适有日人久原氏，自称为兴亚公司代表，向政府运动承办借款，且谓银行团之大借款，可以独力斡旋，并可以自力承受八千万元之大借款。政府急不暇择，乃与久原氏签订合同三纸，光怪离奇，莫可方物。其第一纸六条，规定借款额数、利率、偿期等，其款名为实业借款，债额五百万元。第二纸计二条，系规定中政府与兴亚公司合办湖南水口山矿产与安徽太平山矿产。又规定如五国银行团大借款磋商无效，兴亚公司可出全力襄助中国，在日本募集八千万元之借款。第三纸计五条，规定八千万借款不成，则矿山合办权作废，及五百万小借款之偿还期限等。本约发表之后，国会极端反对，湘省官民反对尤烈，皖省亦继起应之。政府不得已，乃向该公司磋商改约，除去矿山采掘权，而易以他种权利。日人乃以收炼制钱为要求，遂有第二次改订之契约。约文两纸，今尚在纠缠中，特分记如下。

(甲) 借款契约 (一) 借款额日币五百万元；(二) 年利六厘；(三) 偿还期限三年半，以制钱精炼之利益偿还之，有不足时，由中国政府补充；(四) 本约须经中国国会议决；(五) 本约签字后，当废去九月九日之五百万元借款契约。

(乙) 精炼制钱契约 (一) 设精炼制钱工厂于天津；(二) 工厂之总办及其他职员，由中政府选任；(三) 工厂所炼之铜，除供给中国政府之用外，以市价贩卖之；(四) 中国政府担任收买制钱，资本不足时，由久原（兴亚公司代表）供给；(五) 工厂资本六百万元，由久原出资；(六) 精炼制钱之利益，由中日双方均分；(七) 收买制钱以六万吨为限，一年半后，是否继续，再行协定；(八) 契约期内，中国政府不得与他人订立经营本事业之契约，但官营工厂，不在此限；(九) 中国政府未得久原之同

意，不得将本事业为其他借款之抵押。

本约发表后，国会方面又有剧烈之反对。因收炼制钱，获利极巨，让之外人，所损不赀。且内地金融以制钱为本位，一旦收买净尽，则生活程度骤然提高，必至百货腾贵，民不堪命也。同时上海、天津商会，复有自行集资承炼之请愿。而日人代表久原氏亦离华归国，前后两约之成废，遂悬搁至今。

徐州会议之始末

共和再造，国会重开，在一部人士间，颇挟刷新政治之愿。然新内阁尚未完成，遽受蛮横打击。神圣尊严之国会，且受凶顽威吓，几令一线曙光之政海再笼罩黑雾中。轩然大波使朝野上下震撼危疑者旬月，即自号各省区联合会之徐州会议是也。

当军事方亟之际，江苏督军冯国璋以别种作用，邀集各省代表会于南京。张勋、倪嗣冲别有意图，遂使南京会议不得结果，更将各省代表拦集徐州。值袁氏病歿，张、倪默察大势，岌岌自危，乃由张氏提出条件八款，大旨为结合同志，排斥新党，不令与闻政事；对于中央政府，执监视态度，各自准备实力，以备攻守同盟等语。各省代表唯唯听命，遂于六月九日通电与会省分一致遵行。此徐州会议之第一幕也。

约法国会等问题既经解决，内阁同时改组，与排斥新党之志愿不无抵牾。广东之龙济光、福建之李厚基、江西之李纯，处境危殆，亟谋所以自救；湖北王占元、山东张怀芝、奉天张作霖、安徽倪嗣冲，各以国会纠弹，栗栗自惧。先后密使至徐，张以臭味相投，且可挟以自重，乃更赓续前业，定省区联合会之名称，而自为盟主。适帝制祸首梁士诒、段芝贵、陆建章、顾鳌等，先后来函，一致推戴，而龙觐光、谢重光等，又往返乞援。于是使节相望于道，而徐州成一小朝廷矣。

联盟之议既成，适某要人另有成城团之组织，集合五省，趣旨与张勋之联合略异。张察知其事，严电诘责，谓徐州既有各省区联合会，何得节外生枝，别立门户。某要人因与张唇齿相关，未便重拂其意，乃自行解散，加入徐州之联合。尚有独立之某省，亦因特殊关系，遣使至徐，并原有七省，乃成十三省联盟之局。而都统、护军使、镇守使亦间有加入者，此各省区联合会成分之大概也。

省区联合会订有章程十二条。首条揭明“巩固势力”之宗旨，而衬以“联络国防，拥护中央”八字；次条述设会之目的，谓本会为防止暴乱分子私揽政权而设。国会开幕后，倘有与省区为难者，联合公讨之；再次谓用兵时，推领袖一人为总指挥。对于领袖，认为盟主，并规定各方面如有谋减削本会势力者，当协力抵制之，亦可谓彰明较著，直吐隐衷者矣。

联合之局既定，乃首先对于司法总长张耀曾为严重之攻击。借口上海土案牵连，

连电三次，且以漫然同意，痛诋国会，并谓司法部任命之官吏，概不承认。张氏忿而辞职，为政府所禁。而中央方面，复有阴险之野心家，利用武人团体，以为排斥新党之急先锋。盖其时国务院秘书长徐树铮与民党阁员孙洪伊，已抵牾多次也，张耀曾未为攻击所动。外交总长唐绍仪又由沪赴京就职。唐氏乃野心家所视为民党魁杰，畏之如虎者也，遂怂恿倪嗣冲亟召徐州会议。其中伤唐氏材料，则早有伪造之卖国合同两纸，散布军政机关。徐州小朝廷遂于九月二十一日开第二次之会议，同月二十六日告终。会议结果虽别无惊人举动，而攻击唐氏实出该会之全力。攻击电文，污词满纸。署名者在会之军政长官三十三名，冯国璋、王占元、李纯虽有代表与会，而对于此举不敢擅行签字，倪嗣冲代为签署，然后关白本人。该电以二十五日到京，唐氏辞职之电文亦于次日同达府院。而此番会议，乃克奏肤功矣。

徐州会议闭幕，大总统乃于二十九日批允唐氏辞职，同时发影射该会之训令，未尝指名申斥也。其文曰：

“……有少数之人，囿于一偏之见，或阻众集议，凌轶范围；或隐庇逋亡，托名自固。甚且排斥官吏，树植党援，假爱国为名，实召亡之渐。……倘能识势从违，尚望翻然自省。若仍不顾大局，一意孤行，国法具存，公论胥在。本大总统为捍卫国家计，亦不能不筹所以善后也。”

总统训令既布，段总理对于督军省长及领兵大员，亦分别为温和之劝诫及严切之禁令。而各员复电，除张、倪仍强项不屈外，大都表示听从之意。今后该会行动，或稍知所敛抑乎？而外交总长一缺，则虚悬至今，政府虽以陆征祥、汪大燮先后征求国会同意，并遭排斥也。

政党之今昔

壬癸之交，政党运命方盛，其最有势力者，为国民、进步两党，对峙国中。其余共和党、公民党、政友会等，虽各标旗帜，究与政局无甚轻重。癸丑政变，国民党之一部，既与当时政府成仇，惟身居国会之党员仍保持其团结。同时另有一部，与共和党及进步党之中坚分子，脱离母党，另立民宪党纲领，较近于国民。为进步、国民两党接近之机，以纯粹政治结合，对抗特殊势力之事，亦即导原于此。未几，国民党解散，民宪党无形消灭，硕果仅存之进步党，亦感兔死狗烹之痛。精神上渐的灭亡，而对于国民党之同情，则与日俱进。甲寅之际，国民党人机关杂志《民国》与《正谊》，先后对于地方制度倡导分权之议，且以组织联邦交相号召。进步党之《中华杂志》，绝端表示赞成，惟讳联邦之名。而根据国情，研究政权之分集，以另立省治为论题之归宿，是进、国两党盖已主张一致矣。国体问题发生，国民党对于袁氏所预抱之疑念，

完全证实。盖使国人信国民党爱国之忱，进、国两党乃完全携手，从事护国事业。当此时期，国内只有帝制派与非帝制派之分，竟忘却国民、进步旧时之党界也。

共和复活，国会重开，各党要人因事实关系，以不党号召于众。盖其时政局尚属混沌，共同之敌派，亦未消除，立党帜则旧界复明，势分而力薄也。国会议员，既集都下，无交换意见之机关，议场深感不便。乃有院外干事会之议，分省选举干事，以司联络感情，交换意见。而谋议案之进行，旋改为院外谈话会，均以少数操纵多数之嫌，归于消灭。同时一部人士有宜园俱乐部之组织，事机未熟，亦不果成。盖其时不党两字，尚浮于各人脑中，而反对帝制之大团结又已隐分两派（一派主张恢复旧约法、旧国会，一派否认此主张。护国军及旧隶国民党分子，并进步党之孙洪伊派，并属前者，梁任公、汤化龙派则属后者）。苟无两派中坚分子，为适宜之团结，断难克底于成也。未几，当局诸人，依国民、进步两党之旧团结，先后于六国饭店及畿辅先哲祠开会谈话，相约宪法未成以前不组织政党。两次谈话，各以融和两党旧日感情为标，不含新组政党之意味。然实质上已造成新党于不自觉，此不可忽视者也。

议员两次谈话之结果，相戒不标党名，而宪法会议将开，又不可无沟通意见之地。于是主张恢复约法之一派议员（世称为国民系与进步派之孙伯兰系），组织宪法商榷会隶属此会者。开会组织时已三百八十余人，盖一雄厚有力之团体也。其梁任公、汤化龙一系，则另立宪法研究同志会。未几，又并合宪法案研究会，易名为宪法研究会。两会并合之际，到会议员二百九十三人，差足与商榷会相抗。此外，尚有宪法讨论会，会员八十余人，由刘崇佑等为之主脑。丙辰俱乐部则脱去宪法之名，仿佛政党形式，乃旧国民系之同盟派议员所组织者也。最近又有国民系之议员，组织大公俱乐部，而宪法商榷会分子又标益友社之新名，内部分科办事，盖已渐由临时研究宪法机关一变而为固结之政团矣。

宪法研究会，虽无政党之名，其从事政党活动实已多日。徐州二次会议之际，曾开会决定其主张与态度，发布反对军人干涉政治，及附条件选举副总统之宣言，则纯粹政党行动，未尝以宪法为范围也。至两院议员提出副总统选举案，丙辰俱乐部自以政党本领，提出陆荣廷为候补当选人；宪法研究会、宪法商榷会、宪法讨论会亦各以预选方法决定候补。此又政党行动之最著者也。惟其组织分子，则旧日各党互有分合变迁，如旧国民党之同盟派，裂为单独之丙辰俱乐部；进步党之孙伯澜系，又与大部国民系为共同之团结，是宪法研究会，已非复进步党之旧观；宪法商榷会亦较旧日国民党大有增损也。

通 信

敬启者，法兰西文学协会（Alliance française）以一千八百八十三年成立于法京巴黎（Paris），专以传布法国文学为宗旨。他国人之有志于法国文学者，受益尤多。驻沪协会设立教授机关于法界霞飞路二百四十七号西童公学内，共分三科。初级、中级为预科，各一年毕业。高级则为正科，自第二年起，即纯用法语教授。学费，预科年二十七元，正科三十六元，均分三次预缴。又鉴于中国人生计困难，留学实力有不逮故，凡卒業诸生学识确优、志趣高尚者，当代为设法以便寒素而期文化之普及，清贫有志之士，不至有望洋之叹。再者，近来所有之法文学校均为教会所设，教授均不合格，大半劳敝精神于无用，更无良善之精神教育可言。本学校教授，均系受文学协会之考验，决无误人子弟之虞。且法兰西人素以昌明文化为天下先，当能见信于邦人君子也。兹当创办未久，国人未能周知，来学者亦未见发达。将来学生发达之时，当益计划扩充学制，以副来学者之希望。海内通人硕学以及青年学子，不吝珠玉。关于本校学制之组织，尽可随时赐教，有善必纳，决不故步自封。敢请大志将此函每期载入通信栏内之首，以介绍青年诸君之有志学问者。大志以教育青年为宗旨，想必乐于介绍也。幸甚！幸甚！此启

（法国文学协会中国上海支部）法文专修学校一民上

法兰西人为世界文明之导师，今之巴黎犹为科学文艺之渊藪。吾国人而欲探讨西真正之文明，理应游学彼中，以求真谛。即无力远游之士，多读法兰西书，视昔日之习英文专为商业计者，思想界所获宏益必多。法语知识诚吾学界之所急需也，特揭来函，为国人告。惟每期登载，实有未便也。

记者

记者足下，近来世界主义大昌，于是世界语之声浪，广布五州，竟为今日世界注目之物，何其盛也？窃世界语为人造字，系柴孟霍夫博士（Dr. Zamenhof）所发明。原名为 Esperanto，译即希望之意，希望世界大同、人类感情借此得以融洽也。文言一致，

人类智识借此得以贯通也。夫世界语之文法整齐，亦简单易学，反对者旋以为不能示高深之学术，斥为无用之学，其说然乎否耶？质鲁如余，岂敢定判。要而言之，凡系新发明一事一物，断无无用之处。虽无彰明卓著之成迹，而习之亦不致有损无益，究竟多得一种学问也，矧乃希望万国通行之世界语乎？质诸足下，以为然否，伏祈裁答。

T. M. Cheng 顿首

世界语为今日人类必要之事业，惟以习惯未成，未能应用于华美无用之文学。而于朴质之科学，未必不能达意也。此复

记者

独秀先生足下，读大志，敬悉先生《最反对悲观主义》，甚佩甚幸。惟以仆之愚，窃见先生之于悲观，心虽非之；然以先生识见之高卓，而视普通社会之卑污龌龊，苟安旦夕，自不觉悲观之念，油然而生。此非仆之妄言，试观先生自谓“仆无状，执笔本志将一载，不足动青年毫末之观听”。此数语，盖为先生悲观之念之泉源也。其意若曰：余虽愿一意著述造福青年，无如一般青年之不可教耶？嗟夫！先生，此言误矣！仆以为无收获者，必为未事耕耘之人，必为未事播种之人。若播种焉、耕耘焉，则收获之多寡虽不可必，然必有所收获无疑。颗粒无收者，欺人语耳，必不可信。即如先生主撰之大志，出版迄今仅有八册，然我青年界所受之影响已属不可数计。仆之友人，爱读大志者甚多，而仆亦即为拜受先生厚赐之一人。嗟夫！仆敬先生，仆爱先生，仆不能不有所厚望于先生。夫栽培植物，尚须多量之岁月，何况栽培青年？先生既以青年教育为己任，宜有但事耕耘，不问收获之决心，勿挟言者谆谆、临者藐藐之成见。当知有许多青年，以大著为菽粟水火而不可一日缺者。目下虽无明效大验之可言，然先生既以笔、以墨、以心、以血为之下种，为之栽培，则五年、十年、二十年后收获之丰，不言可喻。先生幸勿以普通社会之卑污龌龊，一部分人之苟安旦夕，遂谓青年界无一人可资造就。当知有许多良好青年正在努力修养，渴望先生大著为修养之南针。先生一身系青年重望，务祈为国自爱。琐琐奉读，语多不检，乞先生谅之。

毕云程

仆误陷悲观罪戾者，非妄求速效，实以欧美之文明进化，一日千里，吾人已处于望尘莫及之地位。然多数国人犹在梦中，而自以为是，不知吾之道德、政治、工艺甚至于日用品〔不独洋钉、洋针充斥吾市，即写字之墨、日食之米（年来粤商购米，不之长江而之越南，以厘税重也）。外货亦日渐输入。其他大宗之布帛、纸油、香烟、肥皂，等等，更何论焉？〕无一不在劣败淘汰之数。虽有极少数开明之士，其何救于灭亡之运命，迫在目前，盖若烈火焚居，及于眉睫矣。急不择语，咎又奚辞。惟既生斯土，聊尽我心，一息尚存，寸心不懈。此可告于爱我责我之良友者也。

独秀谨复

独秀先生大鉴，屡读大著，茅塞顿开。先生热心救世，为吾青年造福，无任钦佩。今仆有一问题，与青年前途似有莫大关系，敢乞先生注意。问题为何？即早婚是也。窃思青年有志之士，而欲成功一事业，必先养成六种之要素。六种之要素为何？

一曰，学问。

二曰，恒心。

三曰，资本。

四曰，经验。

五曰，信用（即道德）。

六曰，身体（即健全之身体）。

以上六种要素，为成事之本，缺一不可。然而吾国青春少年，皆因早婚之故，致其学问不能进步，恒心不能到底，资本不能积蓄，经验不能富足，信用不能维持，身体不能强健。于是乎其希望永无达到，其事业永无成功，溯其原因，良可浩叹。观于近来青年成功者之不多，而社会事业之不发达，虽其原因综错，不止一端，而早婚之害，则已事实彰彰者也。夫家庭之组织，非真有害而无利，要必先有自立之资格，而后方能养育其妻子，否则自身尚欲依赖于他人，更有何力顾及妻子乎？故不能自立之人强之结婚，则种种之害相因而生，虽有智者，亦不能避也。彼欧美、日本等国，其国民非至法定之年龄，无自立之资格不得结婚。故彼国之青年，精神活泼，毫无愁苦；彼国之事业，蒸蒸日上，日愈发达。吾国则不然，既无法律之限制，又无相当之劝导。青年无知，仅知其可喜，不知其可惧。及至木已成舟，悔悟不及，一生荣枯，因此而定。据仆所闻，今日非但中下等社会中，十数岁之国民结婚者比比皆是。即在校受教育尚未毕业之学生，自十六岁以上，二十二岁以下者，十分之七皆已成婚。呜呼！吾国之为父母者，对于此蓬蓬勃勃、有望有为、任重责大之青年，不知养成其智育、德育、体育之完全人格，而反汲汲于有害无利之婚姻是急，无端使其儿女相处于黑暗家庭之间，增其担负，束其自由，处置其于永远不能自拔自离之境遇。呜呼！亦可怜矣。故吾常见许多青年之不能成功，非真不能成功也，其可怜之境遇，使之不能成功耳。许多青年之堕落，亦非其自甘于堕落也，而其可怜之境遇，使之堕落耳。此虽过激之言，然亦实情也。（仆）自幼贫苦失学，年十六来沪习商，借以糊口。当时困苦万状，非但西文莫名其妙，即粗浅之中文亦难卒读。其后幸抱定一暂不结婚之宗旨，日则以新闻纸为吾良友，夜则风雨不辍，研习英文。迄今忽忽十年，自问学问虽无门径，而对于吾个人自立之基础，已稍稍成功。再俟数年，（仆）即依此基础，谨慎进行。虽将来之结果如何，不可预知，然而比之于许多已成婚可怜之青年，略胜一筹也。然仆若起初稍一不慎，则亦成一不能自拔之无告青年矣，可谓险矣！仆意今日已受害之青年

虽属可怜，而未受害之青年又将纷纷加入。素仰先生以救青年为职志，一言一语皆为青年界之晨钟，可否将早婚之害，时时著文，宣之报端。使一班有志未婚之青年读之有所觉悟，得以造成其自立自由之基础，此功德当无量也。余不白。

莫芙卿顿首

以吾国今日经济状态，宜盛行独身主义，因产业加增之率低于人口加增之率也。以脑力、体力衰敝言之，宜励行择种留良之法，禁止恶劣分子之结婚，岂独早婚之应戒已哉？

独秀谨复

独秀先生大鉴。刻于二号大志，拜读教言，承询（敝寓）地址，以便约地相叙，阅竟不胜雀跃。盖昔读先生文字，已欲神往，况得亲聆教诲乎？昔人云：“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仆于先生亦云：“敝处地址在英租界天津路Q字九十四号，现因校中宿舍已满，暂行通学，每日午后在此自修。如荷惠函相约，径寄此间可也。”前见大志二卷一号大著《新青年》一文，提倡青年之体育颇力。仆友张士一先生，体育家也，十年来研究体育，不遗余力，近复著书立说，灌输西洋最新体育家学说于国人。张先生尝谓仆云：“西洋旧式之孙唐体操及吾国旧有之八段锦等，均遍于身体一部分之强壮，而忽于全体之康健。故西方体育家恒不及中年而夭折，吾国拳术家亦然。因彼曹多奋力锻炼其四肢之筋肉，不顾其胃脏之卫生，于是病菌得其弱点而攻之，鲜不被其败北者。西谚所谓‘欲察一铁练之耐重量，必注目于最小之一环’。故吾人之身体，贵有平匀之发达，不规则之运动与不运动等耳。”盖张先生致力于“体育哲理”、“运动生理学”、“运动解剖学”，皆为吾国体育家所未尝闻问者也。仆曾求其关于青年之体育问题，假大志发表，已荷首肯。渠颇服膺先生之学问文章，若得仆之介绍，使两先生有握手之机会，想渠必更为大志助力也。张先生邃于国学及英语，现受聘中华书局，任英文编辑员也。书至此，仆更有一事为先生告者。吾国青年体育孱弱之原因虽种种，而要以思想界，有两种旧说，为害尤烈。一曰以弱不胜衣为女子肉体之美；一曰贞洁之操行，于男子为小德。夫女子之天性，富于美术思想，既群以效颦为美，故不惜自弱其身，以趋时好。抑旧社会更以女子天足阔步为诟病，必使之深闭闺中而后快，否则即指为不德矣。若夫男子，则常为法律以外之自由，置妾者，可假借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之腐言；冶游者，可假借大德无丧，小德出入可也之陈死人语。自六〇六输入后，国中之患花柳病者日众，既害自身，复弱子孙，劣种流传，国力日蹙。同一罪恶，苟出之于女子，则众且以不贞洁之大罪加之，社会且辗转传布曰淫妇。呜呼！“贞洁”二字，若专为女子设也。噫以如此之父母产生之子女，安有健康之望哉？仆之欲以此

意为吾国青年告者久矣。苦于不文，未敢冒昧。今愿先生于下期大志，为文一破此腐朽之思想，代仆一言，则造福吾青年界者多矣。专此布达，即请著安。

李平谨上

承介绍张先生，甚感。余待面谈。

独秀

新青年记者大鉴。读最近大志吴先生之《青年与工具》一篇，不啻对于我青年界之狮子吼。但所谓刨床、钻台、锯座，吾青年曾目睹其物耳，聆其名者，恐寥寥无几；若自修室中有之，殆可谓全国无一人矣！鄙意拟求吴先生，将该三物之结构形式，各绘雏形，登诸贵志，并说明其功用及普通工界名称，与上海在何处购买。又拟求贵社诸先生，提倡我国之工场制造此等工具。倘能与商务印书馆周君厚坤，商量制造较简单之刨床、钻台、锯座，廉价出售，以惠我青年界，即以福我中国之前途，则庶几吴先生之文，为不虚矣。再读第二卷第一号大志，有湖南舒新城君投函，愿提倡社会服务，以改良社会，热忱卓见，实获我心。惟社会服务，千条万缕，从何入手？鄙意拟请舒君或贵社记者，拟一入手办法，或一人单独可行者，或须数人共同行之者，务须简便易行，俾同志青年可以着手试办。鄙人不敏，愿为先驱。再鄙人欲读英美两国关于新学说，或时事之著名杂志，以何者为佳？请贵记者列举数种见答，俾有遵循，不胜感祷，即请道安。

陈蓬心谨白

示悉，社会服务，诚为美风。惟国中公共事业，不甚发达，习惯未成，难以实举。鄙人尤有望于青年诸君者，首以“为自己服务，不令他人为己服务”为第一要义。欧美著名书报甚多，各科派别分歧，非片纸可罄。本志将设介绍书报一栏，以副读者诸君之望。所询工具之事，别由吴先生撰文奉答，兹不及。

记者

独秀君足下，（中略）仆居京非所宜，素性好动。君之所知，在寓与谢君设的习射，亦颇有趣。吾国之不振，以愚见，乃在国民性好文而厌武。不武之民，不特体弱性亦弱也。新青年与共和再现，精采可观。鄙意为青年，第一以体育为主，不特个体健康为人生大福，欲从事改良民族之劣根恶性，除于武艺下功夫，决无他望。然所谓功夫者，不独言身体也，精神上亦要有功夫。日本人能得其旨，所以能存。我国人神昏体弱，焉能不道丧德败家亡国破乎？救之之道，在吾辈，尤望贵杂志提倡之。此上。

潘赞化白

北京清华学校参观记

程宗泗

北京之有清华学校，创始于前清末季，民国肇兴，赆续办理，一切经费由外交部于美国退还赔款项下拨充。查该校学程系参酌中美学科制度，分设高等、中等两科，各四年毕业。而高等之中又分文科、实科，以造成能考入美国大学，与彼邦人士受同等之教育为范围。例于每年上学期之始，招收中等科第一年级学生，由该校先期咨行各省教育行政长官。在各该省招考学生，年龄限于十一岁以上，十三岁以下。省试录正取者，附以西医查验体质证书及履历表，送校复试。其在江浙诸省，交通便利，得风气之先，每届省试，人数恒逾定额数倍，而吾皖赴省投考者，则人数寥寥。本届招考之期，予携儿子赴省应试，报名者不满二十人。皖江以南只居其一，儿子幸获取录。八月下旬，复送其人都复试。询知该校建设在北京西直门外，海淀东北之清华园，故名清华学校。复试之期，各省学生分为三日。九月六日为安徽、江西、浙江、湖北、湖南、福建六省学校复试日期。予寓宣武门外之休宁馆。是晨，乘人力车入宣武门，经西四牌楼，出西直门，复乘京绥路火车，约行十余里，抵清华园车站。据云，此站实为该校而设。下车步行里许，乃抵清华园。一入校门，则见有旧学生欢迎新同学，有指导新生报到，送入各教室分受试验者，有延护送员入招待室休憩者。清华园左右无饮食店，护送员均由校中备午膳。是日午前，试英文、算术，午后试国文，复验体质。就中体质之健全与否，与取录颇有关系。当查验时，齐集各生于医室门外，按号而入。经医生检查后，付以纸条，上书 Pass 字者（经过之意），即无病。如查有与本省送来体质证书不符，或临时发生他种传染症者，亦付以纸条，说明其为何种病症。各生验毕，持此条谒见校长。校长对于各生，略问数语，凡经查验无病者，当时给以保证书（保证书俟取录后，觅在京有职业者为正保人，复由正保人代觅副保人，以便彼此易于接洽）。有病者虽学程及格，当时亦不给与保证书。由是观之，我国青年无论入何校，体质健全，实为第一要件。西医之检验体质，最注重者为肺癆、目疾、花柳遗传以及其他传染症。按花柳遗传，其症起于未出生以前，为祸最烈，弱国灭种，实

造端于此。日人近有废止公娼论，盖以此种营业，聚居一处，流毒愈甚，不若一任自然，其为害犹浅也。我国自有花捐以来，向之所谓私门，今皆列入花籍，分为等级矣。青年偶一不慎，不独自身堕落而已，抑且害及子孙，可不畏哉！至于肺病，我国人亦渐知预防之法，无俟赘言。惟目疾最为人所易忽者。盖此种目疾，非指视力之远近而言，乃上下眼皮内发生一种颗粒性结膜炎（Trachoma）。按此症之传染，多由于酒楼茶肆以及舟车浴池、不洁之手巾拭面所致。据西医云，我国人传染此症者，十居七八，虽不若肺劳有生命之忧，然久而不治，甚至于丧明者，亦往往有之。愿我国青年有志向学者，随时随地，善为防卫。是日午后，有皖省旧学生徐君，引仆等游览校园。据云，周围约九里许，校中设有电气房、储蓄银行、邮局、书店、水果饼饵店、西式浴池、游泳池。学生宿舍，俱用铁床，床下有铁丝厨，以备置零星物件，壁间安置火炉。高等宿舍，则有温水管，蚊帐被单，俱归校制，一律白色。各生另有白布袋两只，每日所换衣服，置之袋内，由洗濯所收去，轮流更换，取其洁也。运动场之赛跑团围约四百码，抛球浪桥之类，不一而足。园内空地，两旁植柳，中有小山坡，坡上多古柏，又有旧式工字亭，为开茶话会之所。亭前有荷池，冬日冰冻甚坚，学生可赛跑于其上。此外花草树木皆修饰齐整，颇饶雅观。学生课余之暇，游戏园林，备极活泼悠扬之致。近在建筑中者，有大礼堂、体育馆、图书馆，规模宏大，殆为我国学校前此所未有。游既毕，学生复试亦竣事，遂回寓。翌日午后，校中发来通告书，儿子已获取录。九月十日复送其入校，由旧生指导入校一切手续，甚至铺床叠被一切细故，亦教导之。一种亲爱之情，溢于言表。新生入校之初，不仅免茫无头绪之痛苦，并且举离乡千里之感而空之，办理之善，于此可见。校中更有一事须与家庭协力进行者，则青年早婚是也。今将该校与家庭书录如下。

迺启者，青年早婚一事，历经多数教育家讨论限制之法。惟我国法章既未明定嫁娶年龄，习俗又有子孙繁衍之尚，是以迄今尚无妥定限制之法。敝校有鉴于此，窃欲挽此颓风，先从本校创其始。拟于本学年起，严厉禁止学生早婚。凡在本校未毕业及已毕业而受本校官费游美留学期内，一概不得婚娶，违者即令退学或停给官费，决不姑与优容。查早婚之弊，见于书籍者，累矣。既碍英年身心之发育，又妨学业之进步。推其祸害，必至德、智、体三育，一无增进，人种薄弱，至不可思议之点为止。本校为国储材，应即培养完全人格，事事务求其远者、大者。当学生在校，虽不惜苦口劝诫，而习尚所及，实际上仍未全见效果。是不得不仰赖贵家庭，与学校协力进行，杜此弱国病种之弊。想贵家长爱护子弟，期望子弟之盛心，当不亚于忝为师长之人。特此专函通告，务希毅力赞助，以匡不逮。他日果若德、智、体各育并进，蔚为全才，不独身受者，获益匪浅，且亦贵家庭教育之善果，推而至于扶世导俗，尤端赖此以为

初基。耿耿愚忱，诸希详察，并乞鼎力乐成。专此布颂台祺

北京清华学校

或者谓入美国流之学校，将来于学问上虽得结良果，然恐与我国家庭精神上之统系，不相联属。是说也，鄙意以为不然。何则世界之文化，固有进而无已。东洋文明在崇拜祖先，事必师古，故其民族乏独立自尊之气象；西洋文明在尊重个人，知后人当有胜前人之义务，故其民族多自由自取之精神，观清华学校之教育可知矣。

世界说苑

李亦民

英国人之游戏运动狂

游戏运动，为欧美人之普通嗜好，而英人尤甚。伦敦市关于运动之新闻杂志，种类颇多，销场之旺，几与普通报纸相埒，可窥见其大凡也。更自实际观察之，其人民无贵贱贫富，对于运动之热心，非他人所能望其项背。虽耗莫大之金钱与时光，无或惜也。据精通此道者所调查，其消费金额，约如下表：

| 运动之种类 | 投资金额 | 消费年额 |
|-------------|----------|--------------|
| 狐 猎 | 一万五千六百万 | 八千七百五十八万 |
| 銃 猎 | 四千六百七十万 | 八千一百二十八万 |
| 捕 鱼 | 五百五十万 | 五百八十九万 |
| 竞 走 | 八千三百二十万 | 一万五百九十三万 |
| 竞 舟 | 五千六百万 | 三千五十二万 |
| 狩 猎 | 五百二十万 | 三百七十七万四千 |
| 马 车 | 二百九十万五百 | 二百三十七万七千九百五十 |
| 打 球 | 八十七万 | 一百十万五千元 |
| 棒球戏 (Golf) | 五百二十五万 | 七百二十五万四千五百 |
| 短 艇 | 二百八十四万 | 五百七十四万三千 |
| 踢球及 Cricket | 一万七百六十三万 | 一万一千七百十二万 |

依表总计，则英人关于游戏之永久投资，为四万六千六百十三万二千五百元，消费年额为四万四千七百七十五万四千五百元，合计之，超过吾国总岁入约三倍。其消费年额约与吾国总岁出相埒，不可谓非惊人之事矣。再述其举行游戏之次数与参与游戏之人数，尚非短少之纸幅所许。大概每星期六午后，尽人活动于绿草之广场。遇有特别集合，则以六先令至数便士之入场券，号召数十万之观者，非希罕之事也。

英国自本年以前（一九一六年），无强制兵役，以临时募集，短期训练之义勇兵，

捍卫疆土，未尝示弱于人，即国民运动好尚身体惯经锻炼之赐也。其民间运动耗费比较陆海军岁出，并有增加。（据一九〇七年统计，联合王国陆军费，才一亿五千万元，海军费三亿三千五百万）。论者谓当以民间运动费并入国防岁计之中，非虚语也。况其活泼精神，发扬意气，尤有非常效验。较诸吾国之勾栏奔走，喝雉呼卢，其相去岂可以道里计哉？

伦敦之交际社会

今世之幸运儿，莫英人若也；而英人中之幸运儿，又为掌握土地金钱之豪贵，人数不出五十万。伦敦之交际社会，乃若曹活动之舞台，普通人民不与焉。交际盛行之时期，在五、六、七三月。其时为伦敦之政治季节，且不适于田野游行。以相率集中伦敦，某也晚餐，某也跳舞，某也观剧，某也游戏，柬帖纷飞，受者穷于记忆，不得不按名登录，以备赴会，每宴必有如花之女主款洽来宾。盖此等宴会，半出于有意味之交际，半出于贵妇人之虚荣心。而婚约之由此目成，尤为数见，不啻为青年男女，造一良晤之机缘也。其在政治上之作用，有时会政敌于一堂，使为感情上之融洽；有时招待外宾，为国民之交际；或款洽殖民地与领地游客，以结纳其欢心。虽踵事增华，与纯粹之酒池肉林、贪图宴乐者，固自有别。每届交际时期，报纸特辟数栏，以供记述。因普通社会对于若曹行动，不肯视若等闲也。

此等交际场中，对于豪贵，有一种极强之裁制，即苟无一艺一能者，駁至不得出场是也。坐是豪贵之家，不分男女，必习一艺之长，以保持其颜面。或运动、或游戏、或政治、或冒险、或企业、或文艺，皆可于会场供他人之赞赏。非是，则受人齿冷，受人奚落，后此再逢宴会，势且视为畏途。其豪贵子弟，极少游荡酣嬉，职是故也。

英人统治印度之成迹

英人自述其统治印度，恒谓印人如何幸福，对于祖国（英国），如何忠诚。然美国前国务总理白利安氏，谓英人以自己利益为本位，取得其权利而保持之，印人生死初不在其意计也。严刑罚，厚税敛，而卫生与教育，则非印人所需。且不许自治，不许为官，概以厚糈由英人代办。每岁，卷取印度资金二万万以外，坐视印人之饥寒载道，死亡枕藉，而不稍顾恤。呜呼！亡国人民之幸福，其质量乃如白氏所云。世间以自己利益为本位之民族，盖不独英人（己）也。而英人族性，则以富于“市侩头脑”著闻天下，其眼中宁复知有他人。近顷，印人常有自诉其苦痛于寰球，以为印度复兴之梦想者。所述英人之治迹，足供吾人一盼。

（一）英人每岁由印度吸取资金三万三千四百万元，其结果使印人每日之平均收

人，不出五厘。

(二) 地租居全租税六成五分之重额。

(三) 英领印度二万四千万人，教育费五千万元，卫生费一千二百万元，而军防费则达一万九千四百万之巨额。

(四) 印度隶英以来，饥馑岁见，过去十年间，男妇老少之饿毙者，达二千万人。

(五) 过去十六年间，死于疫者八百万人。其死亡率自千人之二十四增加至三十四。

(六) 英人挑拨印度内讧，以增值其势力，至今不已。

(七) 住居印境之英人，杀印人，辱印妇，皆不为罪，今仍不改。

(八) 取货币于印度教徒及回教徒，以给与基督教之宣教师。

(九) 挑拨印度教徒与回教徒之冲突，无时或已。

(十) 为英人利益，而破坏印度之技术及工艺。

(十一) 使用印人金钱，牺牲印人生命，以侵略中华。征服波斯、缅甸、埃及、阿富汗，攻击德意志。

此类文字，早已到处纷飞，惟吾人罕见之耳。然而英人之深仁厚泽，二万万印度民族，已身受者百五十年矣。

第四号

(民国五年十二月一日发行)

通告一

本志自出版以来，颇蒙国人称许。第一卷六册已经完竣。自第二卷起，欲益加策励，勉副读者诸君属望，因更名为《新青年》。且得当代名流之助，如温宗尧、吴敬恒、张继、马君武、胡适、苏曼殊诸君，允许关于青年文字，皆由本志发表。嗣后内容，当较前尤有精彩。此不独本志之私幸，亦读者诸君文字之缘也。

通告二

本志自第二卷第一号起，新辟“读者论坛”一栏，容纳社外文字。不问其“主张”“体裁”是否与本志相合。但其所论确有研究之价值者，即皆一体登载，以便读者诸君自由发表意见。

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

陈独秀

甲午之役，兵破国削。朝野惟外国之坚甲利兵是羨。独康门诸贤，洞察积弱之原，为贵古贱今之政制学风所致。以时务知新主义，号召国中。尊古守旧者，觉不与其旧式思想、旧式生活状态相容，遂群起哗然非之。詈为离经叛道，名教罪人。湖南叶德辉所著《翼教丛篇》，当时反康派言论之代派也。吾辈后生小子，愤不能平，恒于广座为康先生辩护。乡里督儒，以此指吾辈为康党，为孔教罪人，侧目而远之。戊戌庚子之际，社会之视康党为异端，为匪徒也（其时张勋等心目中之康有为，必较今日之唐绍仪尤为仇恶也。与辛亥前之视革命党相等），张之洞之《劝学篇》，即为康党而发也。张氏亦只知歆羨坚甲利兵之一人，而于西洋文明大原之自由、平等、民权诸说，反复申驳，谓持此说者为“自堕污泥”（《劝学篇》中语），意在指斥康梁，而以息邪说正人心之韩愈、孟轲自命也。未开化时代之人物之思想，今日思之，抑何可笑，一至于斯！不图当日所谓离经叛道之名教罪人康有为，今亦变而与夫未开化时代之人物之思想同一臭味。其或自以为韩愈、孟轲，他人读其文章，竟可杂诸《翼教丛篇》、《劝学篇》中，而莫辨真伪。康先生欲为韩愈、孟轲乎？然此荣誉当让诸当代卫道功臣叶德辉先生。叶先生见道甚早，今犹日夜太息痛恨邪说之兴，兴于康有为，而莫可息；人心之坏，坏于康有为，而莫可正；居恒欲手刃其人，以为叛道离经者戒。康先生闻之，能勿汗流浹背沾衣耶？或谓“叶、康皆圣人之徒，能予人以自新；康既悔过自首，叶必嘉其今是而赦其昨非。”此说然否，吾无所容心焉。盖康先生今日应否悔过遵从孔教问题，乃其个人信仰之自由，吾人可置之不论不议之列。吾人所欲议论者，乃律以现代生活状态，孔子之道，是否尚有遵从之价值是也。自古圣哲之立说，宗教属出世法，其根本教义不易随世间差别相而变迁，故其支配人心也较久。其他世法诸宗，则不得不以社会组织生活状态之变迁为兴废。一种学说，可产生一种社会；一种社会，亦产生一种学说。影响复杂，随时变迁。其变迁愈复杂而期间愈速者，其进化之程度乃愈高其欲独尊一说，以为空间上人人必由之道，时间上万代不易之宗。此于理论上决为

必不可能之妄想，而事实上惟于较长期间不进化之社会见之耳。若夫文明进化之社会，其学说之兴废，恒时时视其社会之生活状态为变迁。故欧美今日之人心，不但不为其古代圣人亚里斯多德所拘囚，且并不为其近代圣人康德所支配。以其生活状态有异于前也。即以不进化之社会言之，其间亦不无微变。例如吾辈不满于康先生，而康先生曾亦不满于张之洞与李鸿章，而张之洞、李鸿章亦曾不满于清廷反对铁路与海军之诸顽固也。宇宙间精神物质，无时不在变迁即进化之途，道德彝伦，又焉能外？“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史例具在，不可谓诬。此亦可以阿斯特·瓦尔特之说证之：一种学说、一种生活状态，用之既久，其精力低行至于水平。非举其机械改善而更新之，未有不失其效力也。此“道与世更”之原理，非稽之古今中外而莫能破者乎？试更以演绎之法，推论孔子之道。实证其适用于现代与否，其断论可得而知之矣。康先生前致总统总理书，以孔教与婆、佛、耶、回并论。且主张以“孔子为大教，编入宪法”。是明明以孔教为宗教之教，而欲尊为国教矣。今观其与教育范总长书（见《国是报》），乃曰：“孔子之经，与佛、耶之经有异。佛经皆出世清净之谈，耶经只尊天养魂之说。其于人道举动云为、人伦日用、家国天下，多不涉及，故学校之不读经无损也。若孔子之经，则于人身之举动云为、人伦日用、家国天下，无不纤悉周匝。故读其经者，则于人伦日用、举动云为、家国天下皆有德有礼，可持可循。故孔子之教，乃为人之道。故曰：‘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若不读经，则于人之一身举动云为，人伦日用，家国天下，皆不知所持循。”是又明明不以孔教为出世养魂之宗教，而谓为人伦日用之世法矣。余以康先生此说诚得儒教之真，不似前之宗教说厚诬孔子也。惟是依道与世更之原理，世法道德必随社会之变迁为兴废。反不若出世远人之宗教，不随人事变迁之较垂久远（康先生与范书，极称西洋尊教诵经之盛。不知正以其为出世远人之宗教则尔也，今亦已稍稍杀矣）。康先生意在尊孔以为日用人伦之道，必较宗教之迂远，足以动国人之信心，而不知效果将适得其反。盖孔教不适现代日用生活之缺点，因此完全暴露，较以孔教为宗教者尤为失败也。现代生活，以经济为之命脉。而个人独立主义，乃为经济生产之大则，其影响遂及于伦理学。故现代伦理学上之个人人格独立，与经济学上之个人财产独立，互相证明，其说遂至不可摇动。而社会风纪、物质文明，因此大进。中土儒者，以纲常立教。为人子为人妻者，既失个人独立之人格，复无个人独立之财产。父兄畜其子弟（父兄养成年之子弟，伤为父兄者之财产也小，伤为子弟者之独立人格及经济能力也大。儒教慈、孝、悌并称，当然终身相养而不以为怪异），子弟养其父兄（人类有相爱互助之谊，何独忍情于父兄？况养亲报恩，乃情理之常。惟以伦理见解，不论父兄之善恶，子弟之贫富，一概强以孝养之义务不可也）。《坊记》曰：“父母在，不敢有其身，不敢私其财。”此甚非

个人独立之道也。康先生与范书，引“鰥寡孤独有所养”，“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等语，谓为个人独立之义，孔子早已有之。此言真如梦呓！夫不欲人我相加，虽为群己间平等自由之精义，然有孝悌之说以相消。则自由平等只用之社会，而不能行之于家庭。人格之个人独立既不完全，财产之个人独立更不相涉。鰥、寡、孤、独有所养之说，适与个人独立之义相违。西洋个人独立主义，乃兼伦理、经济二者而言，尤以经济上个人独立主义为之根本也。现代立宪国家，无论君主、共和，皆有政党。其投身政党生活者，莫不发挥个人独立信仰之精神，各行其是。子不必同于父，妻不必同于夫。律以儒家教孝、教从之义，父死三年，尚不改其道。妇人从父与夫，并从其子。岂能自择其党，以为左右袒耶？妇人参政运动，亦现代文明妇人生活之一端。律以孔教，“妇人者，伏于人者也”，“内言不出于阃”，“女不言外”之义。妇人参政，岂非奇谈？西人孀居生活，或以笃念旧好，或尚独身清洁之生涯，无所谓守节也。妇人再醮，决不为社会所轻（美国今大总统威尔逊之夫人，即再醮者。夫妇学行，皆为国人所称）。中国礼教，有“夫死不嫁”（见“郊特牲”）之义。男子之事二主，女子之事二夫，遂共目为失节，为奇辱。礼又于寡妇夜哭有戒（见《坊记》），友寡妇之子有戒（见《坊记》及《曲礼》）。国人遂以家庭名誉之故，强制其子媳孀居。不自由之名节，至凄惨之生涯，年年岁岁，使许多年富有为之妇女，身体精神俱呈异态者，乃孔子礼教之赐也。今日文明社会，男女交际，率以为常。论者犹以为女性温和，有以制男性粗暴，而为公私宴聚所必需。即素不相知之男女，一经主人介绍，接席并舞，不以为非。孔子之道则曰：“男女不杂座”；曰“嫂叔不通问”；曰“已嫁而反，兄弟弗与同席而坐，弗与同器而食”；曰“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非受币，不交不亲”（均见《曲礼》）；曰“女子出门，必拥蔽其面”；曰“七年（即七岁）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均见《内则》）；曰“男女无媒不交，无币不相见”；曰“礼非祭，男女不交爵”（均见《坊记》）。是等礼法，非独与西洋社会生活状态绝殊，又焉能行于今日之中国？西洋妇女独立自营之生活自律师、医生以至店员、女工，无不有之。而孔子之道则曰：“男女授受不亲”（见《坊记》）；“男不言内，女不言外，非祭，非丧，不相授器”（见《内则》）；“妇人，从人者也。”是盖以夫为妇纲，为妇者当然被养于夫，不必有独立生活也。妇于夫之父母，素不相知，只有情而无义。西洋亲之与子，多不同居。其媳更无孝养翁姑之义务。而孔子之道则曰：“戒之敬之，夙夜毋违命。”（见《士昏礼》）“妇顺者，顺于舅姑。”（见《昏义》）“妇事舅姑，如事父母”，“父母舅姑之命，勿逆勿怠”，“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悦，出”。（古人夫妻情好甚笃，以不悦于其亲而出之，致遗终身之憾者甚多，例如陆游即是也）“凡妇，不命适私室，不敢退。妇将有事，大小必请于舅姑。”（均见《内则》）此恶姑虐媳之悲剧所以不绝

于中国之社会也。西俗于成年之子，不甚责善，一任诸国法与社会之制裁。而孔子之道则曰：“父母怒不悦，而挞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此中国所以有“父要子死不得不死；君要臣亡，不得不亡”之谚也。西洋丧葬之仪甚简，略类中国墨子之道。儒家主张厚葬，丧礼之繁，尤害时废业，不可为训。例如“寝苫枕块，非丧事不言”之礼，试问今之尊孔诸公居丧时，除以“苫块昏迷”妄语欺人外，曾有一实行者乎？以上所举孔子之道，吾愿尊孔，诸公叩之良心，自身能否遵行？征之事实能否行之社会？即能行之，是否增进社会福利、国家实力，而免于野蛮黑暗之讥评耶？吾人为现代尚推求理性之文明人类，非古代盲从传说之野蛮人类。乌可以耳代脑，徒以儿时震惊孔夫子之大名，遂真以为万世师表，而莫可议其非也！孔子生长封建时代，所提倡之道德，封建时代之道德也；所垂示之礼教，即生活状态，封建时代之礼教，封建时代之生活状态也；所主张之政治，封建时代之政治也。封建时代之道德、礼教、生活、政治，所心营目注，其范围不越少数君主贵族之权利与名誉，于多数国民之幸福无与焉。何以明之？儒家之言社会道德与生活，莫大于礼；古代政治，莫重于刑，而《曲礼》曰：“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此非孔子之道及封建时代精神之铁证也耶？康先生所谓孔子之经，于人身之举动云为，人伦日用，家国天下，无不纤悉周匝。吾知其纤悉周匝者，即在数千年前宗法时代封建时代，亦只行于公卿、大夫、士之人伦日用，而不行之于庶人，更何能行于数千年后之今日共和时代，国家时代乎？立国于今日民政、民权发张之世界，而惟注意于少数贵族之举动云为，人伦日用，可乎不可？稍有知识之尊孔诸公，其下一良心之判断！康先生与范书曰：“中国人，上者或博极群书，下者或手执一业。要其所以心造自得，以为持身涉世修己治人之道，盖无不从少年读《论》《孟》来也。”斯言也，吾大承认之。惟正以社会上下之人，均自少至老，莫不受孔教之陶熔，乃所以有今日之现象。今欲一仍其旧乎？抑或欲改进以求适现代之争存乎？稍有知识之尊孔诸公，其下一良心之判断！康先生与范书曰：“夫同此中国人，昔年风俗人心，何以不坏？今者风俗人心，何以大坏？盖由尊孔与不尊孔故也。”是直瞽说而已！吾国民德之不隆，乃以比较欧美而言。若以古代风俗人心，善于今日，则妄言也。风俗人心之坏，莫大于淫杀。此二者古今皆不免，而古甚于今。黄巢、张献忠之惨杀，今未闻也。有稍与近似者，亦惟反对新党赞成帝制孔教之汤芑铭、龙济光、张勋、倪嗣冲而已。古之宫庭秽乱，史不绝书，防范之策，至用腐刑。此等惨无人道之事，今日尚有之乎？古之防范妇人，乃至出必蔽面，人不共食。今之朝夕晤对者，未必即乱。古之显人，往往声妓自随。清季公卿，尚公然蓄昵男宠，今皆无之。溺女蛮风，今亦渐息。此非人心风俗较厚于古乎？共和思想流入以来，民德尤为大进。黄花岗七十二士，同日为国就义，扶老助弱，举止从容。至今思之，令人垂泪！中国

前史，有此美谈乎？袁氏称帝，冯、段诸公，竟不以私交废公义；唐、蔡、岑、陆，均功成不居。此事在欧、美、日本为寻常，而为中国古代军人所罕有。国民党人，苦战余生，以尊重约法之故，首先主张癸丑年与为政敌之黎元洪继任，为天下倡。此非共和范为民德之效耶？浅人所目为今日风俗人心之最坏者，莫过于臣不忠，子不孝，男不尊经，女不守节。然是等谓之不尊孔则可，谓之为风俗人心之大坏，盖未知道德之为物，与真理殊。其必以社会组织、生活状态为变迁，非所谓一成而万世不易者也。吾愿世之尊孔者，勿盲目耳食，随声附和。试揩尔目，用尔脑，细察孔子之道果为何物，现代生活果作何态，诉诸良心，下一是非、善恶、进化或退化之明白判断。勿依违，勿调和。依违调和为真理发见之最大障碍！

治生篇

杨昌济

昔者顾亭林之论学也，谓“吾人不当徒言允执其中，而置四海困穷于不言，旨哉言乎？”今之中国以贫为患矣。集无数之人民而成国，人民富足，则国力充实；人民穷蹙，则国力虚耗。吾今且不为政府言理财之道，而为社会言治生之方。

《大学》有言曰：“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此生计学之精义也。一国之生计有然，一家之生计亦何莫不然。

欲生之者众，食之者寡，则必使一家之人，咸勤厥职，于此有数义焉。第一，则不可使子弟起依赖父兄之心也。方子弟幼少之时，必与以相当之教育。随其性之所近，各界一业，使专习之。期于长成之后，能自谋生，而无借于父兄之助。吾观英人遗传财产之制，与中国颇不相同。凡田宅之类，概归长子承袭，而众子不得与焉。吾国之俗，则父遗财产，众子均分。以两制相较，似吾国之制较为公平。然英人之为众子者，以不得父遗财产之故，不欲受其兄之豢养，竞出海外，自图立身之道。英人殖民事业之成功，实由于此。天助自助者，乃英国教育家之格言。人人有独立之精神，斯可铸成独立之国势。还观吾国，一家之中，往往仅有一人经营职业，岁有收入，以维持一家之生活，而安坐而食者，辄数十人数人，是生之者寡而食之者众也。欲财之足，岂可得哉？汉邓禹有子十三人，读书之外，皆令各习一艺，彼已富贵矣。然犹为其子孙深谋远虑如此。君子爱人以德，细人之爱人也以姑息。不督子弟以各图自立，而使生仰给于人之心，是乃与于不慈之甚者也。仰给其父兄已为不义，若至不能仰给于父兄而不得不仰给于他人，则更为无耻，非仁人之所忍也。

秦商鞅之立法也。家富子壮，则出分；家贫子壮，则出赘。此使人民各自谋生，人自为战之道也。儒家重亲亲之义，则诋之为杂霸。汉人之语曰：“子孝廉，父别居。”以父别居为子罪，此自儒家之论。吾观西人壮而有室，则与父别居。其家族制度，迥与吾国不同。此事当另作一篇论之。余独取其各自立，实为使国力充实之一道，此一义也。

第二，则为父兄者亦不可有依赖子弟之心也。谚云：“养儿待老，积谷防饥。”此家人妇子之私情，似亦人情之所宜有。夫衰老之父母，不克自养，不得不有待于子妇之承欢，斯固然矣！余之为此言也。非欲为为子弟者，免去其养亲之责，不过欲为为亲者筹其自养之方而已。待养于子，子而贤也，固可无忧；子而不肖也，不免有失所之叹！吾人于少壮有为之时，当勤俭贮蓄为衰老时自养之预备。纵使老而无子，或有子而不肖，亦可以其辛勤储积之资，送老来之日月。吾人之自为计，固当如此。且人人如此存心，则于国家亦大有益。盖老者以其平日之所积，足以自活，使少者无后顾之忧，得专心并力以成其所企之业。其于开展国力，实非小补。故对于子而责其养我，以父子之关系而论，似可无惭；然子因养我之故，而阻其能力之发展，因以阻国力一小部分之发展。以小己与大群之关系而论，不免有愧。日本人老而传家政于其子，谓之隐居。有未老而隐居者，福泽谕吉氏曾痛言其弊，谓“人生在世一日，对于社会即有一日当尽之义务。未老而隐居，是自弃其天职”。正与余之所见相同。吾国人，从前国家观念不甚发达，往往视其子为私有之财产，遂至有上文所举养儿待老之谚。如此则生子纯以自利，不得为高尚之思想。须知子固为我之子，同时又为国之民。教育吾子，非图自利，即所以造就国民。此吾人对于国家之义务也。此一义也。

第三，则兄弟不可互相依赖也。由以上所言，父子之不可互相依赖，其义甚明。兄弟之不可互相依赖，亦同此理。予前言英人之为少子者，不得父遗之财产，亦羞受其兄之豢养，此固丈夫之志事也。吾国人重亲亲之谊，兄弟之不能自养者，多由其兄弟之能有余力者资助之，同居共财，往往而有。论其一人之私德，岂不可欤？然自国民生计之全体言之，则实有无穷之弊害。盖一人生之，数人坐而食之，实大悖生计学之原则。兄弟之良善者，以不忍之故，而愿养其同气，其所以自尽者，固为得矣！彼兄弟之坐享其成者，怠惰因循，不求自立，以兄弟之资助为当然，而不知因人而食之为大可耻！受之者既大损其独立自主之精神，施之者亦不免养成依赖根性之失，偏于厚亦君子之过也。此又一义也。

第四，则女子亦不可怠于治生之天职也。一家之中，男女分业。男子出外以营职，因有收入。女子则管理而运用之。男子虽岁入多额之金钱，若女子不善经理，则家计亦难恒足。西洋各国女子终身不嫁者有之，社会中女子可执之职业，亦复不少。吾国近日女子职业学校，已有萌芽，女子多有以织袜为生者。裁缝一科，遂渐普及。女子多能自制衣服，不须雇人，此皆社会进步之征候也。然普通之人家，多有收入较丰，无需女子服此种工作者，惟操持家政之道，不可不亟为讲明。现今之女子，多有闲坐嬉游漫不以家政为意者，甚可叹也！此又一义也。

由以上所述而引伸之，更有数义，为改良社会者所不可忽者。欲求生之者众，食

之者寡，则不可不戒早婚。泰西之人，早婚者极少。男子必有赡养室家之确实收入，女子必有操持家政之能力，始行结婚。结婚之后，与亲别居，自立门面。此种家族制度，虽似奇异，固亦有其生计学上之理由。吾国之人，以奉祀祖先为重，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之说。故恒急于为子授室，以早日抱孙为莫大之幸福。夫男子，生而愿为之有室；女子，生而愿为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但须以子妇永久之幸福为断！今不问其子有赡养妻子之能力与否，而汲汲为之成家。成家之后，其子不能自谋，乃不得不仰赖其亲代负赡养之义务，此家累之重，常人所同叹也！其实即不早婚，亦未必遂有无后之叹，而徒自重其负担。使其子妇生仰给坐食之心，此胡为者。余尝见人少而娶妻，学未成，业未就，而儿女成行。既无赡养之资，复昧教育之道，徒多此不健全之子女，累及亲族而貽患社会，其害有不可胜言者。据生计学家言：“世界之人口，以几何级数增加；而供人食用之物品，则以算术级数增加。”故世界之中，常有人满之患，人浮于事，无业者众。生存竞争，日益剧烈。水旱兵戈之惨剧，乃为芟除过多人类之一法。此真人类共同之忧患也。欲减杀此人类之苦痛，在积极的方面，宜讲增值物品之方；在消极的方面，宜讲制限生育之道。昔希腊之斯巴达，持绝对的国家主义。人民生子者，必经官长之检查，体格不强者，则弃而不育。此残忍无人理，固不可行。人为淘汰，可行于他种生物，而不可行之于人类之间。然吾人虽不能行人为淘汰于既生之后，未尝不可行人类淘汰于未生之前。则所谓戒早婚者，亦不使社会多产生不健全分子之一法也。此一义也。

欲求生之者众食之者寡，又不可不戒娶妾。信耶教者，实行一夫一妻之制；回教徒，则实行一夫多妻之制。吾国之人，有妻有妾，乃一种变形之一夫多妻制也。纳妾之可否，系伦理学上之问题，兹不具论。但自生计学上言之，纳妾亦增加消费之道，是不可不察也。

自余一人言之，实深信一夫一妇之义者。但欲禁止纳妾，此又为立法上之事，造端宏大，未易见诸施行。夫吾国人之主张保存纳妾制者，莫不以“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为其极强之理由。乃有人儿女既已成行而纳妾者，或其妻虽未生子，尚有生子之希望而纳妾者，此又何说乎？吾发此论，必为多数人之所骇怪。然余实见夫并世之人，多有因未能制欲，多纳偏房，既酿家庭之不和，复来生计之困难者。以为诚有思虑之人，断断不宜出此。此与戒早婚之义相同，与社会生计有至大之关系，不可不加深察也。此又一义也。

又有一事，虽不如前二事之重大，然亦有关于生众食寡之义。则不多用奴婢是也。家中多用一人，即多一人之费用。于此有节，则家庭清简，淡中之趣味，有使人穆然意远者。多用奴婢，不外一种骄惰之习。骄使人浮，惰使人羸，非兴家之气象也。余

观日本西洋中上流之社会，其使用仆婢，皆不如吾国人之多。如英国之大学教授与敕任视学官，家中仅用一女仆，司炊爨扫除之事。其余事件，皆主人躬自为之。俄国文豪托尔斯泰，主张“事必躬亲”之义，不惟不用仆婢，并不欲令子弟服劳。奴仆亦国民之一，私人多养一奴仆，即国家少一独立之国民。覩人国者，视其奴仆之多少，即可以知其国力之盈虚。曾国藩以侍郎假归，在其湘乡故宅，不带仆人，一仍其前日寒素书生之旧。豪杰之风度，固非常人之所能及也！总之家中以不多住闲人为第一要义。仆婢之外，如亲族中之游民，亦不可顾恤情面，听其常久寄食。既非所以惜物力，亦非所以重人格，而此等寄食之人，又与恶影响于家庭之教育，其害有不可胜计者。此又一义也。

以上所言，多发明“食之者寡”之义。至“生之者众”，则尤有可言者。吾人欲谋生财，不可不慎选职业，要以能有益于社会者为断！往往有一种职业，自私家言之，则为生利；而自社会言之，则为分利者。此吾人之所当避也。姑举一例言之。如从前之贩卖鸦片者，岁有收入以肥其家。自其家言之，不能不谓为生利之人；而自社会言之，则此乃分利之尤者。凡不利于社会者，纵令暂时有益于个人，终不能长保其利益。从前贩卖鸦片之人，至今日尽失其生业，此其尤大彰明较著者也。据此大原则，以观察今日中国之社会，又有数义，为吾人所不可不知者。请次第说明之。

第一，吾人不可不知仕非为贫之义。官吏者，非谋生之职业也。吾人苟对于国事，确有一种政见。欲得有事权以伸其行道济时之志，则可投身于政界。服官者，义务也，非权利也。能行其道，则服官为宣力于国家；不能行其道而尸位素餐，则服官不过为私人谋生之具。夫谋生之道多端，何必服官哉？此义孟子尝言之矣。仕非为贫也，而有时乎为贫。为贫者辞尊居卑，辞富居贫，恶乎宜乎，抱关击柝。今日之中国，承科举时代之积弊，才力稍强欲望稍多者，群趋于官吏之一途。求过于供，则物价上腾；供过于求，则物价下落。此生计学上之公例也。今官吏止有此数，而求官者多至不可纪极，是供过于求也。供过于求，则物品必有滞销之时。求官者百，而得官者一，私人之损失固甚大矣，而国家之损失尤大！向使以此多数人求官之心思日力，而用之于开发地力、扩充实业，则其所生之利，必有百倍千倍于今日者。吾观今之人徒知谋生之为急，而不知所以谋生之方。乃误认作官为一种职业，运滞销之货而侥幸万一之利，其智不亦甚矣！今者国体虽号称共和，而人民参政之权，则犹在若有若无之间。其所以致此之根源，要在于国民之无能力。举多数之人民，群致力于实业，不恃逢迎结纳为生活，始可以消灭依赖政府之奴隶根性；始成为确能自立之国民；始能发生真正之舆论；始能举监督政府之天职。征诸历史，欧洲民权之发达，缘于都市之勃兴，可以知其故矣。

类于官吏者，又有二种人焉。其一则为当兵者，而其他则为奉职于局所之人。今日鲜有以当兵为职业者，因其可以发明上条之义蕴。故不避繁琐，就之一言。夫当兵亦如服官，乃国民之义务，非可视为私人之权利者也。如德意志、日本各国，采征兵制度者，国民于一定年限，有服兵役之义务。此义务完毕之后，乃退而各自谋生。此亦如吾国古者寓兵于农之义，特在今日征兵各国，则不特农人应服兵役。无论何种之人，皆有为兵之义务而已。中国近世择雇兵之制，当兵者久留行伍之间，视为一种职业。遣散归农之后，则成为无业之游民。吾湘之人，于近数十年间投身于军营者甚众，近者一一遣散，民间及猝添无数失业之人，此亦社会之隐患也。盖从前当兵之人，既不足任对外之战争，则于国家为无用。因此可证职业而不能有益于社会者，终必失其效力。以广东之人与湖南之人比较：广东人则从事于海外贸易，湖南人则多从事于政治军事。今广东人之海外贸易，方翼翼发达；而吾湘人军事上之势力扫地尽矣。此亦生利与分利之辨，吾湘人所宜深长思者也。又以湖南之人较之江西之人，亦得有同一之结论，湘人之谚曰：“无江西人不成口岸，无湖南人不成衙门。”若以此自矜者，其实窟穴于衙门，固非最上之业，且非长久之计也。前清限制旗人不得营农、工、商之业，惟得为官与兵。经二百余年，满人乃尽失其生活之能力，几几乎无以自存。吾湘之人，虽从前多当兵者，然尚有多数之人营各种之生业，其受害较满人为浅，然已不胜其弊矣。今吾湘人暂无当兵之机会，正吾人当通盘筹划，早图变计之时。合全省之人专精并力以图实业之发达，其收效之远大，有不可以数计者。此又指导社会者所不可不知也。

昔咸同军兴之际，湘人当事者以军费无所出。法刘晏用士人之策，任用书生，办理厘金督销两局之事。自是而后，衣食于此两局者甚多，此亦一种职业也。然任其事者，人皆能之，不必为特别之技能，不必经长久之学习，是以谋干者多难得而易失。其得之也全凭亲友之荐引，往往奔走营求，经一二年之停辛伫苦，仅乃得之，接事未久，或主者易人，又不免于撤换，此诚依人作计不得已之下策也。余恒劝亲友宜勤求一门专精之学问艺业，不可恃两局为生涯。我有学问艺业足以自立，但有人求我之事，而不必有我求人之事，岂不甚快！此亦选择职业者所不可不知之义也。近日人心浮动，有舍本逐末之趋势。乡人多弃其本业而争趋城市，余甚悯之！居乡务本业者，虽勤劳而寡获，然安而可久；入城市谋事者，虽间能多获，然漂泊无常，且易染恶习，或至丧其人格而不可恢复。余每见亲族欲弃乡里本业而远适谋事者，必劝阻之。余亦绝不肯为乡人荐引，以图利目前或贻终身之损害也。此又选择职业者所不可不知也。

袁世凯复活

陈独秀

近来上海中西报纸，盛传袁世凯未死之说。闻者咸大惊异，而疑信参半。于是袁世凯果死与否之探讨，纷然以起。余则坚信袁世凯未死，且以此问题实无待探讨之必要也。吾耳日闻袁世凯之发言，吾目日见袁世凯之行事，奈何痴人果以为袁世凯之已死耶？

善哉！蔡先生子民之言曰：“袁氏之为人，盖棺论定，似可无事苛求。虽然，袁氏之罪恶，非特个人之罪恶也。彼实代表吾国三种之旧社会。曰‘官僚’，曰‘学究’，曰‘方士’。畏强抑弱、假公济私、口蜜腹剑、穷奢极欲，所以表官僚之黑暗也。天坛祀帝、小学读经、复冕旒之饰、行拜跪之仪，所以表学究之顽固也。武庙宣誓、教会祈祷、相士贡谏、神方治疾，所以表方士之迂怪也。今袁氏去矣，而此三社会之流毒，果随之以俱去乎？”（见第三号“旅欧杂志”）由蔡先生之说，即“强谓肉体之袁世凯已死，而精神之袁世凯，固犹活泼泼地生存于吾国也”，不第此也。即肉体之袁世凯，亦已复活。吾闻其语矣，吾见其人矣。其人之相貌、思想、言论、行为，无一非袁世凯，或谓为袁世凯二世。呜呼！黄兴、蔡锷死矣，而袁世凯复活。吾思民国，不禁悲从中来。

昔始皇帝创无限专制君主制，其子二世亡之。拿破仑一世，破坏法兰西共和，帝制自为，身败名辱。其犹子拿破仑三世，仍明目张胆，蹈其覆辙。今堕地呱呱之中华民国，在朝之魔王袁世凯一世方死未死，而在野之赘儒袁世凯二世方生。一何中外古今之史例巧合若斯也！袁世凯二世，酷肖袁世凯一世之点甚多。其身矮而胖也同；其口多髭须也同；其眸子不正，表示其心术也同；其风姿气味，完全一市侩，无丝毫清明之气也同；其自命为圣王，雄才大略也同；其贪财好色，老而不戒也同；其欲祭天尊孔以愚民也同；其爱冕旒，喜拜跪也同；其尊信文武圣人、求神、治鬼、烧香、算命、卜卦、看相也同；其主张复古，提倡礼教国粹也同；其左袒官僚，仇视民党也同；其重尊卑阶级，疾视平等人权、平民政治也同；其迷信官权万能，恶民权如蛇蝎也同；

其主张高下从心之人治，恶法治害己也同；其主张小学读经，以维持旧思想也同；其怂恿军人，摇旗呐喊，通电拥护旧政教，排斥新人物也同；其口称德义，而负友辜恩也同；其自居为中国第一老资格，而国人亦以第一老资格目之也同；其对门生部属，有命令而无辩论也同；其主张荒谬，即上座党徒亦反面攻之也同；其利用国民弱点，投合旧社会之心理，增上其种种罪恶，以自攫权势也同。蔡先生谓“袁世凯代表吾国三种旧社会”，余谓“此袁世凯二世则完全代表袁世凯，不独代表过去之袁世凯，且制造未来之无数袁世凯”。袁世凯之废共和复帝制，乃恶果，非恶因；乃枝叶之罪恶，非根本之罪恶。若夫别尊卑重阶级，主张人治，反对民权之思想之学说，实为制造专制帝王之根本恶因。吾国思想界不将此根本恶因铲除净尽，则有因必有果。无数废共和复帝制之袁世凯，当然接踵应运而生，毫不足怪。今袁世凯二世，竟明目张胆，为吾国思想界加造此根本恶因，其恶果可立而待也！袁世凯二世！袁世凯未死！袁世凯复活！此声也，不祥之声也，吾何忍作此声以扰国人之好梦！然黑越越中，实有老猱。呼之欲出。

呜呼！欧洲自力抗自由新思潮之梅特涅失败以来，文明进化，一日千里。吾人狂奔追之，犹恐不及。乃袁世凯以特别国情之说，阻之五年，不使前进。国人不惜流血以除此障碍矣。不图袁世凯二世，又以国粹礼教之说，阻吾前进，且强曳之逆向后行。国人将何以处之？法律上之平等人权，伦理上之独立人格，学术上之破除迷信、思想自由，此三者为欧美文明进化之根本原因，而皆为尊重国粹国情之袁世凯一世、二世所不许。长此暗黑，其何以求适二十世纪之生存？吾护国军人，吾青年志士，勿苟安！勿随俗！其急以血刃铲除此方死未死、余毒未尽之袁世凯一世，方生未死，逆焰方张之袁世凯二世。导吾可怜之同胞，出黑暗而入光明。

拜伦遗事

刘半农

拜伦字乔治戈登 (George Gordon)，以先世有功，袭洛克豆儿男爵，Baron of Rochdale 洛克豆儿男爵 (以千六百四十三年受封，时英王亨利八世在位。始受封者为约翰拜伦勋士，Sir John Byron 传至乔治戈登拜伦为第六世)，故世人咸称之为劳德拜伦，Lord Byron (劳德一字，为英国贵族中最广之称谓。凡公爵侯爵之众子，与伯爵之长子，在未袭位时，均称劳德。男爵品秩较卑，亦称劳德。此外官职教职之称劳德者，多至不可胜计也)。拜伦一族，资产颇富，田地尤多。于英国伦克、脑丁亨、特尔拜三州，有阡陌连云之概。至拜伦之伯祖“无赖劳德拜伦”，“the wicked Lord Byron”袭爵，则无行而好斗。祖遗田产，荡耗大半。年七十五，犹与人争爱一少女，决斗而死。后少女别嫁生子，子复生孙。女也，未及笄时，与拜伦居同里，年亦相若，颇多情爱，然终未成眷属。拜伦生时，为千七百八十八年之正月二十二日，地则伦敦之霍雷司街。其父甲必丹拜伦，亦颇无行，靡耗家产外，殆无所事事。幸母氏嘉舍琳戈登 (Catherine Gordon)，出自巨族，才德兼备，而又具高尚纯洁之精神，抚导其爱子。故拜伦所受学校教育不多，家资亦非复富有 (拜伦生后，家中岁入，仅百五十磅，后渐减至百三十五磅)，而卒能绝类离伦，自拔于俗，于文学则独树一帜，于立身则自成一格者，实其爱母既以血液中所具至高无上之分子，赋之于呱呱坠地之前，更能以神明微妙之方法，提挈劝导之于呱呱坠地之后也。拜伦生平行事，苏曼殊君曾为撰一年表，刊所撰《潮音集》中。兹不赘。第就鄙见所及，于拜伦文行二事，论述一二。

一曰拜伦者性喜漫游而笃于天伦之人也。拜伦之喜旅行，实出天性。而其爱母之情，又可于旅行时所作家报见之。英国近世文士，以书札为世所称者，首推威廉高伯 (Milliam Cowper 生一七三一年，卒一八〇〇年。亦工诗，以翻译希腊荷马 Homer 诗集得名)。拜伦长于诗，书札非所注意。然报母之书，则委宛详尽，状

类晤对一室，文笔尤出高伯之上。盖其字里行间，在在有至情流露也。下译之书，乃拜轮年二十二，游土耳其时所作。

千八百有十年六月二十七日。自君士但丁堡拜白老母。兹以霍好思君归国之便，作书付之，令其携呈。儿等行止，书中有未详者，吾母与霍君相见时，霍君自能为吾母缕述。至儿究于何日言旋，则目下尚难预定。霍君归国后，究于何日可抵脑丁亨（拜轮之故乡，即其母所在），亦属无定。幸弗雷却（拜之从仆，初颇为拜所喜，后以不善旅行，渐恶之）不善旅行（英国仆从，大都如此），携与共行，适增一累。故今亦遣彼归国。倘霍君不至吾家，即由弗雷却面陈一切。渠随儿外出，历地颇广，所言当能详尽无遗也。

记得在夏尼那（Janina，地名，现属阿尔班尼亚）时，与摩罕默德巴沙相遇，渠为阿立巴沙（Ali Pash，人名，曾为夏尼那府尹，生一七四一年，卒一八二二年，颇有功于土耳其）之孙，年仅十岁，目大，黑如点漆。设此目而可出卖，吾英妇女闻之，必不惜千万之巨值。然在土耳其，则颇平常。彼土耳其人容貌之异于欧人者，亦仅此大而且黑之目，为其特征耳。渠见儿时，向儿言：“汝年纪甚轻，无人保护，奈何远出旅行？”以十龄之童，而语气乃类六十老翁，至有趣也。儿此时不能多述琐事，简约其言，则儿自去国至今，长日仆仆，颇多跋涉之苦。然山川风物，在在足娱人意，终始未有一顷之无聊也。儿意循此以往，儿之气质必变。始也喜旅行而倦于家居，终乃漫游成习。与支波西人（Gipsy为一种游荡种族，十八世纪时，自亚入欧，以赌博星相诱拐窃物为业，欧人多恶之）同一气味，此等气味，人谓嗜旅行者咸具之，儿颇觉其言之成理也。五月三日，儿自绥司托司泗水至阿皮托司。（Sestos And Abydos均地名，阿皮托司在小亚细亚，绥司托司在土耳其，中隔Hel espont海湾，即今之Dardanelles海湾，欧亚交界也）。其事颇类吾母所知之雷恩第亚故事。惜无丽人如“希罗”其人者，逆儿于岸头耳。（神话，有雷恩第亚者Leander居阿皮托司，眷一女曰“希罗”〔Hero，译言“英雄”〕，居绥司托司，雷恩第亚爱女甚，每夜必泗水，渡海峡就之。后有一日，海水汹涌，溺死，女闻之，亦投水死。书中云云，盖戏言也。又拜轮性喜泗水，此次横渡海峡，尤为生平豪举，诗词书札之中，屡记其事）

土耳其境内，回教寺院之宏大者，儿已一一参观一过。土人最重教律，异教之人，向来不许入寺。此次吾英大使，任满归国，请之土皇，土皇特颁敕令许之。乃得随从参观，亦难得之机会也。儿尝溯薄司福拉司（Bospherus，又名君士但丁堡海峡，北接黑海，南接马莫拉Marmora海）而上，北游黑海，又尝环行君士但丁堡一周。登其城垣，览其形势，自谓今兹所见于君士但丁堡者，转多于昔日之所见于伦敦也。日来苦

思吾母，心中常愿得一冬日之夜，偕吾母向火而坐，细述游况，以娱老人。然此时尚望吾母原宥，六月中，恐不能更作长函。因须摒挡西行，归希腊作消夏计也。

弗雷却亦大可怜，渠所欲者为安乐，而儿所能偿其安乐者有限也。渠言此次远出，跋涉攀援，势且成病，信也。然儿料渠归国后，必于吾母前丑诋一切，谓所经各处如何不适，则不可信矣。渠终日长叹，问所叹何事。则一为麦酒一杯，二为无事而懒坐，三为欲见其妻，四则与其精神契合之一切魔鬼而已。（按曼殊译拜伦去国行中，伙伴尔善来及贱子有妻孥二首，似指此弗雷却而言）儿自抵此，终始未有失望事，亦未有受人嫌恶事，所与晋接，自最上流以至最下流，都颇欢洽。尝于巴沙府中，流连数日，而投宿于牛棚之中者，亦复数夜。细察民风，知其和蔼安分，可与为善也。又于麻利亚、里法地亚二处，与希腊名流数辈宴游多日。其为人虽次于土人，终胜于西班牙人，西班牙人则犹胜于葡萄牙人也。自来游君士但丁堡者，都有游记记其事。吾母当已见其一二。记得桓德雷夫人游记中，尝言圣保罗寺（伦敦大礼拜寺之一）倘与圣莎菲亚寺（土耳其大寺院之一）并置一处，则其形式之奇丽，殆可相敌，此言误也。儿先后参观两寺，测其外表，审其内容，参伍而比较之，知圣莎菲亚寺，虽为历史上希有之古迹。前此希腊皇帝（罗马帝国东西分裂后，其东部称东方帝国或希腊帝国 Eastern or Greek Empire 其君主称希腊皇帝，非古希腊也），自戛司丁尼亚以后，加冕于寺中者数人，为人狙杀于寺中神坛之上者亦数人。而土耳其诸苏丹，复时时到寺。吾辈置身寺中，抚摩旧迹，诚足增进识见。然就庙身之大小，及建筑之华朴言之，实远出当地沙雷门等诸回教寺院之下。以视圣保罗寺，更不能于同一页书中记之矣（儿为此言，颇似纨绔子弟口吻）。儿于寺院之建筑，最喜塞维尔（西班牙地名）诸寺院之峨斯式（窗户上端，均作尖形）。倘儿前此所见圣保罗、圣莎菲亚诸寺院，一律改用此式，必更饶古趣也。

土帝所居撒拉尔尧宫，四围墙壁。与吾家纽斯坦园（在脑丁亨爵邸附近）大致相似，式样亦同，惟较高耳。京城四周，绕以高墉。骑马行城下，瞰其大陆一面，景物绝美，吾母试冥想之。道之左，有三层式之凹凸壁，延长凡四英里。壁上络以青藤，苍翠欲滴。摩天高塔，参差其间者，为数二百十有八。道之右，则为土耳其人汇葬之所。杉木成林，光景幽静。其大者，高可百尺。世界上清美可爱之区，推此为第一矣。儿尝游历雅典伊弗塞司（Ephesus 在小亚细亚）、兑尔费（Delphi 在希腊）各处，观其古迹，又游土耳其全境之大半与欧洲大陆各处，亚洲亦稍稍涉足。然无论天然物或人造物，求其最足动人感想者，殆无如土国黄金角（Golden Horn 为薄司福拉司海峡，西北入黑海处）尽头处，七塔（Seven Towers 为土国幽禁国事犯之牢狱）两旁之光景也。

今当言英国事矣。阅吾母手谕，知《英吉利诗人》（*English Bards* 等书，已在印刷

中，至为欣慰（拜伦之最初著作“Hours of Idleness”出现，人有著书诋毁之者，拜伦乃更作《英吉利诗人及苏格兰评论家》〔English Bards and Scottish Reviewers〕一诗，用嬉笑怒骂之笔，痛斥著书之人。至是，此书初版已罄，预备再版，故信中云然）。吾母当知。此次重印流通，书中增订颇多也。伦敦维果弄森德画师，已将所绘儿像送来否？此像于儿启行前画好，画值亦于彼时付去。倘尚未送来，即请吾母遣人往取之。吾母近来，似颇爱读杂志。手谕中所述异闻，及一切引证，想多从杂志中得来也。至谓虽无劳德加来塞尔之助，儿苟有意，亦得列席为议员，诚为儿所乐闻（英制，贵族成丁，欲列席上议院为议员者，当有议员一人介绍）。然儿与加来塞尔，前此已因李夫人之事绝交。今岂能复与为伍，旦夕出入于同一门户中耶？彼时李夫人心甚快快，儿亦颇为歉。今无恙否？便中乞代为道候。

儿意B君当娶R女士。始乱终弃，非吾所取（B与R均拜伦食邑中人，初相爱悦，生一子，乃弃之。拜伦为地主，故以大义责之）。吾辈做人，第一要不干坏事。虽此事万难办到，知过而改，固为吾辈能力所能及也。R之于B，可称嘉偶，借曰稍逊。而其家薄有资产，以为妆奁，可作抚养子女之费。虽补偿不多，亦颇不恶。奈何遽弃之！吾食邑中，断不容有此等灭德败行之事发现。质言之，吾不许吾自身所为之事，即不许租种吾地之佃民为之。而事之有关女子名节者，尤悬为厉禁。明神鉴我！我前此颇多罪恶，今已痛自感悔矣。惟望此洛撒里奥（神话，洛撒里奥占人之妻，其夫怒，起与挑战，遂见杀，此用以指B），踵我成例。令彼不幸之女子，复为社会上之完人。否则吾可誓诸吾父之灵，痛惩勿宥，彼其谛听。孺子鲁倍德，望吾母分外济恤之。渠亦可怜人，归国后，想必切思其主，当时渠颇不愿独归也（鲁倍德为拜伦侍童，于中途遣归，拜伦平日颇怜爱之，去国行第四五二首，为彼作也）。吾母近日，必康健安适，惠我好音，以慰长想。尔之爱儿拜伦。

再者，满雷无恙否？（Joe Murray为拜伦之友，拜伦死后，曾为其刊印诗文十三卷，即流通最广之拜伦全集定本是也）

又此信封后复启。因弗雷却复自请相随，同往莫利亚半岛（Morea为希腊最南之半岛），不愿独归矣。

一曰拜伦者富于爱情而了解情的真谛之人也。拜伦美丰姿（英吉利诗人，容貌以拜伦、雪梨二人最美），所为爱情之诗，长篇者无论矣，即短什如《留别雅典女郎四章》（曼殊译）亦香艳无比。生平有所谓意中人 Lover者甚多，但以明于情的真谛之故，稍觉心中有一点尘芥，或两心之间有一点隔膜，便即舍去。故能合能离，终始未为情困。特其用情纯系精神上之相爱，非若B某之始乱终弃耳。拜伦离婚，事颇奇特，

至今犹为疑案。千八百十四年，拜轮与一贵族女子名密尔班（Anna Isabella Milbanke）者订婚。明年正月，结婚。十二月，举一女，受洗礼名曰阿达（Augusta Ada）。至又明年正月十六，去阿达入世仅二十六日，密尔班欲携阿达赴麦尔劳利（Kirkby Mallory）。谓将至戚家小住，拜轮许之。越七日，为二月二日。密尔班之父脑爱尔勋士（Sir R. Noel）忽以书抵拜轮，谓“吾女不愿从汝，今下堂求去矣”。拜轮闻耗，初颇愤愤，后忽狂笑，竟作书诺之。而其离婚之故，终始未为外人道。虽“Don Juan”“Vision of Judgement”“Beppo”诸诗，颇多怨恨之辞，似自鸣其愤，然其真相，终始未明也。有一美国人，游历欧洲南境，与拜轮同居数日（时在拜轮病歿前之二月），所作游记中，有“拜轮与断肠”一则。读之，可见拜轮用情之真挚。其言曰：

（上略）余与拜轮别后，不数日，又得其一信，嘱余携欧文笔记（华盛顿欧文〔Washington Irving〕为美国大文豪，所撰笔记 Sketch Book，传诵最广），至其寓中作短谈。余如言往，入室。拜轮即自榻上一跃起，紧握余手。问曰：“尔曾带得欧文笔记来否？”余曰：“然。”则立攫吾手中所携书，翻至《断肠》一篇。（《断肠》〔Broken Heart〕一篇，即爱尔兰某爱国少年及其情人之惨史，篇中未署姓名，实则某爱国少年即 Emmett，而其情人则为演说家 Curran 之女公子云）。言曰：“此为全世界空前之妙文，著之者为美国人。吾愿得一美国人诵之而吾听之，子能为吾诵之否？”又曰：“子美国人，亦识欧文耶？”余曰：“否，未与谋面。”曰：“欧文真天才也。不特有天才，且有优于天才之心。吾甚愿与彼缔交，第恐年不我假，今世不能矣。尔速为吾诵《断肠》之篇。”嗟乎！断肠断肠！何其字音之哀切至此耶？

余读第一小段，竟言曰：“吾读此，是大罪过。向也断肠仅书中之人，今则听者之肠亦断矣。”拜轮曰：“然也。听此而不肠断者，非愚瞽，则哲学家耳。”（拜轮最主力行，故以哲学家比愚瞽）及余诵至篇中最沉痛之一节。拜轮泪盈于目，仰首问吾曰：“尔见吾哭矣。”吾谓欧文撰此文时，必且哭且写，吾辈读者听者，如何勿哭？又曰：“吾于现在之世界，终岁不滴一泪。一切苦厄，多不能输送眼泪。入吾目中，惟此断肠一文，则大足赚吾眼泪也。”

二曰拜轮者，景仰英雄，崇拜自由，而以急进实行二主义为其一生归宿之人也。滑铁卢大战后，英人侈陈武德，大有睥睨一世之概。不知合全欧之兵力以御一人，不胜固辱，胜亦宁便为武。故拜轮作《滑铁卢之前一夕》（The eve of Waterloo）一诗以消之（大战之前一夕，联军大开宴会，此诗即记宴会情状）。于觥筹交错之中，写其草木

皆兵之状。那破仑败后，孤岛荒凉，雄图如梦，倘见此诗，亦必破涕。此外诗词之中，景仰英雄之句，亦多至不可胜计。而其一生事业，于马上吟哦外（拜伦佳句，多于马上吟哦时得之），最足动人注意，使其自身成为一英雄的诗（Heroic Poet）者，厥惟援助希腊独立，甚至不恤以身殉之。其风骨毅立，诚非俗伦所及已（案本传：拜伦以一八二二年，自 Pisa 移居 Genoa。次年，与其友霍好思、金尼亚特二人，同赴希腊，参预独立战事。希人延拜伦为高级参谋，赞划机要，拜伦遂尽举私产付之，使充军需。然彼时军势，已有岌岌不可终日之象。明年正月五日，拜伦至米沙郎海 Missolonghi，军情益危，精餉无出，而希人复自哄，拜伦日夜忧惧，无以为计。未几，得大热病，症候极危，而军耗传来，什九败北，希人内讧亦日烈。拜伦叹曰：“豚犬何足与谋大事。”遂绝粒，至四月十九日，歿于陆军医院中，其年盖千八百二十四年也。后遗骸，运回英国，葬于脑丁亨爵邸近处，Hucknall-Tarkard 小礼拜寺中。今希腊独立矣，米沙郎海有拜伦铜像，巍然兀立，殆即所以崇德报功欤）。拜伦鼓励希人独立之诗甚多。《哀希腊》十六首，吾国已有译本数种（马君武、苏曼殊均全译，梁任公选译，近复见胡适之译本，亦全译，尚未付印）。其吊希腊 Greece 一诗（系 Giaour 长诗中之一节），尤悲壮恳切。盖哀希腊系自哀，吊希腊则直呼希人而正告之。为振聩发聋，唤醒灵魂计，遂不觉其言之激也。诗曰：

Clime of the unforgotten brave! Whose land
from plain to mountain-cave Was Freedom's
home or Glory's grave! Shrine of the mighty can
it be That this is all remains of thee? Approach,
thou craven crouching slave:

Say, is not this Thermopylae? These waters
blue that round you lave, Oh servile offspring of
the free-Pronounce what see, what shore is this?
The gulf, the rock of Salamis! These scenes,
their story not unknown, Arise, and make again
your own; Snatch from the ashes of your sires
The embers of their former fires; And he who in the
strife expires Will add to theirs a name of fear
That Tyranny shall quake to hear, And leave his
sons a hope, a fame, They, too, will rather die

思勇士兮不能忘，慕遗风兮吊
旧邦。平原如锦兮直抵山之岗，是
为自由之故乡。荣名沈没兮，冢中
藏。庙堂遗迹何堂皇。览此遗迹兮，
物是人非我涕滂。嗟尔！奴僇之民
兮，局促辕下如牛羊。

奴来语我兮，宁瘦马披离之险
今已亡（Thermopylae 谷为希腊北方
重险，纪元年四八〇年，波斯王撒
克西司，以雄兵十万临希腊。斯巴
达王利奥尼达，率三百人守谷。三
百人尽死，撒克西司亦不得逞。盖
希腊史中有名战争之一，余曾参酌
各史所记，撰为小说《三百人》篇，
详记其事）。茫茫碧水环尔旁，浴尔
体兮寿而康。尔为自由之血胤，竟
甘奴僇弗自强。吾今将问尔，尔目

than shame: For Freedom's battle once begun,
Bequeathed by bleeding sire to son, Though baffled oft, is ever won. Bear witness, Greece, thy living pag; Attest it many a deathless age! While kings in dusty darkness hid, Have left a nameless pyramid, Thy heroes, though the general doom Hath swept the column from their tomb, A mightier monument command, The mountains of their native land! There point thy muse to stranger's eye The graves of those that cannot die! Twere long to tell, and sad to trace, Each step from splendour to disgrace; Enough-no foreign foe could quell Thy soul, till from itself it fell; Yes self-abasement paved the way To villain-boads and despot sway.

应未盲。此水是何水？此岛复何名？海湾之水清且澄，沙拉米岛何峥嵘（沙拉米 Salamis 为雅典近处一小岛，瘦马披离之役后数日，希腊大败波斯兵于沙拉米，尽毁其师船）。虽一拳兮一勺，千百年来多令声。吁嗟奴子兮，尔当速起兮。复尔旧物，雪尔耻兮。尔先人之炎火，灰未尽死兮。攫其余烬，足资尔始兮。苟战死于此兮，尔祖尔宗必尔喜兮。光昭威烈，丧彼暴主之魂兮，盼希望与令名于后昆兮。后昆亦誓死以图存兮，呜呼！自由之战一旦开。父死子起，血可流兮志不衰，即百举而百挫。岂曰败哉？希腊希腊！先人当法！矢志必成！勇进莫怯！一成一旅，建百世业。不见埃及帝与王，榛莽蒙昧少荣光。勋名之不树。巍巍金塔，惟石之殃。繫尔希腊之英杰，挥戈四顾，杀伐用张。据其陵寝，毁其华表之皇皇（纪元前三百三十二年，亚历山大自叙里亚南征埃及，埃及乞降，于尼罗河畔，建一亚历山大利亚城而返）。雄哉！此战胜之纪念兮，即尔希腊之高峰。古称虽死不朽兮，实尔希腊之祖宗。尔祖宗之坟墓兮，仰指太空。游子吊古而摩挲兮，知是摩师（主文艺学术之女神）之故封。呜呼！往事纷繁不胜提，重提徒触我心悲。叹一落兮千丈，何今昔之云泥。人为强虏强于虎，吾谓自侮斯人侮。虏强何有于性灵，尔今性灵胡晦冥。已矣乎！尔筑尔路兮，奚取暴弃以为质也。遵此路以入奴僇之域兮，吾见尔之永不复出也。

昔于《归梦》小说中，见其评论拜伦一节。谓“拜伦中年，清温而明洁，妍妙而深远，是富于美情也；其末年，则庄严而劲烈，雄奇而伟俊，是富于侠魂也。”故喻之以物，剑不能尽其刚强，花不能尽其优婉，秋岳不足以尽其峻峭，春月不足以尽其娟丽。嗟乎！如拜伦之文行双绝，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凡知拜伦者，殆无不作如是想。而彼英人，则至今犹以“拜伦人品如何未易论定”一语，将此可敬可爱之人物，轻轻抹杀。而画工皮亚卜（Max Beerbohm）且以其去国时，诗中有“振我双革履，令去英国尘”（Shaking the dust of England from my shoes）之句，作“振履图”以诮之。是可知天真烂漫，以良心说话之人，固与抱市侩主义之俗物，背道而驰。拜伦之见轻于英人，正其应得之报酬也。前于杂志中，见英国某名人，评论拜伦曰：“英国文人，都取关门主义。咿唔咕啐，而眼光终不出于三岛之外。至今英吉利文学库中，幸而得有欧洲大陆的文学一卷。存在其中者，实唯拜伦矫然拔俗，不恤人言之力。”为此言者，可称拜伦知己。然文末不敢署名，但有编辑人案语，谓作者系英国名人而已。

碎簪记（续前号）

苏曼殊

余辞庄滢归，中途见一马车瞥然而过。车中人，即莲佩也。其眼角颇红。余心叹此女，实天生情种，亦横而不流者矣。方今时移俗易，长妇姘女，皆竞侈邪，心醉自由之风。其实假自由之名而行越货，亦犹男子借爱国之义而谋利禄。自由之女，爱国之士，曾游女市侩之不若。诚不知彼辈性灵果安在也！盖余此次来沪，所见所闻，无一赏心之事。则旧友中不少怀乐观主义之人。余平心而论，彼负抑塞磊落之才，生于今日，言不救世，学不匡时，念天地之悠悠，唯有强颜欢笑，情郁于中，而外貌矫为乐观。迹彼心情，苟谓诸国老独能关心国计民生则亦未也。迄余行至黄浦时约十句钟，扪囊只有铜板九枚。心谓为时夜矣，复何能至友人住宅？昔余羁异国，不能谋一宿。乃往驿路之待客室，吸烟待旦。此法独不能行之上海。余径至一报馆访某君。某君方埋首乱纸堆中，持管疾书。见余笑曰：“得毋谓我下笔千言、胸无一策者耶？”余曰：“此不生问题者也。夜深吾无宿处，故来奉扰。”其君曰：“甚善！吾有烟榻，请子先卧。吾毕此稿，即来共子余谈。吾每日以勋爵勋爵入阁入阁诸名词见累，正欲得素心人一谈耳。”余问曰：“子于何时就寝？”某君曰：“明晨五六点钟，始能就寝。子不知报馆中人，一若依美国人之起卧为准则耶？”余曰：“然则听我去睡。明晨五六句钟适吾起时也。”某君曰：“子自卧，吾自为文。”余乃和衣而睡。明晨余更至一友人家，友人顾问余曰：“子冬衣犹未剪裁，何日返西湖去？”余曰：“未定。”友人出百金纸币相赠曰：“子取用之。”余接金即至英界购一表，计七十圆。意离沪时以此表还赠其公子上学之用，亦达其情。余购表后，又购吕宋烟二十圆之谱，即返向日寄寓友人之处。翌日接庄滢笺，约余速往。余既至，庄滢即牵余至卧室，细语余曰：“吾姊明日往接莲佩来此同住，吾今殊难为计。最好君亦暂寓舍间，共语晨夕。若吾一人独居，彼必时来缠扰。彼日吾冷然对之，彼怅惘而归，吾知彼必有微言陈于吾姊也。”余曰：“尊姊尚有何语？”庄滢曰：“此消息得之侍婢，非吾姊见告者。”余曰：“余一周之内，须同四川友人重赴西湖，愧未能如子意也。”庄滢曰：“使君住此一周亦佳，不然者吾唯有

逃之一法。”余即曰：“子逃向何处？”庄湜曰：“吾已审思，如事迫者，吾唯有约灵芳同往苏州，或长江一带商埠。”余曰：“灵芳知子意否？”庄湜曰：“病院一别，未尝再见，故未告之。”余曰：“善！余来陪子住细细商量可也。子若贸然他遁，此下下策，余不为子取也。”余是日即与庄湜同居。其叔婶遇余一切殷渥，余甚感之。明日莲佩亦迁来南苑，所携行李甚简单，似不久住也者。余见庄湜与莲佩每相晤面，亦不作他语，但莞尔示敬而已。有时见莲佩伫立厅前，庄湜则避面而去。莲佩故心知之而无如何也。一日天阴，气候颇冷，余同庄湜闲谈书斋中。忽见侍婢捧百叶水晶糕进曰：“此燕小姐新制，嘱馈公子并客。”庄湜受之。侍婢去未移时，而莲佩从容含笑入斋，问起居。庄湜此时少惊异，亦不表殷勤之貌。但曰：“多谢点心，请燕小姐坐近炉次，今日气候甚寒也。”莲佩待余两人归元座，乃敛裾坐于炉次。盖服西装也，上衣为雪白毛绒所织，披其领角，束桃红领带，状若垂巾。其短裙以墨绿色丝绒制之，着黑长袜，履十八世纪流行之舄，乃元色天鹅绒所制。尖处结桃红（Ribon），不冠，但虚鬢其发。两耳饰钻石作光，正如乌云中有金星出焉。余见庄湜危坐，不与之一言。余乃发言问曰：“燕小姐尝至欧美否？”莲佩低鬟应曰：“未也。吾意二三年后，当往欧洲一吊新战场。若美洲，吾不愿往，且无史迹可资凭眺。而其人民以 Make money 为要义，常曰‘Two dallors is always better than one dallor’，视吾国人，直如狗耳。吾又何颜往彼都哉？人谓美国物质文明，不知彼守财虏正思利用物质文明，而使平民日趋于贫。故倡人道者有言曰：‘使大地空气而能买者，早为彼辈吸收尽矣。’”此语一何沉痛耶！言已，出素手加煤于炉中。庄湜乘间取书自阅。莲佩加煤既已，遂辞余两人，回身敛裾而去。余语庄湜曰：“斯人恭让温良，好女子也。”庄湜愁叹不语，余乃易一新吕宋烟吸之。未及其半，庄湜忽抛书语余曰：“此人于英法文学，俱能道其精义。盖从苏格兰处士查理司习声韵之学，五年有半，非但容仪佳也，此人实为我良师。吾深恨相逢太早，至反不愿见之，嗟夫命也！”庄湜言时，含泪于眶。顷之，谓余曰：“君今同我一访灵芳可乎？其兄久无书至，吾正忧之。”余曰：“可。”遂同行。至巴子路，问其婢，始知灵芳母女往昆山已数日，乃怅怅去之。比归别业，则见莲佩迎于苑门之外，探怀出一函呈庄湜曰：“是灵芳姊手笔，告我云已至昆山，不日返也。”翌日，天气清明。饭罢，庄湜之婶，命余等同游。其别业旧有二车。此日，二车均多添一马，成双马车。是日莲佩易紫罗兰色西服。余等既出，途中行人，莫不举首惊望。以莲佩天生丽质，有以惹之也。甫至南京路，日已傍午。余等乃息于春申楼进午餐焉。当余等凭阑俯视之际，余见灵芳于马路中乘车而过，灵芳亦见余等。但庄湜与莲佩并语，未之见，余亦不以告之。餐罢，即往惠罗、汇司诸肆购物。以莲佩所用之物，俱购自西肆者。是日莲佩倍觉欣欢，乃益增其媚。庄湜即奉承婶氏慈祥颜色，亦不云不乐。余即类星轺随员，故无所

增减于胸中。莲佩复自购泰西银管四枝，赠庄湜一双，赠余一双。观剧之双眼镜二，庄湜一，余一。诸事既毕，即往徐园，而徐家汇、而梁园、而崔圃。游兴既阑，庄湜请于其婢曰：“今夕不归别业可乎？”其婢曰：“不归固无不可，但旅馆太不洁净。”庄湜曰：“有西人旅舍曰圣乔治，颇有幽致。如阿婢愿之，吾今夕当请阿婢观泰西歌剧。”其婢即曰：“今夕闻歌，是大佳事，但汝须恭请燕小姐为我翻译。”庄湜曰：“善”。向晚，余等遂往博物院剧场，至则泰西，仕女云集，盖是夕所演为名剧也。莲佩一一口译之，清朗无异台中人。余实惊叹斯人灵秀所终。余等已观至两句钟之久，而莲佩犹滔滔不息。忽一乌衣子弟登台，怒视坐上人，以凄丽之音言曰：What the world calls love, I neither know nor want. I know God's love, and that is not weak and mild. That is hard even unto the terror of death; it offers caresses which leave wounds. What did God answer in the olive-grove, when the Son lay sweating in agony, and prayed and prayed: "Let this cup pass from me"? Did He take the cup of pain from His mouth? No, child; He had to drain it to the depth. 莲佩至此忽停其悬河之口。庄湜之婢问之曰：“何以不译？”再问而莲佩已呆若木鸡。余与庄湜俱知莲佩尔时深为感动，但庄湜之婢以为优人作狎辞，即亦不悦，遂命余等归于旅邸。既归，余始知是日为莲佩生日也。明日凌晨，莲佩约庄湜共余出行草地中。行久之，莲佩忽以手轻扶庄湜左臂，低首不语，似有倦态。梨窝微泛玫瑰之色。庄湜则面色转白，但仍顺步徐行。比至廊际，余上阶引彼二人至一小客室。谓庄湜曰：“晨餐尚有一句半钟。吾侪暂歇于此。子听鸟声乎，似云将卒岁也。”莲佩闻余言，引领外盼。已而语庄湜曰：“汝观郊外木叶半已零坠，飞鸟且绝迹，雪景行将陈于吾人睫畔。”且言且注视庄湜。奈庄湜一若罔闻，拈其表链，玩弄不已。余忽见有旅客手执球网，步经客室而去。余亦随之往观。已有二女一男，候此人于草地。余观彼四人击网球，技甚精妙。余返身欲呼庄湜、莲佩同观。岂料余至客室，则见庄湜犹痴坐梳花椅上，目注地毯，默不发言。莲佩则偃身于庄湜之右，披发垂于庄湜肩次。哆其唇樱，睫间颇有泪痕。双手将丝巾叠折卷之，此丝巾已为泪珠浸透。二人各知余至，莲佩心中，似谓吾今作是态者，虽上帝固应默许，吾钟吾爱，无不可示人者。而庄湜此时，心如冰雪。须知对此倾国弗动其怜爱之心者，必非无因，顾莲佩芳心不能谅之。读者或亦有以恕莲佩之处。在庄湜受如许温存腻态，中心亦何尝不碎？第每一思念上帝汝临，无二尔心之句，即亦凛然为不可侵犯之男子耳。余问庄湜曰：“尊婢睡醒么？”庄湜微曰：“吾今往谒阿婢”，遂借端而去。莲佩即起离椅，就镜台中理其发，而后以丝巾净拭其靛。余中心甚为莲佩凄恻，此盖人生至无可如何之事也。迄余等返江湾，庄湜频频叹喟，复时时细诘侍婢。是夕余至书斋觅书，乃见庄湜，含泪对灯而坐。余即坐其身畔，正欲觅辞慰之。庄湜凄声语余曰：“灵芳之玉簪碎矣。”

余不觉惊曰：“何时碎之？何人碎之？”庄湜曰：“吾俱不知。吾归时，即枕下取观始知之。”庄湜言已，呜咽不胜。适其时莲佩亦至，立庄湜之前问曰：“君何谓而哭也？或吾有所开罪于君耶？幸相告也。”百问不一答。莲佩固心知其哭也为彼，遂亦即庄湜身畔，掩面而哭。久之，侍婢扶莲佩归卧室。余见庄湜战栗不已，知其病重矣，即劝之安寝。明晨，余复看庄湜。庄湜见余，如不复识。但注目直视，默不一言。余即时请谒其叔，语以庄湜病症颇危。而稍稍道及灵芳之事，冀有以助庄湜于毫末。其叔怒曰：“此人不听吾言，狂悖已甚！烦汝语彼，吾已碎其玉簪矣。此人年少任情，不知炫女不贞炫士不信，古有明训耶？”言已，就案草一方交余曰：“据此人病状，乃肝经受邪之证。用人参、白芍、半夏各三钱，南星、黄连各二钱，陈皮、甘草、白芥子各一钱，水煎服，两三剂则愈，烦为我照料一切。”言时浩叹不置。余接方嗒然而退，招侍婢往药局配方。侍婢低声语余曰：“燕小姐昨夜死于卧室，事甚怪，主母戒勿泄言于公子。”余即问曰：“汝亲见燕小姐死状否？”侍婢曰：“吾今早始见之，盖以小刃自断其喉部也。”余曰：“万勿告公子，汝速去取药。”及余返庄湜卧内，庄湜面发紫色，其唇已白，双目注余面不转。余问安否？累问，庄湜都如不闻。余静坐室中待侍婢归。庄湜忽而摇首叹息，一似知莲佩昨夕之事者。然余心料无人语彼，何由知之。忽侍婢归以药付余，复以一信呈庄湜。庄湜观信既已，即以授余。面色复变而为青。余侧身抚其肩，庄湜此时略下其泪，然甚稀疏。余知此乃灵芳手笔，顾今无暇阅之。更迟半句钟，侍婢将汤药而进。庄湜徐徐服之，然后静卧。余乃乘间披灵芳之信览之。信曰：“湜君足下，病院相晤之后，银河一角，咫尺天涯。每思隆情盛意，即亦点首太息而已。今者我两人情分绝矣，前日趋叩高斋，正君偕莲姑出游时也。蒙令叔出肺腑之言相劝。昔日遗簪，乃妾请于令叔碎之用践前言者也。今兹玉簪既碎，而吾初心易矣。望君勿恋恋细弱，须一意怜爱莲姑。妾此生所不与君结同心者，有如皦日。复望君顺承令叔之命，以享家庭团圆之乐，则薄命之人亦堪告慰。嗟乎！但愿订姻缘于再世，尽燕婉于来生。自兹诀别，夫复何言！灵芳再拜。”余观竟，一叹庄湜一生好事，已成逝水；一叹莲佩之不可复作，而灵芳此后情境，余不暇计及之矣。庄湜忽醒而吐，余重复搓其背。庄湜吐已语余曰：“灵芳绝我，我固谅之。盖深知其心也。惜吾后此无缘复见灵芳。”然而言至此，咽气不复成声。余即扶之而卧，直至晚上，都不作一言。余嘱侍婢好好看视。冀其明日神识清爽，即可仍图欢聚。余遂离其病榻，归寝室。然余是夕已震恐不堪，亦惟有静坐吸烟，联吸十余枝，始解衣而睡。出新表视之，不觉一点半钟。余甫合眼，忽闻有人启余寝室之门。望之，则见侍婢持烛仓皇带泪而启余曰：“公子气断矣。”余急起趋至其室，案庄湜之体，冷如冰霜。少间，其叔婢俱至。其叔舍太息之外无他言，唯其婢垂泪颤声抚庄湜曰：“汝真不解事，累我至此田地。”言已

复哭。天明余亟雇车驰至红桥某当铺，出新表典押，意此表今不送人亦无不可。余既典得四十金，即出。乃遇一女子，其面右腮有红痣如瓜子大，猛忆此女乃灵芳之婢。遂问之曰：“灵姑安否？”女含泪不答。余知不佳，时女引余至当铺屋角语余曰：“姑娘前夕已自缢桐哉，今家中无钱部署丧事，故主母命我来此耳。”余闻此语，伤心之处，不啻庄湜亲闻之也。迟三日为庄湜出葬之日。来相送者，则其远亲一人，同学一人，都不知庄湜以何因缘而殒其天年也。既安葬于众妙山庄，余出厚资给守山者，令其时购鲜花，种于坟前，盖不忍使庄湜复见残英。今兹庄湜、灵芳、莲佩之情缘既了，彼三人者，或一日有相见之期，然而难也。

(完)

后 序

余恒觉人间世，凡一事发生，无论善恶，必有其发生之理由。况为数见不鲜之事，其理由必更充足。无论善恶，均不当谓其不应该发生也。食色，性也。况夫终身配偶，笃爱之情耶？人类未出黑暗野蛮时代，个人意志之自由，迫压于社会恶习者又何仅此？而此则其最痛切者。古今中外之说部，多为此而说也。前者吾友曼殊，造《绛纱记》，秋桐造《双枰记》，都是说明此义，余皆叙之。今曼殊造《碎簪记》，复命余叙，余复作如是观。不审吾友笑余穿凿，有失作者之意否邪？

一九一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独秀叙。

寺 钟

法国 路梅脱 著 汪中明 译

此篇法文原名“La Cloche”。作者路梅脱氏（Jules Lemaitre），乃法国格雷挪勃尔 Grenoble 大学文科教授。氏生于西历一八五三年，法国洛伊来（Loiret）府之洼内西（Vannecy）镇。生平著述极富，尤以所著 le Député Leveau, l’Ainée, les Rois, la Massière 各篇，见称于时。邃于哲理，故多耐人寻味。

译者识

郎突村之礼拜寺，百年前古堡也。寺中有一剥落之钟，建于寺屋之巔，似市廛之商标然，用以志此屋之久经岁月者。钟发声如扯败絮，又似幽婺哀泣，音殊惨厉。即野老牧童闻之，亦足助其愁思而生感慨。寺中道人曰瓜伦丁，年逾耳顺，体弥健硕，望之不啻三十许岁人。然鬢鬢白发，纷披两颊，足与村女束发之丝结争辉。性本仁慈，道行复高洁，故深得村民之信仰。

一日，村民集议，为道人祝卓锡五十年之大典。争欲辅以隆仪，乃醮得百金。公推代表三，转致瓜伦丁，请即将此款购寺钟，以作永久之纪念。道人受金，心大感动，祷天不已。欲陈词致谢，一时殊不得一语，口中呐呐，惟报之以上帝鉴临，默祐吾好善之众庶而已。

明晨，道人首途，徒步往露斯镇。转乘街车赴蒙越维克城购钟，借负村民之嘱托。行时但见道中绿树成荫，枝间莺声啾啾，阳光透荫而入，景甚雅丽，弥动逸趣。不期纵步而前，脑中满贮钟声，丁当作响。及将至露斯镇，道旁驻一脱轴之车，离车不远，一老马横卧地上。四足僵直，头脑迸裂，臀部之骨，脱肉而出，双睛怒突，状大可怖。一老翁，一老妇，衣败絮之衣，坐于沟旁，伏地干号，哭此惨死之老伴。一垂髫弱女，自沟中徐起，面道人作乞怜状。声柔而和，迨一发吻，无殊黄鹂之度曲。女面色青如硝皮。上着衷衣，下裹布裙。双瞳晶莹似漆，唇若已熟之樱桃，不加点而红。焦黄之

臂，绚染蓝花。铜圈绾发，披于两肩。埃及女神不啻也。道人睹状，伸手探囊。意欲取铜币两枚，与之。而神为弱女目光所触遂，停步询所苦。弱女言曰：“我辈一家，恃长兄以度日。长兄近为人所控，罪为攘人之鸡，现已钩稽入狱。我辈枵腹二日，羸马复倒毙道中，车则脱轴而毁，零落于地，苦何堪言？故双亲始效秦庭之泣耳。”道人聆女言，复纳铜币于囊，取白巾以拭面。女续言曰：“婢子幼学幻术，我母意谓此亦取世之资。今则深入窘乡，衣服褴褛。村市中人，不复允我辈售技，我辈其已矣。”道人曰：“曷不执役于人，以俟天命。”女曰：“人之见我，如见厉鬼。争投以石，避之不暇，安望动若辈之怜惜？矧婢子只知跳荡作剧，从未执役于人，使我辈之马尚存，复有款以购衣饰，我辈尚足以自立。今则死耳。”女言至此，泪下如绠。道人感动逾恒，纳巾于囊，柔声询之曰：“若敬天帝乎？”女曰：“天帝倘能拯人于难，我何为不敬？”道人念村民馔金满贮囊中，然非己物，何能举以拯人？正踌躇间，而少女之目停睇不少瞬，似已窥知道人隐情者。道人突谓女曰：“若警敏极矣！”女骤闻此语，不解所谓，默不作答。然辛酸之泪，夺眶争出。道人解衣出囊金以授女，女伸手接之，振衣而起曰：“敬谢先生，我爱天帝，并爱先生矣。”遂趋赴二老人之前，二老人尚伏地大号，哭其已死之马。

道人既出金，复向露斯镇前行。心中愉快，如获重宝。念拯此寡人，必邀天帝之嘉许。盖宿信天帝仁慈，必不愿此辈无告之民，入于颠沛之途也。既思购钟之款已罄，蒙越维克之行，似宜作罢，乃觅路竟归。转念此款不属于己，无端予此不相识之女丐，则大悔。冀返原金，以谢村人。及驰回其处，则道旁惟存已死之马与脱轴之车，而人已杳矣。愈思愈悔，若负大厉。失信于村民，无异犯窃攘之重罪。思及事之结果，竟体汗流，不知所可。无法隐匿其事，一也；如何补救，二也；何地觅此巨款，以偿村人，三也；何以解于村民之诘问，四也；声望之堕落，五也。既行且念，踟躇不前，而天油然作云，沛然下雨。卷此老教士入于狂风暴雨之中，而老教士不得不踉跄归去。

瓜拉士丁克者，道人之老仆也。讶道人归来之骤，询道人曰：“还何速也？岂未赴蒙越维克乎？”道人颜忸怩，口啜嚅，久之，乃曰：“然。余至露斯镇，不得街车而返，慎勿言诸人，谓我已归来也。”逾日，应行弥撒之典。道人闭居寝室，不敢亲临。自后寺中之空场花圃，亦不见道人之踪迹。继有人来觅道人赴克陆模舒村，为一临死之人作祷。瓜拉士丁克答以未返，道人止之，出面其人，偕往彼处。此为道人自露斯镇归后第一次出门也。

然自克陆模舒归来，途遇一信教綦笃之村民，即以此次旅行安适与否为问。道人遂作第二次谎语矣，曰：“我友，此行固甚适也。”“钟已购乎？”道人复作谎语报之曰：“我友，此无待问，钟以银制，故发声清越。一击之下，作响久而始止，我友佳

乎。”曰：“我辈以何时始得见此钟乎？”曰：“为时固甚暂也。然钟之命名，必钁于面，而捐款者之衔名，与乎节录之经文，亦必如之。此则少需时日耳。”

道人返寺后，呼询瓜拉士丁。倘货去屋中一切，能得百金之款否。瓜拉士丁曰：“主人欲货家具乎？除主人信用外，屋中一切，桌也、椅也、時計也、衣櫥也，恐以四金售去，犹无人顾问也。”道人曰：“然则以后减餐授膳其可？”瓜拉士丁曰：“百金巨款也，岂片时所能集？主人其有不可告人之隐乎？仆观主人，自蒙越维克城返后，愁颜莫舒，郁郁已甚，此岂无故而然者。”道人经瓜拉士丁之穷诘，知不能隐，尽以所遇告。瓜拉士丁曰：“此愈显主人之仁慈，于声望无损也。百金未集以前，攻诘之来，仆一身任之可耳。”自后瓜拉士丁遂日作誓言，以应付村人。不曰钟尚从事熔铸，即言钟已送往罗马，请教皇行授名大典。道人虽纵其所为，而心则大戚。击刺既深，肌革锐减，两颊见骨，无从前之健硕矣。

道人卓锡纪念之期已过，钟尚未至。村民大哗，攻击之声四起。华利哥者郎突村之铁匠也，谓亲见瓜伦丁在露斯镇作狭邪游。村人益信购钟之款为道人所侵蚀，道人遂大为村众所菲薄。遇诸途，亦不为之礼。道人大窘，念以他人之金钱，作一己之豪举，遂致毕生名誉，扫地以尽，赧颜对人，愤欲自戕。然一交睫，则少女含泪，盈盈而前，衿衽致谢之状，惆怅于前。自戕之念，恃以暂息。日复一日，决意将此事实宣布于众，以凭村人之公判。

礼拜之晨，村众全集寺中。祷告已毕，见道人升坐，颜色惨白，状极严肃，如临战地，大声向众曰：“众听之，余有一事，不得不表白于众。”众见其色之庄，倾耳以听，而钟声大起。众不待其辞毕，起坐大呼曰：“白银之新钟!! 白银之新钟!!”

此果何意乎？岂天帝使诸神悬钟寺巅以挽救道人之声望乎？我知其不然也。或曰：距郎突村三里之遥，有一閤第，为美国二富翁苏齐与贝尔先华所居。瓜拉士丁往哀之，具道所以，富翁颔之，乃演成此剧焉。而郎突村人终不知道人所欲宣布者何事。敬爱道人心，乃与日俱深。

(完)

藏晖室札记

胡 适

吾友藏晖留寓美洲日久，以其所作札记十数册，先后邮示，以代寄书。篇中于殊俗之民风、政教学术思想，记述特详。余感良友意厚，重录一编。内有关于私人交际，与附图画记载，芟去什五，都成十余万言。令人读之，莫不恍如神游海外。因思吾国改革以来，已十余载，而昏聩者仍笃守东方旧习，与世界趋势，动辄背道而驰。识者忧之，深望国内之士大夫，常往来欧美，览观大势。庶执著之心，久而自悟。此编胪陈事物真相，犁然可观。要与吾民廿世纪之新思潮大有关系。以视近之丛谈野乘，仅资谈助者，不宁有上下床之别乎。至于身旅异域，宗国危亡，眷怀尤切。故尽心力于国民外交。解难释疑，以为祖国辩护。使彼邦人士，有所观感。不致以洗衣工人，一笔抹杀。读之尤足令人起敬。吾辈青年志行类多薄弱，诚不可以无攻错。今将此编公布，未及请于藏晖。事贵有益社会，吾友或不以为忤也。

怡庵识

西国报章，多有“时事画” Cartoon 一栏，聘名手主之。其所画或讽刺时政，或褒贬人物。几于不着一字，而利如锋霜，爽如哀梨，能令人喜，亦能令人叹息。其为画也，盖自成一种美术。欧美二洲，以此艺著者无数。而其真能独树一帜，自成宗派者，亦复寥落无几。盖其为画也，如为文然，贵以神胜，以意胜者次之。其但记事实，炫技巧，供读者一笑而已者，不足尚也。吾所见欧陆诸国之名作极少，不敢妄为月旦。若英美两国之作家，于美得 Robinson（骆宾生）及 Minor（漫老）二家；于英得“Punch”（彭箕）之作者，皆为此道上乘。

巴尔干两次血战之后，欧洲列强出而干涉。割阿尔奔尼亚之地，立为独立国，令卫得王（Wied）王之。卫得庸暗，国多内乱。美国驻希腊公使，George Ired Williams，特至其国访查。见其政府之黑暗，人民之受压制，教派之纷争，慨然大愤。即为文告天下，弃官去，誓将助阿之新党，推翻现有之政府。此种义愤之举，在今日殊不可多

得也。

威尔逊与罗斯福本月演说，其大旨寥寥数言，实今日言自由政治者之大枢纽，不可不察。威尔逊氏所持，以为政府之职，在于破除自由之阻力，令国民人人皆得自由生活。此威尔逊所谓“新自由”者是也。罗氏则欲以政府为国民之监督，维持而左右之，如保赤子。二者之中，吾从威氏。威氏不独为政治家，实今日一大文豪，一大理想家也。其人能以哲学理想为政治之根本。虽身入政界，而事事持正，尊重人道。以为理想与实行，初非二事，故人多以为迂。其实威氏之为伟人，正在此处，正在其能不随流俗为转移耳。其外交政策，自表面观之，似著著失败。然以吾所见，则威氏之政策，实于世界外交史上，开一新纪元。即如其对华政策、巴拿马运河税则修正案、哥罗比亚新条约，皆是人道主义。他日史家，当能证吾言之不谬。七月四日（独立节），威氏在斐城演说。其言句句精警，语语肝胆照人。其论外交一段，尤痛快明爽。其得力所在全在一“恕”字，在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八字。其言曰：“独立者，非吾人私囊中物已也，将与天下共之。”又曰：“若吾人以国中所不敢行之事，施诸他国，则吾亦不屑对吾美之国徽矣。”又曰：“天下之国，有宁吃亏而不欲失信者，乃天下最可尊荣之国也。”又曰：“爱国不在得众人之欢心。真爱国者，认清是非，但向是的一面做去，不顾人言，虽牺牲一身而不悔。”又曰：“人能自省其尝效忠祖国，而又未尝卖其良心者，死有余乐矣。”凡此皆可作格言读，故节录之。

读《外观报》，有 H. Addington Bruce 氏，论“The Importance of Interested.”（The Outlook, July 18, 1914）一文，极喜之。节其大要如下：“人生能有所成就，其所建树，对于一己及社会皆有真价值者，果何以致此耶？无他，以其对于所择事业，具深挚之兴趣，故专心肆力以为之耳。弗兰克林幼时，父令习造烛，非所喜也。后令习印书，亦非所喜也。惟以印书之肆易得书，得书乃大喜，日夜窃读之。十六岁即不喜食肉荤，节费以买书，复学作文。肆习勤苦，文乃不进。年未三十，而名闻远近。及其死也，欧美二洲交称之以为圣人云。达尔文少时不乐读书，家人以为愚钝。日惟喜闲行田野中，打枪逐狗杀鼠。其父忧之，令人格拉斯哥（Glasgow）大学习医，数月即弃去。又令人康布利基（Combridge）大学习经典。既至，适韩思洛（Henslow）主讲天然学。达尔文往听，韩令日入深林中，采花草，捕虫鸟为标本。达大喜过望，习动植物学极勤。……他日遂发明进化之说，为世界开新纪元云。莫杂特（Mozart）父为宫中乐师。莫襁褓中，习闻乐器辄大喜，又时以细手按拍。父奇之，未三岁即教之乐器，所教辄能为之，四岁已能奏钢丝琴（Harpsichord），五岁已能谱曲，六岁习胡弓（Violin），惊倒国中名手……其后遂成世界音乐巨子。此三子之能有所建树，成不朽之业者，以其所择业为性所酷嗜。兴趣所在，故专一以赴之，其成功宜也。成功之要道无

他，浓挚之兴趣，辅之以坚忍之功夫而已耳。然坚忍之功夫，施之于性之所近，生平所酷嗜，则既不勉强，收效尤易。拿破仑喜战阵，虽在剧场乐部，其心中所筹划，皆调兵之布置也。莫杂特自三岁即习音乐，于世界巨作，无所不读。一日与友人击弹子（Billiard），口中咿哑不绝。戏终，自言已成一谱，即其最著名之“Zauberflote”之第一节也。是故为父母者，宜视其子女兴趣所在，以为择业之指南。又宜于子女幼时，随其趋向所在，培植其兴趣。否则削足适履，不惟无成，且为世界社会失一有用之才，滋可惜也。”

顷与友人发起一读书会，会员每周最少须读英文文学书一部。每周之末日，相聚讨论一次。会员不多，余第一周所读二书：（1）Hawthorne: The House of Seven Tables. （2）Hauptmann: Before Dawn. 上所举第二书，乃当代德国文学泰斗，郝卜特曼（Gerhart Hauptmann）最初所作社会剧，郝氏前年得诺倍尔奖金，推为世界文学巨子者也（诺倍尔赏 Nobel Prises 详见下记）。此剧名译言《东方未明》，意在戒饮酒也。德国人嗜饮，流毒极烈，郝氏故诤之。全书极动人，写田野富人家庭之齷齪，栩栩欲活，剧中主人 Loth and Helen 尤有生气。此书可与易卜生社会剧相伯仲，较布若（Brieud）所作殆胜之。自易卜生（Ibson）以来，欧洲戏剧巨子多重社会剧，又名“问题剧”。“Problem Play”以其每剧意在讨论今日社会重要之问题也。业此最著者，在昔有易卜生（挪威人），今死矣。今日名手在德为郝氏，在英为白纳硕（Bernard Shaw），在法为布若氏。

赫克尔一元哲学（续前号）

马君武

第二节 人之身体构造

一切生理研究，及一切有机体之形状及生活作用之研究，皆以可见之身体为标准。形态学及生理学之现象，皆具于是。人类及其他自然界之生物体，皆依此定理。徒观察外形，不足以尽研究之功，故必详察其内部，精究其大小各部分。凡关于此种研究之科学，名解剖学。

人类解剖学 最初引起人类身体构造之知识者为医学。古时司此事者在欧洲为教徒，当时为文化最高代表。在耶稣纪元前千余年，已略具解剖知识。但较为详密之经验，则自分解哺乳动物得之，更以是推于人类。耶稣前五六百年，有恩倍斗克累司（Empedokles）对某克里偷司（Demokritos），尤以有名医生喜剖克拉推司（Hippokrates）为最著。至亚里斯多德（Aristoteles），则以哲学家兼科学家，知识尤博，称为生物史学之原祖。其后惟希腊医生卡伦奴司（Claudius Calenus）甚有名。耶稣后二百年，在罗马行医。当时解剖人体，悬为厉禁。故其知识非直接自人体得来，而自与人类最相似之猿类解剖得之。其实可名为比较解剖学者。

耶稣教兴，主张神秘之世界观念。解剖学及其他科学，又复衰绝。罗马教皇常谋闭锢人类之知识，尤不欲世人知人体构造。故在十三世纪百年内，惟卡伦奴司之人体解剖书及亚里斯多德之生物史书，流传于世。直至十六世纪，经路德改新教后，教皇之世界精神统治权，乃被打破。哥白尼（Kopernikus），之新天文学说出，宗教之世界观念，乃失根据。人体构造之知识，即于此新时期重复发达。当时著名之解剖学者，有如韦沙鲁司（Vesalius）、欧司达邱司（Eustachius）、法娄皮乌司（Fallopilus）皆依自己之根本研究，以得人体之详确知识。其后学者辈出，人体解剖学之基础大定。是时韦沙鲁司尤富于思想，好学不倦。二十八岁时，著人体构造论“De humani corporis fabrica”，集解剖学之大成。其后移居马德里，为西班牙王查尔第五（今译为菲利浦）第二之御医。而天主教会指为魔徒，宣告死罪，后减为贬徙，至耶路撒冷。归时行至臧

特 Zante 岛船破，死于穷病。

比较解剖学 十九世纪对于人类构造之贡献，为二种重要研究之新方向，即比较解剖学及细胞肌体学，后者又名显微镜解剖学。欧洲至十五世纪尚以死刑禁止解剖死人体。此后三世纪内，解剖学者大概只研究人类机体。直至一八〇七年，法国动物学者曲越儿 George Cuvier 始创比较解剖学，著“Lec, ons snr l' Anatomie comparée”，发明人体与兽体之各定例。但其前一七九〇年，德国桂特 Goethe 已以人骨架与其余哺乳动物之骨架相比较。曲越儿则详及其余诸机体，分为独立之四大类，即脊椎动物、节足动物、软体动物、射线动物，而以人类归于脊椎动物类。又一七三五年，李累 Linné 著生物系 Systema naturae，已以人类归哺乳动物类。于此中又分出主兽级 Primates。此级内又分三部，为半猿部 Lemur、猿部 Simia、人部 Homo，但未以比较解剖学立为独立科学耳。至十九世纪，则此学大发达。著名之学者有梅克耳 Friedrich Meckel、米勒 Fohannes Müller、欧文 Richard Owen、赫胥黎 Thomas Huxley、格根保儿 Carl Gegenbauer。格根保儿于一八七〇年著《比较解剖学通论》，始以达尔文所发明之人类起源说为生理学原理。此外著书甚多，皆根据实验，材料极富，一以进化论为归。一八九八年，著《脊椎动物比较解剖学》，谓人类具脊椎动物本性。引证详明，根本大定矣。

细胞肌体学 Histologie 及细胞学 Cytologie 显微镜解剖学亦于十九世纪发明，而其方向则与比较解剖学全异。一八〇二年，法国医生比沙 Bichat 始以人体分解之最细部分，用显微镜观察之，以定各肌体 Hista, Tela 之关系。但此时肌部之共同元素为何物，尚未明了。故比沙之研究，不能贯彻。至一八三八年，司奈登 Matthias Schleiden 发明植物界细胞，同时司旺 Theodor Schwann 发明动物界细胞。至十九世纪之第六十年内，寇里克 Albert Kölliker 及威寿 Virchow 始倡细胞理论及肌体说，以解释无病及有病之人类机体。谓“人类如一切动物，其肌体皆自极微小之细胞所成。此等微小细胞聚合以成人体，如公民聚集以成国家。人体之细胞数盖以万亿计。凡细胞皆自母细胞 Cytula 分离生长。细胞先聚，集为肌体。在人类与其余一切哺乳动物同。”发达最新最高之哺乳动物级，有特别晚成之性质，与他级异。有如哺乳动物之毛发、皮腺、乳腺、血胞等之显微镜组织，与其余脊椎动物所具者迥异。以人类就此等生理学关系言之，实为真正之哺乳动物。

寇里克及来底希 Leydig 之显微镜研究，不惟就人体动物体向各方面扩充吾人之知识，且述明细胞及肌体之进化史。又证明齐包德 Carl Theodor Siebold 之重要理论，谓“最下动物如睫虫类 Infusorien 及根足虫类 Rhizopoden 为单独细胞之所成”。

人类之脊椎动物本性 人体之构造，无论巨细，皆具有脊椎动物之特性。一八〇一年拉马尔克 Lamarck 最初发见此事。依李累之说，分脊椎动物为四类，即哺乳类、鸟

类、双栖类、鱼类，皆为高等动物；又分下等动物为二类，即六足虫类及软体类，又名非脊椎动物类。一八一二年，曲越儿皆以比较解剖学证实之。其实一切脊椎动物，自鱼类以至人类，皆有大致相类似之处。如皆具强固骨架，有硬骨及软骨，皆具脊椎及头壳，头部之组织复杂。差异虽多，而皆离原形不甚远。且脊椎动物之背部皆具灵魂机体，即脑筋集中系。分为脑髓及背脊，脑髓为知觉及一切灵魂作用之工作器，藏于头壳之内，其构造及大小虽不同，而集合之特状则莫不同。

再以人身其余机体与其余脊椎动物相比较，亦得同一之现象。机体之大小及构造，在特别部分虽因与生活条件适合之结果，互相差异。而其最初及互有关系之位置不变。有如血液皆自二大管流动，其一居肠上，其一居肠下。其通过心脏之时，部位各别，此皆脊椎动物之特性。又肠部亦最初分为二部：其一以司呼吸，名头肠；其他一以司消化，与肝脏连，名肝肠。又如肉筋系之分部，及排尿机关生殖机关之特殊。就此等解剖关系言之，人类实为真正之脊椎动物。

人类之四足动物本性 亚里斯多德以一切高等热血动物之具四足者，归四足动物类 Tetrapoda。及曲越儿更推广其范围，谓“两足之鸟及人类，亦归此类”。因其内骨架本起源于四足。人类之双手，鸟类及蝙蝠之双翅，本为四足动物之二前足所变成，定其名为 Ouadrepeda。

一切四足动物四肢之骨架，同一起源，此为最重要之事实。试以蝶螈及蛙之骨架与猿类及人类之骨架详细比较，可见肩骨前及腹盘骨后之重要骨节，在四足动物内莫不相同。最初具一中空之强骨，居前者名上臂骨，居后者名腿骨。次之为支持此骨之二他骨，居前者名下臂骨及腕骨，居后者名下腿骨及足骨。再以脚部比较，则见复杂诸小骨之配合，皆大概相似。在前足为手根骨手掌骨及五手指，在后足为足根骨足掌骨及五足趾，此诸小骨之形状至不同。有时与他骨混合，或遂不见，故甚难确定。此难问题直至格根保儿乃解释之。格氏于一八六四年著《脊椎动物比较解剖学》（*Untersuchungen zur vergleichenden Anatomie der Wirbeltiere*），谓陆居四足动物之五趾，本自水居鱼类之四线鳍所变来。一八七二年，格氏又著《脊椎动物头壳研究》（*Untersuchungen über das Kopfskeletten der Wirbeltiere*），谓四足动物最新者之头骨，实自鱼类最老者如鲨鱼之所变出。

石炭纪水陆双栖动物类发现，始具四足。每足五趾，至今遗传不变。人类亦复如是，甚宜注意。且四足之节骨、肉筋、脑筋之构造，在人类实与其余四足动物无大区别。就此等重要关系言之，人类实为真正之四足动物。

人类之哺乳动物本性 哺乳动物为脊椎动物之最新最高级。本自双栖动物类之老级变出，与鸟类及爬行类相似，而与其他四足动物有重要之区别。有如具有毛发及二

种皮腺即汗腺及油腺。腹部皮腺更起局部变化，成为特别机体，即乳腺。此乳腺聚集一处，遂突起成为乳房，以为哺饲幼儿之用。具乳房之动物，皆具有肉筋状隔膜 *Zwerchfell*，使胸膛与腹膛隔断。是惟哺乳动物有之，为其他一切脊椎动物之所不具。哺乳动物之头壳，亦具特状。如上下颞骨及听骨，此外如脑髓、嗅关、心脏、肺脏、内外生殖器、肾脏及他体部。其粗细构造，皆具有特状。是为哺乳动物与其先祖爬行类双栖类动物差异之特征。其变生在三叠系纪，距今至少一千二百万年。据此等重要关系言之，人类实为真正的哺乳动物。

人类之脐带动物本性 近世动物学者分哺乳动物为许多小族。一八一二年，布朗威尔 *Blainville* 则分之三分级：即叉骨动物 (*Gabeltiere*, *Monotrema*)、袋囊动物 (*Beuteltiere*, *Marsupialia*) 及脐带动物 (*Zottentiere*, *Placentalia*。或译曰“胎盘类动物”)。此三分级之区别，不惟在体部构造及发达之重要关系。且其成立之阶级，亦不相同。叉骨类之成立在三叠系纪 *Triasperiod*，袋囊类在侏罗系纪 *Zurazzeit*，脐带类在白垩系纪 *Kreidperiod*。人类即属于脐带类，具有脐带类之特性，与叉骨、袋囊二类相别。脐带类之胎体，在母腹留存甚久，由脐带皮以得营养。此脐带与胎衣合生，突入母体子宫之黏膜皮内。其相连之柔皮极薄，营养质即自母体血液传达儿体血液内。因是儿体能久居母体子宫内，以遂其发育。此为叉骨、袋囊二类之所不具。此外尚有解剖特状，如脑髓之发达，袋骨之消灭等。脐带类动物之发达，遂超出于他二类之上。就此等重要关系言之，人类实为真正之脐带动物。

人类之主兽级本性 近时有人将脐带动物分为一〇至一六族。若以近时新发见已绝种者加入，至少可得二〇至二六族。若依其有亲近关系者同列之，则二六族可合为八大族。其初祖为原始脐带动物 *Urzottentiere*，今于白垩纪化石中发见之。与侏罗纪之袋囊动物最相似。此八大族又可归为四部。今日之代表，即啮齿兽、分蹄兽、肉食猛兽、主兽四者。主兽内分为三族：即半猿族、猿族、人族。此三族有许多之重要特性，与脐带动物类其余之二三族相别。择要言之，即具长足，以与最初攀登高树之生活相适合。手足皆具五趾，有长指以便攀握树枝，具长爪。牙齿完全，分为四种：即门牙、尖牙、隙牙、大牙。其头壳及脑髓之构造，与其他脐带兽迥异。其构造愈完全者，在地球史上出现愈迟。据此等重要解剖关系言之，人类机体与其余主兽机体相合，故人类实为真正之主兽（或译主兽为高等哺乳类动物）。

人类之猿类本性 今以半猿类及猿类之身体构造相比较，有许多关系。可知半猿类较低、较老，猿类较高、较新。半猿类之子宫分为二种，与其余哺乳动物相同。猿类子宫左右合生成梨状，人类之子宫亦然。又在猿及人类之头壳、眼窝及睡骨窝有骨壁全隔离之，在半猿类此骨壁缺乏或发达不完全。且半猿类之大脑平而小，褶痕不显。

猿之大脑较大，所具灰膜亦发达较良，其褶皱渐明显，与人类相近，猿与人之手及面部尤相似。据此等重要关系言之，可知人类为真正猿类。

人类之狭鼻猿本性 猿族极多，一八一二年柔阿弗罗亚 Geoffroy 分为二分族，今之动物学分系皆依之，即西部猿 *Platyrrhinae* 及东部猿 *Catarrhinae*。前者居地球西半部，后者居地球东半部。亚美利加之西部猿，名阔鼻猿。其鼻低平，鼻孔掀向两边，中壁极阔。旧世界之猿名狭鼻猿，鼻孔向下，中壁甚狭。两种猿族之区别，又在耳鼓膜。阔鼻猿之耳鼓膜居上面，狭鼻猿之耳鼓膜深入耳鼓骨内，变为长而狭之骨质耳朵。在西部猿族其耳朵甚阔而短，或全缺乏。又狭鼻猿之牙齿数与人类所具牙齿数同，即乳牙二〇，常牙三二。每边具门牙二，尖牙一，隙牙二，大牙三。阔鼻猿类每边多一隙牙，全数三六。此解剖差异，在此二猿族皆同。分居东西两半球，已历百万余年，特性不变，是为人类起源最重要之历史。故人类为真正之狭鼻猿类，惟变为人类之狭鼻猿，今在旧世界已绝种耳。

人类之无尾猿本性 狭鼻猿之生存于亚洲非洲者，其形状诸多不同。具尾者名曰有尾猿，又名犬猿 *Cynopithecus*。不具尾者名无尾猿，又名人猿 *Anthropomorpha*。人猿比之犬猿距人类愈近，不惟无尾，及身体之形状相似也。其脊椎尾以五段脊椎融和而成，与人类同。犬猿之脊椎尾则以三段间或四段融和而成。就牙齿论之，犬猿之隙齿较长，而人猿之隙齿较阔。第一大牙在犬猿仅有四峰，在人猿则有五峰。又人猿及人之门牙外阔于内，犬猿反之。非亚二洲之人猿如猩猩等之体部构造，大概与人类极相似。犬猿之构造阶级，则相离甚远。任以何种机体比较可见。一八八三年解剖学家赫特门 Robert Hartmann 著《人猿及人猿机体与人机体比较论》，以人及人猿为一类，其他狭鼻猿及阔鼻猿别为一类。人与猿关系密切，实无可疑。

自比较解剖学所得各种重要事实，可见人与猿不惟极相似，且就一切确实关系言之，实即相等。二者同具骨节二百，皆依同样之秩序相配合；同具肉筋三百，以司运动；同具毛发；同具脑筋系；心脏同具四房，血液依同理流动；同具牙齿三二，秩序亦同；同具口涎腺、肝腺、肠腺以司消化；同具相似之生殖机关，以司续种之事。

更详细比较之，虽见人及猿各机体之大小形状，微有不同。然以高级人类与下级人类之体部构造比较之，亦非无差异可言，且以同种人比较之亦然。虽二人之高矮相同者，其耳目鼻口等，亦非完全相似。试于聚会场中留心观察之，可见各人之形状，实迥不相同。虽同胞之姊妹兄弟，亦复如是。然是于体部构造之根本同等事实，固无妨碍。其单独部分之生长，或有微异，不足为病也。

西文译音私议

陈独秀

译西籍，方與姓氏，权衡度量，言人人殊。逐物定名，将繁无限纪。今各就单音，拟以汉字。举其大要，阙所不知。如下表：

单独字母译音

A 亚 B 白 C 克斯 D 德 E 厄 F 夫 G 格 H O (凡字母必直接合母音始发音者皆缺) I 易哀 J O K 克 L 尔 M 姆 N O O 阿 P 卜 Q O R 儿 S 斯
T 特 U 尤虞 V 甫 W O X 爱格斯 Y O Z 兹

拼合字母译音

Ba 巴 Da 达 Fa 法 Ga 加 Ha 哈 Ja 惹 Ka 卡 La 拉 Ma 马 Na 那 Pa 帕 Ra 喇 Sa 萨 Ta 塔
Va 伐 Wa 瓦 Ya 牙 Za 杂

Be 贝 De 兑 Fe 非 Ge 徐 He 赫 Je 热 Ke Le 雷 Me 梅 Ne 内 Pe 佩 Re 芮 Se 绥 Te 推 Ve
肥 We 微 Ye 耶 Ze 醉

Bi 比 Di 狄 Fi 费 Gi 基 Hi 兮 Ji 日 Ki 其 Li 李 Mi 米 Ni 尼 Pi 皮 Ri 律 Si 西 Ti 梯 Vi 维
Wi 威 Yi 伊 Zi 兹

Bi 拜 Di 戴 Fi 该 Gi 该 Hi 海 Ji Ki 凯 Li 来 Mi 埋 Ni 奈 Pi 派 Ri 莱 Si 赛 Ti 泰 Vi Wi
外 Yi 埃 Zi 才

Bo 波 Do 多 Fo 佛 Go 哥 Ho 霍 Jo 若 Ko 苛 Lo 洛 Mo 莫 No 诺 Po 坡 Ro 罗 So 索 To 托
Vo 福 Wo 倭 Yo 约 Zo 左

Bu Du 丢 Fu Gu 勾 Hu 侯 Ju 柔 Ku 口 Lu 路 Mu 缪 Nu 钮 Pu Ru 卢 Su 素 Tu 图 Vu
浮 Wu Yu 尤 Zu 祖

Bu 布 Du 杜 Fu 弗 Gu 谷 Hu 胡 Ju 如 Ku 苦 Lu 卢 Mu 木 Nu 奴 Pu 蒲 Ru 鲁 Su—Tu—
Vu 缚 Wu 吴 Yu 虞 Zu—

Cha 查 Sha 夏 Wha 华 Gua 瓜 Qua 夸

Che 且 She 谢 Whe 徽 Gue 桂 Que 匱

Chi 支 Shi 希 Whi 惠 Gui 归 Qui 葵

Chī Shī 懈 Wī 怀 Guī 怪 Quī 蒯

Cho 却 Sho 学 Who Guo Quo 科

Chu 丘 Shu 修 Whu

Chū 区 Shū 虚 Whū

Ban 班 Dan 丹 Fan 方 Gan 刚 Han 韩 Jan 然 Kan 康 Lan 兰 Man 曼 Nan 南 Pan 庞 Ran
郎 San 三 Tan 唐 Van 房 Wan 王 Yan 杨 Zan 臧 An 安

Ben 边 Den 颠 Fen 芬 Gen 根 Hen 仙 Jen 染 Ken 铿 Len 廉 Men 门 Nen 能 Pen 彭 Ren
Sen 孙 Ten 天 Ven 焚 Wen 温 Yen 颜 Zen 曾 En 英

Bin 宾 Din 丁 Fin—Gin—Hin 亨 Jin 仁 Kin—Lin 林 Min 民 Nin 宁 Pin 平 Rin Sin 新
Tin 亭 Vin—Win 文 Yin 阴 Zin 精 In 印

Bon 奔 Don 东 Fon 丰 Gon 龚 Hon 洪 Jon 戎 Kon 孔 Lon 龙 Mon 蒙 Non 农 Pon 朋 Ron
轮 Son 生 Ton 顿 Von 奉 Won 翁 Yon 荣 Zon 宗 On

Chan 张 Shan 上 Whan 黄 Guan 光 Quan 匡

Chen 陈 Shen 申 When 昏 Guen 肱 Quen 昆

Chin 秦 Shin 盛 Whin—Guin—Quin—

Chon 筇 Shon 兄 Whon Guon Quon 空

说明

所谓父音 (Consonant. 即声也), 不合母音 (Vowel. 即韵也), 不能发音者, 乃言难定正音, 非皆绝对无音也。例如 BR DR FR GR KR PR TR ST 之前一字母, 虽不直接与母音联合, 亦能独立发音。又如英德俄三国语, D F K L P R S T V Z 之居语尾者, 虽其前为父音字母, 亦恒独立发音。其居母音之次者, 固照例发音。然其音亦为独立之音, 不随其前之母音而生变化也。例如英文 Put, pot, post. 三字, 其中之母音虽不同, 而语尾之 t 作特音则一也。

法德二语, 读 E 均入灰韵, 今从之。英语读 I, 有易哀长短二音。此即中土古韵之哈同部之理。今从英语, 以短音 i (易) 属之部, 以长音 ī (哀) 属哈部。y 分长短二音与 I 同, 故略之。法德之 I y 二音, 均有短无长。其作长音读入哈部者, 德为 Ei, 法为 Ai, 皆复母音, 非单独一 I 也。中土古韵, 灰齐同部。故英语读 E 入齐韵。今韵之齐相近, 灰哈亦相近, 变迁至为复杂。今分 E i ī 为三类, 而三者源流贯通, 中西一辙也。

中国现代之麻韵字, 古音多在歌韵。如阿字古在歌韵, 今韵歌麻二韵之音并读。山阿之阿, 则读入歌韵。阿哥之阿, 则读入麻韵。兹取以拟 O, 乃歌韵之阿, 非麻韵

之阿。今江浙两省及安徽之徽州，读巴卡马那夸查华等字，尚在歌韵。他省皆读入麻韵，故取以拟 A 韵之音。西文中，亦有歌麻二韵相通者，例如英语之 law, was, walk, all 等字之 A，皆读与 O 同。

中国古韵，尤虞相近。今音若杜、柔、路、缪、奴、鲁、素、图、浮、祖等字，尚尤虞并读。英文读 u 音之字，尤 (Pure) 虞 (Put) 兼有。法德读 u，只合虞韵，今二者并列。

复母音 Ai 同 E (灰韵)，Ie 同 I (之韵)。Eu 同 u (尤音)，英文，Ew 同 u (尤韵)，Ou (敖) 读若萧韵，Ow (敖阿) 或读若萧韵，或读若歌韵。法文，Au 同 O，Ou 同 ü (虞韵)，Eau 同 O，Oi 读音如 Wa，Ei 同 E。兹均从略。

梵文所谓随韵随鼻韵者，皆于字上加点作 M 音。今欧洲语言学者，亦多谓 M N 为半母音。证以中国江阳、先仙、真庚、东冬诸韵。其为 A E I o 诸母音，与半母音 N 相合而成一复母音也，确无疑义。兹故别为一音类。M 同 N，不另列。

英文读 E 入齐韵，且在语尾时，概无母音之作用。今拟 E 行之字，多为译法德文而设也。

B 声合华音帮母，P 声合华音滂母，D 声合华音端母，T 声合华音透母。固皆画然分别也。华音，帮滂均属重唇，端透均属舌头。故华译西文，B P 不分，D T 相混。然此亦不独华译为然。即西人语言，每多混乱。例如英人读语尾之 D，恒作 T 音。法人读 Paris 为 Baris，读 Palais 为 Balais，读 Station 为 Sdation。是皆 B 与 P，D 与 T 之相乱也。华译欧罗巴及法都巴黎巴拿马运河，均已沿用日久，未便改易。今后译者，B 之与 P，D 之与 T，不可无别也。

C 分刚柔二声，刚声同 K，柔声同 S，故不另列。

FVW 三声，合华音非，奉，微，三母。同属轻唇，而皆有分别。旧译 V 声，不轻乱于 F，即重乱于 W。今后译 F 声必用非母之字，V 声必用奉母之字，W 声必用微母之字，始各厘然有当也。

J 声，德文读同 Y 声。英文固有名词中，J 声不甚多。其重要者，如 Jesus 华译曰耶稣。Jerusalem 华译曰耶路撒冷，John 华译曰约翰，Johnson 华译曰约翰生，Judea 华译曰犹太，Jordan 华译曰约旦河，Joseph 华译曰约瑟夫，皆从德音。(约旦河，希伯来音原作 Yarden。荷兰神学者 Yansen，英文作 Jansen。南美洲哥伦比亚之 Yapura 河，英文作 Japura [音读则作 Yapora.] 罗马尼亚 Yäshe 城，英文作 Jässy。是译从德音者较正也。) 法文固有名词中，J 声极多。故 J 声皆拟以华音日母之字，专为译法文计耳 (华音日母之字，古时多在泥母。尔、耳、二、热、日、人、染、认、儿、弱等字，今江浙两省均读在泥母。故章太炎先生作音表，以日母之字附属泥母，不另立。然证以法

文J声，华音日母仍有独立存在之必要也）。

C之刚声，于华音属溪母。G之刚声，于华音属见母。均有分别。华译C声，多乱于G。例如Colombia译曰哥伦比亚，是读Co为Go矣。K声亦属华音溪母，与C之刚声同。

G之刚声，于华音属见母开口正韵。G之柔声，为其副韵（中国甲、加、家、假、角、街、江等字，亦均有正刚副柔二种音读）。Gu之声，于华音属见母之合口音。C之刚声及K声，于华音属溪母开口正韵。Ch之声（以英语言），为其副韵（中国客、确、敲等字，均有正刚副柔二种音读）。Qu之声，于华音属溪母之合口音。由是观之，G声与C（K同），声虽同为牙音，而声类各别。其副韵合口之变化，亦统系分明，不容紊乱也。

法德文读Ch之声，等于Sh，与英文大异。然以华音证之，亦可明其声变之例。华音牙喉二音，自来相通（章太炎先生音表〔见《新方言》〕，分五音三类，牙喉二音，列为一类，善矣。）例如牙音之溪字，可读入喉音之晓母。牙音之疑字，可读入喉音之喻母（日本汉音，喉音之字，多读入牙音溪母，如影香兴形等）。法德之读Ch如Sh，犹夫华语读牙音溪母之溪（Chi）字，如喉音晓母之希（Shi）字也。（因牙喉二音相通，遂明英德读J声不同之理。英文读J如G之柔声，于华音属牙音之见母。德文读J如y，于华音属喉音之影母）。

LNR三声，亦易混乱。依华音，L在来母，N在泥母，R则为弹舌音（佛典译者，用此译梵文R韵〔梵文单韵九，轻重R居其二〕，于来母之字加口旁为识）。泥母属舌头音，来母属半舌半齿音，其分别盖显然也。今译L声者，皆用来母之字，不误。译N声者，间或误入来母，然大体亦均用泥母不误。惟译R声者，自来与L声无别。例如亚喇比亚Arabia，西伯里亚Siberia，罗兰Rolland，莱茵河Rhein等是也。盖弹舌声法，不易标识，混乱久矣。今只得姑仍其旧。

译佛典者，以迦（CK）别加。（G柔音J）又以伽（G刚音）别迦，（CK）以啰（R）别罗，（L）似可采用也。

I之与yi，音有短长。以易、伊别之。尔在日母（或泥母），以之译属于来母之L，本不适当。今无相当之字，姑仍旧译惯例。

译字如杜、狄、戴、谷、李、雷、钮、张、陈、秦、查等，乃为译姓计也。Chi之译支，本不适合，以支那已成定名也。Ton之译顿尤，非是然以Washington（华盛顿）、Milton（弥尔顿）、Boston（波士顿）、Gladstone（格拉斯顿）久有定名，只得仍其旧也。En之译为英，Tn之译为印，皆从英吉利印度之定名。Shan之译为上，从上海之定名。Ki之译其，从土耳其之定名。余仿此。

En 之音，法文多读同 An，德文读同华音先韵，英文读同真文韵。华音真文先三韵相近，故 En 行之字二者并用。

上所论列，略具梗概而已。海内宏达，倘广赐教正，使译音得就统一，未始非学者节时省力之一道也。

青岛茹痛记（续前号）

淮阴钓叟

（三）某国人之侵略政策

夫吾人因政治不良起而革命，其至仰助强邻，本属倒行逆施之事。幸而西南护国军，微有自动之实力，未至授人以柄，不然危矣。国人倘或不悟，试观某国对于吾国匪党，则助其掠夺山东，以青岛为根据地。对于宗社党，则助其蹂躏南满，以大连为根据地。意在颠倒吾国，使吾吁食，以实行其侵略政策。故于大连竟许宗社党在某山大张旗鼓，编练军队。军服皆灰色，游行街市，众目共睹，并可直接逮捕执行枪毙，民党与官吏及无辜死者不知凡几。某国人视若无睹。至于青岛，本为前清遗老之桃源。自某国占领后，适当袁氏盗国之时，一变而为所谓革命党之渊藪。其时居某与某国交涉结果，以之为根据地，并以某国宪兵之力，夺据潍县。鲁省党人如刘大同、班麟书、吴大洲、吕子仁等，亦相继至。某国人此时颇示优待之意，盖欲乘此以玩弄党人于股掌之上也。于是不幸所谓山东之革命军，纷然起矣。某国人遂乘此施其夙谋已久之侵略政策，试详述之如后。

（一）政治的侵略 山东民军总司令，非居正亦非吴大洲，更非吕子仁与薄子明，实某国之守备司令。简言之，即某国之参谋部也。凡民军势力所至之地，即某国宪兵势力所至之地。无论关于国际或地方事件，动辄受其干涉。如民军占领地内中国电报局，某国不准修理。中国邮政局，某国亦不准传递。某国宪兵司令之命，民军领袖唯唯而听，勿敢抗辩。尤可恨者，某国宪兵司令，竟敢径在中国境内，逮捕中国人民。官民两军政府，无如何也。又民军各部，均聘有某国人为顾问。人数之多，以潍县为最。据确实调查，潍县司令部，某国人居十之六七，本国人十之三四耳。我仅欲用以办外交，融洽国际感情。彼则利用之以代我主张，为所欲为。凡民军一举一动，无不仰其鼻息。我之民军司令，若木偶耳。某国人之在潍县者，恃其有助攻之功，骄恣无礼，混扰百端。居正曾泣语同志，求死不得。然自作自受，又谁怨乎？

（二）经济的侵略 某国人满地狭，久欲染指于我中华膏腴之地。并移其如虎如狼

之破落户，而生息于我祖宗庐墓子孙长养之地。读者诸君，倘知南满洲之情况若何。则山东现状，亦可知其大略矣。青岛本为德人之东亚商业中枢，中国商人亦不少。自某国占领后，遂极力用其政治权力，取缔中国商人。一面极力输入其国货，假胶济铁路以直达吾腹地。于是青岛市中，如小卖商、料理屋、洋服店以及豆腐商等，均系休儒主之。而吾中国人所经营，全然绝迹矣。且铁路沿线，均有某国商店、料理店、及娼妇。注其全力，以吸我之膏腴。某国人曾语我民党某君曰：“敝国与贵国极力讲求亲善，绝无侵略野心。即如青岛之苦力与人力车夫，均系贵国人，敝国不与竞争。笃厚邦交，不为不至。”其侮辱我国家，蔑视我人民，至矣尽矣，蔑以加矣！

山东殷富，甲于他省，人民知识浅陋愚顽。虽多素封之家，不知发展之道。银铜各币，多藏诸窖内，贯朽而不可用。此次革命军起，富厚之家逼近战地者，十之八九，皆受匪党与某国人联合之劫掠。东鲁历年储蓄之精华，发泄尽矣。其孔方制钱，多被某国人由革军方面、马贼方面，用极廉之价日夜收买。如制钱每斤，仅得某国军用手票一二角。每斤铜质，可造铜元八九百枚，利可数倍。且青岛及胶济沿线所通行之银铜各货，均系中国国币。某国仅仅由正金银行发出军用手票，以资流通。市上实币，均被吸收以去。

（四）某国人在山东之行动

某国人之待遇中国人，其轻蔑严酷如何？国人之留学其地羁旅其邦者，类能言之。然而较之吾人之在东三省所受种种之耻辱，犹是平等礼遇。盖吾人身居其国，彼邦人士，尚怀悦远之意。而南满同胞之被欺凌，久居东省者皆能道之。然而犹未足语于青岛之虐待情形也。某国人在青岛并胶济沿线，对于我国人，其法律其态度，较之对待韩国人者，有过之无不及。试述数事于下：

一、轮船之虐待 吾国人之赴青岛者，多不喜乘某国船。然若乘西洋船，登岸时必受种种之留难，势非乘某国船不可。于是高其价值，恶其饮食。彼则有所恃而不惧人之不来也。

二、居住之虐待 吾国人之留青岛者，居住不能享自由之权利。欲住某地，必得宪兵处之许可；欲迁某地，亦必得宪兵处之许可。家屋时时受宪兵侦探之检查。人口、姓名、年貌稍有不符，即遭斥责。而旅馆寓客，尤不堪其苦。入馆之时，既须受严密之调查，出馆之时，又必受严密之调查。若移寓而不先报告该宪兵司令处者，其斥责与前同。

三、行李银钱搜查之虐待 来往行李，均须检查。而自青岛他往者，尤不堪其苦。若行李中携带银钱或纸币为数稍多，即须有切实担保，否则全数没收。后来虽持周村

潍县各司令部之护照，其银款亦多被没收。

四、精神上之虐待分二种：（甲）用中国侦探及巡警以制中国人。凡有虐待之事，某国人皆不直接出面。概用中国之侦探及巡警当之。此辈奴隶成性，蛇蝎为心。欺凌同胞，必用其极，以博某国人之欢心，而保其衣食饱暖之地位，可恨亦可怜矣！（乙）用娼妓以传染其毒病，许中国人吸鸦片以戕折其身体。世界各国，莫不视鸦片为人道之恶毒，故禁之不遗余力。近日我国，亦切实严禁，务期断绝根株。而某国则独许中国人吸烟，大连青岛皆如是。又某国妇女卖淫者特多，梅毒流传，十而八九。某国即利用之以害我精壮之士。青岛未陷落前，既用之以毒德国兵士，而使之不任战斗。青岛既陷落之后，又复广为招徕、四处散布，由青岛而播种乎胶济沿线。于是吾国之革命军军官兵士，多受梅毒之中伤矣。某国人所开御料理者，即卖淫之所。而旅馆病院，亦莫不为幽会之地。

以上诸说，皆系概括的记载。后此皆征诸事实之谈也。有林君振新者，济南人，留学日本士官学校。日本大正四年第十期之毕业生也。于本年七月八号，由青岛乘“神丸”赴上海。登船时，即有日本宪兵服便服者一名偕华人侦探一名上前盘诘，立命开箱查验。林君以其来自日本，向未受过此种检查，且行李一肩，毫无违禁物品。况又系自此他往，并非自他适此。法当听人自由，不宜检查，以苦行旅。稍一迟疑，华人侦探大怒，（伺某国宪兵之意旨耳）上前批林君之颊。林君欲与之辩论，则两颊殷红，血流盈衫矣。林君急曰：“余系留学生，尔不应如斯待遇。”某华探曰：“乃翁最恶者惟留学生。汝若非留学生，乃翁尚不如是待汝。”林君知其不可以理喻，遂向某便服宪兵辩诘。某宪兵若有得意之状，笑而不答。而某华人侦探，已将林君衣箱锁匙捣毁。倾囊倒篋，衣服书物，横委板上。某宪兵遂命其将林君衣物拾起，以示谢意，而某华探不顾也。全船华人，有气填胸膈，擦拳摩掌者；有欲上前帮同林君申辩，而屡行屡止者；有抱头而泣，欷歔叹息者；亦有一二人无廉耻无血性，而视如无睹，谈笑自若者。余友方君壮侯，军界少年也。往送友人登船赴沪，适见焉。方君爱国心赤，归时为余流涕述之。

李元柱、李正球二君，亦民党中青年志士也。于七月杪偕同志十余人赴鲁。船抵青岛，时二君同在甲板上远眺，船员遂肆意干涉，几乎举步不能自由。李元柱君口衔纸烟一枚。船员厉声止之。李君曰：“不吃可矣，何咆哮为？”船员大怒，遂上前将李君元柱拳足交加，饱打一场。复将二李及同来诸人，押禁某国宪兵司令部，严加责罚。旋又押回船中，不准登岸。锁禁于一暗舱内，运送大连登岸。以吸纸烟而犯禁，稍一理论，即遭如此辱责。呜呼亲日派之革命志士！

朱君子良者，陆军军官毕业生也。与余等同赴青岛，寓连升栈。后与余等迁移若

野町，仍同居，一日行至街，忽被某国宪兵捕去。至该司令部后，即由宪兵长讯问由连升栈移寓，何以不先报告，飭令押禁。后经鲁绅班麟书君婉为缓颊，始行开脱。

有高某等者，赴高密民军投效。来青岛时，因人地生疏，遍觅客栈不得。某国宪兵，遂将彼等拘留不放。数日后，始解除禁锢。

又有某君自上海来青岛，某国宪兵在其箱篋中搜出《步兵操典》一书，竟指为乱党匪人。某君亦被痛诋一番，押送大连，以携一《步兵操典》而加之罚。而某国之辅助我民党者，究何事乎？

浙江陆军学生沈阚三君者，亦于七月杪赴青岛被押，送赴天津。流落半月，始归上海。为余述船中虐待情形，不一而足。

某国人之在胶济线者，多服华服，赴四乡收买铜钱。乡人初不敢应，则胁之以兵，临之以威。乡人不得已而为之买收。稍久则习为惯例，唯命是从。旋四乡制钱收买略尽，乡人不得已却之。于是某国人复施前技，肆行威逼。柳子厚所谓“叫嚣乎东西，隳突乎南北，虽鸡狗不得宁焉”者，真山东乡民之现状也。受虐积久，情不能堪，遂激成高密仇杀案件，昌乐仇杀案件。而吾鲁同胞，益无以救死矣。余游高密时，民军官长某君，为余述之如下：

昌乐某村，人烟稠密，丰厚之家甚多。一日有某国人八名，皆服华服，手持某国军用手票，迫为代买中国制钱。某村人以各户所储铜钱，均为某国人陆续买去，实系无以应命。向之婉言说明无从收买情形，请其转向他处收买。某国人各出勃朗宁手枪相拟。某村人民，为避去危险计，允为向他处代买若干，并求某国人等将收买额数减少。某国人等不但不减少额数，反限三日内一律买缴，悻悻而去。至第四日，此八人者，复持手枪来，勒令立将前限数目制钱缴出。某村人等哀求无效，为救死计，为正当防卫计，遂群起而致命于某国人。某国人死七人，逃一人。此一人者，即奔报彼国宪兵司令部。司令部遂小题大作，径派宪兵多人，越界将某村数百家，付之一炬，并锁拿老者数十人以去。盖少壮各自逃命，老者不克行，故均被拘。现在此案尚未了结。彼国人之行径，往往如是。某等亦只含垢忍辱耳。高密之案，略与此同，亦未了结云云。

国外大事记

记者

美国大总统之选举竞争

北美合众国大总统之选举制度，略异吾国。吾国由国会两院议员，组织总统选举会，美制则由各州选出与元老院众议院议员同数之选举人，于一定日期，举行总统选举（总统选举人之选举，于每届总统满任之前一年十一月第一星期二举行。各选举人之总统选举，于同年十二月第一星期三举行）。投票既毕，由各州政府，将得票数目，汇寄元老院。元老院复于一定日期，会同众院检计票数（即翌年二月第二星期三），倘得票之候补人，不足法定当选票额，则由众议院就得票最多之三人，举行抉选，此选举制度之大概也。至其实际运用，则由各政党于举行选举之年，开夏期政党会议，决定候补当选人。以后实际选举竞争，即各谋本党选举人之占得多数。依从来惯例，各党党员，绝对听从党议。对于决定之候补人，始终一致投票，未尝有所翻异也。故美国总统，候补当选之决定，恒在六七月间。总统当选之决定，则以十一月初旬选举人之选举结果为断。初不必俟，诸翌年之国会开票也。

美国本届总统威尔逊博士，于一九一三年三月四日就任（是日为历届总统〔自第一届起〕相沿之交替日，虽无宪法规定，已视为宪法之定期）。扣至明年（一九一七年）三月四日，应行交替。本年六月间，进步、共和、民主三党（此外尚有社会党、社会劳动党、禁酒党等三党，势力微薄，无关大局），分别开会，预选候补当选人。于时进步党决定罗斯福，共和党决定许士，民主党仍以今大总统威尔逊联任现职，使进步、共和两党，各不相让，则罗许尚须竞争，势必仍为威氏所得。罗斯福乃拒绝候补（因罗氏候补，除自己组织进步党，一致援助外，共和党已大部倾向许士也），推荐许士于同党党员，合力以抗威氏，而许士乃为共和、进步两党之候补当选人。

许士以学者资格，取得联邦高等法庭判事。平时对于政党，一言不发者已逾岁时。今次共和党预选之际，以不有中心人物，乃以三次投票之结果，为许氏所得。许氏闻报，立向威尔逊请解现职，退而与威氏逐鹿中原。一面以极长电文，宣布自己政见于

共和党预选会，承认党员有召唤意中所欲使役之人之权利，己身有承诺召唤之义务。关于选举运动，应有之准备，亦各以次设施。至八月中旬，开始巡行各地，为种种之演说，攻击现政府（民主党）之政策，不遗余力。所至颇受欢迎，且得罗斯福与塔虎脱之鼎力援助。民主党之信用，几乎一落千丈。同时威尔逊亦为对抗之游说，表扬现政府功绩，攻击共和党，初犹无甚明效。局外多为威氏隐抱悲观，然至选期届近，一转移间，全美人心，仍多趋向威氏，许十数月经费，不得不终归失败。此中消息，有足供吾人研究者。

共和党以军国主义为立脚地盘，今次许士宣布之政纲，即兢兢以民主党施政，不足使美国在世界之位置，日渐向上为言。声明自己执政，必准备吾人（自尊心所必要）之国防，以应（有名誉的和平）之希望。其侵略进取之意味，俱在言中。其攻击民主党也，以外交不振，为唯一之材料。然睹人民血肉之躯，以发扬国威，非美人所欲也。威尔逊处理外交，以不至战争为尽力之限度，适足买美人欢心。其关于内政，则功绩昭著。虽政敌之共和党，亦不得不承认之。兹举威氏四年间之政绩如下：

- （一）全美富力，由一千八百七十亿元，增加至二千二百八十亿元。
- （二）对于欧洲之负债，由六十五亿元，减至三十一亿六千元。
- （三）贸易额由四十三亿七千八百万元，加至六十五亿三千一百万元。
- （四）贸易输出超过，由五亿五千一百万元，加至二十一亿三千六百万。

观此则四年之间，增加富力至二成一分以上。威氏所造于美国人民者，宁复有限，其所以至此之因，则不得不归于外交之平和亲善。此美人所熟知者也。十月中，纽约某报，对于读者试行总统预选，投票结果，威尔逊得大多数。其余各报，亦多主张民主党胜利。同时美国思想界之重镇聂里恶博士（前哈巴大学总长），发表意见书于《纽约时报》及《阿兰特》杂志，表彰威氏功绩九端。首以废正巴拿马通航条例，疏通美国与列强意思，及修正关税率，增进国际平和为揭槩，其次及于巩固金融（指联邦正货条例），平均负担，（指联邦所得税法）避免美墨战事，修治道路，发展农业诸大政。而威尔逊为美国功臣，乃有明确之详定，非许士之攻击，所得损其毫发矣。

十一月七日，全美各州，同时举行选举人之投票。陆续电报结果，民主党已得多数，威尔逊之总统，已定联任一次。其和平政策，仍可施行四年。虽威尔逊当选为美国大总统之官电发表，尚待十二月举行选举，来年国会检计之后。依美国历来惯例，直可谓威氏已当选矣。

美丹两国间之领土买卖案

北大西洋之南，墨西哥湾之东，据加利皮安海之洋面，西印度群岛中，古巴海地

之东，有三岛焉。一名三塔克尔斯、一名圣约翰、一名圣马斯。自发现以来，隶丹麦版图，迄于今世。三岛面积，通计百三十八方英里。骤观之，似无甚价值。然美国政府，竟出二千五百万美金，与丹麦政府订立买收契约。草约业于本年八月二十四日签订，俟得两国议院同意，即见实行。美国上院，已于九月初旬予以通过。惟闻丹麦上院，对于该案，颇有不利之趋势。丹麦政府，将表决于普通投票。今后结果，虽未大定，而在美国方面，则有必得之心。此等交涉，既足为外交史上增一领土买收之事例，而关于美国之军防趋势，亦有大足令人注目者在也。

丹领三岛，在经济方面，无甚价值。自隶丹麦旗下，岁累国库以巨额之资金，故在丹麦方面，不啻拥守石田也。而在美国，则有无上之价值。美国鉴于世界趋势，不能不使大西洋太平洋舰队，自由联络。于是有巴拿马运河之大计划，不以为足，更辟尼加拉瓜运河。两河东口，并出加利皮安海，故加利皮安海之制海权，不完全置之掌中，则巴尼两大运河之防护，不得充分如意。丹领三岛，均在加利皮安海中。其圣马斯一岛，位于大西洋与加利皮安通道之冲要（大西洋通加利皮安之海道有三：（一）为玖马与三多明各间之温华德海路。（二）为三多明各与波耳力科间之摩纳海路。（三）为波耳力科与小安提耳斯诸岛间之发京海路是也。（一）（二）两路，如玖马，三多明各，波耳力科诸地，或为美国领土，或归美国保护，制海权均在美国手中。唯第三之发京海路，仍在他人掌握。圣马斯，即当发京海路之冲要者也）。该岛本身，复有“美洲直布罗陀”之称号。其露洛特港据天然之形势，口狭湾深，为最良之海军根据地。稍事设施，即为易守难攻之要塞，早为专门学家所称道。美人之重视三岛，固势有必然者矣。兹记美国某要人关于三岛买收案之演说要旨如下：

美国买收丹领三岛，对于世界和平维持，有重要之意义。该岛在军事上有绝对价值，故马寒提督，早经指示吾人。其圣马斯之露洛特港，尤为群岛中之天险。得其地，则加利皮安海在一目监视之下云。

观此，可知美人投资收买之作用矣。美人感觉该岛之重要，实始于南北战争之时。当时北军在加利皮安海，未有立足地，对于南军交通，不能实行封锁，至费多大之牺牲。及林肯大总统被选连任，亟谋获得联络两洋之运河开凿权，向〈加〉加利皮安海，觅海军根据地之大方针，亦同时树立。一八六五年，美国务总理西华德，奉大总统林肯之命，提出三岛买收案。于驻美丹麦公使，骤遭拒绝。西华德遭此失意，中怀初不为馁，对于三岛，始终不能忘情。及林肯被刺，继任总统，仍用西氏计划。命驻丹美国公使，直向丹麦外交部，提出第二次买收案。于时丹麦政府，渐有卖却之意。容美使之请，询问代价几何。于是西华德亲自踏勘三岛，并由陆军部同时派员踏勘，照比双方所得结果，定三岛为五百万美金之代价，提出交涉于丹麦，不幸为国际所忌。普

鲁士以不乐三岛卖却之意，通告丹麦；法王路易拿破仑，复挟其敌视美国之意。对于丹麦，主张三岛中之三塔克尔斯，有不得法国承诺，不能让与他国之条件（该条件订立于一七三三年），提出严重抗议，于是丹麦陷于困难之境。以除圣马斯圣约翰外，其三塔克尔斯一岛，绝对不能卖却之意，通告美国，而买收之事遂告顿挫。

一八六七年，丹麦政府，以国际阻力，渐趋淡薄，乃对美国政府提议。大要以圣约翰、圣马斯二岛，各以五百万美金，卖却于美国。三塔克尔斯，得法国之承诺，亦以五百万美金卖却之，但此案非经过三岛之普通投票，不生效力。西华德答复前案，允各岛价格各二百五十万元，而附之普通投票，则主张绝对不可。丹麦接收复案，减少索价为三百七十五万元。普通投票之条件，则不允更易。后经双方调解，以一八六七年十月签订草约，订明除三塔克尔斯外，以七百五十万元卖却于美国。自是丹麦政府，以此旨交付上下议院，及三岛人民普通投票，均能一致承认。而美国方面，则以政潮汹涌，迄不能得上院之同意，逡巡延搁。至一八七零年四月十四日，不克实行，遂依原约所定，归于消灭，不成国际问题者。二十二年，一八九二年，丹麦政府，以苦于三岛之经济负担，向驻丹美使，提出第三回卖却案。美政府以新旧总统交替，始容受而继谢绝之。殆美西战争既终，美人渐有帝国主义之倾向。一九零一年，美丹两国间，复订以五百万元代价买收二岛（除三塔克尔斯）之草约，奈为德人所厌恶。丹麦方面之卖却案，遂不能通过于上院（德人自欲买收该岛，以利海外发展，故在丹麦政界，极力运动），因是悬搁至今。以今所闻，则美人不惜较最初评定五倍之高价（二千五百万元）以买收该岛。丹麦方面，度无不能通过之理。因德国此时，不肯开罪于美。数十年悬案之解决，固千载一时之机也。然美既南下而确立海军根据地于加利皮安海，隔巴拿马运河，以与太平洋相望，则太平洋之局面较曩者当有变迁矣。

美国沿岸之德人潜艇战

本志前期，述德人潜行商船“德意志求兰得”号，往返德美之事，已足惊倒世界。十月初旬，德国潜行艇，吴字五十三号，突在纽约滨海，击沉英船司提法洛号外司屯号，又荷兰、挪威航轮各一艘。于是各国轮船公司，大起恐慌，保险率飞涨不已。因德人潜艇，既出现于美国沿岸，则此外各海，不能定其必无。且不审何时，将发现于更远之海道也。至是号称世界第一之英吉利海军，所发封锁之布告，根本失其效力。虽联合各国，对于美国，有“防止交战潜艇使用领海、并请扣留入港之交战潜艇”之要求。美国以德艇击沉四船，于美人丝毫无损，认为适于交战法规，不纳前项申请云。

国内大事记

记者

第二次副总统选举

袁前总统逝世，黎前副总统，依法继任。同时发生副总统缺位问题。依大总统选举法，应行补选。国会开幕后，以宪法为根本急要问题，历时数月。两院议员，于副总统补选，未暇计及。逮十月初旬，两院议员，先后提出十三案。大都以政潮不定，亟应依法补选副总统，以靖人心。十二日两院各别开议，决定于一星期内，开两院会合会。十六日为第一次之合议，未得结果。二十四日继续讨论，以多数决定，于一星期内，举行选举。二十七日，用总统选举会名义，发出通告。定于十月三十日上午九时，开总统选举会，补选中华民国副总统。届时两院议员，到会者七百四十一名。首次投七百三十四票，开验票数，计冯国璋得四百一十三，陆荣廷一百七十六，黄兴三十三，唐继尧二十八，岑春萱十九，徐世昌十五，其余段祺瑞等多人，各得六票至一票不等，皆不足法定四分之三以上。五百五十一票之额，二次再投，冯国璋得五百二十八，陆荣廷百八十，黄兴等各得数票，仍不足法定数。第三次依法举行决选，系就得票较多之冯陆两氏，决定一人。只须得票过投票人之半数，便为当选。该次投票七百二十四人，冯国璋得五百二十票，陆荣廷得二百零一票，以冯国璋当选为中华民国副总统。

《宪法》讨论之经过

宪法会议，自九月五日开会。由起草委员说明各条大旨。同月十三日，说明终了，表决将全案付审议会审议。二十日，开第一次审议会，就经过说明之宪法草案，提出重大问题，分条审议。至十月十三日，草案全部，审议告终。其在会各员提出之修正案，当于此后继续讨论。十月二十日，开始审议省制案，及其他修正案，迄今仍未完结。兹将宪法案内，审议已决未决及尚在讨论中之重要问题，分记如下：

(甲) 审议会已经决定者凡九

第一，人民自由问题。此问题为宪法上之主脑，其本文已无可置议。惟各种自由，依法律有时应受限制。临时约法，系用概括规定。于人民权利各条之末，设为“得依法律制限”之文。宪法案则各该本条，皆设“非依法律不受制限”云云，或“依法律有何种权利”云云字样，不若临时约法之便于伸缩。审议会有人主张仍照临时约法，用浑括规定。表决结果，未得多数，卒以原案表决成立。

第二，国会组织问题。宪法草案规定“中华民国国会以参议院众议院组织之”，在审议会由刘崇佑以一院制之主张，提出异议。表决结果，仅得十人，决定仍照原案。又参议院组织，原案规定系“以法定最高级地方议会，及其他选举团体选出之议员组织之”，审议会中亦有人提出异议，主张特种阶级之选举。表决结果，不得多数，仍以维持原案，多数可决。

第三，阁员不信任票问题。此制为原案最新之采用，议会政治之关键也。原案第四十三条曰：“众议院对于国务员，得为不信任之决议。”审议会中有主张全条删去者，有主张改为国务员有失职时，得为不信任之决议者。表决结果，卒以原案通过。

第四，国会委员会问题。原案第五章，规定国会委员会，由两院各选出委员二十名，于国会闭会期内，行使国会职权之一部。当时起草之意，系欲使议院政治，盛水不漏，然为世所诟病。审议会中，主张全章删去之提议，如风发云涌，表决结果，卒能如愿以偿。

第五，总理同意权问题。临时约法，总统任命国务员，须得议院同意。宪法草案第八十条，改为“国务总理之任命，须经众议院之同意”，此亦采用责任内阁之惯例，使总理自由组合阁僚也。审议会中，有主张不须同意者，有主张仍照临时约法。全数阁员，均须同意者。表决结果，均占少数。以原案付表决，足法定三分〈之〉二以上，遂告成立。

第六，行政诉讼管辖问题。临时约法第十条，设“人民对于官吏违法损害权利之行为，有陈诉于平政院之权”之规定。第四十九条之法院审判权，则限于民刑诉讼，而不及行政诉讼，盖采大陆制，别隶行政诉讼于特别法庭之平政院也。袁故总统当国，设置平政院，益以肃政厅，并颁行政诉讼各种法例，实探源于此。宪法草案，则采用英制，不设行政诉讼机关。于八十六条，设为规定曰：“法院依法律受理民事、刑事、行政及其他一切诉讼。”审议会中，颇有主张仍用大陆制者，欲于宪法上，增设平政院。表决结果，不得多数。仍定行政诉讼，归入普通法庭。

第七，财政紧急处分。宪法案百零四条，规定“为对外战争，或戡定内乱，不能

召集国会时，政府得国会委员会之议决，得为财政紧急处分”。国会委员会，既经表决删除，则此种紧急处分权，已完全归之政府。审议会中乃成讨论之问题，当时有反对原案，谓政府不应有此权者，争持颇力。然表决结果，卒以维持原案，得大多数。

第八，主权问题。临时约法第二条，有“中华民国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之规定。袁氏篡政之新约法，易为“本于国民全体”。宪法草案，弃此条文，以其空漠无据也。宪法会议开会之后，议员秦广礼等，提出修正案，主张仍照临时约法原文，加入宪法。审议结果，多数可决。

第九，宪法保障问题。此问题为议员梁昌诺提出之修正案，大旨因鉴于临时约法恢复之困难，主张增加条项，明定“宪法之一部，或全部，非经法定手续，无论如何，不失效力”，又明定“因不法暴力致宪法中断其实行，至人民恢复自由时，宪法之效力，亦即恢复”。审议结果，得多数之赞成，交由起草委员会起草。

(乙) 审议会未经决定者凡五

第一，国民教育问题。原案第十九条，“中华民国人民、有受初等教育之义务”，第二项，“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本条两项，实含两种问题：（一）国民教育，是否以初等教育为满足？（二）宪法应否规定修身大本？孔子之道是否应为修身大本是也？第一问题，在审议会含糊经过（审议时有，提议不必规定初等教育，以便应将来时势。增高程度者，未付表决）。大会时，当仍有讨论。第二问题，则已成宪法会议之第一大悬案。当审议之际，通明事理者，大都主张废弃原案，以免锢蔽国民思想，阻塞文化进步，且避歧视耶、佛各教教理之嫌，保持信教自由之真谛。议员中亦有拥护孔道者，议场知解决不易，特用投票表决法，以昭郑重。投票结果，赞成原案之白票，三百七十七张；反对原案之蓝票，仅二百张。各不足三分二之法定数，遂宣告留待大会解决。

第二，议员兼任国务员问题。原案第二十六条，“两院议员，不得兼任文武官吏，但国务员不在此限”。此条但书，亦本于议会政治之结果。谋议会内阁之沟通，阁员代表议会多数，执行大政。一方指挥议会多数，建设法案，认定政策，此英伦政治之实例也。本案既采用议会政治，当然不禁国务员兼任议员。然审议会表决原案，竟不能满法定数，且较反对原案者，少至百余人，遂留待大会解决。

第三，紧急命令问题。原案第六十五条，“大总统为维持公共治安，防御非常灾患，时机紧急，不能召集国会时，经国会委员会之议决，得以国务员连带责任，发布与法律有同等效力之教令。”第二项，“前项教令，须于次期国会开会后七日内请求追认，国会否认时，即失其效力。”审议会中，有主张大总统无保留此项命令权之必要，

应即删除原案者。表决结果，赞成反对，各不足法定数三分〈之〉二以上，留待大会。

第四，解散众议院问题。原案第七十五条，“大总统经参议院列席议员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得解散众议院，但同一会期内，不得为第二次之解散。”审议会中，反对原案者，亦有多人。表决结果，赞成无解散权者少数，赞成有解散权者，三百十四人。较三分〈之〉二之法定数，短少二名，再以原案制限解散权付表决，仍不足数。

第五，审计院组织问题。审计院为财政上之监督机关，对于各方，应有独立之权责。原案第一百七条，规定“审计院以参议院选举之审计员组织之。”第二项“审计员任期九年，每三年改选三分〈之〉一。”审议会中，有反对选举制，主张仅以院长由总统任命，众院同意者；有主张选举制，限于院长者，与主张维持原案者，并为三派。表决结果，以选举院长说，较得多数。然皆不能满三分〈之〉二，留待大会。

（丙）审议会尚在讨论中者凡二

第一，省制问题。宪法草案，未有规定。省制宪法会议既开，各派议员提出将省制增入宪法之修正案数起。草案全文，审议既毕，依次审议及此。顾以各派主张，未能一致。审议三次，不得结果，乃暂停审议。组为政团宪法协商会，专事省政问题之协商。开会四次，将近就绪。又为宪法研究会代表刘崇佑所败，各派停止协商，仍付审议会。本月十七，为第四次之省制审议，仍无结果。刻有主张将此问题仿照美国费拉德会议办法，付诸各派选举少数委员之秘密长期会议者，将来是否依此进行，尚不可知。惟大势所趋，以省制大纲加入宪法，殆成已定之事实。因会议宪法之八大政团，尽数主张以地方制度，依制宪手续，定为宪法之一部。今兹所争者，特制定此项制度之时期问题耳（宪法研究会，宪法协议会，主张俟宪法成立后，依制宪手续，制定省制全案。其余各派，主张即于此时加入）。

第二，最高法院组织问题。原案规定法院编制法，以法律定之。今次审议会中，由诸议员、辅成等提出修正案，主张最高法院，须用选举制，此实司法独立之命脉也。修正案登入议事日程，未及表决。

老西开事件

纠葛之缘起 法人之谋以天津法租界滨近老西开地方，辟为租界也。始于清光绪二十八年，即一九零二年，于时唐绍仪任天津海关道。法领提出要求，唐以其绝无理由，置不答复。嗣后法人暗中经营，隐视该地为将来之租界。民国三年，我国派警守望该地，法领居然抗议。经我政府拒驳，仍以警察九名，驻守华法交界之木桥，隔桥与法警相望。盖此桥为法人所筑，筑桥以后，即不时有法警越界之事也。民国四年春，

法使再提要求于外交部。时孙宝琦方长外部，以口头答复，谓此地如系荒洼，亦可商量。至九月一日，天津法领，忽发传单。令老西开居民，缴纳捐款于工部局。居民不服，大起纷扰，乃发起国土国权维持会，要求政府，拒绝法人。同时法使要求外交总长陆征祥，从速调查议结。陆派秘书刘符诚到津调查，刘捏报实系洼地。一面伙同天津特派交涉员王麟阁，外交部参事夏贻霆等四人，创立地皮公司，经营老西开房地皮事业。盖此时外交部已允许老西开之公共工程，归法工部局担任。而法工部局，乃星夜兴工，开筑马路桥梁阴沟等事。其地价之昂贵，固计日可期也。本年六月十九日，法使又向外部催促。代理次长夏贻霆，秘书刘符诚，口头答复。有我政府始终无允让意，但今为顾念邦交，大体上亦可赞同此语，法使乃认为允让之铁案矣。又据法领宣言，谓一九一五年（即民国四年）正月，两方官吏，均奉互示退让，和平议结之命。当时法领允将拟定推广之地，让出一半，但未得华官答复云云。此本案过去之历史也。

交战式之占领 本年十月十八日，驻京法国代办公使马德，提出哀的美登式之通知书于外交部。限中国当局，于四十八小时内，将所拟推广租界地段，交与法人，否则法租界巡警，将以强力占据该地。同时驻津法国领事，对于天津官吏，亦有同式之通知。政府接收前项通知，一面行文驻京法使。声明如果法人实行恫吓之言，因而惹起地方扰乱者，该代办公使，当完全负责；一面电嘱驻津地方官，勿许人民有意外之举动。至二十日下午七时三十分，驻津法领公然带领安南兵士，及日本队伍，驰赴老西开地方。卸除原驻警察之武装，尽数拘捕以去，该地遂由法人占领。

政府方面之交涉 法人既据该地，移书驻津交涉公署，谓现在已将不应驻扎本国推广租界之华警，一律驱逐出境，并送至本界巡警总局，请即派员领去。次日交涉公署复称，此等不顾邦交之举动，商民异常愤激，倘有意外，应由贵总领事负责，并应将华警送还原地，法警一律撤回，然后徐议办法。嗣后往复驳难，不得要领。北京外部，即向法代办公使正式抗议。一面电飭驻法胡公使，径向法政府交涉。法使见人民反抗甚烈，不能无所顾忌，与外部会商数次，承认将老西开地方，恢复原状，并议定下列各条事（在十月三十一日）：

（一）以海光寺，即老西开，为自辟商场，外人得在该处居住营业，得租借土地，以五十年为限；（二）海光寺市区之界地如下：（略）；（三）海光寺市区为法人，隶属直隶省长，掌理界内左列事务（略为建筑、工程、管理土地、筹备警察、及违章惩戒等八项）；（四）市区对于前条所指事件，得订立章程；（五）市区所订章程，须详请省长批准施行，倘省长于一个月内，未予批答，则此项章程，作为有效；（六）市区章程，界内人民，无论中外，一律遵守；（七）市区内华洋诉讼事宜，依条约规定办理，外国人违犯市区章程者，由所属国领事惩罚之；（八）中国人犯罪，交该管官厅审理；

(九) 中国人在市区内，受中国法律之支配；(十) 市区对于中央政府及地方之课税，仍当缴纳；(十一) (略)；(十二) 市区设市会，代表市区，行使职权，会长一人，由直隶省长咨由外交部内务部派充，会员六人，由市区纳税者就区内纳税人选举之，但华人至少须有三人；(十三) 市会得聘雇外国人。

此条件拟定时，法代使曾有互守秘密之口约。詎次日被英文京报尽情探载，法代使乃据为口实，声明取消前议，经外部驳复无效。本月二日，再开会议。法代使谓自辟商埠，对于外人，须一律待遇。法人在该地有历史关系，照此办法，殊欠公允。外部允许对于法人，特加优遇，遂议及市会巡警等条项。法使要求会长中法各一人，巡警由法人管理，旋商至由法人助理而散。翌日法代使又翻前议。至四日，移书外部，正式声明不允自辟商埠。当局立予驳回，此中法两国间，直接交涉之大概也。

英使之调停，直接交涉不协。至本月六日，英国驻京公使朱尔典，向外部声言承日俄两国公使之囑。对于老西开案，愿任调停，以期早日了结。但所拟条件，未经法使承认，不能有效。我外交夏次长，允许英使之请，双方开议。议决结果，将法人要求地面之一半，辟为公共商场。阅二日，八日磋商就绪。至十日，英使派员将草拟之合同，携送外部，要求签字，当局略有商酌。英使急不可待，限至翌日三时，不予签定，则当谢绝调停。外部以事关国土主权，须得国会同意，未敢贸然允诺。英使则解除责任矣。兹将英使代拟之条件，摘录如下。

……双方议定，由中国政府将老西开法人要求划入租界地之一半，自行开放为公共商埠，允许外人居住置产营业。该商埠之地方行政，由一特别之市政会掌之，直隶省长为该市政会之会长，别以华法各一人为市政议员，并由会中聘外人一名，总司市区内工程及警察保卫等项。该外人尽先以法人充之，区内居民，应照常缴纳国税，而区内各项国家及地方税，皆法市政会征收之。此条件签字后，十五日以内执行，执行以前，法人应将所拘华警送归原处，并恢复老西开上月二十日以前之原状。

人民方面之激昂 自法人强占该地，津埠人民，异常愤激。颇能尽其对抗外人，鞭策政府之能事，至可喜亦至可悲者也。津人为此事故，有国土国权维持会之组织。事前奔走运动，既已不遗余力。国会开会，即有请愿书，达参众两院（事在九月一日），拘警之事既现，苟非官绅维持，势必至于破裂。然其要求地方长吏，及外交当局，切实负责，则丝毫不肯放松。谁谓我民无监督政府之力哉？十月之末，外交夏次长赴津。津民数千人，群入向交涉公署谒见，要求宣布对法交涉最后之态度。夏氏出语模棱，群众予以极严厉之斥责。交涉公署委员王元恺，语言荒谬，群众争欲致其死命，搜索不得。竟将交涉公署，捣毁一空。事后要求罢免王麟阁、刘符诚等官职，至诚上格政府，均能如愿以偿。现方以夏貽霆内外挑拨，为虎作伥，请求惩办。将来能

否办到，须视夏氏自处何如耳。其对外人方面，尤能万众一心。自十一月十三，以迄今日，凡受法人雇佣者，一律罢工。此项工人，无虑数千之众，尽由津民公众给养。而津埠法人营业，实际尽行停止。法界电灯，以无华工不能举火；法界粪秽，以无华工不能涤除；法界警察，以无华捕不能举行职务。灿烂繁荣之法国租界，以我民一怒之故，几化鬼市荒墟（法界居民相率迁徙，商店相率歇业）。谁谓我民不知爱国也哉！

通信

独秀先生大鉴，承复感极。以今日时局之艰危，仆岂敢妄以为乐观（仆身居工商界十年，所感之苦痛，较先生尤甚）！特仆意无论时局危至若何地位，吾人之精力一日未绝，必须与此艰危之环境奋战。矧国事前途，其存其亡，尚系我侪青年之手。吾人果能为积极之奋斗，安知必无转弱为强，转危为安之日。进一步言之，假定国事前途，业已完全绝望。然吾人既已身陷重围之中，岂遂可束手待毙？努力奋斗，杀开一条血路，从万死中求生，固我侪天职也。曾涤生氏有言：“官兵打仗，四面皆是生路，惟有奋战是死路。抵抗官兵者，四面皆是死路，惟有奋战是生路。”今日之中国，既已处于四面皆是死路之地位，我侪为中国人者，亦惟有奋战是生路。奋战以外，非爱国男子所忍为，亦非爱国男子所忍言也。更进一步言之，纵观世界强国，其国民之奋斗为何如？自强不息，勇猛精进，方有立足之地。惰力一生，国即灭亡。至大至强之国，倏忽渐灭，历史中不乏其例。可知人生当国家艰危之时，固然要奋斗。即生当国家强盛之时，亦不何不奋斗。总之既生而为人，便有奋斗之义务。际遇艰危而馁者，非也；际遇强盛而骄者，亦非也。质直言之，吾人可不问环境之如何，而一以奋斗出之可也。换言之，环境之变化，其为境虽殊，其为驱策吾人以上于奋斗之途，则一也。善夫先生之言曰：“一息尚存，寸心不懈。”善夫！善夫！人生斯世，脑海中宜有一理想世界，以为进行之鹄的，不可囿于现象世界，而为之颠倒。如是始有裨于人类进化之大业，而人生为有意味。云程不学，所怀若此。先生其进而教之。

毕云程敬白

来示盛气督责，至佩极感。国人进化之迟钝者，正以囿于现象之故。所谓国粹，所谓国情，所谓中西历史不同，所谓人民程度不足，所谓事实上做不到，所谓勿偏于理想，所谓留学生自海外来不识内情，是皆囿于现象者之心理也。一切野蛮风俗，皆为此等心理而淹留；一切文明制度，皆为此等心理所排斥。亡中国者，即怀此等心理之人耳。反不若仇视新法者，或有觉悟之日也。此等心理，关系中国前途甚大。一经足下揭破，用敢略贡数语，以相证明。

独秀复

独秀先生座右，前从友人处借得《新青年》二卷一、二两号读之，伟论精言，发人深省。当举世混浊之秋，而有此棒喝，诚一剂清凉散也。惟仆于二号通信中，胡适君论改革文学一书，窃有疑义，愿为先生及胡君陈之，乞裁正焉。胡君所陈改革八事，除（五）、（八）二项，先生已论及外，其余若（二）、（六）两项，仆极端赞成，亦无庸赘言。惟（一）、（三）、（四）、（七）各项，咸有一二疑义，不敢自默也。吾国于文学著作，通称文章。文者对质而言，章者经纬相交之谓，则其命名之含有美术意义，可知。夷考上古文之一字，实专指美术之文而言。其他若说理之文谓之“经”，纪事之文谓之“史”，各有专称，不相混淆。降至汉晋，相沿勿衰。故观江都龙门诸子所为纪事说理之文，要皆锡以专名。而如《文选》所载，虽多浮艳之词，实文之正体也。自韩退之氏，志欲标异，乃创为古文之名。后人推波助澜，复标文以载道之说。一若除说理之文而外，即不得谓之文者，摧残美术思想，莫此为甚。胡先生以古文之弊，而倡改革说，是也。若因改革之故，而并废骈体，及禁用古典，则期期以为不可。夫文体各别，其用不同。美术之文，虽无直接之用，然其陶铸高尚之理想，引起美感之兴趣，亦何可少者？譬如高文典册，颂功扬德之文，以骈佳乎？抑以散佳乎？此可一言决矣！仆以谓改革文学，使应于世界之潮流，在今日诚不可缓。然改革云者，首当严判文史之界（今假定非美术之文，命之曰“史”）。一面改革史学，使趋于实用之途；一面改良文学，使卓然成为一种完全之美术，不更佳乎？若六朝之弊，非因骈体，实用骈而无法以部勒之弊也。譬如衣木偶以华衣，华衣累木偶乎？木偶累华衣乎？今若取古文之法以御骈文，斯可矣。尝观今之老师宿儒，动倡保存国粹之论。其所谓国粹者，乃指道德学说而言。然愚以为道德学说，乃世界之公物，非一国所得私有，即不得目为国粹。真正之国粹，正当于此等处求之。吾国之骈文，实世界唯一最优美之文（他国文学，断无有能于字数、音节、意义三者对整，而无参差者），而非可以漫然抛弃者也。至专以古典填涂，而全无真义御之，如近世浮薄诗家所为，固在必革之列。然若因此而尽摒古典，似不免矫枉过正。诗文之用古典，如服装之御珍品。偶尔点缀，未尝不可助兴，但不可如贫儿暴富，着珍珠衣过市已耳。若用俗字入文一项，愚意此后文学改良，说理纪事之文，必当以白话行之，但不可施于美术之文耳。忆某报文艺话中，曾有一则，谓“白话小说”，不如韵文能写高尚之情，即如京戏谱，可谓鄙俚。然其词句亦有非白话所可代替者，如“走青山望白云家乡何在”一语，写思家之情，断非白话所能形容云云。愚谓他日白话体进步，此种语情，未必不可表出，但今日之白话，则非其伦耳。为今之计，欲改革文学，莫若提倡文史分途。以文言表美术之文，以白话表实用之文，则可不致互相牵制矣。且白话作文，亦可免吾国文言异致之弊。于通俗教育，大有关系。较之乞灵罗马字母者，似亦稍胜也。诗文须有真性情，独标

我见，不相依傍，自是作文要诀，然此第于平日之蓄养致力可耳。若于执笔作文之际，乃怀不落窠臼之见，此与所谓文以载道之习气，实无以异。诚恐人见虽除，而支离之弊又起也。未审然否？德年未及冠，知识非所敢言。惟愿以其不完全之理想议论，敬乞长者为之完成之耳。或亦先生之所许乎！

北京高等师范预科生晋后学常乃德上言

再观先生驳康南海书一文，亦有愚见，略陈左右。先生之驳康书是也，独其中有“孔教与帝制有不可离散之因缘”一语，未审所谓孔教云者，指汉宋儒者以及今之号为孔教孔道诸会所依傍之孔教云乎？抑指真正孔子之教云乎（教者教训，非宗教也）？如指其前者，则仆可以无言；如指其后者，则窃以为过矣。孔子之教，一坏于李斯，再坏于叔孙通，三坏于刘歆，四坏于韩愈。至于唐宋之交，孔子之真训，遂无几微存于世矣。所可考见者，惟其一生之行迹耳。然亦经伪儒之涂附，而今人迷所选择。孔子一生历干七十二君，岂忠于一主者乎？公山佛肸皆欲应召，岂拘泥叛名者乎？其所以扶君权者，以当时诸侯陪臣互争政柄，致成众人专制之象，犹不若一人专制之为愈也。所以尊周室者，以当时收拾时局，在定于一，而周室于理最顺故也。岂忠于周哉？孟子以继孔自命，而独不倡尊周，且大张民权之说，斯可知矣。又文中引《论语》“民可使由及天下有道”二节，似有不嫌于原文者。仆以为所谓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云者，谓无可议也。非如近世民贼独夫之钳制舆论也。代议政治，本非郅治极轨，则孔子之言，亦未可非也。至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节，则纯系对于当时立论，非可范围后世。且平心论之，今世学者，竟言民权矣。其实言民权勿宁言士权之为愈，必欲于今世求可言民权之国，惟德意志其或庶几（以其国民皆士也），若其他诸国，则远逊矣。若于吾国则所谓民权者，亦等于专制之称天而已。而不然者，试以吾国之国政，尽公诸四万万人，而求所谓大多数之民意者，诚恐蓄发辫用旧历废学校复拜跪诸政，将继续而颁行矣。然则苟非世界大同，人尽圣哲，民权未易言也。孔子之言，又何可非哉？

章实斋分别文史，诚为卓见。然此为著作体裁而言，足下欲径称说理纪事之应用文为史，此名将何以行之哉？足下意在分别文学之“文”，与应用之“文”作用不同，与鄙见相合。惟鄙意固不承认“文以载道”之说，而以为文学美文之为美，却不在骈体与用典也。结构之佳，择词之丽（即俗语亦丽，非必骈与典也），文气之清新，表情之真切而动人，此四者其为文学美文之要素乎？应用之文，以理为主；文学之文，以情为主。骈文用典，每易束缚性情，牵强失真。六朝之文，美则美矣，即犯此病。后人再踵为之，将日惟神话妄言是务。文学之天才与性情，必因以汨没也。又如足下所谓高文典册颂功扬德之文，二十世纪之世界，其或可以已乎！行文偶尔用典，本不必遮禁。胡君所云，乃为世之有意用典者发愤而道耳。足下对于孔教观念，略同顾实君。

鄙意以为佛、耶二教，后师所说，虽与原始教主不必尽同，且较为完美繁琐，而根本教义，则与原始教主之说不殊。如佛之无生，耶之一神创造，是也。其功罪皆应归之原始教主圣人。后之继者，绝非向壁虚造，自无而有。孔子之道，亦复如是。足下分汉宋儒者以及今之孔教孔道诸会之孔教，与真正孔子之教为二，且谓孔教为后人所坏。愚今所欲问者，汉唐以来诸儒，何以不依傍道法杨墨，人亦不以道法杨墨称之？何以独与孔子为缘而复败坏之也？足下可深思其故矣。愚于来书所云，发见一最大矛盾之点，是即足下一面既不信孔教与帝制有不可离散之因缘，意谓后人所攻者，皆李刘叔孙韩愈所败坏之孔教，真正孔教非主张帝王专制者也；一面又称孔子扶君权，尚一人专制。又谓代议政治，非郅治极轨，民权未易言。孔子之言，未可非。由足下之言，更明白证实孔子主张君主专制（无论孔子主张君主专制，为依时立论与否，吾辈讲学，不可于其学说实质以外，别下定义），较之李斯、叔孙通、刘歆、韩愈，树义尤坚矣。足下所谓孔教坏于李斯、叔孙通、刘歆、韩愈者，不知所指何事。含混言之，不足以服古人。足下能指示一二事为刘、李、叔孙通、韩愈之创说，而不发源于孔孟者乎？今之尊孔者，多丑诋宋儒。犹之足下谓孔教为后人所坏，不知宋儒中朱子学行不在孔子之下，俗人只以尊古而抑之耳。孔门文史，由汉儒传之；孔门伦理道德，由宋儒传之。此事彰著，不可谓诬，谓汉宋之人独尊儒家，墨法名农诸家皆废，遂至败坏中国则可谓汉宋伪儒败坏孔教，则不可也。足下谓孔子一生历干七十二君，非忠于一主。愚则以为可惜者，孔子所干有七十二君，而无一民也。足下揣测孔子之意，以为众人专制，不若一人专制。窃以众之与专，为绝对相反之形容词。既为众人，何云专制？此亦甚所不解者也。足下又谓天下有道，庶人不议云者，无可议也，非钳制舆论。此语尤觉武断。上古有道之世，果一无可议如足下所想象者乎？古代政治，果善于欧美近代国家乎？古代文明进化，果优于二十世纪而完全无缺乎？不然，何得谓之无可议耶（吴稚晖先生有言：“成周三代曾隆，汉唐之治曾盛”。所谓满清康熙乾隆朝曾极治者，而其所留遗人间之幸福，即以洛阳长安，北京之街道而言，天晴一香炉，下雨一酱缸而已。使吾民拖泥带水，臭秽郁蒸之气，数千年祖祖宗宗鼻管亲尝而已[见十一月八日《中华新报》]。此可为天下有道之写真）？且足下不观庶人不议之上文乎？孔子意在独尊天子，庶人无权议政，亦犹之诸侯无权征伐。合观全文，宁有疑义。足下又谓“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一节，乃对当时立论，非可范围后世。夫学者政治家非预言者，对时立论，何独孔子一人？正以其立论不能范围后世，则后世亦不能复尊之耳。愚尚有一言正告足下及与足下同一感想之人，曰：“吾人宁取共和民政之乱，而不取王者仁政之治。盖以共和民政为自动的自治的政制，导吾人于主人地位，于能力伸展之途，由乱而治者也；王者仁政为他动的被治的政制，导吾人于奴隶地位，

于能力萎缩之途，由治而乱者也”。倘明此义，一切旧货古董，自然由脑中搬出。让自由新思想以空间之位置，时间之生命也。尊见如何，尚希续教。

独秀

记者足下：校课余暇，获读贵志。说理新颖，内容精美，洵为最有益青年之读物。绎诵数过，不胜为我诸青年喜慰也。统照窃以为吾国衰弱不振之原因，即国民好学性之颓丧，而尤在青年好学性之颓丧。夫学犹殖也，不殖则荒。矧文明日进，科学日新，尤非努力猛进以求学不为功。然负此努力猛进求学之责任者，诸青年也。且为先知先觉而负启迪指导一班国民使之努力猛进求学者，亦非老者壮者，及比诸老者壮者之青年，而完全任此仔肩者，固吾高尚纯洁诸青年之责任也。然今之青年，其下焉者，卑鄙苟且，可勿论矣。而稍知自好者，亦不过敦行谨言，期于自守焉而已。其上焉者，又只知死守学校晦闷之课本，专攻一二陈腐之科学。于所谓勇猛精进，所谓活泼进取，所谓奋斗自勉，或充尽我青年之责任于万一者。吾虽交游寡而闻见窒，盖亦鲜其人矣。虽然长此不治，将成痼疾，而医之之捷径，则报章杂志，固为最良之针砭，而最利之利器也。虽然，报章备矣，杂志有矣，且完美优好而无疵矣。而所谓今之青年者，乃多惜雪茄醇醪之小费，车马声色之时间，而不一购阅焉。不宁惟是，且即有图书之阅览处，报章杂志之陈列所，恐亦惟愿浏览一二野狐禅之笔记，与夫妄诞不经之神史；或则涉猎数页猥鄙琐碎之杂著，以及文采风流之小说。而于类于进德修业之危言正论，与新颖精湛之科学的文字，乃绝不一睹焉。嗟夫黄芦白苇，弥望皆是，可胜慨哉！是言虽过于激，然亦确有是等之青年，而非统照之誓言也。贵志出版以来，宏旨精论，夙所钦佩。凡我青年，宜手一编，以为读书之一助。而稍求其所谓世界之新学问，新知识者，且可得借知先知先觉之责任于万一也。然青年之不悦学也如是，苟不有以振启之警醒之则如列珍羞，而未口试，陈纨绮而未体服者，奚以异。然统照不敏，窃愿贵志于报余附白，多提倡青年读书之利益，及读书之方法。或介绍东西名人读书之实验与其规程，以期促进青年之好学心，读书性，庶不无小补欤。上所陈者，多属平淡无奇，而鄙见如此，吐之斯快。如蒙斧正赐答，则无任幸甚！

山东省立第一中学校学生王统照白

来书疾时愤俗，热忱可感。中学校有如此青年，颇足动人，中国未必沦亡之感。惟国中大多数人，缺乏进步向上之心。此问题甚大，似非报纸可医，且恐非教育可救也！此复

记者

独秀先生足下：屡读大著，觉先生救世热心，直跃纸上。佩甚佩甚！吾国社会迄于今兹，已陷于麻木不仁之象。扩观现时人物，一派则趋于个人快乐主义。只知得过且过，纵欲为非。绝无未来思想，印其脑际。一派则抑郁悲愤，谢绝尘世，孤芳自守，日流于厌世思想，以为可以告无罪天下。夫浅化之民，未来观念，最为薄弱。饥则觅食，渴则求饮，只图目前，遑计未来。盖悠久远大之事，彼等固未尝有此脑力，可以推测及之也，而寄生于腐败政治时代。天地尽秋气，四海皆秋心。即令有志之士，苟非顺应此等齷齪现象，与之同化，必致无立足余地。故袒护厌世者，以为彼等处政治清明时代，而犹作此态，诚为暴弃自甘之徒。而处于今兹暮气重重，腐朽不堪之中国，要亦伤心人别有怀抱，未可吹毛求疵为也。仆以为今日中国之社会之政治，信堕落腐败矣。然积人存国，我固社会中之一分子，人人苟能标榜个体改良主义，积极进行，互事劝勉，积之既久，安知他日之中国，不朝气光融、欣欣向上耶？故仆年来颇确守“个人与社会宣战主义”，盖社会苟未进于完全美满之景象，一切问题，皆属于枝叶中之枝叶，仍不免有“惰性”之发生也。仆以为吾人所尤当所谨守勿失，持之以恒者，则莫如先生所谓“诚”之一字。语曰：“不诚无物”，又曰：“诚之至者，金石为开。”吾国士夫，何尝不高谈道德，而究之纸上空谈，何裨实际？且其自身亦未能以身作则，为人效尤。社会信仰之力，失其附着点，遂如不系之舟，放乎中流，听其所之，而益不可救药。彼东人之以“文字国”诮我，真我人所应革面洗心，一洗此语之污辱者也。社会与政治，究应如何方法而促进之，以日即于光明，此本至绞脑之问题。仆则固确信“Reform Society”为我人处世立身之方针，而的然不疑者也。未知大著亦肯介绍此等西方学说，以灌输我青年脑海否？端此奉恳。余不白。即请撰安。

萧山孔昭铭上

承示督以介绍西方学说，改造社会。此固本志唯一之宗旨。出版以来，一字一句，皆此物此志也。只以学识浅陋，无以应读者之需求，殊惭慙耳。欲改造社会，必首明社会所以成立及进化或退化之原因。然后据往推来，始有定见。惟已成之社会，惰力极强，非诚心坚守足下所云“个人与社会宣战主义”，则自身方为社会所同化，决无改造社会之望。社会进化，因果万端。究以有敢与社会宣战之伟大个人为至要。自来进化之社会，皆有此伟大个人为之中枢，为之模范也。

独秀复

世界说苑

李亦氏

欧美人种改良问题

人种改良之说，发端于一八六八年。达尔文氏以人工改造，具有奇效之说，介绍于世。乃弟遗传学者戈尔登氏，创为善种论。Augenies 大倡人工改造之旨，谓其作用与动植物无殊。次于氏而唱人种改良论者，又有卡尔比亚生氏，其尽力宣扬之结果，致使人种改善，在欧美学界，成重要之独立学科。此斯巴达择种留良以来，未有之盛况也。

戈尔登以科学形式，叙述人种改良，首于伦敦大学，设人种改良学之讲座。旋由戈氏建议，辟研究室以求斯学之精进。依氏所下定义，则“人种改良学乃对于将来人类研究改良其体格，及精神上之种族的性质，而增进其安宁幸福之科学也。”刻下欧美各邦，大都盛行研究。其知名之学者，自英国比亚生以下，如康布利基大学教授奔捏特、伦敦疯人院病理学者摩特、德国社会学者奔普来慈、卫生学者恩格耳曼、产科学者布拉休科、明新加及捏克诸氏、法国和佛曼及统计学者爱耳西、意大利纳波利大学教授鲁格利及尼休和洛、罗马大学教授人类学者塞耳基、瑞士秋林大学教授密采耳、美国斯坦福德大学教授克罗慈格、生物学者帕亚尔、瓦基林等，皆铮铮有声。

人种改良学之理论，施诸实际，其成绩颇良，为一般学者所公认。今举俄罗斯之实例，以飨读者。

俄国富豪有拉恰特尼科者，居莫斯科附近。于生物学人类学，均有造诣。一八八〇年顷，在其领地，设一扩大之人种改造实验场其实验方法。以选择人种入手。凡男女备有一定资格者，招揽入场，分给土地，俾事农作，复施相当教育，随宜以为之配合。其所定资格凡三：（一）年少而体格健全，性质良善；（二）容貌端正；（三）无宿疾及遗传病是也。身份职业，概不之计。及产生子女，皆秉两亲遗性，体格健全，容貌秀美。二十年后，生活于拉氏管下之改良民族，达百五十人。此种积极改造，其前途结果，自能如愿。然人种改良学之用意，在消极方面者多。因世界民族中，由历史观

之，确有大体不良者。不良人种，而任其蕃息靡穷，非人类之福也。即在优良民族，亦必有不良分子，混杂其间。此等不良分子，譬犹害群之马，秕稗乱苗，足使优良民种次第变成恶质，而国家随以衰惫。故人种改良学，一面保护良种，一面歼除不良，使无遗类。

就同一人种，而鉴别其良莠，将以何者为标的乎？此即改良家所最注意者也。大凡有遗传病及虚弱之人，其胚种（生殖细胞即精虫卵子）不良，断难举健全之子。语其细目，则如花柳病、各种结核病、神经病、癲病、脑病、心脏病、胃病，盲、聋、哑及曾中酒毒、铅毒、水银毒等，皆在不良范围，其遗传性之畸形不具，亦与病毒相等。此等恶质，且仍具有生殖力者，究属不少。欲其不以恶质子孙，貽累社会，则防遏之宜矣。

防遏恶质子孙，而从事于歼灭，乃今世极大问题。各国所行方法，虽至不一，而禁婚、避妊、阉割三种，为最通行。其禁止劣种结婚者，如美国之密西干州、根塔乞州是也。密西干之法律，凡癲狂、痴呆及有花柳病者，不得结婚；根塔乞则凡癲狂、低能、酗酒、惯犯、生殖器病及结核之重者，概禁结婚。有违犯者，罚金禁狱，或两者并科，至可惧也。然其结果良否，不易断言。盖禁止公然结婚，不能禁止桑间野合，而私生儿之产出，不免因是加多。故禁止结婚，未为得策。然则讲求避妊，或足以祛此弊乎。特社会风纪，或因是败坏不可救。对于恶质人种之最后处分法，惟有分别阉割，最足断绝根株，永除流毒。此经人种改良家几经研究，而付诸实行者也。

阉割之法，依外科手术，除去生殖细胞发源之胚种腺，男抉精巢，女抉卵巢，手续简单，而影响至巨。阉割之后，既无生殖能力，对于异性之情欲，亦不发生。虽不可谓非残酷，然保护良种，救济社会，较之听弥除人患于金戈疫疠，留劣弱种族，以供践踏于他人者，其得失诚不可以道里计也。现今施行阉割法者，为北美之因基亚纳州，与加利福尼亚州。此外发布阉割法案，或提出于州议会者，尚有六州，皆人种改良学造因之结果也。

因基亚纳之阉割法，发布于一九〇七年。以人种改良之目的，实行强制阉割。凡生性痴呆，无改善之希望，而因以犯罪者，精神衰耗者，色情狂恣者，皆须阉割。法案施行二年间，夺去本能者，已有二百五十人以上。加州阉割法之发布，后于因州二年，至一九一三年，膏医家锋刃者，亦有二百二十人以外。其阉割条件，且较密于因州。列举如下：

- （一）犯关于生命之罪，其人曾有前科者。
- （二）色迷及表示道德的背戾性者。
- （三）二回犯关于色欲之罪者。

(四) 累犯至三回以上者。

(五) 狂人中由委员会选定者。

此外依个人志愿，要求阉割者，亦为法律所许。但观其结果，男子被阉尚无危害，女子则恒有性命之虞，否亦身体骤生变态。美国人种改良当局，虽以是为言。然依德国捏克之说，则阉割绝无危险，且拯救虚弱之妇人。除阉割外，别无他道。此殆手术精粗，美德间尚不无差别也。

一九一二年，各国学者，开第一次人种改良大会于伦敦。于人种改良学界，大有记述之价值。是会虽云初度，而设备整饬。英、法、德、奥、意、瑞、荷、丹、比、挪、葡、西诸国人种改良学者，及美国代表均至。会议共分五部，各部更分项目，分别专门讨论。每部每项，各有从事讲演之专家。兹记其分部之大概如下：

第一部 遗传之研究

- 一 癫狂，低能精神病之遗传
- 二 生殖力之遗传
- 三 遗传之研究

第二部 人口之研究

- 一 生产率
- 二 异阶级者之智力及体力之比较研究
- 三 人种改良学上家族限制之意义
- 四 助产术
- 五 战争及其准备

第三部 与两亲及周围事情之关系并及于子孙之影响

- 一 两亲年龄及妊娠时期
- 二 两亲之酒精中毒

第四部 历史及人类学之研究

- 一 人类学
- 二 历史 人种改良与历史研究之关系

第五部 关于社会制裁习惯等适用之研究

- 一 法律（关于阉割）、（关于结婚）
- 二 教育 教育与人类学之关系
- 三 儿童之检察
- 四 梅毒之预防
- 五 酒精中毒之预防

第五号

(民国六年一月一日发行)

通告一

本志自出版以来，颇蒙国人称许。第一卷六册已经完竣。自第二卷起，欲益加策励，勉副读者诸君属望，因更名为《新青年》。且得当代名流之助，如温宗尧、吴敬恒、张继、马君武、胡适、苏曼殊诸君，允许关于青年文字，皆由本志发表。嗣后内容，当较前尤有精彩。此不独本志之私幸，亦读者诸君文字之缘也。

通告二

本志自第二卷第一号起，新辟《读者论坛》一栏，容纳社外文字。不问其“主张”“体裁”是否与本志相合，但其所论确有研究之价值者，即皆一体登载，以便读者诸君自由发表意见。

再论孔教问题

陈独秀

吾国人学术思想不进步之重大原因，乃在持论笼统与辨理之不明。近来孔教问题之纷呶不决，亦职此故。余故于发论之先，敢为读者郑重申明之。

第一，余之信仰。人类将来真实之信解行证，必以科学为正轨，一切宗教皆在废弃之列。其理由颇繁，姑略言之。盖宇宙间之法则有二：一曰自然法，一曰人为法。自然法者，普遍的永久的必然的也，科学属之；人为法者，部分的一时的当然的也，宗教道德法律皆属之。无食则饥，衰老则死，此全部生物永久必然之事，决非一部分一时期当然遵循者。若夫礼拜耶和華，臣殉君，妻殉夫，早婚有罚。此等人为之法，皆只行之一国土一时期，决非普遍永久必然者。人类将来之进化，应随今日方始萌芽之科学，日渐发达，改正一切人为法则，使与自然法则有同等之效力。然后宇宙人生，真正契合，此非吾人最大最终之目的乎？或谓宇宙人生之秘密，非科学所可解；决疑释忧，厥惟宗教。余则以为科学之进步，前途尚远。吾人未可以今日之科学自画，谓为终难决疑。反之，宗教之能使人解脱者，余则以为必先自欺，始克自解，非真解也。真能决疑，厥惟科学。故余主张以科学代宗教，开拓吾人真实之信仰，虽缓终达，若迷信宗教以求解脱，直欲速不达而已。

复次，则论孔教。夫孔教二字，殊不成一名词。中国旧说中，惟阴阳家言属于宗教，墨家明鬼，亦尚近之。儒以道得民，以六艺为教，孔子儒者也。孔子以前之儒，孔子以后之儒，均以孔子为中心。其为教也，文行忠信。不论生死，不语鬼神。其称儒行于鲁君也，皆立身行己之事，无一言近于今世之所谓宗教者。孔教名词，起源于南北朝三教之争。其实道家之老子与儒家之孔子，均非教主。其立说之实质，绝无宗教家言也。夫孔教之名词既不能成立，强欲定孔教为国教者，诎非妄人。相传有二近视者，因争辨匾额字画之是非，至于互斗，明眼人自旁窃笑。盖并匾额而无之也。今之主张孔教者，亦无异于是。

假令从社会之习惯，承认孔教或儒教为一名词，亦不可牵入政治，垂之宪章。盖

政教分途已成公例，宪法乃系法律性质，全国从同，万不能涉及宗教道德，使人得有出入依违之余地。此蔡子民先生所以谓“孔子是孔子，宗教是宗教，国家是国家，义理各别，勿能强作一谈”也。蔡先生不反对孔子，更不绝对反对宗教。此余之所不同也。其论孔子、宗教、国家三者性质绝异，界限分明，不能强合。此余之所同也。孔教而可定为国教，加入宪法，倘发生效力，将何以处佛、道、耶、回诸教徒之平等权利？倘不发生效力，国法岂非儿戏。政教混合，将以启国家无穷之纷争。孔子之道，可为修身之大本，定入宪法，则先于孔子之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道，后于孔子之杨、墨、孟、荀、程、朱、陆、王之道，何一不可为修身之大本。乌可一言而决者，其纷争又岂让于教祸？

或谓国教诚不可有。孔子亦非宗教家，惟孔门修身之道，为吾国德教之源。数千年人心所系，一旦摈弃，重为风俗人心之患，故应定入宪法以为教育之大方针。余对此说，有三疑问，以求解答：

(1) 孔门修身伦理学说，是否可与共和立宪政体相容？儒家礼教是否可以施行于今世国民之日用生活？

(2) 宪法是否可以涉及教育问题及道德问题？

(3) 万国宪法条文中，有无人之姓名发现？

倘不能解答此三种疑问，则宪法中加入孔道修身之说，较之定孔教为国教，尤为荒谬。因国教虽非良制，而尚有先例可言。至于教育应以何人之说为修身大本，且规定于宪法条文中，可谓为万国所无之大笑话。国会议员中，竟有多数人作此毫无知识之主张者，无惑乎解散国会之声盈天下也。余辈对于科学之信仰，以为将来人类达于觉悟获享幸福，必由之正轨尤为吾国目前所急需。其应提倡尊重之也，当然在孔教孔道及其他宗教哲学之上。然提倡之尊重之可也，规定于宪法使人提倡之尊重之则大不可。宪法纯然属于法律范围，不能涉及教育问题，犹之不能涉及实业问题，非以教育实业为不重也。不能以法律规定尊重孔子之道，犹之不能以法律规定尊重何种科学，非以孔道科学为不重也。至于孔子之道，不能为共和国国民修身之大本，尚属别一问题。宪法中不能规定以何人之道为修身大本，固不择孔子与卢梭也。岂独反对民权共和之孔道，不能定入宪法以为修身之大本，即提倡民权共和之学派，亦不能定入宪法以为修身之大本，盖法律与宗教教育，义各有畔，不可相乱也。

今之反对国教者，无不持约法中信教自由之条文以为戈矛。都中近且有人发起信教自由会，以鼓吹舆论。余固以为合理，而于事实则犹有未尽者。何以言之？中国文庙遍于郡县。春秋二祀，官厅学校，奉行日久。盖俨然国教也。而信仰他教者，政府亦未尝加以迫害或禁止。即今以孔教为国教，定入宪法，余料各科并行，仍未必有所

阻害。故余以为各教信徒，对于政府所应力争者，非人民信教自由之权利，乃国家待遇各教平等之权利也。国家收入，乃全国人民公共之担负，非孔教徒独力之担负。以国费立庙祀孔，亦当以国费建寺院祀佛道，建教堂祀耶、回，否则一律不立庙，不致祭。国家待遇各教，方无畸重畸轻之罪戾。各教教徒对于国家担负平等，所享权利，亦应平等，必如是而后教祸始不酝酿于国中。由斯以谈，非独不能以孔教为国教，定人未来之宪法，且应毁全国已有之孔庙而罢其祀。

治生篇（续前号）

杨昌济

因论厘金督销两局之事，又触发余之感慨。夫任此两局之事，乃人人之所能。故争之者多。难于长保其地位，斯固然矣。然两局之中，真能办事者，亦颇难得。若久于其任，熟习公事，能保信用，则亦为当道者之所倚仗，而非新进者之所能与争。盖官场用人，亦未尝不重资格重信用。真能办事之人，断不至于有失业之忧也。考两局肇设之时，原仿刘晏用士人之意。以士人能自爱，多廉洁也。行之既久，初意浸失。银钱经手，易有侵渔。因而失其信用者比比矣。信用既失，不可回复，此后乃永绝其谋事之机会。吾国之人思虑浅而眼光短，良为可哀。夫所侵渔者不过少数，而失其终身谋生之机会，所得小而所丧大。营目前之利而贻永久之害，可悲可痛！孰甚于此！且此非徒个人之失策，亦国家之大忧也。余在英国时，某英人问余中国商人，皆重信用。何以中国官吏，从上至下，皆不免侵渔之陋习。余实颜汗，无以为辞。生于中国社会之中者，渐染积习，视为固然。流俗滔滔，恬不为怪。若夫东西各国，政法修明，乃罕闻此事。自非然者，何由富强？人民之廉贪与国家之兴衰有绝大之关系，若谓此风遂不可挽，则是中国竟无可为。曾涤生家书有曰：“近来带兵者，皆不免稍肥私囊。余不能禁人之苟取，但求自己不苟取。”苦哉此心，令人肃然起敬。所望有志之士，贞介自持，不染污俗，以廉耻相尚，以清俭为高，造端甚微，收效必巨。此则区区之愚所馨香而祷祝者也。此一义也。

夫失其信用，固治生之大戒。而忘分冒进，亦非永保职业之道也。近数年来，以社会经极大改革之故，人民大长其器竞，得业失业，易如反掌。拔帜立帜，曾不转瞬。安常守故，则嫌其枯寂；攀高竞进，则唯患不速。一有蹉跌，乃顿失其所据矣。既失业而悔之，欲求故地，不可复得。此等事乃余之所常见，往往旁观叹息而莫能相喻者也。余观英德之社会，莫不尚老成而贵资格。少壮有为之人，初入社会任事之时，多居辅助之地位，听高年之指导，及其更事既多，乃随流平进，终至高位。人无侥幸之心，而社会之组织，异常巩固。英伦银行，世界金融之中心也。其势力之伟大，甚为

可惊。及询其主持行务之人，以何法而取得其资格？乃皆由历试而来。现在主持行务之人，恒以储蓄后进慎选替人为其重大之责任。以如此伟大之事业，乃归于自治团体之所经营。英人自治能力之强，于此可见。而其立法之精神，亦实有可师者。治生者固当力保其现有之职业，不可希高慕远，求进太速，反失其固有之地位也。此又一义也。

以上所言，均发明生众食寡之义。今将于为之者疾之义有所敷陈，以成功之敏速而言。吾国较之西洋各国，迥不相及。铁路尚未开通，则交通迟滞；机器尚未广用，则制造缓慢。此皆大悖于为之者疾之义者也。然此犹属社会生计之范围。今请就吾国现在之情状，个人能力之所及者，箴其缺失，而谋其变通，当亦读者诸君之所乐闻也。

欲求为之者疾，则首重惜时。荷兰人之谚曰：“时者金也。”人之生利，必需劳力，未有安坐而能获者，以劳力施于事物，又必需一定之时间，始能收其所期之效。故计功者不可无劳力与时间之二要素，劳力大而时间短与劳力小而时间久者，其效相等。此力学之所明示也。吾人治事，恒患力微，全赖积多数之时间以完成远大之事业。大禹惜寸阴，陶侃惜分阴，此历史上之美谈。以之处今日之时势，尤为对症之药。美国大富豪摩尔根氏，最惜时间，会客交谈，人不过五分钟。虽接见大统领，亦不违此定例。即日本人诸户清六氏之逸事，亦大有足称者。诸户氏白手成家，致富巨万。生平爱惜光阴，有来言事者，立门中与之谈，事毕即退，并不延之入坐。食时常备饭二碗，更迭食之，以省添饭之时间。家中常备人力车，以便有事时即刻外出。盖商业利在乘机，一有违误，则损失不可胜计。故东西各国成功之人，莫不以急起直追，一日千里，为趋事赴功之秘诀。吾国之人全不知时间之可贵，因循玩愒，万事皆堕坏于冥昧之中，甚非开国进取之气象也。凡事有可于今日为之者，即宜今日为之，断不可留待明日，有因一日之迟而误事机者矣。且明日又有明日当为之事，今以今日当为之事，留待明日，是先夺去明日一分之日力。而明日当为之事，必有不能即办者矣。如此逐日积压，事愈多而心愈纷。如欠债然，将终身无有肃清之一日。常人动叹事忙，而不知由其平日之不勤有以致之。若案无留牍，判决如流，则虽处军务倥偬之中，仍能好整以暇。昔者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继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其急于礼见贤士也。一饭三吐哺，一沐三握发，此真精勤猛进，一向无前。三千年之下，犹使人闻风兴起，宜其多才多艺，而能制定有周一代之礼乐也。嗟我兄弟，邦人诸友，毋再因循，因循则事愈不可为矣。此一义也。

惜时则不可不省无谓之应酬，夫人类者乐群之动物也。岁时过从，礼俗相交。正人生之乐事，所谓社会之亲和力也。此安可无之，独不可太滥耳。太滥则废时失事，既非所以成己，亦非所以成物。周末文胜，孔子作《春秋》，变周之文，从殷之质。吾

观泰西之俗，颇有尚质之意。交际率真，不尚伪善。中国近今之习俗，则颇有文胜之弊。形式虽具，真意沦亡。如拜谒回候，请酒复席，多有出于勉强，并非事势之所必须。人之精力，大率消磨于此中，而事之废弃者多矣。昔谭复生在长沙，曾创延年会，欲联合多人，将无谓之应酬，一概省去。彼此相谅，无复猜疑。其所以名为延年会者，谓人生年寿之长短，与其作事之多寡为正比例。作事多者，虽夭亦寿；作事寡者，虽寿亦夭。省去无谓之应酬，则人人可多办事，人人可以延年矣。遭遇厄会，志不获施，然此义实可悬之日月而不刊。民国成立以后，文法稍宽，人民益厌薄伪善。然社会中之交际，仍有当省而不省者。盖缘办事之心未诚，故觉朋从之情难恕。若真做事人，则职务在身，责无旁贷，自不暇八面周全，虽应酬稍疏，人亦必能相谅矣。今姑举一事以为例：文酒宴游，此士夫之胜事。各国风俗，亦大抵相同。愚游英国之时，亦曾与其中流人家之宴会。每食四簋，较常餐不过稍丰。即结婚之筵席，亦与常同。初无过为盛设之事，其盛设者亦不过六簋八簋止矣。款客而不伤于费，达情而不侈于欲，此可久之道也。中国酒席，则肴馔太多。往往略尝，即便撤去。食品过多而不为用，宁非暴殄。余妄倡一论，谓今后酒席，当以八簋为限。又宜同时而进，不可过事迁延，务减短会食之时间。庶无废事失时之患，此亦穷变通久之一道也。比较西洋人与吾国人之会食，抑犹有可论者。中国人会食之时间太长，往往宴毕即散，酒阑人散，兴味索然，似专以饮食为事者；西洋人会食之后，必留连时许，游戏歌唱，以相娱乐，宾主尽欢，始从容散去。此无关治生之旨，不过以示吾国宴会，尚多可以改良之余地而已。余近赴友人之席，主客闲谈，对于此事，皆颇有改良之希望。然相顾不发，敝俗何自而更新，此则区区私怀，所望于率先社会之勇者也。吾乡有李生者，求学日本，专心课业，同国人相访，读书如故，既不对话，亦不送迎。勤苦卓立，良可嘉尚。吾国游民太众，进见无时。非稍从简略，不复可以读书治事。吕新吾有言：“余尝自喜行三种方便。不面谒人，省其疲于应接；不轻寄书，省其困于裁答；不乞求人看顾，省其难于区处。”吾愿闲居无事之人，无轻于造访，使他人有勤修正业之余日。盖亦一种之方便也。此一义也。

中国人之习俗，大悖乎为之者疾之义者，又在于不守时间。时间之可贵，前既言之矣。然我惜时而人不守时，则亦常受人之牵掣，而不能无浪掷光阴之患。西人最重守时，如与人约某时往晤，必如期前往，不差分秒。有违误者，则主人他出，不复坐候，将虚此一往返，而不能达其面晤之目的。且如此行为，甚为西人之所贱视，视之与不守约束发虚伪之语者同科。又如赴人酒席，亦必如时，不可迟亦不可早。早则主家尚未准备，颇不相宜；迟则主家径自开席，不复相待。社会中人，皆视守时为天经地义。有犯之者，众不之齿。监督严重，良不可及。中国之人全无守时之观念。凡有

约会，任意迟延。每次必使如期而至者，坐候一二小时，实为苦事。事之坐废者，不知凡几。此真吾国最大之积弊，不可不急行改良者也。此事在常居国内者，往往视为固然，不求改变。其曾游海外者，习于西俗之秩序整然。归国之后，深觉此事之苦痛，而无可如何。余每遇有约会，必如期而往。宁往而久待，不肯随俗苟且，尤而效之，区区之愚，或为旁观者所悯笑。不知流俗滔滔，骤不可挽，必有痛言其弊之人，始有变革之机；又必有实行改革之人，始有观摩之效。所愿同志君子，勇猛开先，一变至道，其有益于风俗人心，非浅鲜也。此一义也。

至于用之者舒，则可言者尤不止一事。今请先言储蓄之义。人生在世，寿长者七八十年。然二十岁以前，为受教育之时期。不惟不能有所收入，而且多需支出。二十以后，始为任职就业之时。人之能生利也，其尤有望者，仅此数十年间耳。迨其衰老，则精力不继，不复可以任劳，不得不舍弃生业，坐耗居诸。故人当少壮有为之时，不可不储蓄余资，以为老年之预备。且教育子女之费，嫁娶丧葬之需，皆不可不预储之于平日。不独此也，人之治生，全赖心力与体力。若偶有病患，即收入顿微。又况失业闲居，乃社会中恒见之事。若其毫无贮蓄，岂不窘迫万端。此西洋学校教授修身，所为汲汲于养成勤俭贮蓄之思想也。大凡立身居家之道，先在知理财之方。使贮蓄有素，资用常余，则置身社会之中，常有超然独立进退裕如之象。若漫无思虑，浪掷资财，及至手中拮据，或至丧其廉耻，可羞可痛，孰甚于斯。吾观西人保险之业，异常发达。如人寿保险，尤足征人民思虑之深。平时岁入数镑，取之不难。迨至寿命已终，寡妻弱子，坐享巨资，无虑失所。此牺牲现在之利益以为将来。智虑浅短之人民，不知出此。此余所以对照彼我慨然兴叹者也。考英人优待教员，亦有养老年金之设。其法使任教员者年纳若干，储为公积，老而退職，乃有所凭。近岁英国国会，制定国家保险之法。凡为仆役者岁贮工费若干，由主人扣存。主人国家各益少许，集成巨款，用作基金。俾仆役衰老之年，得所赡养。法良意美，此乃国家社会主义之先驱也。英之立法家，为人民谋贮蓄如此。吾国知此义者尚少。立为政策，以图进行，不知当俟诸何日。吾愿国人善自为谋，竞讲贮蓄。将来家给人足，百废具兴，强国利群，何施不可。吾观并世之人，全不知储蓄之义。每岁所入，挥霍无余，或且过之，毫不省记。一有疾病，或遇闲居，则借贷无门，困苦万状。余尝旁观太息，谓以若所为，困苦之来，无可幸脱。乃曾不知畏避，甘以身受其牵缠。虑浅智昏，良可嗟叹。近日生活程度，逐日加高。然以今日之收入，较之昔时，有增加十倍者。假如往年收入，仅有百金，今则可获千金。若使维持旧状，无使生活程度骤然增高。纵使物价上腾，仍当有余可蓄。何以收入愈多，余存无几？岂非但顾今日，不虑明朝？此诚弱国之病源，羸群之败兆也。语云：“由俭入奢易，由奢返俭难。”须知收入虽多，不可长恃。奢侈成

习，补救维艰。总之无论所获多少，决不可一举而空之。所存虽属细微，积久可成大数。保家之道，莫切于此。此一义也。

举债者治生之大戒。非万不得已，断不可轻于一试。举债必须认息，年年还息，积久乃倍其本额。其为损耗，不可胜言。夫举债以经营生业，偿息之外，尚有所赢，是固可为之事。若举债以供消费，则毫无生产，徒耗息钱，剜肉医疮，莫此为甚。至不能每年还息，则息又成本，辗转增益，亏累愈深，破产之祸，将不可救。昔袁君载有言：“凡人之敢于举债者，必谓他日宽余，可以偿矣。不知今日无宽余，他日何为而有宽余。譬如百里之路，分为两日行，则两日皆办。若欲以今日之路使明日并行，虽劳苦而不可至。”至理名言，吾辈所当深玩也。英人斯迈尔斯氏所著《自助论》，乃有益身心之书。余特抄其“论借贷之害者”一节，以证余说。其言曰：“人一负债，则其品行必不真实。盖借债之人，无以为偿。往往为延期限而捏造言辞，伪托事故。故借债进一步，欺伪亦进一步。借债欺伪，互相追随，岂不悲哉！”画家海县向人借金，归金之日，叹曰：“古谚云：‘借债是借忧也’。今日吾亲尝之矣。”可知借债不仅有关于生计，并有关于品行。日本福泽谕吉氏，亦宁卖田产，决不借债。能者所见，大抵略同。人能以借债为戒，自不至于浪费。又人来借债，亦不可滥与。使彼负债而不能偿，是坏其品行也。非以爱之，实以害之。诚知借债之害者之所不忍出也。此一义也。

中国之恶俗，大足以增加消费者，其惟赌博乎。赌博者，一种之游戏也。游戏之冲动，乃人人之所有。独其以财物为孤注，乃大有害于治生。近日斗牌之习，流衍全国。不染此习之人，寥寥可数。所谓巨人长德，旷世人豪者多不免此。虽已悬为禁令，然耻尚失所，禁绝为难，甚非兴国之气象也。上流之人，因博而负，则临财之际，不免苟且；下流之人，因博而负，则饥寒迫身，流为盗贼。余尝谓吾国之宜戒斗牌，一如吾国之宜禁鸦片。此事自一人言之，不过消遣时日，本非绝对之罪恶。然合社会全体计之，则妨时废事。使人丧其生业，乃社会之大忧也。上流之人，一举一动，悉关风教。人谓明哲尚有此举，吾辈何不可为？即如吸食鸦片，若在富人，不须谋生，有资可购，与人无忤，与世无争。自其一人言之，似可无需禁戒。然事关全国，未便参差。斗牌之习，理亦同此。若谓于我无伤，不妨任意。揆之公德，岂曰无亏？此则区区之愚，敢为海内人士正告者也。此一义也。

以上所述，皆箴砭时俗之言。所怀区区，未尽百一。近人之言曰：“现在英德竞争，其最后之胜负，决于国民之生产力，而实决于国民之道德力。”道德颓败，生产力多因之衰微，国际竞争，何以存立？前途茫茫，不禁掷笔而三叹也！

（完）

一九一七年预想之革命

高一涵

合纷然淆杂互相错综之生活状态，而组成社会。积判然各殊息息变迁之群众心理，而演成思潮。持现状以比衡往迹，数其递嬗递变厘然殊观之经历，而名之曰“进化”。构成社会之分子愈杂，则演成思潮之支派愈纷。纷之度达其极，则摩荡切劘，各成趋向。趋向愈歧，则变迁愈速，而进化之机乃愈灵。人群进化之原动力，宜万而不宜一，宜互竞于平衡而不宜统摄于一尊。道一同风之训，乃根诸专制思想而来，一群之众，其受专制之毒弥深，则梦想一尊之心思弥切。甚或从专制思想之中，籀出专制教育主义，至教育主义隶属于专制思想而下，则群众之心灵汨没，而进化之机息矣。

近日从专制思想中，演出二大盲说，必待吾人之力极廓清者。即于政治上应揭破贤人政治之真相，于教育上应打消孔教为修身大本之宪条是也。往岁之革命为形式，今岁之革命在精神。政治制度之革命，国人已明知而实行之矣。惟政治精神与教育主义之革命，国人犹未能实行。实行之期，其自一九一七年始。

曷言乎贤人政治，从专制思想演绎而出也。吾国专制思想，其延缘于人民脑髓者，垂四千余年。迄于清末，新旧互争。濡染欧化者流，群悟专制之非。而深中旧毒之士大夫，既知专制主义，与世界思潮相抵触，又不欲翻然改图，乃弃名取实，诡其词曰“开明专制”。迨民国成立，经二次政治革命而后，专制基础，扫荡无遗。不得公然以专制名词相号召，乃转饰其名曰“贤人政治”。今就二者比较以观，自不难立睹其真相。伯伦智理与黎白，皆谓专制与权力并存。何则政权公诸有众者也？欲以一部分人私有之，故必赖权力为人保障。贤人政治，亦将公有之政权，私之于一部分人士者也。故亦必借势力为护符，此与专制同者一。专制者，成于独而消于衡。无惟我独尊之心理，则不能决然行专制；亦无惟我独尊之心理，则不敢自任为贤人。此与专制同者二。专制既假权力而行，则专制无定主，惟视权力为转移。贤人亦无标准者也，欲强定其标准，亦惟视权力以为衡。权力愈大者，其贤亦愈大；权力最小及毫无权力者，则不得不降为不肖焉。此与专制同者三。专制之特性，在排斥异己，非排斥至尽，则专且

不能，何有于制？贤人之名词，乃与不肖相对待。非指斥他部分为不肖，则不能显见此部分为贤人。何也？以一国皆贤，则无贤人之名可立故也。此与专制同者四。行专制者，必划分人民为治者与统治者二级。贤人政治，以贤人为治者，以不肖为统治者，亦分人民为两级者也。此与专制同者五。专制者之职务，在以一部分人代理全国人之事务，而不欲放任人民之自为。贤人之职务，亦代不肖者总理庶事，而不欲放任不肖者之自为也。此与专制同者六。专制者，想望一人首出庶物，建为元后，以子育人民。贤人政治亦想望一部分人首出庶物，立为人民师表者也。此与专制同者七。然则贤人政治，殆几与专制同其界说欤。

国家者，何乃自由人民以协意结为政治团体，借分功通力，鼓舞群伦，使充其本然之能，收所欲薪之果。乃以自智自力，谋充各得其所之境，非借他人智力代为自谋者也。古者国家政治，其原动力在官；近世国家政治，其原动力在民。往者政治为人力车，近世政治为摩托车。故国家惟一之职务，在立于万民之后，破除自由之阻力，鼓舞自动之机能，以条理其抵牾，防止其侵越。于国法上公认人民之政治人格，明许人民自由之权利。此为唯一之职务，亦即所以存在之真因。谈贤人政治者，虽未见其明定国家之界说，然总观所论，则国家者由一部分贤人握有政权，以尽其指导扶持之责。借此部分人智力，代他部分人民谋充其各得其所之境者也。凡百行为，以贤人为原动，以人民为被动。于是国法上不能遍认人民均有政治人格与自由之权利矣。由斯义以推，第一与哈蒲浩“国家建筑于人民权利之上”之原则相反；第二与边心“最大多数之最大幸福”之主旨相违。此在贵族政体盛行时代，容或可行。若欲行于二十稔民权大张，群争自立之时，是反世界之趋势与进化之精神。不若仍明倡帝制，犹为直截了当也。论者岂不曰“由官治可进于民治欤”？然要知官治民治之根本原理，绝不相容。民治之精神，在先予以政治上之人格自由权利，借政治之力以自造于贤人之域，政治其因贤人其果。官治之精神则先夺其政治上之人格自由权利。俾托贤人之庇荫，安享政治之成。贤人其因政治其果，故一则养成富于自治自立之风，一则养成依赖他人之习，欲以依人为生之民，行自治自立之事，是命盲者视聋者听之类也。呜呼可哉！

再言教育。孔道应否为教育大本为一问题；教育大本应否由国家规定，是又别一问题。前者已为海内时贤所斥驳，后者则似尚付缺如。夫教育主义大别不外二种：一隶属于政治者，一超轶乎政治者。国家而以官治为中心，其制度含有专制性质者，往往以政治势力左右教育，故教育主义纯粹隶属于政治范围之内；国家而以民治为中心，其制度含有共和性质者，往往任人民自由选择，听其趋向，以为教育之方针。故教育事业，全超轶乎政治范围而外。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及公民道德教育，属乎

前者；世界观教育，世道主义教育，属乎后者焉。

曷言乎世界观教育。世界之种类亦有二：一曰“现象世界”，一曰“实体世界”。前者以谋现世幸福为鹄的，后者则以谋究竟幸福为鹄的；前者有空间时间之关系，后者则无空间时间之可言；前者由于感受，后者全恃直觉。政治家，由人类所感受之激励，为一族一国之群众谋现世幸福之谓；教育者，由人类一己之直觉，为普遍世界之群众谋无终无极之究竟幸福也。故强使世界观教育，俾隶于政治范围而下。其违背教育主义者二：一为空间之限制，即缩小教育范围，使仅及于现象世界中一族一国之人；一为时间之限制，即减短教育功用，使仅谋现象世界之现在幸福也。人不能有生而无死，国家不能有存而无亡。现世幸福，随死亡以消灭。以不生不灭之人生，于无始无终之实体中，而仅仅以谋随死亡而消灭之现世幸福为鹄的。若而人生，若而世界，有何价值之足云。此世界观教育，所以为世界人生之最终蕲向，而超然于政治之表者也。

曷言乎世道主义之教育。夫合无始无终之时，无穷无极之世，与有生无生之物以成世界。则所谓世界，即非一时一地之有生物所得专焉者也。矧人类特有生物中之一种乎？论者动曰“人道主义，为世界之究竟”。不知人道主义，特以人类为范围，不过占世界生物中之一部。谓为人类之究竟，犹且不可。况谓为世界之究竟乎？教育者，以合宇宙万汇有形无形有生无生之全体为范围者也。限以有生有形，已嫌其偏，何况更限以人类？设再以政治之潮流为教育之标，则更以人类一种族一国家之事，为实体世界无始无终不生不灭之真实人生体也。此人道主义之教育，所以不若世道主义之教育尤为范围普遍，万汇咸周之道，而为教育主义之究竟也。

然此特言超轶乎政治之教育也。即隶属乎政治，若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及公民道德教育等，亦不宜束缚其趋向，尽纳诸政治潮流之中。教育之事，端在启沦心灵，顺人类之特生异秉，使充其本然之能。其造诣之境愈杂，则心能之启发愈多，而学术之发明亦愈速。一道同风之说，乃汨没心灵之媒。况一之同之之标本，无能定可定者。欲以谋现世一部分幸福之政治主义，定为谋普遍世界无终极幸福之教育主义，其纰谬更何待言。故不特以孔道为教育大本，无有是处；即于孔道而外，别取佛道耶回之道或他宗学流为教育大本，以规定于宪法，亦无有是处。故今日所争者，为教育大本，应否规定之问题，非应否规定何人之问题也。无论何人，均不能以一教之力，束缚未来人类之心思，更何有于由专制思想演绎而出之孔道！

文学改良刍议

胡 适

今之谈文学改良者众矣。记者末学不文，何足以言此？然年来颇于此事再四研思，辅以友朋辩论，其结果所得，颇不无讨论之价值。因综括所怀见解，列为八事，分别言之，以与当世之留意文学改良者一研究之。

吾以为今日而言文学改良，须从八事入手。八事者何？

一曰，须言之有物。

二曰，不摹仿古人。

三曰，须讲求文法。

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

五曰，务去烂调套语。

六曰，不用典。

七曰，不讲对仗。

八曰，不避俗字俗语。

一曰须言之有物 吾国近世文学之大病，在于言之无物。今人徒知“言之无文，行之不远”，而不知言之无物，又何用文为乎？吾所谓“物”，非古人所谓“文以载道”之说也。吾所谓“物”，约有二事：

（一）情感。《诗序》曰，“情动于中而形诸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此吾所谓情感也。情感者，文学之灵魂。文学而无情感，如人之无魂，木偶而已，行尸走肉而已（今人所谓“美感”者，亦情感之一也）。

（二）思想。吾所谓“思想”，盖兼见地、识力、理想三者而言之。思想不必皆赖文学而传，而文学以有思想而益贵；思想亦以有文学的价值而益贵也。此庄周之文，渊明老杜之诗，稼轩之词，施耐庵之小说，所以夔绝千古也。思想之在文学，犹脑筋之在人身。人不能思想，则虽面目姣好，虽能笑啼感觉，亦何足取哉？文学亦犹是耳。

文学无此二物，便如无灵魂无脑筋之美人，虽有秾丽富厚之外观，抑亦末矣。近世文人沾沾于声调字句之间，既无高远之思想，又无真挚之情感，文学之衰微，此其大因已。此文胜之害，所谓言之无物者是也。欲救此弊，宜以质救之。质者，何？情与思二者而已。

二曰不摹仿古人 文学者，随时代而变迁者也。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周秦有周秦之文学，汉魏有汉魏之文学，唐宋元明有唐宋元明之文学。此非吾一人之私言，乃文明进化之公理也。即以文论，有《尚书》之文，有先秦诸子之文，有司马迁班固之文，有韩柳欧苏之文，有语录之文，有施耐庵曹雪芹之文：此文之进化也。试更以韵文言之：《击壤》之歌，《五子》之歌，一时期也；《三百篇》之诗，一时期也；屈原荀卿之骚赋，又一时期也；苏李以下，至于魏晋，又一时期也；江左之诗流为排比，至唐而律诗大成，此又一时期也；老杜香山之“写实”体诸诗（如杜之《石壕吏》、《羌村》，白之《新乐府》），又一时期也；诗至唐而极盛，自此以后，词曲代兴，唐五代及宋初之小令，此词之一时代也；苏柳（永）辛姜之词，又一时代也；至于元之杂剧传奇，则又一时代矣。凡此诸时代，各因时势风会而变，各有其特长。吾辈以历史进化之眼光观之，决不可谓古人之文学皆胜于今人也。左氏史公之文奇矣，然施耐庵之《水浒传》视《左传》《史记》何多让焉？《三都》《两京》之赋富矣，然以视唐诗宋词则糟粕耳。此可见文学因时进化，不能自止。唐人不当作商周之诗，宋人不当作相如、子云之赋。即令作之，亦必不工。逆天背时，违进化之迹，故不能工也。

既明文学进化之理，然后可言吾所谓“不摹仿古人”之说。今日之中国，当造今日之文学，不必摹仿唐宋，亦不必摹仿周秦也。前见“国会开幕词”，有云：“于铄国会，遵晦时休。”此在今日而欲为三代以上之文之一证也。更观今之“文学大家”，文则下规姚曾，上师韩欧；更上则取法秦汉魏晋，以为六朝以下无文学可言，此皆百步与五十步之别而已，而皆为文学下乘。即令神似古人，亦不过为博物院中添几许“逼真贗鼎”而已，文学云乎哉？昨见陈伯严先生一诗云：

“涛园钞杜句，半岁秃千毫。所得都成泪，相过问奏刀。万灵噤不下，此老仰弥高。胸腹回滋味，徐看薄命骚。”

此大足代表今日“第一流诗人”摹仿古人之心理也。其病根所在，在于以“半岁秃千毫”之工夫作古人的钞胥奴婢，故有“此老仰弥高”之叹。若能洒脱此种奴性，不作古人的诗，而惟作我自己的诗，则决不致如此失败矣！

吾每谓今日之文学，其足与世界“第一流”文学比较而无愧色者，独有白话小说（我佛山人，南亭亭长，洪都百炼生，三人而已）一项。此无他故，以此种小说皆不事摹仿古人（三人皆得力于《儒林外史》《水浒》《石头记》。然非摹仿之作也），而惟实

写今日社会之情状，故能成真正文学。其他学这个，学那个之诗古文家，皆无文学之价值也。今之有志文学者，宜知所从事矣。

三曰须讲文法 今之作文作诗者，每不讲求文法之结构。其例至繁，不便举之，尤以作骈文律诗者为尤甚。夫不讲文法，是谓“不通”。此理至明，无待详论。

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 此殊未易言也。今之少年往往作悲观，其取别号则曰“寒灰”“无生”“死灰”。其作为诗文，则对落日而思暮年，对秋风而思零落，春来则惟恐其速去，花发又惟惧其早谢；此亡国之哀音也。老年人为之犹不可，况少年乎？其流弊所至，遂养成一种暮气，不思奋发有为，服劳报国，但知发牢骚之音，感喟之文；作者将以促其寿年，读者将亦短其志气；此吾所谓无病之呻吟也。国之多患，吾岂不知之？然病国危时，岂痛哭流涕所能收效乎？吾惟愿今之文学家作费舒特（Fichte），作玛志尼（Mazzini），而不愿其为贾生，王粲，屈原，谢皋羽也。其不能为贾生，王粲，屈原，谢皋羽，而徒为妇人醇酒丧气失意之诗文者，尤卑卑不足道矣！

五曰务去烂调套语 今之学者，胸中记得几个文学的套语，便称诗人。其所为诗文处处是陈言烂调，“蹉跎”“身世”“寥落”“飘零”“虫沙”“寒窗”“斜阳”“芳草”“春闺”“愁魂”“归梦”“鹃啼”“孤影”“雁字”“玉楼”“锦字”“残更”……之类，累累不绝，最可憎厌。其流弊所至，遂令国中生许多似是而非，貌似而实非之诗文。今试举一例以证之：

“荧荧夜灯如豆，映幢幢孤影，凌乱无据。翡翠衾寒，鸳鸯瓦冷，禁得秋宵几度？么弦漫语，早丁字帘前，繁霜飞舞。袅袅余音，片时犹绕柱。”

此词骤观之，觉字字句句皆词也，其实仅一大堆陈套语耳。“翡翠衾”“鸳鸯瓦”，用之白香山《长恨歌》则可，以其所言乃帝王之衾之瓦也。“丁字帘”“么弦”皆套语也。此词在美国所作，其夜灯决不“荧荧如豆”，其居室尤无“柱”可绕也。至于“繁霜飞舞”，则更不成话矣。谁曾见繁霜之“飞舞”耶？

吾所谓务去烂调套语者，别无他法，惟在人人以其耳目所亲见、亲闻、所亲身阅历之事物，一一自己铸词以形容描写之；但求其不失真，但求能达其状物写意之目的，即是工夫。其用烂调套语者，皆懒惰不肯自己铸词状物者也。

六曰不用典 吾所主张八事之中，惟此一条最受友朋攻击，盖以此条最易误会也。吾友江亢虎君来书曰：

“所谓典者，亦有广狭二义。短钉獭祭，古人早悬为厉禁；若并成语故事而屏之，则非惟文字之品格全失，即文字之作用亦亡……文字最妙之意味，在用字简而涵义多。此断非用典不为功。不用典不特不可作诗，并不可写信，且不可演说。来函满纸‘旧雨’‘虚怀’‘治头治脚’‘舍本逐末’‘洪水猛兽’‘发聋振聩’‘负弩先驱’‘心悦诚

服’‘词坛’‘退避三舍’‘无病呻吟’‘滔天’‘利器’‘铁证’……皆典也。试尽抉而去之，代以俚语俚字，将成何说话？其用字之繁简，犹其细焉。恐一易他词，虽加倍蕪而涵义仍终不能如是恰到好处，奈何？……”

此论极中肯要。今依江君之言，分典为广狭二义，分论之如下：

(一) 广义之典非吾所谓典也。广义之典约有五种：

(甲) 古人所设譬喻，其取譬之事物，含有普通意义，不以时代而失其效用者，今人亦可用之。如古人言“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今人虽不读书者，亦知用“自相矛盾”之喻，然不可谓为用典也。上文所举例中之“治头治脚”“洪水猛兽”“发聋振聩”……皆此类也。盖设譬取喻，贵能切当；若能切当，固无古今之别也。若“负弩先驱”“退避三舍”之类，在今日已非通行之事物，在文人相与之间，或可用之，然终以不用为上。如言“退避”千里亦可，百里亦可，不必定用“三舍”之典也。

(乙) 成语。成语者，合字成辞，别为意义。其习见之句，通行已久，不妨用之。然今日若能另铸“成语”，亦无不可也。“利器”“虚怀”“舍本逐末”……皆属此类。此非“典”也，乃日用之字耳。

(丙) 引史事。引史事与今所论议之事相比较，不可谓为用典也。如老杜诗云“未闻殷周衰，中自诛褒姒”，此非用典也。近人诗云，“所以曹孟德，犹以汉相终”，此亦非用典也。

(丁) 引古人作比。此亦非用典也。杜诗云，“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此乃以古人比今人，非用典也。又云，“伯仲之间见伊吕，指挥若定失萧曹”，此亦非用典也。

(戊) 引古人之语。此亦非用典也。吾尝有句云：“我闻古人言，艰难惟一死。”又云：“尝试成功自古无，放翁此语未必是。”此乃引语，非用典也。

以上五种为广义之典，其实非吾所谓典也。若此者可用可不用。

(二) 狭义之典，吾所主张不用者也。吾所谓“用典”者，谓文人词客不能自己铸词造句，以写眼前之景，胸中之意，故借用或不全切，或全不切之故事陈言以代之，以图含混过去，是谓“用典”。上所述广义之典，除戊条外，皆为取譬比方之辞。但以彼喻此，而非以彼代此也。狭义之用典，则全为以典代言，自己不能直言之，故用典以言之耳。此吾所谓用典与非用典之别也。狭义之典亦有工拙之别，其工者偶一用之，未为不可，其拙者则当痛绝之已。

(子) 用典之工者。此江君所谓用字简而涵义多者也。客中无书不能多举其例，但杂举一二，以实吾言：

(1) 东坡所藏“仇池石”，王晋卿以诗借观，意在于夺。东坡不敢不借，先以诗寄

之，有句云，“欲留嗟赵弱，宁许负秦曲。传观慎勿许，间道归应速。”此用蔺相如返璧之典，何其工切也！

(2) 东坡又有“章质夫送酒六壶，书至而酒不达”。诗云，“岂意青州六从事，化为乌有一先生。”此虽工已近于纤巧矣。

(3) 吾十年前尝有读《十字军英雄记》一诗云：“岂有鸩人羊叔子？焉知微服赵主父？十字军真儿戏耳，独此两人可千古。”以两典包尽全书，当时颇沾沾自喜，其实此种诗，尽可不作也。

(4) 江亢虎代华侨诮陈英士文有“未悬太白，先坏长城。世无钜霓，乃戕赵卿”四句，余极喜之。所用赵宣子一典，甚工切也。

(5) 王国维咏史诗，有“虎狼在堂室，徙戎复何补？神州遂陆沉，百年委榛莽。寄语桓元子，莫罪王夷甫。”此亦可谓使事之工者矣。

上述诸例，皆以典代言。其妙处，终在不失设譬比方之原意。惟为文体所限，故譬喻变而为称代耳。用典之弊，在于使人失其所欲譬喻之原意。若反客为主，使读者迷于使事用典之繁，而转忘其所为设譬之事物，则为拙矣。古人虽作百韵长诗，其所用典不出一二事而已（《北征》与白香山《悟真寺》诗皆不用一典），今人作长律则非典不能下笔矣。尝见一诗八十四韵，而用典至百余事，宜其不能工也。

(丑) 用典之拙者。用典之拙者，大抵皆衰惰之人，不知造词，故以此为躲懒藏拙之计。惟其不能造词，故亦不能用典也。总计拙典亦有数类：

(1) 比例泛而不切，可作几种解释，无确定之根据。今取王渔洋《秋柳》一章证之：

“娟娟凉露欲为霜，万缕千条拂玉塘。浦里青荷中妇镜，江干黄竹女儿箱。空怜板渚隋堤水，不见琅琊大道王。若过洛阳风景地，含情重问永丰坊。”

此诗中所用诸典无不可作几样说法者。

(2) 僻典使人不解。夫文学所以达意抒情也，若必求人人能读五车之书，然后能通其文，则此种文可不作矣。

(3) 刻削古典成语，不合文法。“指兄弟以孔怀，称在位以曾是。”（章太炎语），是其例也。今人言“为人作嫁”亦不通。

(4) 用典而失其原意。如某君写山高与天接之状，而曰“西接杞天倾”是也。

(5) 古事之实有所指，不可移用者，今往乱用作普通事实。如古人灞桥折柳，以送行者，本是一种特别土风。阳关渭城亦皆实有所指。今之懒人不能状别离之情，于是虽身在滇越，亦言灞桥；虽不解阳关渭城为何物，亦皆言“阳关三叠”“渭城离歌”。又如张翰因秋风起而思故乡之莼羹鲈脍，今则虽非吴人，不知莼鲈为何味者，亦

皆自称有“莼鲈之思”。此则不仅懒不可救，直是自欺欺人耳！

凡此种种，皆文人之下下工夫，一受其毒，便不可救。此吾所以有“不用典”之说也。

七曰不讲对仗 排偶乃人类言语之一种特性，故虽古代文字，如老子孔子之文，亦间有骈句。如“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微。”此三排句也。“食无求饱，居无求安”“贫而无谄，富而无骄”“尔爱其羊，我爱其礼。”此皆排句也。然此皆近于语言之自然，而无牵强刻削之迹；尤未有定其字之多寡，声之平仄，词之虚实者也。至于后世文学末流，言之无物，乃以文胜。文胜之极，而骈文律诗兴焉，而长律兴焉。骈文律诗之中非无佳作，然佳作终鲜。所以然者何？岂不以其束缚人之自由过甚之故耶？（长律之中，上下古今，无一首佳作可言也。）今日而言文学改良，当“先立乎其大者”不当枉废有用之精力于微细纤巧之末；此吾所以有废骈废律之说也。即不能废此两者，亦但当视为文学末技而已，非讲求之急务也。

今人犹有鄙夷白话小说为文学小道者，不知施耐庵、曹雪芹、吴趼人，皆文学正宗，而骈文律诗乃真小道耳。吾知必有闻此言而却走者矣。

八曰不避俗语俗字 吾惟以施耐庵、曹雪芹、吴趼人为文学正宗，故有“不避俗字俗语”之论也（参看上文第二条下）。盖吾国言文之背驰久矣。自佛书之输入，译者以文言不足以达意，故以浅近之文译之，其体已近白话。其后佛氏讲义语录尤多用白话为之者，是为语录体之原始。及宋人讲学以白话为语录，此体遂成讲学正体（明人因之）。当是时，白话已久入韵文，观唐宋人白话之诗词可见也。及元时，中国北部已在异族之下，三百余年矣（辽，金，元）。此三百年中，中国乃发生一种通俗行远之文学。文则有《水浒》《西游》《三国》之类，戏曲则尤不可胜计（关汉卿诸人，人各著剧数十种之多。吾国文人著作之富，未有过于此时者也）。以今世眼光观之，则中国文学当以元代为最盛，可传世不朽之作，当以元代为最多。此可无疑也。当是时，中国之文学最近言文合一，白话几成文学的语言矣。使此趋势不受沮遏，则中国几有一“活文学出现”，而但丁、路德之伟业（欧洲中古时，各国皆有俚语，而以拉丁文为文言，凡著作书籍皆用之，如吾国之以文言著书也。其后意大利有但丁（Dante）诸文豪始以其国俚语著作。诸国踵兴，国语亦代起。路德（Luthor）创新教，始以德文译《旧约》《新约》，遂开德文学之先。英法诸国亦复如是。今世通用之英文《新旧约》乃一六一一年译本，距今才三百年耳。故今日欧洲诸国之文学，在当日皆为俚语。迨诸文豪兴，始以“活文学”代拉丁之死文学；有活文学而后有言文合一之国语也），几发生于神州。不意此趋势骤为明代所沮，政府既以八股取士，而当时文人如何李七子之徒，

又争以复古为高，于是此千年难遇言文合一之机会，遂中道夭折矣。然以今世历史进化的眼光观之，则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又为将来文学必用之利器，可断言也（此“断言”乃自作者言之，赞成此说者，今日未必甚多也）。以此之故，吾主张今日作文作诗，宜采用俗语俗字。与其用三千年前之死字（如“于铎国会，遵晦时休”之类），不如用二十世纪之活字；与其作不能行远不能普及之秦汉六朝文字，不如作家喻户晓之《水浒》《西游》文字也。

结论

上述八事，乃吾年来研思此一大问题之结果。远在异国，既无读书之暇晷，又不得就国中先生长者质疑问难，其所主张容有矫枉过正之处。然此八事皆文学上根本问题，一一有研究之价值，故草成此论，以为海内外留心此问题者作一草案。谓之刍议，犹云未定草也，伏惟国人同志有以匡纠是正之。

余恒谓中国近代文学史，施曹价值，远在归姚之上，闻者咸大惊疑。今得胡君之论，窃喜所见不孤。白话文学，将为中国文学之正宗。余亦笃信而渴望之。吾生倘亲见其成，则大幸也。元代文学美术，本蔚然可观。余所最服膺者，为东篱，词隽意远，又复雄富。余尝称为“中国之沙克士比亚”，质之胡君及读者诸君，以为然否。

独秀识

磁 狗 (原篇名 The China Dog.)

英人麦道克 J. E. Muddock 原著 刘半农 译

今也,人人以我为颠狂矣。否则何必繫我于此?何必锢我于此秽小之藏尸室(藏尸室乃譬语,指所囚之槛也)?又何必以此虽生犹死之罪名处我邪?然我实未病。窗外清风徐动,作悲叹之声,好鸟啼枝,奏清和之曲,我能听之。日色之杲杲,月光之皎皎,以至满天星斗之运行,我亦能一一见之。固未狂也,而人人咸斥我为狂。坐今天造地设之清风好鸟,日色月光,人人能享而有之者,我独不能享其一二。盖我今居此,身虽未死,实已无殊长埋黄土之人矣。

人之戟手向我,而交口斥我为狂也。不曰忧郁过度,即曰脑筋紊乱。嗟乎!我岂异于人哉?我未至此时,乐则喜,悲则啼。花香鸟语,我知其可以畅心也;听流水之潺湲,我知其可以涤除尘俗也。夜来登榻而睡,梦魂宁适,亦不如今兹之破梦骂人也。嗟乎!彼一时,此一时。彼时甜美愉快之生命,今已悉成泡影矣。

我今狂矣。欲言其故,请溯前事。其时,为十月中严寒彻骨之一日。其地,为一幽邃之森林。当斜阳倒烛林梢,映其巨影于苍苔之上,风树微动,影随风动,化为种种幻象之时,即我身堕入苦海之始。

彼时飞鸟归林,于暮色苍茫中合奏清谐和缓之曲。音调低而舒,如唱颂赞帝德之圣歌。静言聆之,似其声出自数千年之(今译伊甸园)中也(《圣经》,创世之初。上帝造一男曰亚当,一女曰夏娃,令居亚田园中,为人类始祖)。

余徘徊于树影迷茫中,饱吸清新之空气。自念将来事,谁能管得,我知有现在耳。以现在言,置身于此,虽寂寥,其乐实无艺。

已而夕阳西下,发惨悴之红光。上射浮云,下映树影苍苔,令成深紫;未几,深紫色渐转古铜色,状如暮春时节,玫瑰花之萎谢。则一轮红日,已为云团裹入地平线下,但余一鼠色巨影,黯然而覆大千世界,如剧场之闭幕而已。于是飞鸟止鸣,万籁咸寂,而余心坎中,仍有无限快乐。盖彼时余为一四无系束之人,世事虽繁,多不能乱我心绪。纵观世界,既如是巨闹。春秋复富,前路坦然,欲不乐,又奚可。

夜色悄然，我将归矣，忽见一女，迎面而来。女者，不见容于安乐园中者也（《圣经》言，亚当与夏娃共处，为人类堕入罪恶之始。安乐园，盖即（今译伊甸园）也）。此女又胡为乎来。相其人，方妙龄，容色虽不美，然颇娇小动人怜爱，而吾二人相值之地，即为此幽静之森林。吾一时乃不知将何以与彼交语，总思此女倘为夜行失路之人。吾苟自献殷勤，愿为导送，亦不知其肯纳吾诚否。

既相见，互问寒暄如仪，渐乃侈谈杂事，如旧相识。

谈未几，女即自谓富于知识之人。然其知识，初非得自读书游历，亦非熟悉世界各国之人情风物，不过习于世故，能迷信其所栖迟之世界，误认世界中一切固陋偏狭之习惯举动为正当而已。然女子固无不如是也。

默察此女情性，一言蔽之，曰悒。胸有成见，百劝而千导之，不能改也。雄辩之士，能折其谈锋，终不能降服其心也。论其气质，则似阴郁多病，状如残冬之枯木，与其年龄并论，乃大不相称。约言之，凡生人应有之神经，足令精神温暖，生命快适者，多非此女所具也。

吾二人缓步而行，至相别时，天已漆黑矣。归途，大雨骤至，雷电并作。以距家稍远，不能行，乃就路旁树下暂避。

彼时，吾与女仅有一面缘。一面之缘，安能发生情愫。即以女言，倘每见一人，即以此人之小影，深藏脑海，亦藏不胜藏矣。然此一过一别之间，吾已不知不觉，失其灵魂之自主，再三自制，终不能逐女影于心坎之外。每见电光明处，树顶着光，似已幻而为女。舍此不视，他树又复如此。嗟夫！吾见祟于女矣。即阖吾目，亦恍如女立吾前也。

谓余爱此女乎，则又非也。雨点打树，其声刺耳，似此女以枯喉发音，格格可厌也。朔风扑面，其冷其冰，又似此女冷酷难近也。

亦或身居林下，复有雷霆震乎其上，景象肃杀，遽坏吾脑系耶。然而凝神自问，此身实已坠入缪绁之中，百振不能自脱，默念此女必为吾未来生命中之障碍。吾何不幸之甚，竟于无意中遇此女耶！

吾方青年，功名之念甚炽，心身既健，精力复足。以此天禀，何患不能出人头地。胡为乎渥沸羹于萌蘖，以自促生机耶。

吾幼时，亦饱尝忧患矣。其后日月重光，阴霾尽灭。初不防复有此女，强余更入黑海，令一切魍魉夜叉诸幻象，重莅吾前。终至“生命之书”，其中博采“愚昧”“失望”“丧身”“倾产”诸端以为资料。吾尝默祷上帝，誓不愿浏览之者，此时竟展陈吾前，似欲强余诵读矣。嗟乎！不弃此书，安能登彼“名誉之岭”？我心固欲弃书登岭也，而孰知此夜叉化身，方置身于书岭之间，怒目张牙，阻我前路也。

雨渐止，天上明星渐见，光色暗淡，似有冷意，风亦转弱，似号叹之后，仅余吐息。林中宿鸟，或破梦而振翼，树头雨水，则点滴而下坠。外此则四野寂然，一切声响多杳矣。

疾趋归家，心中自设一坚决之誓，曰，愿后此永永不与此女相遇，毋任其缚我灵魂。然当作此誓语时，益觉此女已为我后天之司命，似吾未来之生命，已悉受此女之操纵。忧患之神，正窃笑我旁也。

常人恒主人身自由之说，妄也。有识之士，愈谓人身决难自由。其为情状，正如黑奴之被鬻，其幸也，则得良主；其不幸，则得暴主。主之良暴，实命运为之，人不能自择，亦决无能力，可弃此而就彼也。又言知识学问，虽有功人类，而其功甚微。譬诸见闻淹博，老于行旅之士，较诸常人，诚能屏逐其少年愚昧之妄念。而乘风破浪于“思想之海”，于以辨别是非，抉择明暗，然往往有明知忧患当头，而仍无计匿避之者。是犹太阳虽具神力，终不能运行于轨道之外也。

余最主此说，尝谓生人特命运之奴隶耳。悉其力之所及，仅能于所具命运中，转移一二，不能弃此命运而另易一命运也。此说在未经忧患者，或以为不足深信。研习心理学者，必甚韪余言。

今且勿谈空理，仍续吾说。此后十二月中，余与女未尝谋面，浸且妄怀矣。心中正以为幸，乃不图一日之夜，友人有招宴者。抵门，见女亦在座。吾乃不俟吾友介绍，即前握其手，言曰：“此密司脑拉也。前此一见，转瞬一年矣。”吾友见吾识女，似有讶色。

事有不可思议者，吾与女甫相见，甫一接手，觉前此人天交战之苦恼，历一年之久始能排除净尽者，今又丛集吾躯矣。二人互问无恙后，吾念此女殆世所谓祸水其人也，不可以久近。然百计避之，而女身似有魔力，能奴我灵魂，桎我意志，令我无法自脱。至宴罢，吾又送彼回家，则吾身已尽失自由，为一燕支奴隶矣。

然则吾果爱彼否？嗟乎！奴子亦有爱其主者邪？虎辇于柙眩人执鞭临之，令献艺以娱客，亦有爱此眩人者耶。鸟处林中，魔蛇来，诱令外出而食其雏，亦有爱此魔蛇者邪。

三月后，吾二人复于无意中相遇。其时乃在冬季，大地凝闭，结为坚冰，与彼之情性相若。而相遇之地，则为一溜冰场。于是吾又极力自制，冀不为魔气所中，而人力终不敌魔力。吾尝自思，吾至冰场，非为觅彼。彼之来，亦初非觅我。二人又绝无情爱，而竟屡次邂逅。岂非造化弄人，非陷人于魔障不已耶？

是夜相别时，吾始亲其吻，女亦返身捧我之吻而亲之。然其吻极冷，绝类石像之见鼓于机力。蠕蠕而动，非如世人之所谓情吻香吻，常见于文士诗人之笔端者也。

后此，吾二人会多别少，吾乃知骰子掷矣。从后种种，但有听诸天命。

余非不力自振拔，冀脱此魔障也。然振拔愈力，则魔网之束我者愈严。不数月，

此女竟为吾妻矣。吾二人结婚之日，非若常人之结婚也。常人结婚，有欢笑，有鲜花，有锦绣之新衣，有朗朗之钟声，有光明之日色。吾则一切屏除之，其时乃在阴寒刺骨之冬朝，彤云蔽天，行礼之际，湿雾犹弥漫礼拜堂中也。

问余何事选此日。曰，非我选之，命运选之也。礼毕，出礼拜寺，举头四顾，阴霾瞬睫，塞我前路矣。

余与余妻，同至欧洲大陆作蜜月游。他人之蜜月游，乃纯粹之欢娱时期，苦短而不苦长也。余则数星期中，刻刻有绝望懊恼塞我心坎，蜜月游直无殊地狱游也。

婚后可二三日，吾精神上已如炮烙二三年。夫妇间，不特无倡随之乐，即远远对立，其间空气以太，亦似冰冷难当也。吾妻情性，本已冷酷偏狭，至于极度，至此则益甚。自朝至暮，曾无一举动足娱我意。我有缺点，则吹毛求之；我有优点，则闭目问之。吻边未尝略展笑容，点首认可也。

我亦尝尽心竭力，娱我妻之意，而求所以得其信用若欢心者矣。然而所费者为万钧之力，所得者曾无丝毫之效也。余尝自问：对于我妻，不特言行动作，可告无罪。即意想中，亦未尝有开罪吾妻处。吾亦自知一生大病，在于主角太露，然于吾妻之前，未尝一露主角也。借曰露之，此等小节，在通常两心投合之人，一握手间，即涣然冰释矣。而吾妻独不能恕我，终日怒目相向，抑又何耶？嗟乎！人虽共处一室，而两心之相距，则日益加远。苦有律法之束缚耳，否则离异久矣。其尤足悲者，则我在未娶时，意想中常有一幻梦，谓吾未来之事业，若何其宏大也。今则心境日非，幻梦已如春花之凋谢。前此自命不凡，欲于社会中占一优位之希望，今则自分永永不能见诸事实矣。问何以故，曰，以人性言，吾妻已坠于万仞深渊之底。吾既力拯之而不肯出，亦自坠耳。自坠之人，万念灰冷矣。充其力，求与俗伦较雄雌且不可得。何能有所作为？

呜呼！吾妻其盲耶？其罹脑病耶？其天生怪性，对于己身及其动作，不负毫厘责任耶？吾均不得而知之。惟吾为一至爱家庭之人，尝闻人言，世界如飘风急雨，家庭则为其最安之避雨处。吾固甚信之也，今则自知受欺矣。

谓吾寡情耶？颛预耶？放肆耶？冷酷耶？均非也。谓吾不顾吾妻之幸福与安适耶？亦非也。此非吾自言，吾可质诸上帝而无愧也。然则吾之有此不幸之命运，原因何在？曰，意识偏窄，天性冰冷，举人间一切诸电诸火之热力，不能焙解之。咎在吾妻，不在我也。

越二年，吾无情之家情，已有成绩可观，盖吾体病矣。医者言，调换空气，当可速痊。吾乃挈吾妻，同出旅行。然旅行虽久，仍于吾病无补，盖心病当将心药医。我之骸骨，既日日驱策我使我不死即狂，我实不知何以自计也。

女子所具功用，不过出纤纤之手，发温和之音，以慰人寂寥而已。此等功用，初

非人类与世界所必需，然使有一时焉。此无谓之事，竟一转而为必需，则吾此次外出旅行，即其时矣。然吾妻明知吾病日深，终未尝有一言一动，足为温慰体贴之具，使吾精神上略放光明也。由是吾身遂失事于黑湾之中，舟破水涌，日即沉落矣。

自后，吾妻待吾益薄，几至终日不交一语。吾觉从此以往，生趣已绝，忧患之担荷，则日增其重。即死，亦无苦。

一日，同乘一车，行山谷间，时近暮，车折其轴覆。吾二人均僮仆车下，体受微伤，而神经系则负创至剧。

夜幕将垂，不能更雇他车，亦不能自修其车，乃步行二英里许，就村店投宿。抵店时，筋骨疲软，神思大乱，村店芜秽不伤，有类废墟。然村中仅有一店，舍此无可容足，即亦安之。

屋旧矣。霉腐之气，着人欲呕。吾二人进店时，见一侍者立庑下。其人甚颯预，似终日伫立待客，客不至，乃失其行动之力。

一肥而矮之嫫，且喘且导吾侪入卧室。室颇大，形方，四角多罅，冷风透隙入。其声飏飏，如冷鬼现形，向人骨立作悲叹。吾进门时，有一巨影触目，几令吾震惧失次。熟视之，则天花板上所糊采纸，破而下垂，与蛛网灰尘纠结一处，飘拂顶上也。此外地毯本红色，今已化作褐色。窗帘本白色，今则黄色，且多破坏，无一完好者。入此室，实无异置身墟墓中也。

室中潮湿甚，时有秽气冲鼻而至，什物亦腐败。室隅有一旧式衣压，已碎为片片。中央为一床，无帐，四柱露立，如大海中遇难船只之樯杆。别有沙发椅一，榫接已松，触之，立作奇响。木椅数事，亦旧敝，如患肺病而垂绝之人。

余念处此寡欢之陋室，倘炽火取暖，必可稍逐霉腐之气。因呼侍婢，侍婢至，则即肥而矮，一步而数喘之嫫也。须臾运木柴至，爇火炽之，以炉棧已坏，修理乃大费心力。然炉棧修理既竟，而烟突仍不通。爇火后，黑烟满屋，令人不能张目。吾徒抛却许多眼泪，而火终不能燃。

肥而矮之嫫，三试而火三熄，则怒甚，嘘气作长叹，顿足去。余以倦甚，心复荡，卧沙发椅中稍息。无意中见炉檐之上，悬一镜，已破作数块。镜前置一瓷狗绝大，似旧时陈设之物，得天独厚，幸而未毁者。狗身作白色，黑目而红口，口外稍露其舌，亦一通常玩物耳。舍形体稍大灰尘满身外，初无丝毫可异，然吾当心神缭乱时，目中斗生幻象，似此狗狞恶可怖，欲直扑我身也。

熟视有顷，脑筋益乱，几于不可复耐。因谓吾妻，尔可料理寝具，吾外出散步，去去来也。出，至庑下，则颯预之侍者，仍立原处，位置形态，未变累黍，似犹默待客至。天花板上，有铁链下垂。悬一油灯，放黄光。烛侍者面，状如枯庙之中，破佛

金身之上。偶自屋顶洞穿处，得一丝光线，见之足令人毛骨耸然。

出门，至通道。时吾头热如火，稍得寒气，顿觉清快无比。道之一旁，有高树无数，树尽处有一短垣为界。界外则为河水，夜深天暗，水作黑色，视之奇怖。静聆之，有潺湲声，然亦喃喃似诉悲苦也。

坐短垣上，四顾不见人影，惟客店庑下灯火，则时时随风闪动。墓门照鬼之灯（守墓人所用之灯），不能喻其幽寂也。此时天地咸死矣。四野寂然，但有树枝相击，似群鬼之互斗，流水咽鸣，似将死而悲鸣。

余坐短垣上几何时，不能自知。然想必甚久，以起立时，寒露温衣，奇冷彻骨也。一时悲从中来，欲发声而哭，使果能哭，亦大快事。惜泪不慰我，欲哭不得也。

入店，则颀颀之侍者，已不立而坐，坐处仍在庑下，且已假寐。面仰，口张而半阖其目，状乃如死。

登楼，及半梯，见室中已洞黑。梯尽，则大骇欲绝，盖暗中忽另有一我在。我仅一耳，胡为有二，且二我不特相似已也。凡形态神情，此我所具彼我莫不毕具。我欲自视此我，反不如视彼我之为便，而彼我又何如人乎？形销骨立，稊蹇如丐，而凄冷如鬼，于是我乃窃笑彼我。谓以彼我其人，安能令人发生情爱，又安能有夫妇之情爱，使为其妻者，时时温慰而体贴之耶。

一时骇极，神经失次，奔就卧室，意谓今兹见扰于鬼物，倘语吾妻，吾妻必能慰我也。推门入，则室中暗甚。烛蜡已尽，但有余烬，燃烧于盘底。吾妻则斜倚沙发椅上，两手掩面。

于是吾又大骇，谓吾妻生平，似立不哭之誓，今兹胡为破戒。吾尝自言，倘有一日，吾妻目中，能有泪珠续续而下，如太古时天降洪水于人世者，则吾妻铁性已熔，冰心已化。家庭之福，伉俪之情，殆可于彼时卜之矣。

今吾妻忽掩面作哭状，吾乐甚，以为失败尽头，到底尚有希望在也。乃自忘其苦，趋吾妻前，欲挽其首而慰之，而吾妻已自昂其首矣。

嗟乎！仁慈之上帝，吾妻何尝有一滴泪。两目灼灼，方如金球之耀日；威气虎虎，方如夜叉之攫人。

吾一时不知吾妻何事复怒，震骇之余，心脏几为止跃。而吾妻则指炉檐瓷狗，竭声骂曰：“尔怪物，尔残忍之恶物，何故置彼怪狗于此，令为吾祟”；又自咒曰：“嗟乎上帝！吾宁速死，不愿生矣。”

吾见吾妻神识凌乱，出语无伦，意其坠车时神经激越过甚，又为室中晦恶之气所中，乃至于此。又念神经受创，安睡或可速痊，即俯抱其腰，令登榻卧。而吾妻忽出死力相抵，以指甲猛压吾手。吾痛甚，失手后仰。适旁有一绳，系往时外通仆圉之室。

用便呼唤者，捉之，而绳复中断，吾遂仆地。

既起，耳鸣目眩，脑中震动益烈，然犹力抱吾妻，令安卧。争持许久，吾妻力尽，瞠目直视，不复动。吾乃为去旅行之衣，取冷水渥其头，始稍稍清醒。醒未几，酣声作矣。然吾力亦尽，小坐，即去外衣睡。二时，自觉灵魂出舍，随盘底烛烬余光而共灭。然烛光既灭，忽有妖光徐起以代之。其状迷蒙如雾，益以室中霉臭之气，直觉此身所处，非复人境矣。

此下所述，实有其事否？抑脑筋错乱，幻景祟人否？吾不自知，愿世人为吾评判之。吾但知就事直言，不以妄语愚人耳。妖光既起，忽尔大明。默察光所出处，似在炉檐之上。急视瓷狗，则光即狗体所发，状如磷火自燃。倘律以化学之理，殊不测其真因所在。而狗体既发妖光，狗头又复策策而动，两目本黑，至此忽深红如火，闪烁有顷，则转为鲜血之色，直射余面。不动，余觉其目力凶肆，似电火逼余，令余体力销萎，不能动，不能呼救，终至不能闭目。但有挺身开眼，观此凶残无复人理之妖剧。

未几，更有苦逾炮烙之事临身矣。天花板上，有无数蜘蛛，续续而下。体极大，目赤如火。既及我身，则力吐蛛丝，缚吾手足。其丝细逾蚕丝，而坚逾铁链。吾欲挣脱其丝，而炉檐妖狗，仍注目向余，力吸吾魂，不能动也。挣扎数四，始断两臂之缚，急返视吾妻，则抚之，不动。呼其名，不答。就妖光中视其面，则坚如顽石，无人相。目开，似向余直视，然气已绝矣。

余力疾狂呼，又拼命自脱四肢之缚，自床上一跃起，取炉前火箸，猛击狗头。狗碎，妖光顿灭，而碎狗落地，铿然作响。响未及歇，室门砉然启。有不相识之男女二人入，揪余痛掙，其人盖为恶鬼。吾与殴击移时，即一败不振。然处此鬼室之中，四隅多有恶鬼出没，吾固自知必败也。

后此之事，正如书中之空页，无足道矣。一年复一年，至今已不知经过几许年。此一年一年之中，亦非无事可述，然均不足述。要之，一切多幻，大千世界，无非是一场支离荒诞之妖梦而已。

其后，余忽置身于此。室小如巢，壁坚如铁。盖已身为囚子矣。看守之人，凶愎无比，问何事不令吾外出与世界相见，则摇首作狞笑，不答自去。嗟乎！吾诚不知何事褫我自由也。

一灯如豆，蛾子扑火去矣。吾伸手救之，迟矣。火已着翅矣，坠桌上矣。呜呼死矣！

蛾子虽微，实吾一生写照。所异者，蛾子已死而我犹生。转不如蛾子之干净耳。

我之故事尽于此。我今唯有静俟上帝之明令，复我自由，裨世人不复以颠狂目我耳，呜呼！

人类文化之起源

陶履恭

文化发源，已至久远。若以人类历史，衡地球发达之时代，仅当最迟最短之期间，盖人类之生，大地已经若干亿兆载，形态渐成。吾人欲穷人类之源，文化之端，必先究地史古生物学以资比较。

第一节 地质期

地层之石，就其构成，常别为二种：地火迸发，岩石熔化，凝结成石，是为火成石；物落水中，积压日久，沉淀成石，是为水成石。火成石乃迸发之结果，其象漫无秩序。水成石积多成层，排列有序，蕴藏古物。若各种化石，表示先代之史迹，先代之动物。依地质学家言，地层石质不同，所藏之生物化石又异，别为四纪。原始之纪，多花岗石云母片石，最深者下地面三十几鲁米突，无生物之迹。及太古纪，生物初见，种类日多，若三角介。究其构造，已极复杂。由是推之，原始纪当已有生物，惟化石不存，无踪迹之可寻而已。

及中古纪，动植物之遗迹愈多，形态之发达愈高，种类亦愈繁。旧有之生物种族多灭绝，代以新生之种族，每代必有新种发生。迨近古纪之第三期，哺乳动物之发达顿盛，有半猿人猿之属。及洪积期，人类初见。迄于冲积期，人类卓越，远超乎动物。依德人希米德 Schmidt（德生物学者赫克尔之徒）之计算，人类初生迄于今兹，至少已有廿四万年。

昔法儒屈唯野 Cuvier 谓地下各层，以极有力之激变，乃生成者。故最早之生物，摧灭殆尽。而每纪之生物，有若新生，是名为激变说。英之地学家赖页尔 Lyell 谓地层固有由激变而成者，而大部分则经几千万年，沉积成叠。或动力之所致，地面日缩成皱，或地下沉而为海洋，或隆起为山岳。自常人观之，地表坚固异常，而自地球观之，则至薄弱，常受外力之剥蚀。地之受水蚀者，若瑞典之滨若司皮兹柏尔根岛 Spitzbergen 日以沉陷者，若格林兰之陆地，皆亘无量数之年代。常有大陆，全浸入于海。或海底

隆耸，成最高之颠，喜马拉雅高一七〇〇〇尺处，秘鲁之安底斯，在一四〇〇〇尺处，咸有海蜗牛贝类之发见，皆足证之。然则大地之上，土地起伏，沧海桑田，相为循环。不知历若干劫也，而水之为力，变化土地形态，厥功尤巨。水化为汽，落而为雨。虽至坚之石，亦为所剥蚀，裂为沙砾，更随川流，奔入于海。积年累月，更成新层，此地球发达之历史，永存之活动状态也。

依上所述，地球之成乃经长久年代之嬗变。生物之生，亦正仿此，非骤然发生者也。低等生物，经湮远之年代，以变化遗传生存争竞之淘汰，新周围之适应诸方法，乃日有异。种类渐增，种型渐高，此生物种原之论。以地质学、比较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可得而证明者也。

第二节 有史前期

物种之源，自低型递变，既如上述，则人之源，必亦由低型嬗变而来。当近古纪之第三期，哺乳动物，初见于世，演进至于“人猿”之属，人类尚不见其迹。及洪积期，初见人类，然当时之人，绝非猿猴无文，而其进化颇高，与今社会学者所谓前猎期相当。或有谓与今之南非布须人 Bushman、澳洲土人、火国土著（在南美之南瑞）等程度相若者，考当时文化，武器械具，其类颇多。有多少发达之言语，造火燃火之知识，一定之宗教观念，并极少宝贵之知识。其文化之程度，似已经无量数年演进之成迹。

今人溯进化之纲，自地质期至有史前期，有大罅隙，是为人类之胚胎时代。时人类渐进，制械具，造言语，造火燃火，遂远迈众生物。人类之胚胎时代，乃人类文化史上之最早最要时期。而今日研究，发见至微。学者所述，不过臆说，惟资料搜集日富。则兹时代，或可渐明。要之，人类胚胎时代，固尚在研究中也。然近世社会学，主在社会方面，讨究人之存在，人之进步。上溯迄于胚胎时代，法之最善者，莫若依比较法。严动物人类之别，以究文化之起源，明乎人兽之别，斯渐明乎文化之胚胎矣。

第三节 无文化之人类先代

欲究文化之胚胎，必先评较发达至高之动物与发达至低之人类。二者之别，在言语、武器、械具、知识、宗教、观念及燃火、用火之知识诸端；而人类之先祖，所以能超乎一般动物，造言语制械具者，必有根本之原因，必有所以致之之状态。盖先代之人，必先有手，有手然后能制作器具。先代之人，必为群居动物，有群之生活，然后能创言语，为众所了解。今分别论之。

手之功用 手之功用至大，凡世上器物，需人力而成者，莫不有手之功。然考动

物之变迁，则其初代，皆为四足，人类之先代或亦四足。揆诸生理解剖，人有尾骨，尾骨之存，可推人之先代，躯干与地面平行，非直立于地上。迨习于升木，前足以攀援，渐变成手形。试观察攀木之猿，在众兽中，有手渐能垂立。发达最高之猿，与发达最低之人，自解剖生理方面观之，其别颇巨。然试自最低之猿，上溯进化之级，则亦有显然之间断。而间断不在人猿之间，而在下级猿上级猿之间，即新旧世界之猿远高出狐猿之上。赫胥黎谓人与秦盘吉 Chimpanzee 之相去，不若秦盘吉与狐猿之相异远，正谓此也。

两手既离地，运动自如，身体直立，与地作垂直线。身之上下，两部之运动，遂各有专司。上部之手，为握持之运动；下部之足，支柱身体，而运转之。自是手遂为升树之用，后更捫木石，作械具，用益大矣。

(未完)

蔡子民先生在信教自由会之演说

记 者

鄙人今日因信教自由会新年俱乐会之机，得与国会及报界学界诸君相聚一堂，诚为鄙人之幸。窃谓今日时论，往往有请定孔教为国教之议，鄙人对兹问题，深致骇异。孔子学问文章，政治事业，烂如日月，灿如星辰，果足为百世师表。然究竟孔子是孔子，宗教是宗教，国家是国家，义理各别，勿能强作一谈。欲明此旨，不可不先一究宗教之原理。夫所谓宗教也，乃人对于心灵上之一种制裁，此制裁出于自己之愿欲，故谓之信仰。上古之世，草昧初开，其民智识浅陋，则见可惊奇疑异之事，信以为神，崇而拜之。如人之生也，生何从来；人之死也，死从何去。万物之生生而代谢也，为之者何人，使之者何意。高山之崔巍，大海之汪洋，雨不知其何至也，云不知其何往也。迅雷风电，不知其何指也。日月光华，不知其何作也。即下至一草、一木、一勺水、一撮土其不似乎寻常者，靡不惊而异之。宗教之说，乃从此起。悉天地间有大主宰焉，虽大至无外，小至微尘点，莫不由其意匠之所告也，此一神教之所由生也。天地间虽一草一木，莫不有其专属之神。善恶因果之报，不获罪于鬼神，此多神教之所由生也。生死周循，善恶为报，即小至疾病、夭寿、祸福、灾殃，莫不有其来因去果，而归其终点于天堂地狱之分。使人类视听言动，一循天理之正，虽杳冥不可仿佛，而亦若有戒慎恐惧之心，勿敢以为非作恶，此宗教之所由用也，是故有宗教。而天地间一切疑难勿可解决之问题，由其教义，皆得以解。有宗教而人类疾病、死亡、痛苦，一切不能满足之心虑，皆得于良心上有所慰藉，与之以新生之望。有宗教而人类之善德以彰，恶德以去，乃能戒慎恐惧，于其所不睹，凡此者皆宗教所必具之事果。无论为耶、为佛、为道、为回，无一或缺者也。其后人智日开，文化渐进，科学发达，而一切宗教迷信之说，稍稍不足维系人心。然宗教真理，乃因研究而愈显。如谓地球之外，尚有行星，系太阳而成一统。然天地空间之大太阳系，又何悬而何放？何为而不坠？如谓太阳系外，更有太阳之系，绕更大之太阳。更大之太阳，而周行不息以成系统，则虽推而至十百千万，仍不足以尽天空之大，仍不足以解何悬何放何为而不坠，

换言之，仍不足以解大主造物之功也。化学发明，何为而不能造一生人。人类智巧，何为而不能违反真理。作一事有愧于良知，何为心怦怦然动。生生死死，往来今古，千万年果有意识邪？果无意邪？物类生存，优胜劣败，人类之始，由猿而渐进。然人猿之间，不能一跃即至。然则必有一物类，介乎人猿之间，劣于人而优于猿。按之天演公理，当少于人而多于猿。今日何为不见邪？万物均由其下等者，进化改善而繁其类。然则推而至于最下等，最初始之第一物，则又何自而来也。生存竞争，物欲炽张之结果，乃几几乎今日尽世界而为之战。噫为此大试验者，果属于无意识之偶然事实耶？抑将由其教训渐以开世界真善之门耶？国家之说，为今至愚。不过我人生长弱国，不能不由至愚以进。虽然，凡是者，皆今日宗教复兴之所由来也。试问孔子之说，果有一足附于宗教之林者耶？彼其所以不废古来近乎宗教之礼制者，孔子之志，果不在乎此。由其说不足以废我事，因而成之。以济其扶世长民之术，本不过如是。孰意今日尊孔之徒，转执之以为立宗教之本，反乎孔子之初心矣。孔子本身，对于宗教，已不啻自限界说，以明乎已决非宗教中人，故曰获罪于天无所祷也。丘之祷久矣，“敬鬼神而远之”，“子不语怪力乱神”，且宗教之成也，必自其教主立宗系，创仪尚，崇专拜，毕其身而经之营之，孔子无一于是焉。故孔子于宗教，其实体无一备焉，其形式无一居焉，谓孔子与宗教尚有关系者耶？既孔子是孔子，宗教是宗教，孔子宗教，两不相关。谓孔教二字，尚能成一名词者耶？故孔教二字，不成名词，按之理论，绝勿能通。至于国家，乃一政治的团体，以政治为其界线。换言之，即发源于某一土地之人民，欲保持其身体的安宁秩序，因此结合同土地之人民于一定土地范围之内，集成一大团体，设立机关，确认相互遵守之约，举任共同信望之人，利行其团体之任务，克达生存之目的。因此之故，虽至牺牲其个体一部分之私权，供益其团体，甘自服从于团体规则法令之下者，凡以达其生存之目的云耳。然所谓达其生存之目的云者，乃谓属于身体的，非属于心灵的；属于世界的，非属于神魂的。乃谓属于人类既生以后，未死之前。此一段的非属于人类未生以前，既死以后的国家与宗教，其所以各有事业，相成而不废者以此。其所以各尽各事，分离而不合者以此。宗教之中有国家，无害宗教之事；国家之中有宗教，无害国家之事。其所以相认而互为赞助者亦以此。故既讲国家为其界线，即无宗教再为界线；既讲宗教为其界线，即无国家再为界线。换言之，既论国界，即不论教界，故不能以某国为范围之内，再特指某教而定其如何如何；反之，既论教界，即不论国界，故亦不能于某教为范围之内，再者特指某国而定其如何如何。故国教二字，不能相和，合之则不成名词。强名为词，则按之逻辑，亦勿能通。鄙人对于时局问题，雅不愿与当世名流有所论列，惟凡事不可不主张我良心学问之所安，不得已而贡其愚陋如此，惟诸君教益焉。

蔡子民先生之欧战观

记者

政学会欢迎会之演说

今日贵会开恳亲会，鄙人承贵会相招，得随诸君子之后，躬逢其盛，欢欣莫名。鄙人对于政治方面，毫无经验。对于创造共和，亦未稍尽汗血之劳。欢迎两字，实不敢当。今日承贵会相招，命鄙人略述欧战之情形。鄙人近从欧洲归国，自应略有见闻，但鄙人并无军事上之知识，对于此次战争，自不能发挥其真谛。再则此次战争，一方系同盟国，一方系协约国。鄙人居住法国，仅知一隅，对于同盟国一方面，自必大有隔阂。现在鄙人所言，不过一孔之见。兹仅管窥所及，略为诸君子陈之。

欧战持久之原因。此次欧洲战争，牵连之国甚多。除欧洲一二小国外，其余各国，尽牵连在内。至战争最激烈者，则属德俄法三国。现在欲述欧洲战争，自应先从此三国论起。鄙人拟先将德法二国之比较，略为言之。有军事知识之人，对于此事，自必大有发挥。鄙人毫无军事知识，兹仅述欧战所以能持久之原因。

科学之发达。据鄙人观察，以为第一，因科学之发达；第二，系因美术之发达。骤聆此论，似系愚腐之谈，然其中却有真理。何以谓之科学发达也？即如战争最重要之品，厥惟军火。现在世界日近文明，军火一项，亦日新月异。比利时炮台，为世界最著名者。当筑造此炮台之时，以为万无他种利器，可以攻破。而此次战争，德国所发明之克虏伯炮，遽将此炮台攻破，遂长驱而入比利时。所以战争优胜，实恃军火之进步。质言之，即系科学之发达。再则粮饷一项，尤为军事上之要品，然为生产所限，似不能使之加增。现在德国粮糈，已甚缺乏，面包牛奶，已不敷用。但德国能恃其科学之力，制造一种替代品，以供需要。又当战争之初，德国起手即将比利时攻破者，亦因有交通之关系。德国对于交通计划，当平常无事之秋，预备已极周到，系为将来战争之作用。一旦有事，则全国铁路俱可应用。夫交通事业之发达，全赖科学研究之结果。法不如德，故种种失败。俄则尤不研究，所以更为失败。其实法国科学亦甚为发达，所以不如德之故，盖因德为帝国，系持军国民主义。法国则系民主国，对于军

备，自不如德之注意。先是战前，法国人民尚有反对军备之风潮。其后见德国整顿军备，时思侵略。于是法国对于军备，亦加以整顿。然法国究系民主国，万不如帝国之易为扩充。即其他一切之军用品，亦不如德之完全。言虽如此，而法国至现在则尚可支持。俄国版图，较德法二国为大。然科学并不发达，现在所需军火，尚购之于日本。军队之指挥，闻尚有日本之军官。日本虽为后起之国，而科学知识，较俄国已大为发达。由此可见此次战争之持久，实系科学发达之结果也。

国民道德。然进而言之，战争系以军人为主体。科学虽云发达，军备虽云完善，若军人不能以死从事，亦自无效。德国系取侵略主义，法国系取放任主义。二国所取之主义，虽属不同，但为军人者，俱不临阵脱逃。所谓天时地利，可以委而去之。此中之大原因，实系由于国民道德。俄国政治，最为腐败。官吏有贪赃纳贿者，军官有私扣兵饷者，贿赂公行，腐败已达极点。此种情形，虽以德法二国之精兵与之，亦万不能操必胜之权。

宗教与战争。至于道德心之起源，有人以为系宗教关系。然若以此三国比较，俄国宗教最重。莫斯科一地，教堂有一千数百座之多。俄国系奉希腊教，对于异教之人，甚为虐待。犹太人保守犹太本来之教，故屡受俄人之虐待。可见信仰宗教，实以俄人程度为最高。德国则有天主、耶稣二教，北方多奉耶稣教，南方则有奉天主教者。而德人对于宗教，并不极端信仰。即如星期日，教堂虽有教士演说，平居之人，万不涉足其间。至于大学学生对于宗教，则尤加菲薄。有学问之人，如海克尔，尤不信仰宗教。法国人对于宗教，较之德国人尤为浅薄。即如圣诞之日，德国尚停市数日，悬旗结彩。法国则仍照常，并不以为大事。至于教堂，平常涉足者，不过贵族而已。自一八九二年至一九一二年，法国教育甚为发达。学校中凡有关系宗教，如教士之类，俱经一律排除。现在从小学至大学，司事者并无教会之人。此外反对宗教之学说，时有所闻，如福尔得尔即其一也。可见法国对于宗教，极不信仰。俄国对于宗教，信仰心非常之高，而国民之道德心，实为薄弱，其故盖由于政治之不振。德国政治异常精明，并且系采用军国主义，即如警章，亦非常严厉，使全国人民皆趋于战争。德国虽如此注重军备，然尚有反对者。去岁有若干之社会党，运动停止战争，其中最著名者，有议员克奈西脱。在议会中上书质问德相，风潮甚大。在外演说有云，战争一事，人民受苦痛最烈。现在宜运动报馆，群起反对云云。德相遂借此言定罪，甚为严厉。有六月苦工，禁锢四年之说。至于法国，现在无政府党，此次亦均乐从服役义务，此皆有道德心之所由致。不然，信仰教宗，亦未尝不无可利用之点。盖信宗教之人，不专就目前幸福著想。以为人死之后，尚有无穷之快乐。致可牺牲一己之利益，而有良心上之主张。此所以最易引诱，使之趋于战争者也。

知之作用。然则法德两国，不信仰宗教。而一般人民，何以又有道德心也，此即知之作用。大凡天地间之生一物，无一而不有知。夫婴儿无知也，而知哺乳。植物无知也，而知吸收养料。若矿物之有重量之能互相吸引，皆系知之作用。由一分推而极之则为道德，所谓美之与高。

美与高。所谓美者，即系美丽之谓；高者，即有非常之强力。假如描写新月之光，题诗以形容其景致，知日月如何之明，云如何之清，风又如何之静。夫如是，始足传出真精神，而有无穷乐趣。并不知此外之尚有可忧可惧之事，此即美之作用。又如驶船于大海之风浪中，或如火山之崩裂，最为危险之事。然若形容于电影之中，或绘之于油画，亦为极有可观之处。而船中人之惊怖，火山崩裂，焚烧房屋之情形，亦足露于图中，令人望之生怖，此即所谓高。至于喜悦飞鸟，而思置之于笼中，遇美人而思与之相亲，以及我国女戏园较男戏园能受一般人之欢迎之故，皆美之作用。然此种之美，确为一种欲美，而非真美也。

德法之民性。现今世界各国，如西腊民族，即近于美。日耳曼民族，多偏于高。故德国建筑拿破仑攻普鲁士之石像，颇极伟大。其所绘之图堂，如绘希腊罗马当时之情形，皆偏于高之一方面。法国近于美，然而美与高，于道德上有莫大之关系。凡性质富于美之民族，对于生死问题，并不计较。必从容以行素所计划，并于临时所可勉强。至于性质富于高之民族，一经认定目的之后即竭尽其智力以行之，置死生于弗顾。所以此次欧洲战争，德国军士死亡者，尸积如山，血流成河，从无畏惧之心，是以攻比攻法，无往不克。以迄于今粮缺饷乏，致每礼拜中，每人只与半磅牛肉，两枚鸡卵，仍坚持不易。以此毅力精神，平时用之于实业，焉得而不发达。且此次战争发生之初，德国已将应先攻某国，次攻某国之计划，先事预定。故战争一发，毅力直行，并无畏难之色。法国人民，多近于美。其平时极为从容，不事战争预备，及至战事发生，比京被陷，法国仍不动声色，持其固有之性质。盖法国预算，以为法国人民，尽不逮德国之众，倘系背城一战之举，自必全灭之。即退一步言之，使两方军士，死亡相当。德国元气，亦已大伤。所以法国对于德国，必不绝对主战。假使德国军士死亡，军火毁弃。可得相当代价时，法国即将其地退让于德。然而法国又非绝对退让，如遇有机会可乘，仍竭力进攻。故德法两国，能相持两年之久者，皆科学与美术之功也。

帝国主义与人道主义。还有一层，此次战争，极与帝国主义与人道主义有密切之关系。倘战争结果，德国能达目的，必破比攻法与英而俄，为欧洲各国之盟主。亦即为世界各国之盟主。故德国学者有云，俟此次战争结果，当以日耳曼民族为主人翁，且以军国主义，支配全世界。法国则不然，极端主张人道主义，不然消灭军国主义，

使世界永久和平。所以从前有和平会之倡议，主张减少军队，令世界永久和平。卒各国反对之故，未克有成。现在德人有云，关于世界之大势，德国应负责任。此语即所以表示其侵略主义之意也。在昔学者曾发明世界进化之理，惟所持之论，均未能精详，故宗之者甚鲜。迨至尼塞（德国大文学家）复发明强存弱亡之理，以世界之上，须强者吞灭弱者，再以最强者而吞并次强者。而后弱者恐不能保存，亦积极进行，以与强者相抵抗。如此世界始能日趋于进化，否则即有保护弱者之意，世界必趋于退化矣。此学说一出，学者群起研究，遂又研究及于前学者所发明。故现在德国主张进化论，有强存弱亡，自然淘汰之语。有科鲁布领为俄国之亲王，其所著之学说，重于证据而偏理论。学者一时俱乐从其说，并加以研究。故此次战争活动，影响于今世界甚剧。如德国能得优胜，必以帝国主义支配今世界；法国能得优胜，必以人道主义支配今世界矣。

藏晖室札记（续前号）

胡 适

诺倍尔（今译为诺贝尔）赏金者，瑞典人诺倍尔氏所创，以鼓励世界男女之为人类造幸福者也。诺倍尔卒于一八九六年，遗嘱将遗产九百万美金，存贮生息，岁以所得息分为五分，立为五赏：（1）世界最重要之物理新发明；（2）世界最重要之化学新发明；（3）世界最重要之医学或生理学新发明；（4）世界所公认之文学著作，足以表示理想的趋向者（Idealistic tendency）；（5）最有功于世界和平者。第一次给奖，在一九〇一年。每赏约值美金四万元，媵以金牌，于每年十二月十日给之（此为诺氏歿日）。其物理化学二赏，由瑞典国家科学院判定发给；其医学奖，由斯托亨（瑞都）医学会审定；其文学赏，由瑞典通儒院裁决；其和平奖，则由挪威议会定之也。美前总统罗斯福，得一九〇六年份和平奖。文学奖则

一九〇三，Bjornsterne Bjornson（挪威剧家，易卜生之友）

一九〇七，Rudgard Kpliny（英诗人）

一九〇八，Rudolph Eucken（德哲学家）

一九一一，Maurice Meterlinck（比利时诗人及剧家）

一九一二，Gerhars Nauphtmaun（德剧家）

一九一三，Rabindanath Tagore（印度诗人）

又读一剧曰《织工》（The Weavers），为郝氏最著之作，写贫富之不均。其写织工之贫况，真足令人泪下。书凡五出。第一出写织工缴所织布时，受主者种种苛刻虐待，令人发指。第二出写一织工家中妻女穷饿之状，妻女日夜织，而所得不足供衣食，至不能得芋（芋最贱也），儿啼索食。母织无烛，有犬来投不去，遂杀以为食。种种惨状，令人不忍卒读。第三出写反动之动机，兽穷则反噬固也。第四出写织工叛矣。叛之原因，以主者减工值，工人哀恳之，主者曰不能得芋，何不食草。工人遂叛，围主者之家。主者狼狈脱去，遂毁其宅。读之令人大快。第五出写一老织工，信天安命，虽穷饿犹日夕祈祷。以为今生苦，死后有极乐国，人但安命可矣。此为过去时代之工

人之代表，今之工党，则决不作如此想也。此老之子妇，独不甘束手忍受。及工人叛，妇持杵从之。其子犹豫未去，闻门外兵士放枪击工人之声，始大怒，持刃奔出从之。老工人犹喃喃坐织，门外枪弹穿户入，中此老仆机上死。俄顷，其幼孙奔入欢呼工党大捷矣，幕遂下。这一幕写新旧二时代之外人心理，两两对应，耐人寻味。使人生今昔之感。“天实为之，谓之何哉”，此旧时代之心理也；“人实为之天，何与焉”，“但问人事安，问天意”，“贫富之不均人，实为之人，亦可除之”，此新时代之心理也。今工人知集群力之可以制资本家死命也，故有同盟罢工之举。铤而走险，为救亡计，岂得已哉。谁实迫之，而使至于此耶？此剧大类 Mrs Gaskells' “Mary Barton” 布局与意，大抵相类，二书皆不朽之作也。又读一剧，亦郝氏所作。名《獭裘》，谐剧也。写一极狡狴之贼婆，及一极糊涂之巡检。穷形尽致，闻英文教长散蒲生 Somfson, M. W. 讲郝卜特曼所著剧之长处，其论《獭裘》与《放火记》（*The Conflagration*）也，曰，此二剧相为始末，前剧之主人，Mr. Wolf 今再嫁为 Mrs Tietitz 老矣。虽贼智犹存，而坚忍不逮，奸雄末路，令人叹息。郝氏长处，在于无有一定之结构经营，无有坚强之布局。读者但见一片模糊世界，一片模糊社会，一一逼真，无一毫文人矫揉造作之痕也。此种剧不以布局胜。剧之不以布局胜，自郝氏始也。其论《织工》也，曰，此剧有二大异点：（一）全剧不特无有主人，乃无一特异之角色。读《獭裘》及《放火记》者，虽十年之后，必不能忘剧中之贼婆伍姬及巡检卫而汗（Wehrhohn），犹读《韩姆列特》Hamlet（莎士比亚名剧）者之不忘剧中之丹麦王子也。此剧《织工》则不然，读者心目中但有织工之受虐，资本家之不仁，劳动家之贫饿，怨毒入人之深，独不见一特异动人的人物。盖此书所志不在状人，而在状一种困苦无告之人群，其中本无有出类拔萃之人物也。（二）剧中主人，即是一群无告之织工。其人皆如无头之蛇，丧家之犬，东冲西突，莫知所居。读者但觉其可怜可哀，独不知其所欲究属何物。此其与他剧大异之处也。读《西柴》者，知卜鲁他所欲何事，亦知高西尼司所欲何事；读《割肉记》（或译作《伟里市商人》）Merchant of Venice 者，知歇洛克所欲何事；读《韩姆列特》者，知丹麦王子所欲何事。独读此剧者，但见模糊血泪，但闻几许怨声，但见饿乡，但见众哄，但见抢劫，但见格斗，但见一般怨毒之气，随地爆发，不可遏抑。然试问彼聚众之工人所要求者何事，所志在何事，则读者瞠不能答也。盖此剧所写为一般愚贫之工人，其识不足以知其所欲何事，其言尤不足以自白其所志何在。此种体裁，近人颇用之。俄国大剧家齐科甫 Tchekoff 尤工此云。

二十二夜，世界学生会，开夏季欢迎会。到者约四百人，余为是夜主要演说者，所演题为“大同主义”。今日午后三时，又至“妇人禁酒会”会所演说。此邦妇人，本不饮酒。此会以提倡禁绝沽酒酿酒之业为宗旨，各城皆有分会。此间分会会员，有

八百人之多，然大半皆附名而已。今日以大雨故，到者寥寥。吾演说“大同主义”，引用 My Country、Rightor Wrong、My Country 一语，以为狭义爱国心之代表。演说后有 Mrs. 某者语余，谓彼读此语，但以为“无论吾国为是耶为非耶，吾终不忍不爱之耳”。初非谓吾国所行即有非理，吾亦以为是也。此意已足匡余之不逮。今日遇 Prof. M. W. Sampson 亦前夜在座者，偶语及此，先生亦谓此言可左右其义，不易折衷。然其本意谓“父母之邦，虽有不义，不忍终弃”，此言是矣。吾但攻其狭义，而没其广义，幸师友匡正之耳。

偶读英国亚洲学会报，*The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914. Part III. pp, 703 ~ 729) 见彼邦所谓汉学名宿解尔斯 Hisrel Giles 者，所作《敦煌录》译释一文，附原稿影本十四页。《敦煌录》者，数年前吾国敦煌石室发见古物之一也。所记敦煌地理古迹，颇多附会妄诞之言。抄笔尤俗陋，然字迹固极易辨认也。不意此君所译释，乃讹谬无数。最可笑者，如“古号鸣沙神河（句），而祠焉近（句），南有甘泉（句）”，又如“父母虽苦生离儿女（句）、为神所录（句）、欢然携手（句）、而没神龙中（句），刺史张孝嵩下车（句）”，以上句绝，皆解氏本。盖以神龙为神龙之渊，而不知其为中宗年号也。又如“郡城西北一里有寺古木（句），阴森中有小堡（句）”，译“有寺古木”曰，“Thew is amonastery and a clump of ald vrees”，岂非大可笑乎。其尤荒谬者，原稿有“纯”字，“屯”旁作“长”，解氏注曰，“纯字似有缺笔，盖为宪宗讳故也。又有‘祝’字为昭宣帝讳，而无缺笔，故知此稿成于宪宗昭宣之间也。”其实纯字并无缺笔，且稿中缺笔之字甚多。如“昌”作“昌”，“害”作“害”，“乌”作“乌”，盖录手不学不识字之过耳。类此之谬处尚多。彼邦号称汉学名宿者，亦尚尔尔，真可浩叹。余摭拾诸误，为作文正之，以寄此报。

有某夫人问余对于耶教徒在中国传道一举，意见何能？答曰：“吾前此颇反对此举，以为人之患在好为人师。英文所谓 Oroselyting 者是也。年来颇觉传道之士，正亦未可厚非。彼等自信其所信，又以为其所信之足以济人淑世也。故必欲与世人共之，欲令人人皆信其所信，其用心良可敬也。新约之马太传有云，未有燃烛而以斛覆之者也。皆欲插之槃上，令室中之人，毕受其光耳。且令汝之光照耀人前，俾人人皆知汝之事业，而尊荣汝在天之父（上帝也）。此传道之旨也。顾今日传道之士，未必人人皆知此义耳。”某夫人极以为然。

赫克尔一元哲学（续前号）

马君武

第三节 人之生活

吾人关于人类生活之知识，至十九世纪乃成为独立真实之科学，且发达为科学中之最优美有趣而最重要者。所谓生理学者 Physiologie，虽在古昔已为医学中必要之学，与解剖学并重。然其根本研究，每与许多困难相抵触，故其发达较为迟缓。

生与死相对，自古昔以来，已为思想界一大问题。人之生活与动物之生活有一定特别之变化，最显者为运动。如独立行动、心跳、呼吸、言语等等，皆为死体之所不能。但仅据此等现象，不易以有机体与无机体相别。有如水流、火腾、风吹石坠，皆属运动。故未开化之自然人，以为此等死体亦具有生活者。

人类生理学 关于人类生活作用之研究，始于耶稣纪元前第六第五世纪。关于此类事实搜集最富者，为亚里斯多德所著之自然史学。其最多部分，盖采自德谋克里偷司 Demokritos 及喜卜克拉特司 Hippokrates。后者于生理学已有新解说，以为人类及动物之生活原理，乃因具有一种流质的生活精神 Lebcusgeist，Cueuma。格拉西司特拉都司 Grasistratus 生耶稣前二八〇年，分生活精神为高低二种。低者 Puenma zoticon 居心，高者 Cuenma psychicon 居脑。

其将此等散漫之知识集合以成生理学一系统者，以希腊医生卡伦奴司为始。卡氏又为解剖学大家，前既述之。当其研究人体机关之时，即同时研究其生活作用，且常以与人类相似之动物如猿者相比较。由猿类所得之结果，直接以推于人类。卡氏又明认生理实验之价值，以猿犬猪用活体解剖法 Vivisektion 为诸种有趣之实验。活动解剖法，不惟无知识之人反对之，即与科学为仇之宗教家及重感情之人，亦反对之。然是为研究生活问题不可缺之方法，重要生理问题，每借所得最贵重之解决，而卡伦奴司于一七〇〇年前已知之。

体部之一切作用，卡伦奴司归为三大部，与生活精神之三种形式相当。第一为灵魂部精神 Puenma psychicon，其位置在脑及脑筋，司思想感觉意思之事；第二为心部精

神 Puenma zoticon，司心跳脉动及热量造成之事；第三为肝部精神 Puenma physicon，是为所谓菜食的生活作用，以及营养、物质交换、生长、传衍等之原理。卡氏尤注重于血液花肺部变新之事，以为必有一日发明斯理。血液由呼吸所吸收空气之一部分，所以增其精力者，他日必可分离。及后一千五百年，拉瓦喜儿 Lavoisier 乃发明是为养素。卡伦奴司之生理学，亦如其人体解剖学，湮没不彰者一千三百年，无人过问。此时期内耶稣教之势力极盛，反对文明，为一切自然知识之障碍。自第三世纪至第十六世纪，无一人研究人类生活作用。敢越卡伦奴司所立系统外者，直至十六世纪，乃有著名之医生及解剖学者研究生理学。至一六二八年，英国医生哈维 Harvey 发见血液循环之理，知心脏为抽送器，因其合节之松缩，使血液自血管流通。哈维又发明动物生殖之理，谓一切生物皆由一卵发达 Omne vivam ex ovo。

由哈维所得生理学研究之激动，十六及十七两世纪遂有许多发明。至十八世纪之中季，哈勒 Albrecht Haller 乃集其大成。其所著《生理学通论》*Glementa physiologiae*，述明此种科学独立之价值，盖不仅实用医学之关系而已。但哈勒谓脑筋作用有特别感觉力司之，而肉筋之运动有特别感触性司之，因是遂为主张生活力之谬说者所利用。

生活力 *Lebenkraft*, *Vitalismus* 自十八世纪之中季至十九世纪之中季，医学界及生理学界，皆墨守一种旧说。谓生活现象之一部分，为物理及化学作用所致，而其他一部分则为一种独立的生活力之所致。关于生活力之本体及其与灵魂之关系，说各不同。然皆谓生活与物理化学力绝无关系，而为力之他一种。是为独立而不具无机本性之原始力，不惟灵魂作用，以及脑筋之感觉、肉筋之激动，皆赖以生活力。凡感触作用以及生殖发达作用，皆为此神妙不可思议之生活力所致，故不能以物理化学之自然作用解释之。生活力之自由作用，既顺理而行，不假思维，遂成为哲学界内明极论 *Teleologie* 一种问题。康德著批判哲学，亦承认明极决断力。以为人类良知，可以解释一切力学的现象，不受限制，而关于有机生活之现象，即无所用。是当归于自然界以外之原理，盖力学的生活作用。仅以物理化学解释，则与生活力之现象冲突愈甚。有如血液循环及其他运动，定为力学作用，呼吸消化，定为无机性的化学作用。而脑筋及肉筋作用，以及灵魂生活，则皆不能解释。因是发达完全为二元哲学，无机本性及有机本性，力学作用及生活力作用，物质力及生活力，身体及灵魂，皆显然有区别。至十九世纪之初，法国鲁意仲马 *Lonis Dumas* 尤为主张生活力最有力之人。一七九五年，汉保德 *Hexander Humboldt* 至作诗以咏之。

生活机械主义即一元生理学 十七世纪之上半期，已有狄卡儿 *Descartes* 依哈维血液循环之发明，谓人体与其他动物体同为一复杂之机器，其运动一依力学定理，与其他人造机器同。但狄卡儿犹认人类有完全独立非物质之灵魂，而灵魂之主观感觉即思

想者，为全世界唯一所以得真确知识之具。此虽为二元说，然无害于狄卡儿之力学的生活作用说。及一六六〇年，佛雷李 Vorelli 谓动物体之运动一依物理学定例，又西尔浮司 Silvius 同时证明消化与呼吸完全为化学作用。二人之学说，当时皆未经世人公认。至十八世纪，生活力之说大昌。佛西二氏之学说，乃全湮没。直至十九世纪之第四旬，比较生理学发明后，其学说乃复昌明。

比较生理学 人类生活作用之知识，亦如人类身体构造之知识，非直接自人类机体研究得之。乃自其近似之高等脊椎动物如哺乳动物研究得之，故人类解剖学及人类生理学发达之初期，实皆为比较的。而真正之比较生理学，自最下等动物以至人类，以其生活现象相比较，则在十九世纪。此学之始创者为米勒约翰 Johannes Müller，父为鞋工。自一八三三年至一八五八年，讲学于柏林大学，其在生理学界贡献极大。最后六十年，德国之言生理学者，皆直接或间接为米勒弟子。其研究之主旨，为人类解剖学及人类生理学。而以各种高等及下等动物比较之，以改灭种之动物与方生存之动物之构造比较，以人类之健康机体与受病机体相比较。凡有机生活之现象，以哲学明其关系。生理学之知识，至米勒遂达最高度矣。

米勒之研究结果，具载于所著《人类生理学全书》Handbuch der Physiologie des Menschen。一八三三年出版，书之内容，实比较生理学。今日之言生理学者，未能过之。书中所述研究试验之法，与哲学界之演绎归纳二法价值相等。米勒初为主张生活力之一人，与同时之生理学者相似。然其解释不同，未几即立于反对之地位。凡生活之一切现象，米勒皆务以力学解之。米勒之所谓生活力，不超出其余自然界之物理及化学定律以外，而与此密切相关。故米勒之所谓生活力者，即是生活，即生活机体一切现象之和。凡感觉及灵魂生活，以及肉筋之运动，血液之循环，呼吸消化，以至生殖及发达之现象等等，米勒皆务以力学解释之。凡述一切生活现象，必自最下等动物始移步而进，至高等动物以至人类。于生理学及解剖学，皆用批判的比较法。凡一问题，先自各方面平均研究，而集合其结果，在自然科学家独树一帜。米勒死后，其学说今分为数家。即人类及比较解剖学，病理解剖学，生理学，进化史四者。有如亚历山大既建造世界帝国，死后乃分为数国也。

细胞生理学 米勒之多数弟子，当米勒在时，或其死后，皆于生理学有所建树，就中最有名者为司旺 Theodor Schwann。当一八三八年，耶拿 Yana 植物学者司耐登 Schleiden 已知细胞为植物之共同元本机体，植物体之一切肌体，皆为细胞聚合所成。米勒推广其学说于动物体之各种肌体，司旺则更推阐师说，证之于一切动物体。一八三九年，若《动植物构造生长相符之显微镜研究》*Mikroskopischen Untersuchungen über die übereinstimmung in der Struktur und dem Wachstum der Tiere und Pflanzten* 是书为细胞论之

基础。自是生理学及解剖学，皆依此逐年发达。知一切机体生活作用之原，在其肌体之元素即细胞。此说为白吕克 Grust Brücke 及叩里克 Albert külliker 之所倡，二人皆米勒弟子也。白吕克谓细胞为元本机体，在人体及他动物体为生活之独立有为因子。白吕克更进证动物卵及自此所得之皱缩球体，皆细胞之所成。

细胞说与生理学关系之重要，既为世所知。而细胞生理学 *Zellularphysiologie* 之独立成为科学，则属近世之事。创此者为费尔阿文 Max Verworn。本赫克尔一八六六年所著《细胞灵魂论》*Theorie der Zellseele*，以单细胞之原始动物为试验基础，以无机物之化学作用，与最高动物之灵魂生活相比较。一八八九年，著《单独细胞动物之心理的生理研究》*Psycho-physiologischen Protistenstudien* 记载其中，又著《生理学通论》*Allgemeinen Physiologie* 以近世发明之进化论为根据。米勒谓生活现象皆可以物理学及化学的试验证之，费尔阿文则更以细胞生理学助之。于是人类之生活作用，及一切动物之生活作用与物理学化学定例之关系，乃益确定矣。

细胞病理学 细胞说既为生理学之根本条件，在十九世纪之后半期，不惟形态学及生理学因是大获进步，即生理学之与医学实用有关系如病理学者，亦因是成立。盖人类疾病亦为一种自然现象，故须与其他生活作用同。当以自然科学方法研究之，古昔医学家已有此种观念。十七世纪有多种医生，即欲将疾病原因以物理学及化学之变化解释之，惟当时自然科学尚极幼稚，故无成功。故古说不能消灭，谓疾病之原因属于神秘。及至十九世纪之中纪，其学说乃能成立焉。

是时有米勒弟子威尔寿 Rudolb Virchow 者，以细胞说推广于健康机体及有病机体，研究有病细胞及自此所成之肌体之变化，以是为疾病所起之原因。生活机体之危险及死亡，皆由于是。当其在宇持堡 Würzburg 为教授之七年（一八四九年至一八五六年），即全注力于是。一八五八年，著《细胞病理学》*Zellularpathologie*，于病理学及实验医学界，开一新面目。以纯粹一元科学解释病理。无论健康之人或有病之人，皆与其他有机界同为此物理学化学永久不灭之定律之所支配。

哺乳类动物生理学 于各种动物中，惟哺乳动物因形态及生理关系，独占一种特别位置。因人类据身体构造言，属于此类。故其生活作用之性质，亦必与其余哺乳动物相符，事实上果如是。血液循环及呼吸，人类与其他哺乳动物恰依同例。心肺二脏之构造，惟在此类动物，益加完全。凡哺乳动物红血液由左心房通过左血道，分布全身。在鸟类则经过右血道，在爬行类则经过左右二血道，以分布之。又哺乳动物之血液与其他脊椎动物相异之处，为其红血细胞不具中核。呼吸运动，在哺乳动物因有横隔膜，使胸腔与腹腔完全分离而益加良。其最重要者，尤在此类动物产生乳液，以哺养其小儿。因是母子之爱愈增，故此类动物以是得名也。

猿类生理学 就哺乳动物言之，以猿类之身体构造与人类最相近，故其生活作用亦然。而猿类生活习惯、运动、感觉作用、哺乳抚育等事，与人类极相似，此尽人所知者。据科学研究之结果，则在心脏作用、液腺构造、男女生活，尤为与人符合。有如已达生殖期之牝猿，按期自子宫有经血排出，与女人相似。且其乳腺之发育及育儿之周挚，复与女人无异。

最有趣味之事，为猿类发声，已为人类言语之先导。印度产之人猿，今日尚存在者，能谳音乐。苏门答腊所产人猿之一种 *Hylobates Syndactylus*，能唱歌，具七音阶。故今日之言语学者，谓人类言语，实自猿类啼声发达之所成。

中国童子军

上海童子军会长、华童公学校长康普原作

中国童子军会于一千九百十三年，在上海华童公学会议后，始行创办。初仅成华童公学童子军一队。未几中国青年会继之，是为第二队。而圣约翰大学之第三队，浸会大学之第四队，及广东汉口各学校，皆相继组织成立。盖是会创办之初，已有推行全国之观念矣。迨一千九百十五年，远东大会时，童子军复举行大操。于是上海之童子军队员一时骤增，而广东苏州天津北京南京等处之童子军，亦先后成立。推上海童子军会为六省代表，即作为全国童子军总会。此时中国童子军，上海计六百人，他处共三四百人。惟以人才经济之缺乏，未能突飞猛进也。至童子军之宗旨，详载于创始童子军之罗勃脱·巴登·包尔（第一卷第六号本志译作濮爱尔）所著书中。其目的欲使青年诚实有用，并思想言行清洁而已。并无使队员为军士之意，亦无干涉政治之嫌。诚以童子军之活动，无政治或军事之目的。童子军乃教人用其手，用其眼，与夫寻常无疾少年分所能为之事耳。故夫训练有素之队员，能打结，能以旗或用灯传递信息，救伤扶病，绘地图，奏乐器，煮饭补衣，无不优为之。其能堪露宿之生活，亦令人激赏之事也。凡曾见上海之中国童子军偕其乐队游行鼓吹于通衢者，莫不赞美此等少年胆力之壮，身体之强也。中国少年，每于暇时闲游大街小巷以为乐，童子军则时时作为于身心有益之事。野营露宿，乃童子军之技能最足以引人注意之一端。露宿时，所有烹饪洗涤清洁之事，由队员自为之，例不得假手仆役也。中国绅商学界诸君，如赞成斯举，则宜协力扶助，俾得推行全国。愿入会者，其会费可送至上海爱而近路三十五号中国童子军会本部。欲购童子军新定之章程者，各书坊均有出售，每本价洋三角。惟现时只有英文本，一俟人才经济充足时，当将此书译成华文印行。

Boy Scouts Association of China

Chairman of the council: G. S. F. KEMP

The Boy Scouts Association of China was founded in April, 1913 at a meeting held at the Public School for Chinese, Elgin Road, Shanghai. At first the Association had under its care a single troop of Chinese boy scouts formed from among the pupils of the school, but within a short period a second troop was formed at the Y. M. C. A., a third at St. John's University, a fourth at the Baptist College, and troops at Canton and Hankow.

From the start the idea was to spread the Scout Movement over China, and during the week of Olympic Games held in Shanghai in May, 1915, a Scout Rally was held with the result that many new troops were formed in Shanghai, and local associations were formed in Canton, Soochow, Tientsin, Peking and Nanking, and a meeting was held at which the Association was made a national one by the addition of six representatives of the largest cities of China to the already existing Council of the Shanghai branch of the Association.

Now there are six hundred Chinese scouts in Shanghai, and another three or four hundred in other towns, and it is only the lack of men and money which prevents the Movement from spreading by leaps and bounds.

The aim of Scouting is set forth in a book, "Scouting for Boys" by the founder of the Scout Movement, Sir Robert Baden Powell, and the main idea is to make boys honourable, useful and pure in thought, word and deed. Scouting is not intended to make soldiers of boys, nor is it intended to lead youths to interfere in the government of the country; indeed the Scout Movement has no political or military aims.

Scouts are taught to use their hands and eyes, and to do anything which any ordinary healthy boy ought to be able to do. Hence a well trained scout is able to tie knots, signal with flags or lamps, help wounded or sick people, make maps, play musical instruments, cook, mend clothes, and he is also encouraged to live a healthy open air life.

Those who have seen the Chinese boy scouts of Shanghai swinging along the roads with

their own bands playing lively music, cannot have failed to note the healthy appearance of the boys. Instead of wasting leisure time in dawdling about the streets and alleys, the scouts of China are filling every moment with useful and health giving hobbies. Camping in the open air is one of the most attractive forms of Scouts-craft. The scouts in camp do all the cooking, washing and cleaning, no coolies being allowed as a rule.

If the gentry of China approve of the Scout Movement they should help in every way to make the Movement spread throughout the country.

Subscriptions are needed and may be sent to the Headquarters of the Association, 35, Elgin Road, Shanghai. The new handbook of the Association, entitled "Policy, Organisation & Rules" May be had of all booksellers, price 30 cents At present there is only an edition in English, but it is intended to publish a Chinese translation of the hand book when the necessary men and money are forthcoming.

童子军会报告

主席康普 书记希来 会记罗宾生

今来宾当知一千九百十六年中之情形矣。余今将报告上海童子军队所以兴盛之故。查上海现有童子军十一队，队员四百九十人，队长二十六人。而童子军会，于一千九百十三年创始之时，仅成华童公学一队，约二十人。至今竟能如是，亦可谓推行神速矣。上海发起后之童子军队，其名如下：第一队为华童公学，第二队为中国青年会，第三队为圣约翰，第四队为浸会大学，第五队为圣约翰青年会，第六队为育才公学，第七队为复旦公学，第八队为麦伦书院，第九队为南洋公学，第十队为南洋公学附属小学，第十一队为法文学校。至在上海之童子军会之总司令部，暨第一第六队机关处之房屋，皆由工部局供给。工部局如是协力扶助此有益之事，能不令人感谢乎。今岁新正暇时，徇南京童子军分会之请，约队员三十人，往南京金陵大学，举行各种童子军游戏，足见已成之童子军之感情矣。今晚余虽报告上海童子军会之事，然各埠时有信来，询问上海中国童子军事与上海童子军队组织之情形。故今南京、天津、北京、广东、苏州，各有分会。至全上海旗语之奖品，为第一队所得。中国童子军章程，再版已出。汉文译本，亦将出版。深愿赞成此会者，竭力赞助。现料本会会务之一大部分，前者由外人经营者，今应由华人担负。盖中国童子军会，完全为中国之童子而设，则一切经济及会务，自应由华人肩任。故余现在不得不奉恳诸位来宾，尽力赞助。如蒙解囊，无任欢迎。

青岛茹痛记（续前号）

淮阴钓叟

夫制钱本我国国币，某国人竟以其利厚而潜入吾内地购买，已属目无公法；而某国宪兵，竟又越界拘捕，焚我村落，蔑视我国家，欺侮我人民，是而可忍孰不可忍。

一日某国宪兵，在某县附近演习作战。其副官某将所携之军用地图遗失，某国宪兵搜求不得，遂妙想天开，声言此图定系民军司令部勾通奸细重金购买，勒令民军限期交出。民军以此项地图，实未拾得。屡向某国宪兵司令部疏通说明，丝毫无效。复照会民军司令曰，“昨日接某童子报称云，于某处见一童子拾得地图一纸。此童子者，贵司令部厨役子也，则此图为贵军购买无疑。若贵军不即交出，本军当派队赴贵司令部帮同搜查”云云。民军司令，不得已请托日顾问赴某司令部哀求，并派参谋长刘某随同前往，极力赔罪。且告以一面飭县知事出示晓谕人民随拾随送，不得收留；一面由敝军多派得力员弁四出搜寻，务获而后已。于是此案始小小结束。夫在人国家境内耀武观兵，已属令人难堪。又动辄与我为难，陵轹备至，岂真所谓盗憎主人耶！

杜终山者，周村护国军乍山第七支队司令也。杜为人慷慨勇敢，此次民军转战山东，无役不从。潍县克复，杜之功为多，惟不免有越法逾闲之处。盖其人本来自草莽，无足责备。既使罪必至死，亦应商请周村总司令部撤委严办。乃潍县某司令，因与周村方面党派私嫌，竟假手某国将杜诱捕，解送潍县，执行枪毙。辱国体失主权之罪大矣。呜呼！某司令。呜呼！革命党。宜乎某国人之批其颊也。

某国人名仓谷者，周村护国军之外交顾问也。因采办军用物品，没入私囊者数十万。至其假订购大宗军火之巨款，尚不在其内。此项军火，既订有数月之久，迄未交到。屡经民军司令催促，现仍渺渺无期，而此项巨款，已化乌有。某国宪兵司令处闻此消息，遂以事下仓谷于狱。一面声言凡民军诸领袖，皆受拐抢嫌疑，将下令逮捕。于是民军司令，既胆小如鼠，弥缝不得，又何敢复进此款。

（五）民军之领袖及其军队组织之大概

吾侪生兹不学无术之邦，文明乍启，百事幼稚。知人论世，务宜平情。记者执笔

盲论以来，雅不欲苛责当世名流，及有功民国之人。盖此时吾国只宜培养正气，戾气自销，遇事摧折，适速其亡。今对于山东民军头目，其从前历史，既不愿深究。道德学问，亦不愿多所评鹭。仅就其现在行为，略为论列。

居正一书生耳，不晓军事。且于世故人情，不甚练达。徒以从中山先生之后，附骥尾而益彰。此次西南起义，居遂勾通某国，以青岛为根据，高树中华革命党东北军旗帜于山东。盖欲遥与西南神圣之护国军并驾齐驱也。闻自某国归时，借得某国巨债挟之以行。现已用去千一百万，而其本部卒伍不满三千，其枪械不满千余，可用者三分之一耳。初起义时，止数百人，已为山东北军所败，不能成军。退回胶济车站，托庇于某国保护之下。某国之宪兵，助之复战。北军不敢还击，故退向他处。潍县于是归入民军掌握，而居正亦俨然称总司令矣。

潍县一弹丸之地耳。以其边近日本管理之下之胶济铁路，故得安然不受危险之攻击，且得安然旁落沿铁路之各地。然部内收纳胡匪甚多，约束大难，骚扰之事，终不能免，居司令无如之何也。

初起义时，某国浪人百余名，结队以从，名曰义勇团。潍县既复之后，骄恣不法，罄竹难书。吾国胡匪之所不忍为者，此辈皆安然为之。某司令岂毫无所闻者，以畏其上国之威，吞声饮泣，不敢过问耳。

潍县司令部内，住有军官学生多名。闻此等军官学生，受人招待之时，皆变易姓名，不知何故。或谓恐北军侦知，家属受累。或谓山东革命军名誉不好，恐遭讥评。未卜孰是。此辈学生到潍县后，某司令皆置之闲散。半系某司令不能用人，半系某国人之在司令部者，恐此辈学生受有完全军事教育，且富国家思想。一掌兵柄，将不利于己之所为。故从中作祟，极力破坏，某司令已不能自主矣。

某司令部，一日大连某国顾问之意。某顾问即以掌批其颊，某司令垂泪受之，不敢言也。

尤可笑者，某司令在潍县设一厂。大门悬一抬牌，曰“山东□□军兵工厂”。募某国机器工匠多名，修理废枪，制造炸弹，并独出心裁，发明一种大炮。木身，头腰尾三部围以钢箍，中绕铁丝。又一种木壳大炮，名曰“加斯炮”，其威力大小，尚难预测，而所费已巨万矣。问之军事学家，则谓徒耗金钱，无裨战阵。某司令不晓军事，可见一斑矣。

惟差强人意者，闻潍县实储有飞机数架，预备侦察敌情，抛掷炸弹。惟此项飞机，多系华侨自行购备回国，从事革命，诚盛举也。

吴大洲初本隶于居正，后因居正有丧权条件之谣，且独立称雄，人同此心，遂宣言脱离居正关系，加入护国军，称都督。吴亦留学日本，辛亥革命，充烟台警察厅厅

长。然身体孱弱，精力羸备，既不振奋志气，又乏军事知识。起义时，四方来会，人类龙杂，军令不行，兵匪交溷，莫辨邪正，秩序因之大乱。闾阎益以不安，遂致盗风日炽，劫掠公行，往往假民军名义以杀人越货。民军视之，若无睹也。

周村为鲁省精华荟萃之区，只银行一业，已不下数十家。自吴大洲起义占据以后，劫掠一空。周村卫戍司令某君告予云，即此弹丸之地，损失当在千万以上。

卫戍团仅二百余人，半系自上海招来各处退伍兵士，曾受有普通新知识。对于市面，极力维持。商人歌功颂德，到处口碑，至是始敢开市交易。

有所谓五大团者，实不过百余人耳。斯百余人者，皆马贼也。盗贼性成，终难改变。周村民军名誉败坏，大半此辈为之。

山东产物，多天然品，制造品甚少。惟土绸一宗，质甚坚硬。精美者可制西洋夏季衣服，其色土黄，他种彩色亦多。民军入周村后，满街兵士，皆衣绸衣，五光十色，顾盼自雄。

山东商民殷富，然不知理财之道。素封之家，多将银两藏在窖内。民军起义后，宝藏尽发。然济南驻北军，青岛驻日军，凡稽查有携带大宗银款者，十九没收。此事发现于青岛者屡屡，于是银价大落。又以日本军用票便于携带也，则以多易少，甚至四五十两之银块，仅易一五元之日本军用手票。周村等处，生涯最发达者，为某国之御料理、啤酒店、旅馆，一入其中，则腰缠累累者，皆胁挂百壳枪，用纸票如飞蝶。

有营长谢某者，虽系来自胡匪，然颇爱惜名誉，一心向上。凡长官命令，无不遵从。于七月初间，枪毙团长二名，营连排长共十余名，皆赃案如山之盗首也。军纪斩焉改观，民心于以大定，谢某捍卫之力为多。

薄子明者，周村护国军总司令，北洋陆军中学学生也。为人恂恂不能言，其交友慷慨有古人风，奔走江湖有年矣。然与之论治军保民，爱名誉，靖盗风，则谦让未遑也。虽然冠长纓，服上将服，亦自巍然可畏。

吕子仁，山东即墨人。昔在青岛经营商业，貌恂恂如书生，讷于言。然其慕义任侠，有朱家郭解之风。熊承基失败后，逃奉天被执。子仁闻其名，遂只身走数千里往视之。是时也，天气严寒。吕君资斧罄，质敝袍易食宿，卒达东省，见熊承基于狱。熊君就义后，吕君痛哭收其尸，于是遂从事革命事业。广交民党，党中人挥霍金钱如泥沙，子仁独贮之以购军械。己则布衣糲食，如农家子。讨袁师起，遂建义旗于山东之高密。受居正节制，始称支队长，后称中华革命军山东第二师师长。其军队二三千人，枪械千余。军纪表面上较他处为优，其参谋将校，多淮上人。然吕君虽孳孳从事，惟不喜陆军学生，盖亦卑之勿甚高论之意耶。其司令部后身，有修理枪械处，制造火药处，相距数十密达，异常危险，此亦吕君忽于军学之一证也。班麟书亦山东人，为

人深沉寡言笑，毕业于青岛高等学校。精德文，有大志，对于革命事业，奔走极早。然于外交方面，兢兢于国家主权，不敢丝毫放过。对于同志，则以化除意见，共济艰巨相号召。且淡于荣利，故其赴时驱势，每苦于迂缓，无赫赫之功。然维持调护之力，已非余子所及。

刘大同亦山东民党也。前清太守，好为诗文，一忠厚长耳者。瞢于世情，无所主张。然其毅然拒绝某国参谋部之要求，不可谓非铮铮佼佼者矣。

邱子厚者，即就义山东邱烈士必正之胞弟，亦鲁产也。富贲产，激公好义。此次起义诸城，以不听居正命令，被某国宪兵解散。

刘冠三者，山东民党之先河也。如吴大洲吕子仁班麟书辈，半出其门，或其友生也。民党多倾向之。

(六) 民军之行为与山东民情之向背及其痛苦

山东民情纯厚朴实，轻然诺，重仁义。惟智识暗愚，不知世变。矫捷者趋而为盗，谨愿者世多为农。近年以来，马贼往往出没其间，抢掠益频，更有一种流行名辞曰“绑票”。绑票一事，传自东省。东省既多大盗，盗伺某地富家之贲财几何，侦其家长出而绑之以去，置之暗室，索得巨万始放还。山东此风现亦大炽。革命之后，此辈率假民军之名义以行。如绑一票，则告之曰，某军某营必得若干巨款始得生还；或者曰，以余所问，正与吾子所言相反。然山东之民，因此而不安其室家，不获享其太平，则可断言也。

民军征求无艺，军用浩繁，始而任意派捐，颇形骚扰。如周村则由各商家联合组织一军需筹办处，举凡粮食之征发，日用品之采办，无不取给于此。司令部一纸飞来，众商人如奉丹诏。卫戍团以水深火热之时，稍示和缓，大得民心。于是商家供给各物，特别丰厚，又赠送该团兵士皮鞋，商民之委曲求安可见矣。某县司令命民间日供铜圆千贯，限时送到，违者有罚。某山司令则令民间每日以牛车送给米粮，风雨无阻。乡民当午锄禾，流汗沾衣，勤苦之际，均抱一种愁惨之色。盖受官军之蹂躏甫已，又受民军之逼索，复受某国人之欺凌。夫吾他省之人民，仅有一层之痛苦，而山东人民，则有三层之痛苦。去一层之痛苦非易，去三层之痛苦更难。某农民告余曰，“吾侪日竭其汗血之力，不足以应义师之命，以饱我吊民伐罪之师。某室因供役之不周，其子失踪矣；某室则其夫若父死矣；某室则其兄若弟子若女抢劫以去矣。”惶恐之状，可怜之情，同时并见。余挥泪慰之曰，“此非民军，民军义不殃民也。”

(完)

国外大事记

记 者

欧战之新局面

亘两周年有半之大战，参加者十四国，临阵者四千四百万人，战线延长四千里。今方在和局酝酿中，其世界人道之转机乎，然而未易料也。两月来参战之国家，双方并多事故。洎罗马尼亚京城陷落，而举世莫测之和议，提出于柏林，分记其过去及现在如下。

奥国君相之殒落 奥国首相史德克伯爵，于去年十月二十一日，被戕于维也纳旅馆。刺客为豆康甫杂志主撰，兼德国社会党书记之阿德娄博士。奥廷猝丧首相，朝野震动。乃甫及一月，而奥帝法兰锡斯约瑟，亦捐弃大政。册立之太子查理士法兰锡斯约瑟大公，入承皇统。践祚之日，诏谕全国臣民曰，“际此风雨飘摇，敌人摧残我帝国之妄念，尚未消释之时，余践登皇位，当竭余能力，一俟我国及联盟国军人荣誉生活，可以言和时，即缔结和局”。新皇登极，不以杀敌致果，勸勉臣民，而以缔结和局相许。连遭大故之老大帝国，其有不得已之隐衷乎。

联军压迫希腊 希腊介乎两大之间，处境艰厄，本志已一再记述。洎客岁九月，持重之希王，与密迩英法之维尼柴洛，成对立之两政府。维氏之临时政府，即驻节于萨洛尼加。在英法联军保护之下，与德奥土布宣战。在希王与维氏，自有由衷之主张。而维氏主张之利于联军，则为明确之事实。故联军始终欲以维氏握希腊政权。当萨米斯内阁之辞职也，希王命加罗格希总任大政（九月十六日事）。联合国以民含有亲德分子，不予承认。加罗氏改任见嫉于英法之内务司法两长官，以博其欢心，但未与维氏握手。联合国仍不之顾，加罗内阁不得已，决定抛弃中立，加入联合军。上奏希王，不得报可，乃于十月六日提出辞表。希王更命雅典大学教授兰布罗斯博士继组内阁。所用人士，尤多含有亲德臭味。盖此时维尼柴洛党虽已标立叛旗，而希王主张实得大部希人之信任，且加入联军之罗马尼亚，已形势日非，故出此坚决处置也。联军方面，见希王态度，大不可恃，乃出强硬手段。一面拥护维尼柴洛，一面于十月十日由联合

舰队司令官福耳来氏，递哀的美敦书于希腊政府，要求下列条件：（一）希腊全舰队（战舰五、巡洋战舰一、巡洋舰二、驱逐舰一四、水雷艇一三、潜航艇二）限翌日午后一时，交付联合国；（二）萨拉述斯港，及皮卢斯港之炮台，须交联合军管领，皮卢斯港之他种武备解除之；（三）皮卢斯港之警察，由联军士官监理；（四）邮政，并皮卢斯拉萨间之铁道，交联军管理。此等条件，即实际置希腊于联军占领之下，为独立国所不堪。而希腊政府，迫于实际利害，竟于翌日（十一日）以全部承认之旨，回答联军。十二日，福耳来更提补充条件：（一）希腊警察，归联合国管辖；（二）禁止希民携带武器；（三）禁止帖萨利之武器输送；（四）帖萨利麦粮输出之禁解除之。希腊政府仍一一予以承认。联合国公使，至是始与兰布罗斯内阁开始往还。而维尼柴洛政府，仍于十四日，在萨洛尼加宣告成立。十一月二十四日，福耳来大将，再致哀的美敦书于希王。要求交出炮械，否则十二月一日，自有对付方法。希人至是忍无可忍，陆军中人，公议纵希王下谕缴械，亦不遵行，协约国乃为实力之准备。十二月一日，希廷无缴械之确答。联军乃以三路进攻雅典，为希军所拒，交战移时，仍由希腊骑队，将联军护送出境。同月三日，联军宣布封锁希腊，并占领税关与重要地点。四日，希腊缴出炮械八排，并允负保护境内协约国人民之责。而希腊与协约国邦交，乃复原状。七日，协约方面，又宣布实行封锁，俄塞意侨民，均纷纷出境。希廷表面为停止军事行动之通告，实际勤王之师，纷入雅典。协约国向希廷质问，则以维持治安为解答。十四日下午，乃有第三次之哀的美敦送达希廷，要求将齐萨莱之希兵，全行撤退，并移军械子弹，至贝洛波莱苏斯。倘二十四小时内，无明确之答复，则协约国公使，下旗离境。盖所以报希人之自卫也（即一日之事，协约国谓为暴动）。次日，希政府又完全承认，在联军监视之下，实行退兵。然希人于此，恨维尼柴洛氏次骨。以迭次屈服，扼于维氏之掣肘者多也。乃于十八日以谋为不轨，下令缉捕。此时之维尼柴洛，已由协约国认为正当之政府。早以希腊名义，与德布两国，从事战争（十一月廿五日宣战）。希廷缉捕命令，又为触怒强邻之导线。第四哀的美敦之风说，不及三日，已由路透社传播世间。虽希廷于此，仍积极窘困维党。今后变态如何，正不难事先逆睹也。

英法意之军事内阁 先是英廷应付战事，于内阁外，但有特殊之军务院，由阁部首长，兼领军务院委员。然以人数过多，定策迟滞，不能充分应付战局。十二月初，陆军总长乔治氏，建议裁减军务院人员，而授以无限大权。首相对于该院，但得否认其决议，而不领兼职。首相爱斯葵，亦然其说，惟主张以首相兼领院长。乔治反对所议，辞职以去。当时舆论，左袒乔治主张，抨击军务院甚力。爱斯葵乃请英皇改组内阁，此十二月五日事也。次日，英皇令乔治出组新阁。乔治因在下院不占势力（下院以爱斯葵最占优势），且受工党反对，虽受任之始，宣言网罗各党人才，而组织之际，

颇费周折。盖人员分配，阁制更张，非平时改组可比也。十日，新政府宣告成立。除以国务员五人组织军事内阁外，别无寻常所谓内阁。其通常主管部务之阁员，各以局部活动，单独负责。此种奇异结构，大受舆论欢迎，以其宜于专力办理战事也。军事内阁之人物如下：首相乔治、上院院长寇崇、不管部汉特森、不管部弥勒、财政总长兼下院领袖巴拉劳，其余分管局部事务之首长二十七人，网罗工党及商业著名人物甚众。军事内阁告成以后，首相乔治，于十九日在众议院为左之演说，曰：“余之组织新政府也，凡引起冲突，或争辩，或分离之事端，力避免之。其组织异于旧时之特点有三：（一）政权集于数人；（二）用人偏重行政与办事之能力，不重国会中之经验；（三）确认工党与闻政事，盖非工党协助，不能作战也。政府组织之新制度，最宜于战时，以迅速定策为第一要义。前此协约国迭遭失败，由于决策行事之迂缓。旧制以各部长官加入内阁，今仅以五人组合之。以五人之一，专任外间巡察事务。或以各部长官不入内阁，或致隔阂为言。要知此种制度，亦非创例。凡遇关于某部事务，则该部长官，仍可会同阁员，合议解决，较之强令绝无关系之长官，讨论绝无关系之事件，确有一日之长……”至其行政计划，大要有九：（一）商船武装；（二）准备冬季攻势；（三）征集十六岁至六十岁之国民；（四）施行有效力之封锁；（五）发给食物凭票，平分食物；（六）扩充自产之食物；（七）停办与战事无大关系之事业；（八）实行禁绝奢侈品；（九）规定素食日期。英伦此种新阁，虽为因应战事之特局，而在英伦政史，自较一九一四年之混合内阁，尤有特笔之值也。

英伦新阁组织，尚未发布。巴黎国会，已以紧急动议，提出国务员会议以五人为限之主张（限外交陆军海军内务四部长官及首相为国务员，十二月九日事也）。十一日，即有法政府决定缩小内阁，一如英伦办法之报。十三日，首相白里安宣布新阁成立。十八日，意大利国会议员，亦敦促首相速照英法办法改组军事内阁。其详细组织，尚无续闻。但协约国改组政府，以示专心从战之决心。固战局中最可注意之一事也。

同盟军下罗马尼亚 罗马尼亚，自八月二十七日，与德奥入交战状态。逾月，势已不支。再逾月，日促百里。十一月末，罗京布加莱斯，已陷于三面包围之中。罗政府与各国驻罗公使，仓皇远徙。十二月三日，以京城要塞，举不可恃，准备撤退守军，弃城他走。同时京城西北亚吉苏尔之大战，德军又获奇捷，而德境教会，齐鸣祝贺之钟矣。六日下午，柏林公报，即宣布同盟军已占据布加莱斯及柏洛斯细镇（罗京北面重要铁路交点）。呜呼，罗国自开战迄今，才三月又十日耳，竟步比塞之后，弃土地人民，及无数军装于敌国，而迁外交机关于彼得格堡。罗王则经过俄境，远逊英伦。夫亦大可哀矣。罗京布加莱斯，现由德国以亨利亲王为之总督。罗境铁路人员，则全体请愿，为德执役云。

同盟国提出和议 罗京既破，德奥军威大振。协约国在巴耳干之势力，仅虱于希腊一隅。而希腊皇党，且方对于协约方面，怀挟不平，群思得间以逞。是东欧半壁，不啻同盟军已获全胜。俄境波兰新领，则早以独立建邦，许与波人。当华沙宣布之日，全市人民，升旗庆贺。其对于德奥心理，于兹可想。惟西欧方面，尚在坚持。而协约联军，终不能望德人境域，加遗一矢。于是奥国新皇所谓“军人荣誉生活，可以言和”之时机至矣。十二月十一日，德国首相郝尔维格博士，由大本营返柏林，接见各联邦大臣，及政党领袖，并邀见中立国公使，以提议媾和之旨，口头宣布。翌十二日，以下列牒文，交付美利坚瑞士西班牙公使。

……德意志及其同盟国，具有无穷之力，可得胜利。开战以来，未尝败退一步。证以最近罗马尼亚之役，则同盟军继续胜利，殆非奢望，四同盟国为拥护其国家之生存自由及发达而战。原无粉齏敌人，灭亡敌国之目的。然至必不得已，则将借其经济力，努力以战至最终而正。今兹以防止流血惨事之希望，提出和议。将来提议条件，必足以确立世界和平之基础。不幸继续战争，四同盟国亦有战至最后胜利之决心，但于人道与历史之前，绝不负战争之责任……

同日德国国会开临时会，首相出席，宣布提议媾和。谓德皇深明对于国民，对于人道之责任。认为正式提议媾和之时机已至。苟敌人拒绝和议，则今后世界惨祸之责任，敌人负之。同时德皇发布军令，谓“余感念诸将士以勇武博得之胜利，故会同三同盟国君主，向敌国提议媾和，惟目的达否未定，诸将士仍当御敌而败之”，此柏林提出和议时之情形也。美国政府，接收前项牒文，初不附以意见。于十六日，分递协约国政府，不可测度之媾和提议，乃正式公表于世间。

中立国之和平建议 同盟国媾和提议转递以后，协约方面尚无确答，且态度亦未大明。美大总统威尔逊，于十八日，命国务总理蓝辛氏，分致牒文于交战国及中立国，探询两方对于媾和条件之切实意见。其原文大旨如下：

余奉总统命，以中立国代表资格，以极友好精神，向贵政府建议关于战局之办法。中立国利益，受战局影响极大，苟战局不停，必须决定最善方法，以自保卫。故久有建议之意，今兹实行提出，绝非与中央诸国之提议有关也。总统之意，欲使各交战国，申明意见，何者可为息战之条件，何者可为永久和平之保障，俾可罗列而比较之。各交战国政治家，在战争中所抱之目的，据平昔所为昭告之言，彼此初无差异。其欲扶植良民与弱国之权利，杜绝欺凌也；其欲与他国共享将来之安宁，以免如今日之战祸，而绝各种挟有私意之干涉也；其嫉视植党结援，破坏均势也；其愿共同组织万国大会，以保守世界和平与公道也；其欲解决此次战局争点，以确保有关系各国之国家独立，土地完全，与夫政治商务自由也；双方莫不相同，此总统敢请贵政府注意者也。他日

所施行之布置，以确保世界将来和平，保卫弱小人民而抵御强暴者。美之政府与人民，与有关焉。极愿竭其能力，以助各国达此目的。惟欲达此目的，必先停止战争。虽停战之条件，美国未便有所献替。而总统自觉权利所在，责任所关，不得不将美国与停战之关系，切实指陈。盖恐时机稍纵即逝，且恐中立国之地位，极难支持。尤恐文化一经破坏，无可补救也。今届此刻不容缓之时机，比较各交战国对于停战之条件，以谋最后布置，而获举世企望之和平。因中立国与交战国人民，所愿尽其责任心之要务也。然各国交战所以交战之具体的目的，从未切实声明。究竟欲得何种目的，始可引为满意，世人无从悬拟。总统特为此建议，以试探各国之意见。俾中立国与交战国人民，得知人类所切望不置之和局，相距究有几许程途。

此种具有高尚友好精神，且附以实力（如云中立地位万难支持之语）之建议，自足使举世震动，尤非同盟国片面之提议可比。二十四日，瑞士政府，以兹事早与美总统有所商榷。兹特致牒交战国，申明赞同前项牒文，且谓极愿竭力相助，以结束战祸。二十八日，瑞典挪威丹麦三国，同时发出牒文，赞助美总统之建议。谓此等停止战祸之举动，苟不赞助，则为有负国民，有负人道。是美总统之劝告，足称吾道不孤者也。

德意志对于美总统牒文，于二十五日，为简单之答复。谓威尔逊总统，欲建设永远和局之基础，提出高尚之意见，德政府已以友好精神，加以研究。窃意欲使威尔逊总统之目的，见诸实行，其最良方法，莫如由交战国，即在中立国境内，开会议和。至于防杜将来战祸一层，事体重大，仅能于今次战争告终之后，入手行之。届时德国殊乐与美国共谋进行此高尚之事业云。美政府接收前项回答，不无失望，以其空洞无物，不足与建议牒文相应。切实之具体意见，仍在无从揣测也。

协约国对于和议之态度 当和议消息由柏林传播后，协约国朝野，大都视为一种战略。谓德人欲嫁战争责任于协约方面，借自固其敌忾之人心。且自协约国主观立论，亦大非利于和议之时机。以同盟军据敌国领土以言和，无论胜负如何，近似要盟城下。且巴耳干之现局，尤贻前路以无穷隐忧也。兹分记其态度之表见者如下：

（法国） 法国各报，谓德国和议为拙劣之诡计，协约国决不受给。十三日首相白里安在众院演说，谓德国和议，乃卑劣之诡计。志在离间协约国，扰乱其民心。协约国将会同复以切实之牒文。余今警告国人，慎勿饮鸩止渴。言毕，全院以三百十四票，对百六十五票，通过信任政府励行战事议案。十九日，首相在上院为同一之宣告，上院表决信任，且议决法国不能与占其土地之敌国媾和。社会党亦开大会，以最大多数，决议非俟敌国提有切实媾和条件，不能应其请求。

（俄国） 十四日，俄京当道，即表示认德国和议为狡谋之意。且谓苟于此时媾和，则必铸成大错。前此无量数牺牲，盖掷虚牝。次日，俄国国会，一致议决，目下

无论如何，决不媾和谈判。二十六日，外交总长，向报界发表宣言，谓战事非至大获胜利时，未可停止。美总统之通牒，不能变迁时势。协约国决不允其提议，且声明必俟被占土地，全行恢复。弱国存在，可以保世界战祸，不致复生后，方可止战言和。二十七日，俄皇下谕海陆军，谓必敌军被逐出境，恢复君士旦丁，达旦海峡，建设波兰自治后，始有和局可言。

（意国） 政府方面，无所宣布。谓宜与联合各国共商进止，而共和党则有促进续战之宣言。

（英国） 英伦报纸，自得和议消息，一致反对。乔治首相，既与联合诸国，交换意见后，于十九日声明英国态度，谓敌军以由其占领地撤退，交还联合国，为媾和谈判之基础，协约国且欲得德国今后不复蹂躏欧洲自由之保障。盖打破普鲁士军国主义，乃协约国之目的也。

（日本） 日本舆论，不信任德人之诚意，与欧洲同。其政府措施，则与协约诸国，采一致之行动。

协约方面，主要各国，对于和议态度，既如上述，则形式上对于德国提议之答复，不难预知。至十二月三十日，午后七时，由法国主稿，会同各国联名之答复书，在巴黎交付美国驻使。其大旨如下，来文大旨有二：（一）夸张胜利；（二）宣言以战争责任委诸协约国。此种语调，足使谈判之企图，归于无效。此次战争，为德奥所愿。德奥所启，至刻下战况，仅能代表战局之表面，非代表交战国之实力。依此条件，议成和局，徒利于启衅之人。德奥对于交战国与中立国所施种种暴行，协约国必得惩罚赔偿保障而后已。来文于此三事，均未提及。此种和议，不过希图影响战争未来之进行，而成德国之和平耳。协约国深知时势之重要，与其所急，彼此固结，上下一心，拒绝讨论空泛而无诚意之提议。非俟被敌国侵犯之权利与自由，已得赔偿，国籍主义，与小国之存在，已得确认，扑灭足为各国大患之武力，而确得世界将来安宁之保障，则无和局可言。

国内大事记

记 者

省制入宪之波澜

省制加入宪法问题，本志前期，已略述其趋势。自十一月十七日，第四次审议，以表决问题，发生冲突，不得结果。后各派乃以省制问题，再付政团协商。经十一月二十五日、二十八日，十二月二日、四日四次协商，十一月二十九日，十二月四日、六日三次审议，仍无结果。十二月八日，开省制案第八次审议会。会场以内，竟发生空前之大剧战。对手之益友社研究会两派议员，彼此用武，各负损伤。散会后，研究会通电全国，诉述所苦。逾日，益友社亦通电以辨正之。诚我国宪法史上勃勃有生气之一段故实也。

主张省制加入宪法者，在政团中为益友社、丙辰俱乐部、韬园、平社；主张不加入者，为宪法研究会、宪法讨论会、宪法协议会、苏园。表面为八大政团，平分势力，实际则主张加入者，人数绝对过半。经前度协商（十一月十七日审议会以前）之结果，人数益复加多，且在反对加入之政团，初非绝对轻视省制。除研究会始终反对加入外，所争惟在时期先后耳。加以外省省议会督军省长，为加入派声援者，十有七省。于是加入派之声势，乃若千顷怒涛，不可遏制。反对派亦本其迷信集权，蛇蝎分权之观念，出死力以抗拒之。（反对派虽亦重视省制，然欲以普通法律制定。盖省之地位机关与职权既由宪法授与，则非今后之中央政府所得随意动摇。由普通法律授与之，则不妨随时改变也）而审议会之争端起矣。

十一月十七日之审议会，所争在表决方法，审议长提出标题，两方皆不满意。因是全场哗噪，不能举行表决，及再付协商专就表决方法研究。研究结果，先以统括的“加入”“不加入”，用蓝白票为一次表决，倘无结果，再以附条件之“加入”“不加入”，分次表决。十一月二十九日，表决统括的“加入”“不加入”，投票结果，白票三百六十九（加入），蓝票二百五十四（不加入），各不足三分二，未能通过。十二月四日，表决附条件之“加入”“不加入”，定为四种标题：（一）除省长任免问题，无

容规定外，加入地方制度大纲；（二）宪法公布后，以制宪手续，制定地方制度；（三）省长由大总统自由任命，与地方制度大纲，一并加入宪法；（四）省长民选，与地方制度大纲，一并加入宪法。是日投票表决（一）、（二）两题。第一题赞成白票三百八十八，反对蓝票二百五十七，各不足法定数。第二题赞成白票二百五十张，反对蓝票三百三十二，仍不足法定数。六日，继续表决第三题，第三题者，经过协商后，益友社等政团最大限度之让步，确有三分二之票数。不若第一题受一部分人之终虑（不规定省长任命问题，势必让诸普通法律。苟所谓国民派者，不牺牲民选主张，在普通立法时胜利可操左券，今益友社虽已宣布牺牲，终不为研究派所信），第二第四（省长民选仅丙辰俱乐部，绝对主张赞成者极鲜）两题，受大部分人之反对也。故此次表决，实为省制问题生死关头。赞否两方，自当各出全力以求制胜。乃报票结果，全场票数五百六十二，赞成白票三百七十四，反对蓝票一百八十八，白票去三分二，尚差两票。因有议员二人，入场较晚，审议长停止给票。加入派乃引宪法会议规则，提出表决异议。审议长不得已，宣告表决无效。八日，再就本议题，为第二次之表决。审议长未先检点人数，遽发选票六百三十八张，开票结果，得白票四百二十二，蓝票二百十四，白票去三分二，仍差四票。而蓝白两票，共计六百三十六，议员名刺仅得六百三十五，是为名刺少于票数，不免有一人报两票之嫌。于是加入派再提异议，反对派厉声反驳。两方争执，遂至忽火上腾，始则谩骂，继以殴打，拳足而外，复假墨盒坐椅，以为声援。而当局议员，乃各受破肤之损矣。

散会以后，加入派益友社议员，认名刺少于票数，为审议长违法舞弊事件，准备提案惩戒。反对派之研究会，则谓当场用武，系加入派所为。一面通电诉述，一面分赴法庭告诉，请求讯理。院内亦有惩戒议员案，双方对峙。且有全体辞职，借以解散议会之谣，而事态乃益重大矣。幸有宪法讨论会、平社、苏园、宪法协议会等政团各持中立态度，奔走疏通，力谋善后。复有韬园、静庐（最新发生之政团）、丙辰俱乐部、宪政会（新发生）、衡社、潜园（皆新发生）等加入调停。合议调停办法数事：（一）表决问题，根本解决，另定省制，加入大纲，要求益友社研究会承认；（二）各团体各推起草一人，共同草拟省制大纲；（三）双方惩戒，均不赞成；（四）检厅对于诉讼，发票逮捕议员时，院议不能许可。同时推举代表，将前项决议，分赴益友研究两方接洽。两方容纳各团善意，于是参众两院常会，照常开会（九日之参院常会因研究派不肯出席不能开会）中立各团，一方预备地方制度草案，一方敦促审议会，继续重开。至二十日，宪法审议会，再讨论法官任免，国会查办权两问题矣。二十二日，各团协议之地方制度案，完全通过。通计大纲十六条，省长由大总统任命，设省议会及省参事会，省议会在不抵触中央法令之限度内有独立职权。参事会为赞襄省长，省

长职权，为执行国家行政，监督地方自治。次日，由各团代表，就商益友研究两方，数日后研究会为附条件之赞同。益友社则坦然承诺，将来提赴审议，当不再有变更。惟觉前此第三题之争攘，不免近于多事耳。

美国实业借款

新政府开幕以后，财政艰窘，挹注无从，商订各种借款，除美国铁道借款外，迄未成立。十一月中，政府与美国大陆商业银行，订借美金五百万元契约。于二十一日，由财政总长，携赴众院，要求秘密会议，表决同意。众院略加讨论，完全通过。二十五日，全文通过参院。兹志其合同大要如下：

（一）借款数目，美金五百万元。充改良国内事业，及中交两行准备金，并兑现之用，故名为实业借款。

（二）偿期三年，利息六厘。

（三）以烟酒公卖税为抵押。

（四）债票售价九七，中国实收九一，签字后五日内，先付四百五十万元。

（五）政府于付息时，应给银行以息额千分之五，偿本时，给银行千分之二五，作为手数料。

（六）中国政府再向美国借款时，该银行得享有优先权，但以美金二千五百万元为限。

（七）本合同一切手续，悉与中国约章法律相符。

方前项借款之议订也，前五国银行团已破裂之四国银行团，得闻消息，向政府质问，要求说明借款之性质。及合同既交国会，银团代表，于二十二日，以美国借款，妨害一九一三年（即民国二年）善后借款合同所定之银行团政治借款优先权为言，致函财政部，请求注意。政府以前向银团借款，迄无确答，故另行商借实业借款，与前约并无违背。答复去后，二十五日，该团竟为强硬之抗议。政府根据两种理由，切实拒驳：（一）现在之四国团，已非复曩日之五国团，中国政府许与五国团之政治借款优先权，早已失其效力。故中国缔结政治借款，尽可自由，无受抗议之理由。（二）此次中美借款，纯系实业借款，无受抗议之性质。诂银团接收前项驳复，大不满意。于十二月二日，对于答案，为第二次抗议。其所持理由，则谓排除德国之四国银团，仍与吾国银团同其本质。且中国政府，曾向本团提议借款，是已承认于事先，不能托词于事后。至此次借款，本团终认为政治性质云云。政府于七日，仍以前次主张，不认四国团与订约时之五国团，为同一团体，中美借款，又非政治性质，重行驳复。四国团更为第三次抗议，一面敦促二次善后借款之实行，此四国团之纠葛也。当该团提出质

问时，英法两国，先后以担保关系，单独提出抗议。英公使以一九〇八年，中国与英法所订京汉铁路借款，系以直豫鄂三省烟酒税为担保。法公使则以中法实业银行借款，系以长江附近烟酒税为担保，今用以抵押美款，不免与各该本国权利相妨。经政府声明局部地方之烟酒税，与全国烟酒公卖税，系属两事。且税源较旺，英法两使，始各息异议。呜呼！借人区区五百万，竟劳如许周折之外交，国家财政行动之自由，被借款条约，束缚尽矣。

政潮种种

此次共和复活，除袁氏自毙，帝制八首犯逃亡外，新组政府，极新旧杂糅、薰莸同器之观，掀动政潮之根因，固随地蕴蓄皆是也。自徐州会议经过，北京内务部，发生裁员诉讼问题，平政院袒裁员，判消部令，国务院定义照判执行。予新入阁之内务总长孙洪伊，以不堪之窘辱，孙拒绝负副署。久之，竟以总统令，着孙免职。同时国会中之新党分子，对于袁氏遗留之地方长吏，不免时有责言，查办纠弹之案，发生多起。唐外交孙内务去职后之补提同意，均经两度否决。而国会内阁间，内阁公府间，遂彼此发生捍隔。及宪法审议会，因省制问题，互起争斗，而政潮之度渐高。兹志其可为特笔者三事。

十一月中旬，众议员温世霖等，对于现内阁以违法失职，分列十款，提案弹劾。虽未实行开议，而悬诸议事日程，与国人以共见者，实非一朝。后以种种因缘，始由本人自以缓期提议，暂行悬搁。

入十二月，更有二十二省督军省长，以三事联衔入告之长电。原文大旨：一请总统信任总理，一请总理实行负责，一告国会勿干行政。推重总理，几等天人。教诫国会，措词严重。一则曰两院恢复之初，原出一时权宜之计；再则曰开会以来，纷呶争竞，较甚于前，既无成绩可言，更绝进行之望；三则曰恐天下之人，忍无可忍，决不能再为曲谅。官吏以此等声口，施诸立法机关。心理中对于所议法案，宁复以为有一顾之值，纵无不再曲谅之事实发生，已为国家前途大戚矣。

此时北京方面，复有所谓宪法促成会者，通电各省，对于国会，丑诋百般。逾日，前项通电，竟邀直隶曹督军，福建李督军之协赞。国会方面，既已忍无可忍。乃于十二月二十六日，请司法总长出席，质问对于此等非法团体，法外言论，有无取缔。司法总长，允令检厅依法起诉，今尚在诉讼进行中。而解散国会之谣，且日急一日也。

通 信

独秀先生足下，仆前函感于先生之沉痛语，措辞似近“盛气督责”，其实当仆作书之时，悉本于良心之直觉，并无一毫意气存乎其间。且仆自信前函所述，为仆今后数十年处世之方针，躬行实践，以自尽其匹夫之责，非敢以狂妄之言渎先生也。先生谓“国人进化之迟钝者，正以宥于现象之故”，此言与仆意相符。然仆有一大疑问，国人何故而为现象所宥？以仆所知，世界万事万物，只有变化而无新旧。若必以新旧二字言之，亦只有新陈代谢，而无永久不变之旧。自生理言之，今日之我，已非昨日之我。昨日之我之细胞，死去者不知若干万；今日之我之细胞，新生者不知若干万。孰能使昨日之旧细胞不死，今日之新细胞不生？自心理言之，思想之变迁，尤非人力所能保守。孰能使今日之思想，密合于昨日之思想，而无丝毫之异。自生物言之，花开花谢。谢者旧而开者新，未几新者复谢，而更新者复开。孰能使旧者不谢，而新者不开？自时间言之，旧者去而新者来。孰能使旧者不去，新者不来？若此诸例，更仆难数。总之新旧者，乃比较之辞，有新始有旧，有旧即有新。新陈代谢，乃为自然公例。无论何人，莫能违反。彼昌言守旧者，不知其自身之细胞，已日新又新。而彼之言语行为，亦不能不受时代之影响，而稍稍革新。例如某先生，夙醉心帝制，而在今日亦承认民国总统，此其著焉者也。故以仆所见，我国人之新者固新，而旧者亦未尝不新。旧者之新，比较新者之新为旧，非真能守旧也。即以我国历史证之，虽曰陈陈相因，而其新旧递代之迹，历历可考。惟仅有自然之新，而缺乏人为之新。故虽有变迁，而其迹不显。然旧法之不能墨守，则闭关时代，已示其端倪。仆以为欲为今日言守旧者求一切喻，莫若光复时之保辫，彼以辫为向来所有而保之。不知三百年前，固无此物。今日政治上之革新，社会上之革新，彼守旧者以为向来所无而反对之。殊不知其自身未生以前，亦为向来所无。思想之窒塞，一至于此，我侪之罪也。仆以为今日第一要事，惟有导国民之思想，以上于自由进化之途。舍此一事不能为也。琐琐书来，不觉盈幅，暂止于是，容后再陈。

毕云程上

独秀先生大鉴，日前晤高君寿生，闻先生近有北京之行。兹者蔡子民先生，已应教育部之聘，出长北京大学，日内亦将北上。先生与蔡先生素有相知之雅，希即就近特约蔡先生，关于青年文字，统假大志发表为盼。蔡先生过申时，曾在江苏省教育会演讲，力斥提倡孔教之妄说，并谓科学昌明，宗教腐说，已失其立足地。今后欲维持道德，改良社会，当普及美术思想，养成人类最高观念云。以美学代宗教之伟论，在吾国思想界，实得未曾有。惜是日时间短促，且非讲题范围，以致语焉不详，听者未能充分了解也。最好请蔡先生著论阐明斯理，登诸大志，以为迷信宗教者告，则造福青年界，岂浅鲜哉。想蔡先生以介绍西洋文明为己任，且新自近代文化中心地法兰西回国，而对于吾党青年，尤抱莫大之希望，必能俯允所请，惠我爱读大志诸君子也。专此布达，敬请著安。

李平谨白

为《新青年》撰文之事，已请之蔡先生。惟校事多忙，必稍迟始克慰读者诸君之渴望也。

独秀谨复

独秀史席余不幸为女子身，更不幸而为中国积威渐约曰家曰族之礼教女子身。意非无所议，口非无所道，自分长兹已矣。当闭口不向人言，诘过嫫氏，得阅贵杂志，独欲为女子扬眉，是则女子之人格，其或由贵杂志而人其人。斯二万万之奴隶幸福不浅，余其一也。敢不祝他日之果于今日之因乎？然敢望者人心，所不望者礼教，又今日下流风俗之堕，其与礼教之害，殊途同归。教育之腐旧，男子且不能效法欧美，何论女子。苟竟不加教育，尚可全其天然之真善美。或谓教育胜于无教育，余谓此腐旧教育之害，甚于无教育。盖以腐旧教育，乃固步自封，日趋于退化。尚不若任其自然之发展，免费教育一层许多周折且无益而有害也。吾国万般之不进，莫不缘孔老为之历阶。至今缙绅先生中，尚不乏非议共和国体者，即其验也。虽其言尚不为社会所重，余恐国中有国粹头脑诸先生，无不直接间接助之张目。（观许多无常识之议员，赞成孔教或孔道可知。）若是则先生休矣。夫姓字之从女，盖上古古风也。今人每喜尊古，而于此义独昧之。周孔非古于上古也，而嗜古者独尊之何耶？可知一切事理，当平心一考，其善不善，不当泥于古不古也。今孔教之声盈天下，余素腹非之，而倾心于庄墨耶稣之流。夫以庄严之国宪，定孔道为修身大本，则将来之教育方针可知，余为共和国体危。

又先生所列征题，盖已具慧眼，不禁拭目俟之。

皓 启

独秀先生足下读贵报《孔子平议》，谓自王充李卓吾数君外，多抱孔子万能思想。不佞丙午游东京，曾有数诗（题为《中夜不寐偶成》，载《饮冰室诗话》），注中多非儒之说。归蜀后常以六经、五礼、通考、唐律、疏义、满清律例及诸史中议礼议狱之文，与老庄、孟德斯鸠、甄克思穆勒、约翰斯宾塞、尔远藤隆吉久保天随诸家之著作，及欧美各国宪法民法比较对勘。十年以来，粗有所见。拙撰《辛亥杂诗》（见《甲寅》七期），《李卓吾别传》（见《进步》九卷三四期），略有发挥。此外尚有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儒家大同之义本于老子说，儒家重礼之作用，儒家主张阶级制度之害，消极革命之老庄，读荀子诸篇，其主张皆出王充李卓吾之外。暇当依次录上，以求印证。不佞常谓孔子自是当时之伟人。然欲坚执其学，以笼罩天下后世，阻碍文化之发展，以扬专制之余焰，则不得不攻之者势也。梁任公曰，“吾爱孔子，吾尤爱真理”。区区之意，亦犹是耳，岂好辩哉？拙撰宋元学粹语例言引李卓吾语，前清学部曾令赵学政启霖查禁，癸丑在成都《醒群报》投笔记稿，又由内务部朱启铃电令封禁（此次方准启封）。故关于非儒之作，成都报纸不甚敢登载。章行严曾语张重民曰，“辛亥杂诗中非儒诸诗，思想之超，非东南名士所及”。不佞极愧其言，然同调至少。如此间之廖季平丈，及贵报通信之陈恨我君之见解，几塞宇内，读贵报大论，为之欣然。故不揣冒昧，寄尘清监，教之为幸。即颂撰安。

弟吴虞谨启

又陵先生足下，久于章行严谢无量二君许，闻知先生为蜀中名宿。《甲寅》所录大作，即是仆所选载，且妄加圈识，钦仰久矣。兹获读手教并大文，荣幸无似。《甲寅》拟即续刊，尊著倘全数寄赐，分载青年甲寅，嘉惠后学，诚盛事也。窃以无论何种学派，均不能定为一尊，以阻碍思想文化之自由发展。况儒术孔道，非无优点，而缺点则正多。尤与近世文明社会绝不相容者，其一贯伦理政治之纲常阶级说也。此不攻破，吾国之政治法律社会道德，俱无由出黑暗而入光明。神州大气，腐秽蚀人，西望峨眉，远在天外，瞻仰弗及，我劳如何。

独秀谨复

记者足下，屡读大志，钦佩无似。际兹公理消沉邪说横行之时，贵报乃能独排众议，力挽狂澜，诚足称空谷之足音，暗室之灯光也。贵志于世界文明之真谛，多所输入，实足厚惠青年，而于反对孔教，尤能发扬至理，足使一般中国国教之迷者，作当

头喝棒也。近代文明之真谛，最新之思潮，仆以为当推社会主义。此种学说，为政府及资本家专横之反应，大足为我人研究之资料。我国于此种主义，输入未久，鼓吹乏人，故信仰者寡。是以强权者势愈甚，而平民乃愈陷火水之中。贵报素主输入世界新理，独于斯类学说，乃未多觐。足下如以社会主义实可为救世之良药，则阐扬之责，端在贵报矣。仆愿望如此，不识足下以为如何。

爱读者褚葆衡白

社会主义，理想甚高，学派亦甚复杂。惟是说之兴，中国似可缓于欧洲。因产业未兴，兼并未盛行也。

记者

执事先生大鉴，启者顷阅贵社之《新青年》杂志，觉其命意纯正，搜罗宏富，诚青年界之金针也。盖国所倚重，端赖青年。青年堕落，国家之忧，乃幸有贵杂志之刊行。青年得此，如清夜闻钟，如当头一棒，有益于国人者不少。顾根本问题，首在教育。国民师资，厥惟师范学生。夫近日之师范学生，亦不为不多矣。然一毕业后，或远举高飞，或自是改业。其能出而致用，与教育相始终者，十不二三。其居心则以生活艰难，不屑屈而为此，情理或然，揆之师范本意，究为不合。乃于课余之暇，草此一篇，以为师范青年之忠告。倘蒙登录，不胜荣幸。专此即颂文祉。

扬州第五师范学校孙斌上

独秀先生伟鉴，屡读大志，获益良深。仆幼既失学，少长所与周旋接触者，类皆先生所云之陈腐朽败之老者壮者。互相传染，熏受其毒。故仆年虽未及弱冠，而脑筋中已满贮旧式思想。及今春一读大志，如当头受一棒喝，恍然悟青年之价值。西法之效用，腐旧之当废，新鲜之当迎。于是连续购读，如病者之吸收新鲜空气，必将浊气吐出。迄今虽不能如先生所云之完全新青年，然自认确能扫除往日脑中之旧式思想，此非先生挽救青年之功而谁哉。仆读毕云程君之通讯，而深表同情。先生幸勿以青年堕落万象消沉，而或抱悲观，则前种斯因，后必获果。青年教育，当渐入佳境矣。兹有询者，吾国国民之对于西洋文明，一般顽固派，排斥诋毁，姑勿具论。即一般维新派，信仰西洋文明甚坚者，然亦徒羨其美，望洋兴叹。大有夫子之墙数仞，不得而入之感。仆窃以为不然。仆以为西洋文明，其精神不外二者：曰积极，曰崇实。苟能遵斯二者而行，则处处合乎西洋文明，何难之有？反是曰消极，曰虚饰。即东洋之庸懦恶习，即今日中国之社会习惯也。鄙见如此，尚祈先生斧正赐复。肃此即请撰安。

顾克刚上

读本志而急知趣舍如足下者，诚堪钦佩！惟记者学浅，不足饜读者诸君之望。惭愧，惭愧！

独秀

记者足下，蒙复极感。至论世界语为今日人类必要之事业，惟以习惯未成，未能完全应用。拜领教言，欣慰奚似。顷有友人来云，世界语文法既整齐，亦简单易学，而学习者寥若晨星，其故何欤。仆以不知对。友云，世界语之文法，与法兰西文大同小异。习世界语，宁习法文。盖法兰西为世界文明之邦，而书籍尤富，不若世界语书籍寥寥无几也。夫世界语虽学习而精通，亦不能实用，有何益哉？嗟呼！世界语虽名为世界语，然终难普及世界也。一般文人学子，深知其由，所以习之者少，而反对者多也。我劝君舍世界语而习法文，将来获益之多，岂可限量耶？君不见夫《新青年》杂志第二卷第三号法兰西文学协会 Aleiance Francaise 之通讯乎，独秀先生介绍云，“法兰西人为世界文明之导师。今之巴黎，犹为科学文艺之渊藪。吾国人而欲探讨欧西真正之文明，理应游学彼中，以求真谛。即无力远游之士，多读法兰西书，视昔日之习英文专为习商业计者，思想界所获宏益必多。法语知识，诚吾学界之所急需也。”君信我说乎，请舍世界语而习法文，然乎否耶，君自裁酌。仆闻斯语，疑信参半，不克定度。为特上书，乞赐教言，以解仆疑，而定舍取。曷胜幸甚！

T. M. Cheng 顿首

仆亦赞同尊友之意，足下可暂置世界语而习法文。通法文者，习世界语当甚易也。此复。

记者

独秀先生大鉴，大志于答某君通信中，有独身主义之主张。考斯种思想，在西方各国，已有日益流行之倾向。而其所以如此者，厥故有三：（一）人类脑力发达，则其对于情欲的观念，自然日趋薄弱。盖思想高尚之人，尝多注意于正当职务。自朝徂暮，不遑宁息，更何暇纷心于他种问题。故鸿儒如康德斯宾塞辈皆终生独居甘作鳏鱼。而爱理沙白女王，且宣言以英吉利为夫，不愿作他人妇。无他，人生目的，须向直线进行，百折不挠，然后始能达到成功之域。而缱绻床第，每令人儿女情长，英雄气短。学者中所以有怀抱此种思想者以此。（二）则欧人富于自主精神，一有眷属，则动受掣肘，为所束缚，转形不便。故不如弗行结婚，个人自由，可以完全无缺。（三）则现代经济组织，日益变迁。生活程度亦倍觉困难。若举行结婚，则负担之费陡增。个人在经济上地位必致左支右绌，无法弥补。何如牺牲快乐，以我行我志为愈。故法国人口

出生之率，逐年递减（原因复杂，此亦其原因之一）。法政府甚至仿行中古奖励政策，以为补救之计。观此情形，则独身主义之流行西方，可谓有日益发达之趋势矣。至于我国，素以家族主义立国。为父母者，以亟于抱孙之故，子女结婚年龄，尝不使之标梅逾期。故有乳臭未干，雏发甫脱，居然授室宜家，实则其子女智识尚属蒙昧，而身心两面，犹未臻乎完全发达。质言之，处于家族制度下之结婚问题，纯为被动的，而非出于自作主张之地位。其害之所及，转使经济上失其独力资格，而增加若干困难也。仆以为欲禁止早婚，非先打破根深蒂固之家族制度不可。若提倡独身主义，犹在第二著也。鄙见如此，未知先生以为然否。务祈赐教为幸。敬颂撰安。

孔昭铭上

尊论西洋独身主义流行之原因，及吾国欲禁早婚，必先打破家族制度。极是极是！惟早婚主义，源于嗣宗主义，即家族主义。宗族嗣续主义，源于儒教孔道祀祖孝亲主义。儒教孔道不大破坏，中国一切政治、道德、伦理、社会、风俗、学术、思想，均无有救治之法，不独早婚一害已也。足下以为如何？

独秀复

第六号

(民国六年二月一日发行)

通告一

本志自出版以来，颇蒙国人称许。第一卷六册已经完竣。自第二卷起，欲益加策励，勉副读者诸君属望，因更名为《新青年》。且得当代名流之助，如温宗尧、吴敬恒、张继、马君武、胡适、苏曼殊诸君，允许关于青年文字，皆由本志发表。嗣后内容，当较前尤有精彩。此不独本志之私幸，亦读者诸君文字之缘也。

通告二

本志自第二卷第一号起，新辟“读者论坛”一栏，容纳社外文字。不问其“主张”“体裁”是否与本志相合，但其所论确有研究之价值者，即皆一体登载。以便读者诸君自由发表意见。

文学革命论

陈独秀

今日庄严灿烂之欧洲，何自而来乎？曰，革命之赐也。欧语所谓革命者，为革故更新之义，与中土所谓朝代鼎革，绝不相类。故自文艺复兴以来，政治界有革命，宗教界亦有革命，伦理道德亦有革命，文学艺术，亦莫不有革命，莫不因革命而新兴而进化。近代欧洲文明史，宜可谓之革命史。故曰今日庄严灿烂之欧洲，乃革命之赐也。

吾苟偷庸懦之国民，畏革命如蛇蝎，故政治界虽经三次革命，而黑暗未尝稍减。其原因之小部分，则为三次革命，皆虎头蛇尾，未能充分以鲜血洗净旧污；其大部分，则为盘踞吾人精神界根深蒂固之伦理道德文学艺术诸端，莫不黑幕层张，垢污深积，并此虎头蛇尾之革命而未有焉。此单独政治革命所以于吾之社会，不生若何变化，不收若何效果也。推其总因，乃在吾人疾视革命，不知其为开发文明之利器故。

孔教问题，方喧呶于国中，此伦理道德革命之先声也。文学革命之气运，酝酿已非一日，其首举义旗之急先锋，则为吾友胡适。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以为吾友之声援。旗上大书特书吾革命军三大主义：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国风多里巷猥辞，楚辞盛用土语方物，非不斐然可观。承其流者，两汉赋家，颂声大作，雕琢阿谀，词多而意寡，此贵族之文古典之文之始作俑也。魏、晋以下之五言，抒情写事，一变前代板滞堆砌之风，在当时可谓为文学一大革命，即文学一大进化；然希托高古，言简意晦，社会现象，非所取材，是犹贵族之风，未足以语通俗的国民文学也。齐梁以来，风尚对偶，演至有唐，遂成律体。无韵之文，亦尚对偶。《尚书》《周易》以来，即是如此（古人行文，不但风尚对偶，且多韵语。故骈文家颇主张骈体为中国文章正宗之说〔亡友王无生即主张此说之一人〕。不知古书传抄不易，韵与对偶，以利传诵而已，后之作者，乌可泥此）。东晋而后，即细事陈启，亦尚骈丽。

演至有唐，遂成骈体。诗之有律，文之有骈，皆发源于南北朝，大成于唐代。更进而为排律，为四六。此等雕琢的阿谀的铺张的空泛的贵族古典文学，极其长技，不过如涂脂抹粉之泥塑美人。以视八股试帖之价值，未必能高几何，可谓为文学之末运矣！韩、柳崛起，一洗前人纤巧堆朵之习，风会所趋，乃南北朝贵族古典文学，变而为宋、元国民通俗文学之过渡时代。韩、柳、元、白，应运而出，为之中枢。俗论谓昌黎文章起八代之衰，虽非确论，然变八代之法，开宋、元之先，自是文界豪杰之士。吾人今日所不满于昌黎者二事：一曰，文犹师古。虽非典文，然不脱贵族气派，寻其内容，远不若唐代诸小说家之丰富，其结果乃造成一新贵族文学。二曰，误于“文以载道”之谬见。文学本非为载道而设，而自昌黎以訖曾国藩所谓载道之文，不过抄袭孔、孟以来极肤浅极空泛之门面语而已。余尝谓唐宋八家文之所谓“文以载道”，直与八股家之所谓“代圣贤立言”，同一鼻孔出气。以此二事推之，昌黎之变古，乃时代使然，于文学史上，其自身并无十分特色可观也。元、明剧本，明、清小说，乃近代文学之粲然可观者。惜为妖魔所厄，未及出胎，竟尔流产，以至今日中国之文学，萎琐陈腐，远不能与欧洲比肩。此妖魔为何？即明之前后七子及八家文派之归、方、刘、姚是也。此十八妖魔辈，尊古蔑今，咬文嚼字，称霸文坛。反使盖代文豪若马东篱，若施耐庵，若曹雪芹诸人之姓名，几不为国人所识。若夫七子之诗，刻意模古，直谓之抄袭可也。归、方、刘、姚之文，或希荣慕誉，或无病而呻，满纸之乎者也矣焉哉。每有长篇大作，摇头摆尾，说来说去，不知道说些什么。此等文学，作者既非创造才，胸中又无物，其伎俩惟在仿古欺人，直无一字有存在之价值。虽著作等身，与其时之社会文明进化无丝毫关系。

今日吾国文学，悉承前代之敝，所谓“桐城派”者，八家与八股之混合体也；所谓“骈体文”者，思绮堂与随园之四六也；所谓“西江派”者，山谷之偶像也。求夫目无古人，赤裸裸的抒情写世，所谓代表时代之文豪者，不独全国无其人，而且举世无此想。文学之文，即不足观，应用之文，益复怪诞。碑铭墓志，极量称扬，读者决不见信，作者必照例为之。寻常启事，首尾恒有种种谀词。居丧者即华居美食，而哀启必欺人曰“苦块昏迷”。赠医生以匾额，不曰“术迈岐黄”，即曰“著手成春”。穷乡僻壤极小之豆腐店，其春联恒作“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此等国民应用之文学之丑陋，皆阿谀的虚伪的铺张的贵族古典文学阶之厉耳。

际兹文学革新之时代，凡属贵族文学，古典文学，山林文学，均在排斥之列。以何理由而排斥此三种文学耶？曰，贵族文学，藻饰依他，失独立自主之气象也；古典文学，铺张堆砌，失抒情写实之旨也；山林文学，深晦艰涩，自以为名山著述，于其群之大多数无所裨益也。其形体则陈陈相因，有肉无骨，有形无神，乃装饰品而非实

用品；其内容则目光不越帝王权贵，神仙鬼怪，及其个人之穷通利达。所谓宇宙，所谓人生，所谓社会，举非其构思所及。此三种文学共同之缺点也。此种文学，盖与吾阿谀夸张虚伪迂阔之国民性，互为因果。今欲革新政治，势不得不革新盘踞于运用此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学，使吾人不张目以观世界社会文学之趋势，及时代之精神，日夜埋头故纸堆中，所目注心营者，不越帝王权贵、鬼怪神仙与夫个人之穷通利达，以此而求革新文学，革新政治，是缚手足而敌孟贲也。

欧洲文化，受赐于政治科学者固多，受赐于文学者亦不少。予爱卢梭、巴士特之法兰西，予尤爱虞哥、左喇之法兰西；予爱康德、赫克尔之德意志，予尤爱桂特郝、卜特曼之德意志；予爱倍根、达尔文之英吉利，予尤爱狄铿士、王尔德之英吉利。吾国文学界豪杰之士，有自负为中国之虞哥、左喇、桂特郝、卜特曼、狄铿士、王尔德者乎？有不顾迂儒之毁誉，明目张胆以与十八妖魔宣战者乎？予愿拖四十二生的大炮，为之前驱。

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

吴 虞

商君李斯破坏封建之际，吾国本有由宗法社会转成军国社会之机。顾至于今日欧洲脱离宗法社会已久，而吾国终颠顿于宗法社会之中而不能前进。推原其故，实家族制度为之梗也。钩命决记孔氏之言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孟子云，“世衰道微，邪说暴行又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故曰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董仲舒云：“孔子明得失，差贵贱，反王道之本。故曰春秋之法，以人随君，以君随天，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春秋之大义也。”然孔子之修《春秋》，最为后世君主所利用者，不外诛乱臣贼子、黜诸侯、贬大夫、尊王攘夷，诸大端而已。盖孔氏之志，诚如荀卿《儒效篇》所谓大儒之用，无过天子三公。宜其言如此。至其所作《孝经》，多君亲并重，尤为荀卿三本之说所从出。开宗明义章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唐玄宗注云：“言教从孝而生”。其教之最要者曰：“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玄宗注云：“忠孝道著，乃能扬名荣亲。”故曰“终于立身”。《士章》曰：“资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以孝事君则忠，以敬事长则顺。忠顺不失，以事其上，然后能保其禄位。”《圣治章》曰：“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义也。”《五刑章》曰：“要君者无上，非圣人者无法，非孝者无亲，此大乱之道。”《正义》云：“言人不忠于君，不法于圣，不爱于亲，皆为不孝，大乱之道也。”《广扬名章》曰：“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事兄悌，故顺可移于长。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官。”详考孔氏之学说，既认孝为百行之本。故其立教，莫不以孝为起点，所以教学从孝。凡人未仕在家，则以事亲为孝。出仕在朝，则以事君为孝。能事亲事君，乃可谓之为能立身，然后可以扬名于世。由事父推之事君事长，皆能忠顺，则既可扬名，又可保持禄位。居家能孝，则可由无禄位而为官。然孝敬忠顺之事，皆利于尊贵长上，而不利于卑贱。虽奖之以名誉，诱之以禄位，而对于尊贵长上，终不免有极不平等之感。故舜以孝致天下，获二女，而巢父许由不屑为之。孔氏不废君臣之义，而荷筱丈人则讥其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视同游民。此又尊贵长上之所深忌

畏恶。而专制之学说，有时而穷。于是要君非孝非圣者，概目之为不孝，而严重其罪名，以压抑束缚之。曰“五刑之属三千，罪莫大于不孝。”自是以后，虽王陵嵇绍之徒，且见褒于青史矣。孝乎惟孝，是亦为政，家与国无分也。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君与父无异也。推而归之，则如大戴记所言，居处不庄，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朋友无信，非孝也。战阵无勇，非孝也。盖孝之范围，无所不包。家族制度之与专制政治，遂胶固而不可分析。而君主专制，所以利用家族制度之故，则又以有子之言为最切实。有子曰：“孝弟也者，为人之本。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其于销弭犯上作乱之方法，惟恃孝弟以收其成功。而儒家以孝弟二字为两千年来专制政治家族制度联结之根干，贯彻始终而不可动摇。使宗法社会牵掣军国社会，不克完全发达，其流毒诚不减于洪水猛兽矣。满清律例，十恶之中，于大不敬之下，即列不孝，实儒教君父并尊之旨。顾其所列父母在别籍异财，居父母丧自嫁娶，若作乐释服从吉，闻父母丧匿不举哀诸条，新刑律皆一扫而空之。此则立宪国文明法律与专制国野蛮法律绝异之点，亦即军国社会与宗法社会绝异之点，而又国家伦理重于家族伦理之异点也。共和之政立，儒教尊卑贵贱不平等之义，当然劣败而归于淘汰。顽固锢弊之士大夫，虽欲守缺抱残，依据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先王之法言不敢言，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之学理，尽其三年无改之孝，而终有所不能。何也？吾国领事裁判权，所以不能收回，实由法律不良之故。法律之所以不良，实以偏重尊贵长上，压抑卑贱，责人以孝敬忠顺，而太不平等之故。今年九月荷兰海牙和平会修改万国法典之期，驻荷公使魏宸组电请将民国已颁未颁之法律，从速编订，提交该会，加入万国法典，以便收回领事裁判权。故使吾国法律不加改正，与立宪国共同之原则违反，则必不能加入。而丧权辱国独立国所无之领事裁判权，永远不能收回。若欲实行加入，固非儒教之旧义，满清之律例，所克奏效，断断然也。孟德斯鸠曰：“支那立法为政者之所图，有正鹄焉。求其四封宁溢，民物相安而已。然其术无他，必严等衰，必设分位。故其教必辞于最早，而始于最近之家庭。是故支那孝之为义，不自事亲而止。盖资于事亲，而百行作始。彼惟孝敬其所生，而一切有近于所生，如长年主人官长君上者，将皆为孝敬之所存。自支那之礼教言，其资若甚重者，则莫如谓孝弟为不犯上作乱之本是已。盖其治天下也，所取法者，原无异于一家。向使取父母之权力势分而微之，抑取所以致敬尽孝之繁文而节之，则其因之起于庭闱者，其果将形于君上。盖君上固作民父母者也。夫孝之义不立，则忠之说无所附。家庭之专制既解，君主之压力亦散。如造穹窿然，去其主石，则主体堕地。庄子《盗跖篇》，直斥孔丘为鲁国之巧伪人。谓其摇唇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使天下学士，不反其本，妄作孝弟，而侥幸于封侯富贵。大揭其借孝弟以保持禄位之隐衷，于

天下后世，真一针见血之言。故余谓盗跖之为害在一时，盗丘之遗祸及万世。乡愿之误事仅一隅，国愿之流毒遍天下。是故为共和之国民，而不学无术，甘为孔氏奴隶之孝子顺孙。挟其游豮怒特蠢悍之气，不辨是非，囿于风俗习惯之不良，奋螳臂以与世界共和国不可背畔之原则相抗拒，斯亦徒为蚍蜉蝼蚁之不自量而已矣。明李卓吾曰，“二千年以来无议论，非无议论也。以孔夫子之议论为议论，此其所以无议论也。二千年以来无是非，非无是非也。以孔夫子之是非为是非，此其所以无是非也。”而孟轲之辟杨墨亦曰，“杨氏为我是无君，墨氏兼爱是无父。无君无父，是禽兽也。”仍以君父并尊，为儒教立教之大本。夫为我何至于无君，兼爱何至于无父。此不合论理之言，学者早已讥之。而今世民主之国，概属无君。岂皆如孟轲所诋为禽兽者乎？使孟轲生今日，当慨禽兽之充塞于世界，抑将爽然自悔其言之无丝毫价值也。或曰“子既不主张孔氏孝弟之义，当以何说代之？”应之曰，“老子有言，‘六亲不和有孝慈’。然则六亲苟和，孝慈无用，余将以和字代之。既无分别之见，尤合平等之规。虽蒙离经叛道之讥，所不恤矣”。

中国国民性及其弱点

光 升

一国之政治状态，一国人民精神之摄影也。立国于宇宙之间，皆以其国民所计划所持循所需求者为之。而其发生之政治状态，即其所计划所持循所需求之结果。此所计划所持循所需求者，无以名之，名之曰国民之精神。政治学者，或别称之曰国民性，即一国民之思想也。盖一国民之思想，乃一国之种族地势气候学说政教等之所陶冶而成。既成矣，因其所陶冶者之各有畸毗，而长短优劣见焉。吾国以数千年开化之古国，据有全世界陆地十三分得一之领土，全人类四分得一之人口，中更数十朝家之纷争革命，以及五胡辽金胡元满清之侵略蹂躏。而吾伟大统一之民族，独维系团结而不散。迄于今日，所称埃及、腓尼基、罗马以及墨苏波达米亚诸古国，皆不过历史上之一名词。独吾则新命旧邦，绵延勿替，岿然为世界之灵光，此则吾国民可引以自豪者也。虽然易一面观之，凡社会经一次革命，必有一次进步。彼西方国民，由所谓阶级革命宗教革命政治革命，渐演渐进。以有今日者，胥是道也。吾国民既更数十朝家之纷争改革，以及五胡辽金胡元满清之侵略蹂躏，则所历之变乱，不可谓不多矣。乃起视国度民情政教风俗，恰如在模型之中，不可转动。殆数千年如一日，而且若退缩焉。申言之，即吾国民数千年来，所行者吾固有之政制，所守者吾固有之文化，而鲜有变通者也。今则由革命而共和矣。吾国民犹若视为旧史上更姓改朝之故事，而一无根本之觉悟，其何以与今日进步之时势相应哉。夫国民性之可欣可幸者如彼，而其可悲可惧者又如此，则其短长优劣之故，可得而言之。

一、种性 厥初生民，只一种人与一种人争。因天演公例，而优劣胜败之数以分。迟之又久，因移殖杂婚之结果，劣者遂吸收于优者，而为种族同化。因其同化力之强弱，而种族之分合大小见焉。溯吾汉人种起自西陲，沿黄河流域而东。所首先相遇者，即苗民是也。自是所谓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环吾族而杂处相轧不相下者数千年。顾此诸族者，开化程度极低，虽有野蛮之武力，足以相持，而实无自有之文明，可以独立，其不能不折而入于汉族者势也。即如五胡辽金胡元满清之人主中夏，无不舍其历史性

习，以渐染华风。当其盛也，嗜恶叱咤而莫之能御。及其衰也，并其固有之丑类，皆烟消雾化，而无复片影之存。不似欧西种族如希腊、拉丁、斯拉夫、日耳曼、斯堪狄纳维亚、法兰克、盎格鲁撒逊等，皆有同一之能力，不可磨灭，遂滋生发达以各树一帜也。盖吾古来种族主义，有不与欧西同者，即彼采排斥主义，而吾采感化主义。自希腊分自由民奴隶之阶级，罗马袭之。所谓贵族平民罗马公民非罗马公民之争，亘数百年而不定，及条顿人种兴，此风愈烈。至今日各文明国内部所包含之各族，犹复孤居不化畛域分明者，皆排斥主义之结果也。我国自黄帝之征有苗，善者迁于邹屠，恶者迁于有北。书曰，“敦睦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九族百姓者，本族也。黎民，九黎之民，异族也。协和于变，即感化之意，苟能向化，皆一视而同仁。故淮泗伊洛之间，皆听夷戎杂居，直至有周而未尝驱除。盖叛则征之，服则舍之。是故族姓者，吾民族之表识也。传称黄帝二十五子，得姓者十有四人为十二姓。考其分封之迹，南及江水。故三代之世，所谓天子诸侯大夫士之族，殆无一不为此十二姓者之子孙。盖吾古先王分封之制，即为扩张本族势力以统驭异族而设。故吴楚越号称蛮夷，而皆以汉族为之君长。于是东南江海之滨，皆见汉人之足迹焉，及乎庄跻王滇，而吾汉族势力，被于西徼矣。尉佗帝越，而吾汉族势力，渐于南海矣。当封建之世，宗姓犹严。及井田破坏，民无定处。姓氏淆，而天下之人，皆得祖羲轩而宗颛顼矣。吾国种族之变化，尤以五胡之乱为一大关键。当此之时，北方衣冠旧族，既随晋南渡，以为南北文化之调和。而刘石苻姚，又各袭汉姓以据中土，及魏孝文改代北九十九姓，厉行胡汉杂婚。于是言张必清河，言李必陇西，无复与辨者矣。又况辽金元之子孙，因失国而袭吾族姓以留遗于中土者，实繁有徒。至今日犹所谓蛮夷、戎狄、羗羯、鲜卑、闽越瓯骆、耶律完颜、蒙古色目人之子孙乎，无有也，盖已吸收于汉人种而混而一之耳。今之言曰，五族共和。吾谓满洲人种，不过一历史上之名词。其语言文字历史等，已失成立之根据，将来必转化于汉人，可断言也。回民之入居内地，久与汉人混和，其信徒又半杂汉人。只可视为宗教关系，而非种族关系。至于蒙藏二族之向背，乃关系吾国内政外交者大，而为别一问题耳。若夫本部各行省内，除极少数淘汰未尽若生若灭之苗獠獠獠及若干融化禾熟之满人外，犹有何人不自承为汉人种者乎。称中国人曰黄帝子孙，盖真正炎黄血胤者十之七八，因婚姻杂居化合者十之二三。以近世民族意义言之，其皆为同一种族之民。今日国家，谓之领地团体，而非血族团体，即事实上亦无有以一血族组织一国者。然其种性究不可磨灭，而种族之纯驳，关系国家组织涣固者实大。观于今日奥之匈牙利问题，俄之波兰芬兰等问题，英之爱尔兰问题，以及巴尔干之斯拉夫问题，犹屡为政治上外交上之纠葛，庸得谓非种性为之乎。独吾以所称全世界陆地十三分得一之领土，全人类四分得一之人

口之国，什九皆为同一种族之民所组织，此不可不为吾国民之一大特色也。

二、国性 国于大地，必有与立。所与立者，即国性是也。因其国性之纯驳，而国之大小分合，国祚之修短，皆由此分焉。昔者希腊人以独立自营为尚，成立数十之市府国家，而不能集而为一大组织。蒙古人之盛也，地跨欧亚，沿部落习惯，所得属土，悉以分配诸子弟。势分而力弱，遂不成一久大之国家。罗马人则尝成一大国矣。然卒东西分裂，不可复合，以至于亡。法兰克人亦然。沙列曼所创之大帝国，只一再传而遂分。凡此皆其国性之缺纯一坚固耳。吾国自黄帝东征西伐，设左右大监以监万国，而国家之基础以立。三代以来，朝诸侯有天下。有似欧洲中世之神圣罗马帝国，而少其纷更。及周之衰，天子守府，海内戴为共主，犹数百年而不废。嬴秦代之，遂成一统郡县之业。盖生民有欲，无主乃乱，为吾国立国主义之根源。孔子曰：“天无二日，民无二王。”孟子曰：“定于一。”皆此义也。至后世而遂演为正统之说。正闰之辨，真伪之别，称引天命，援据功德。若与君主政体为缘，其实即近世所称主权不可分割之义。典午之乱，神州陆沉，夷为邱墟者，殆三百年，吾汉族遗民，得保有江东。以待隋唐之混一者，何莫非此正统之思想以维系之，有宋之南渡也亦然。盖取春秋大一统以为义，虽强如项籍，成如王莽，贤如杨行密、周世宗，苟不足以抚有区夏而久安，皆夷于紫色蛙声而不足与存。大凡成一物体，必视其向心力以为离合。组织愈密之物，其向心力亦愈坚。正统思想即吾国民向心力之所寄也。是故立国以来，所更祸乱亦夥矣。战国楚汉之交，三国六朝五代十国以及隋末元季之分争割据，少者十数年，多者数百载。然卒辗转吞并，归于合一。而不至为罗马帝国法兰克帝国之续者，非国民向心力之厚，曷克臻此。即如此次武昌之役，各省独立，国纲解纽，若以俄奥等之复杂国民当之，其不土崩瓦解者几希矣。然风驰电掣，不半稔而南北统一，政府告成，此尤吾纯一坚固之国性之表征也。

三、宗教性 人之生也，宗教性与种性，皆随禀赋以俱来。今日政教分离，宗教似无甚关系。然在古代则尝酿重大之纷扰。彼欧洲各国，其始基督教与犹太教争。抵排虐杀，纷扰者数百年。继则基督教与回教争，卒成十字军之大战，纷扰者又数百年。迨至近世基督教分新旧两派，为宗新教又以宗派之歧，互生轧轹。如英国异教徒，以本国不容，逃于新世界。而最近巴尔干各小国与土耳其人冲突，犹是宗教纷扰之余波。故读欧洲古来之历史，大抵皆教争之历史也。吾国教争之事，于古无见。即至后世，以儒教定于一尊。而佛道二教，亦并行于社会。盖视教为补助政化所不逮，而不倚为门户阶级之争。即有如魏太武之去佛存道，周武帝之尊儒除佛道，唐初之尊道毁佛，亦不过当事者偶然好尚之结果。不旋踵而复故，未尝酿政治上之纷扰。迨近年耶教入，往往酿成民教之纠葛。此则外交上国势上之关系，非教争也。或谓中国人宗教信仰薄

弱，故团结力不坚，而少奋往直前之概。是说也，吾人亦无以易之。然试览欧洲数千年教争之血史，究属利害各居其半。而吾国民独能脱然于此种魔障之外，亦自有可为庆幸者也。

吾国民既具此三特性，即可征语言文学历史思想之同一，而为纯粹之民族国家，可行和平均一之政制，宜可以稳进而薪发达矣。然而其结果乃适得其反者，何也？则以吾国民性固有绝大之数弱点在焉。其一则缺乏自由思想也。自由有表里两面。自消极方面言之，为不羁；而自积极方面言之，为权利。自由思想，即权利思想，由人格主义而来。人格者，即法律上能享权利尽义务之主体也。古代专制国家，持国家万能主义，而不认有个人人格，遂无自由权利之可言。自近世进步之国家理想，承认人格主义，而个人乃获得法律上之地位。国家虽有任意改废法律以伸缩人民自由之权，而必无不依一定信条以干涉人民之事。此各立宪国之个人自由如言论结社出版居住等之自由，所以占宪法之一部也。个人服从国家，与奴隶牛马之服从于人者不同。奴隶牛马无人格，一切待命主人，故鞭挞戮辱任意。而个人则一方立于国权之下，一方犹自有独立之人格。故国家与人民，乃两人格者间之法律关系，即权利义务之关系也。国家对于人民，有统治权，人民则须服从之，是为人民之义务。人民对于国家，有国民权，即广义之自由权（包含宪法所保障之自由权及参政权公力请求权）。国家不敢侵犯之，是为国家之义务。国家而不认个人之自由，是蔑视个人人格，而为国家之不法矣。盖个人为构成国家之一支体，与通常器械之支体对于本体之关系不同。通常器械之支体，专为本体而役。其支体自身，不能为独立之存在。而个人则为国家之一支体以外，同时犹有独自生存之目的，其目的殆占人类生活之大部。于此有大部独自生存目的之个人，不认以相当之自由，则人民之能力精神，穷屈而无由发舒，必反乎此者而人类生活，乃有回旋展布之余地，此近世国家发达之要件也。吾国建国最古，国家主义早立，而于个人人格之认识独啬。《书》曰，“生民有欲，无主乃乱。”其于国家之缘起，及夫主权统一之义，发挥已无余蕴。又曰，“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曰，“众非元后何戴，后非众罔与守邦。”此说明个人与国家之关系，不可谓不至矣。然独未尝离国家而认个人之存在。旧说九流，皆谈治术。其理论之秩然足述者，则为儒、道、法三家。道家游心于玄默，使国家与个人，皆沦于惆怅迷离之境者，不论矣。法家之言曰，“民强国弱，民弱国强。”人而不为国效用如隐逸者流，皆可杀。是全不认有个人自由，其极至于惨戮少恩斩艾屠戮而不惜。儒家反之，一方尊君，一方又策君爱民。其视弱民之说有间矣。然自政治真义言之，民亦何所用其爱哉。人民对于国家，有应尽之义务，有应享之权利。于其应尽者而不求多，于其应享者而不削少足矣。安事噢咻子煦为也。夫爱之云者，特恩惠之名词，人而为人所爱，惟立于依赖地位，而必不有其权利之可

以主张。康德曰：“以仁爱为国，则其政府为专制。而视人民为孩提为未成年者，遂使其自由权利销归乌有矣。”此之谓也。若是则儒家之爱民与法家之弱民虽有仁暴宽狭之不同，而其根本不认有个人之自由则一也。自法家之言，秦一用之而败，遂为学者所讳言。迨汉武罢黜百家，而言治道者乃一折衷于孔子。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于是愚民者窃之以为柄。韩愈氏引申其义曰：“民者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者也，民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则诛。”是故西方国民，自古罗马之世，即有平民贵族之争。意大利公民权之争，延及中近世。所谓不出代议士不纳租税人身保护律权利请愿等。人民之要求自由者，不绝于史。则其相摩相荡，渐演渐进。以有今日者，非一朝夕之故矣。而吾民则数千年来，托政府为恩主，以盲从为义务。其桀纣幽厉暴秦亡隋以及一切衰朝末世之暴君污吏残民以逞者无论矣。即刑措如成康，小康如“文景”、“贞观”、“庆历”。所谓流风善政复绝千古者，亦不过轻刑敛与民休息而已。吾民惟侥幸于道德上之生存，而终未占有法律上之地位。甚至外族入主，如五胡辽金胡元满清之世，吾民亦惟偷安苟活于其淫威之下。偶有一得，即俯仰颂祷而不能自己。盖人民之无自觉心久矣。彼为奴隶者，苟得慈善主而事之，何尝不有一日之安乐乎？然不得以此谓奴隶之有自由也。数千年来政体民智沉滞废顿而一无竞进者以此。

其二则缺乏法治思想也。法治思想，由自由思想而出。盖各个人皆立于法律保障之下，始有真实确固之自由也。与法治主义相对者，则有德治主义。人类之所以形成国家者，乃以保安全长幸福。与增进道德之目的，殆不相关。故曰，国家者形式的强制组织也。即国家强制作用，只能为形式上之干涉，而不能为精神上之干涉也。人之精神，藏于内部，必非政治之力所能侵入。执道德主义为政，消极行之，不免空言而无效。积极行之，且有危险之结果。盖道德者，至高美而至无标准。孰规定是，孰操制是，徒为强者所持以制服弱者之具。故德治实与力治为缘者也。昔孟子以德力别王霸，其实德者力之外衣，而力者德之内衬。专制之世，流血漂橹，僵尸百万。以为一家之私产，而曰除暴安民。御下以威，一言之忤，系组伏剑，义无迟回，而曰君臣无狱。东朝西贡，竭天下以奉一人，威福玉食由己，而曰惟辟宜然。庄子所谓侯之门仁义存者此也。秦皇帝之颂曰德过三皇，后世君主，虽虐比桀纣幽厉，亦尸神圣文武之号。以道德自饰，并以道德戮人。故怨望有诛，腹诽有诛，心怀不轨有诛。而欧洲中世且以违反宗教而死者不知凡几。怨望也，腹诽也，心怀不轨也，宗教之信仰也，皆属于精神道德之事。而以政治干涉之，其流毒至此。故德治与自由思想绝不相容者也。若法律者，嫩美虽不可定，而矩矱则有可循。弱者得依托以为安，即强者亦范围而不过。盖德治者，不恃法而恃人。人之性格不定，法之程限有常。故德治易流为专制，

而法治可企于平等也。且德治云者，自政治理想言之，则为太平之极轨。自进化阶级言之，实则野蛮之陋风。盖太古家族团体，宗教制度，人人日匍匐于家长教主之前。仰如神圣帝天，一听其以意思为生杀予夺。所谓古无道德法律之别者，实无所谓法律也，但有道德耳。迨团体分子膨胀，欲望渐增，人智亦渐进，仅此简单道德不足以维持平和也。于是取向来团体内所行之习惯，附以强制程序，使有所守，而法生焉。迟之又久，智欲更进，生活关系愈繁，而法亦愈密焉。是故法治为社会进化之阶梯，脱野蛮道德拘挛而入开明法律组织。此人类生活关系由简单进于缜密，由恐怖进于稳固之一大关键也。吾国夙以德礼立国。孔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而法家则谓德为民之仇仇，法为民之父母。此儒法两家德治法治之大争点也。儒者之言德治有二义：一曰德政，由出治者下膏泽于民，所谓以德行仁是也；一曰德教，使天下人胥化于德，所谓明德新民是也。法家最粹之言曰，“君臣上下尊卑贵贱皆从法”。是即国家主义之真诠，而其极则谓弱民以强国，全不认有个人自由，又可谓之绝对的国家主义。儒家者，一方采国家主义，一方又重家族主义。盖犹袭古代宗法社会之遗。夫是以重德轻法，虽谓之“家族的国家主义”可也。当春秋战国之世，百家争鸣。卓然见治效于政界者，先为法家，如管仲子产申不害商君李悝。其最著者，自秦任发而败。申商之法，乃为学者所讳言。且其惨礲少仁恩和义，易为战乱困敝之民所厌忌。故温和之儒教，得起而代之。而儒家之家族主义，又适宜于农业生活之人民。此秦汉之际儒法两家消长之原因也。希腊人之立国也，重文轻法，颇近于中国之儒术政治。乃罗马代之，饰政刑，尚实用，遂一跃而入于国家主义时代。道德主义，重名分，尚礼义，其弊宽慢虚伪而鲜实用。法律主义，明利害，务施报，其弊烦琐刻覈而少蕴藉。故罗马法系之国，以重实利之过。至于父子兄弟之伦，泛泛然如萍梗之相值。此似有不如中国者。然自国家主义言之，彼曰权利，而吾曰仁义。彼曰竞争，而吾曰礼让。卒之礼让流为颓靡，仁义遁于空虚。数千年人智国力沉滞而寡进者，虽欲不谓为德治之敝不可也。夫道德之流于宽慢虚伪也。其故由于秩序不整，而侥幸乘焉。界限不严，而依赖乘焉。未若法律则事事为之界限，不相侵越。以养成人人秩序之心。如是依赖之途绝，而竞奋生，宽慢者归于肃厉矣。侥幸之门杜，而真实尚，虚伪者化于诚信矣。盖依赖与侥幸，皆极不道德之事。而实起于道德，其弊之所必至耳。吾以道德立国而今所蓄转在道德者此也。

其三则缺乏民治（国民政治）思想也。国者全国民之公共集合体也。则一国之政治，应合一国之民谋之，理固然也。然古代国家幼稚，国民政治思想薄弱。此公共集合体之政权，类为个人或少数阶级所窃据，于是有君主专制贵族专制政体之发生。夫此贵族专制君主专制，行之古代，往往收重大之效果。自国际竞争剧烈，各国民之自

觉心愈盛，而国家之组织，亦因之一变。盖古代国家，利在消极之维持。故仅借一人或少数人之力可以有济。近代国家，利在积极之发达。非合全国大多数人之力，不足以图存，于是立宪政治，乃代专制政治而兴。全国政事，不专使一人或少数人垄断，而必公之全国国民，而其作用则为代议制度。使全国之民之精神能力，有所托以为国家之用，即所谓“国民政治”是也。彼白哲人民，自古即有参政权之要求。及十八九世纪大革命起，国民主义，弥漫天地。而各国立宪政体，以次成立。发荣滋长，至今日而其功用大见矣。吾国自孔子有一人定国之说。孟子曰，“一正君而国定矣”。此足代表吾国人之政治思想。数千年来，株守君主专制。所谓文武兴则民好善，幽厉兴则民好暴。举全国人之荣悴休戚，惟视一二人之仁暴以为转移。然在昔时不与世界相见，自生灭于一国之内，听其一治一乱而不求进步，犹可耳。乃至今世而其势大绌矣。人各挟其国民主义以谋我，而我惟恃一孤危之政府以对之，是以一二人敌抗亿万人也。庸有幸乎！今则改制共和矣。秉政者仍徂于政府万能主义，国人不改其自来梦想圣君贤相之心，欲以争存于今之世界难矣。

白话诗八首

胡 适

朋 友

(此诗天怜为韵，还单为韵，故用西诗写法，高低一格以别之。)

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
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
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
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

赠朱经农

经农自华盛顿来访余于纽约，畅谈极欢。三日之留，忽忽遂尽。别后终日不欢，作此寄之。

六年你我不相见，见时在赫贞江边。握手一笑不须说，你我如今更少年。回头你我年老时，粉条黑板作讲师。更有暮气大可笑，喜作丧志颓唐诗。那时我更不长进，往往喝酒不顾命。有时镇日醉不醒，明朝醒来害酒病。一日大醉几乎死，醒来忽然怪自己。父母生我该有用，似此真不成事体，从此不敢大糊涂。六年海外来读书，幸能勉强不喝酒，未可全断淡巴菰。年来意气更奇横，不消使酒称狂生。头发偶有一茎白，年纪反觉十岁轻。旧事三天说不全，且喜皇帝不姓袁，更喜你我都少年。“辟克匿克”来江边（辟克匿克者，Picnic携食物出游，即于游处食之之谓也），赫贞江水平可怜。树下石上好作筵，牛油面包颇新鲜。家乡茶叶不费钱，吃饱喝胀活神仙。唱个“蝴蝶儿上天”。

月 三首

明月照我床，卧看不肯睡。窗上青藤影，随风舞娟媚。

其二

但玩明月光，更不想什么。月可使人愁，定不能愁我。

其三

月冷寒江静，心头百念消。欲眠君照我，无梦到明朝。

他

思祖国也，民国五年九月作。
你心里爱他，莫说不爱他。
要看你爱他，且等人害他。
倘有人害他，你如何对他。
倘有人爱他，又如何待他。

江上

雨脚渡江来，
山头冲雾出。
雨过雾亦收，
江楼看落日。

孔丘

知其不可而为之，亦不知老之将至。
认得这个真孔丘，一部论语都可废。

基尔米里 (Germinie Lacerteux)

法国 龚枯尔兄弟 原作 陈瑕 译

龚枯尔兄弟名耶德门 (Edmond de Goncourt), 弟名桂烈 (Jules de Goncourt), 其父为拿破仑一世之属僚, 有勋绩。拿破仑既失败, 流窜乡间, 与某妇人结婚, 生龚枯尔兄弟。故某传记家有言“若无滑铁卢之战, 则无龚枯尔兄弟矣”。耶德门十二岁丧父, 时桂烈方四龄。更十四年, 复遭母丧。兄弟二人, 孤苦相怜。同为独身之生活, 治文学最有声。法兰西人称为近代小说之母。盖与法白尔 (Felaubert) 称近代小说之父相对也。兄弟二人既共从事文学, 复共同述作。其作物绝对写实。每著一书, 兄弟二人, 各作一页。然后比较取舍, 选释既定, 其一页为完成。如是行之既久, 二人之观感思想, 不谋而同。每一页书成, 互对其稿, 除二三纤细之点外, 大致全同, 文笔亦逼肖, 如出一人之手。兄弟二人, 真有一身同体之观焉。最初二人皆研究美术, 考查十八世纪末叶之美术, 最为精深。更治社会学, 著《革命时代之法国社会史》(一千八百五十四年) 及《执政官时代之法国社会史》(一千八百五十五年) 等书, 后复有《十八世纪之里面观》(一千八百五十七年) 一作。描写个人生活之里面, 尤称密察。其为小说当千八百五十一年十二月已既发刊一种其名曰《千八百一年》(En 18—), 不幸出版之日, 为鲁意拿破仑下令禁止发卖。除以六十部赠人外, 未售一册。当时著名之批评家葛南氏, 在一有力之杂志, 著为评论, 极力推称。介绍二无名之作家于当世, 顾社会无人注目。作者兄弟为纯正之小说家, 乃在研究美术及他种科学之后, 当以千八百六十年为始。二人治学, 夙极精密, 其为小说亦同。千八百六十年公其《文学者》*Les Hommes de Lettres* 一篇于世亦既显其卓异处。然以小说得名, 实始于翌年 *Soeur Philomène* 之作。自是以降, 一八六四年著 *Qené Mouperin*, 一八六五年著 *Germinie Lacerteux*, 一八六七年著 *Manette Salomon*, 一八六九年著 *Madame Gervaisais*, 此数作皆为当世艺术家, 非常推重。然一般社会, 不甚欢迎。由其独辟新境, 与习见之作物异趣, 庸众难解, 此乃重大之原因。且作者兄弟, 夙以历史家著称当世。然其作物, 乃叙述

现代之事。与世人期待，背道而驰。兹亦一因也。更则彼等之著述，每当出版之时，辄遭事变，或为出版之书肆，不久倒闭，或则国内变乱突发，人人无读书之闲暇。彼等之作物，亦遂束诸高阁。兹又一因也。作者兄弟，蒙此不幸，其心实伤。而弟桂烈素患脾弱，且有神经病，尤郁悒不自聊，卒以失望及多年劬劳之故，最后之著作 *Madame Gervaisuis* 脱稿时，神经衰弱愈加剧。耶德门益伤，随其转地疗养，尽心看护。然终不可救，忧郁二年，遂以千八百七十年六月二十日午前十时逝世，年仅四十。耶德门丧弟，悲痛失望，几绝言语，尝于日记中咒诅文学。谓不该引其弟入于斯道，不然彼不至如此惨死，或克尽其天年。一字一泪，令人不忍卒读。未几，普法战争起。彼之哀伤因以暂止，而倾心于国事，居恒落落寡欢也，寻复从事著述。一八七三年出其研究美术之所得，作《十八世纪之美术》一书公于世。普法战争之后，法虽败北，而法之文明，确有一大转机。向之以惊怪之目视龚枯尔兄弟者，至是乃渐觉彼兄弟之作物，新颖细密，确有真实之价值。彼兄弟之著述，遂皆再版。耶德门恨其弟不及见，弥为感伤。文人遇乖，诚可叹也。耶德门得新机运之策励，复执笔为小说。一八七八年所出之《少女叶里撒》(*La Fille Elisa*)，描写下等社会之作物也。翌年所出之《臧加诺兄弟》(*Les Freres Zemganno*)，则叙丧弟以来，胸中之悲叹。一八八二年作 *La Faustine* 写女优之繁华生活，一八八五年作 *Chérie* 刻画法兰西少年女子之心理，纤微毕露，最为不朽之作。然自是以后遂搁笔矣。*Chérie* 初版刷八千部，未及一月，售去六千部。一八八〇年法白尔死后，法兰西文坛，推彼为一人。在此幸福得意之时代，追念其弟，益用哀伤。*Chérie* 出版之年，乃理其爱弟之遗文，合自己数年间之日记，都一册，公于世。书中叙二人之生活，及当时法兰西文坛之情状甚详。晚年复潜心美术，造诣极深。一八九六年七月十六日卒于别庄，行年七十五。是书为龚枯尔兄弟杰作，写其家一老女仆之恋爱生活也。“基尔米里”(Germinie Lacerteux) 即女仆之名，侍其母最久。彼等少时，基尔米里即在焉。其母故后，仍留执役。本名“Rose”，基尔米里盖影射“Rose”也。作者于是书，一面写女仆卑陋黑暗之生活，一面述其尽忠女主人，世间罕有。划然为彼之二重生活，人生之最大欺骗，予以暴露。盖直揭出人生无意义之问题。读者终此一卷，即可知作者对于人生作何批判矣。作者之良友，大文豪左喇，称此书之价值曰，*Germinie Lacerteux* 在吾法近代文学，区划一时代之作物也。”盖以描写下级社会之书，实以此为嚆矢。更兼作者之描写，与从来作家，取径迥殊。作者兄弟固同为自然派之作家，然其描写事实，非绝对的客观描写。尤注重一切事象所与之主观印象焉。观是书，或五页，或八页，或七页，或一二页为一回。写女仆之片断生活，此一回写今日之事，下回乃写数月以后之事，再下回乃写一星期后之一事。或解剖人之心理，或写景，或记会话，在在可见由作者之主观而来。读者若略其一回一节不阅，

而观下文，则前后脉络遽断，不能连续。是何故？盖书中之事象，与作者之主观，常并存而不相离也。故作者之描写，一方大胆省略，一方乃极细密，一切事实无差别写之，非必显其印象。其描写印象，亦不仅止于外部观察。若人物之身段、姿态、音调、颜面，固极精细无论矣。而描写心理，尤能深入显出。刻画尽致，是乃其思想致密精神过人之处也。作者兄弟，终身寂寞，无日不在愁苦病痛之中。此影响于彼等之人生观察甚巨，而其著述得力于困苦经验者尤夥。其小说中之主人公，多半为忧愁病苦之人，所谓同病相怜也。作者自谓是书为恋爱之临床讲义，不知读者览此留若何之印象焉。

丙辰岁未几前十日译者识

作者自序

吾等当此书公于世，有不得不乞世人原谅者。而于此书所见之事情，亦有不得不为世人告者。

世人好虚伪之小说，而此小说乃真实之小说。

世人好言交际社会中事情之书，而此书来自市井。

世人好怪诞之小品，若少女辈之追怀，卧房之告白，淫浪之恋爱，书肆前陈列之猥秽小说。然今后彼等所读者，当为纯洁之书，勿为彼等设快乐之影片。以下之研究，为恋爱之临床讲义。

世人又好时而可慰娱时而可伤感之书，以及喜庆终局之冒险谭，无害身心之想象作物。而此书之作，乃以悲惨之激烈疗养法。逆彼等之习惯，害彼等之健康。

吾等何故而作此书，何故单令世人不快，而扫彼等之兴趣？

否。

在此十九世纪普通选举民主主义自由主义之时代，吾等所大惑不解者，一般所称“下等社会”之人，在小说上有无权利。此世间下之世间，即下等社会之人。在文学上被禁制之侮辱，遭作者之轻蔑，其灵魂其心直沉默至此时。然过此以往，彼等是否犹不能不甘受此侮辱此轻蔑？复次，敢问世之作者及读者，在此平等时代，无价值之阶级，甚卑猥之不幸，口白极污秽之戏曲，词气过夸，结穴惊人之作物，是否尚应存在？已忘之文学及已过之社会，所遗此种形式，所谓悲剧，是否已全灭？在无阶级无贵族之国家，彼贫且贱者之不幸，是否亦能如富且贵者之不幸，高声疾呼，为有兴味有感情，可悲可泣之叹诉？质言之，下等人伤心堕泪，是否能如上流人伤心堕泪，一样恸哭？此吾等所欲知者也。

吾等因怀此想，遂于一八六一年有 *Soeur Philomène* 之拙作。今日复将 *Germinie Lac-*

erteux 公于世。

故此书任受若何讥评，毫不介意。在今日小说隆兴之世，小说为文学的研究及社会的探求，愈真实而光大。更因分析及心理研究，蔚然为现代之道德史。又或为科学之研究，兼负义务，则小说为来者要求自由及特权，亦当然之事矣。复次，若小说果为研求艺术及真理，果以良善之不幸，示巴黎城中幸福之人，可使彼等永久不忘。果能令慈善之妇女辈，有欲一读之勇气。果能如古昔之后妃，在贫儿院触众儿童之目，将眼前存在教导慈善者之苦恼，示世间之众人。果含有前世纪至广至大所谓人道之宗教，则小说有此自觉，已十分足矣。小说之权利即在此。

千八百六十四年十月叙于巴黎

《阿尔萨斯之重光》《马赛曲》

刘半农

阿尔萨斯者，法兰西之一州也。按法史，千八百七十一年，普法两军，开衅既一年之久。法军每战皆北，普人遂长驱直入，进薄巴黎。巴黎人死守者凡三月，至是年一月三十日，粮尽援绝，举白旗，与普人订城下之盟，割阿尔萨斯 Alsace、劳盎 Lorraine 二州，偿兵费五十万万法郎。实欧洲历史中自古未有之议和条件。法人之痛心疾首于此者，殆历千百世而靡已，而普人又为已甚，改二州之名为 Elsass-Lothringen，仍其音而易其字。又令于州人，不许习法国文字及操法国语。民有读书者，仍令就学。惟学校教师，则尽逐法人而易以普人。今二州已于欧战开场后数月中光复矣。去其割让之初，为年不过四十有四。法国有名士曰皮亚尔·禄第，Pierre Loti 著名之法兰西学会 French Academy 会员也，尝为海军军官。欧战既启，舍海而陆，为法国总统幕宾。参赞军务，颇著劳绩。去年夏，禄氏自用英文草一文，标其题曰《阿尔萨斯之重光》(Alsace Reconquered)，授纽约时报 New York Times 之巴黎访员，令刊报端。兹为译如次。

此时为千九百十六年七月。更越一月，即为阿尔萨斯光复后，吾初次旅行其地之一周年纪念矣。彼时与吾同行者，实吾法兰西民主国总统。总统之临莅其地，事关军国。初非徒事游观，故行程甚速，未暇勾留。至总统所事何事，则身为一国元首，例有令人严守秘密之权，吾不能破其秘密也。

吾偕抵阿尔萨斯时，天气晴朗。尝谓晴朗之天气，能倍蓰吾人之快乐。其为效用，殆如上帝手执光明幸福之壶，而灌注其慈爱之忱，福此有众。是日气候极热，南方蔚蓝深处，旭日一轮，皓然自放奇彩，尽逐天上云滓，令清明如洗。而四方天地相接之处，则有群山环抱，郁然以深，山上树木繁茂。又值夏季，枝叶饱受日光，发育至于极度。远望之，几如一片绿云，又如舞台中所制至精之树木背景。而复映以绿色之电光，其美感之及人者，盖折衷于恬淡绚烂之间也。自群山以降，平原如锦，广袤数十

百里间，市集村落，历历在望。而人家门口，多自辟小园，以植玫瑰。此时玫瑰之花方盛开，深色者灼灼然，素色者娟娟然，似各努力吐放，尽其能事以娱吾人。吾欲形容其状，但有比之以醉汉。盖醉汉中酒，则作种种可笑之状以娱人。而其自身则不知不觉，但有劳力而无报酬也。阿尔萨斯所植玫瑰，不仅于大家庭园中见之。食力之夫，家有数步之余地，所植者玫瑰也。即无余地，而短垣之上，枝叶纷披，中有寸径之花，红紫争辉，芬芳扑鼻者，亦玫瑰也。玫瑰为世间名贵之花，名都大邑，尚不易多得。而阿尔萨斯人乃种之如菽粟，用之如布帛。得毋挥霍天赋之美术品，而贻过侈之讥耶？

总统所乘摩托车，驰骋极速，车头悬丝制三色国旗，别有一金线之缝悬旗顶，乃总统出巡之标志。此时微风鼓缝，飞舞空中。车所经处，恒有一缕金光，盘旋顶上，袅袅不绝。见者咸谓此不仅总统出巡之标志，亦婆心救世，出人水火之标志也。吾侪此行，事前并未通告大众。同行者吾与总统而外，仅有机夫，侍从卫队，悉屏弗用。意谓抵阿尔萨斯时，事与通常游客相若，不致扰及居民。谁料一履其境，即有少年多人，取脚踏车乘之，疾驰于车前。每遇一人，或抵一村落，则举手扬帽，高呼总统至矣！总统至矣！吾侪欲禁之，势不可也。其尤健者，则先吾车数分钟而行，中途且噪且舞。报白其事于村人，村人闻讯，立即悬旗致敬。故吾车虽速，而每至一村，即见家家窗户洞启，悬国旗于檐下。其布置之速，几如有魔力驱使之。所悬旗，三色国旗外，尚有红白二色之阿尔萨斯州旗。此旗乃阿尔萨斯人心中至爱之一物。凡有血气，莫不愿抵死争之。今则阿尔萨斯之旗，复为阿尔萨斯所有矣。又察所悬三色国旗，新制者十居八九，间有一二，颜色已退，不复鲜明夺目，则尤当视为神圣之纪念。盖此等旧旗，屈于德意志之淫威，含辛茹苦，栖身衣椽之底，黯然不见天日者，四十余年于兹矣。今幸日月重光，复得扬眉吐气。飘漾于法兰西新鲜空气之中，为法兰西明媚之日光所照，吾侪见之，能不肃然起敬耶？

吾车过处，欢呼之声不绝。声绝高，上彻云表，旁震山谷。聆其声，观其舞蹈欢腾之状，知此等欢呼，非属皮面之敬礼，实自心底迸裂而出也。

各处房屋，墙上均有巨弹轰击之洞。三三五五，大小不一。房屋之毁于兵燹，栋折梁摧，但余败址者，亦比比而是。然此等景象，见于他处则为千疮百孔，满目荒凉。于阿尔萨斯万众欢呼中见之，转足令人悠然神往，叹为侠魂凭寄之处。又礼拜寺旁，人民汇葬之地，累累新冢，十倍平时。吾辈观其新建之十字架，纯白如雪，似有英光四射，则一腔热泪，不禁夺眶而出。自语曰：“吾法兰西好男儿殉国而死，今长眠此中，吾辈后死之人，当如何奋勉，光绍其业。毋令其灵魂安息之地，更沦于异族之手也。”

吾侪每至一村，辄少停。停留之处，首村长办公所，次小学校。出校登车，机师

即展机疾驶，直趋次村。大约每次停歇，不逾十分钟。而总统自停车以至登车，即尽此十分钟之长。以与父老子弟握手，或作简短之演说，慰其既往而勸其将来。其最有趣者，则为小学校学生。此辈小国民，在阿尔萨斯未光复前，所操者德国语，所读者德国书；今数月耳，而总统问以简单之问题，即能用法语答之，颇了了可听。或总统用法语述一故事若寓言若神话，以娱群儿，群儿亦一一了解，无所疑难。是可知德人能以暴力制人，固不能戕贼人之性灵也。又有幼女成群，环车前，以所制小花圈上总统，总统笑受之，全车尽满。此等幼女，特自旧篋中出其母若祖母幼时所御之衣衣之，红衣而金裳，帽缀丝带，飘飘如彩蝶之对舞，见之者几疑置身四十年前之阿尔萨斯也。当幼女辈环列车前上花圈时，余问曰：“总统突如其来，君等何能预备及此？”诸幼女且笑且呼曰：“吾等竭力赶办耳。”余观其面赤如火，汗流如浆，其言竭力赶办，信也。然其心中欢喜如何，非吾笔所能形容矣。

各村房屋，前此开设商店者，此时尚有德人之遗迹可见。如食肆之不为 restaurant 而为 restauration，剃发店之不为 coiffeur 而为 friseur，烟草肆当作 tabac，而德人易其末一字母为 k。凡此种种，多不足为阿尔萨斯羞，徒贻后人以笑柄，谓德意志人枉费心机而已。

吾侪盘桓于阿尔萨斯者，前后仅有二日，然已遍游其地。闻德人治阿尔萨斯时，朝布一政，暮施一令。所揭伪示，多至不可胜数。今则片纸无有矣。然此时德人尚未远去，其驻兵地点，即在阿尔萨斯四境群山之外。在理，两国战事未已。吾侪苟存畏葸之心，决不敢行近山下，自蹈危境。然总统平生，胆量极豪，自言倘惧德人，即不应来此。因驱车，巡山下一匝，坦然无惧色。而山后德人，竟未以武力相待，亦甚幸矣！且吾侪行时，非寂然无声也。人民欢呼之声，高唱马赛曲之声，和以军乐及鼓角之声，其响可达十数里外。而相隔仅有一山，德人苟非聋聩，胡能弗闻。又德人以间谍名于世，间谍所用远镜，人人视为日用必需。此时吾辈高扬三色国旗，有无数人民，结队而行。岂其远镜已毁，不能见此耶？故余与总统言，德人诚懒汉，此时倘以巨弹来，吾辈势必尽歼。然弹竟不至，枪声炮声，亦终始未闻。而二日之中，人民欢呼若狂，自庆其“终得自由”，竟未有丝毫悲惨之事，如病死埋葬之属，以破其兴会，亦可谓难能罕见矣。

阿尔萨斯人之眷怀祖国，及其光复后万众欢腾之状，既如上述。而德人犹鼓其唇舌，布为谬说。谓按诸地势，揆诸人事，阿尔萨斯当属德而不当属法。嗟夫！此等荒诞不经之言，盛行于莱茵河之彼岸，宜也。不幸而渡河，无识小民，信以为确，犹可恕也。奈何前此衮衮诸公，自号政学专家者，亦从而信之，以厚负吾法兰西之阿尔萨斯耶。

附刊欧洲名画一幅

左画为英国当代油画名家乔治·司各得所作。前年伦敦画报 *The London Illustrated News* 夏季大增刊，采为插画之第一幅（该报创刊至今，已七十五年，声价极隆），标题曰：“一九一五年阿尔萨斯之夏景” *Summer in Alsace (1915)*。盖一九一五年之夏，正值阿尔萨斯光复之后也。画中作村景，有村姑武士老叟各一。骤视之，似少意趣。细玩神味，则既表其爱情与武侠之精神，又能于一人一物，一草一木之中，描写其欣欣向荣之状。盖传神之笔，于美术中极 Poetical 与 Fictitious 之能事，足与禄氏一文并传者也。

马赛曲 *La Marseillaise*，法国国歌 *Chant National* 也。作曲者名李塞儿 *Claude-Joseph Rouget de Lisle* 生一七六〇年，卒一八三六年。当一七九二年时，法兰西王党于失败之余，乞灵于外助。请普鲁士、奥地利、西班牙三国，出兵代征国内革命党，以恢复路易十六原有之君权。是年四月，法奥宣战。法国爱国之士，莫不大声疾呼，誓死救国。司托拉堡州 *Strasbourg* 之第埃脱利镇 *Dietrich* 镇长，奔走尤力。月之二十四日，镇长集部下义勇兵于一堂，举行誓师典礼。时义勇兵中，有一少年工程士官曰李塞儿者，精擅音律词曲之学，有名于时。镇长即谓之曰：“吾兵频年征战，不有新歌以振之。吾惧其锐气渐销，精神日趋于疲软。尔可本此意旨，为吾撰军歌。然行期已近，撰歌谱曲，当于一夕成之，毋过事推敲也。”李塞儿受命退。入夜，取四弦琴 *Violin* 一，铅笔一，纸一，反叩室门。自就室中点板抚琴，放声倚琴而歌。每成一首，即振笔疾书之。天明，成一曲六歌。命其名曰“战歌”。*Chant de Guerre* 高歌于镇长及诸义勇军士之前，闻者莫不击节推许，叹为得未曾有。然以歌名太泛，无以自别于前此诸歌，即公议改名曰“莱茵军战歌”。*Chant de Guerre de l'armée du Rhin* 由司托拉堡印刷肆刊印多份，布之于众。至次星期日，即四月二十九日，义勇军群集于军区，*Place d'armes* 军乐队合奏此歌以志盛，是为此歌布诸乐章之始。六月二十五日，军抵马赛，举行军事宴会。酒炙数巡，军士拔剑起舞。齐声合唱此歌者，数达万人。是为此歌合唱之始。次日，李塞儿又更易歌名曰“前敌军士之战歌”。*Chant de Guerre aux armées des Frontières* 刊印数万份，分赠各军士，为将来全军开赴巴黎时歌唱之用。是年七月三十日，军抵巴黎。列队入市时，军士及道旁观者，下至贩夫走卒，里巷小儿，已莫不以高声合唱此歌为荣。盖义勇军未抵巴黎之前，此歌此曲，已大显其美感之神力于全国。人谓法国革命，军人之力居其半，李塞儿一琴一笔一纸之力，居其又半，非虚语也。后此歌已普及于法兰西全国，国民念其功在社稷，推为国歌。又删烦就简，改歌名为“马赛曲”（*Chant de Marseillais*）。至最后，竟简称之为“马赛”（*La Marseillais*）云。

此歌英文译本，余前后所见，不下十余种。就中文笔最佳，各读本各国歌集转载

最广之一种，则以 *Ye sons of France, awake to glory! Hark, hark! what my-riads bid you rise!* 为起。而译歌体为八句，和唱 *Chorus*（即法文原本 *aux armes* 以下二句）为四句，又改原歌六首为四首。细核文义，则置之英国诗歌中，自不失其文学之上价值。若与李塞儿原本对照，则十句之中，能与原义符合者，直不及一二（观其改六首为四首，已可见其增损极多，非复本来面目矣）。华文译本，余所见有二种：一依音谱填译，似有牵强处；一译四言古诗，又微病晦涩。且两种多未译全，不能饜读者之望。兹以吾国习法文者，较英文略少，特踵 *Paraphrase* 之成例，用英文浅显之 *Prose*，直译法文，对列其下，又不辞谫陋，译为华文附之。惟华法文字，相去绝远，又为音韵所限。虽力求不失原义，终不能如 *Paraphrase* 之逐句符合也（此不独华文为然。即英法二国，文字本属同源，字义相同者，十居三四，而对译诗歌，亦往往为切音 *Syllables* 叶韵 *Rhyme* 诗体 *Poetic Forms* 空间 *Hiatus* 诸端所限，不能尽符原意，故 *Paraphrase* 之法尚焉。惜吾国译界，尚无此成例也）。

1ER COUPLET

Allons, enfants de la patrie,
 Le jour de glorire est arrivé!
 Contre nous de la tyrannie
 L' étendard sanglant est levé! (bis)
 Entendez-vous, dans les campagnes,
 Mugir ces féroces soldats?
 Ils viennent jusque dans nos bras
 Egorger nos fils, nos compagnes!
 Aux armes, citoyens! formez vos bataillons!
 Marchons! (bis) qu' un sang impur abreuve nos sillons!

1ST COUPLET

Let us go, children of the Father land, the day of glory is arrived! Against us by the tyranny, the bloody banner is raised! (twice) Do you hear, in the field, the roar of those fierce soldiers? They come up to our arms. charge our sons, our wives!

To the arms, fellow citizens, form your bat-

第一阙

我祖国之骄子，趣赴戎行。今日何日，日月重光。暴政与我敌，血旆已高扬。君不闻四野贼兵呼噪急，欲戮我众，欲歼我妻我子以勤王。

〔和唱〕

我国民，秣而马，厉而兵，整

talions! March on! (twice) let an impure blood
drench our furrows!

而行伍，冒死进行。沥彼秽血以为
粪，用助吾耕。

2E COUPLET

Que veut cette horde d'esclaves,
De trahes, de rois conjurés?
Pour qui ces ignobles entraves,
Ces fers dès longtemps préparés? (bis)
Fran, cais! pour nous, ah! quel outrage!
Quels transports il doit exciter!
C'est nous qu'on ose méditer
De rendre à l'antique esclavage!

Aux armes, etc.

2ND COUPLET

What will be those hosts of slaves, of traitors
of royalists? For whom those ignoble fetters,
those iron prepared since a long time? (twice)
French, for us, ah! what outrage! What violent
passions ought to be excited! It is we who dare to
meditate of abandoning the ancient slavery!

To the arms, etc.

第二阕

为问保王党，为问民贼与奴儿。
若曹窃弄威权久，今后猓猓猓猓将
何为。为问桎与梏，为问继与縲。
置汝非一日，置汝究为谁。呜呼人
谁不为己。法人宁甘奴隶死，岂曰
侥幸可成功。忍无可忍乃出此，丈
夫生当有所为，破除奴制自吾始。

〔和唱〕

我国民，秣而马。(下同)

3E COUPLET

Quoi! ces cohortes étrangères
Feraient la loi dans nos foyers!
Quoi! ces phalanges mercenaires
Terrasseraient nos fiers guerriers! (bis)
Grand Dieu! par des mains enchanées
Nos fronts sous le joug se ploieraient!
De vils despotes deviendraient

Les maîtres de nos destinées!

Aux armes, etc.

3RD COUPLET

What! those troops of foreigners would make the law within our hearts! Why! those mercenary pha lanx would over-throw our proud warriors! (twice) Great God! by the chained hands our front soldiers would bent themselves under the yolk! Some mean despotics would become the masters of our destiny.

To the arms, etc.

4E COUPLET

Tremblez, tyrans! et vous, perfides,
L'opprobre de tous les partis,
Tremblez! vos projets parricides
Vont enfin recevoir leur prix! (bis)
Tout est soldat pour vous combattre.
S'ils tombent, nos jeunes héros,
La France en produit de nouveaux,
Contre vous tout prêts à se battre!

Aux armes, etc.

4HT COUPLET

Tremble, tyrants! and you, destroy, the oppression of all the parties. Tremble, your paricidal plans would at last go to receive their prize! (twice) All the soldiers to fight your combat. If they fall, our young herces, France produce more and new, against you all are ready to fight.

第三阕

暴力奴我体，岂能歼我之精诚。
亿万乌合众，岂敌什一义勇兵。赫赫兮上帝，昊昊兮苍天。我有志士，誓死直前。即曰败衄，宁甘瓦全。毒魔之运旦夕尽，吾民宁久困于倒悬。

〔和唱〕

我国民，秣而马。(下同)

第四阕

告尔暴君，尔其战栗。尔厉尔国，僇尔无恤。尔政祸国人，终当反尔身。吁嗟乎执戈之士齐临尔，尔不自焚终磔死。不幸义兵有败时，前仆后起无底止。法兰西国世世产英雄，英雄之刃齐向暴君指。

〔和唱〕

To the arms, etc.

我国民，秣而马。（下同）

5E COUPLET

Français, en guerrière magnanimes,
Partez ou retenes vos coups!
Épargnez ces tristes victimes,
A regret s'armant contre nous. (bis)
Mais ces despotes sanguinaires,
Mais ces complices de Bouillé,
Tous ces tigres qui, sans pitié
Déchirent le sein de leur mère! ……

Aux armes, etc.

5TH COUPLET

French, magnanimous warriors, bring or
provide your arms! Spare those miserable victims
with regret arming themselves against us,
(twice) But those bloody despotics, but the
stratagems of Bouille, all those tigers who without
pity, tear the bosom of their mothers!

To the arms, etc.

第五阙

法兰西之勇士！法兰西之英豪！
挥尔快剑，诛彼群妖。胁从之众当
怜恕，王党巨憨难幸逃。王党甘吾
血，布雷助逆钻吾骨。凡此豺虎悞
且凶，我剑当洞若母胸。

〔和唱〕

我国民，秣而马。（下同）

6E COUPLET

Amour sacré de la patrie,
Conduis soutiens nos bras vengeurs!
Liberté, Liberté chérie,
Combats avec tes défenseurs! (bis)
Sous nos drapeaux, que le victoire
Accoure à tes mâles accents!
Que tes ennemis expirants
Voient ton triomphe et notre gloire!

Aux armes, etc.

6TH COUPLET

Sacred love of the Father-land, lead, support our vengeance arms! Liberty, dear Liberty, combat with those defendants! (twice) Under our flag the victory would run to your manly accent! Those expiring enemies would see your triumph and our glory!

To the arms, etc.

第六阙

耿耿爱国忱，导我赴行伍。将此护拥自由心，奋身进杀狼与虎。欲问人道主义何时扬，但看军旗十丈随风舞。吁嗟乎我敌已届垂绝时。尔其徐死，一观域中胜败竟何如。

〔和唱〕

我国民，秣而马。（下同）

注 Couplet 一字，法文义为 hinge，铰链也。英文义为 a pair, especially two lines of verse that rhyme。以译吾国律诗中之“联”字，颇觉切当。然在此处，当译为“阙”字或“节”字，于义方安。此外更有以此字名歌者，如 P. Chepy 之“Couplets”译言节节相连之歌也。Desmarest 之“Couplets Militaires”译言节节相连之军歌也。原歌每阙第四句，及和唱第二句之首字，均须复唱。故用 (bis) 一字标而出之。第一阙第五句之 campagnes 女伴也，妻也。（男伴为 Compagnon）此字出于拉丁文之 Cum 与 panis 二字，译言同食面包之人。本具夫妇之义。非如英文 companion 之泛指同伴也。第五阙第六行之布雷 Bouillé，王党健将也，生一七三九年，卒一八〇〇年。一七九一年，王党败。布雷计助路易十六出奔。始有次年之役，否则法国革命，已告成于一七九一年矣。故民党之恨布雷，无殊路易十六也。

李塞儿原歌，只有六阙。虽一时文士，按谱续撰者，多至二十余阙。终以文笔气魄，不敌原歌，渐失其传。唯诗人路易吕伯 Louis Dubois 所撰儿童和唱 la strophe des enfants 一首，颇能工力相敌。法国文艺界中，已认为可附原歌之后，称第七阙，7e Couplet 录之如下。

7E COUPLET

appele la strophe des enfants.
Nous entrerons dans la carrière
Quand nos aînés n'y seront plus;
Nous y trouverons leur poussière
Et la trace de leurs vertus. (bis)
Bien moins jaloux de leur survivre
Que de partager leur cercueil,

Nous aurons le sublime orgueil
De les venger ou de les suivre!

Aux armes, etc.

7TH COUPLET

children's chorus

We enter into the corridor when our soldiers
had been no more; we should find their ashes and
trace of their virtues, (twice) Be less jealous of
their survival, partake their coffins, we shall have
the sublime pride. To take vengeance or follow
them to die!

To the arms, etc.

第七阕

一旦军人相继死，我哥我弟投
袂起。军人虽死余烬当未泯，觅余
烬兮步后尘。步后尘兮勿羨军人之
寿长于我，我心之烈烈如火。但求
速死与同棺，忍掷荣名付倒澜。吁
嗟乎整戈复我军人仇，仇不复兮虽
死亦含羞。

[和唱]

我国民，秣而马。(下同)

下列二种评论：甲种为英国文士普通之论调，乙种为名儒嘉莱尔 Carlyle 之论调。

(甲)

“The Marseillaise Hymn is always to arouse French soldiers to greater deeds of bravery
than anything else can do.”

马赛曲恒能鼓励法国军士之勇气，使成伟大之事业。其为功效，决非他事他物所
能及也。

(乙)

“Luckiest Musical composition ever promulgated. The sound of which will make the blood
tingle in men's veins, and whole armies and assemblies will sing it, with eyes weeping and
burning, with hearts defiant of death, despot and devil.”

是为世界中自有乐歌以来，最能造福人类之著作。凡有人性，闻此歌声，血液必
激荡于脉管之中。倘集全军之人，或合一团体之人而歌之，歌者之目必暴赤如火而垂
泪。而其心则一往无前，自能审择于死与专制与魔鬼三者之间。

听蔡子民先生演辞感言

陈其鹿

蔡子民先生今年一月来任大学校长。既莅事，进诸生而告之曰：“予仓卒来此，不及深悉校中状况。今日所望于诸君者，第一认明大学为求学之地，非求升官发财之地。诸君如以升官发财为目的，则外间法政商业工业等专门学校，何啻数十，奚必来此，文理工法商五科肄业哉。凡大学之设为研究高深之学理，而专门学校之设，为职业教育。此二者之性质，不可混淆。西国大学生，非绝对无人政界或工商界者，然终为例外，而多数皆以求学为职志者。然则大学不几等于虚谈学理，迂而不切之一物乎。不知一国高深之学理，尝有转移物质界之能力。诸君既明斯义，宜如何任重道远，潜心学问。而不然者，目的既在于猎官，则其手段，亦因之而异。凡可得文凭而得升官者，无所不用其极，学问转非亟务矣！夫博学多能，意气勤恳之专任教员，宜为本校中最可宝贵者，而对之转漠然。彼司法部大理院之官员，本校以教席乏人不得已而延聘之者，诸君将以其可提携我也，反表欢迎之意矣。学问既非所愿求，则平时束书不读，考时敷衍将事，亦何足怪。用心既如是之卑污，则将来既入仕途，其钻营奔走贿赂之事，将素行之。加以北京社会之齷齪，有骨力者尚虽站住，况素无节操者，其必望风而靡矣。苟入社会，人方以其学士，而畀之以重职，遂致僨事。即或充当教员，亦必以桀谬之学，自误误人。夫如是则中国何贵而有大学。问其何以致此，则误认大学为猎官之一念有以致之。予前在译学馆充教员时，凡一级中有一教员预备题目时，或指定范围时，则他级之学生，必相率而效尤。如此自欺欺人之举，在学生时代已如此，则其人格与腐败官僚有以异乎。今但望诸位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第二当有爱群之心。凡人皆有爱乡心爱国心，愈文明者，其爱之程度愈高。今诸位所当具之心。为（甲）爱学校。学校而腐败而紊乱，已亦其一份子。譬如社会言本大学腐败紊乱，吾侪实不腐败紊乱，则与吾侪何干。如其有之，则在吾一己即当自励。对于同学，互相诫免。（乙）爱教职员。中国人之恶习，凡一事之发生，不能相见以诚。先施以手段，不知能开诚布公。则无论他人如何逆戾，断无不从，无论事之若何，断不难化为易事。学生

之对于教职员，尤不宜有所隔阂。（丙）爱同学。开校友会，互相联络感情。以正当之消遣法，代不规则之消遣法。予初来此，一切尚未明了。容悉心调查，以蕲刷新整顿。诸君共体此志可也。

呜呼！蔡先生之言，何其亲切而善喻也，何其深透而矚微也。寥寥数语，而北京学界之病根，已发挥无余。我来自南，三年于此。初意大学为人文荟萃之区，研究高深学问之地。孰知不然，其所谓一学校之优秀分子者无他，终日孜孜于残缺不全之讲义，习应试之资料，而忘学问之精英。一旦而有文官考试，或县知事考试，则时机斯至，挟策以往，趋之如鹜。落第者嗒然若丧，中试者喜形于色。此一类也。又或以内国学生，终不若出洋之为尤美也。乃竭力运动，以冀西游，归而干录，宜若易然。此又一类也。夫大学为一国最高学问之渊藪，思潮之中心，国粹赖以发挥光大，而不日即陵夷。西学赖以灌输熔冶，而不扞格难行。凡属学生，宜如何任重道远，为天下列。今若此，我其无望矣。我非谓学生之中举属无心肝者，其中诚不乏一二俊彦，刻苦修学，矻矻穷年者。然统全体而观之，则不堪问矣。必人念硕果之可珍，学殖之宜养而后，可不醉生梦死和光同尘而后。诗曰，“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此之谓也。

孟子曰，“上无礼，下无学。贼民兴，丧无日矣。”道衰学绝，人欲横然。缀学之士，其能志不在温饱如王曾其人者，能有几人。举世滔滔，求一攘利不先，争义恐后，更又何人？加以民德之堕落，世风之日下。新道德未输入，而旧道德已亡。旧污俗未除，而新污俗已成。社会害小己，小己害社会，陈陈相因，不知伊于何底。举国之心理，以为舍亡国之外无他术。虽然，予犹以为未晚也。前清咸同之际，世风腐败，盗贼横行。曾涤生氏独以世风之转伙，在一二士夫之提倡。于是纠集同志，讲学湘中，以道义学术相尚，一时风靡，卒至小治。今日世风，视咸同时又何如。此我尤不能不望于我侪之相励，而自拔于流俗也。以数百之莘莘学子，提倡讲学。砥砺名节，主持风化，扶翼世教，而谓上不足以影响政治之改良，下不足以潜移社会之风气者，予不信也。昔者德意志数受法国之蹂躏，国几不国。斐希脱 Ficht 等出而讲学传道，劝国民以自觉。造端至微，收效极大，不数年而举国从风焉。奋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闻者莫不兴起，此吾侪所宜为矜式者也。

人类文化之起源（续前号）

陶履恭

言语之起源 人具灵性，必有方法，使灵性相通。言语之用，即所以通人之意思，明彼此之意念。溯其发源，则由于社会之群居生活。考哺乳动物群居生活者，可别为二型：一曰离居制。或单独家族制，成小团体。幼者长成，即脱离长者，别立家庭，而不与长者同居。此制主在传种，使不灭绝，不见群居生活之利。狮虎熊猫狐之属，隶此制下。一曰群居制。有社会之生活，小若蜂蚁。咸有社会性之本能。更上若马狼犬狒狒之属，皆群居为生活。而言语即肇端于群居家族，相聚所以相通者也。兽类之语，不外呼喊，表示爱好，警告幼稚，发表情绪而已。而兽种不同，其相通之语复有异。且兽之龄至短促，前辈所遗，斯为已足。语数之增，至稀亦至宝贵也。

吾师威斯特马克 Westermarck，芬兰之社会学者，主伦敦大学讲席。于所著《人类婚姻进化史》，尝考证人类起源，溯诸似人之猿若秦盘吉之属，谓为单独家族，而非群居社会。学者多反对是说，盖谓缺可信之证据，且与今日事实之真相相刺谬。盖人之起源，未必出诸今日生存之猿种。自近古纪第三期而后，人兽渐别猿类之哺乳动物亦渐嬗变。今日所存陆上之哺乳动物，殆已全见于当时，而衰绝之种亦伙。故就百廿一之哺乳动物化石中，灭亡或衰颓者凡五十九，则人与似人之猿相并演进，不必前者未必出诸后者也。更究今存之人猿与起源人类之关系，威斯特马克所论，尤多荒谬不伦。盖猿缺乏社会性，言语文化，皆未进化，而复反于原始家族之状态。故猿者，人类祖先退化之种也。故其行为，与孩提绝相肖。依生理之根本通则，人非出于猿，猿乃出于人也。达尔文论人种起源，谓据四手猿属之多数而考证之，咸群居的。故人类之祖先，亦群居的（《种源论》一六六页）。其说至当。盖究之事实，猿属之群居团结，救危拒险，服从协助，仅见于成人。若其团体之势力，则尤人群所罕见。卜烈谟波提二 Brehm Perty 动物心理学者，常观察狒狒多种。其所报道，颇资推论。其言曰：“狒狒之群至巨，常以千百计，夜至则蹲踞蜷曲，相欹而眠。外置警守，有来袭者，全群咸起立，呐喊号召，声至凶猛。男之壮者，出拒敌，培击之。或保卫稚弱，携之远遁，以

避敌锋。掳获羚羊山羊鸡蜗牛昆虫之属，为食品，藏之石下。石过巨者，以众力移之。原人游猎，与狒狒之相肖，于斯可见。又若人之虚荣性，亦人性所固有，而见于猿属。狒狒之好虚荣，人偶加以叱责嘲戏，即愤然怒，亦明例也。”

由是观之，人类最早为群居之生活，无家族制度，殆无可疑。而至不可解之问题，则今之人类，乃行单独家族制，设人以生活困难，散为小群，遂成离居制。则离居不过一时权宜，而人类必复集为一团体。离居制正吾人所难解，亦正主张群居离居两派说明人种起源者，聚讼之一原因也。然人之有社会性，有群居之本能，与生也俱。人必起源于有社会性之原祖，则确然不可拔。要之，人类无文化之祖先，乃攀木之动物，与四手类之动物，殆为同原。而此所谓四手者，者与今日现存之猿类异。以今之猿属，不与人类直接同原也。

第四节 人之成就

夫人之始祖，既与动物无以异。则其后日之进化，又奚以别乎一般动物，相群居，发发言语，制作器械，蓄积理想，怀宗教道德之观念，明是非善恶之大别，有精神之生活，而遥驾乎大千动物而上之。斯乃人类进化史上最要问题。明乎此，明乎人之所以为人矣。

人之有大进步者，以其境遇周围之变。进步之始，则以人之始祖渐脱离攀木，而立足地上。猿属多种，曾植立于地，攫获食品，猎取诸兽。躯干垂直，而手渐自由。凡此属者，长于猎获，愈脱离攀木，遂愈习于土地上之生活。自是遂登于进化之途。人类之变嬗，遂日有进，而进步遂亦日迅速。夫树木本攀木兽类安身之所，以避仇敌，防御猎食之兽，凭依之者。不俟狩猎，不必利用土地，不必殚心竭智，而自然有食物可以无忧。心思能力，遂窳废而不能有进步。土地者，实攀木菜食之人类变为狩猎战争人类之要素也。人类自是出夷入险，去安身御敌之木，而入平坦无依之野。尽力于战争狩猎，必有狡猾忍耐，勇武之德能，黜巧之智，以与猎食之兽争，以与万物争。较诸木居之简单生活，境遇状态咸大异。而当此新境遇新状态，人群生存竞争，乃益有进。而生存竞争之最要利器有二：一曰群之生活，一曰两手之用，制造械具。二者，文化最初之原因也。

群及言语 动物之团结，若上所述，见于猿属。而群之为物，较每个为高，超乎每个之上。盖群者，不特一人之耳目手足，而千百个之耳目手足也。必亦有公共之目的，为众所企达。而群之中，所借以互相交通者，是为言语。言语非人类所专有，高等动物，亦常有达意之言语。笛彭 Dupont 谓鸡鸽有声十二，犬声十五，牛声二十二。而道尔涩 Dorsey 谓普通英人常用之语不过三百，格纳 Garner 谓猿猴之语用以相互争辩

戏谑者二十音，更辅以无数之动作并活泼的模拟之态。

考言语起源于呼喊，传达意思，已足为言语之用。人类组织成群，成相同之神经系统，有相类的心理的构造。使每个相集为一体，抵御宇宙间之外物。虽至强而有力之猎食猛兽，带至凶狠之爪牙，亦遭失败。经长年代之物竞天择，言语之利器，遂日进步。人群团体之争竞结果，使组织日益高。昔德人盖格司 Geiersg 谓言语创造思想。言语未成之先，人无思想。斯说虽奇，实则思想言语二者，相并进步。二者缺一，无进步也。苟深究心理，明乎知识之性质，斯见此说之不谬。故言语初用，不过为通意之具。及其渐进，功用更增。一则集蕴社会之思想，一则以言语传达思想，乃能增殖知识。今请先后述二者之功用。

言语之传达思想者，无数年代人类之心思蕴集最久之结果。个人得收集之，故获精神之益。传达之法，或以教育，或以习俗，积久成思想之宝库。譬如今之学子，读古人书，解其理想。是即古人思想，蕴集至于今日。故今之个人，虽至乏教育，亦多少袭受古今思想之宝库。虽不享用，亦得以之傲顾群动物。盖自有言语，而后人类思想之进步，去禽兽乃益远也。

然个人所思，非其个人微弱之智，实乃全人类或大多数个人之知识也。蕴积愈多，乃成群智。故人类之思想，乃亿兆人脑筋活动之成绩。以之较诸个人知识，伟大莫京。即一代之天才，望之亦无颜色。是以今之学子，绝不能胸罗万有之知识。盖天才之高，非以其个人知识之伟，乃以其奇特。有若埃及塔之颠，巍然高耸。而视诸塔之全体，不过较高。而其量，则渺乎小矣。

人智之优于动物，揆其原因，亦以言语所积之结果。个人之智，与最高动物相较，苟无过去之所遗留，则相去绝近。今之动物心理学者谓动物亦能联络意念，推解道理，利用经验，揣测人之思想。凡记忆、了解、想象、判断，象猿犬狐，皆具此能力，智力极高。就中特以人与犬相习，知其黠智。故西方有“犬能言是为人”之谚。人而无教育，无思想，无言语，则其优于秦盘吉奥朗者几希，必亦属于兽类。故洪荒之世，猿狔之人类，所以别乎一般动物者，正以其言语耳。后人进步，亦言语之作用也。

人智之优于动物，非纯以个人之言语蕴积之结果，而必以群之言语蕴积之结果解说之。而人兽之了解力，犹有根本之大别。兽不能造抽象之概念，而人能之。人之思想日进，智识卓越，抱绝伟之能力，莫非由于能造抽象概念之结果。而抽象之概念，则又言语所赐。

言语者何？代表一物或代表物之象。例如橘，所以表橘之物，或橘之象。故字所以诠物符号而已。故人之异乎禽兽者，非特能追思记忆，或为想象，犹能以符号为思想。盖人之冥思，思想之回萦脑际，皆以字为之。吾今读天生蒸民，有物有则，即会

其意，无待图解之说明。盖符号印于眼帘，眼传于脑，以字思想。不俟具体之物，而能有抽象之概念。然方吾思时，吾固未尝自觉吾以字思也。吾好读英籍，久之遂以英字为思想。缮书札时，喜用英文。昔德哲尼采 Nietzsche 谓欲求为文，先求思想之明确。诚哉言乎，思想者以言语之符号，思想明确，斯能属文矣。

自有言语之符号，吾人心灵之活动，遂益发达。兹括计之，其益有三。

一符号所包括之义，较实物为多。今若描画三角，其种不一。有等边、等角、直角、不等边诸形。而三角之符号，即三角一语，则勿论形象若何，凡属于三角者，皆包括之。又若“我”之一字，无量数人形象、思想、气质、欲望皆不同，而皆自称为“我”。此函括之义广也。

二符号之义易变。设有桂花于此，吾人无繇判别物质二者，盖物与质在实物固不能判离者也。自有符号乃能分析实物。“黄”之符号，所以代色。“香”之符号，所以代味。“小”之符号，所以代体。“花”之符号，所以代物。观念乃益发达。

三符号之义确。实物之相似，常相溷混。独以符号，得析别之。例如军人一队，以符号区别各士，较实物为清晰。

由是观之，心灵之活动，自以文字或以有意义之符号为思想。而后较实物追想之象，范围大扩。概念之于实物，譬犹纸币之于金币也。若吾人之币，纯以金制，则今日之私人贸易，国家财政，势必有所不行。设今有百万元于此，全为现金，则必囊橐累累，而计算必且旷时费日。若代以一叶之纸，加以笔画，以代表百万之符号。则其便利，灼然可见。故言语之符号，乃人类思想所必需之具。若一般动物，至今犹未出金币之时代也。故人之高出于动物，其故匪它，以其能思，而其进步则又原因于言语也。

综观上述，则人兽之异，知能之悬绝，非不可思议。人兽隔绝，言语使之然也。言语者，传达思想于社会之神经系，蕴集个人之稚弱思想知识，而成群智。依个人之了解力，自不便之实物界，而入于易变之概念思想界者也。

言语之大用，法屈唯野尝早论及。德言语学之鼻祖洪博德 Humboldt 尝谓人之所以为人者，以言语。又曰，“欲发明言语，还先为人。”斯语也，今世学者所不敢苟同。盖言语非发明者，东方之仓颉，西方之卡德马 Cadmus 乌托之天才也。言语之起源缓渐，一字一字，创造而成。自兽之呼喊，渐发达成有用之具。结团体之组织，遂为生存竞争之利器，更经无量数年之长时代，自然之淘汰，言语乃渐完全美备。而言语与知识之关系，既非言语造知识，又非知识造言语。盖二者相提携并进者也。言语有进，则思想亦与并进。思想之进，亦即促言语之进。是犹二足相前后进，乃能步行。吾国近年来，言语之增殖，思想之进步，可以见矣。

藏晖室札记（续前号）

胡适

巴士尼亚与黑此哥维纳两省，有居人百八十万。中惟七十五万为塞尔维亚人，奉希腊正教，余四十五万克洛爱兴人（Croatians），奉罗马旧教，余六十万奉回教。刺杀奥皇嗣之刺客，名 Gabre Orinǎp，为巴省之塞族，年仅十八岁云。

罗马人有祖先节（Oareutalia），为二月十三日至廿一日，与吾国之清明节相似。

去此十五英里有村曰“Covert”苛勿，村中教堂牧师吉不生君（Gibson），延余往彼教堂中演说，所演为“中国之妇人”。吉君以汽车来迎。早行湖上，湖面风静。水光如镜，朝日在天。空气清洁无伦，风景佳绝。友人罗宾生（Tred Robinson）之妻兄金君（F. King），邀余往餐其家。金君有子女各三人，两女老而不字。其已婚之子女，皆居附近村中，时时归省父母。今日星期，两老女皆在。其一子率其妻及两孙女归省，罗君及其妻亦来。天伦之乐盎然，令人生妒。余谓吾国子妇与父母同居以养父母，与西方子妇婚后远出另起家庭，不复问父母，两者皆极端，过犹不及也。吾国之弊，在姑妇妯娌之不能相安，又在于养成依赖性。西方之弊，在于疏弃父母（美国尤甚），两者皆非。执中之法，在于子妇婚后即与父母析居而不远去，时相往来。如金君之家，是其例也。如是则家庭之齟齬不易生，而子妇与父母皆保存其自立之性。且亲子之间，亦不致疏弃矣。古人夫妇相敬如宾，传为美谈。夫妇之间，尚以相敬为难为美。一家之中，父母之于子，舅姑之于妇，姑嫂妯娌之间，皆宜以“相敬如宾”为尚明矣。家人妇子，同居一室，“敬”字最难，不敬则口角是非生焉矣。析居析产，所以重个人之人格也。俾不得以太亲近而生狎慢之心焉。而不远去，又不欲其过疏也。俾时得定省父母以慰其迟暮之怀，有疾病死亡，又可相助也。

白特生夫人，为余道旅行所见。其所述圣安庙，尤有趣，故记之。圣安者，St. Anne 约瑟之妻母，媚利之母，而耶苏之外大母也。庙在加拿大，去匱北 Queber 约七海里。相传有法国不列田省舟子航海入圣洛伦司河，遭大风。不列田人为罗马旧教，父老相传以为圣安遗骸，实葬其地。故崇事圣安甚虔。舟人在患难中，则相率祷圣安，

许风静即于舟登陆处为立庙。已而风果静，遂伐木祠焉，是为庙之始。相传十七世纪，有田夫某患病时，圣安新庙方在建造。某扶病往运石，病霍然愈。自是以后，庙之神效大著。四方之人，争知圣安能愈疾也，乃不远千万里而来。庙中香火之盛，为美洲第一。圣安治病之神效昭然最著者，莫如庙中之“拐杖堆”。拐杖堆者，病人之残废者，扶杖而来，一祷而愈，则舍杖而去，庙中积之盈万。白特生夫人示我以此堆之图，芒然如猬。背云又有巨篋一，藏各项目镜，则患目疾者所遗也。庙中有一室，壁中遍悬还愿之供献金环、银镫、云石之像、珠翠之花，满布壁上。庙中相传有圣安指骨一节，自法国赍来者，以宝匣贮之。信徒瞻仰膜拜，以口亲匣上玻璃不已。白特生夫人亲见之，言有役人立匣旁，每一人吻匣后，役人辄以巾拭之，然其秽污犹可想也。庙旁有泉水，名“圣安泉”。二三十年前，忽有人谓此水可已病，遂大著。今来庙中者，辄买泉水一瓶归，或以自瘳，或貽戚友之病者。白特生夫人亦携一瓶归以赠其庖人，庖人盖信罗马旧教者也。自一九一二年十一月至一九一三年十月一年之中，来游此地者，凡二十四万零七百三十四人。其中专诚来祷者，凡十万零三千七百余人云。

哲学系统

哲学

一、万有论 (Metaphysics) 论万有之真际。凡天然界之现象，物境心境之关系，皆隶此门。

甲 万有真际论 (Ontology)

何者谓之物理之现象？

何者谓之心境之现象？

心境物境之关系为何？

1. 双方说 (Dualism)

2. 主一说 (Monism)

A. 唯物派 (Materialism)

B. 唯心派 (Idealism or Spiritualism)

乙 宇宙原始论 (Cosmology and Theology)

万有何从生耶？

开物成务谁则主之？

1. 分子说 (Atomism)

2. 神道说 (Monism)

A. 神力主宰说 (Theism)

B. 神道周行说 (Pantheism)

二、知识论 (Epistemology)

甲 何谓知识?

(A) 物观 (Realism)

(B) 心观 (Idealism)

乙 知识何由生耶?

(A) 实验派 (Empiricism)

(B) 理想派 (Rationalism)

三、行为论 (伦理学) (Ethics)

甲 是非之别以何为据?

(A) 效果说 (影响说) (功用说) (Teleological)

(1) 乐利派 (Hedonism or Utilitarianism)

(2) 全德派 (Perfectionism or Energism)

(B) 良知论 (Intuitional)

译名之不易，匪言可喻。上所译名词，乃皆暂定。他日又不知须经几许更易也。

叔永杏佛俱有送肇南诗。叔永有“乱世尊先觉，乘时有壮怀”之句。

余幼时初学为诗，颇学香山。十六岁时，闻自里中来者，道族人某家事，深有所感。为作“弃父行”，弃置日久，不复记忆。昨得近仁来书，言此人之父已死。因追忆旧作，勉强完成，录之于此。

弃父行 (丁未作)

富易交，贵易妻，不闻富贵父子离。商人三十初生子，提携鞠养恩无比。儿生七岁始受书，十载功成作秀士。明年为儿娶佳妇，五年添孙不知数。阿翁对此增烦忧，白头万里经商去。秀才设帐还授徒，修脯不足贍妻孥。秀才新妇出名门，阿母怜如掌上珍。掌上珍，今失所，婿不自立母酸楚。检点奁中五百金，珍重携将与息女。夫婿得此愁颜开，睥睨亲属如尘埃。持金重息贷邻里，三年子财如母财。尔时阿翁时不利，经营惨淡终颠蹶。关河真令鬓毛摧，岁月频催齿牙坠。穷愁潦倒重归来，归来子妇相嫌猜。私谓阿翁老不死，穷年坐食胡为哉。阿翁衰老思梁肉，买肉归来子妇哭。自古男儿贵自立，阿翁恃子宁非辱。翁闻斯言勃然怒，毕世劬劳徒自误。从今识得养儿乐，出门老死他乡去。

偶读 Lyman Abbott's. "Reminiscences" 亚北特 (《外观报》之总主笔为此邦有名讲道大师) 之“自叙”，内有其父训子名言数则，今记其二：(一)“凡宗教门户之争，其什九皆字句之争耳。抑吾意以为其所余什一，亦字句之争也。”此言诚是。孟子曰，“墨子兼爱，是无父也。”兼爱与仁心仁政有何分别。“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

思天下有饥者由己饥之也。”“伊尹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妇有不被尧舜之泽者，若已推而纳之沟中。”此皆兼爱之说也。孟子皆推崇之。而独攻墨子之兼爱何也。（二）父曰：“来曼（亚君名），吾意决矣，欲多财。”子曰：“多财易言而难致。”父曰：“否否，此大易事。”子曰：“如之何则可。”父曰：“常令出少于入而已矣。如吾归自欧洲，在伯脱里登岸时，囊中仅有十分钱。吾宁步行而归，不图以六分钱雇汽车归也。”子曰：“请以俟得财之后乃用之，无用之于得之之先也之一言以益之。何如？”（按：墨教出于夏禹，儒教成于姬周。墨尚兼爱，儒亦言仁爱。惟儒重等差，亲亲仁民爱物之有先后轻重之别。此儒墨之鸿沟，亦即孟子所以扬禹而抑墨也欤。 独秀识）

九月二日出游。余本拟不赴今年学生年会，惟曾与美人金君 Robert W. King 约偕游波士顿。若径往波士顿，而不赴年会，于理殊未当。故决留年会二日，会终始往波城。下午五时三十分离绮色佳时，大雨新霁。车行湖之东岸，日落湖之西山。黑云蔽之，久之见日。云受日光，皆作赤色。日下而云益红，已而朱露满天。半湖水返映之，亦皆成赤色。风景之佳，真令人叹绝。在瓦盆换车至西雷寇换坐夜车，至翌晨七时至春田换车至北汉登，又换车至安谋司，即年会所在地也。

三日为年会之第六日，赴议事会。余被推为明年学生英文月报主笔之一。先是余决计明年不再与外事，故同学欲余出为明年学生会东部会长，余坚拒之。此次不早赴会，其中一原因，即明避此等外务耳。不意前日月报总主笔邝君，忽以电询明余为编辑之一，任国内新闻。因念月报关系重大，而余亦可借此得实习英文，故复允之。再为冯妇，思之可笑。

康奈耳诸同学，此次赴会处处都出人头地。运动会则康校同人得百分之六十九分，他校皆瞠乎其後。中文演说，则杏佛第一。题为“科学与中国”，游戏则康校同人所演“挂号信”之谐剧（赵君元任编），得最上赏。十年前，有中国学生若干人，会于安谋司城斐林先生之家（Henry D. Fearing），始发起中国留美学生会。第一二次年会皆在斐林先生之家。今年为十年纪念，故重至此地。先生老矣（八十三岁），而爱中国人之心尤盛。每年学生年会，虽远先生必往赴之，十年如一日。昨日为十年庆典，学生会以银杯一赠先生为纪念。

北京航空学校参观记

曾孟鸣

欧战以来，空中战争，日益激烈。航空事业，遂与陆海军并重，同为立国之要图，亦今日青年界所极好尚之技艺也。余友廖君惕园，自癸丑革命失败，即专心致志精研斯学。今秋来自潍县，与余相值。备述斯术之题旨，乃约往视察北京航空学校之状况。爰成此稿，以介绍于吾国青年，借供关怀斯学诸君子之参考。

北京航空学校，建于南苑。距永定门约十五华里之遥，人力车一时可达。亦有轻便铁道，可以通行。沿途郊原坦荡，极目无际。惟西山高耸，蔚然生秀。使初出此红尘万丈之都城，而入此风景适佳之境者，不禁心旷神怡。校傍广场整洁，一望无垠。洵为理想之飞行场。抵校通刺，由章学长继周出为招待。有顷，秦校长亦自他处返校，相见甚欢。旋偕赴工场及机库参观。机库宽广约数亩，可容飞机十余架（至现存飞机数目，以事关军事秘密，未便妄泄。以下准此）。机体构造，有一层式者，有二层式者，尤以二层式为最多。机体材料，除一二金属非大工场不克制造，不得不购自他国者。余均可取材我国，自行建造云。更有一机，为厉教员汝燕出自心裁特行建造。厉君留学奥国，辛亥年曾携带二机返国，以备革命军之使用。在上海江湾演试一次，颇为各界赞叹。余时服务沪军，参与其盛，故厉君尚能识之。学艺不发达之我国，乃有此发明，睹之殊足自豪。至发动机，以戈诺姆式（Gnome）为最多。次为安乍倪式（Agnyaui）。其冷却方法，多属气冷式（Air cooliug）。间亦有水冷式（Water Cooling）者。此类发动机，购自他国者甚多，吾国工厂虽能仿造，然较诸他国不无逊色。阅览既竟，乃出机库赴工场。

工场亦颇广大。中分二部，半为铁工场，半为木工场。凡发动机之分解结合修理，俱于铁工场行之。木工场所制之推进机（Propeller）等，较诸欧制殆毫无逊色，而价值廉于欧美者过半。系以扁木六片厚寸余并合而成，量准角度以修制之。盖吾国木材工价，俱较欧洲为廉故也。旋自工场复返校舍，与校长教员诸君晤对一室，畅聆教言。始知航空学校，创于民国二年。初分操纵观察二班。继因就学诸君，俱属军官。于观

察一科，具有素养。故俱改习操纵。现已毕业者，约三十余人。其第二班学生，亦将于年终毕业。袁氏秉政时代，预算规定每年十万元。然以收买劝进需费，筹备大典需费，预算定额，竟成虚文，学校经费支出。殆不堪言状。其尤可令人发噤者，则飞行区域，仅限制在十里以内。如或越出，恒遭枪击。袁氏既剥夺国民地面上自由，更复限制学者空中之试验。魔力之大，宁不可骇乎。秦君并谓于大总统阅兵时，当再大演习一次。因前次演习，适遇巨风云云。谈次，廖君谓宜多行野外飞行，与联络各大都市之长距离演习。（一）可使增长操纵者之经验；（二）可熟察吾国之地形与气流；（三）可俾一般社会知航空事业之重要；（四）可俾国民知航空学之安全，而引起其研究之兴味。余亦以发达航空事业，为今日之要图。惟研究此种之事业，在国家宜速编练飞行队，以作军事之准备。奖励学者之研究，以图进步而收改良之功。在国民是宜发行杂志，灌输航空知识于一般青年学子。庶几研究者众，而后有所发明矣。秦校长及诸教员，颇称近是。坐谈既久，乃兴辞而出。途中不便车行，余与廖君缓步于道，遂以参观所得，以询廖君。廖君曰，“日本以若许金钱，经营数载。所成人才，亦不见众。而此校方成二年，经济困难如此，养成能操纵者将及百人，诚不得不钦佩彼执事者之热心毅力也。惟校中仅教授操纵，制造上独付缺如，似于根本计划，未尽完善。且机式诸多旧式，发动机之马力，亦微嫌过小。盖航空学术，日新月异。不能养成制造人才，则仅有模仿而无发明。此次欧战经验，马力日益增大。其七十马力以下者，仅能供练习之用而已。想执事者未始不知。特为经费所限制，莫又如何耳。方今武器日新，战争日剧。我国欲图自存，空中武器，殊不可缓。盖练一师团，建一兵舰，动辄以数百万数千万计。究非目前所克负荷，且纵令国库骤增，而海陆军事人才，亦非一二年所克养成。岂足以济急而扶危哉？”呜呼！国势阽危，强邻逼处，整饬军备，殆不容缓。未识执政者，其亦曾为计及否，余之所见如此。爰撮述之以告当道，并以劝青年诸君，宁为粉身碎骨之国民，勿为埋头故纸之国民。

国外大事记

记者

续记欧洲战局之波澜

一九一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同盟国提出之和议，至同月三十日，协约国答复拒绝。在交战两方，已是告一段落。惟对于中立国之劝告，尚无回答。且拒和后之两方举动，亦至今正始表示世间。兹为续志如下。

我政府与美通牒 美总统之提出劝和牒文也，系遍致举世各国。收受该通牒之国，除交战国外，其瑞士及斯堪狄拉亚三国，先后表示赞同。具载前期本志，吾国政府，至本月初九，正式照复驻京美使。大旨谓战事延长，影响及于中国，较其他中立国尤甚。中国现当刷新之际，经济上，实业上，所需友邦协助者多。徒以战事牵连，多数国家，无能为力。今贵国总统欲使战事及早结束，本国深表同情。至贵国政府及人民，欲于此次战事终了后，尽力设法，维持各国平等主义。无论国力强弱，不使有侵袭举动。本国极端表示满意。深愿赞助贵国政府及人民，达到此项目的。是敦促媾和之中立国家，已并我而六矣。

协约国对美回答 协约国于答复同盟国提议后，对于美国牒文，迟迥审议，至一月十日，始将复文由巴黎政府交付美使。原文大旨如下：

组织大会，公保世界和平之提议，协约国表示赞同。至和局问题，对于中央帝国侵略行为，须得应有之赔偿恢复与保障。且须使欧洲各国，将来立于稳固之基础。目下断难获此和局，况协约国不为戎首，对于中立国所受损失，不负其责，至来文以双方交战国相提并论。证据俱在，协约国不得不辞而避之。德奥处心积虑，以侵略政策，攫取欧洲霸权，与世界经济支配权。考诸历史，事实显著。更观开战以来之种种暴行，宁复有人道主义，与弱国权利，存在德人脑中。此美国两方一律之言，协约国所否认也。所请表示战争目的一节，协约国不难从命。俟届谈判时机，自当详细发表。惟恢复比塞孟三国，退还法俄罗三国被侵土地。按照民族主义，及小国安全之原则。规定保障将来之道，以改造欧洲。对于外交，则海陆国境之保障，掠夺领土之回复。解

放受外国羁绊之意大利，斯拉夫，及罗马尼亚人。开放苦土耳其虐政之人民，驱逐土耳其帝国于亚细亚等，皆为急待解决之件。举世共知，至俄皇对于波兰之意见，已见俄皇通告海陆军论文。协约国有志挽救欧洲，不使再受普鲁士黩武主义之祸，但无在政治上歼灭日耳曼人民之意。协约国为自由正义平和，甘忍牺牲一切，以达胜利结局。……

和议被拒后之同盟国 协约国拒和文书之达柏林也。德皇通谕海陆军曰，“敌国志在灭德，故不允受德国之和议。余于上帝于人道之前为宣言曰，以后惨烈牺牲之重大责任，实由拒绝德国和议之敌国负之。吾军赖上帝之佑，定可促成和局。”斯谕也，仍以和局为最后目的。未尝以如何战胜为言，可与奥国新皇诏谕并观者也。

一月十一日，德政府致文中立诸国，驳诸协约国之拒和文书。其大旨如下：

(一) 俄国虐待领域内之异族人，英国压迫爱尔兰人。此与宣言之民族主义不能相容。(二) 号称保护小国，而对于希腊，加以历史所无之压迫。(三) 英国蔑视伦敦宣言，及巴黎宣言。行不法之封锁，使敌国几濒饥饿，且迫害中立国。(四) 协约方面，使有色人种从战。(五) 俄法待遇俘虏，有违人道。(六) 勒移阿尔撒斯、罗仑、加利西亚、武古维来、及东普鲁士之住民。(七) 比利时于开战前，英法已破其中立。(八) 今后总续战争之责任，应归联合国。

十二日，德皇又诏谕人民曰，“敌人曩弄诡词，拒绝吾人诚实之平和提议。今见其回答美大总统之文，直脱其假面，暴露其侵掠欲望。国民务各奋发努力，以挫敌之野心。”此则第二回宣战布告也。同时萨洛尼加传出消息，谓摩拉斯蒂尔敌军备战甚力，殆将扶助希皇云云。水上又有将以潜艇千只，制胜协约之报，而号称封锁线以外之大西洋面，且有冲出之德舰，捕船二十余艘，虏将二千余万之报告，惊动世界。今后之变态如何，吾人静观之可耳。

希腊始终屈服 协约国压迫希腊，不惜出历史所无之手段。一九一六年末，连以哀的美敦书报递希国者三次，希腊一一忍受，既已失其国家之面目矣。岁阑，又有第四哀的美敦之说，传播于外。至本年一月一日，所谓第四哀的美敦者，正式提出。其条件曰：(一) 减少贝洛波莱苏斯以外之希兵，至维持治安绝对必要之敌；(二) 留军械子弹若干，以充该军队之用，余悉运往贝洛波莱苏斯；(三) 禁止保皇党开会，及平民携带武装；(四) 邮电路并交协约国管理；(五) 即行释放政治犯，赔偿因十二月一日变端受害之人；(六) 革除十二月一日命令负责诸员；(七) 希政府向协约国道歉，并派员当众向协约国国旗行礼。书内声明苟希腊不承认前项要求，决不解除封锁，且协约军队不日将由拉里萨铁道，运送萨洛尼加。希腊苟再有烦言，协约国当自由行动。希腊政府，接收此牒，迟疑审顾，不得应付之道。至八日，递出复文，分别允驳。协

约国决定贯彻前项要求，丝毫不让。翌日，致书希政府，要求于四十八小时内，将前牒所开各条，全部承认。惟对于革命举动，担保不使蔓延。希政府以十一日回答，对于道歉及向国旗行礼两层，仍作遁词。其释放维尼柴洛党人一节，亦未遽行依允。革除十二月一日命令负责官员之要求，则置未作答。协约国认为不能满足，须更得切实承认，始能解除封锁。十三日，以此意通告希政府。越日，乃有贬退第一军司令官加拉力斯之事（加氏为十二月一日事变时之第一军司令官）。十七日，希腊承诺全部要求并将维尼柴洛党被拘各人一律释放。协约国第四哀的美敦之目的，至是完全达到。所难堪者，号称独立国家之希腊耳。

协约国军事大会 一月六日，英相乔治，行抵罗马。法首相及俄国代表均集，会同意国，开军事大会议。会议事件，外间不详。但东西阵线问题，为此番会商最要之件。先是东欧西欧军力分合问题，早为协约国间纷议之的。一月八日，伦敦太晤士报社论，力持增加西欧兵力，勿得分兵蹈险。每日邮报，且诋协约国占据马基顿为失当。虽足以扼守萨洛尼加，而危机重叠，且分海军兵力。故英法军界，方竭力反对远征军，以便厚集西欧兵力，然同时仍有一派，主张东欧阵线，关系之重，无异西欧。方罗马大会既毕之时，对此问题，曾否解决，外间颇多猜测。巴黎人士尤为注意。至十日，罗马电称协约国大会，对于马基顿问题，完全同意。萨洛尼加阵线，毫不失其重要。此种消息，在希腊事件解决以前，是否个中真相，无从探悉。唯远征非英法人所乐，则因此愈足证明者也。

协约方面，素以缺乏统一精神，贻误不鲜。经去岁巴黎会商（参观本志第一卷第四号正月号），收多少连贯之效，益以此次罗马会议，愈感军事统一之必要。十二日，法国议会决定军事统一案，设协约国总参谋部，以期共同一致。任命总司令官一名。应于必要，有合并各国军队之权能。此事具体实施，尚未公表于世。而其关系之重，则远在国际会商，与军事内阁以上也。

日本政局之波动

日本寺内内阁之成也，标举国一致之旗帜。不以政党为根基，因日宪政逆转之呼声，沸腾政海。客岁十二月二十七日，第三十八届议会开幕，政界空气，同时骤生波动。最大政党之宪政会，到处宣言排阀。国民党自认为排阀之先锋，政友会根本赞成排阀。而对于时机与手段，稍持审慎之态，是寺内内阁。在议会不得丝毫援助，大势既已了然。一月十一日，国民党发表其决议曰，“本党根据从来之主张，以反对超然内阁之态度，临本期议会。贯彻此目的之方法，先与友党政友会开始交涉，以确定其意志。”逾日，持准备提出之政府不信任案，而政友会要求同意。政友会作下之答复曰，

“现内阁虽反于吾人之理想。然鉴于内外时局，决定暂观现内阁之设施，以择相当处置。议会首先决议不信任案，实难赞同”。国民党接此回答，再与宪政会交涉。十九日，该会干部会议，决定赞成。不信任案之通过，乃成已定之事实。盖宪政会议员，在议会已得过半。益以国民党之提携，其势力绝不可假也。二十一日，三党各开大会，发表宣言。

宪政会曰，“现内阁在国民舆论之府之帝国议会，不有何等基础，标榜举国一致，而举国不悦，口唱立宪正道，而自悖宪政常规。孤立无援，就任四阅月，设施无足观者。偶有动作，不过姑息偷安之小道。应付时局进展之经纶，丝毫无有。际此千载一时之会，坐令机缘空逝。国家不幸，莫大于此。本党基于立宪之宣言，与同志并力，以期现内阁之更迭。”

国民党曰，“际国家重要时机，屡起内部纷争，固非本党所忍。然国家得未曾有之机会当举未曾有之大业。自非深得国民輿望，体会国民意志之内阁，奚足托此大任。现内阁不立脚于国民，顺应大局之政策，复未尝确立。况垂三十手之政轨，迄于今兹，再复超然内阁。此本党所由奋起以反对之也。”

政友会曰，“现内阁为不合吾人理想之超然内阁，固无待言。然目今急务，在矫正大隈内阁之秕政。单以内阁组织，不合本党理想之故。自起政争，非所以忠于国家之道。故本党对于现内阁，持严正中立之态度。视其措置是非，以定赞否之的。”

此外公正会议员，对于本案，不定党议，委诸各个议员之自由。且无论意向如何，亦不能令不信任案，生若何之影响也。

政府方面，关于外交方针，曾对四党首领，表示意见。殆为缓和政战之一种方略。但无若何效果，乃定断行所信之决心。出而应战，解散议会，以决最后之胜负。二十五日午后一时，众院议场，讨议不信任案。国民党总务犬养毅，演说提出理由。政友会总务元田氏，及寺内首相，均演说反对。余人方相继登坛，而解散议会之诏令已降。时午后二时四十分也。

国内大事记

记 者

交通内国公债之提案

交通总长许世英，为谋交通机关之整顿及扩张，决起内国交通公债，曾经部议十余次。草拟条例，提交国务会议，于一月十八日通过。且晚提交国会，其起债理由，大要有六：（一）谋原料制造之利；（二）谋线路完成之利；（三）按期收回路债，以固主权；（四）增设车辆货栈，以利运输；（五）敏活通信机关；（六）创办海洋轮船，以兴航业。公债条例草案，全部凡十八条。其大体如下：

（一）债额二万万元。

（二）募集期限分四期，每期五千万元。第一期自六年三月一日起，八月末日止。余起另定。

（三）公债用途为下列各项：

| | |
|------------|--------|
| 正太铁道收回 | 一千二百万元 |
| 道清铁道收回 | 八百万元 |
| 京绥完成及延长建筑费 | 一千万 |
| 已办未成各路建筑费 | 六千万 |
| 铁工厂附铁矿 | 二千五百万元 |
| 枕木厂兼注射厂设置 | 八百万元 |
| 车辆制造厂 | 二千五百万元 |
| 铁路货栈 | 一千万 |
| 铁路附属营业 | 五百万元 |
| 电报推广 | 五百万元 |
| 电话推广 | 七百万 |
| 电气厂 | 五百万元 |
| 航业创办 | 二千万 |

共 计

二万万元

(四) 债票额面，分为一万元、一千元、一百元、十元四种。

(五) 发行价格，每百元至少九十四元。

(六) 年利六厘。

(七) 偿期十年。

(八) 担保以全国官有铁道，及电气事业之利益充之。第一期本金偿还，以京汉铁路利益支办。

交通银行日本借款

自交通银行停止兑，现公私损失，不可数计。客岁之末，该行当局，与日本兴业、台湾、朝鲜三银行，磋议借款。十二月八日，签定草约。一月十八日，交通许总长，持赴议会说明。二十日，正式签字约分正副两纸，正约规定债额利率偿期等；副约规定交通银行，聘雇日本顾问。其大要如下：

债额五百万元，不折不扣。

利率七厘半。

担保交通银行所有之营业上有价证券。

偿期三年。

聘雇日本顾问一人。

郑家屯案解决

郑家屯交涉案，起于去年八月十三，中经历任外交长官，与驻京日使，会商多次。至本年一月五日，日使得政府电示方针，将前此双方确执之警察顾问两项要求，声明另案办理。其已经议定之陈谢处罚，抚恤等项，交换公文，作为本案解决。日使持此训示，向我外部会商，谓为最后之方针。外部持赴阁议，以警察顾问，另案办理一层，仍难承认。十二日，伍总长更与日使会见，根据阁议情形，明白答复。二十二日，日使再提要求五款。谓中国如能允办，则日本将因本案添派之军队撤回。其条件曰：(一) 中国该处军队长官，应向日人谢罪；(二) 肇事华兵之带兵官，应受惩戒；(三) 严办肇事之华兵；(四) 南满东蒙地方官，须遍贴告示，晓谕居民，对于日本商民及军队，务须以礼接待；(五) 赔偿被祸日人之损失。伍总长与日使会商之下，即据上开条款，双方签诺。其设置日警，及军官顾问两项，实际又成悬案。固不仅使吾人蒙本案之屈辱已也。其警察顾问之要求条款，现虽未由当局发表，据外间所知者，则为下列三条：(一) 日本希望中国全国之陆军学校，如保定府陆军大学等，聘用日本武官为教

员；（二）中国东蒙南满各军队司令处，须用日本武官为顾问；（三）要求中国承认日本在南满东蒙已设之巡警局所，及将来在南满东蒙无论何时何地，俱可随意添设同样之巡警署。此等条件，其事实上已设之巡警署，不下二十四所。今既作为悬案，匪惟已设者无从取消，未设者固方兴未艾也。

厦门日人设警事件

客岁十一月间，日本驻扎厦门领事，突在道尹公署门前，设置警察派出所。内驻警官二名，警察七名。当经闽省长官交涉不效，据情电告外部。伍总长向驻京日使质问理由，日使于十二月下旬提出复书。谓此次设警，根据南京条约。厦门名称，系指全部，不专指鼓浪屿一岛。今鼓浪屿外居住之日人，及日籍台湾人甚多。当领事裁判权未收回以前，驻有警官，乃当然之事。且此项警察，系管束日人，非对于中国，行使警权。其日籍台人，从来无法取缔，中国亦以为苦，今则甚为便利，并无违法之点。伍总长接受前项复书，准备另提驳议。但在日人方面，仍必多所借词。交涉之结果，夫亦大可知矣。

宪法审议完结

宪法会议之经过，本志前期，迭有记述。及入本年，又开两次审议。通过者一，无结果者一。再分记如下：

地方制度案 地方制度案，在审议会经绝大波澜。至昨岁末期，始渐臻妥。协本年一月十日，将协商成立之草案，登入议事日程，开会审议。因本案既经院外商妥，只须起立表决。是日在场人数，四百六十人，起立者四百四十六，全案通过。

定孔教为国教案 本案曾经一度审议，未有结果。本年一月八日，接续审议。报票表决，赞成白票二百五十五，反对蓝票二百六十四，均不足三分二之法定数。幸不成立，然反对票仅多九人。亦可谓出人意料矣。

自地方制度案成立后，审议会已告終了，当继续开二读会。十九日，先将审议经过，当会报告。略谓审议会自上年九月二十二日，开第一次会议。共开会议二十四次。讨论草案内题目计十四件，八件成立，五件无结果，一件删去。尚有草案所无之四大问题，经审议会认为应行加入宪法。一主权，二查办权，三地方制度，四宪法保障，此等经过审议之问题，皆由审议会认为大体应行讨论者，其余认为无疑义，不必讨论之草案各条，皆应付二读会。经此报告，审议手续，乃完全告竣。

政潮种种

徐州会议第二幕 客岁第一次徐州会议，无形解散之后，尚无何等动作。至本年

一月三日，为冯副总统寿辰。先期由倪嗣冲张勋张怀芝张作霖等通电各省，谓冯副总统寿辰，各省应派高级军官，或亲信之人，代表齐赴金陵道贺，并会商政治上一切要事。故各省军民长官代表赴宁者颇众。寿辰既过，欲在南京有所会议，为副总统所拒，乃由倪嗣冲约赴蚌埠，次日偕赴徐州。于八九等日，连开会议。所提议案，为解散国会，改组内阁之一部，修改旧约法，改组总统府等事。后经多少变化，对于国会，先主张解散一部，凡隶号称民党之政团属焉。继以刻下民党，不有罪迹可指，变为主张一院制。解散参议院，取消民党多数，以为慰情胜无之举。对于内阁公府，则主持改组甚力。但此等事件，不免格于约法。故与修改约法同时提出。经徐树铮倪嗣冲等商定实行步骤，以第一电提出前项要求，同时准备第二电，责备元首不能执行前电；盖明知元首不能解散国会，故有此责备也；经过责备之后，另以第三电宣布元首不能行使职权，应依约法以某某继任。会商既定，徐倪等持谒张勋。张见而大骇，谓此等断不可行。复接湖北王督军电，谓此等主张，不可不预备兵事。鄂中军事不有把握，未便列名。倪氏幕中又有较明大势之某君，谓此等行为，敌直我曲，且今日之敌，非癸丑冬期可比，胜负之数，正难预知。同时复有段总理严电切戒，并令各省撤回代表。囑靳云鹏勿得与闻，而轰轰烈烈之两大哀的美敦书，一大宣战布告，遂暂归搁置。

宪法促成会公然成立 宪法促成会，通电丑诋国会，主张解散。经国会议员，向司法张总长提出质问后。正在飭下检厅，依法检举。而该会公然开会选举职员，宣告成立。京中官宪，若不闻也。

济南商会电请解散国会 督军省长，不与国会相容，已成风气。乃有济南商会者，亦以激烈电文，对于国会，施其攻击，其洪宪时代之民意乎？其文略曰，“……国会开幕四阅月，纷呶杂遘，各逞意气。可珍之国帑虚靡，大好之光阴轻掷。谨慎者任人牵制，无异傀儡登场。暴戾者已见谬持，更教猿猱升木。党派私嫌，谋摇内阁，权限滥用，辱招友邦。近因宪法争持，更作凶横殴斗。赴诉法庭，通电全国。立法院故犯不法，代议士反求众议，神圣之尊严何在？邻邦之非笑何堪！欧美先进国之元首名相，对于宪法争议，国会嚣张，均有活泼灵敏之腕力。措置裕如，以定国是。事例相符，往事可师。仔肩重大，姑息堪虞。念党徒存心破坏，怵来日噬脐有凶。临电哀鸣，无任迫切……”

通信

独秀先生左右，读报得知足下近长北京大学文科，不胜欣祝。将于文科教授，必大有改革。西方实写之潮流，可输灌以入矣。其沉溺于陈旧腐浅古典文学及桐城派者，其亦闻而兴起乎。万望鼓勇而前，勿为俗见所阻。仆久欲作《予之中国近二十年文学观》一文，因循未果。然他日终必质之足下以评论之，余不尽宣。

程演生启

手教谨悉。仆对于吾国国学及国文之主张，曰“百家平等，不尚一尊”。曰“提倡通俗国民文学”。誓将此二义遍播国中，不独主张于大学文科也。大作何日告成，急欲一读。谨复

独秀

记者足下，空谷足音，遥聆若渴。明灯黑室，觉岸延丰。足下之孤诣，略见于甲寅，渴慕綦岁。呜呼！国之不亡，端在吾人一念之觉悟耳。足下创行青年杂志，首以提倡道德为旨。欲障此狂波，拯斯溺世。感甚感甚！第仆中衷多怀，窃以君乎不贵苟同之义，欲有所商榷焉。道德根本之基，果何如耶？觉悟耳。无觉悟之心，虽道德其行其言皆伪君子乡愿之流亚也。今吾群之颓丧，正伪君子乡愿之流，扬波扶流。致一世胥溺，是非不辨，黑白淆混。贪黷馥法，鼓簧涛张。尽灭天良，日逐兽欲，而能逃出坑堑者实难其俦。有心人哀而药之，究循何道耶？仆敢信独步单方，惟觉悟二字。除此二字，别无良药。此二字实吾败群之返魂丹也。陈白沙曰，“人争一个觉，才觉便我大而物小，物尽而我无尽。夫无尽者微尘六合，瞬息千古，生不知爱，死不知恶”。其所谓觉，即佛氏之解脱。千古贤圣，莫不由此中产出。阳明先生以致良知为教旨，力振末世。其致良知三字，亦必于觉悟而后立。举世间一切之道德恣纒，亦必于觉悟而后立。无觉悟，无解脱，其所行皆伪也，皆不真也。陈白沙“禽兽说”曰，“人具七尺之躯，除了以心此理，便无可贵。浑是一包脓血裹一大块骨头，饥能食，渴能饮。能着衣服，能行淫欲。贫贱而思富贵，富贵而贪权势。忿而争，忧而悲。穷则滥，乐

则淫。凡百所为，一信血气。老死而后已，则命之曰禽兽可也。”其所谓心，所谓理，即良心，即公理，即觉悟也。曾文正公曰，“不为圣贤，便为禽兽。”世以其言为过当。仆以良心评判，实为至正不易之理。然何以为圣贤为禽兽，亦在觉悟与否而已。陈白沙赠彭惠安别言曰，“忘我而我大，不求胜物而物莫能挠。”孟子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山林朝市一也，死生常变一也，富贵贫贱威武一也。而无以动其心，是名曰‘自得’。自得者，不累于外物，不累于耳目，不累及造次颠沛。鸢飞鱼跃，其机在我。知此者谓之善学，不知此者虽学无益也。”其所谓自得，亦必由觉悟中做出。非徒颂圣人之言，模圣之行，便能见道。便号为君子也。又曰，“为学须从静中养出端倪。”所谓端倪，亦即觉悟也。王阳明先生以知行合一之说训人，最切衰世之病。其精警之语有曰，“本心之明是知。不欺本心之明是行。”然何以能不欺，亦在觉悟。孔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其所谓道，即由觉悟中得来。朝闻而夕死无憾之道，即一切解脱，超然物相。惟有我相证明，一心一丝不滞也。以上赘摭陈言，于觉悟真谛之义，究未尽晰。以下再略述之。

宇宙胡为而然耶？吾人何处而自耶？耶教以天帝为创造宇宙，创造人类。而天帝乃无生无死，自然自在者。其说至近世科学兴，已根本动摇矣。科学家以原质莫破，为宇宙庶类组织之原。于实验上固不谬。然试深思之，而大惑不解者，几比宗教之说为尤甚。原质莫破，果又从何而来耶？科学者则以“以大”涡动之说解之。然以大为耳目所不得加，感官所不得接。无重量，自然自在。与彼宗教所说之天帝根本之义，果何差耶？于是哲学家持实质论，观念论，以及实质惟识论。实质唯物论、二元论、一元论、我识论、凡[泛]识论、有神论、无神论、凡[泛]神论等等，于宇宙人类之原始，仍蒙懵能完全解答。宇宙诚一不可思议之物哉，人类诚一大怪物哉。呜呼！生从何处来，化从何处去。吾人试瞑目静思之，吾人真正无上之鹄果何在。彼没溺于人欲之中，为情驱驭，攘劳为恐日不给者，可等诸自啖以下。世不乏明哲之士，古今来不乏贤智之辈，仆未见有一足以议此也。世界幻场耳，人生虚梦耳。举世一切可喜可慕之事，吾心胡为而爱之。举世一切可苦可危之事，吾心胡为而恶之。爱之恶之，果有何价值，有何目的。惟独任吾之精神不累于外物，不累于情欲，随遇而安。惟行吾素，险安足惧，名安足慕，利安足求。圣人所谓无所为而为之是也，即仆所谓觉悟真谛之义是也。正真之道德，必从觉悟中做出。能觉悟则一切斩绝，其行其言，不期自合于道域，不期自不隳于恶。盖世间一切之恶之不道德，皆累于情欲而后成。未闻无所为而为之者也。然世必有大惑于吾言者矣。以为人生已如幻梦，所为俱无最高之价值。又胡为去欲澄心，希圣希贤，徒自苦励。循其是心，甚则杨朱之肆欲狂乐，自促其生，大败于人群。次者亦将颓寂不振，恬淡无为，如末世学佛者。呜呼此辈！岂

真能觉悟哉！特深溺于当前之物欲，借解脱之空言，冀蔽良心之责悔，而苟安可哀也已。故古来先觉，知宇宙之虚幻，无足冀求，皆不敢大张其言，只待人由经历挫折中觉悟。佛氏言之，而流弊滋大。惟日本学者得其真谛。了悟生死，超脱物欲。武士道之流，盛昌舍生赴义，以捍国家，踵背相接。其故可思矣。夫人瞽于当前之情欲，陷没难拔。虽父母兄弟流涕而劝，犹不反顾。何则劝者之情，不足以克其爱溺之情也。今足下欲导人于道德之域，曰“尔当爱国”。尔当爱群，尔当趋于仁义，尔当为社会求幸福。虽日聒于陷溺者之耳，未见其效愈于父若兄之劝也。故今日欲振污世，起衰溺，惟以阳明先生致良知三字为正的。以清宵良夜之言，激撼其习心，促迫其觉悟。然后能领会善言，臻于道域。惟道德第一关头，在自身先有觉悟之机，而觉悟又非空言所能为力；若无觉悟之机，虽强聒以忠言善语，求其效十不见一二也；然纵有觉悟之机，不得他人提撕唤醒，力坚其信，亦必旋牵于物欲，而日趋污下，足下勉哉。吾辈青年，坐沉沉黑狱中。一纸天良，不绝如缕。亟待足下明灯指迷者，当大有人在也。仆家计不堪，复哀国难，几不自支，然已稍能觉悟。廓而化之曰，向圣贤路上鞭策。悠悠前路，不知能免陨越否耶？亦惟良心是赖而已。积怀满腔，无暇尽白。足下不弃，辱而训之。甚盼甚盼！

湖北陆军第二预备学校叶挺鞠躬

尊意以觉悟为道德之基，阳明之旨也。此说仆不非之，足下颇疑宇宙之谜，非科学所能解释。是犹囿于今日科学之境界，未达将来科学之进化，必万亿倍于今日耳。足下对于宇宙人生之怀疑，不欲依耶佛以解，不欲依哲学说以解，不欲以怀疑故，遂放弃现世之价值与责任。而力求觉悟于自身，是正确之思想也，是邻于科学者也。足下其无疑于吾言乎。

记者

《新青年》记者足下，启者欧洲近有二大变更，想国中新闻未必能记载详尽。请约言之，并参己意：（一）为德奥宣布波兰独立，此十一月五日事，波兰从此为君主立宪国，而德奥永为之屏障。时人讥其目的在于训练新军为自张兵力之计。又谓俄属波兰独立，德奥属者则否。此其用心，显而易见，事实诚然。然论者不能谓波兰全体未能恢复自由。其小部分之得承认为独立者，亦不得谓之自由也。以人道立言，俄属波人得脱俄国专制，亦属幸事；（二）俄英法三国政府，先后更换。俄国前首相有私与德人议立和约之事，举国察知。多数反对，俄皇即罢其职，以前农商总长车薄夫 Trepoff 氏代之。车氏精于行政，凡用之人，均属技士。则俄国对于战事之国情，可以测知。此风一起，英国政潮，亦因之旋兴。先是混合内阁，成于旧年五月，加入守旧党十二人。

两党政见本不相同，遇事自多争执。然各以战事为前提，虽时有贻误时机，舆论尚未遽加攻击。洎乎前月，欧东战情，大不利于联军。罗京既陷，雅典罹灾。潜行艇之起没逾前，商船日沉数艘。而英伦东岸，复两被侵掠。航空部徒拥虚名，大权旁落于海部。物价日高，粮食部即立，而专员旬日不能得其人，于是舆论大哗。迄十二月一日，政浪骤发。有劳野佐治君 Messrs Dyod George，班那落君 Bonar Law 爱德华加孙侯爵 Sir Ed Carson，伦敦太晤士报主笔老慈恺立夫公爵 Lord northcreeff，the Editor ofrhi Times 同谋推翻自由党内阁。是日由前任陆军大臣劳野氏，正式要求前相爱斯葵斯氏改组。内阁并以四人佐治君 Messrs George，落君 Law，加孙侯爵 Sir Ed Carson 及韩德森君 Mr. A. Henderson 组一战时议事会。War Committee 每日开会一二次，决断军国事，有无限大权，而首相屏诸会外。爱氏不赞同者二点：（一）首相不得为会长；（二）所言四会员，不尽合意。劳氏存心为难，不事通融。即宣言将与守旧党之十二人，同时辞职。陆军次长堆别公爵（Lord Derby），亦同声附和。泰晤士报，同时戮力恫吓政府。而前相爱氏不忍见全国分裂，决意下野，遂于十二月初五日，偕其党员全体辞职。今为劳野佐治内阁也。新内阁共五人，首相劳野佐治 Dyod George，财政大臣班那落 Bonar Law（可不常到会），枢密院院长恺孙公爵 Lord President of Council Lord cuzon，无专职者二人，米垒公爵及韩德森君 Lord Milner & Mr. Henderson，即前时守旧党非洲之战曾著战功，后为工党首领者也。陆军总长现为堆别公爵 Lord Derby，海军总长为加孙侯爵 Sir Ed Carson，均不归于新内阁，诚一变形也。自由党在下院监督政府，未数日法国内阁亦即缩小。而首相未换，实与爱氏所主张者相符。总之俄英法三国，深以战事不利而均以集权为战胜之必要。媾和之议，殆无容置喙。不图一方轰烈备战，而一方德奥土乃提议言和。观此间各报评论和议之成，殊希望于万一。各国政府，尚未宣表意见，或者舆论自事铺扬，不足为定据，亦未可知。果尔英法方面，无多胜利。小国尤重受殃，此可断言也。

程振基鞠躬十二月十七日

独秀先生大鉴，年假满来都，购新青年第四号读之。知曩者狂妄之言，已蒙登录，且加以指正矣，欣感何极。虽然，犹有未喻于怀者，故敢卒陈其所见，幸垂教焉。以史概应用之文，定名自是不当。前书不过假定取便行文耳。然文学之文，与应用之文，究不可以不分，则先生固是其言矣。文学美文，虽不专在骈体与用典，然骈体与用典之文，不能谓为非美文也；骈文不过体裁之异，尚不足道。若古典之为物，则窃以为不善用之，固足以束缚性情，牵强失真；善用之，却可以助文章之省简。譬如叙一事状一物，以常文说之，累累数十言未必能尽且肖，取相类之古典一二语代之足矣。盖

古典之为用，颇似专门名词。名词括物之德，古典状事之情一也。特是苟专恃古典为生活而成之文，则诚有如先生所言易伤文学之天才者。唯因此遂全禁古典，似不必耳。二十世纪虽为物质文明之时代，然精神生活，究不能全然抛弃，则文学美术之文，亦何可少乎？至仆对于孔学之观念，有数语可以概括之。即仆信孔学之实质，与宗教之实质，全然殊科。又信孔子之言，未尝专主于专制政体。至孔子之道，果适于现在生活与否，仆未尝取孔氏之书尽读而晓其义，不敢断言。然私心窃为世界过去之圣哲，无论何人所称道之学说，未有能与后世之生活完全适合者，亦未有完全不能适合者。孔子亦其中一人也，则何能外此公例哉。先生以为汉唐诸儒，何以不依托道法杨墨，而独依托孔子。仆谓此当分两等人观之，如叔孙刘歆之属，此辈心志，不过假学问为干禄之具。值所师为儒者，或世主好儒，遂因缘以为进身之途耳。是孔道自孔道，此辈自此辈不足论也。乃若韩愈以及唐宋诸儒，其心目所期，未尝不以继道统者自命。独惜所得为孔道之一部而非全体，所见为孔子之雅言而非微言，是故谓唐宋诸儒所学与孔道之一部适相吻合可也。谓孔道之一部与帝制有关亦犹可也，遂谓孔道即与帝制有不可离散之因缘，是以分概全未为可也；若谓汉唐诸儒独依孔道，遂为孔道即帝制之证，则张道陵未尝不依托老子；摩门教未尝不依托耶稣；将谓老子耶稣亦尝言符咒之术，善多妻之风耶。若谓孔子尝称帝制，与二氏之凭空依托不同；则孔子又尝道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矣。今使有人衣狐貉之衣，食必姜酱，自以为是孔子之道，又以是教人焉，则亦遂谓孔子为口腹之鄙夫可乎？窃见孔子虽尝言专制，而未尝不言大同。如礼运所载大道之行一节，或有非今日共和政体所能跻及者。孔子生未开化之世，一言一动，胥以救时为亟，故不得不常言专制。如诗书与礼皆所雅言，而诗书与礼则皆专制之法，不可行于后世者也（礼运一节，虽首称大同之美，而其究归于小康。盖亦对证发药之言也）。宋儒学行，诚有卓绝者。仆谓不第宋儒，即如韩昌黎者。吾人虽不是其原道之说，而其品行文章，亦实非后人之所及。特是品行自品行，学术自学术。不能以持躬之正，遂许其见道之笃；亦犹不能见道之笃，遂许其持躬之正。此理至明，无足赘也。孔子生于二千年之前，其思想言论，不能以后世眼光论之。吾人固不必强为装点，如近世儒者所为，甚至有以周召共和为今之共和。以唐虞禅让为今之民选者，惟孔子未尝专以君主专制为是，则证据凿然，未可抹杀也。昔孟子以继孔自命，迹其言行诚不必尽似孔子。独其谓孔子为圣之时，则可谓深得孔子之奥。孔子之道可推行于后世者，一时字而已。其他一切则皆是枝枝叶叶，适于古者未必遂适于今也。仆见本期论文中，有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一篇。其中所言，仆几无一语不五体投地。尝谓今之尊孔者，其病在明知孔子非宗教家，又既知孔子之道，未必全适于后世。然因误认今日社会道德之堕落，为亡弃旧学之故，思以孔道为补偏救敝之方，故不得不曲为

之说；而以孔子为宗教，以孔教为国教之议遂兴。此其数皆不明道德之真象，不通论理之思辨有以致之。故先生谓孔子不必尊，仆亦谓孔子不必尊。然谓孔子不必尊则可，谓孔学为纯然专制之学，则犹未敢以为信也。至于众人专制一语，不过沿用俗称。其实一人为暴，不过专制，众人为暴，乃成乱治；专制之暴，为力尚微，乱治之暴，遂不可救；得失之数，盖较然也。必谓一人可以为暴，众人即不可为暴。窃谓所谓众人者，不过较一人为众而已。持较群氓，犹是少数。以少制多，虽谓非专制焉不可也。矧孔子所值之时，乃是众人各自于其势力范围之中，而施其专制，此则确然为专制而非乱治也。先生谓吾人宁取共和民政之乱，而不取王者仁政之治，此言蕴理至精，仆宁敢妄有誓议。惟是国之施政，不第当问其欲不欲，尤当问其能不能，使国情而适于共和也。则从吾所欲，取共和可也。使国情而不足语此，吾人虽甚欲，其如不能何（仆此言颇与筹安会人表面所持理由相同。然彼辈谓中国不能行共和，仆则谓吾民既能有辛亥倒清室之战，复能有去岁争人格之战，则吾民非不能行共和者也。至开国艱屯，何国能免。要在吾民有以自奋而已）。抑又闻之，共和民政无乱也（真正之共和民政，亦未尝无乱。其乱在挟多数之意以临少数，穆勒群已权界论论之详矣。然今日所谓共和民政云者，既不足以语于真正大多数之民意，则为治为乱，固无系乎此耳。故可以不论）。其所谓乱者，必其邻于专制者也。盖今所谓共和民政之乱者，有二端焉耳：其一则蒙共和之名，行专制之实。如近世民贼大盗之所为，其为专制易见也；又其一则势均力敌，莫能相下。或树党以互攻，或恣戮以快意。驯至如法国大革命后之恐怖时代，人人自危，有朝不保夕之虞。此固世俗所尝目为共和民政之乱者。虽然苟即其事而一审之，则知此彼相之见，未可据以为共和民政之罪符也。盖其恣睢暴戾之现于外者。固若以大多数之民意行之，而其实则内幕之中发纵指示者，别有人焉。杀人者一人，被杀者又一人，此亦变相之专制耳。其所谓乱，专制之乱，而非共和之乱也。大共和民政，固足以导吾人于能力发展之途；而共和民政之出乎轨道以外者，其不足以语此，抑亦明甚。是故苟以共和与王政较，则去取之间，固人情所同；而以共和之乱，与王政之治相较，则仆宁取其治者以苟安旦夕耳。何则既同有专制之实，同非自动之制。则除以治乱判去取外，尚有何法以轩轾于其间乎！此则愚见所及不敢苟为从同者也。为是与否，尚祈有以教之为幸。即颂撰安。

常乃德上言

读来书不厌详求，好学精思，至佩至佩！行文本不必禁止用典。惟彼古典主义，乃为典所用非用典也。是以薄之耳。孔学优点，仆未尝不服膺。惟自汉武以来，学尚一尊，百家废黜。吾族聪明，因之锢蔽。流毒至今，未之能解。又孔子祖述儒说阶级纲常之伦理，封锁神州。斯二者，于近世自由平等之新思潮，显相背驰，不于报章上

词而辟之，则人智不张，国力浸削。吾恐其敝将只有孔子而无中国也。即以国粹论。旧说九流并美，倘尚一尊，不独神州学术，不放光辉。即孔学亦以独尊之故，而日形衰落也（人间万事，恒以相竞而兴，专占而萎败，不独学术一端如此也）。足下谓叔孙通刘歆等依托儒家，乃投世主之好，以为进身之途。足下当思世主于九流百家中，何以独好儒家也？足下既谓近世儒者，以唐虞禅让为今之民选为非，何以又言礼运所载大道之行一节，非今日共和政体所能跻及耶？所谓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乃指君主禅让而言。与民主共和，绝非一物。足下岂谓贵族共和制度，有加于民主共和耶？以行政言，仁政自优于虐政；以政治言，仁政之伤，损国民自动自治之人格，固与虐政无殊；以治乱言，王政之治，乃一时的而非永久的，乃表面的而非里面的；共和之治，乃永久的而非一时的，乃里面的而非徒表面的也。若共和之乱，乃过渡时代一时之现象，且为专制余波所酿成，决非真共和自身之罪恶。足下有云，“其所谓乱，专制之乱，而非共和之乱也。”可谓一语破的矣！吾人于上陈理由，未能彻底了解。故于共和立宪政体，遂无信仰，无信仰遂无决心。口共和而脑专制，此政象之所以不宁也。若夫图一时之苟安，昧百年之大计，重现象而轻理想，大非青年之所宜。至为足下不取焉。

独秀

独秀先生左右，日者得读左右主撰青年。雒诵再三，至理名言，诚青年之药石，其裨益祖国前途者，云岂有量。仆虽寄身异域，亦得于文字行墨间，神交国中贤者。向往之诚，曷其有极。惟间有疑问不解处，仰左右析阐为怀，必乐闻之。左右所提倡文学实写主义，一扫亘古浮夸之积习，开中国文学之一大新纪元，无任钦佩。至于非古典主义，仆窃有所疑，敢质诸左右。盖文字之作用，外之可以代表一国文化，内之可以改造社会，革新思想，纯乎精神的科学也。然精神每凭形式而发现，无高尚优美隽永妍妙之文字，决不能载深远周密之思想。古哲先贤所作文字，虽未必尽合现今时势，然确有独到之处。仆谓不必多刻求古深，惟绝对的不用古典，则为过甚。即西洋文学，亦未必全非古典。想君明达，于西洋文学，素有所得，不必多赘。又左右答胡君适书内（见贵报二卷二册），言之有物一节，左右似不赞同，谓恐失之“文以载道”之弊。夫足下既不主理想主义，又不主言之有物，究竟言之无物，与理想主义有何分解？仆愚昧无似，愈不了解。请左右有以教之。再胡君适既主张非古典，不用陈套语。然细读胡君著作，亦不尽脱离关系。岂胡君“自己无才力不能自铸新辞，故用古典套语，转一湾含糊道去”耶？况言为心声，文字者即代表言语之机械也。与上流社会谈话，尚避俚语，况文字中不避俗字俗语，而得表优婉明洁之情智者几希。至于不摹仿

古人，语语须有个我在，此即不同流俗之意。然人云亦云之说，自古斥为文家大病，岂必新文学谓然耶？无病之呻吟，本属文人恶习。惟好生乐趣，尽人皆然。谁愿于康庄熙攘之世，而作悲伤憔悴之音乎。惟文字既为精神之外现，精神既受困苦颠沛，势不得不一诉之文字。诗三百篇哀婉怨悱，适足代表一时之情感。即近代俄国文学，在泰西推为昌明之区，因久困于政府暴政之下，人民颠沛流离之苦，一诉之于文字，即此例也。矧忧劳可以兴国，士君子每先天下之忧而忧者耶？愚谓惟恐举国上下，沉溺安乐，嘯傲湖山，玩愒岁月。敌国至于境而不知，盗贼啖于墙而不闻，斯诚士子之大耻。较之无病而呻，犹不啻天渊也。种种疑窦，恳一一代为解释，曷深企盼。此上即颂著安。

弟陈丹崖上

惠书详示对于新文学之意见，读之不禁狂喜。谅胡适君亦有同情也。惠书有云，“文字之作用，外之可以代表一国之文化。内之可以改造社会，革新思想。”又云：“文字者，即代表言语之机械也。”此二段名言，前者即排斥古典主义之理由，后者即不避俗语之理由。足下所怀重大之疑，实已自行解释，无待他人之赘言矣。行文原不必故意禁止用典。若古典主义之蔽，乃在有意用典及模仿古人，以为非此则不高尚优美、隽永妍妙；以如是陈陈相因之文体，如何能代表文化？如何能改造社会、革新思想耶？西洋近代文学，喜以剧本、小说实写当时之社会，古典实无所用之。实写社会，即近代文学家之大理想大本领。实写以外，别无所谓理想，别无所谓有物也。吾辈有口，不必专与上流社会谈话。人类语言，亦非上流社会可以代表。优婉明洁之情智，更非上流社会之专有物。故《国风》《楚辞》，多当时里巷之言也。爱国哀音，与夫以悲天悯人而执笔者，皆世界上可敬之文豪。胡适君所薄无病之呻吟，非指此类。胡君所谓，正为嘯傲湖山，发愁叹肤词辈耳。勿复不尽欲言。

独秀

独秀先生左右，顷见六号新青年胡适之先生文学刍议，极为佩服。其斥骈文不通之句，及主张白话体文学，说最精辟。公前疑其所谓文法之结构为请求 Gramma。今知其为修辞学，当亦深以为然也。具此识力，而言改良文艺，其结果必佳良无疑。惟选学妖孽，桐城谬种，见此又不知若何咒骂。虽然得此辈多咒骂一声，便是价值增加一分也。

日前见公所拟大学文科中国文学门课程表，似以魏晋至唐宋为第二期，元明清为第三期。鄙意宋世文学，实为启后，非是承前。词开曲先，固不待言，即欧苏之文，实启归方。其与昌黎柳州，谅为貌同而心异。又如说理之文，以语录为大宗。以白话

说理，尤前此所无。小说是世近文学中之杰构，亦自宋始。（以前小说如虞初世说，为野史而非文学作品。唐代小说，描画淫褻，称道鬼怪，乃轻薄文人浮艳之作，与纪昀蒲松龄所著相同，于文学上实无大价值。断不能与《水浒》《红楼》《儒林外史》诸书相提并论也。）故鄙意中国文学，当以自魏至唐为一期。自宋至清为一期，质之高明，以为然否。（后略）

钱玄同上言

惠书谨悉。以先生之声韵训诂学大家，而提倡通俗的新文学，何忧全国之不景从也，可为文学界浮一大白。先生前所见之课程表，日来各门均小有更改。中国文学则拟以自魏至北宋为一期，自南宋至清为一期。未审安否，尚希赐教。

独秀谨复

女子问题

哀青年

李张绍南

青年青年！予对之辄作无涯之感想。佛言大千世界，芸芸众生。在苦难中，耶氏欲唤醒世人，出黑暗宇内。我青年所处之境遇，与所负之责任，非若是乎。

予虽久不见东亚大陆，然我之魂梦，未尝忘之。嗟彼同胞，何止百兆。贫苦不足道，特汝无受教育之机会之大可悯也。近世文明各国人，有好家庭，有良社会，更有教育强迫。故其人民进德易，而强半由于被动。我则无之。游民遍国中，将何所凭借以终身，是一绝大疑问。故我敢曰，中国来日，果有人物发现，殆本其自动，而努力之度，且必加于各国人一等而后可。因行政上向无统一之组织，如国语改良，提倡宗教，规定各邑男女工艺晚课班，设立地方藏书社，农林上测量组织，贫民诊病所，卫生及街道改良会诸事，不可枚举。我政府两院，至今犹漠然无睹，坐令风气文化，县与县，省与省悉不一致。无论全国，此来日之大患。何怪日本工商百业中人，大声呼告于世界曰：“吾人不得不各勤所事，因中国人之销量至大。”英人游西藏新疆甘肃云：“彼处人民知识，及生活程度。犹如在二千年以前。即以工商业论，土族尚未闻制造之名词。”我辈旅外，未一遇西省同学，亦可以互相印证。此涉于行政上事，可为我青年叹苦不置。

回顾家庭及社会，其富裕而略有学识者，眼光如豆，复易为私心所蒙蔽。但于一己之子孙，督教有加，而结果往往非其所望。己则穷奢极欲，日以麻雀狎邪为生涯，安享外货，无恐怖心。其中贤者，或著几册家训，刻一二集伤风败俗之诗词小说，已诩诩然自命为文史上人。对于后生，绝少惭色。其人犹有毫末影响于我青年与否，余未之信。

其在女子，缠足之痼习，未见明令，早予脱除。生小至老死，奴事于庭室间，养成附属物。且多妻之俗，曩在日本社会中，有蹈此污行者，今已为法律所不许。我

犹风行如昨，非青年中之大不幸事乎？西方社会，敬礼女子，沿为惯例。我国人轻侮之犹恐不及，此待遇之不合者。我青年既少受教育，故缺乏能力。欲求如欧战中各国女子，代父若兄执管工商业，效用于红十字会，军工厂，及一切战事上组织，亦觉程度相差太远，绝做不到。因至今日，入我国普通市场，尚少见有女商伙。县区学校女额，未能与男校相对比。贫家之子，转而为婢。如贸易品，亦时有所闻。其实若辈之脑力，方之文明国姊妹，固不相逊也。

稿将脱手，为外子總丞所见。喟然叹曰：“子言不过为予所欲言者之什一耳。”何能罄书？然以我辈旅外，勤勤求学，已三四年。而所谓学问者又安在？则不如自哀之为愈也。余因书之，以终吾篇。

贤母氏与中国前途之关系

陈钱爱琛

天赋自由，人类平等，此世界最正大之公例也。不期吾侪中国女子，屈伏于黑暗之域久矣。盖自古之学说，无不主张女内男外，更不许其有文字之智识，与国家世界之思想，以三步不出闺门为女德。呜呼！是何异于朽木耶？其不作一般男子之附属物也几希矣。

吾侪女子同是黄帝之裔也，同是圆颅方指也，同具数磅之脑筋也，何乃不平等若是，可悲孰甚！其不可解也又孰有甚于此。读者乎，抑知此乃阻东半球各国发达之莫大原因也。试以中国、日本、印度、埃及为例，乃世界有史时已为文明之国，读上古史者更知为人类发源之地。当此之时，欧美澳诸洲，尚为蛮夷未化之野。洎乎近世纪，而欧美之文化竟加中、印诸国而上之，且有望尘不及之势。吁何其异也！辩者谓皆由于科学日发达，物质日进于文明耳。予曰：“然，但其最大之原因莫非由于男女均受平等之教育耳。”一国文明之进化，以国民之智识高下为标准。但国民者，女子亦居半数，此造物主之巧妙也。今者中国二万万之女子，其中多为愚昧无学之辈，此无可深讳者也。然则欲与列强争长，其可乎？或曰，国中之男女有学识则足矣。盖彼辈有柄政权，执干戈卫社稷之能，则女子何用器器为？予曰，否！否！今吾之目的所在者，非争政权与执干戈之役也。所论者其在女子之教育问题，与养成贤母氏，从而振起我中华民国耳。

今日身为女子，孰不知他日而为人之妻乎？又孰不知而为人之母氏乎？又试问于我国民孰无母氏乎？又谁不爱其母乎？溯人类自呱呱坠地，以至长大，无日不依倚于慈母之膝。然则世界上最亲密者，又孰有逾于母氏乎？自心理学言之，凡事愈亲密，其感化力愈大。古人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是也。然则良母氏出产优秀国民，

可无疑义。故母氏又可比于陶人，盖磁土性柔，可随意操擻。可为碗碟，亦可为盆环，是在陶人之手耳。然则母氏在所操纵一国之权，大总统莫之与京也。

吾观于欧美文明国之母氏，而有感焉。盖与吾国异也。彼等具普通之智识，能轨其子女于正道，且能相其夫。有男子堕于酒色之欲者，恒为其妻所感化，而改正。无怪其国家日进于文明也。更考古今中外之伟人，亦多出于贤母之家者。试观于孟母之断机择邻，而孟轲终成亚圣；以一慈祥善教之母，养成华盛顿为美利坚开国元勋；又亨利 Patrick Henry 之母，乃一高谈鸿辩之妇人，故亨利为美国善言之士，“不自由毋宁死”“Gire me eibenty or giue death”即其遗谚也；又罗马帝尼罗 Nero，其母乃凶手也，无怪当罗母京被焚时，而尼罗尚鼓琴自乐。此可见家庭中之母氏，乃国民陶冶之炉也。

我国自海禁开后，欧美之风东渐。我国不完全之社会，一与外物相触接，优劣遂立判。吾人知国势日危，非速法泰东西各强邻不可。故学者之论纷纷，救国之道万绪千端。或曰改良政治，或曰开办矿务，或曰兴教育。曾试以种种方法，而老大之中华民国亦如故，何也。予曰：“是不得其救国之要道耳。”善医者究其病之本源，然后施以疗治之方，其效始显也。当时曾有人问于法帝拿破仑曰：“法国目下最急需者为何物乎？”彼答曰：“贤母氏也。”夫以穷兵善战之魔王如拿破仑者，尚不以兵械金钱为重，而以贤母氏为宝，何也？盖彼知良母可出产未来之新法兰西耳。其眼光之远大，岂庸人所可及乎！今者我中华民国，丁此外忧内患纷纷之日。其国势之危，有孤舟泛重涛遭旋风之状。非有优秀伟大之国民为后盾，其能立足于二十世纪之地球乎。故徒曰开矿办实业兴工艺，严国防者，实一时治标之策耳。然则贤母氏为我国今日最急之物，可毋疑义。

或曰，我国自欧风东渐后，女学渐兴。女子得受普通教育也，已不乏人。然则中国既有贤母，而竟不振。何也？吁！子过矣！夫亦知贤母为何物乎？非今日一般女学生稍受科学之教育，略点缀欧美之皮毛，便诩诩然谓人曰，吾女中之志士也。察其品行，则逾闲放荡，国人见之则睨视，父母亦不敢送其女入学。此近年来各省女学之所以有退而无进也。予非故自贬女界，不过有不能忍而言之耳。吾不禁为中国之女学前途悲！此等女子，将来岂可作贤母乎！何谓贤母氏？曰，有道德、有学问、有经济之女子是也。三者缺其一亦不可。盖予之所谓道德者，非我邦之旧俗屈制女子之谓也。易而言之，则真道德，真学问，真经济是也。故吾侪女界，当入学时，宜抱定一最纯正之宗旨，以自养成为贤母氏，方不负己之责任，与国民之希望也。至于吾国一般无道德之自由女，实不足道者。予深望我最亲爱之女子，勿以此自污污人也。

今日欧美之女子程度日高，乃起而与男子争参政权。我国趋时之女子，亦闻风而

起矣。吁！当此女子智识方萌芽之日，而骤起与男子争政权，实非祥物也。至于其详，他日有暇再与读者论焉。以予之管见，则谓中国今日女子之急务，乃当洁身自爱，以期养成真道德、学问、与经济之女，而作中华民国之贤母氏。岂非幸福哉！

后 记

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是20世纪初中国最具影响力的综合性文化月刊，它对中国思想文化产生过重大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后，该刊先后由上海书店和人民出版社影印出版，但印量都非常少，这些影印本（繁体竖排版）大多珍藏在大型图书馆的特藏室，作为学术研究之用，一般读者难以读到。

其实，《新青年》创办初始是想改为横排版的，这个建议最初也是由钱玄同提出来并得到陈独秀认可的。他说：“《新青年》杂志拿除旧布新作宗旨，则自己便须实行除旧布新，所有认作‘合理’的新法，说了就做得到的，总宜赶紧实行去做，以为社会先导才是。”但是横排版的想法却遭到群益书社的反对，理由是费工且费时。

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新青年〉简体典藏全本》，其初衷也是想让更多的普通读者能阅读到这部重要的中国现代文献。此书的出版从某种意义上可谓圆了《新青年》创办者当年的心愿。

《新青年》简体横排版最初是由北京语言文化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的席云舒博士利用业余时间，历时6年，将《新青年》繁体竖排版整理为简体横排版电子文档，合计11卷（含季刊和不定期刊）63号，计700余万字。2008年底，宁夏人民出版社经与席云舒博士多次联系沟通，最终达成出版共识。目前，经过细致的加工整理，《〈新青年〉简体典藏全本》终于面世。

《新青年》创办时正处于白话文之滥觞、语言文字规范均尚未形成之际，前三卷只有断句没有标点，第四、五卷大多都是“一顿到底”的标点，这些文章点点滴滴地展示着当时白话文和新式标点从不规范向规范发展的过渡。我们查阅了大量的文献资料，请教了很多相关领域的专家，特别是得到了国家语委厉兵教授的热心支持和帮助，厉兵教授百忙之中给我们提出了很多中肯的建议。同时，鲁迅博物馆馆长、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孙郁教授，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吴义勤教授为本套书

的出版撰写了推介信，原宁夏人民出版社资深编审龙城顺先生也给我们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在此，对他们表示深深的感谢。

在编辑过程中我们还聘请了蔡永贵、马丽珠、关爱群、宗志远、王琨、潘忠、吕国安、王丽云、武耀东、苏惠、喻通、白玮、刘涵等 13 位老师对本套书进行了校订工作，出版前我们又特邀了郎伟、李仁安、杨胜利、陈春霞、周惠玲、马丽珠、白玮、陈海洋、喻通、白丽等老师，进行最后的审读把关。付梓之前，对他们的真诚帮助表示深深的谢意。

编者

2011年6月25日

新青年

简体典藏全本

研究新文化的历史与中国革命史，《新青年》都是必读的杂志。它不仅开始了新思想与新思维的历程，掀起了新文化运动，重要的是，体现了五四知识分子的创造性与精神风采。

此次以简体横排的方式面世，对普及历史知识及研究新文化的传播史，都有不小的意义，是《新青年》传播的重要渠道，将把它从历史的深处拉到今人的阅读视野里，会有亲切的感觉。

孙郁 鲁迅博物馆原馆长、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

《新青年》是我国现代史上最重要的一份杂志，它的创刊揭开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序幕，随后又成为传播新文化、新思想的主要阵地，它的创办人陈独秀和主要撰稿人鲁迅、胡适是五四新文化的三位旗手，他们和《新青年》的其他同仁一道，为我国开创了一个新的文化传统，这个传统至今仍是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

吴义勤 中国现代文学馆常务副馆长、教授

ISBN 978-7-227-04748-3



9 787227 047483 >

总定价 880.00元